

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X17n0330

楞伽經宗通

明 曾鳳儀宗通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No. 330-A 楞伽宗通緣起](#)
 - [No. 330-B 楞伽宗通題辭](#)
 - [經題](#)
 - [勸請品](#)
 - [一切佛語心品第一](#)
 - [一切佛語心品第二](#)
 - [一切佛語心品第三](#)
 - [一切佛語心品第四](#)
 - [No. 330-C 楞伽宗通後序](#)
- [卷目次](#)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3.Q1」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No. 330-A 楞伽宗通緣起

余甲申自長洲歸暫憩嘉禾邁達觀密藏二衲若夙契云日從咨詢禪悅游意乎方之外一夕夢履兜羅綿界覩慈尊容貌甚偉肅躬伏謁欽承教語語曰分別是識無分別是智旦起問二衲此語當出何經僉曰似楞伽語遽取楞伽徧索之弗得逮丁酉鄉衲度門入京師快說楞伽三譯津津不倦曰安所得覺範筆一論著之耶時大行王道安於諸內典靡不精詣余謂非道安莫成此論已道安請告歸里聞憨山清公入粵道出螺川敬拜以屬之憨山寓雷陽不三載而筆記出矣余於憨山稱莫逆自癸巳造訪牢山後音問寥寥得筆記讀之不啻面潭始讀之灑然再讀之則疑三讀之則有所更定不覺盈紙復取三譯覈之宋譯雋永有餘味故不可易至棘句倒語非證之魏唐二譯則不可曉筆記節分條列燦如指掌令讀者易於參訂余亟取之更為斟酌舊注融會三譯間出胸臆或前人所未道要於申暢簡奧不使有楞伽難讀之嘆而已昔初祖語二祖曰此楞伽四卷可以印心不數傳後當為名相之學嗟乎千載而下求其能明名相者亦罕矣況印心乎哉竊計宗門證入自覺境界一期垂語未必不與楞伽符乃謬取尊宿機緣綴附章末與其以經明經之為通也毋寧以宗明經之為通也以經明經僅以意為分別以宗明經似當分別於無分別者分別則說通無分別則宗通宗通則心一經也經一心也庶幾無違於初祖印心之義而此四卷佛語心品其指歸端不外是何意慈尊以夢詔之垂二十年而余始以夢成之豈亦事有前定而幾先見之耶且魏唐二譯多前勸請品及末偈品陀羅尼品余所夢無分別是智語實在偈品中因并錄之無敢忘慈尊所以詔余之意若夫智證無分別則茫乎未有人也然偈品中授記龍拊已得初地於此經典大有闡明竟能生於淨土是則傳祖衣者當持此經歷階級者當持此經而求生淨土者尤不可不篤信此經也敬述其顛末以付剞劂俾明眼者觀之咄云何更夢中說夢是所望於同參。

南嶽山長金簡曾鳳儀舜徵父書

No. 330-B 楞伽宗通題辭

廬陵劉日升扶生父書

曾舜徵父懸儀部大夫之車歸臥衡陽杜門却掃一切無關惟孳孳竺乾教指尊宿機緣廣翻恣蒐博參密證垂二十年鉛槧之勤幾無虛日所嗜在茲不知其為憊也所著楞嚴金剛宗通業盛行於時至是復輯楞伽宗通成余卒業於古取材宋魏唐三譯於今折衷筆記而通以宗夫宗於經二乎哉經盛於西而明星悟道拈華破顏受授皆宗宗盛於東而東度壁觀門風險峻

獨付二祖是經謂可印心故知明宗明經非一非二惟是義學封執滯礙一切紛然取舍遂令經晦離析名相甚至禪講兩家柄鑿水火分門交擊惟不通宗之故若夫狂解後生抵掌禪悅頹波倒瀾一唱百和不可收拾又使憂時君子計無復之宗通謂何而非宗之過也故非上根異智夙障冰解攀緣盡淨謬稱禪那祇令傷教無有是處嗟乎宗之難言久矣余性懶于諸內典不能槩讀譯取可常誦數種間有解領謬謂會心唯嘆楞伽詞旨簡奧每讀中輟以為業重固然此生已矣一獲舜徵所輯倒語棘句始有分疏綱提領挈粗嫻義趣佐以群宗古德單提諸則參稽合印是經佛語心自覺聖智真燦然指掌夫剗削文字說法熾然迷者相誹知者皆為導師舜徵所輯富矣余視之等於壁觀舜徵以為何如余方欲是編流通激揚大事而光祿孫君懋誠捐如千金梓行長干嘉其嗜善勇助次是語授之俾質於諸方高流疆學君子。

No. 330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宗通卷一

楞伽(此云不可往)阿跋多羅(此云無上)寶經

宋天竺三藏沙門求那跋陀羅(此云功德賢) 譯

魏北印土三藏沙門菩提流支(此云覺希) 重譯

唐于闐國三藏沙門實義難陀(此云覺喜) 三譯

明菩薩戒弟子祠部員外郎曾鳳儀 宗通

通曰此經胡以名楞伽也楞伽山名一曰寶名其狀八稜視之渾圓體極堅固世間之寶無過之者此山在海中渾是此寶常放光明故曰無上寶山山頂有城為飛行夜叉所據每於陰雲黑夜或波濤洶湧其山形益顯光明愈盛若晴空澄湛海天一色山即不見佛於此說經是經以處名耳華嚴論云世尊於南海摩羅耶山之頂楞伽城中說法其山高五百由旬下瞰大海無路可上其城乃眾寶所成光映日月無門可入得神通者堪能升往表心地法門無修無證方能升也昔洞山與密師伯到隱山見溪流菜葉洞曰深山無人因何有菜隨流莫有道人居否乃共撥草溪行五七里間忽見師羸形異貌放下行李問訊師曰此山無路闍黎從何處來洞曰無路且置和尚從何而入師曰我不從雲水來洞曰和尚住此山多少時耶師曰春秋不涉洞曰和尚先住此山先住師曰不知洞曰為甚麼不知師曰我不從人天來洞曰和尚得何道理便住此山師曰我見兩箇泥牛鬪入海直至於今無消息始具威儀禮拜便問如何是主中賓師曰青山覆白雲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長年不出戶曰賓主相去幾何師曰長江水上波曰賓主相見有何言說師曰清風拂白月洞山辭退師乃述偈曰三間茅屋從來住一道神光萬境閒莫把是非來辯我浮生穿鑿不相關因茲燒菴更入深山不見踪跡後人號為隱山和尚又洞山問雲居

甚處去來曰蹋山來山曰那箇山堪住居曰那箇山不堪住山曰恁麼則國內總被闍黎占却居曰不然山曰恁麼則子得箇入路居曰無路山曰若無路爭得與老僧相見居曰若有路即與和尚隔山去也山乃曰此子已後千人萬人把不住去在悟者當知寶山在近不移步而到何必楞伽。

(唐云羅婆那王勸請品第一魏云請佛品第一)。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大海濱摩羅耶山頂楞伽城中與大比丘眾及大菩薩眾俱其諸菩薩摩訶薩悉已通達五法三性諸識無我善知境界自心現義遊戲無量自在三昧神通諸力隨眾生心現種種形方便調伏一切諸佛手灌其頂皆從種種諸佛國土而來此會大慧菩薩摩訶薩為其上首爾時世尊於海龍王宮說法過七日已從大海出有無量億梵釋護世諸天龍等奉迎於佛爾時如來舉目觀見摩羅耶山楞伽大城即便微笑而作是言昔諸如來應正等覺皆於此城說自所得聖智證法非諸外道臆度邪見及以二乘修行境界我今亦當為羅婆那王開示此法爾時羅婆那夜叉王以佛神力聞佛言音遙知如來從龍宮出梵釋護世天龍圍繞見海波浪觀其眾會藏識大海境界風動轉識浪起發歡喜心於其城中高聲唱言我當詣佛請入此城令我及與諸天世人於長夜中得大饒益作是語已即與眷屬乘華宮殿往世尊所到已下殿右邊三匝作眾妓樂供養如來所持樂器皆是大青因陀羅寶琉璃等寶以為間錯無價上衣而用纏裹其聲美妙音節相和於中說偈而讚佛曰。

心自性法藏無我離見垢證智之所知願佛為宣說善法集為身證智常安樂變化自在者願入楞伽城過去佛菩薩皆曾住此城此諸夜叉眾一心願聽法爾時羅婆那楞伽王以都唵迦音歌讚佛已復以歌聲而說頌言。

世尊於七日住摩竭海中然後出龍宮安詳昇此岸我與諸綵女及夜叉眷屬輸迦袈刺那眾中聰慧者悉以其神力往詣如來所各下華宮殿禮敬世所尊復以佛威神對佛稱已名我是羅刹王十首羅婆那今來詣佛所願佛攝受我及楞伽城中所有諸眾生過去無量佛咸昇寶山頂住楞伽城中說自所證法世尊亦應爾住彼寶嚴山菩薩眾圍遶演說清淨法我等於今日及住楞伽眾一心共欲聞離言自證法我念去來世所有無量佛菩薩共圍遶演說楞伽經此入楞伽典昔佛所稱讚願佛同往尊亦為眾開演諸佛為哀愍無量夜叉眾入彼寶嚴城說此妙法門此妙楞伽城種種寶嚴飾牆壁非土石羅網悉珍寶此諸夜叉眾昔曾供養佛修行離諸過證知常明了夜叉男女等渴仰於大乘自信摩訶衍亦要令他信唯願無上尊為諸羅刹眾聳耳等眷屬往詣楞伽城我於去來今勤供養諸佛願聞自證法究竟大乘道願佛哀愍我及諸夜叉眾共諸佛子等入此楞伽城我宮殿綵女及以諸瓔珞可

愛無憂園願佛哀納受我於佛菩薩無有不捨物乃至身納侍唯願哀
納受爾時世尊聞是語已即告之言夜叉王過去世中諸大導師咸哀
愍汝受汝勸請詣寶山中說自證法未來諸佛亦復如是此是修行甚
深觀行現法樂者之所住處我及諸菩薩哀愍汝故受汝所請作是語
已默然而住時羅婆那王即以所乘妙華宮殿奉施於佛佛坐其上王
及諸菩薩前後導從無量婁女歌詠讚歎供養於佛往詣彼城到彼城
已羅那王及諸眷屬復作種種上妙供養夜叉眾中童男童女以寶羅
網供養於佛羅婆那王施寶瓔珞奉佛菩薩以挂其頸爾時世尊及諸
菩薩受供養已各為略說自證境界甚深之法時羅婆那王并其眷屬
復更供養大慧菩薩而勸請言。

我今請大士奉問於世尊一切諸如來自證智境界我與夜叉眾及此
諸菩薩一心願欲聞是故咸勸請汝是修行者言論中最勝是故生尊
敬勸汝請問法自證清淨法究竟入佛地離外道二乘一切諸過失爾
時世尊以神通力於彼山中復更化作無量寶山悉以諸天百千萬億
妙寶嚴飾一一山上皆現佛身一一佛前皆有羅婆那王及其眾會十
方所有一切國土皆於中現一一國中悉有如來一一佛前咸有羅婆
那王并其眷屬楞伽大城阿輸迦園如是莊嚴等無有異一一皆有大
慧菩薩而興請問佛為開示自證智境已百千妙音說此經已佛及諸
菩薩皆於空中隱而不現羅婆那王唯自見身住本宮中作是思惟向
者是誰誰聽其說所見得物是誰能見佛及國城眾寶山林如是等物
今何所在為夢所作為幻所成為復猶如乾闥婆城為翳所見為飶所
惑為如夢中石女生子為如煙焰旋火輪耶復更思惟一切諸法性皆
如是唯是自心分別境界凡夫迷惑不能解了無有能見亦無所見無
有能說亦無所說見佛聞法皆是分別如向所見不能見佛不起分別
是則能見時楞伽王尋即開悟離諸雜染證惟自心住無分別往昔所
種善根力故於一切法得如實見不隨他悟能以自智善巧觀察永離
一切臆度邪解住大修行為修行師現種種身善達方便幻智諸地上
增進相常樂遠離心意意識斷三相續見離外道執著內自覺知入如
來藏趣於佛地聞虛空中及宮殿內咸出聲音善哉大王如汝所學諸
修行者應如是學應如是見一切諸法若異見者則是斷見汝應永離
心意意識應勤觀察一切諸法應修內行莫著外見莫墮二乘及以外
道所修句義所見境界及所應得諸三昧法汝不應樂戲論談笑汝不
應起韋陀諸見亦不應著王位自在亦不應住六定等中若能如是即
是如實修行者行能摧他論能破惡見能捨一切我見執著能以妙慧
轉所依識能修菩薩大乘之道能入如來自證之地汝應如是勤加修
學令所得法轉更清淨義修三昧三摩鉢底莫著二乘外道境界以為
勝樂如凡修者之所分別外道執我見有我相及實求那而生取著二
乘見有無明緣行於性空中亂想分別楞伽王此法殊勝是大乘道能

令成就自證聖智於諸有中受上妙生楞伽王此大乘行破無明翳滅
識波浪不墮外道諸見行中楞伽王外道行者執著於我作諸異論不
能演說離執著見識性二義善哉楞伽王汝先見佛思惟此義如是思
惟乃是見佛爾時羅婆那王復作是念願我更得奉見如來如來世尊
於觀自在離外道法能說自證聖智境界超諸應化所應作事住如來
定入三昧樂是故說名太觀行師亦復名為大哀愍者能燒煩惱分別
薪盡諸佛子眾所共圍繞普入一切眾生心中徧一切處具一切智永
離一切分別事相我今願得重見如來大神通力以得見故未得者得
已得不退離諸分別住三昧樂增長滿足如來智地爾時世尊知楞伽
王即當悟證無生法忍為哀愍故便現其身令所化事還復如故時十
頭王見所曾覩無量山城悉寶莊嚴一一城中皆有如是應正等覺三
十二相以嚴其身自見其身徧諸佛前悉有大慧夜叉圍繞說自證智
所行之法亦見十方諸佛國土如是等事悉無有別爾時世尊普觀眾
會以慧眼觀非肉眼觀如師子王奮迅迴盼欣然大笑於其眉間脰脇
腰頸及以肩臂德字之中一一毛孔皆放無量妙色光明如虹拖暉如
日舒光亦如劫火猛焰熾然時虛空中梵釋四天遙見如來坐如須彌
楞伽山頂欣然大笑爾時諸菩薩及諸天眾咸作是念如來世尊於法
自在何因緣故欣然大笑身放光明默然不動住自證境入三昧樂如
師子王周迴顧視觀羅婆那念如實法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先受羅
婆那王請復知菩薩眾會之心及觀未來一切眾生皆悉樂著語言文
字隨言取義而生迷惑執取二乘外道之行或作是念世尊已離諸識
境界何因緣故欣然大笑為斷彼疑而問於佛佛即告言善哉大慧善
哉大慧汝觀世間愍諸眾生於三世中惡見所纏欲令開悟而問於我
諸智慧人為利自他能作是問大慧此楞伽王曾問過去一切如來應
正等覺二種之義今亦欲問未來亦爾此二等義差別之相一切二乘
及諸外道皆不能測爾時如來知楞伽王欲問此義而告之曰楞伽王
汝欲問我宜應速問我當為汝分別解釋滿汝所願令汝歡喜能以智
慧思惟觀察離諸分別善知諸地修習對治證知實義入三昧樂為諸
如來之所攝受住奢摩他樂遠離二乘三昧過失住於不動善慧法雲
菩薩之地能如實知諸法無我當於大寶蓮華中以三昧水而灌其頂
復現無量蓮華圍繞無數菩薩於中止住與諸眾會遞相瞻視如是境
界不可思議楞伽王汝起一方便行住修行地復起無量諸方便行汝
定當得如上所說不思議事處如來位隨形應物汝所當得一切二乘
及諸外道梵釋天等所未曾見爾時楞伽王蒙佛許已即於清淨光明
如大蓮華寶山頂上從座而起諸娑女眾之所圍繞化作無量種種色
華種種色香末香塗香幢旛幟蓋冠珮瓔珞及餘世間未曾見聞種種
勝妙莊嚴之具又復化作欲界所有種種無量諸音樂器過諸天龍乾
闥婆等一切世間之所有者又復化作十方佛土昔所曾見諸音樂器

又復化作羅網徧覆一切佛菩薩上復現種種上妙衣服建立幢旛以為供養作是事已即昇虛空高七多羅樹於虛空中復雨種種諸供養雲作諸音樂從空而下即座第二日電光明如大蓮華寶山頂上歡喜恭敬而作是言我今欲問如來二義如是二義我已曾問過去如來應正等覺彼佛世尊已為我說我今亦欲問於是義唯願如來為我宣說世尊變化如來說此二義非根本佛根本佛說三昧樂境不說虛妄分別所行善哉世尊於法自在唯願哀愍說此二義一切佛子心皆樂聞爾時世尊告彼王言汝應問我當為汝說時夜又王更著種種寶冠瓔珞諸莊嚴具以嚴其身而作是言如來嘗說法尚應捨何況非法云何得捨此二種法何者是法何者非法法若應捨云何有二即隨分別相中有體無體是實非實如是一切皆是分別不能了知阿賴耶識無差別相如毛輪住非淨智境法性如是云何可捨爾時佛告楞伽王言楞伽王汝豈不見瓶等無常敗壞之法凡夫於中妄生分別汝今何故不如是知法與非法差別之相此是凡夫之所分別非聖賢見凡夫隨在種種相中非諸聖者楞伽王如燒宮殿園林見種種焰火性是一所出光焰由薪力故長短大小各各差別汝云何不如是知法與非法差別之相楞伽王如一種子生芽莖枝葉及以華果無量差別外法如是內法亦然謂明為緣生蘊界處一切諸法於三界中受諸趣生有苦樂好醜語默行止各各差別又如諸識相是一隨於境界有上中下染淨善惡種種差別楞伽王非但如上法有差別諸修行者修觀行時自智所行亦復見有差別之相況法與非法而無種種差別分別楞伽王法與非法差別相者當知悉是相分別故楞伽王何者是法所謂二乘及諸外道虛妄分別說有實等為諸法因如是等法應捨應離不應於中分別取相見自心法性則無執著瓶等諸物凡愚所取本無有體諸觀行人以毗婆舍那如實觀察名捨諸法楞伽王何者是非法所謂諸法無性無相永離分別如實見者若有若無如是境界彼皆不起是名捨非法復有非法所謂兔角石女兒等皆無性相不可分別但隨世俗說有名字非如瓶等而可取著以彼非是識之所取如是分別亦應捨離是名捨法及捨非法楞伽王汝先所問我已說竟楞伽王汝言我於過去諸如來所已問是義彼諸如來已為我說楞伽王汝言過去但是分別未來亦然我亦同彼楞伽王彼諸佛法皆離分別已出一切分別戲論非如色相唯智能證為令眾生得安樂故而演說法以無相智說名如來是故如來以智為體智為身故不可分別不可以所分別不可以我人眾生相分別何故不能分別以意識因境界起取色形相是故離能分別亦離所分別楞伽王譬如壁上綵畫眾生無有覺知世間眾生悉亦如是無業無報諸法亦然無聞無說楞伽王世間眾生猶如變化凡夫外道不能了達楞伽王能如是見名為正見若他見者名分別見由分別故取著於二譬如有人於水鏡中自見其像於燈月中自見其形

於山谷中自聞其響便生分別而起取著此亦如是法與非法唯是分別由分別故不能捨離但更增長一切虛妄不得寂滅寂滅者所謂一緣一緣者是最勝三昧從此能生自聖證智以如來藏而為境界。

(魏云如實見者名為正見若他見者名為邪見若分別者名為二取皆是虛妄不得寂滅寂滅者名為一心一心者名如來藏如來藏者入自內身智慧境界得無生法忍三昧)。

通曰世尊於法華會上白毫放光照見東方世界種種佛事而法華已竟此於楞伽會上現起寶山種種及大慧問法等事而楞伽已竟可知一切法皆自心所現昔波斯匿王問勝義諦中有世俗諦否若言無智不應二若言有智不應一一二之義其義云何佛言大王汝於過去龍光佛法中曾問此義我今無說汝今無聽無說無聽是名為一義二義此二問略同而世尊所以答者迥異一明相宗一明性宗也故明相宗則法屬有非法屬無一俱應捨乃至如實見者亦應捨況法與非法乎明性宗不但離分別亦離言說無說無聽即入自證聖智境界所謂寂滅一心者也。

一切佛語心品第一

(魏云問答品第二唐云集一切法品第二之一)。

通曰此經大部有十萬偈百萬句三千六萬言一百五十品自西來者唯此一品以心名以一心為宗即性自性清淨第一義心也一切諸佛皆證此心故曰一切佛語心品達磨大師謂二祖曰吾有楞伽經四卷亦用付汝即是如來心地要門令諸眾生開示悟入馬祖一日謂眾曰汝等諸人各信自心是佛此心即是佛心達磨大師從南天竺國來至中華傳上乘一心之法令汝等開悟又引楞伽經文以印眾生心地恐汝顛倒不自信此一心之法各各有之故楞伽經以佛語心為宗無門為法門夫求法者應無所求心外無別佛佛外無別心不取善不捨惡淨穢兩邊俱不依怙達罪性空念念不可得無自性故故三界唯心森羅萬象一法之所印凡所見色皆是見心心不自心因色故有汝但隨時言說即事即理都無所礙菩提道果亦復如是於心所生即名為色知色空故生即不生若了此意乃可隨時著衣喫飴長養聖胎任運過時更有何事汝受吾教聽吾偈曰心地隨時說菩提亦祇寧事理俱無礙當生即不生只此生即不生一語足破外道二乘邪見是為楞伽一部宗眼。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南海濱楞伽山頂種種寶華以為莊嚴與大比丘僧及大菩薩眾俱從彼種種異佛剎來是諸菩薩摩訶薩無量三昧自在之力神通遊戲大慧菩薩摩訶薩而為上首。

通曰此譯文簡義奧故於經首缺勸請品以非全經但佛語心一品耳魏云寂滅者名為一心此一心法非大菩薩大比丘不能領其玄旨故以大慧當機列為上首皆云大者明此一大事因緣非小乘可及即如楞伽無

上寶山佛魔同住凡聖交參迥絕階梯無門可入非三昧自在神通遊戲者莫能至其處所以一時聽法者皆從種種異佛剎來而佛大弟子皆不列名次唯賓頭盧尊者最後稍露機緣昔阿育王內宮齋三萬大阿羅漢躬自行香見第一座無人王問其故海意尊者曰此是賓頭盧位此人近見佛來王曰今在何處者曰且待須臾言訖賓頭盧從空而下王請就座禮敬者不顧王乃問承聞尊者親見佛來是否者以手策起眉曰會麼王曰不會者曰阿耨達池龍王曾請佛齋吾是時亦預其數觀賓頭盧如是開示大是衲僧巴鼻育王不悟去寶山遠矣。

一切諸佛手灌其頂自心現境界善解其義種種眾生種種心色無量度門隨類普現於五法自性識二種無我究竟通達爾時大慧菩薩與摩帝(此云慧)菩薩(魏云與一切大慧菩薩)俱遊一切諸佛剎土承佛神力從座而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以偈讚佛。

通曰大慧菩薩等已證等覺當授佛位故一切諸佛手灌其頂良由轉識成智悟得三界唯心於前勸請品所現神變自心所現境界善解其義所現種種心法色法不出五法三自性八識二無我五法者曰名曰相曰妄想曰正智曰如如三自性者曰妄想曰緣起曰成八識者即六識七識八識二無我即人無我法無我也種種眾生不離緣起妄想人法二我為識所覆未得解脫能證正智如如圓成自性即能超出生死即是無量度門於此究竟通達隨類普現但唯自心所現本自不生即與佛覺等無差別故能徧遊佛土承事諸佛靈隱聳禪師上堂曰十方諸佛常在汝前還見麼若言見將心見將眼見所以道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滅若能如是解諸佛常現前又曰見色便見心且喚甚麼作心山河大地萬象森羅青黃赤白男女等相是心不是心若是心為甚麼却成物象去若不是心又道見色便見心還會麼祇為迷此而成顛倒種種不同於無同異中強生同異且如今直下承當頓豁本心皎然無一物可作見聞若離心別求解脫者古人喚作迷波討源卒難曉悟故於此究竟通達即於自心現境界善解其義若未離妄想分別即是迷波求源不出外道二乘邪解。

世間離生滅猶如虛空華智不得有無而興大悲心一切法如幻遠離於心識智不得有無而興大悲心遠離於斷常世間恒如夢智不得有無而興大悲心知人法無我煩惱及爾燄(此所知障)常清淨無相而興大悲心一切無涅槃無有涅槃佛無有佛涅槃(唐云佛不住涅槃涅槃不住佛)遠離覺所覺若有若無有是二悉俱離牟尼(此云寂默)寂靜觀是則遠離生(魏云若如是觀佛寂靜離生滅)是名為不取今世後世淨(唐云是人今後世離著無所取)。

通曰此大慧菩薩於自心現境界善解其義故以己所解讚佛謂世間一切生滅諸法佛遠離之視如空華華本無根但由捏生正智觀照不有不無於是興大悲心以度眾生使之亦離生滅也二乘所執心識等法佛遠離之視之如幻事非真但由幻作正智觀照不有不無於是興大悲心

以度二乘使之亦離心識也外道所執斷常二見佛遠離之視之如夢夢中分別一切非實正智觀照不有不無於是興大悲心以度外道使之亦離斷常也菩薩所證已知人法二無我已離煩惱障及離所知障但離相猶存未為無相佛於煩惱爾燄一切清淨一切平等并其離相而無之於是興大悲心以度菩薩使之常清淨無相也然則佛所自證者在涅槃矣又并其涅槃而無之無有涅槃之佛而遠離能覺無有佛之涅槃而遠離所覺故曰一切無涅槃本無生死焉有涅槃若有即生死法也若無即涅槃法也是二悉俱離皮膚剝落盡但有一真實人若以是觀佛則寂滅現前本自無生既本不生故不取生滅法不取心識法不取斷常法乃至不取涅槃法常清淨無相不但今世淨而已引之至於後世亦如是淨也唐云法身如幻夢云何可稱讚知無性無生乃名稱讚佛佛無根境相不見名見佛云何於牟尼而能有讚毀故以牟尼寂靜觀四語讚佛此如來自覺之境界豈凡夫可測哉僧問百丈如何是大乘頓悟法要丈曰汝等先歇諸緣休息萬事善與不善世出世間一切諸法莫記憶莫緣念放捨身心令其自在心如木石無所辨別心無所行心地若空慧日自現如雲開日出相似但歇一切攀緣貪嗔愛取垢淨情盡對五欲八風不動不被見聞覺知所縛不被諸境所惑自然具足神通妙用是解脫人對一切境心無靜亂不攝不散透過一切聲色無有滯礙名為道人善惡是非俱不運用亦不愛一法亦不捨一法名為大乘人不被一切善惡空有垢淨有為無為世出世間福德智慧之所拘繫名為佛慧是非好醜是理非理諸知見情盡不能繫縛處處自在名為初發心菩薩便登佛地據百丈瓶瀉數百言一一與大慧偈語符契是名為不取者淨訓。

爾時大慧菩薩偈讚佛已自說姓名。

我名為大慧通達於大乘今以百八義仰咨尊中上世間解之士聞彼所說偈觀察一切眾告諸佛子言汝等諸佛子今皆恣所問我當為汝說自覺之境界。

通曰尊中上即世尊也十號之一世間解亦十號之一單舉二號者以世間生滅心識斷常爾燄等法皆佛所解脫而能遠離之超越於世遠矣不但為眾中尊而且為尊中上也云自覺之境界但可自知不可以語人者與百八義了無干涉已一句答了也盤山積禪師上堂禪德可中學道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若如此者是名出家故導師云法本不相礙三際亦復然無為無事人猶是金鎖難所以靈源獨耀道總無生大智非明真空無迹真如凡聖皆是夢言佛及涅槃並為增語禪德直須自看無人替代若於盤山句下參透則自覺境界真是不由人得。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承佛所聽頂禮佛足合掌恭敬以偈問曰。

云何淨其念云何念增長云何見癡惑云何惑增長(唐云云何起計度云何淨計度云何起迷惑云何淨迷惑)。

通曰初起計度即是見惑故淨計度即為淨其念也計度增長即是迷惑故正念增長即為淨迷惑也唐譯分淺深而對治之似涉直遂不如此譯既息妄想而淨其念矣此念云何而增長既起見癡而名為惑矣此惑云何而增長語更含蓄只此一念迷悟便生出十界依正因果種種之相有善者有更善者有迷者有更迷者不知從何而起蓋欲窮十界生起之源也故佛後答云淨句非淨句迷句非迷句頓顯寂滅一心了無迷悟之相可得經中演暢多端不離此旨大隨真禪師上堂云此性本來清淨具足萬德但以染淨二緣而有差別故諸聖悟之一向淨用而成覺道凡夫迷之一向染用沒溺輪迴其體不二故般若云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又瞞菴成禪師上堂云一念心清淨佛居魔王殿一念惡心生魔王居佛殿懷禪師曰但恁麼信去喚作腳踏實地而行終無別法亦無別道理老僧恁麼舉了祇恐你諸人見免放鷹刻舟求劍何故功德天黑暗女有智主人二俱不受看他二尊宿稱引經教默露宗風只此數語便該盡楞伽底蘊。

何故剎土化相及諸外道云何無受次第何故名無受何故名佛子(唐云云何名佛子及無影次第魏云寂靜及次第)解脫至何所誰縛誰解脫。

通曰無受無影寂靜皆無相義後文云次第隨入無相處次第隨入從地至地三昧境界連下問何因度諸地誰至無所受一併指出此無受次第者次第隨入無相處蓋指緣覺聲聞證偏空者而言下度諸地至無所受者次第隨入從地至地三昧境界蓋指十地菩薩證真空者而言無受雖一證處不同故以三昧境界別之此問如來於剎土中示現身相化導眾生及諸外道乃至緣覺聲聞有學無學趣寂次第之倫與諸菩薩堪為佛子者一切解脫之令人無餘涅槃不知誰縛誰解脫較之初問誰淨誰迷又加密矣只此誰縛誰解脫一語咬嚼得破方知大慧元是當家人昔四祖道信年始十四問三祖曰願和尚慈悲乞與解脫法門祖曰誰縛汝曰無人縛祖曰何更求解脫乎信於言下大悟。

何等禪境界云何有三乘唯願為解說緣起何所生云何作所作云何俱異說云何為增長(唐云云何諸有起)云何無色定及與滅正受云何為想滅何因從定覺云何所作生(魏云云何因生果)進去及持身(魏云何因身去住)云何現分別云何生諸地(魏云何因觀所見云何入諸地)。

通曰解脫即至彼岸屬般若智禪定屬觀行故有淺深不齊後文云愚夫所行禪觀察相義禪攀緣如實禪如來清淨禪有此四種此但問三乘緣起謂聲聞緣覺菩薩之禪而指外道愚夫所行禪為異說也且彼能作所作業果有因無因等見終當輪轉不為正定故曰異說若三有增長至無色定雖繫人天果報然五不還天所證滅盡定多四果所居其不迴心鈍阿羅漢但證滅想定樂住寂靜不欣說法若迴心大阿羅漢從定起覺趣向大乘以勝因生勝果是身去住得大自在現身說法善能分別無受次第超入諸地進去者即一地進一地持身者即一位住一位皆能得意生

身是大乘菩薩禪也總此三乘禪而問緣起何所生究竟禪源分別從入之路非但欲解說而已也黃檗運禪師云歸源性無二者無明實性即諸佛性方便有多門者聲聞人見無明生見無明滅緣覺人但見無明滅不見無明生念念證寂滅諸佛見眾生終日生而無生終日滅而無滅無生無滅即大乘果所以道果滿菩提圓華開世界起此可為三乘禪要論須透脫歸源一路始得。

破三有者誰(唐云云何有佛子而能破三有)何處身云何(猶云是何處是何身)往生何所至云何最勝子何因得神通及自在三昧(此云正定)云何三昧心最勝為我說。

通曰聲聞緣覺未離三界此猶可知云何菩薩超出三界既出三界又生何處既捨此身又受何身往生復至何所何因而得神通遊行諸佛刹土及入自在三昧東方人定西方起男子人定女子起具此三昧正定之心作何相狀唯願世尊為我說之後文云菩薩摩訶薩凡所分別三昧神足諸法之行是等一切悉住如來二種神力偈曰神力人中尊大願悉清淨三摩提灌頂初地及十地實詳答此至云何三昧心最勝為我說真是如來開口不得也石頭一日問龐居士曰子見老僧以來日用事作麼生士曰若問日用事即無開口處乃呈偈曰日用事無別唯吾自偶諧頭頭非取捨處處沒張乖朱紫誰為號丘山絕點埃神通并妙用運水及搬柴頭然之又地藏問修山主甚處來修云南方來藏云南方近日佛法如何修云商量浩浩地藏云爭如我這裏種田博飯喫修云爭奈三界何藏云你喚甚麼作三界天童頌云宗說般般盡強為流傳口耳便支離種田博飯尋常事不是飽參人不知參飽明知無所求子房終不貴封侯忘機歸去同魚鳥濯足滄浪煙水秋此即破三有的樣子也又何身何處之有。

云何名為藏云何意及識云何生與滅云何見已還云何為種性非種及心量(唐云云何起諸見云何退諸見云何性非性云何唯是心)云何建立相及與非我義云何無眾生云何世俗說云何為斷見及常見不生云何佛外道其相不相違云何當來世種種諸異部(問未來十八部之差別)。

通曰此就上三昧心說到如來藏性藏性一而已悟之則為真如實際名曰真性不悟則為生滅種子名曰八識意即七識分別事識即六識自藏識而七識而六識如海起波浪故屬生滅見及見已還如波浪息還歸於海三乘人是有種性外道與闡提是非種性又有不定種如後文詳明唯是心量所現一心所生種種諸法既已建立諸法相矣云何於中復說無我人眾生等相其義何居既云無我人眾生等相即應一切皆空矣云何復說世諦是有世間相常住豈不與無我無眾生之義相違耶是建立者俗諦也歸於有誹謗者斷見也歸於無是斷常二見皆外道也若斷常二見不生則佛與外道平等無二何以其相不相違耶見不生即是見已還蓋證入如來藏性海也性既無二則教亦無二云何當來世弟子所宗經部或禪或律或論種種各異耶有三藏法師問大珠曰真如有變異否珠

曰有變易藏曰禪師錯也珠却問三藏有真如否曰有珠曰若無變易決定是凡僧也豈不聞善知識者能回三毒為三聚淨戒回六識為六神通回煩惱作菩提回無明為大智真如若無變易三藏真是自然外道也藏曰若爾者真如即有變易也珠曰若執真如有變易亦是外道曰禪師適來說真如有變易如今又道不變易如何即是的當珠曰若了了見性者如摩尼珠現色說變亦得說不變亦得若不見性人聞說真如變易便作變易解會說不變易便作不變易解會藏曰故知南宗實不可測有問儒釋道三教同異如何珠曰大量者用之即同小機者執之即異總從一性上起用機見差別成三迷悟由人不在教之同異也審於大珠見處無纖毫疑滯則佛與外道其相不相違亦自了然。

云何空何因云何剎那(俱舍論曰時之極少名剎那)壞(魏云云何名為空云何念不住)云何胎藏生云何世不動何因如幻夢及犍闥婆城世間熱時燄及與水月光何因說覺支及與菩提分云何國土亂云何作有見(唐云何故見諸有)。

通曰如來藏中有見分有相分疎相分建立則為無情世間成住壞空流轉不已茲問何因而空云何剎那而成而住而壞親相分建立則為有情眾生托胎藏而生生滅不停三禪以下世界眾生即有遷流四禪以上世界眾生常住不動此通指三界名相也如來何因於此三有視之如幻如夢如尋香城如熱時燄如水月光一切相分皆為不實而又說七覺支曰念等曰擇法曰精進曰喜曰輕安曰定曰捨及三十七菩提分法曰四念住曰四正斷曰四神足曰五根曰五力曰八聖道支連前七覺支為三十七是名正智所以破除名相妄想者也且是妄想從何而起云何國土亂塵境紛然云何作有見妄生分別有見是能妄國土是所妄能所相依遂成見妄非復如如真體也藥山問高沙彌云我聞長安甚鬧彌云我國晏然山欣然曰子從看經得從請益得彌云不從看經得亦不從請益得山曰大有人不看經不請益為甚麼不得彌云不道不得自是他不肯承當投子頌曰興亡雲去與雲來渠無國土絕塵埃須彌頂上無根草不受春風華自開此不離世界生滅而自有不生不滅者在奚必斷妄而後證如如哉。

云何不生滅世如虛空華云何覺世間云何說離字(唐云云何知世間云何離文字云何如空華不生亦不滅)離妄想者誰云何虛空譬(唐云云何如虛空云何離分別)。

通曰世間相即無相皆是施設假名其實離文字相離言說相如空中華本自不生今亦不滅是相分自如如本非妄也於中妄生分別即是妄想真如體中離妄想相圓同太虛無欠無餘譬之於虛不見妄起不見妄滅是見分自如如亦非妄也能所俱寂生滅俱泯性本如如湛然常住此出世間上上智所謂第一義諦也視彼國土亂及作有見者不大徑庭哉畢竟離妄想者誰是語深可咀嚼羅山閒禪師先問石霜起滅不停時如何

霜云直須寒灰枯木去一念萬年去函蓋相應去純清絕點去山不契往問岩頭起滅不停時如何頭咄云是誰起滅山於此有省天童頌云斫斷老葛藤打破狐窠窟豹披霧而變文龍乘雷而換骨咄起滅紛紜是何物於此徹去師姑元是女人作。

如實有幾種幾波羅蜜心何因度諸地誰至無所受(唐云云何地次第云何得無影)何等二無我云何爾發淨諸智有幾種幾戒眾生性。

通曰真如法界法性不虛妄性不變易性平等性離生性法定法住實際虛空界不思議界是無為法更有菩提涅槃真如佛性白淨識空如來藏大圓鏡智是七果位總不離真如實際布施淨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為六波羅蜜華嚴更加方便願力智為十波羅蜜十地初歡喜二離垢三發光四發慧五難勝六現前七遠行八不動九善慧十法雲從初地至七地成就智功用故八地至十地成就無功用行故度越十地至無所得即無境界也初得人空既得法空即證二無我初煩惱障淨既所知障淨名二障淨而微細所知愚極微細所知愚尤為難拔非般若真智莫能破之智有多名曰四智曰十智更有後得智無師智等總不出大圓鏡智也戒有五戒八戒至二百五十戒比丘尼益之為五百禁戒皆所以防範眾生身口意業也由戒生定由定生慧是名三無漏學而正智如如在其中矣昔四祖語牛頭融曰夫百千法門同歸方寸河沙妙德總在心源一切戒門定門慧門神通變化悉自具足不離汝心一切煩惱業障本來空寂一切因果皆如夢幻無三界可出無菩提可求人與非人性相平等大道虛曠絕思絕慮如是之法汝今已得更無闕少與佛何殊更無別法汝但任心自在莫作觀行亦莫澄心莫起貪嗔莫懷愁慮蕩蕩無礙任意縱橫不作諸善不作諸惡行住坐臥觸目遇緣總是佛之妙用快樂無憂故名為佛宗門中有如是直捷不為諸法所縛智者當自得於言表。

誰生諸寶性摩尼真珠等誰生諸語言眾生種種性明處及伎術誰之所顯示。

通曰三界唯心與無情皆是妙明真心中物一切變起皆是真心所現據大慧問處不出三界名相如金銀摩尼諸寶性豈不知由堅明不動所致諸語言文字豈不知依咽喉唇舌齒斷頰轉妄想和合而成明處伎術即是五明一聲明謂訓詁二工巧明即伎術三醫方明四因明謂考訂邪正五內明謂明因果佛乘前三外藝後二內教豈不知世諦語言總與實相不相違背而必曰誰之所顯示直欲究竟當陽顯露處也越州大珠初叅馬祖祖問從何處來曰越州大雲寺來祖曰來此擬須何事曰來求佛法祖曰我這裏一物也無求甚麼佛法自家寶藏不顧拋家散走作麼曰阿那箇是慧海寶藏祖曰即今問我者是汝寶藏一切具足更無欠少使用自在何假外求珠於言下自識本心不由知覺踊躍禮謝師事六載後以受業師老遽歸奉養乃晦迹藏用外示癡訥自撰頓悟入道要門論一卷法姪玄宴竊出江外呈馬祖祖覽訖告眾曰越州有大珠圓明光透自

在無遮障處也若悟此珠則金銀摩尼不足為寶而明處伎術又惡足挂齒牙間乎。

伽陀有幾種長頌及短句成為有幾種云何名為論(唐云道理幾不同解釋幾差別)。

通曰伽陀此云諷誦即偈語也有孤起有重頌或長篇或短句種種不同無非演法之音成為即道理所成所為貴在躬行而論者所以解釋此道理也徒言說耳法眼上堂舉古者道吾有一言天上人間若人不會綠水青山且作麼生是一言底道現古人語須是曉達始得若是將言而名於言未有會處良由究盡諸法根蒂始會一言不是一言半句思量解會喚作一言若會言語道斷心行處滅始到古人境界亦不是閉目藏精暗中無所見喚作言語道斷且莫賺會佛法不是這箇道理要會麼假饒經塵沙劫說亦未曾有半句到諸上座經塵沙劫不說亦未曾欠少半句應須徹底會去始得若如是斟酌名言空勞心力並無用處與諸上座共相證明後學初心速須究取久立珍重會得法眼語脉方可契成為實詣不徒在文字議論間作活計矣。

云何生飲食及生諸愛欲云何名為王轉輪及小王云何守護國諸天有幾種云何名為地星宿及日月。

通曰眾生依四種食住故愛欲莫甚於食而殺盜淫皆由此起據阿含言劫初眾生皆食地肥及田中美稻饑則食飽則已後有私多取者因而爭競始立田主以統治之是謂刹姓名之為王此特護財小王耳若轉輪聖王具有七寶飛行四天下化導眾生及教以守護之法其大者不過修行十善道能行十善必生於天若四天王猶然守護人民國土上之為忉利為兜率為四禪為四空其愛欲愈減其所處愈高而去地愈遠矣地者大種所成終有變壞而星宿日月業力所成天地初闢遂麗於天涅槃云八十神皆因留礙想元成此精耀是也地最下須假日月星宿照臨諸天而上有不藉三光勢者此皆欲界以上之名相也僧問百丈如今沙門盡言我依佛教學一經一論一禪一律一知一解合受檀越四事供養為消得否丈曰但約如今照用一聲一色一香一味於一切有無諸法一一境上都無纖塵取染亦不依住無取染亦無不依住知解這箇人日食萬兩黃金亦能消得祇如今照一切有無等法於六根門頭刮削併當貪愛有纖毫治不去乃至乞施主一粒米一縷線箇箇披毛戴角牽犁負重一一須償他始得為不依佛佛是無著人無求人無依人如今波波貪覓佛盡皆背也迦葉經云一欲求見未來佛二欲求轉輪王三欲求刹利大姓四欲得婆羅門大姓乃至厭生死求涅槃如是惡欲先須斷之祇如今但有取染動念盡名惡欲盡屬六天總被波旬管吁豈可以飲食微事愛欲微念而不惕然猛省哉。

解脫修行者是各有幾種弟子有幾種云何阿闍黎(此云軌範師)佛復有幾種復有幾種生(唐云如來有幾種本生事亦然)魔及諸異學彼各有幾

種。

通曰解脫是無學修行是有學聲聞弟子種種不同如智慧神通多聞說法等難以枚舉佛有過去現在未來即現在十方說法者各有種種佛事而況本生夙世所行之事豈易殫述天魔外道與正法相違背者外道約有九十六種如後舉二十餘種涅槃足知邪解魔王唯波旬居他化天餘種類甚眾各發弘誓擁護正法黃檗謂裴休曰自達磨大師到中國唯說一心唯傳一法以佛傳佛不說餘佛以法傳法不說餘法法即不可說之法佛即不可取之佛乃是本源清淨心也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般若為慧此慧即無相本心也凡夫不趣道唯恣六情乃行六道學道人一念計生死即落魔道一念起諸見即落外道見有生趣其滅即落聲聞道不見有生唯見有滅即落緣覺道法本不生今亦不滅不起二見不忻不厭一切諸法唯是一心然後乃為佛乘也凡夫皆逐境生心心遂忻厭若欲無境當忘其心心忘即境空境空即心滅若不忘心而但除境境不可除祇益紛擾故萬法唯心心亦不可得復何求哉此黃檗真解脫語悟之即登佛地而魔外諸異學不為惑已。

自性及與心彼復各幾種(唐云自性幾種異心有幾種別)云何施設量(唐云何唯假說)唯願最勝說云何空風雲云何念聰明。

通曰心與性一而已據後文有七種性自性有七種第一義心解三界如幻施設建立皆是假名正詳答此心性既本是一云何空中而生風雲無情者有如是變態云何念中而生聰明有情者有如是慧用此究名相妄想之所由生也後文緣起生妄想亦詳答此僧問臨濟如何是心心不異處濟云你擬問早異了也性相各分道流莫錯世出世諸法皆無自性亦無生性但有空名名空亦空你祇麼認他間名為實大錯了也設有皆是依變之境有箇菩提依涅槃依解脫依三身依境智依菩薩依佛依你向依變國土中覓什麼物據臨濟見處即七自性七第一義心亦是假設何況風雲何況聰明豈有自性可得。

云何為林樹云何為蔓草云何象馬鹿云何而捕取云何為卑陋何因而卑陋云何六節攝云何一闡提(此云信不具)男女及不男斯皆云何生云何修行退云何修行生(二譯作修行進)禪師以何法建立何等人(唐云瑜珈師有幾令人住其中魏云教何等人修令住何等法)眾生諸趣何相何像類云何為財富何因致財富(唐云富饒大自在此復何因得)云何為釋種何因有釋種云何甘蔗種無上尊願說。

通曰此即娑婆世界有情無情所感業報而問因果二字是禪教一大總持無非令人安住其中修善而去惡也修行而退或為外道六節師西域一歲分為六節或為信不具之凡夫或為男女或為不男不女有五種有生而無具者有半陰半陽者有男女互變者有奄宦者有妬人行姪而自無者或為卑陋下賤或為捕取禽獸之人至為象馬鹿等而以林樹蔓草為居食者修行而進或住十善法或住三乘法所感果報有得富饒自在

者與前捕取卑陋者異矣有為能仁釋種始於瞿曇為如來所托化身之祖父視之富饒自在者又異矣是眾生所生六道諸趣詳如十法界圖說相狀亦自可知而大慧以此為問者亦如華嚴經文殊問覺首菩薩言心性是一云何見有種種差別所謂往善趣惡趣諸根滿缺受生同異端正醜陋苦樂不同業不知心心不知業受不知報報不知受因不知緣緣不知因智不知境境不知智各各不相知一切皆無性故爾時此娑婆世界中一切所有法差別業差別世間差別身差別根差別受生差別持戒果差別犯戒果差別國土果差別以佛神力悉皆明現黃檗云一切眾生輪迴不息生死者意緣走作心於六道不停致使受種種苦淨名云難化之人心如猿猴故以若干種法制禦其心然後調伏所以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故知一切諸法皆由心造乃至人天六道地獄修羅盡由心造如今但學無心頓息諸緣莫生妄想分別無人無我無貪嗔無愛憎無勝負但除却如許多種妄想性自本來清淨即是修行菩薩法佛等若不會此意縱你廣學勤苦修行木食草衣不識自心皆名邪行盡行天魔外道水陸諸神如此修行當復何益噫若黃檗所說法令人住其中不至生諸趣真可謂斷際禪師矣。

云何長苦仙彼云何教授(唐云仙人常苦行是誰之教授)如來云何於一切時剎現種種名色類最勝子圍繞云何不食肉云何制斷肉食肉諸種類何因故食肉云何日月形須彌及蓮華師子勝相剎側住覆世界如因陀羅(此云帝)網或悉諸珍寶筌篥細腰鼓狀種種諸華或離日月光如是等無量(華嚴經云種子差別故果實生不同行業若干故佛剎種種異)。

通曰自云何空風雲至此皆問娑婆世界所感業報華嚴經云此世界名娑婆以金剛莊嚴為際依種種色風輪所持蓮華網住狀如虛空以普圓滿天宮寶殿莊嚴虛空雲而覆其上此第十三佛剎微塵數世界周匝圍繞其佛即是毗盧遮那如來世尊然世尊神力無剎不見皆有種種天龍八部菩薩眷屬圍繞而為說法一剎如是一切剎亦如是故有世界如日輪形如半月形如腰鼓形者皆有須彌山環以香水海此大蓮華生香水海中名華藏世界約二十層十方世界悉稱是有如師子形者名師子最勝世界有側住者有覆住者皆佛神力所化有如帝網者網有千珠以一珠而現眾珠以眾珠而各現千珠譬猶一剎而現一切剎中事也或有世界悉諸珍寶莊嚴或有世界以諸音聲成就或狀如種種諸華或以宮殿光或以摩尼光或以樹林光而不假日月光者如是世界無量無邊廣如普賢所舉其間修行進者如來往因曾為忍辱苦行仙人其師教授不出於非非想定修行退者又有食肉種類如夜叉等為殺業所感所以菩薩自不食肉比丘應制斷肉詳載篇末所為教誡夜叉王者備矣雲峰悅禪師上堂道遠乎哉觸事而真聖遠乎哉體之則神所以娑婆世界以音聲為佛事香積世界以香飯為佛事翠巖這裏祇於出入息內供養承事過現未來塵沙諸佛無一空過者過現未來塵沙諸佛是翠巖侍者無一不

到如一不到三十拄杖諸上座還會麼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為報佛恩悟此則如來於一切時刹現豈必色相。

云何為化佛云何報生佛云何如如佛云何智慧佛(唐云真如智慧佛)云何於欲界不成等正覺何故色究竟離欲得菩提善逝般涅槃誰當持正法天師(二譯作世尊)住久如正法幾時住。

通曰隨機赴感曰化佛訓其宿因曰報佛體性無二曰真如本覺顯照曰智慧即法身佛也千丈盧舍那報身不於欲界得菩提而必於色究竟天成等正覺者良有深旨欲界墮於有無色界墮於無唯色究竟處既離於有未入於無不有不無可顯示菩提之妙也善逝十號之一猶云第一上升永不復還之意般涅槃此云歸寂滅指化佛言佛既歸寂誰當傳持正法眼藏天師即世尊天有長壽其久可知然正法住世實有定期由此滅劫至彼增劫人壽四萬歲時佛法乃滅唯迦葉持佛袈裟待彌勒下生授之然後入滅此諸示現次第各有定業不足異也壽州智通禪師初看楞伽經約千餘遍而不會三身四智禮拜六祖求解其義祖曰三身者清淨法身汝之性也圓滿報身汝之智也千百億化身汝之行也若離本性別說三身即名有身無智若悟三身無有自性即名四智菩提聽吾偈曰自性具三身發明成四智不離見聞緣超然登佛地吾今為汝說諦信永無迷莫學馳求者終日說菩提曰四智之義可得聞乎祖曰既會三身便明四智何更問耶若離三身別談四智此名有智無身也即此有智還成無智復說偈曰大圓鏡智性清淨平等性智心無病妙觀察智見非功成所作智同圓鏡五八六七果因轉但用名言無實性若於轉處不留情繁興永處那伽定通禮謝以偈讚曰三身原我體四智本心明身智融無礙應物任隨形起修皆妄動守住匪真精妙旨因師曉終無汙染名此經說如來法身亦兼如如智慧二義可知身智不容分析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悉檀及與見各復有幾種毗尼(律也)比丘分云何何因緣彼諸最勝子緣覺及聲聞何因百變易云何百無受(唐云云何轉所依云何得無相魏云云何得無變何因百寂靜)云何世俗通云何出世間云何為七地(唐云心住七地中)唯願為演說僧伽有幾種云何為壞僧云何醫方論(唐云云何為眾生廣說醫方論)是復何因緣。

通曰悉檀徧施也有四種一世界悉檀令人得歡喜益二對治悉檀令人得滅惡益三為人悉檀令人得生善益四第一義悉檀令人得悟理益見謂所被之機見如是人即與以如是之法比丘分有二百五十戒皆所以對治見癡惑也此自正法外兼問及餘法下即自傳持正法者外而問及聲聞等以至壞僧也獨覺聲聞而次於佛子者能進於菩薩位者也曰轉所依曰百無變能轉所依而不為百變所轉是居方便土而證變易生死者也又曰得無相曰百寂靜是證入涅槃不受後有者也云何得世通謂五通也二乘外道所共云何得出世謂漏盡通也唯阿羅漢證之復以何因故心住七地中自初地至七地思惑已盡慧心顯著名已辦地乃菩薩

所證僧伽此云和合眾龍蛇混雜凡聖同參故亦有壞僧居其間著比丘衣無比丘行所謂師子身中蟲也自化佛至此通問三寶佛為三界醫王及所說法猶如醫方應病與藥而一切諸佛子皆其所醫之人也玄沙示眾云諸方盡道接物利生忽遇三種病人來如何接得患盲者拈搥豎拂他又不見患聾者語言三昧他又不聞患瘧者教伊說又說不得若接此人不得佛法無靈驗有僧請益雲門門曰你禮拜著僧禮拜門以拄杖拄僧退後云汝不患盲復喚近前來僧近前門云汝不患聾乃云會麼僧云不會門云汝不患瘧其僧於此有省天童拈云雲門平展這僧實酬且道悟在什麼處不救之疾難為針艾當時玄沙舉此話畢地藏出曰某甲有眼耳口和尚作麼生接沙曰慚愧便歸方丈此即所謂不救之疾難為針艾者也。

何故大牟尼唱說如是言迦葉拘留孫拘那含是我何故說斷常及與我無我何不一切時演說真實義而復為眾生分別說心量何因男女林(即屍陀林果如男女之狀)訶梨(此云天主持來)阿摩勒(此云果如胡桃)雞羅及鐵圍金剛等諸山無量寶莊嚴仙闍婆充滿。

通曰拘留孫此云所應斷拘那含牟尼此云金寂迦葉此云飲光乃賢劫千佛第一第二第三之名釋迦世尊第四每云過去佛是我謂字等語等法身等詳如後答既證三身與佛無二一切皆是真實之法何故說斷常為外道及說人法二我為凡二無我為正何不恒說一乘真實義一切唯心而復為眾生說妄想心數不實之法何耶譬之於樹有男女林為人間之果有訶梨有阿摩勒為天上之果而果如是其不同也譬之於山有雞羅有鐵圍為地獄之山有金剛堅固等為天仙之山而住處如是其不一也如虛空中無可駐足而乾闥婆城眾寶莊嚴一切充滿如自心現境界非有非無真實之義當在何處此正究竟大乘諸度門諸佛心第一也雲峯悅禪師上堂過去諸佛已滅未來諸佛未生正當今日佛法委在翠岩放行則隨機利物把住則瓦解冰消且道把住好放行好良久曰咄這野狐精據雲峰見處不但分別諸心量為不可即演說真實義亦未在。無上世間解聞彼所說偈大乘諸度門諸佛心第一善哉善哉問大慧善諦聽我今當次第如汝所問說生及與不生涅槃空剎那趣至無自性(唐云若生若不生涅槃及空相流轉無自性)。

通曰生法有為法也屬俗諦不生法無為法也屬真諦涅槃不生不滅法也屬第一義諦三者盡乎有情之法矣云何名為空云何剎那壞是空劫流轉不住盡乎無情之法矣情與無情皆無自性可得趣至猶究竟也究竟本無自性圓覺經云順流轉者妄見生死厭流轉者妄見涅槃妄見若除當下無生即涅槃空相了不可得況諸有為法乎只此三句已答盡大慧所問直顯空宗後一一數之曰非也重明此意云爾南泉上堂然燈佛道了也若心相所思出生諸法虛假不實何以故心尚無有云何出生諸法猶如形影分別虛空如人取聲安置篋中亦如吹網欲令氣滿故老宿

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且教你兄弟行履據說十地菩薩住首楞嚴三昧得諸佛秘密法藏自然得一切禪定解脫神通妙用至一切世界普現色身或示現成等正覺轉大法輪入涅槃使無量入毛孔演一句經無量劫其義不盡教化無量億千眾生得無生法忍尚喚作所知愚極微細所知愚與道全乖大難大難非南泉語不足以發此無上一宗。

佛諸波羅蜜佛子與聲聞緣覺諸外道及與無色行如是種種事須彌巨海山(補出巨海表須彌華藏生香水海故)洲渚剎土地(補出洲渚均名為地)星宿及日月外道天修羅(補出修羅天魔所攝)解脫自在通力禪三摩提(即三昧心)滅及如意足(欲念進慧四者)覺支及道品諸禪定無量諸陰身往來(即眾生諸趣)正受滅盡定三昧起心說心意及與識(即八識)無我(即二無我)法有五(即五法)自性(即三自性)想所想及與現二見(唐云分別所分別能所二種見)乘(即三乘)及諸種性金銀摩尼等一闍提大種(補出大種外道所計)荒亂及一佛(不悟則國土荒亂悟則過去佛是一)智爾欲得向(唐云智所知教得向即解脫修行)眾生有無有(即我無我)象馬諸禽獸(此補出禽)云何而捕取譬因成悉檀(唐云云何因譬喻相應成悉檀)及與作所作鬱林迷惑通心量不現有(唐云能作及所作眾林與迷惑如是真實理唯心無境界魏云相迷惑如實但心無境界)諸地不相至百變百無受(唐云諸地無次第無相轉所依)醫方工巧論伎術諸明處。

通曰自佛六度以逮無色行盡乎其法矣自須彌以逮天修羅盡乎其境矣而又細數解脫神通覺支道品如佛子法正受滅盡定如緣覺聲聞法想所想分別二見如外道法下至一闍提國土荒亂為凡夫種性而法無不詳矣若能轉識成智與佛為一名到彼岸唯眾生為識所迷於一切境皆以為有也其實無有但為眾生著相內有能取之心外有所取之境如捕取禽獸者羅為己有此等譬喻即是徧施之法謂彼能作所作皆著於相如入眾林而捕取禽獸貪逐外物迷惑真實不知真實之理但一心而已自心現量原無境界原不現有迷惑既通能所俱離故曰無有此即第一義諦悉檀也諸地從地至地原有次第此云無次第者蓋指頓門而言前問云何生諸地從滅盡定而入是漸法也次問云何度諸地從如實而證是頓法也度越諸地故不相至既證不現有心量即是無相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故得轉依之號謂能轉煩惱依菩提轉生死依涅槃雖處生死百變之中而百無所受其所謂不生不滅者自在也自佛諸波羅蜜至此總括極密五明中所謂內明大略已備若醫方工巧伎術諸明處雖繫世俗外藝若善會之皆譬因成悉檀法也僧問黃檗何者是精進檗云身心不起是名第一牢強精進纔起心向外求者名為歌利王愛遊獵去心不外遊即是忍辱仙人身心俱無即是佛道又僧問我昔為歌利王割截身體如何檗云仙人者即是你心歌利王好求也不守王位謂之貪利如今學人不積功累德見者便擬學與歌利王何別如見色時壞却仙人眼聞聲時壞却仙人耳乃至覺知時亦復如是喚作節節支解云祇如仙人

忍時不合更有節節支解不可一心忍一心不忍也。譬云你作無生見忍辱解無求解總是傷損云仙人被割時還知痛否又云此中無受者是誰受痛。譬云你既不痛出頭來覓箇甚麼。此等語句亦是譬因成悉檀推之金銀摩尼荒亂國土等皆屬譬喻俱名徧施之法。

諸山須彌地巨海日月量下中上眾生身各幾微塵一一剎微塵弓弓數有幾(二尺為一肘四肘為一弓)肘步拘樓舍(此云十里五弓成一丈二十丈名一息八十息名一俱盧舍八俱盧舍名一由旬)半由延(此二十里)由延(此四十里唐云肘步至十里二十及四十)兔毫窓塵蟻羊毛[麩-夫+廣]麥塵(七極微塵成一窓塵七窓塵成一兔毫頭塵七兔毫頭塵成一羊毛頭塵七羊毛頭塵成一牛毛頭塵七牛毛頭塵成一蟻七蟻成一蟲七蟲成一芥七芥成一大麥七大麥成一指節七指節成半尺兩半尺成一尺也)鉢他(一升)幾[麩-夫+廣]麥阿羅(一斗)[麩-夫+廣]麥幾獨籠(一斛)那佉梨(十斛)勒叉(一萬)及舉利(一億唐云一升幾[麩-夫+廣]麥半升幾頭數一斛及十斛百萬及一億唐以阿羅為半升注云一斗唐以勒叉為百萬注云一萬翻略不同)乃至頻婆羅(一兆)是各有幾種(謂各有幾大麥數也)為有幾阿菟(塵也)名舍利沙婆(芥子)幾舍利沙婆名為一賴提(草子)幾賴提摩沙幾摩沙陀那(二句衍文)復有幾賴提為摩沙陀那(豆也)幾摩沙陀那名為陀那羅(銖也)復幾陀那羅為迦梨沙那(兩也)幾迦梨沙那為成一波羅(斤也唐云芥子幾微塵幾芥成草子幾草子成豆幾豆成一銖幾銖成一兩幾兩成一斤)此等積聚相幾波羅蜜樓(須彌)是等所應請何須問餘事(魏云如是次等數幾斤成須彌佛云今何故不如是問我)聲聞辟支佛佛及最勝子身各有幾數何故不問此火燄幾阿菟風阿菟復幾根根幾阿菟毛孔眉毛幾(唐云火風各幾塵一一根有幾眉及諸毛孔復各幾塵成)。

通曰從諸山須彌地至此皆大慧所未問三界中只有色空二法色不異空空不異色既達無相之理而不窮其相之用與頑空何別故自微塵歷數之至須彌山復從須彌散而為微塵其間數量多寡輕重唯佛與佛乃能究盡諸佛法身遍周沙界此等積聚相總不離法身內何有不知至於下中上眾生佛及最勝子報身大小不同皆由四大所成火風二大各幾塵數諸根毛孔屬地大各幾塵成水大不言可知知身中水大之數量而巨海之水可知知身中火風之數量而日月之量可知知身中諸根毛孔之數量而地與諸山之量可知且六根所對六塵莫非塵也此但以色塵言正顯色空不二之旨若究而言之聲塵之清濁高下不可勝窮也香塵之精粗遠近不可勝窮也味塵之酸鹹苦淡不可勝窮也觸塵之順逆苦樂不可勝窮也法塵之善惡是非不可勝窮也故能窮諸相之用而無相之體乃可識也豈離諸相外而別有所謂無相者乎相無間性亦無間一切皆自心現境界而曰心量不現有真所謂通達無相者楞嚴云佛告阿難汝觀地性麤為大地細為微塵至鄰虛塵析彼極微色邊際相七分所成更析鄰虛即實空性萬松當舉信心銘極小同大忘絕境界極大同小

不見邊表或有人問世間何物最大當曰真空何以故極大同小不見邊表故或有人問世間何物最小當曰真空何以故極小同大忘絕境界故僧問黃檗如何是出三界檗云善惡都莫思量當處便出三界如來出世為破三有若無一切心三界亦非有如一微塵破為百分九十九分是無一分是有摩訶衍不能勝出百分俱無摩訶衍始能勝出諸尊宿說無相真實義亦於微塵取譬。

護財自在王轉輪聖帝王云何王守護云何為解脫廣說及句說(唐云云何長行句)如汝之所問眾生種種欲種種諸飲食云何男女林云何堅固山云何如幻夢野鹿渴愛譬(陽燄)云何山天仙犍闍婆莊嚴(唐云云何諸妙山仙闍婆莊嚴)解脫至何所誰縛誰解脫云何禪境界變化及外道云何無因作云何有因作有因無因作及非有無因(領上異說補出四句)云何現已滅云何淨諸覺云何諸覺轉及轉諸所作(淨念增長有如是次第)云何斷諸想云何三昧起破三有者誰何處為何身云何無眾生而說有吾我云何世俗說唯願廣分別(二譯俱無此句)所問相云何及所問非我云何為胎藏及種種異身云何斷常見云何心得定言說及諸智戒種性佛子云何成及論云何師弟子種種諸眾生斯等復云何云何為飲食(前飲食指愛欲此飲食指食肉)聰明魔施設(謂念聰明魔幾種及施設量也)云何樹葛藤(蔓草)最勝子所問云何種種剎(此剎土化)仙人長苦行云何為族姓從何師受學云何為醜陋云何人修行欲界何不覺阿迦膩吒成(色究竟天)云何俗神通(上世俗說指俗諦此世俗通指五通不離乎俗故非出世)云何為比丘云何為化佛云何為報佛云何如如佛平等智慧佛(略舉平等四智俱備)云何為眾僧佛子如是問筌篋腰鼓華剎土離光明心地者有七所問皆如實此及餘眾多佛子所應問一一相相應遠離諸見過悉檀離言說我今當顯示次第建立句佛子當諦聽此上百八句如諸佛所說。

通曰此世尊泛領所問詳玩之却有欸段總不外俗諦真諦中道諦第一義諦也故總結之曰悉檀無言說我今當顯示初舉轉輪及小王守護眾生之法不過廣說十善禁戒種種愛欲觀男女林而悟無常苦空一切如幻夢等即解脫修行之路次舉解脫至何所而詳明禪境界如外道有見無見亦有亦無見非有非無見是愚夫所行禪俱為俗諦若淨諸覺斷諸想現已滅入三昧破三有是觀察相義禪是為真諦至無眾生而說有吾我及與非我義遠離斷常二見而心得定由是為眾說法或戒種性或禁食肉種種施設不廢葛藤真俗不違其相無二是攀緣如實禪是為中道諦末舉如來剎土化多劫曾為苦行仙今於瞿曇族姓降生實於色究竟天而證菩提名護明菩薩初為仙人苦行時不過證世俗通而已至現比丘身方證三身四智而名如來清淨禪也是為第一義諦若剎土形狀或有日月或無日月廣如華嚴經所載乃至心地有七為如實境界所問皆當而又詰大慧失問者尚多為一切數量自小至大一皆是相之所在

與相相應而顯其無相如人一身百骸九竅皆備覓身相竟不可得方能遠離外道虛謬見過外道所言無相離諸相而言之也離相而言無相即是頑空此上四種悉檀以第一義諦為極則正以廣明心量不現有而究竟不可說也雖然不可說而又詳引譬喻成就悉檀之法如諸佛所說此世尊興大悲心為一大事因緣出見於世而建立此法也百丈云如來於菩提樹下四十九日默然思惟智慧冥濛難說無可比喻說眾生有佛性亦謗佛法僧說眾生無佛性亦謗佛法僧若言有佛性名執著謗若言無佛性名虛妄謗如云說佛性有則增益謗說佛性無則損減謗說佛性亦有亦無則相違謗說佛性非有非無則戲論謗如欲不說眾生無解脫之期如欲說之眾生又隨語生解益少損多故曰我寧不說法疾入於涅槃向後返尋過去諸佛皆說三乘法向後假偈說偈立名字本不是佛向渠說是佛本不是菩提向渠說是菩提涅槃解脫等知渠擔百石擔不起且與渠一升一合擔知渠難信了義教且與渠說不了義教且得善法流行亦勝於惡法善果限滿惡果便到得佛則有眾生到得涅槃則有生死到得明則有暗到但是有漏因果翻復無有不相酬獻者若欲免見翻復之事但割斷兩頭句量數管不著不佛不眾生不親不疎不高不下不平不等不去不來但不著文字隔渠兩頭捉汝不得免苦樂相形免明暗相酬實理真實亦不真實虛妄亦不虛妄不是量數物喻如虛空不可修治若心有少許作解即被量數管著亦如卦兆被金木水火土管亦如黏膠五處俱黏魔王捉得自在還家夫教語皆三句相連初中後善初直須教渠發善心中破善心後始名好善菩薩即非菩薩是名菩薩法非法非非法總與麼也若祇說一句令眾生入地獄若三句一時說渠自入地獄不干教主事說到如今鑑覺是自已佛是初善不守住如今鑑覺是中善亦不作不守住知解是後善如前屬然燈後佛祇是不凡亦不聖百丈說一一與悉檀符契只此不凡亦不聖一語早與百八句作詮註了也。

不生句生句(唐云生句非生句魏云生見不生見)。

通曰此以不生句為首良有深意一切萬法皆由不生而生生即不生但不可作生不生見耳世間凡夫見以為生二乘外道見以為不生皆是虛妄世尊首即說破若生若不生涅槃及空相流轉無自性既無自性可得則所云生者非也所云不生者亦非也此處合有二句不生句非不生句生句非生句方與前偈相符非生即是非凡非不生即是非聖坐斷凡聖即顯寂滅一心也此破大慧前問緣起何所生故曰非生句云何為斷見及常見不生故曰非不生句生即不生容易可曉至云不生則寂滅現前何以曰非如後舉一切法不生不應立宗有不生者即同外道邪見故不許也昔六祖三鼓入室五祖為講金剛經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豁然大悟五祖知見自本性即以衣鉢付之傳法偈曰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無情既無種無性亦無生若於五祖所云生與無生微細參詳當知六祖

所悟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生與不生了無干涉是為無上微妙秘密圓明真實正法眼藏。

常句無常句(魏云常見無常見)。

通曰不生是常生是無常似承上文總之無自性可得則所云常者非也所云無常者亦非也此處亦合有二句常句非常句無常句非無常句魏譯作常見無常見此二見可不破除乎志徹問六祖曰弟子常覽涅槃經未曉常無常義乞和尚慈悲略為宣說祖曰無常者即佛性也有常者即善惡一切諸法分別心也曰和尚所說大違經文祖曰吾傳佛心印安敢違於佛經曰經說佛性是常和尚却言無常善惡諸法乃至菩提心皆是無常和尚却言是常此即相違令學人轉加疑惑祖曰涅槃經吾昔聽尼無盡藏讀誦一遍便為講說無一字一義不合經文乃至為汝終無二說曰學人識量淺昧願和尚委曲開示祖曰汝知否佛性若常更說甚麼善惡諸法乃至窮劫無有一人發菩提心者故吾說無常正是佛法真常之道也又一切諸法若無常心者即物物皆有自性容受生死而真常性有不遍之處故吾說常者正是佛說真無常義也佛比為凡夫外道執於邪常諸二乘人於常計無常共成八倒故於涅槃了義教中破彼偏見而顯說真常真樂真我真淨汝今依言背義以斷滅無常及確定死常而錯解佛之圓妙最後微言縱覽千遍有何所益徹聞如醉忽醒乃說偈曰因守無常心佛演有常性不知方便者猶春池拾礫我今不施功佛性而見前非師相授與我亦無所得祖曰汝今徹也於此得徹不但無常即常常即無常而常與無常總沒交涉乃真能見性者也。

相句無相句(魏云相見無相見)。

通曰此上三句不言非而言無者即是無自性之意前偈言生及與不生即此不生句生句也涅槃及空相涅槃即常句也空相即相句也涅槃無自性可得常即無常空相無自性可得相即無相下即承以空句非空句剎那句非剎那句自性句離自性句離自性即是無自性也故曰趣至無自性此破相句者破十界名相大慧問何故剎土化相及諸外道相而曰化相本無相於此作有相見者凡夫也於此作無相見者二乘外道也是二俱非語意方足大陽明安和尚問梁山如何是無相道場山指觀音云此是吳處士畫陽擬進語山急索云這箇是有相底如何是無相底陽於言下有省禮拜乃歸本位立山云何不道取一句陽云道則不辭恐上紙墨山呵呵笑云此語上石去在後果上碑投子拈云然道曠古今行人難度山危絕嶮登者無因儻不發問先蹤履踐無期得入所以悟由自己印乃憑師遞代證明續佛慧命此者窮崖問路力盡指縱崖壁無門力窮進退既金龍失水妙翅急提別透波瀾復歸本位正當恁麼時還見古人退位處麼若知得可謂萬仞峯摧千波竭沸龍宮與天界分簷鳳閣并星辰合彩岩松籠瑞川霧草薰不犯化門千山迥出若不知落處岩閣無人問

龍愁滄海深頌曰路窮崖仞問山翁別指巖西嶺近東擬進霧垂嵐色重
回頭頂見太陽紅須如此頂見太陽紅方信無相真宗非頑空者比。
住異句非住異句剎那句非剎那句自性句離自性句空句不空句(唐
云自性句非自性句魏云離自性見非離自性見空見不空見)。

通曰大慧問云何空何因云何剎那壞但舉壞空而不言成住故世尊補
出住異句非住異句在有情生住異滅念念不停在世界成住壞空流轉
不息二者剎那不住究竟本無自性故曰離自性夫真性能為成住壞空
而不為成住壞空所轉故謂之離然作離自性見者是謂空見作非離自
性見者是謂不空見其實空與不空俱離然後可謂之無自性也魏云非
離自性見似與趣至無自性句相違若曰離自性者亦復遠離總之不出
乎離也僧問趙州空劫中還有人修行也無州云汝喚恁麼作空劫曰無
一物是州云這箇始稱得修行喚恁麼作空劫僧無語乃知離自性見者
雖道無一物猶屬照用邊事去真性尚遠。

斷句不斷句邊句非邊句中句非中句常句非常句。

通曰大慧問何故說斷常及與我無我有人我有法我即墮空有二邊是
謂邊見無人我無法我不有不空是中道諦此邊句中句又為我無我補
此二句常句與上常句不同上謂涅槃真常此謂確定死常斷見謂無因
等常見謂神我等俱屬邪執二乘人法執未忘猶為邊見菩薩中道未忘
猶為頂墮若證等妙覺總無是事故皆曰非也僧問百丈大通智勝佛十
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丈云劫者滯也亦云住也住一善滯
之十善西國云佛此土云覺自己鑿覺滯著於善善根人無佛性故云佛
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觸惡住惡名眾生覺觸善住善名聲聞覺不住善
惡二邊不依住將為是者名二乘覺亦名辟支佛覺既不依住善惡二邊
亦不作不依住知解名菩薩覺既不依住亦不作無依住知解始得名為
佛覺如云佛不住佛名真福田由此言之佛不住佛諸佛亦非而況於中
道乎又況邊見及斷常邪見乎。

緣句非緣句因句非因句煩惱句非煩惱句愛句非愛句方便句非方
便句巧句非巧句(唐云善巧)淨句非淨句成句非成句譬句非譬句。

通曰大慧問毗尼比丘分云何何因緣又問云何醫方論是復何因緣蓋
以眾生煩惱愛欲輪轉三界佛興大悲設為方便善巧以淨治之如醫者
應病與藥使之遠離緣起妄想而證圓成自性當必有何因有何緣也夫
法不孤起仗境方生似有因緣然金剛經云我皆令人無餘涅槃而滅度
之實無眾生得滅度者既無眾生則本無煩惱本無愛欲佛亦何因何緣
而欲度之佛既無度則本無方便本無善巧眾生又何因何緣而淨其念
成其性也耶譬喻多端俱非真實故皆曰非也史山人問圭峰曰諸經皆
說度脫眾生且眾生即非眾生何故更勞度脫峰曰眾生若是實度之則
為勞既自云即非眾生何不例度而無度又僧問黃檗佛度眾生否檗云
實無眾生如來度者我尚不可得非我何可得佛與眾生皆不可得云現

有三十二相及度眾生何得言無礙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佛與眾生盡是汝作妄見祇為不識本心謾作見解纔作佛見便被佛障纔作眾生見便被眾生障作凡作聖作淨作穢等見盡成其障障汝心故總成輪轉觀二尊宿發明無佛無眾生正見實與此段相符。

弟子句非弟子句師句非師句。

通曰大慧問弟子有幾種云何阿闍黎又問禪師以何法建立何等人由上無佛與眾生推之則所云師弟子者亦非矣黃檗示眾云汝等諸人盡是嗜酒糟漢恁麼行脚何處有今日還知大唐國裏無禪師麼時有僧出云只如諸方匡徒領眾又作麼生檗云不道無禪只是無師雪竇頌云凜凜孤風不自誇端居寰海定龍蛇大中天子曾輕觸三度親遭弄爪牙天童頌云岐分絲染大勞勞葉綴華聯敗祖曹妙握司南造化柄水雲器具在甄陶屏割繁碎剪除翬毛星衡藻鑑玉尺金刀黃檗老察秋毫坐斷春風不放高據黃檗云大唐國裏無禪師亦如大唐國裏無寸土之意這僧作匡徒領眾解會檗遂蓋覆將來不道無禪只是無師檗嘗云馬師門下出八十餘員善知識唯有歸宗較些子此是黃檗端居寰海定龍蛇處亦是黃檗坐斷春風不放高處彼世所稱師弟子云者高則高矣於無自性實際何有。

種性句非種性句三乘句非三乘句所有句非所有句(魏云寂靜見非寂靜見唐云無影像句非無影像句)。

通曰大慧問云何為種性非種及心量又問云何有三乘云何無受次無受者無相之義故魏翻寂靜唐翻無影後文云次第隨入無相處此三乘人所有事也此云所有句翻大略合二譯觀之其義始備三乘人有種性謂菩薩種性緣覺種性聲聞種性識田種子原有此性也既有此性則有三乘大小不同大乘則可度人小乘僅可自度而已均之以無相三昧為事是其所有也而皆云非者最上一乘中本無次第本無是事法達問六祖曰經云諸大聲聞乃至菩薩皆盡思度量尚不能測於佛智今令凡夫但悟自心便名佛之知見自非上根未免疑謗又經說三車大牛之車與白牛車如何區別祖曰經意分明汝自迷背諸三乘人不能測佛智者患在度量也饒伊盡思共推轉加懸遠佛本為凡夫說不為佛說此理若不肯信者從他退席殊不知坐却白牛車更於門外覓三車況經文明向汝道無二亦無三汝何不省三車是假為昔時故一乘是實為今時故只教你去假歸實歸實之後實亦無名應知所有珍財盡屬於汝由汝受用更不作父想亦不作子想亦無用想是名持法華經從劫至劫手不釋卷從晝至夜無不念時也達蒙啟發踊躍歡喜以偈讚曰經誦三千部曹溪一句亡未明出世旨寧歇累生狂羊鹿牛權設初中後善揚誰知火宅內元是法中王即六祖言三乘種性原非所有即此段無上心印也。

願句非願句三輪句非三輪句。

通曰大慧問云何有三乘唯願為解說解說三乘須是身口意業三輪清淨乃可說之故補出三輪身輪現通口輪說法意輪鑒機皆解說邊事汝願非願我說非說其誰為解其誰為聽乎昔亮座主參馬祖祖問見說座主大講得經論是否亮曰不敢祖曰將甚麼講亮曰將心講祖曰心如工伎兒意如和伎者爭解講得亮抗聲曰心既講不得虛空莫講得麼祖曰却是虛空講得亮不肯便出將下階祖召曰座主亮迴首祖曰是甚麼亮豁然大悟便禮拜祖曰這鈍根阿師禮拜作麼亮曰某甲所講經論將謂無人及得今日被大師一問平生功業一時冰釋禮謝而退。

相句非相句(唐云標相句非標相句)**有品句非有品句**(唐云有句非有句無句非無句)**俱句非俱句**。

通曰大慧問云何建立相云何諸有起標即建立之義諸有增長即欲界色界無色界自有入無亦有品之義又問云何作所作云何俱異說佛為補出云何無因作云何有因作有因無因作及非有無因不出四句故謂之俱異說建立我人眾生壽者之相屬凡夫見斷滅我人眾生壽者之相屬二乘見外道邪執有亦有亦無見者有非有非無見者極之不外非非想天為其伴侶不離三界有品之內若證真如四句俱非箇中本無凡夫二乘外道等見也僧問馬大師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某甲西來意馬師云我今日勞倦不能為汝說問取智藏去僧問藏藏云何不問和尚僧云和尚教來問藏云我今日頭痛不能為汝說問取海兄去僧問海海云我到這裏却不會僧舉似馬師馬師云藏頭白海頭黑雪竇頌曰藏頭白海頭黑明眼衲僧會不得馬駒踏殺天下人臨濟未是白拈賊離四句絕百非天上人間唯我知天童頌云藥之作病鑒乎前聖病之作醫必也其誰白頭黑頭兮克家之子有句無句兮截流之機堂堂坐斷舌頭路應笑毗耶老古錐百非由四句生四句既離百非自絕此即無位真人不二法門去處維摩到此唯有默然臨濟到此便推開道乾屎橛已_是當面白拈未若馬師父子藏身露影白拈更甚不妨坐斷天下舌頭真是截流之機在他人以藥發病在此則以病為醫此乃不救之病天下無人醫得故曰馬師父子病休醫。

緣自聖智現法樂句非現法樂句(唐云自證聖智句非自證聖智句現法樂句非現法樂句)**剎土句非剎土句**。

通曰自證聖智句即如來說自覺之境界大慧未有此問然云何故色究竟離欲得菩提即此意也現法樂句亦未之及然云誰當持正法正法幾時住即此意也又問何故剎土化云何為化佛云何為報佛云何如如佛云何智慧佛如如智慧即是自證聖智真法身也天師住久如即現法樂住報身佛也善逝般涅槃即名化佛隨在剎土示現度生此法性土法性身以甚深般若觀之亦自非有故皆曰非也百丈云三身一體一體三身一者法身實相佛法身佛不明不暗明暗屬幻化實相由對虛得名本無一切名目如云佛身無為不墮諸數成佛獻盖等是升合擔語要從濁辨

清得名故云實相法身佛是名清淨法身毗盧遮那佛亦名虛空法身佛亦名大圓鏡智亦名第八識亦名性宗亦名空宗亦名佛居不淨不穢土亦名在窟師子亦名金剛後得智亦名無垢檀亦名第一義空亦名玄旨三祖云不識玄旨徒勞念靜二報身佛菩提樹下佛亦名幻化佛亦名相好佛亦名應身佛是名圓滿報身盧舍那佛亦名平等性智亦名第七識亦名酬因答果佛同五十二禪那數同阿羅漢辟支佛同一切菩薩等同受生滅等苦不同眾生繫業等苦三化身佛祇如今於一切有無諸法都無貪染亦無無染離四句外所有言說辨才名化身佛是名千百億化身釋迦牟尼佛亦名大神變亦名遊戲神通亦名妙觀察智亦名第六識供養者淨三業前際無煩惱可斷中際無自性可守後際無佛可成是三際斷是三業清淨是三輪空是三檀空由百丈言無佛可成故非自證聖智句無自性可守故非現法樂句無煩惱可斷故非刹土化句而如來三身亦權設耳。

阿菟句非阿菟句(唐云塵句)水句非水句弓句非弓句實句非實句(唐云大種)數句非數句(唐云筭數)數句非數句(唐無此句)。

通曰此係世尊詰責大慧問所不及者自微塵歷數之至須彌山有多寡之數有輕重之數自一一刹幾塵乃至頻婆羅由七微塵而至億兆是多寡之數也自為有幾阿菟至為成一阿羅由微塵以至斤是輕重之數也故用兩數句以遣之言塵而復及於水者為前但舉火風二大而未及水故此補出而又總之曰大種句非大種句以四大種屬實塵而弓肘斤兩乃虛數也數既非數則實即非實亦明矣大慧開堂日僧問人天普集選佛場開祖令當行如何舉唱慧云鈍鳥逆風飛僧曰徧界且無尋覓處分明一點坐中圓慧云人間無水不朝東復有僧競出慧約住云假使大地盡末為塵一一塵有一口一一口具無礙廣長舌相一一舌相出無量差別音聲一一音聲發無量差別言詞一一言詞有無量差別妙義如上塵數衲僧各各具如是口如是舌如是音聲如是言詞如是妙義同時置百千問雖問問各別不消長老咳[口*敕]一聲一時答了乘時於其中間作無量無邊廣大佛事一一佛事周徧法界所謂一毛現神變一切佛同說經於無量劫不得其邊際便恁麼去熱鬧門庭即得正眼觀來正是業識茫茫無本可據祖師門下一點也用不著況復勾章棘句展弄詞鋒非唯埋沒從上宗乘亦乃笑破衲僧鼻孔所以道毫釐繫念三途業因瞥爾情生萬劫羈鎖聖名凡號盡是虛聲殊相劣形皆為幻色汝欲求之得無累乎及其厭之又成大患看他先聖恁麼告報如國家兵器豈得已而用之本分事上亦無這箇消息山僧今日如斯舉唱大似無夢說夢好肉剝瘡檢點將來合喫拄杖只今莫有下得毒手者麼若有堪報不報之恩共助無為之化如無倒行此令去也驀拈拄杖云橫按鑊鏑全正令大平寰宇斬癡頑卓拄杖喝一喝便下座若於大慧本分事上得箇消息方信一切數句非數句與吾靈覺何交涉。

明句非明句(唐云神通句非神通句)虛空句非虛空句雲句非雲句工巧
伎術明處句非工巧伎術明處句風句非風句。

通曰大慧問云何空風雲云何念聰明又問何因得神通明處及伎術神
通伎術皆依念聰明而生猶風雲依空而出也三明六通機本相貫故宋
譯為明而唐譯為神通也說到向上一路明通且非而況虛空風雲本無
自性者乎雖然宗師家亦有以空風雲而說法者如南陽忠國師因肅宗
問師在曹谿得何法師曰陛下還見空中一片雲麼帝曰見師曰釘釘著
懸挂著又圓悟陞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曰東山水上行
若是某甲即不然忽有人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只向他道薰風自南來
殿閣生微涼大慧杲於言下大悟如此等風句雲句又未可盡非也。

地句非地句心句非心句施設句非施設句自性句非自性句(唐云體性
句非體性句)。

通曰大慧問云何名為地自性及與心云何施設量又問云何為七地云
何三昧心其問益精而何以皆非耶說七地說七自性說七種第一義心
皆是假立名字施設之量施設且非而況有自性可得乎盤山上堂三界
無法何處求心四大本空佛依何住璿璣不動寂爾無言觀面相呈更無
餘事此於實際理地透露玄機却與此段印著。

陰句非陰句眾生句非眾生句慧句非慧句涅槃句非涅槃句爾燄句
非爾燄句(唐云所知)外道句非外道句荒亂句非荒亂句。

通曰大慧問眾生諸趣五陰身往來又問云何智慧佛善逝般涅槃云
何爾燄淨云何國土亂相及諸外道等語蓋約三界有情而問總不出凡
聖二途今世尊答無佛無眾生無菩薩無外道始之無中陰終之無涅槃
渾然不生不滅不垢不淨真體也黃檗云盡恒沙世界元是一空既若如
此何處有佛度眾生何處有眾生受佛度何故如此萬法之性自爾故若
作自然見即落自然外道若作無我無我所見墮在三賢十聖位中你如
今云何將一尺一寸便擬量度虛空他分明向汝道法法不相到法自寂
故當處自住當處自真以身空故名法空以心空故名性空身心總空故
名法性空乃至千途異說皆不離你之本心如今說菩提涅槃真如佛性
二乘菩薩者皆指葉為黃金拳掌之說若也展手之時一切大眾若天若
人皆見掌中都無一物所以道本來無一物何處有塵埃本既無物三際
本無所有故學道人單刀直入須見這箇意始得通上設施自性等句此
篇該括殆盡。

幻句非幻句夢句非夢句燄句非燄句(唐云陽燄)像句非像句輪句非
輪句(唐云火輪)鞞闍婆句非鞞闍婆句。

通曰大慧問何因如幻夢及鞞闍婆城世間熱時燄及與水月光今除去
水月而言鏡像火輪亦互文耳據甚深十空觀觀一切業如幻一切法如
燄一切性如水中月妙色如空妙音如響諸佛國土如乾闍婆城佛事如
夢佛身如影報身如像法佛如化不可取捨一切空故深入此空即悟實

相既悟實相則此幻夢等觀俱非真實故皆曰非也有講僧問三平忠禪師三乘十二分教某則不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平曰龜毛拂子兔角拄杖大德藏向甚麼處去也僧曰龜毛兔角豈是有耶平曰肉重七斤智無銖兩嘗有頌云祇此見聞非見聞更無聲色可呈君箇中若了全無事體用何妨分不分天童拈云正相逢沒交涉六戶不掩四衢絕蹤遍界是光明通身無向背機絲不掛梭頭事文彩縱橫意自殊三祖道眼若不睡諸夢自除心若不異萬法一如合而觀之幻夢等句悉不可得。

天句非天句。

通曰大慧問諸天有幾種經中亦未詳答想在別品未來耳據諸經所載四天王天忉利天焰摩天兜率天變化天他化自在天此六名為欲界初禪三天二禪三天三禪三天四禪四天連上五不還天共十八天名為色界其上四空天名無色界約二十八天世傳三十三天者蓋指忉利而言忉利此云三十三皆帝釋所攝此但舉一須彌一日月有如是天若三千大千世界百億須彌百億日月其天何可窮極況如是三千大千世界又莫可數計者哉臨濟云你欲識三界麼不離你今聽法底心地你一念心貪是欲界你一念心嗔是色界你一念心癡是無色界是你屋裏家具子三界不自道我是三界還是道流目前靈靈地照燭萬般酌度世界底人與三界安名能於臨濟語下無疑去方信三界非三界天即非天也豈易譚哉。

飲食句非飲食句姪欲句非姪欲句。

通曰大慧問云何生飲食及生諸愛欲蓋一切眾生皆依食住所謂段食觸食思食識食人間段食鬼神觸食禪天思食識處識食如禪天無段食但有思食識處無思食但有識食況諸如來以智食不以識食則飲食本無自性亦自可見又諸天同一寶器而食隨其福德飯色有異食又何足憑乎故曰飲食句非飲食句一切眾生皆以姪欲而正性命居舍頌曰六受欲交抱執手笑視姪地居二天則形交焰摩勾抱兜率執手變化對笑他化則相視而熱惱息梵天以上則無姪矣姪欲本無自性亦自可見證道歌云有二比丘犯姪殺波離螢光增罪結維摩大士頓除疑猶如赫日消霜雪不思議解脫力妙用恒沙也無極四事供養敢辭勞萬兩黃金亦消得悟此則飲食姪欲當處解脫。

見句非見句。

通曰大慧問云何起諸見云何退諸見據諸經所載人見我見眾生見壽者見有此四種又外道有見無見亦有亦無見非有非無見亦有此四種見刺難拔最為道病明得見即非見與道合矣僧問黃檗無邊身菩薩為甚麼不見如來頂相檗云實無可見何以故無邊身菩薩便是如來不應更見祇教汝不作佛見不落佛邊不作眾生見不落眾生邊不作有見不落有邊不作無見不落無邊不作凡見不落凡邊不作聖見不落聖邊但無諸見即是無邊身若有見處即名外道外道者樂於諸見菩薩於諸見

而不動如來者即諸法如義所以云彌勒亦如也眾聖賢亦如也如即無生如即無滅如即無見如即無聞如來頂即圓亦無圓見故不落圓邊所以佛身無為不墮諸數權以虛空為喻圓同太虛無欠無餘等閒無事莫強辨他境辨著便成識據黃檗見處即圓同太虛且不許生見而況其餘乎唯能泯見故知見句非也。

波羅蜜句非波羅蜜句戒句非戒句。

通曰大慧問幾波羅蜜心幾戒眾生性波羅蜜此云到彼岸六波羅蜜即六度所謂布施戒忍精進禪定智慧此但舉戒句非戒句而餘可例推僧問黃檗心既本來是佛還修六度萬行否檗云悟在於心非關六度萬行六度萬行盡是化門接物度生邊事設使菩提真如實際解脫法身直至十地四果聖位盡是度門非關佛心心即是佛所以一切諸度門中佛心第一但無生死煩惱等心即不用菩提等法所以道佛說一切法度我一切心我無一切心何用一切法是知六波羅蜜及諸禁戒盡是度門邊事但悟諸佛心第一如筏喻者既登彼岸則應捨筏故六波羅蜜等皆非也。

日月星宿句非日月星宿句。

通曰大慧問星宿及日月經中亦未詳答據楞嚴載四天王天鄰於日月忉利天超日月明燄摩天此云時分日月光明上照不及但以蓮華開合分晝夜耳故曰時分自此以上各有身光故不藉三光力也僧問九峰虔禪師盡乾坤都來是箇眼如何是乾坤眼虔曰乾坤在裏許曰乾坤眼何在虔曰正是乾坤眼曰還照矚也無虔曰不借三光勢曰既不借三光勢憑何喚作乾坤眼虔曰若不如是觸體前見鬼人無數由此言之乾坤眼原不借三光勢則三光非為光也明矣。

諦句非諦句果句非果句滅起句非滅起句(唐云滅句起句)。

通曰諦者當是四諦果者當是四果大慧原未問及據所問云何無色定及與滅正受云何為想滅何因從定覺則所謂四諦四果者在其中矣此於諦句果句下即繼以滅起句意自可見前偈云正覺滅盡定三昧起心說則此滅起句即彼從定覺句蓋習滅盡定而不迴心者名鈍阿那含習滅盡定而迴心大乘者名大阿羅漢以無上菩提觀之此二俱非也昔佛前有一女子入定佛勅文殊出定殊乃運神力托上梵天出定不得佛乃云下方罔明大士能出此定須更罔明至勅令出定罔明彈指三下女子便出定天童拈云若定若動當人變弄鴻毛輕而不輕泰山重而非重還知老瞿曇鼻孔在我手裏麼有說云文殊是大菩薩常在定中了無出入所以不能出他定罔明是小菩薩於禪定中猶有出入所以能出他定天童拈處即不然謂行舡盡在把梢人所以道瞿曇鼻孔在我手裏正是把得無出入一大定也。

治句非治句(唐云醫方)。

通曰大慧問云何醫方論法華有醫師之喻明佛為三界醫王其所說法如應病與藥乃所以對治之也唐云醫方更明若論最上一路本自非病何用修治故曰非也雲門示眾云藥病相治盡天地是藥那箇是自己雪竇頌云盡天地是藥古今何大錯閉門不造車通途自寥廓錯錯鼻孔遼天亦穿却又金鷲長老一日訪雪竇與論藥病相治話一夜至天光方能盡善寶有頌送之云藥病相治見最難萬重關鎖大無端金鷲道者來相訪學海波瀾一夜乾據雪竇下兩箇錯字說盡大地是藥固是錯說閉門不造車我王庫內無如是刀亦是錯透此兩關乃知彼自無瘡勿傷之也。

相句非相句。

通曰相句凡三出初曰無相句謂相及諸外道通指十界名相也次曰標相句謂建立我與非我世出世間之相也此相指何相何像類乃眾生諸趣之形相也一切相皆非相而又何疑於眾生乎僧問黃檗本既是佛那得更有四生六道種種形貌不同檗云諸佛體圓更無增減流入六道處處皆圓萬類之中箇箇是佛譬如一團水銀分散諸處顆顆皆圓若不分時祇是一塊此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種種形貌喻如屋舍捨驢屋人人屋捨人身至天身乃至聲聞緣覺菩薩佛屋皆是汝取捨處所以有別本源之性何得有別故能識心達本源即見諸相非相矣。

支句非支句(唐云支分)巧明處句非巧明處句(唐無此句)。

通曰大慧問何因說覺支及與菩提分菩提者覺也三十七助道品皆其善巧通明處也唐云支分則此句可省且與前工巧伎術明處不致重複此謂覺支菩提分皆非者分明指出頓悟法門無修無證之旨僧問黃檗如何是佛檗云即心是佛無心是道但無生心動念有無長短彼我能所等心心本是佛佛本是心心如虛空所以云佛真法身猶如虛空不用別求有求皆苦設使恒沙劫數行六度萬行得佛菩提亦非究竟何以故為屬因緣造作故因緣若盡還歸無常所以云報化非真佛亦非說法者但識自心無我無人本來是佛又云菩提等法本不是有如來所說皆是化人猶如黃葉為金錢權止小兒啼故實無有法名阿耨菩提如今既會此意何用驅馳但隨緣消舊業更莫造新殃心裏明明所以舊時見解總須捨却淨名云除去所有法華云二十年中常令除糞祇是除去心中作見解處又云蠲除戲論之糞所以如來藏本自空寂祇是並不停留一法故經云諸佛國土亦復皆空若言佛道是修學而得如此見解全無交涉非黃檗具大乘根器固不能為此註疏也。

禪句非禪句。

通曰梵語禪那此云思惟修亦名靜慮皆定慧之通稱也大慧問何等禪境界詳如後答若如來清淨禪即第一義心何以云非說到向上一路純清絕點禪之一字亦須吐却僧問百巖禪師如何是禪巖曰古塚不為家

丹霞頌云故國清平久有年白頭猶自戀生緣牧童却解忘功業懶放牛兒不把鞭即此味之而禪非禪句灑然無疑矣。

迷句非迷句。

通曰大慧問云何起迷惑云何淨迷惑意以迷生有因而不知迷生無因也生既無因則迷無自性迷即非迷矣古德云演若達多失却頭求心歇處即無事黃檗云此性縱汝迷時亦不失悟時亦不得天真自性本無迷悟盡十方虛空界元來是我一心體縱汝動用造作豈離虛空虛空本來無大無小無漏無為無迷無悟了了見無一物亦無人亦無佛絕纖毫的量是無依倚無粘綴一道清流是自性是無生法忍何有擬議真佛無口不解說法真聽無耳其誰聞乎說到無說無聞何處覓迷悟消息故知其非也。

現句非現句。

通曰大慧問何因佛世尊一切剎中現一佛所化三千大千世界推之一切剎皆然皆有分身說法眷屬圍繞如月印千江不可定執為有洞山道全禪師僧問佛入王宮豈不是大聖再來師曰護明不下生曰爭奈六年苦行何師曰幻人呈幻事曰非幻者如何師曰王宮覓不得由此言之如來法身覓之不得而現者豈真耶故曰非也。

護句非護句族句非族句(唐云種族)仙句非仙句王句非王句攝受句非攝受句。

通曰論三界眾生有王有仙有種族有守護之法有攝受之教皆輪轉所必有者論如來往昔因中曾為轉輪王曾為忍辱仙其為輪王以十善守護其國其為仙以五通相教授即今以護明菩薩降生淨飯王家示現成佛皆所謂一切時剎現也如幻如夢皆非實有天衣懷示眾舉五蘊山頭一段空同門出入不相逢無量劫來賃屋住到頭不識主人公有老宿拈云既不識他當初問甚麼人賃恁麼拈也大遠在何故須知死人路上有活人出身處活人路上死人無數那箇是活人路上死人無數那箇是死人路上活人出身處若檢點得分明拈却膩脂帽子脫却鶻臭布衫據天衣見處不識主人公良是主人公且不識則所云為王為仙者豈真有乎。

寶句非寶句。

通曰大慧問誰生諸寶性摩尼真珠等諸寶多生大海中感日精月華而有成就其實本無自性既無自性寶即非寶昔二十七祖般若多羅以南印土香至王所施無價寶珠問菩提達磨曰此珠圓明有能及此否磨曰此是世寶未足為上於諸寶中法寶為上此是世光未足為上於諸光中智光為上此是世明未足為上於諸明中心明為上此珠光明不能自照要假智光光辯於此既辨此已即知是珠既知是珠即明其寶若明其寶寶不自寶若辨其珠珠不自珠珠不自珠者要假智珠而辨世珠寶不自寶者要假智寶以明法寶然則師有其道其寶即現眾生有道心寶亦然

尊者歎其辯慧後以正法眼藏付囑偈曰心地生諸種因事復生理果滿菩提圓華開世界起達磨即香至王第三子化緣在此土是為此土初祖。

記句非記句。

通曰大慧問伽陀有幾種伽陀即記頌論等世尊四十九年未曾說著一字故曰記句非記句法眼上堂大眾立久乃謂之曰祇恁麼便散去還有佛法道理也無試說看若無又來這裏作麼若有大市裏人叢處亦有何須到這裏諸人各曾看還源觀百門義海華嚴經涅槃經諸多策子阿那箇教中有這箇時節若有試舉看莫是恁麼經裏有恁麼語是此時節麼有甚麼交涉所以道微言滯於心首常為緣慮之場實際居於目前翻為名相之境又作麼生得翻去若也翻去又作麼生得正去還會麼莫祇恁麼念策子有甚麼用處。

一闡提句非一闡提句女男不男句非女男不男句。

通曰大慧問云何一闡提男女及不男蓋指不修行者而言然凡夫一闡提以無信心故不入涅槃菩薩一闡提以度眾生故不入涅槃具如後答即此一闡提亦無定名也男女本自別而又有不男之人有生而無具者有半陰半陽者有闍寺者有陰陽互變者有妬人行姪而自無者大略有五種即此不男亦無定種總之如幻非實有也昔有僧不安要見洞山山遂往僧曰和尚何不救取人家男女山曰你是甚麼人家男女曰某甲是大闡提人家男女山良久僧曰四山相逼時如何山曰老僧日前也向人家屋簷下過來曰迴互不迴互山曰不迴互曰教某甲向甚處去山曰粟畚裏去僧噓一聲曰珍重便坐脫山以拄杖敲頭三下曰汝祇解與麼去不解與麼來後洞山却解與麼來不復作闡提伎倆又灌溪到末山問如何是末山山曰不露頂曰如何是山中主曰非男女等相溪曰何不變去山曰不是神不是鬼變箇甚麼溪於是伏膺作園頭三年故知末山見地即男女非男女一切名相何礙之有。

味句非味句。

通曰大慧未問及味然所云捕取禽獸及食肉制肉者皆為味也經末詳答食肉之禁正為夜叉王不斷肉食而嚴為之防使知味性本空味於何有昔有僧辭歸宗宗問甚麼處去曰諸方學五味禪去宗曰諸方有五味禪我這裏祇有一味禪曰如何是一味禪宗便打僧曰會也會也宗曰道道僧擬開口宗又打僧後到黃檗舉前話檗上堂曰馬大師出八十四人善知識問著箇箇厠漉漉地祇有歸宗較些子有味哉其言之也於此噉噉得人方知與凡味夔絕。

事句非事句(唐云作句)身句非身句。

通曰大慧問云何所作生進去及持身此謂迴心大阿羅漢趨向大乘由信住行向而進於十地由因生果皆所謂事也進一地得一去來自在意生之身皆所謂身也又佛言如是種種事均之有為因果終歸於空故皆

曰非臨濟云無佛可得乃至三乘五性圓頓教迹皆是一期藥病相治並無實法設有皆是相似表頭路布文字差排且如是說又云你言三十二相八十種好是佛轉輪聖王應是如來明知是幻化古人云如來舉身相為順世間情恐人生斷見權且立虛名假言三十二八十也空聲有身非覺體無相乃真形此言佛事非真佛身是幻在佛且然況十地菩薩所得之身所行之事豈為實有。

覺句非覺句(唐云計度)動句非動句根句非根句。

通曰大慧問云何胎藏生云何世不動佛言根根幾阿菴大慧雖未及六根所云胎藏生則六根已具雖偏舉世不動而有情之動亦可互見既有根有動而知覺自在其中此覺非從定起覺之覺唐云計度蓋指一切緣慮籌度之覺不離乎根塵者則此覺也動也根也皆生滅法而不可執為真也悟得覺即非覺動即非動根即非根一切皆無自性豈不當體寂滅哉臨濟云大德你且識取弄影底人是諸佛之本源一切處是道流歸舍處是你四大色身不解說法聽法脾胃肝膽不解說法聽法虛空不解說法聽法是什麼解說法聽法是你目前歷歷底物一箇形段孤明是這箇解說法聽法若如是見得便與祖佛不別但一切時中更莫間斷觸目皆是祇為情生智隔想變體殊所以輪迴三界受種種苦若約山僧見處無不甚深無不解脫道流心法無形通貫十方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嗅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本是一精明分為六和合一心既無隨處解脫夫能六用不行得成解脫又何覺相可得又何動相可得又何根相可得故皆曰非也。

有為句非有為句無為句非無為句(二譯俱無此句)因果句非因果句色究竟句非色究竟句。

通曰大慧問云何世俗通此有為句也云何出世間此無為句也云何因生果此因果句也何故色究竟離欲得菩提此超出有為無為正因正果也准大般若四聖諦四念住四正斷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支八正道九次第定諸有為法本無自性又空無相無願三明五眼六通六波羅蜜十力四無所畏四無礙解十八不共法四無量一切智至一切相智正性離生諸無為法亦無自性乃四果位聲聞辟支菩薩等果不可得至無上菩提成等正覺亦不可得世間出世間出世間上上皆非也然則何者為是乎洞山示眾曰知有佛向上人方有語話分僧問如何是佛向上人山曰非佛雲門云名不得狀不得所以言非保福別云佛非法眼別云方便呼為佛此諸尊宿演唱最上法門即如來正因正果尚在所非而況世間一切有為無為等法乎足與此段相印。

節句非節句(唐云時節)叢樹葛藤句非叢樹葛藤句雜句非雜句(唐云種種)。

通曰大慧問云何六節攝云何為林樹云何為蔓草佛偈總之曰云何樹葛藤及問眾生種種性皆雜亂錯綜而問非關正性故謂之雜西竺兩月

為時年分六節外道有六節師若以四天下論東弗于逮為晝西瞿耶尼為夜南瞻部州為晝北俱盧洲為夜曾無定時又燄摩天已上以蓮華開合分晝夜一晝夜可當人間五十年莊生亦云上古以五千歲為春以五千歲為秋然有時者有為之時者有節者有為之節者故六節非也至叢樹葛藤交生於天地有春而榮者有冬而茂者咸無自性觀於百物而眾生種種之性雜亂不一亦猶是也故皆曰非僧問趙州十二時中如何用心州曰汝被十二時辰使老僧使得十二時乃曰兄弟莫久立有事商量無事向衣鉢下坐窮理好老僧行脚時除二時粥飯是雜用心處餘外更無別用心處若不如此大遠在僧又問栢樹子還有佛性也無曰有曰幾時成佛州曰待虛空落地時曰虛空幾時落地州曰待栢樹子成佛時此等秘密義真能使得十二時豈是雜用心者能入。

說句非說句(唐此下有決定句非決定句)。

通曰大慧問唱說如是言迦葉拘留孫拘那含是我云是我者即決定句也說既非說定亦非定故俱曰非僧問趙州諗禪師如何是趙州一句州曰老僧半句也無曰豈無和尚在州曰老僧不是一句又一日謂眾曰你若一生不離叢林不語五年十載無人喚你作啞漢已後佛也不奈你何你若不信截取老僧頭去趙州苦口叮嚀只要人離言說奈何不省。

毗尼句非毗尼句比丘句非比丘句。

通曰大慧問毗尼比丘分毗尼戒律弘範三界所該甚廣此但指比丘二百五十戒而問為其能傳持正法所以別於壞僧之流也若以正法眼藏而論即戒亦無所施何處更討比丘身乎故謂之非二十祖闍夜多尊者北天竺國人也智慧淵冲化導無量後至羅閱城敷揚頓教彼有學眾唯尚辨論為之首者名婆修盤頭此云徧行常一食不臥六時禮佛清淨無欲為眾所歸祖將欲度之先問彼眾曰此徧行頭陀能修梵行可得佛道乎眾曰我師精進何故不可祖曰汝師與道遠矣設苦行歷於塵劫皆虛妄之本也眾曰尊者蘊何德行而譏我師祖曰我不求道亦不顛倒我不禮佛亦不輕慢我不長坐亦不懈怠我不一食亦不雜食我不知足亦不貪欲心無所希名之曰道時徧行聞已發無漏智歡喜讚歎祖又語彼眾曰會吾語否吾所以然者為其求道心切夫絃急即斷故吾不贊令其住安樂地入諸佛智復告徧行曰吾適對眾抑挫仁者得無惱於衷乎徧行曰我憶念七劫前生常安樂國師於智者月淨記我非久當證斯陀含果時有大光明菩薩出世我以老故策杖禮謁師叱我曰重子輕父一何鄙哉時我自謂無過請師示之師曰汝禮大光明菩薩以杖倚壁畫佛面以此過慢遂失二果我責躬悔過以來聞諸惡言如風如響況今獲飲無上甘露而反生熱惱耶惟願大慈以妙道垂誨祖曰汝久植眾德當繼吾宗聽吾偈曰言下合無生同於法界性若能如是解通達事理竟遂為二十一祖。

處句非處句(二譯皆云住持句非住持句)**字句非字句**(唐云文字)。

通曰大慧問何處身云何佛言何處為何身為破三有者言也又問正法幾時住云何說離字離文字相即是正法住持正法即破三有非離三有外而別有住處也即三有非三有即住持非住持住持之相且不可得而況於有處乎處既不可得即無影響踪跡而況於有字乎字即非字句即非句是百八句皆無自性當下無生故以非字句終之却總明首不生句義也德山示眾云我此間終無一法與汝諸人仁者問取學取以為知解老漢不能入拔舌地獄若有一塵一法示諸人說言有佛有法有三界可出者皆是野狐精魅諸仁者欲得識麼只是箇虛空尚無纖塵可得處處清淨光明洞達表裏瑩徹無事無依無棲泊處有甚麼事老漢從生至死只是箇老比丘雖在三界生而無垢染欲得出離何處去設有去處亦是籠檻魔得其便仁者莫用身心無可得只要一切時中莫用他聲色應是從前行履處一時放却頓脫羈鎖永離蓋纏一念不生即前後際斷無思無念無一法可當情仁者作麼生擬下口嘴你多知解還曾識渠面孔麼出家兒乃至十地滿心菩薩覓他蹤跡不著所以諸天歡喜地神捧足十方諸佛讚歎魔王啼哭何以故緣此虛空活潑潑地無根株無住處若到這裏眼孔定動即沒交涉又云仁者莫取次看冊子尋句義覓勝負一遞一口何時休歇老漢相勸不是惡事切須自帶眼目辨取清濁是佛語是魔語莫受人惑所以殊勝名言皆是老胡一期方便施設切須休歇去莫倚一物領他言語作解會揀擇親疎浮虛詐偽記他閒言長語皆是比量仁者老漢只恐諸子墮坑落壑作薄福業事褻唇嘴得少為足向靜處立不肯前進自惑諸境亂走他人由巡萬法蓋為不信虛空本來無事增減他不得德山老漢苦口叮嚀一一與此經契合若會他意旨即善修學百八句義。

大慧是百八句先佛所說汝及諸菩薩摩訶薩應當修學。

通曰總計上文但一百零四句以不生句生句常句無常句相句無相句空句不空句原無非字補足四句却與前偈若生若不生涅槃及空相相照應至離自性句申明流轉無自性而總云非也唐譯以有品句分作有句無句却少一數句以滅起句分作滅句起句却少一無為句至自證聖智現法樂句唐分為二此合為一又少一決定句是決定句當增巧明處句當減總之亦合百八句之數是百八句皆云非者以一心真如門中不但一切染法及一切眾生妄想分別為不相應即淨法滿足直至真心常住亦無有少法可得以離念境界唯可自證自覺故此即從古以來先佛所說諸佛心第一自覺之境界修習大乘者應當於此修學也僧問黃檗如何是道如何修行檗云道是何物汝欲修行問諸方宗師相承參禪學道如何檗云接引鈍根人語未可依憑曰此是接引鈍根人語未審接上根人復說何法檗云若是上根人何處更就他覓他自己尚不可得何況更別有法當情不見教中云法法何狀曰若如此則都不要覓也檗曰若與麼則省心力曰如是則渾成斷絕不可是無也檗云阿誰教他無他

是阿誰你擬覓他曰既不許覓何故又言莫斷他檠云若不覓即便休誰教你斷你見目前虛空作麼生斷他曰此法可得便同虛空否檠云虛空早晚向你道有同有異我暫如此說你便向這裏生解曰應是不與人生解耶檠云我不曾障你要且解屬於情情生則智隔曰向這裏莫生情是
否檠云若不生情阿誰是道此黃檠洞徹心宗雖纖毫情念不容駐足甚得百八句遣相之旨。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宗通卷一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宗通卷二

(魏云集一切佛法品第三之一唐云集一切法品第二之一)。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世尊諸識有幾種生住滅佛告大慧諸識有二種生住滅非思量所知諸識有二種生謂流注生及相生有二種住謂流注住及相住有二種滅謂流注滅及相滅。

通曰以上百八句俱非獨不言識句非識句者何也以阿賴耶識即如來藏性一切萬法皆從此出故不可遣此識若可遣者即同外道斷見且如來藏中有空如來藏有不空如來藏約心真如門一切皆非是空如來藏也約心生滅門不妨現起種種德用是不空如來藏也空有圓融不墮偏空乃為真空論性宗但一真理更有何事論相宗則多生以來生滅種子未易明了若一一勘破復還一真如性其究則一而已矣大慧初問云何名為藏云何意及識云何生與滅因佛未云非故復問諸識有幾種生住滅佛告以諸識有二種生住滅非思量所知隱隱謂不思議熏不思議變也又分二種生二種住二種滅謂流注及相麤細不同而其生住滅亦先後不一故曰二也流注細相依藏性而起本一真如性不生不滅因無明不覺忽與生滅和合則變而為識名流注生此識念念不停歷生相續名流注住直至金剛道後異熟空證等妙覺方名流注滅始還不生不滅本體也其生也以不思議熏變不知幾千萬劫而生其滅也亦以不思議熏修不知幾千萬劫而滅真非思量所知若流注麤相但就流注住中分為三相七識初生名為相生與前境和合相續不斷名為相住至七地滿心證無漏果名為相滅其間分齊頭數亦不易知也起信論云心真如者即是一法界大總相法門體所謂心性不生不滅一切諸法唯依妄念而有差別若離心念則無一切境界之相藥山坐次僧問兀兀地思量箇甚麼山曰思量箇不思量底曰不思量底如何思量山曰非思量僧問蜀州西禪如何是非思量處禪云誰見虛空夜點頭丹霞頌云一點靈明六不收昭然何用更凝眸箇中消息人難委獨有虛空暗點頭此非思量所知明明指出箇悟門以諸老宿話頭參之當益躍然。

大慧諸識有三種相謂轉相業相真相。

通曰上言諸識有二種生住滅謂流注及相然流注之生住滅最為微細故非思量所知若夫相之生住滅但指半分末那麤相則有可得而言者相有三種所謂轉相業相真相下文云種種諸識浪騰躍而轉生又云藏識如巨海巨海即真相也識浪轉生即轉相業相也轉相即轉識下文云展轉因即八轉為七七轉為六起信所謂無明不覺生三細是也論云一者無明業相以依不覺故心動說名為業二者能見相以依動故能見即名轉相三者境界相以依能見故境界妄現謂能現一切境界如鏡現像名為現相此三細中原有轉相不必別為註脚然三細業相居先而此業相居後者何也此指現相之後起惑造業起信所謂境界為緣起六麤是也論云以有妄境染法緣故即熏習妄心令其念著種種造業受於一切

身心等苦此業繫苦相生死相續為業相之終一念無明為業相之始未始不相通也若約三性釋者轉相乃依他起如波浪依海水起業相乃徧計執如但見波浪不知是水真相則圓成實唯一海水也轉相業相有生住滅真相無生住滅此並舉真相者正欲轉彼轉相業相歸之乎真也僧問南嶽讓禪師如鏡鑄像像成後未審光向甚麼處去師曰如大德為童子時像貌何在法眼別云阿那箇是大德鑄成底像僧曰祇如像成後為甚麼不鑑照師曰雖然不鑑照謾他一點不得可知轉相業相滅則真相見真相見則無明消盡渾是一大圓鏡智也。

大慧略說有三種識廣說有八相何等為三謂真識現識及分別事識大慧譬如明鏡持諸色像現識處現亦復如是大慧現識及分別事識此二壞不壞相展轉因(唐云此二識無異相互為因)大慧不思議熏及不思議變是現識因大慧取種種塵及無始妄想熏是分別事識因(唐云現識以不思議熏變為因分別事識以分別境界及無始戲論習氣為因)。

通曰上云諸識不知有幾種故此釋云略說有三廣說有八八即八識等名各有流注各有其相總之一類相續試言其略一者真識二者現識三者分別事識唐魏二譯俱缺真識但曰略則惟二現識屬前五識隨其五塵對至即現但能明了未入分別若分別事相妄想則屬第六識也真如不可言識而此云真識者蓋指藏識而言依不生不滅則謂之出纏如來藏名白淨識依微細生滅則謂之在纏如來藏名第八識此第八識即名真識譬如明鏡現眾色像明鏡者八識也能持眾像而顯現者現識也此現識及分別事識展轉相因而生其展轉者即相續識也此諸識壞不壞相猶言異不異相詳如下文泥團微塵之喻何以明分別事識為現識因也本一真如不變以隨緣故遂為染法所熏而真如不覺變而為識其熏也以不思議而八識田中忽有種子其變也亦以不思議而黏湛發覺觸境即應遂為現識此現識猶未離不思議境界即是現量故名之曰現識良由分別事識染法熏變為之因也何以明現識為分別事識因也現識攝受種種外塵見取愛取攬為己有及無始妄想熏變種子背覺合塵己非一日凡外六塵一入明了即生分別而妄想計度紛然雜出起惑造業莫可紀極是現識又為分別事識因也起信論云無明熏習義有二種一者根本熏習以能成就業識義故即經所云不思議熏也二者所起見愛熏習以能成就分別事識義故即經所云無始妄想熏也八識如鏡而現影處名現影固不可為鏡八識如田而含種處名熏種亦不可為田此真識現識及分別事識相因而起如海水起波浪非異非不異雖略舉二識流注生而轉相業相之生亦在其中矣龐居士偈曰一羣六箇賊生欺殺人我今識汝也不與汝為鄰汝若不伏我我即到處說教人盡識汝使汝行路絕汝若肯伏我我即不分別共汝一處住同證無生滅若居士者信知真識所在而現識及分別事識不能欺矣。

大慧若覆彼真識種種不實諸虛妄滅則一切根識滅是名相滅大慧相續滅者相續所因滅則相續滅所從滅及所緣滅則相續滅大慧所以者何是其所依故依者謂無始妄想熏緣者謂自心見等識境妄想

(唐云所依因者謂無始戲論虛妄習氣所緣者謂自心所見分別境界)。

通曰上言現識及分別事識展轉因即有轉相即有業相相生而流注之生可知矣流注生而真如本體不得顯露可知矣是無始無明覆彼真識譬如太虛為浮雲所覆故阿賴耶識中虛妄分別種種習氣倏生倏滅皆非真實若此種種不實諸虛妄滅譬如浮雲散盡大虛朗然內無種子不復熏起現行則一切根識從六根緣六塵者當下消滅此現識及分別事識所由滅也又何轉相業相之有是名相滅轉相既滅是七識相續不斷半分羸相於是乎滅矣相續之所以滅者內無所因即無所傳而出故相續滅外無所從及所緣即無所傳而入故相續滅所以者何相續無本位內依於八識外依於六識是其所依故內所依者即無始妄想熏習種子今種種不實諸虛妄滅是所依因滅故相續滅也外所緣者六塵本是八識所變相分還為八識見分所緣之境故六識於自心所見塵境妄想計著今一切根識滅則所從六根滅及所緣六塵滅故相續滅也此言相滅而詳明相續之所以滅者見諸識有二種生住滅微有不同相續即七識有生有住有滅但指流注住中立此三相即此能斷俱生我執亦可言滅若流注細相必俱生法執俱忘而後可言滅也此不言流注而言相續者良有深意僧問保福家貧遭劫時如何福曰不能盡底去曰為甚麼不能盡底去福曰賊是家親曰既是家親為甚麼翻成家賊福曰內既不應外不能為曰忽然捉敗功歸何所福曰賞亦不曾聞曰恁麼則勞而無功福曰功則不無成而不處曰既是成功為甚麼不處福曰不見道太平本是將軍致不許將軍見太平是可知轉相業相滅而真相現現識分別事識滅而真識現亦自還我本來耳何功之有。

大慧譬如泥團微塵非異非不異金莊嚴具亦復如是大慧若泥團微塵異者非彼所成而實彼成是故不異若不異者則泥團微塵應無分別如是大慧轉識藏識真相若異者藏識非因若不異者轉識滅藏識亦應滅而自真相實不滅是故大慧非自真相識滅但業相滅若自真相識滅者藏識則滅大慧藏識滅不異外道斷見論議。

通曰上言諸識有三種相略說有三種識轉相業相以對真相現識分別事識以對真識真識即藏識真相也藏識真相無生滅而轉相業相現識分別事識有生住滅似乎異矣其實非異非不異何以明之譬如泥團微塵以為異則泥團應非微塵所成以為不異則泥團與微塵應無分別金莊嚴具亦復如是故現識及分別事識展轉相因皆謂之轉識猶泥團也猶莊嚴具也其藏識真相猶微塵也猶金也泥團莊嚴具種種不齊而微塵與金一也若謂轉識與藏識異者則第八藏識不應與前七作生起因今前七非八識不生既與之為因矣是不異也若謂藏識與轉識不異者

則前七滅時而第八藏識亦應滅然藏識真相即係本覺真如原自不生又誰可滅其實不滅也故前云相續所因滅者非自真相識滅但其中虛妄習氣無始妄想所熏名無明業相者為可滅耳真相識若滅誰為如來藏誰為出生諸佛不幾於焦芽敗種乎是轉識可滅而藏識不滅則又非不異也譬如泥團可壞而微塵不壞莊嚴具可壞而金性不壞其有分別又如此起信論云所言滅者唯心相滅非心體滅又云唯癡滅故心相隨滅非心智滅是藏識真相故不滅也若其可滅即不異外道斷滅論以滅窮研於無盡中發宣盡性非正論也僧問雲居禪師纔生為甚麼不知有師曰不同生日未生時如何師曰不曾滅曰未生時在甚麼處師曰有處不收曰甚麼人不受滅師曰是滅不得者故知雲居落處即此段真識真相可窺其矣。

大慧彼諸外道作如是論謂攝受境界滅識流注亦滅(唐云取境界相續識滅則無始相續識滅)若識流注滅者無始流注應斷大慧外道說流注生因非眼識色明集會而生更有異因大慧彼因者說言若勝妙若士夫若自在若時若微塵(唐云彼諸外道說相續識從作者生不說眼識依色光明等緣和合而生唯說作者為生因故作者是何彼所計勝性丈夫自在時及微塵為能作者)。

通曰外道斷見論議其詳何如彼謂攝取境界之六識滅并七識半分麤相外緣六識相續之識滅遂謂七識內緣八識半分細相及八識無始流注之識亦滅不知八識自體真常流注自無始以來是滅不得者若七識內依八識流注不息者可滅則無始真常流注為如來藏者亦應斷滅若其可斷。誰為出生一切諸法。至今流注不已乎。由此言之。如來藏識能生起前七。能生一切相分見分諸法。其為生生之因明矣。外道不明乎此。乃謂相續之識流注不斷別有異因。由作者生。不說眼等六識依色光明等緣集會而生。內不根於八識。故為異因。彼所因者以冥諦為勝性。從冥生覺。為二十五諦。以神我為能作者。如數論師所說。至謂大梵天丈夫常住實有能生一切。如勝論師所說。又謂自在天體實遍常能生諸法。如塗炭師所說。是以人天為能作者。如計時運。具諸功能能生萬物。如時敬外道所說。又計微塵積小至大能成色心等法。如路伽師所說。皆取外境為能作者。真所謂異因也。楞嚴經彌勒菩薩所修識心三昧。乃至盡空如來國土淨穢有無。皆是我心變化所現。又了如是唯心識。故識性流出無量如來。然則外道所指勝妙士夫自在為有情者時及微塵為無情者。總不外藏識所流出。彼不以藏識為因。而以藏識所流出者為因。非正因矣。若果識流注滅。誰為出生士夫自在時微塵等。而以為作者哉。彼所因作者是生滅法。反執為常。而八識真常流注反作斷滅論。以常為無常。以無常為常。均為斷見論議也。鏡清問靈雲。混沌未分時如何。雲曰露柱懷胎。清云分後如何。雲曰如片雲點太清裏。清云祇如太清還受點也無。雲不對。

清云恁麼則含生不來也。雲亦不對。清云直得純清絕點時如何。雲曰猶是真常流注。清云如何是真常流注。雲曰似鏡常明。清曰向上更有事否。雲曰有。清雲如何是向上事。雲曰打破鏡來與子相見。天童拈云。分與不分。玉機夜動。點與不點。金梭暗拋。直是一色純清。未得十成安穩。且道打破鏡來向什麼處相見。還會麼。清秋老兔吞光後。湛水蒼龍脫骨時。真常流注猶帶識在。若能轉識成智。則湛水蒼龍脫骨而出矣。

復次大慧。有七種性自性。所謂集性自性。性自性。相性自性。大種性自性。因性自性。緣性自性。成性自性。

通曰因上外道謂識流注滅。是以性無性也。不知有七種性自性。實不可滅。所謂集性自性。即眼識色明集會。而生此八識和合根境之自性也。既成集自性。則法法自爾。故成性自性。既成性自性。則性隨質顯。故成相自性。既成相自性。則相假形分。故成大種自性。既成大種自性。則因生萬物。故成因自性。既成因自性。則因待緣生。故成緣自性。既成緣自性。則因緣事大。故成圓成實性也。性而曰自性。發見之性有七。而根本之性惟一也。散而為七。不謂之有。會而為一。不謂之無。本來如是。其可斷乎。昔六祖三鼓入室。五祖以袈裟遮圍。不令人見。為說金剛經。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六祖於言下大悟一切萬法不離自性。遂啟五祖言。何期自性本自清淨。何期自性本不生滅。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無動搖。何期自性能生萬法。五祖知悟本性。謂曰不識本心。學法無益。若識自本心。見自本性。即名丈夫天人師佛。故七自性種種具足成就如來世間出世間上上法。唯六祖徹證最盡。

復次大慧。有七種第一義。所謂心境界。慧境界。智境界。見境界。超二見境界。超三地境界。如來自到境界。

通曰大慧問自性幾種異。心有幾種別。此乃詳答。既曰第一義心但一心耳。何為有七種。七種境界不同。同歸於第一義也。心境界即寂滅一心。心光發慧。故有慧境界。慧力既勝。則成智用。故有智境界。智用既成。則正見現前。故有見境界。正見現前。則超過斷常二見。以至超過十地佛子。到如來自覺之境界。前六種通於菩薩所行。後一種唯佛自證。總之名第一義心。梁武帝問達磨大師。如何是聖諦第一義。磨云廓然無聖。帝云對朕者誰。磨云不識。帝不契。遂渡江。至少林。面壁九年。天童頌云。廓然無聖。來機逕庭。得非犯鼻而揮斤。失不回頭而墮甌。寥寥冷坐少林。默默全提正令。秋清月轉霜輪。河淡斗垂夜柄。繩繩衣鉢付兒孫。從此人天成藥病。此達磨單傳如來自到境界。并前六音而掃除之。所以名出世間上上法也。那知後來兒孫因藥發病未

有智慧。即說絕智慧。未至十地即說超十地。更須穿過七種第一義始得。

大慧。此是過去未來現在諸如來應供等正覺性自性第一義心。以性自性第一義心。成就如來世間出世間出世間上上法。聖慧眼入自共相建立。如所建立。不與外道論惡見共。大慧。云何外道論惡見共。所謂自境界妄想見。不覺識自心所現。分齊不通。大慧。愚癡凡夫性無性自性第一義作二見論(唐云自相共相種種安立。其所安立不與外道惡見共。謂外道惡見不知境界自分別現。於自性第一義見有見無而起言說)。

通曰三世諸佛以性自性第一義心。成就俗諦真諦中道第一義諦。唯有聖慧眼入佛知見。乃能於三諦圓融。雖無自共相可得。不妨入自共相建立真如。所建立稱性而起。與真如相應。不落二見。故不與外道惡見共也。自相即真如自性。共相即隨緣成事。如此建立境界。云何不與外道惡見共耶。謂諸外道於自境界。作妄想分別見。不自覺了由自心所現。如鏡中像如水中月。不可謂之有。不可謂之無。此等分齊。外道不通。但於境界生則謂之有。於境界滅則謂之無。所云性無性自性者。魏云無有實體。即愚痴外道所謂流注亦滅。是為無見。無與有對。便成二見。於自性第一義中。既見其有。復見其無。而起言說。作斷滅議論。不知自性第一義乃藏識真相。諸佛非此無由成就一切世間出世間出世間上上法。其可以斷滅論乎。僧問南陽忠國師曰。某甲曾讀大小乘教。亦見有說不生不滅中道正性之處。亦見有說此陰滅彼陰生。身有代謝而神性不滅之文。那得盡撥同外道斷常二見。師曰。汝學出世無上正真之道。為學世間生死斷常二見耶。汝不見肇公云。譚真則逆俗。順俗則違真。違真故迷性而莫返。逆俗故言淡而無味。中流之人如存如亡。下士拊掌而笑之。汝今欲學下士笑於大道乎。曰師亦言即心是佛。南方知識亦爾。那有異同。師不應自是而非他。師曰或名異體同。或名同體異。因滋濫矣。只如菩提涅槃真如佛性。名異體同。真心妄心佛智世智。名同體異。緣南方錯將妄心言是真心。認賊為子。有取世智稱為佛智。猶如魚目而亂明珠。不可雷同。事須甄別。曰若為離得此過。師曰汝但子細返觀陰入界處。一一推窮。有纖毫可得否。曰子細觀之。不見一物可得。師曰汝壞身心相耶。曰身心性離。有何可壞。師曰身心外更有物否。曰身心無外。寧有物耶。師曰汝壞世間相耶。曰世間相即無相。那用更壞。師曰若然者即離過矣。故能知陰入界處無纖毫可得。即不墮於有。知世間相那更用壞。即不墮於無。可無二見過患矣。

復次大慧。妄想三有苦滅。無知愛業緣滅。自心所現幻境。隨見今當說。(唐云我今當說若了境如幻自心所現。則滅妄想三有苦及無知愛業緣。魏云我為汝說虛妄分別以為有物。為斷三種苦。何等為三。謂無知愛業因緣滅)。

通曰外道不覺識自心所現如幻之境。必欲滅境歸於斷滅。不知無始流注是滅不得者。雖欲滅三有苦。不可得也。雖欲斷癡愛業緣。不可得也。即使入非非想定。總不出於三界。欣寂厭動。正是其妄想癡愛處。為不了知幻故也。若見得一切境界如幻。皆隨自心所現。即幻即空。當下即是無生。何處更有三界苦果。何處更有無明愛緣。彼無明妄想緣起愛業。既有愛業。便招苦果。惑業苦三。流轉三界。非實有物可斷。但了境如幻。不作二見。即通達藏識真相。是名第一義諦悉檀。今當說之。黃檗云凡夫多為境礙心事礙理。常欲逃境以安心。併事以存理。不知乃是心礙境理礙事。但令心空境自空。但令理寂事自寂。勿倒用心也。凡人多不肯空心。恐落於空。不知自心本空。愚人除事不除心。智者除心不除事。只此數語。可為斷滅寂滅定案矣。

大慧。若有沙門婆羅門。欲令無種有種因果現。及事時住。緣陰界人生住。或言生已滅。(魏云本無始生依因果而現復作是說實有物住依諸緣故有陰界人生住滅故以生者滅故)大慧。彼若相續若事若生若有若涅槃若道若業若果若諦。破壞斷滅論。所以者何。以此現前不可得及見始非分故。大慧。譬如破瓶不作瓶事。亦如焦種不作芽事。(魏云彼沙門等說相續體本無始有。若生若滅若涅槃若道若業若果若諦。破壞諸法是斷滅論。非我所說。何以故。以現法不可得故。不見根本。故譬如云云)。

通曰外道有內外二種。內即沙門。外即婆羅門。妄計無種有種。即是無因而生。魏云本無始生今實有事物。依因果而現。依時而作。非真有也。但依諸緣。故緣五陰六入十八界有生住滅。故緣滅即滅生者畢竟滅。故始生既無因生者畢竟滅。總歸於斷滅而已。然生而滅。滅而生。中間相續之體。彼亦以為未始有也。魏云彼沙門等說相續體本無始有。相續者既無。則若作用之事。若生滅之法。若三界諸有。為世間等法。若涅槃若聖道。若善業若四果若四諦。為出世間等法。彼皆一切而空之。破壞諸法。成斷滅論。是外道邪見。非我所說。所以者何。以此現前自心所現如幻之境。了不可得。故本自無生。何須破滅。外道不見根本。第於境上。見有見無。究竟歸於斷滅。至於本來。離有離無。非彼所見。且非其分量所及也。苟見及此。則如來藏識真常流注。出生一切如來正因正果。是滅不得者。彼既不見。妄謂相續等一切斷滅。譬如破瓶不作瓶事。是無果也。亦如焦種不作芽事。是無

因也。豈不斷滅佛種乎。此斷滅論所以為惡見也。百丈上堂。常有一老人聽法隨眾散去。一日不去。丈乃問立者何人。老人云某甲於過去迦葉佛時曾住此山。有學人問大修行底人還落因果也無。對他道不落因果。墮野狐身五百生。今請和尚代一轉語。丈云不昧因果。老人於言下大悟。天童頌云。一尺水。一丈波。五百生前不奈何。不落不昧商量也。依前撞入葛藤窠。阿呵呵。會也麼。若是你灑灑落落。不妨我哆哆和和。神歌社舞自成曲。拍手其間唱哩囉。據教中論。不落因果是撥無斷見。不昧因果是隨流得妙。若作如是商量。未夢見百丈在。

如是大慧。若陰界入性。已滅今滅當滅。自心妄想見。無因故彼無次第生。大慧。若復說無種有種識三緣合生者。龜應生毛。沙應出油。汝宗則壞。違決定義。有種無種說有如是過。所作事業悉空無義。大慧。彼諸外道說有三緣合生者。所作方便因果自相。過去未來現在有種無種相。從本已來成事相成覺想地轉。自見過習氣。作如是說。如是大慧。愚癡凡夫惡見所噬。邪曲迷醉。無智妄稱一切智說。

通曰因上外道言諸陰界入有生住滅。依諸緣故緣滅則滅。不知陰界入有生住滅。其性無生住滅。今於過去未來現在見陰界入滅。便謂其性亦滅。於自心所現境界。妄想分別。作如此見。謂一切無因。終歸斷滅。不知自心所現陰界入等。生矣而滅。滅矣而生。次第相續。皆由無始流注為之根本。彼不見根本。廼謂一切無因生。故無次第相續生。夫次第相續。生生不已者即識也。外道復說相續體本無始有。謂此識亦是無種而有種。但以神我根塵三緣和合而生。緣合則生。緣離則滅。若果本無而今有。龜應生毛。沙應出油。亦合本無而今有。龜決定無毛。沙決定無油。外道所立無因之宗。其說不成。與決定之義自相違背。故有種本無種之說有是過患也。不但其說自壞。即彼所作苦行事業如灰凝等。咸歸斷滅。悉空無益。又何必作此苦行耶。此其說非始於一人。此其過非始於一日。彼諸外道謂陰界入第皆由三緣和合而生者。總不離緣。故所作方便教理及事時住現有因果相狀。終當已滅今滅當滅。雖有種而實無種。總歸一無因相也。如是妄見。從本已來。師徒授受事業相承。但於覺想地。轉以覺想分別。妄生計度。所謂八萬劫前。冥初生覺。覺生性。性生塵。塵生根。次第轉生。二十五諦皆由自惡見過。從無始來熏習餘氣作如是說。彼固未覩覺想地前有如來藏識妙真如性。明乎此者。斯可稱一切智也。愚癡凡夫不見根本。是謂無智。不覺識自心所現如幻境界。是謂無一切智。今以斷滅種性惡見所噬傷其慧命。為有無二邊邪曲迷醉昏迷。不謂本自無智。妄謂得一切智。以此無因之說

通一切法。一盲引眾盲。相牽入火坑。豈不深可痛哉。九峰在石霜作侍者。霜遷化後。眾欲請堂中首座接續住持。峰不肯。乃云待某甲問過。若會先師意。如先師侍奉。遂問首座云。先師道。休去歇去。一念萬年去。寒灰枯木去。古廟香爐去。一條白練去。且道明甚麼邊事。座云明一色邊事。峰云恁麼則未會先師意在。座云你不肯我。那裝香來。座乃焚香云。我若不會先師意。香烟起處。脫去不得。言訖便坐脫。峰乃撫其背曰。坐脫立亡則不無。先師意未夢見在。天童頌云。石霜一宗親傳九峰。香烟脫去正脉難通。月巢鶴作千年夢。雪屋人迷一色功。坐斷十方猶點額。密移一步看飛龍。丹霞頌云。戴角披毛異類身。寒灰枯木眼中塵。雖然未會先師意。爭奈臨行一句新。只為首座執著功勳以當尊貴。故為九峰所抑。

大慧。若復諸餘沙門婆羅門。見離自性浮雲火輪乾闥婆城。無生幻燄水月及夢。內外心現妄想。無始虛偽不離自心。(唐云觀一切法皆離自性如空中雲如旋火輪如尋香城如幻如燄如水中月如夢所見不離自心。由無始虛妄見。故取以為外)妄想因緣滅盡。離妄想說所說。(唐云作是觀已斷分別緣。亦離妄心所取名義)觀所觀。受用建立身之藏識。於識境界攝受及攝受者不相應。無所有境界離生住滅。自心起隨入分別。(唐云無能所取及生住滅。如是思惟恒住不捨。魏云如是思惟觀察自心以為生故)。

通曰外道不覺知自心所現幻境。於第一義中見有見無。作二見論。是為惡見。非正見也。若復諸餘沙門婆羅門不為惡見所噬。於我法中。觀一切法皆離自性。如浮雲如火輪如尋香城。觀一切法本自無生。如幻事如陽燄如水中月。觀一切法如夢所見。種種妄想不離內外心現。內心即無始虛偽種子。外心即虛妄分別取著外境。故曰內外心現如夢中事。總之即前自心所現幻境而能隨處見得是妄也。作是觀時。能令妄想所因滅。及妄想所緣滅。煩惱消歇。已除事障。又離意言分別之說及所說境名字性空。又除理障。復以自心觀於所觀。第八藏識現起相分。其疎者受用建立所謂器界即六塵境也。其親者身建立所謂根身即六根境也。藏識是能觀而又觀乎藏識境界。故曰觀所觀。於此藏識境界有能取之心。名之曰攝受。即是七識細相也。有所取之境名之曰攝受者。即是八識自體也。有能有所即不離生住滅也。今觀於藏識境界。不見有能取者。不見有所取者。於能所二者。皆不相應。唯離能所。人法俱空。即無影響蹤跡至無所有處。既至無所有處。入寂靜境界。流注滅盡。誰為生住滅耶。是藏識純然一不生不滅境界也。如是思惟觀察恒住不生不滅法中。非是一向枯寂也。不思議中自生法用。一切無心。故起隨入分別。如下文隨入如來身。隨

人如如化。隨入眾生微細之心是也。豈斷滅惡見可比哉。起信論云菩薩創發心時。即觀本識自性緣起因果之體。若欲入唯識觀。且識性無體。又何所觀。然但緣意言分別為境耳。以一切境界但以名言為體。故若離意言分別。則無所有。昔天台國清靜上座始遇玄沙示眾曰。汝諸人但能一生如喪考妣。吾保汝究得徹去。靜躡前語。問曰。祇如教中道。不得以所知心測度如來無上知見。又作麼生。沙曰汝道究得徹底所知心。還測度得及否。靜從此信入。後居天台。遐邇欽重。時謂大靜上座。常有人問。弟子每當夜坐。心念紛飛。未明攝伏之方。願垂示誨。靜曰如或夜間安坐。心念紛飛。却將紛飛之心。以究紛飛之處。究之無處。則紛飛之念何存。反究究心。則能究之心安在。又能照之智本空。所緣之境亦寂。寂而非寂者。蓋無能寂之人也。照而非照者。蓋無所照之境也。境智俱寂。心慮安然。外不尋枝。內不住定。二途俱泯。一性怡然。此乃還源之要道也。又因覩教中幻義。乃述一偈問諸學流。曰若道法皆如幻有。造諸過惡應無咎。云何所作業不亡。而藉佛慈興接誘。時有小靜上座答曰。幻人興幻幻輪圍。幻業能招幻所治。不了幻生諸幻苦。覺知幻幻本無為。觀此二靜上座所見。是深於唯識觀者。必如是而後妄想三有苦滅。無知愛業緣滅。外道能及此乎。

大慧。彼菩薩不久當得生死涅槃平等。大悲巧方便無開發方便。大慧。彼於一切眾生界能悉如幻。不勤因緣遠離內外境界。心外無所見。次第隨入無相處。次第隨入從地至地三昧境界。解三界如幻。分別觀察。當得如幻三昧。度自心現無所有。得住般若波羅蜜。捨離彼生所作方便。金剛喻三摩提隨入如來身。隨入如如化。神通自在慈悲方便具足莊嚴等入一切佛剎外道入處。(魏云一切眾生所樂處)離心意意識。是菩薩漸次轉身得如來身。

通曰正修行者入唯識觀。則得二轉依號。謂轉生死依涅槃。轉煩惱依菩提。總之轉識而成智也。故於識境界。無能所取及生住滅。不久當得生死涅槃平等。由七識滅盡。染淨依亡。不見有生死相。不見有涅槃相。所以一切平等。彼自心生起隨入分別。不離慈憫。是大悲巧方便不假功行。是無開發方便唯大悲巧。故於眾生不捨。然視之如幻。實無眾生得滅度者。惟無開發。故不勤因緣修證。遠離內外境界。心境一如。心外無法。更無所見。前者內外心現即是妄想因緣。今者內外境離唯一真心。故妄想因緣滅盡。既無所見。即無所受。次第隨入無相處。此即初住破無明顯法性處。次第隨入從地至地三昧境界。此即入行向地。從假入真。證無相三昧。即正受也。又從八地至十地。出真入假。解三

界如幻。以如幻智分別觀察。度一切眾生。是得如幻三昧。功用繁興而寂靜自在。乃能度越自心現無所有境界。不墮偏空而住般若正智到彼岸也。前者無所有境界。雖無生住滅。猶是聲聞緣覺所共。今者度而越之。并其人空法空而空之矣。已得三空。故名般若智。既住般若智。得無生法忍。入等覺位。捨離彼生所作方便。頓斷俱生二障種子。如金剛喻定。初地所作方便二地破之。二地所作方便三地破之。至金剛後心。所得之定更無能破者。即超入妙覺。故能隨入如來廣大法身。隨入如如妙覺之化神通而且自在遊戲無礙。不徒得其通而已。慈悲方便而且具足莊嚴福慧兩足。不徒得其慧而已。等入一切佛刹魔刹無所不可。外道人處即是魔刹即一切眾生所樂處。蓋得無分別智普見色身三昧故也。起信論云菩薩地盡滿足方便。一念相應覺心初起心無初相。以遠離微細念。故得見心性。心即常住。名究竟覺。又云以有如是大方便智。除滅無明。見本法身即與真如等遍一切處。即此旨也。所云離心意意識。不但離妄想因緣。除濁邊過患。亦乃轉識成智。除清邊過患。故分別觀察得如幻三昧。即轉六識為妙觀察智。不久當得生死涅槃平等。即轉七識為平等性智。捨離彼生所作方便。即轉前五識為成所作智。到自覺聖趣。如隨眾色摩尼。即轉八識為大圓鏡智。是菩薩漸次轉身得如來身。必自習唯識觀始。大陽明安上堂云。莫行心處路。莫坐無處功。有無二俱離。廓然天地空。只此四句偈。該括此段要旨。

大慧。是故欲得如來隨入身者。當遠離陰界入心因緣所作方便生住滅妄想虛偽。唯心直進。觀察無始虛偽過妄想習氣因三有思惟無所有佛地無生到自覺聖趣。自心自在到無開發行。(唐云無功用行)如隨眾色摩尼。隨入眾生微細之心。而以化身隨心量度。諸地漸次相續建立。是故大慧。自悉檀善應當修學。

通曰此總結上文。離心意意識。漸次轉身得如來身。應當修學也。心指八識。意指七識。意識即六識。五陰六入十八界不離前境心心所法因緣妄想所作方便設施有生住滅。虛偽不實。屬第六識及七識粗相也。能遠離之。是妄想因緣滅盡離妄想說所說也。已覺了自心所現如幻境界。但住心量直進觀察無始虛偽之過。屬七識細相者。妄想習氣之因。屬二障種子者。一切唯心是觀所觀受用建立身之藏識也。三界所有皆是藏識建立。能取所取皆與藏識不相應。如是思惟到無所有境界。是三界無所有。離生住滅。即是如來藏不生不滅地。故曰佛地無生。非是一向不生也。到自覺聖趣。自心起隨入分別。即是不勤因緣自心自在。到無功用行。如隨眾色摩尼珠本自無色而眾色隨現。是即大圓鏡智入如來身也。所云隨入如如化者。即以此隨眾色摩尼珠隨入眾生微細之

心。而以化身隨其心量度之。如前贊佛偈。度眾生離生滅。度二乘離心識。度外道離斷常。度菩薩淨爾燄。乃至度如來離覺所覺。是為度諸地令達唯心。漸次轉身得如來身。相續建立法門也。此第一義法施不離自性悉檀之最善者。大乘諸度門。諸佛心第一。悉檀離言說。我今當顯示。此之謂也。可不勤修學哉。仰山上堂。汝等諸人各自迴光返照。莫記吾言。汝無始劫來背明投暗。妄想根深。卒難頓拔。所以假設方便。奪汝羸識。如將黃葉止啼。有甚麼是處。亦如人將百種貨物。與金寶作一舖貨賣。祇擬輕重來機。所以道石頭是真金舖。我這裏是雜貨舖。有人來覓鼠糞。我亦拈與他。來覓真金。我亦拈與他。時有僧問。鼠糞即不要。請和尚真金。仰曰齧錐擬開口。驢年亦不會。僧無對。仰曰索喚則有交易。不索喚則無。我若說禪宗。身邊要一人相伴亦無。豈況有五百七百耶。我若東說西說。則爭頭向前來拾。如將空拳誑小兒。都無實處。我今分明向汝說。聖邊事且莫將心湊泊。但向自己性海如實而修。不要三明六通。何以故。此是聖末邊事。如今且要識心達本。但得其本。不愁其末。他時後日。自具去在。若未得本。縱饒將情學。他亦不得。汝豈不見瀉山和尚道。凡聖情盡。體露真常。事理不二。即如如佛。此識心達本。却是漸次轉身第一義。

爾時大慧菩薩復白佛言。世尊。所說心意意識五法自性相。(唐云唯願為我說五法自性相眾妙法門)一切諸佛菩薩所行。自心見等所緣境界不和合。顯示一切說。(魏云諸佛菩薩修行之處遠離自心邪見境界和合故。能破一切言語譬喻體相故)成真實相。一切佛語心。(唐云入自心境離所行相。稱真實義諸佛教心)為楞伽國摩羅耶(此云出香)山海中住處諸大菩薩。說如來所歎海浪藏識境界法身。(唐云唯願為此山中諸菩薩眾隨順過去諸佛演說藏識海浪法身境界)。

通曰此問五法三自性及藏識也。上言觀所觀受用建立身之藏識。但略示其端。故大慧欲得其詳。一切由藏識生起。故曰眾妙法門。惟其能生諸法。故曰藏識海浪。惟其本無生滅。故曰法身境界。五法者曰名曰相曰妄想曰正智曰如如。三自性者曰妄想曰緣起曰成。皆由心意意識轉變六七八識。妄想緣起。逐名逐相。渾是一妄想境界。如海湧波浪。不復見海。若妄想除滅。正智現前。圓成一性。體自如如。即海浪既息。澄徹無邊。乃真法身境界也。故知一切名相。即自心邪見所緣境界。與之和合。即名妄想。諸佛菩薩修行之處。不與和合。而能遠離之。即名正智。能破一切言語。不逐名也。能破一切行相。不逐相也。而能顯示一切說。說即無說。成真實相。相即無相。即如如現前圓成自性矣。此第一義心。堅實不變。乃是過去諸佛所說。佛語心品為楞

伽山諸大菩薩歎念海浪有如藏識說此法門。故大慧願世尊為楞伽山中諸菩薩眾再說之也。雲峰悅禪師上堂云。有情之本依智海以為源。含藏之流總法身而為體。祇為情生智隔。想變體殊。達本情忘。知心體合。諸禪德會麼。古佛與露柱相交。佛殿與燈籠鬪額。若也不會單重交拆觀雲峰所說。實此段精髓。試白卜之何如。

爾時世尊告大慧菩薩言。四因緣故眼轉識。何等為四。謂自心現攝受不覺。無始虛偽過色習氣計著。識性自性欲見種種色相。大慧。是名四種因緣。水流處藏識轉識浪生。(唐云一不覺自心現而執取故。二無始時來取著於色虛妄習氣故。三識本性如是故。四樂見種種色相故。以此四緣。阿賴耶識如瀑流水生轉識浪)。

通曰四緣謂根緣色緣識緣欲見緣也。根緣者謂眼根及所對境。皆自心所現。不覺外塵唯是自心而生執取。境至便攬。此根緣也。色緣者色塵本空。由無始來執著為色計著不忘。此色緣也。識緣者識以分別為性。於五處各能分別各有自性。此識緣也。欲見緣者以愛阿賴耶樂阿賴耶而為主宰。見諸塵境自然心生貪著。此欲見緣也。以上四種因緣黏湛發知習氣種子如瀑流。此名水流處藏識。所轉識浪是八轉為七。七轉為六。如大海水變為波浪。而轉識如浪以次相生。謂由四因緣而轉也。又細分之根緣攝受即前五識。色習計著即第七識。自性分別即第六識。欲見種子即第八識。此四種識互為因緣展轉相生。總名曰轉識也。清涼大疏釋相變體殊情生智隔二語。譬如福德智慧具足相貌之人。忽然夢見貧病苦身。即相變也。不見本身。即體殊也。執認云是我身。即情生也。不信自身福德端正。即智隔也。後人多以相變作想變非是。僧問報慈。情生智隔。相變體殊。情未生時如何。慈云隔。僧云情未生時隔箇甚麼。慈云這稍郎子未遇人在。故能悟則隨流可以認性。不悟即情未生而去性遠矣。唯轉識成智者。妙解乎此。

大慧。如眼識一切諸根微塵毛孔俱生。隨次境界生亦復如是。譬如明鏡現眾色像。猶如猛風吹大海水。外境界風飄蕩心海識浪不斷。因所作相異不異。合業生相深入計著。不能了知色等自性。故五識身轉。大慧。即彼五識身俱因。差別分段相知。當知是意識因彼身轉彼不作是念。我展轉相因。自心現妄想計著轉而彼各各壞相俱轉。分別境界分段差別。謂彼轉。(唐云如眼識餘亦如是於一切諸根微塵毛孔眼等轉識。或頓生譬如明鏡現眾色像。或漸生猶如猛風吹大海水。又云因所作相非一非異。業與生相相繫深縛。不能了知色等自性五識身轉。大慧與五識俱或因了別差別境相有意識生。然彼諸識不作是

念。我等同時展轉為因。而于自心所現境界分別執著俱時而起無差別相各自了境)。

通曰轉識浪生眼識如是。餘根亦如是。乃至微塵毛孔亦如是。或頓生如明鏡現像。或漸生如風吹海水。識與根俱生故曰頓。指前五識也。境界次第分別故曰漸。指六識也。外境界風飄蕩心海。即前六塵不思議熏變。故湛海興波識浪相續不斷。指七識也。是藏識心海為因。而諸轉識其所作相也。如大海為因而波浪其所作相也。此二異不異相如前泥團微塵之喻。何以明其異不異也。彼所作之業是現行無明。屬六識邊事。妄想習氣因是種子生相。屬八識邊事。合業相與生相二者相繫深縛。內依於八識。外依於六識。深入識田計著不捨。屬七識邊事。由此我愛堅執。不能了知色等自性原屬八識相分。如幻不實。於是目攝受色。耳攝受聲。一切攬為己有。故五識身轉五識通乎一身。說身轉尚未流入意地分別。故五識但能攬境。無籌度心。屬現量。六識則能分別美惡等相。屬比量非量。即彼同時意識與前五識身俱。境至識現。剎那流入分別五塵分段差別之相一一了知。即名第六意識。然非五根攝受五塵差別之相。則分別之知亦無自而起。此六識又因彼五識身轉也。彼諸識展轉相因而生。本無自性。譬如河中水湍流競奔逝。各各不相知。彼不作是念。我等同時展轉相因。但於藏識自心所現境界。無始無明妄想習氣深入計著。則謂七識轉。既生執取而彼現前色等各各差別異相俱時攝受。則謂五識轉。從中分別過去五塵境界分段差別。則謂六識轉。遂乃謂五六七識各了自境。於無差別中微有差別名彼為轉識。若見其異。其實同一海水。故不異也。僧問百丈。對境如何得心如木石去。丈云。一切諸法本不自言。空不自言。色亦不言。是非垢淨亦無心繫縛人。但為人自生虛妄繫著。作若干種解會。起若干種知見。生若干種愛畏。但了諸法不自生。皆從自己一念妄想顛倒取相而有。知心與境本不相到。當處解脫一一諸法。當處寂滅當處道場。會得百丈意旨。則轉識無自生。而覺海圓澄更有何事。

如修行者入禪三昧。微細習氣轉。而不覺知而作是念。識滅然後入禪正受。實不識滅而入正受。以習氣種子不滅故不滅。以境界轉攝受不具故滅。(唐云諸修行者入於三昧。以習力微起而不覺知。但作是念我滅諸識入於三昧。實不滅識而入三昧。以彼不滅習氣種故。但不取諸境。名為識滅)。

通曰上言轉識浪生。此言水流處藏識。流急不見。望如恬靜。所謂陀那微細識。習氣成瀑流也。諸修禪定行者。入於三昧。已至滅生將盡之境。其間微細生滅。如無風而波。乃無始習氣種子從中微起。自不覺知。而作是念。我已滅識入於正定矣。其實

識未嘗滅也。無論無始流注本不容滅。即其間習氣種子潛伏未發。如夾冰之魚。實未始滅也。故不得謂識滅。彼但以現前境界。轉有人無。攝受不具之故。名為識滅。非無攝受之心。但攝受之境不具耳。此但暫時心不緣境。若見其滅。非實識滅也。雖曰不取諸境。猶未離能所取。詎可以輕談寂滅乎哉。隍禪師初參五祖。結庵長坐。積二十餘年。不見惰容。策禪師游方屆於河朔。聞隍曾參黃梅。庵居歲久。自謂正受。策往問曰。汝住於此作麼。曰入定。曰汝言入定。有心耶無心耶。若有心者。一切蠢動之類皆應得定。若無心者。一切草木之流亦合得定。曰我正入定時。則不見有有無之心。曰既不見有有無之心。即是常定。何有出入。若有出入。則非大定。隍無語良久。問曰師嗣誰。曰我師曹溪六祖。曰六祖以何為禪定。曰我師云。夫妙湛圓寂。體用如如。五蘊本空。六塵非有。不出不入。不定不亂。禪性無住。離住禪寂。禪性無生。離生禪想。心如虛空。亦無虛空之量。隍聞法要。遂往參六祖。祖言與策無二。隍於言下豁然契悟。前二十年所得心都無影響。其夜河北士庶忽聞空中有聲曰。隍禪師今日得道。後回河北。開化四眾。夫定有出入即非大定。為習氣種子未滅也。唯悟無生即生滅非生滅。而無始習氣頓息。

大慧。如是微細藏識究竟邊際。除諸如來及住地菩薩。諸聲聞緣覺外道修行所得三昧智慧之力。一切不能測量決了。餘地相智慧巧便。分別決斷句義。最勝無邊善根成熟。離自心現妄想虛偽。宴坐山林下中上修。能見自心妄想流注。(唐云唯有修行如實行者以智慧力。了諸地相。善達句義。無邊佛所廣集善根。不妄分別自心所見能知之耳)。

通曰此申明前微細習氣覺知之難也。微細藏識所謂不生不滅與生滅和合名為阿賴耶識。湛入合湛。歸識邊際。湛入則謂之識。真湛則謂之智。智之與識名識邊際。智即性識明知性周法界。故無出入。湛出則為行陰。行如水流。湛入則為識滅行陰。內內湛明入至想元。則無所入。此識邊際。最難究竟。除諸如來及住地菩薩所得三昧智慧之力。方能究竟至無惑地。若二乘外道等所得三昧智慧。不離湛不搖處。此湛非真。如急流水望如恬靜。念念受熏。終歸生滅。以生滅心測不生滅。其能決了乎哉。唯餘修行如實行者。在我法中。以智慧力。了諸地相。已至住地菩薩位。始捨藏識。善能分別決斷識智邊際微妙句義。此不但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種善根。已於無量千萬佛所。種諸善根。善根成熟。習氣消融。已離自心所現虛妄分別。分別是識。無分別是智。唯能轉識而成智。方能以智而辨識。此豈一朝一夕之故由於宴坐山林修所斷得。下中上修三界九地地各九品微細研窮。已證無學。智慧

現前。故能見自心妄想流注微細習氣。如無風匝匝之波。二乘所不覺者我一一能知。是真能見性者也。蓋未見性者性在識中。性隨識轉。故不能覺。唯見性者性超識外。識與性離。故能見妄想流注。彼人禪三昧者。不見微細流注。妄謂識滅。豈能究竟識邊際哉。百丈曰。僧肇云菩提之道不可圖度。高而無上。廣不可極。淵而無下。深不可測。語也。堞生招箭。言鑑覺猶不是。從濁辨清。許說如今鑑覺是。除鑑覺外別有盡是魔說。若守住如今鑑覺亦同魔說。亦名自然外道。說如今鑑覺是**自己佛**。是尺寸語是圖度語。似野干鳴。猶屬黏膠門。本來不認自知自覺是**自己佛**。向外馳求覓佛。假善知識說出自知自覺作藥治箇向外馳求病。既不向外馳求。病瘥須除藥。若執住自知自覺。是禪那病。是徹底聲聞。如水成冰。全冰是水。救渴難望。由百丈言。則經所云能見自心妄想流注。雖是鑑覺。亦不執之為是。唯如是方能轉識成智也。

無量剎土諸佛灌頂。得自在力神通三昧。諸善知識佛子眷屬。彼心意識自心所現自性境界。虛妄之想生死有海。業愛無知。如是等因悉**已**超度。是故大慧。諸修行者應當親近最勝知識。

通曰如實行者能見自心妄想流注。則不為妄想流注所轉。而能轉妄想流注。使虛偽習氣當下遠離。即能證入法身境界。與十方如來氣分相接。所以無量剎土諸佛與之灌頂。將次補如來位。得自在力神通三昧。佛子眷屬自然圍繞。良由彼於心意意識。如實了知自心所現即是自性境界。性本不生。性本不滅。若虛妄分別之想沉於三界生死苦海。以六識為因。若染淨之業依於我愛計著。以七識為因。若根本無明習氣種子。以八識為因。如是等因悉**已**超度。八識俱轉。即名正智。妄想既離。即是如如。此所謂最勝知識也。前說藏識海浪法身境界眾妙法門。至是方為究竟。是故諸修行者應當親近最勝知識。入佛知見。不可為二乘外道惡見所噬。百丈云大身隱於無形。大音匿於希聲。如木中之火。如鐘鼓之聲。因緣未具時不可言其有無。傍報生天棄之如涕唾。菩薩六度萬行。如乘死屍過岸。如在牢獄廁孔得出。佛披三十二相。相喚作垢膩之衣。亦云若說佛一向不受五陰。無有是處。佛不是虛空。何得一向不受。佛祇是去住自由。不同眾生。從一天界至一天界。從一佛剎至一佛剎。諸佛常法。此可知最勝知識由法身現起神通三昧。大不可思議。故學人宜近之。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譬如巨海浪斯由猛風起洪波鼓冥壑無有斷絕時藏識海常住境界風所動種種諸識浪騰躍而轉生青赤種種色珂乳及石蜜淡味眾華

果日月與光明非異非不異海水起波浪七識亦如是心俱和合生譬如海水變種種波浪轉七識亦如是心俱和合生。

通曰此頌外境界風飄蕩心海識浪不斷。因所作相異不異也。青赤色塵也。珂貝聲塵也。乳香塵也。石蜜淡味塵也。華果法塵也。即因果等法。日月喻體。光明喻用。如泥團微塵。非異不異。故八識為體。諸識為用。塵由識生。識由塵生。皆自心所現。非異非不異也。兩句七識亦如是。心俱和合生。一者七識外依六識合所作業相而生。二者七識內依八識合生因相而生。依六識者。如巨海水為境界風。鼓動波浪。次第相續無有斷絕。七識外與六識和合。亦猶是也。依八識者。如海水澄湛常住。忽然騰躍而變。一念初動。種種諸識因之流轉。七識黏湛發知。內與八識和合。亦猶是也。黃檗云同是一精明。分為六和合。一精明者一心也。六和合者六根也。此六根各與塵合。眼與色合。耳與聲合。鼻與香合。舌與味合。身與觸合。意與法合。中間生六識。為十八界。若了十八界無所有。束六和合為一精明。一精明者即心也。學道人皆知心。但不免作一精明六和合解。遂被法縛。不契本心。吁既為法縛。即為識轉。欲覩藏識海常住面目。其可得耶。

謂彼藏識處種種諸識轉謂以彼意識思惟諸相義不壞相有八無相亦無相(唐云心意及意識為識相。故說八識無別相。無能相所相)譬如海波浪是則無差別諸識心如是異亦不可得(二譯無七識亦如是心俱和合生重句。但云譬如海水動種種波浪轉藏識。亦如是種種諸識生)。

通曰上頌轉識浪生非不異。此下頌藏識非異也。藏識因不思議熏及不思議變。由是八轉七。七轉六。同時展轉相因。各不相知。本自寂滅。而謂彼藏識處種種諸識轉者。但以彼意識分別其間。思惟諸識相之義。說此是七識。此是五識。此是六識。名為種種諸識浪生。若見其異。其實但一八識。更無異相。無能相亦無所相。譬如種種波浪只是一大海水。更無差別。故謂小波大浪異於海水。則不可也。諸識心亦如是。雖轉而實不轉也。故曰異亦不可得。大凡可壞者則見其異。為有能相有所相。則可壞。今八識遠離能所。是為無相。無相之相亦無。純乎妙湛之體。故不可壞。無相是不生也。無相亦無相。是不滅也。不生不滅故名藏識海常住。而孰其壞之。無可壞故不異。昔鶴勒那尊者問二十二祖曰。我有何緣而感鶴眾。祖曰汝第四劫中常為比丘。當赴會龍宮。汝諸弟子咸欲隨從。汝觀五百眾中無有一人堪任妙供。時諸弟子曰師常說法於食等者於法亦等。今既不然。何聖之有。汝即令赴會。自爾汝捨生趨生轉化諸國。其五百弟子以福微德薄。生於羽族。今感汝之恩。故為鶴眾相隨者。曰以何方便令彼解脫。

祖曰我有無上法寶。汝當聽受化未來際。而說偈曰。心隨萬境轉。轉處實能幽。隨流認得性。無喜亦無憂。時鶴眾聞偈飛鳴而去。若會得轉處實能幽。性自如如。何異之有。

心名採集業意名廣採集諸識識所識現等境說五(魏云心能集諸業。意能觀集境。識能了所識。五識現分別。)

通曰諸識本自不異。何以有異名。但一念初動不無淺深次第。各就其重者得名耳。自其受熏持種集染淨業。靡不包含。則名曰心。為第八識。尚未流於意。流於識也。自其偏執我法。恒審思量。傳送出入。廣積諸業。則名曰意。為第七識。雖未入於識。而已離於心矣。眼耳鼻舌身諸識皆識也。唯意識能分別前五之所識。雖過去五塵。亦能了別。故名第六識。而前五識對境方現。離境則無。故名之曰現識也。論意識。力最強。即八識七識亦能分別。不但前五而已也。心意識雖有三名。然其在心即意之心。識之心也。其在意即心之意。識之意也。其在識即心之識。意之識也。猶之波浪即海之波。海之浪也。雖欲異得乎。青林虔禪師上堂。祖師門下。鳥道玄微功窮皆轉。不究難明。汝等諸人。直須離心意識參。出凡聖路學方可保任。若不如是。非吾子息。故未離心意識。即不逢一人。猶屬功勳邊事。轉功就位不行鳥道。斯能超出凡聖。而遊於性海矣。

爾時大慧菩薩。以偈問曰。

青赤諸色像。眾生發諸識。如浪種種法。云何唯願說。

爾時世尊。以偈答曰。

青赤諸雜色。波浪悉無有。採集業說心。開悟諸凡夫。彼業悉無有。自心所攝離。所攝無所攝。與彼波浪同。(唐云青赤諸色像浪中不可得言心起眾相開悟諸凡夫而彼本不起自心所取離能取及所取末句同)受用建立身。是眾生現識。於彼現諸業。譬如水波浪。

通曰大慧因佛說心意識有異名無異性。不解斯旨。乃以偈問色等五塵如境界風。眾生發識如波浪轉。既有種種名目。斯非一矣。而又云不異者云何。唯願說之。佛亦以偈答。法喻並舉。謂以採集業名心者。一真如心中原無青赤諸色。如大海水原無波浪。本無業相。而又說採集業者。為凡夫有染淨心。故若無染淨等心。即是真如。所以開悟凡夫。使知本來無一物也。且彼業相本自不起。取境之心本自遠離。心境不相到。法法不相知。故心不知境則無能攝。境不知心則無所攝。與彼波浪各各不相知者同也。夫能攝所攝與八識自心。實不相應。則七識六識原自無有。故曰意能觀集境。識能了所識。而意與識亦與境遠離也。至如對現境說五者。內而根身受用。外而器界建立。依正不同。皆是自心所現。塵與根對。識與之俱。是名眾生之現識。於彼現有染淨諸業

相種種不同。唯是一心變起。譬如海水現諸波浪。彼現識轉生若見其異。要之波即是水。實未始異也。楊岐山甄叔禪師上堂。羣靈一源。假名為佛。體竭形消而不滅。金流朴散而常存。性海無風。金波自湧。心靈絕非。萬象齊照。體斯理者。不言而徧歷沙界。不用而功益玄化。如何背覺反合塵勞。於陰界中妄生囚執。此發明心識本來無有。可為開悟凡夫之一助。

爾時大慧菩薩。復說偈曰。

大海波浪性鼓躍可分別藏與業如是何故不覺知。

爾時世尊。以偈答曰。

凡夫無智慧藏識如巨海業相猶波浪依彼譬類通。

通曰此大慧問藏識如大海。轉識如波浪。因境界風鼓躍而起。猶可意識分別而知。唯是藏識中業相種子。由不思議熏及不思議變。何故不能覺知。世尊答曰此是藏識微細生滅。唯諸如來及住地菩薩有智慧者。方能覺知。凡夫無智慧。安能及此。唯可以譬喻得解。藏識一大海也。轉相為有風之波浪。業相為無風之波浪。有風者因鼓躍而可見。無風者實而難窺。依彼類推。可以意解。然非有上根智慧。終不能究盡也。空識道人智通。看法華觀頓有省連。作二偈見意。其一曰。浩浩塵中體一如。縱橫交互印毗盧。全波是水波非水。全水成波水自殊。其二曰。物我原無異。森羅鏡像同。明明超主伴。了了徹真空。一體含多法。交參帝網中。重重無盡處。動靜悉圓通。如此等智慧能發明向上事。豈但辨別藏識業相而已乎。

爾時大慧菩薩。復說偈言。

日出光等照。下中上眾生。如來照世間。為愚說真實。已分部諸法。何故不說實。

爾時世尊。以偈答曰。

若說真實者。彼心無真實。譬如海波浪。鏡中像及夢。一切俱時現。心境界亦然。境界不具故。次第業轉生。識者識所識。意者意謂然。五則以顯現。無有定次第。譬如工畫師。及與畫弟子。布彩圖眾形。我說亦如是。彩色本無文。非筆亦非素。為悅眾生故。綺錯繪眾像。言說別施行。真實離名字。分別應初業。修行示真實。真實自悟處。覺想所覺離。此為佛子說。愚者廣分別。種種皆如幻。雖現無真實。如是種種說。隨事別施設。所說非所應。於彼為非說。彼彼諸病人。良醫隨處方。如來為眾生。隨心應量說。妄想非境界。聲聞亦非分。哀愍者所說。自覺之境界。

通曰大慧前問何不一切時演說真實義。而復為眾生分別說心量。此復申前問。如來照世如日在天。高低普應。一切平等。何故分

剖八識諸法。而不說一藏識真實義耶。不知真實境界原無相狀。但可自悟。不容言說。若說真實者。彼心實無真實可得。但可譬喻而得解悟。說如海之波浪。使知海本無波。說如鏡之影像。使知鏡本無像。及如夢之境界。使知夢非實境。然而分部諸法。謂七識黏湛發起如海之波。五識對至即現如鏡之像。六識種種分別如夢之境。一切隨時而現自心現起境界固如是也。其實所現境界原自不具。故若自性具有者。無風之時何故無波。無形之時何故無像。無緣之時何故無夢以此知次第生起皆由業相轉生而一切境界唯心所現故業相轉生為六識者以其識能了別前五所識之境也業相轉生為七識者以其意能然不然詳審籌度執著為我也業相轉生為五識者以顯對五塵隨塵發現無有一定之次第也魏云定中無如是蓋指八識湛不搖處凝然常定實無洪波鼓躍次第可見吾為此分別以語人者譬如畫師為諸弟子布彩圖形種種各異其實彩色自性原無文綺筆但染彩非彩所出縑素無文非文所生而綺繪交錯眾像斯顯為悅眾生心目故吾說亦如是但以悅可眾生使之有所持循漸入真實境界耳然真實非可以言顯也謂之言說與真心實際施行各別謂之真實與言語文字了無相干魏云言說離真實真實離文字故言說分別但可誘引初機而真實修行者乃為示真實義然真實自悟之處能覺所覺俱已遠離故非言說所及在我以不說說在彼以不聞聞此但可菩薩位中上根利智者道耳若為愚者應廣分別心意意識等說種種方便皆如幻法如海之波如鏡之像如夢之境雖隨時顯現而無真實如是種種諸說隨其事相分別施設開譬明白容易曉了但以應眾生之機耳若驟然而以真實之義語之則非說非其所應受彼反以為非說所謂說法不投機翻成大妄語法華會上拂衣而去者皆斯徒也故分別言說因人而施如良醫應病授藥隨宜而用然醫者用藥哀愍病人期於無病而止如來說法哀愍眾生期於見性而止故佛所說種種諸法隨心應量不墮於有無妄想故非外道所知不墮於偏空我執亦非聲聞所知說如幻法即所以說真實法真實與諸法異不異是如來自覺之境界覺想所覺離乃真實第一義諦也故謂廣說海浪藏識即為說法身境界可也又何嘗不說真實哉百丈云須識了義教不了義教語須識遮不遮語須識生死語須識藥病語須識逆順喻語須識總別語說道修行得佛有修有證是心是佛即心即佛是佛說是不了義教語是不遮語是總語是升合擔語是揀穢法邊語是順喻語是死語是凡夫前語不許修行得佛無修無證非心非佛亦是佛說是了義教語是遮語是別語是百石擔語是三乘教外語是逆喻語是揀淨法邊語是地位人前語從須陀洹向上直至十地但有語句盡屬法塵垢但有語句盡煩惱邊收但有語句盡屬不了義教了義教是持不了義教是犯佛地無持犯了義不了義盡不許也如百丈所云佛地離覺所覺孰謂真實而可以言說者哉。

復次大慧若菩薩摩訶薩欲知自心現量攝受及攝受者妄想境界當離羣聚習俗睡眠初中後夜常自覺悟修行方便當離惡見經論言說及諸聲聞緣覺乘相當通達自心現妄想之相。

通曰上言能見自心妄想流注應當親近最勝知識此復叮嚀當離外道惡見及二乘相即通達自心現妄想之相蓋八識境界即是自心現量於攝所攝不相應其中能取所取妄想境界唯是前七見分所緣奔逸六塵則為羣聚喧雜耽著無記則為習俗睡眠謂一切斷滅則同外道惡見謂一切空寂則同二乘偏空其所現者皆不離前七妄想境界往往執為自心而不知此為自心所現之相也若能初中後夜常自覺悟與彼羣聚睡眠者離矣修行善巧方便與彼外道二乘者離矣當能通達此是相不是心此是妄不是真泯妄歸真離攝所攝即名正悟而得證於自心現量如實境界矣僧問黃檗佛窮得無明否檗云無明即是一切諸佛得道之處所以緣起是道場所見一塵一色便合無邊理性舉足下足不離道場道場者無所得也我向你道祇無所得名為坐道場云無明者為明為暗檗云非明非暗明暗是代謝之法無明且不明亦不暗不明祇是本明不明不暗祇這一句子亂却天下人眼所以道假使滿世間皆如舍利弗盡思共度量不能測佛智其無礙慧出過虛空無你語論處若能通達無明即是本明則自心現妄想之相即是真如非得無礙慧者不能辨此。

復次大慧菩薩摩訶薩建立智慧相住已於上聖智三相當勤修學何等為聖智三相當勤修學所謂無所有相一切諸佛自願處相自覺聖智究竟之相修行得此已能捨跛驢心智慧相得最勝子第八之地則於彼上三相修生。

通曰通達自心現量遠離外道二乘妄想境界即是轉識成智猶未可語上上智也何以故為有智相可得故住於智慧相即是所知障故當修學上上聖智三相也三相者何一無所有相即是空相二一切諸佛自願處相即是無願相三自覺聖智究竟之相即是無相相修此三空理行具足能捨跛驢心智慧相七地以前觀三界生死不定心名跛驢慧以不能行故能知而不能行其力未充至第八地無功用行方與自性湊泊由於彼上上聖智三相修行而生也長沙岑令僧問同參會和尚未見南泉時如何會良久僧云見後如何會云不可別有也僧回舉似沙云百尺竿頭坐底人雖然得入未為真百尺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是全身僧云百尺竿頭如何進步沙云朗州山澧州水僧云不會沙云五湖四海王化裏天童頌云玉人夢破一聲雞轉眄生涯色色齊有信風雷催出蟄無言桃李自成蹊及時節力耕犁誰怕春疇沒脛泥明此則跛驢智可捨而如幻三昧身可得矣。

大慧無所有相者謂聲聞緣覺及外道相彼修習生(唐云調慣習一切二乘外道相故而得生起)大慧自願處相者謂諸先佛自願處修生(魏云諸佛本自作願住持諸法)大慧自覺聖智究竟相者一切法相無所計著得如幻

三昧身諸佛地處進起行生(唐云謂由不取一切法相成就如幻三昧身趣佛地智故而得生起)大慧是名聖智三相若成就此聖智三相者能到自覺聖智究竟境界是故大慧聖智三相當勤修學。

通曰無所有相者從修所斷得二乘外道所共故本來無一物由慣習彼空相而得生起是為聖智第一相也自願處相者謂先佛本立誓願欲令一切眾如我等無異故住持諸法不令斷絕願即無願是無聖智第二相也自覺聖智究竟相更有進於此者不取法相不落無所有處不取非法相不落自願處得金剛如幻三昧應身無量趣佛地智入佛知見唯佛與佛乃能究盡所謂最上第一義是為聖智第三相也成就三相不無次第總歸到自覺聖智究竟境界而止此固非二乘外道所測故曰自覺之境界轉識成智必至是而極可不勤修學哉僧問黃檗聲聞人藏形於三界不能藏於菩提者如何檗云聲聞人但能斷三界見修已離煩惱不能藏於菩提故還被魔王於菩提中捉得於林中宴坐還成微細見菩提心也菩薩人已於三界菩提決定不捨不取不取故七大中覓他不得不捨故外魔亦覓他不得汝但擬著一法印子早成也印著有即六道四生文出印著空即無相文現如今但知決定不印一切物此即為虛空不一不二空本不空印本不有十方虛空世界諸佛出世如見電光一般觀一切蠢動含靈如響一般見十方微塵國土恰似海中一滴水相似聞一切甚深法如幻如化心心不異法法不異乃至千經萬論祇為你之一心若能不取一切相故言如是一心中方便勤莊嚴黃檗別白二乘菩薩無所有相天淵之隔要歸於不取一切相而如幻三昧則得現前真能到自覺聖智究竟處。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知大菩薩眾心之所念名聖智事分別自性經承一切佛威神之力而白佛言世尊惟願為說聖智事分別自性經百八句分別所依(唐云惟願為說百八句差別所依聖智事自性法門)如來應供等正覺依此分別說菩薩摩訶薩入自相共相妄想自性以分別說妄想自性故則能善知周遍觀察人法無我淨除妄想照明諸地(唐云一切如來應正等覺為諸菩薩墮自共相者說此妄計性差別義門知此義已則能淨治二無我觀照明諸地)超越一切聲聞緣覺及諸外道諸禪定樂觀如來不可思議所行境界畢定捨離五法自性諸佛如來法身智慧善自莊嚴(唐云以一切佛法身智慧而自莊嚴)起幻境界昇一切佛剎兜率天宮乃至色究竟天宮逮得如來常住法身(唐云住一切剎兜率陀宮色究竟天成如來身)。

通曰上言當通達自心現妄想之相而又示以聖智三相當勤修學夫唯有聖智方能分別三自性是聖智者百八句分別所依如來依此分別妄想自性為諸菩薩墮自共相者說此妄計性差別義門知此則能善知二無我觀淨除妄想而成正智照明諸地而證如如豈但超越二乘外道禪定之樂且見諸如來不可思議所行境界無纖毫可得畢定五法三自性俱捨八識二無我皆離以一切佛法身智慧而自莊嚴入如幻境住兜率

宮於色究竟成如來身即是法身莊嚴也此大慧承諸佛神力以慰眾心欲佛分別諸法顯示最上聖智成佛之正因也前云聖慧眼入自共相建立有聖慧眼即建立自共相與如如不異無聖慧眼即落妄想分別不離五陰界處作自相共相見唯人法二無我所以淨治之也子胡和尚示眾云諸法蕩蕩何絆何拘汝等於中自生難易心源一統綿亘十方上上根人自然明白不見南泉道如斯癡鈍世且還稀歷歷分明有無不是只少箇丈夫之志致見如斯疲勞汝欲得易曾麼自古及今未曾有一箇凡夫聖人出現汝前亦無有一個善語惡語到汝分上為甚麼故為善善無形為惡惡無相既已無我把甚麼為善惡立那個是凡聖汝信否還保任否有甚麼迴避處恰似日中逃影相似還逃得麼今之既爾古之亦然今古齊時汝還諱得麼佛法玄妙了得者自相策發無為小緣妨於大事汝不見道寧可終身立法誰能一旦亡緣仁者要得會禪麼各歸衣鉢下看據子胡見處更無善惡凡聖了無自共相可得是最上聖智法門。

佛告大慧有一種外道作無所有妄想計著覺知因盡(唐云見一切法隨因而盡生分別解想)兔無角想如兔無角一切法亦復如是大慧復有餘外道見種(四大)求那(依也)極微陀羅驪(塵也)形處橫法各各差別見已計著無兔角橫法作牛有角想(唐云有外道見大種依塵等諸物形量分位各差別已執兔無角於此而生牛有角想)。

通曰上言無所有相謂聲聞緣覺及外道相彼修習生緣覺聲聞修習已離名相妄想及緣起妄想證偏空理外道人無想定者亦未甚異復有一種外道惡見但以妄想計著世間一切法自體無體隨因而盡遂謂本來無有如兔無角而生一斷見生既無因不成其有是以無因為無所有也又有外道見四大種性依微塵生者形量分位各各差別昭然可覩見已計著實無兔角虛妄分別作牛有角想而生一常見夫一切法本自不無今執以為因盡畢竟斷滅是橫法也諸微塵性本不能生今以無而形有遂謂實有生因亦橫法也如此橫計皆妄想耳不可與二乘並論已百丈云若執本清淨本解脫自是佛自是禪道解者即屬自然外道若執因緣修證得者即屬因緣外道執有即屬常見外道執無即屬斷見外道執亦有亦無即屬邊見外道執非有非無即屬空見外道亦名愚癡外道祇如今但莫作佛見涅槃等見都無一切有無等見亦無無見名正見一切聞亦無無聞名正聞是名摧伏外道由百丈言但自生一念便落有無即是外道種子安可不自覺破。

大慧彼墮二見不解心量自心境界妄想增長身受用建立妄想根量(唐云彼墮二見不了唯心但於自心增長分別身及資生器世間等一切皆惟分別所現)大慧一切法性亦復如是離有無不應作想大慧若復離有無而作兔無角想是名邪想彼因待觀故兔無角不應作想乃至微塵分別自性悉不可得大慧聖境界離不應作牛有角想(唐云應知兔角離於有無諸

法悉然無生分別云何兔角離於有無互因待故分析牛角乃至微塵求其體性終不可得聖智所行遠離彼見是故於此不應分別)。

通曰外道邪見不越有無二種世尊先總破之只是不了唯心所現但於身心境界增長分別故於內而身及資生外而器界建立如是根量皆自心所現外道不解於中見有見無而生分別不知藏識性離於有無不應分別也一切法性亦皆如是彼本離有無相不應更作有無想或作有想或作無想如辨空中之華為有為無不知彼太虛之體本自離也又分破之若復一切法性離於有無於離有無中作兔無角想見一切諸法總歸於無是非正見但名邪想何以明其為邪也彼所謂無者非真無也但因牛角有見兔角無是有與無互相因待而立故作是觀者對待宛然既有對待即應俱有不得言無彼作兔無角想者妄矣餘有餘外道見四大種性依微塵生作牛有角想若果有者必有自性為發生因今分析牛角乃至微塵求其實性終不可得微細推求本無微塵自性誰生四大各各差別相乎既無體相則彼作牛有角想者妄矣若聖智所行境界遠離彼有無二見廓然太虛不應作牛有角想也唐云是故於此不應分別有無總結之良是龐居士偈曰昔日在有時常被有人欺種種生分別見聞多是非後來入無時又被無人欺一向觀心坐冥冥無所知有無俱是執何處是無為有無同一體諸相盡皆離心同虛空故虛空無所依若問無相理唯有父王知此聖智境界非有非無却能知有知無故有無同體不作於想非通達唯心之旨卒難了此。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得無妄想者見不生想已隨比思量觀察不生妄想言無耶佛告大慧非觀察不生妄想言無所以者何妄想者因彼生故依彼角生妄想以依角生妄想是故言依因故離異不異故非觀察不生妄想言無角大慧若復妄想異角者則不因角生若不異者則因彼故乃至微塵分析推求悉不可得不異角故彼亦非性二俱無性者何法何故而言無耶(唐云異於有角言無角者如是分別決定非理二俱非有誰待於誰)大慧若無故無角(唐云若相待不成)觀有故言兔無角者不應作想大慧不正因故而說有無二俱不成。

通曰大慧此疑甚深因佛言有無分別悉是妄想若聖境界能離有無二見得無妄想者見此不生妄想境界渾然是無豈不同於外道比度觀察不生妄想而言無耶過在一見字見有分別者固非見無分別者亦非此照心未忘也故佛言非觀察不生妄想言無但悟一切有無妄想本無自性當下即本不生非同外道言兔無角不生妄想境界也所以者何外道兔無角妄想不離前境分別因彼角之有無而生虛妄分別心故依彼牛有角生此兔無角妄想隨比思量言一切法無以依彼虛妄角生此分別心是故言有依有因故因者因境而生心依者依有而說無總不離前境而生分別也若無前境則分別之心何自而生耶由是言之妄想本自無根離異不異故若異則有異性可得若不異則有不異性可得今非異非

不異即無自性可得既無自性豈有生時本自不生即離有無妄想何待觀察不生而後言無與彼言無角者同耶何言乎離異不異也若分別妄想與彼角異者則妄想別有自性應離角有非因角有今妄想因角而生不可謂異也若謂妄想與角不異者則角與妄想應無分別今因彼角生此妄想又未嘗不異也說異又成不異說非異又成異是妄想自性了不可得非但妄想自性不可得即彼前境牛角分析至於微塵乃至微塵分析至於鄰虛求其體性悉不可得無有實物可當分別不異兔無角故是彼牛角亦非有性也即牛角原非有性與兔角同則二法俱無自性可得何等法有何等法無誰為對待之故而言兔無角耶若無法無故相待不成即無兔無角等見今唯觀牛角有故而言兔無角者是因有而見其無對待宛然雖無亦有也故不應作無角想何以故為其有無相待生滅為因不正因故若正因者了達無生之旨遠離有無二見有而不有無而不無即是聖智所行境界彼不正因而說有無如離太虛而辨空華說有說無總歸於妄猶邀空華結為空果畢竟何所成就故曰二俱不成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外道讚歎云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外道去後阿難問佛外道有何所證而言得入佛云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雪竇頌云機輪曾未轉轉必兩頭走明鏡忽臨臺當下分妍醜妍醜分兮迷雲開慈門何處生塵埃因思良馬窺鞭影千里追風喚得回喚得回鳴指三下外道雖不問有無滯在湛不搖處如機輪未轉耳一轉必落有無豈知世尊大圓鏡智覓有無之相了不可得本自不生何必說不有不無世尊無心故自妍外道有意故自醜外道於此悟去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真如良馬見鞭影而行雪竇鳴指三下再舉鞭影要與世尊良久處相見千載而下有如外道得入者乎。

大慧復有餘外道見計著色空事形處橫法不能善知虛空分齊言色離虛空起分齊見妄想(唐云復有外道見色形狀虛空分齊而生執著言色異虛空起於分別)大慧虛空是色隨入色種大慧色是虛空持所持處所建立性色空事分別當知(魏云虛空是色以色大入虛空故色是虛空依此法有彼法依彼法有此法故唐云色空分齊分別應如是知)大慧四大種生時自相各別亦不住虛空非彼無虛空(魏云四大種生自相各別不住虛空而四大中非無虛空)如是大慧觀牛有角故兔無角大慧又牛角者析為微塵又分別微塵剎那不住(唐云又析彼塵其相不現)彼何所觀故而言無耶若言觀餘物者彼法亦然(唐云若待餘物亦彼如是)爾時世尊告大慧菩薩摩訶薩言當離兔角牛角虛空形色異見妄想汝等諸菩薩摩訶薩當思惟自心現妄想隨入為一切剎土最勝子以自心現方便而教授之(唐云應常觀察自心所見分別之相於一切國土為諸佛子說觀察自心修行之法)。

通曰上外道謬計一切法如兔無角屬斷見此外道執著色異虛空屬常見彼謂大種依微塵生形量分位各各差別是名形處橫法不達虛空分齊而謂色離於虛空遂起色分齊妄想而謂虛空離於色故謂之橫若善

知色空分齊者虛空即是色如經所云譬如虛空遍至一切色非色處隨入色種中空未嘗與色異也色亦即是虛空空為能持色為所持於所持處建立諸色依此空法有彼色法空即色所建立之性色亦未嘗與空異也此所謂性色真空性空真色色空事分齊分別當如是知若外道所計四大種生時堅濕煖動自相各別既有形狀即非虛空故云亦不住虛空是以四大在虛空之外矣然又計四大有生即有滅滅即歸於虛空故又云非彼無虛空復以虛空在四大之外矣故名形處橫法此外道執有見者因空而見其有也既如是然則彼外道執無見者因有而見其無亦如是也其橫則一旦彼執為有者豈定有乎其執為無者豈定無乎彼觀牛角有知兔角無所因待而觀者在牛角也藉令牛角析為微塵又析微塵至於鄰虛剎那不住其相不現彼將何所比觀而言無耶所待者既無則無見無自而起故知彼所計無者妄也即是例推若言觀餘物各各差別作牛有角想彼所待者空也藉令非空彼將何所比觀而言有耶所待者既無則有見無自而起故知彼所計有者妄也是兔角與牛角異空與影色異如是見者是為異見如是想者是為妄想汝等菩薩當遠離之應當思惟一切萬法皆自心所現若能通達自心所現妄想之相妄本無根當下本自不生即無有無可得隨入一切剎土為諸佛子說觀察自心方便修行之法離有無不應作想以此教授是名正因終有成就汝等菩薩應當修學秦跋陀禪師問生法師講何經論生曰大般若經師曰作麼生說色空義曰眾微聚曰色眾微無自性曰空師曰眾微未聚喚作甚麼生罔措師又問別講何經論曰大涅槃經師曰如何說涅槃之義曰涅而不生繫而不滅不生不滅故曰涅槃師曰這箇是如來涅槃那箇是法師涅槃曰涅槃之義豈有二耶某甲祇如此未審禪師如何說涅槃師拈起如意曰還見麼曰見師曰見箇甚麼曰見禪師手中如意師將如意擲於地曰見麼曰見師曰見箇甚麼曰見禪師手中如意墮地師斥曰觀公見解未出常流何得名喧宇宙拂衣而去其徒懷疑不已乃追師叩問我師說色空涅槃不契未審禪師如何說色空義師曰不道汝師說得不是汝師祇說得果上色空不會說得因中色空其徒曰如何是因中色空師曰一微空故眾微空眾微空故一微空一微空中無眾微眾微空中無一微若跋陀者真能以自心現方便而教授之也。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色等及心無色等長養心身受用安立藏識現眾生(唐云心所見無有唯依心起故身資所住處唯依識藏現)心意及與識自性法有五無我二種淨廣說者所說長短有無等展轉互相生以無故成有以有故成無微塵分別事不起色妄想心量安立處惡見所不樂覺想非境界(唐云外道非行處)聲聞亦復然救世之所說自覺之境界。

通曰色等及心無此一無字是真無境界即前所云無所有相是也不了唯心妄生分別故色等依心而起由心長養有心心所法內而根身外而

器界見相二分皆藏識所現本自無生但眾生見其有耳故曰現眾生如來為度眾生故分別心意及識諸識次第皆由藏識生起約三自性立名相等五法歸於二無我淨方與前無字相應此如來廣說經論之所說約而言之一無字足矣外道不明此無原雖有無等見原非對待之法乃以長短相形有無相生互相展轉執為己見以無成有以有成無不離對待說無所有若使微塵分析本自無色其色妄想從何而起既不見色何因說無故知彼說有說無皆妄也若悟心量自心所現境界身及資生器世間安立之處本自無生湛然常寂外道惡見所噬不樂聞此所以者何以未離覺想故覺想即是妄根覺想執著不離生滅雖說無所有非真無所有境界也即聲聞所證寂滅與外道懸殊亦不能窺如來所行之處如來救世興大悲心所說不可思議境界五法三自性皆空八識二無我俱遣唯可自覺難以語人彼外道所執有無二乘所證偏空不離名相妄想安能測正智如如之境哉玄沙云夫佛出世者元無出入名相無體道本如如法耳天真不同修證祇要虛閑不昧作用不涉塵泥個中纖毫道不盡即為魔王眷屬句前句後是學人難處所以一句當天八萬門永絕生死直饒得似秋潭月影靜夜鐘聲隨扣擊以無虧觸波瀾而不散猶是生死岸頭事道人行處如火銷冰終不却成冰箭既離弦無返回勢所以牢籠不肯住呼喚不回頭古聖不安排至今無處所若到這裏步步登玄不屬邪正識不能識智不能知動便失宗覺即迷旨二乘膽顫十地魂驚語路處絕心行處滅直得釋迦掩室於摩竭淨名杜口於毗耶須菩提唱無說而顯道釋梵絕聽而兩華若與麼見得更疑何事玄沙數語演唱色等及心無自覺之境界極為透露非此語固難明此宗。

爾時大慧菩薩為淨除自心現流故復請如來白佛言世尊云何淨除一切眾生自心現流為頓為漸耶佛告大慧漸淨非頓如菴羅果漸熟非頓如來淨除一切眾生自心現流亦復如是漸淨非頓譬如陶家造作諸器漸成非頓如來淨除一切眾生自心現流亦復如是漸淨非頓譬如大地漸生萬物非頓生也如來淨除一切眾生自心現流亦復如是漸淨非頓譬如人學音樂書畫種種技術漸成非頓如來淨除一切眾生自心現流亦復如是漸淨非頓譬如明鏡頓現一切無相色像(唐云譬如明鏡頓現眾相而無分別)如來淨除一切眾生自心現流亦復如是頓現無相無有所有清淨境界如日月輪頓照顯示一切色像如來為離自心現習氣過患眾生亦復如是(魏云如來為令眾生遠離自心煩惱見熏過氣習患)頓為顯示不思議智最勝境界譬如藏識頓分別知自心現及身安立受用境界彼諸依佛亦復如是頓熟眾生所處境界以修行者安處於彼色究竟天(唐云譬如阿黎耶識分別現境自身資生器世間等一時而知非是前後大慧報佛如來亦復如是一時成熟諸眾生界至究竟天淨妙宮殿修行清淨之處)譬如法佛所作依佛(唐云譬如法佛頓現報佛及以化佛)光明照耀自覺聖趣亦復如是彼於法相有性無性惡見妄想照令除滅。

通曰大慧初問云何淨其念云何念增長至此又問淨除自心現流為頓為漸蓋因上文當思惟自心現妄想為諸佛子以自心現方便而教授之所為教授方便有頓頓有頓漸有漸頓有漸漸顧其受者何如耳漸有四喻頓有四喻俱有深意非泛然雜舉也為漸除自心現流現行無明流逸奔塵不出五六七八識情流注相續不斷故轉第八識為大圓鏡智其果成就當以漸熟轉第五識為成所作智如陶家造器當以漸成轉第七識為平等性智如大地生物平等漸生轉第六識為妙觀察智如學音樂書畫種種技術當以漸妙淨除一分識情即成一分智用故有可容人力者如作器學音必須工夫精到有不可容人力者如果熟物生機非在我俟其自化而已此漸淨非頓之大略也四頓亦有次第初頓現無所有清淨境界攝有相歸無相如鏡現諸像非漸次淨頓令住於寂靜無分別處以淨除五識邊事次頓顯不思議智最勝境界頓令眾生遠離自心所現煩惱見熏習氣過患此妙觀察智如日月光一時遍照一切色像無復昏暗似淨除六識邊事前以鏡喻現識此以日月喻觀察義各有當耳既曰不思議智已轉識成智矣故藏識頓能分別自心所現見分相分根身器界一時而知非有前後識既成智智即是佛不須淨除不須遠離如報佛成熟一切眾生安處於色究竟天淨妙宮殿修行清淨之處蓋淨第七識而歸如來藏識海矣然色究竟天未出三界為報佛所居若法佛頓現報佛及以化佛依佛智用不離妙寂光土光明照耀無量無邊故淨除自心至於自覺聖趣光明法體於三界所有法相有見無見邪惡妄想一照即令除滅不啻太陽一出而魍魎潛消蓋極頓法門也前報佛頓熟眾生轉識成智猶帶識在此法佛頓現報佛純是智用光照無邊豈但安處色究竟天而已哉此淨除自心現流方便之法或頓或漸大約如此要歸於教授佛子成如來身而已初荷澤神會禪師問六祖曰先頓而後漸先漸而後頓不悟頓漸人心裏常迷悶祖曰聽法頓中漸悟法漸中頓修行頓中漸證果漸中頓頓漸是常因悟中不迷悶六祖語意自圓却與此經同旨後史山人問圭峰禪師其所修者為頓為漸漸則忘前失後何以集合而成頓則萬行多方豈得一時圓滿峰曰真理即悟而頓圓妄情息之而漸盡頓圓如初生孩子一日而肢體已全漸修如長養成人多年而志氣方立又問凡修心地之法為當悟心即了為當別有行門若別有行門何名南宗頓旨若悟即同諸佛何不發神通光明峰曰識水池而全水藉陽氣而鎔銷悟凡夫而即真資法力而修習冰消則水流潤方呈溉滌之功妄盡則心靈通始發通光之應修心之外無別行門此論頓不廢漸足備漸頓頓漸二義。

大慧法依佛說一切法入自相共相自心現習氣因相續妄想自性計著因種種不實如幻種種計著不可得(唐云法性所流佛說一切法自相共相自心現習氣因相妄計性所執因相更相繫屬種種幻事皆無自性眾生執著取以為實悉不可得)復次大慧計著緣起自性生妄想自性相大慧如工幻師依草

木瓦石作種種幻起一切眾生若干形色起種種妄想彼諸妄想亦無真實如是大慧依緣起自性起妄想自性種種妄想心種種相行事妄想相計著習氣妄想是為妄想自性相生大慧是名依佛說法(唐云由取著境界習氣力故於緣起性中有妄計性種種相現是名妄計性生大慧是名法性所流佛說法相)大慧法佛者離心自性相自覺聖所緣境界建立施作大慧化佛者說施戒忍精進禪定及心智慧離陰界入解脫識相分別觀察建立超外道見無色見大慧又法佛者離攀緣攀緣離一切所作根量相滅非諸凡夫聲聞緣覺外道計著我相所著境界自覺聖究竟差別相建立是故大慧自覺聖究竟差別相當勤修學自心現見應當除滅。

通曰上言依佛頓熟眾生安處於彼色究竟天當說何等法耶彼依佛者法性所流之佛即八識所流第七識而七識恒與八識相依故曰依佛即報佛也報佛明於七識邊事故說一切法各具一體而為自相和合相成而為共相皆是自心所現境界攝取外境熏成種子為無始習氣因而相續妄想計著實我實法為妄想自性因故七識與六識更相繫屬眾生執著取以為實不知種種諸相皆無自性猶如幻事本非實有而七識從中種種計著亦皆虛妄悉不可得然七識何以為六識因哉彼計著緣起自性能生妄想自性之相譬如巧幻師依草木瓦石作種種幻事依於呪術人工之力成就一切眾生形色相狀眾生見幻種種形色起種種妄想分別執著為人而實無人幻既非真想豈為實故曰彼諸妄想亦無真實然則因緣法體隨心分別亦復如是由七識無始已來取著境界習氣力故於一念初動緣起自性中遂起妄想自性種種相現內緣於八識而為種種妄想之心外緣於六塵而為種種之相及緣於六識而為行事妄想籌度之相此計著習氣妄想之力內外傳送相續不斷故能緣起妄想自性是名妄想自性之相依緣起自性而生也若明知是妄不實如幻即如藏識覺了自心所現即真即妄即妄即真故名法性所流佛說法之相所以成熟眾生也若法佛者不但離妄想緣起自性相亦且離心自性相并其八識而化之矣純是自覺聖智境界以智緣智建立施作不可以知知不可以識識乃最上第一義也法佛本來無妄故不說此妄因妄相及一切淨除之法我王庫內無如是刀故也前又云如來為令眾生遠離自心現習氣過患當說何等法耶彼法身所流千百億應化佛者明於六識邊事故於八萬四千化門而說法說施戒忍精進禪定及心智慧六波羅蜜法所以化菩薩說離陰界入解脫識相分別知見法所以化二乘以妙觀察智建立九次第定法超過外道有無等見及無色界四空等見為諸凡夫二乘外道總不外於六識妄想分別故化佛所說種種法所以淨除之也若法佛者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故不必離六識攀緣而攀緣自離不必滅前五能作所作根量而能所等相自滅光明照耀諸妄悉除非諸凡夫外道計著神我及二乘偏空所著境界乃自覺聖究竟殊勝相建立施作與大菩薩究竟差別以一切佛法身智慧而自莊嚴是法身如來所證

法相乃自覺修行勝相超過一切故當修學云何修學但離妄緣即如如佛故曰自心現見應當除滅前自心現流明知不滅故須淨除此自心現見能見自心淨法執為涅槃是見之為害也深故須除滅既無妄想又無妄見純然一法身境界何者而非淨哉黃檗云佛有三身法身說自性虛通法報身說一切清淨法化身說六度萬行法法身說法不可以言語音聲形相文字而求無所說無所證自性虛通而已故曰無法可說是名說法報身化身皆隨機感現所說法亦隨事應根以為攝化皆非真法故曰報化非真佛亦非說法者由黃檗言向上一路言不能宣要實見得其惟頓頓法門乎。

復次大慧有二種聲聞乘通分別相謂得自覺聖差別相及性妄想自性計著相(唐云謂自證聖智殊勝相及分別執著自性相)云何得自覺聖差別相聲聞謂無常苦空無我境界真諦離欲寂滅息陰界入自共相外不壞相如實知心得寂止心寂止已禪定解脫三味道果正受解脫不離習氣不思議變易死得自覺聖樂住聲聞是名得自覺聖差別相聲聞(唐云云何自證聖智殊勝相謂明見苦空無常無我諸諦境界離欲寂滅故於蘊界處若自若共外不壞相如實了知故心住一境住一境已獲禪定解脫三味道果而得出離住自證聖智境界樂未離習氣及不思議變易死是名聲聞住自證聖智境界相)大慧得自覺聖差別樂住菩薩摩訶薩非滅門樂正受樂願憫眾生及本願不作證大慧是名聲聞得自覺聖差別相樂菩薩摩訶薩於彼得自覺聖差別相樂不應修學(唐云菩薩雖亦得此聖智境界以憐憫眾生故本願所持故不證寂滅門及三昧樂)。

通曰上言法佛非諸凡夫聲聞緣覺外道計著我相所著境界此下綴而明之二種聲聞乘有通相有分別相證聲聞果是通相其中有利根有鈍根是分別相一者得自覺聖殊勝相謂依四諦而修觀空而悟入者此利根也雖得聖智差別不得聖智究竟中差別故但證聲聞二者性妄想自性計著相謂依權教八背捨觀而修析色而取偏空者此鈍根也未得無我故曰妄想自性計著相何言乎自證聖智殊勝相也謂觀身是苦觀受是空觀心無常觀法無我四觀總別一無非捨俗諦歸真諦離三界欲趨寂滅樂故於五蘊十八界十二處若自相若共相俱已滅息五陰六入各有自體名曰自相和合成人名曰共相外道必欲壞一切相而空之此則外不壞相如實了知心得寂靜住於一境住一境已即獲禪那止觀以禪定力而得解脫即證三味道果是為離塵解脫以正受力而得解脫不復為陰界入無常苦空境界所縛是為不退解脫然猶以八識為涅槃故曰未離習氣雖得不思議變易死亦是出世之習氣未能離也以此為樂住著不捨故名得自覺聖樂住聲聞唯識論云生死有二種一段生死謂諸有漏善不善業由煩惱障緣助勢力所感三界羸異熟果身命短長隨因緣力有定劑限故名分段二不思議變易生死謂諸無漏有分別業由所知障緣助勢力所感殊勝細異熟果由悲願力改轉身命無定劑限

故名變易無漏定願正所資感妙用難測名不思議諸菩薩摩訶薩亦證此寂滅樂亦同此不思議變易死何以異於聲聞也然菩薩雖得自覺聖智差別樂住非二乘寂滅門樂乃住八地無生正受樂也以憐憫眾生故而欲度脫之及回智向悲本願所持故雖得三昧正受樂而不取證涅槃自以為足若聲聞人住著此樂不欲度生欣靜厭動被淨法酒所醉是名聲聞所得自覺聖差別相樂菩薩摩訶薩是大菩薩當度眾生於彼得自覺聖差別相樂不應取著故不應修學為山坐次仰山人來為曰寂子速道莫入陰界仰曰慧寂信亦不立為曰子信了不立不信不立仰曰祇是慧寂更信阿誰為曰若恁麼即是定性聲聞仰曰慧寂佛亦不立若為仰父子真大乘器豈肯以自覺聖智相樂而自住著。

大慧云何性妄想自性計著相聲聞所謂大種青黃赤白堅濕煖動非作生自相共相先勝善說(魏云斟量相應阿含先勝見善說故)見已於彼起自性妄想(唐云云何分別執著自性相所謂知堅濕煖動青黃赤白如是等法非作者生然依教理見自共相分別執著魏云分別有物執虛妄相謂於彼法虛妄執著以為實有)菩薩摩訶薩於彼應知應捨隨入法無我相滅人無我相見漸次諸地相續建立是名諸聲聞性妄想自性計著相。

通曰外道計作者生是謂異因固為妄想無足論已今聲聞性妄想自性計著者謂知四大種性青黃赤白其色也堅濕煖動其性也色色自爾非假人為性性自爾非假人作非如外道所指微塵等由作者生故以四大五蘊各有自性即是自相和合變化即是共相於彼自相共相虛妄分別執著實有自性即是無作涅槃以為阿含小乘教中先勝見解咸作是說見是法已於彼分別謂實有物見有涅槃自性可得即是自性妄想說到自性已離塵累雖得人無我相然此見不滅墮在法執菩薩摩訶薩於彼所執應知應捨隨入法無我相則彼人無我相見自滅自人空法空以至空空得無生法忍諸地相續建立由一地入一地漸住諸地登菩薩位豈二種聲聞可同日語哉所云性妄想者謂分別實有自性即是法執自性計著者謂執著實我自性即是我執此聲聞計著我相所著境界也黃檗云菩薩心如虛空一切俱捨所作福德皆不貪著然捨有三等內外身心一切俱捨猶如虛空無所取著然後隨方應物能所皆忘是為大捨若一邊行道布德一邊旋捨無希望心是為中捨若廣修眾善有所希望聞法知空遂乃不著是為小捨大捨如火燭在前更無迷悟中捨如火燭在傍或明或暗小捨如火燭在後不見坑堦故菩薩心如虛空一切俱捨過去心不可得是過去捨現在心不可得是現在捨未來心不可得是未來捨是謂三世俱捨必如是方證三空也。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世尊所說常不思議自覺聖趣境界及第一義境界世尊非諸外道所說常不思議因緣耶佛告大慧非諸外道因緣得常不思議所以者何諸外道常不思議不因自相成若常不思議不因自相成者何因顯現常不思議復次大慧不思議若因

自相成者彼則應常由作者因相故常不思議不成大慧我第一義常
不思議第一義因相成離性非性得自覺相故有相第一義智因故有
因離性非性故譬如無作虛空涅槃滅盡故常如是大慧不同外道常
不思議論如是大慧此常不思議諸如來自覺聖智所得如是故常不
思議自覺聖智所得應當修學。

通曰大慧因上執著自性非作生似不思議境界因疑佛說常不思議法
是自覺聖趣境界是第一義境界思之不得議之不及毋亦同外道所說
常不思議因緣耶不知外道妄計所作無常總歸於無但以無為不可思
議遂執為常是斷滅見也非如是因緣可得常不思議所以者何常不思
議原有本來自相今外道所云常不思議不因本來自相而成也若常不
思議不因自相成者因非正因相非正相何因顯現真常不思議境界耶
若彼不思議常因自相成者非緣外境非假造作應是真常由彼妄計作
者為生因相故以所生無常而作者是常彼所因作者不出三界有為之
相有作必有壞是生滅法何得為常故常不思議不成我故曰非外道因
緣得常不思議也若我第一義常不思議者以第一義因相而成何謂第
一義因相有屬俗諦無屬真諦非有非無屬中道諦是為第一義諦離性
非性故於中得自覺相靈光獨露迥脫根塵是第一義之相也故為正相
得自覺第一義相由於具足第一義智即般若智為之因也故為正因是
因自相成者不落於有不落於無一切有無戲論俱離當體寂滅是真常
不思議境界以非所作故譬如虛空非作者生如涅槃如寂滅亦非作者
生故能常也外道雖能滅有不能滅無雖能滅一切法不能滅作者滅之
不盡終歸生滅何由顯現常不思議哉此我所說常不思議是第一義境
界不同於外道邪見諍論也外道常不思議論由計度生我此常不思議
由諸如來識自本心見自本性自覺聖智所得此常不思議由悟而入者
非心意意識境界應當修學南岳思大禪師示眾曰道源不遠性海非遙
但向己求莫從他覓覓即不得得亦不真偈曰頓悟心源開寶藏隱顯靈
通現真相獨行獨坐常巍巍百億化身無數量縱令畱塞滿虛空看時不
見微塵相可笑物兮無比況口吐明珠光晃晃尋常見說不思議一語標
名言下當斯偈足為常不思議傳神矣。

復次大慧外道常不思議無常性異相因故非自作因相力故常(唐云外
道常不思議以無常異相因故常非自相因力故常)復次大慧諸外道常不思議
於所作性非性無常見已思量計常大慧我亦以如是因緣所作者性
非性無常見已自覺聖境界說彼常無因(唐云外道常不思議以見所作法有
已還無無常已比知是常我亦見所作法有已還無無常已不因此說常)大慧若復
諸外道因相成常不思議因自相性非性同於兔角此常不思議但言
說妄想諸外道輩有如是過所以者何謂但言說妄想同於兔角自因
相非分(唐云外道以如是因相成常不思議此因相非有同於兔角故常不思議唯是
分別但有言說何以故彼因同於兔角無自因相故)大慧我常不思議因自覺得

相故離所作性非性故常非外性非性無常思量計常大慧若復外性非性無常思量計常不思議常而彼不知常不思議自因之相去得自覺聖智境界相遠彼不應說。

通曰外道常不思議所以不成者由彼以一切無常性異相為因故非自覺聖智所得第一義自相因力故常曰異相者以彼無常性顯此常性是為異因何以明其異也外道見因緣所作法有已還無一切無常於中計度有者非常無者常而以一切無常為常也我亦見因緣所作法有已還無一切無常不因此說常何以故常無常推遷代謝屬前境不屬自性我自覺聖智境界不因所作常無常而後見其常也是為正因彼於所作生滅法中而計常者是為無因無因安得成常若復外道以如是因相成常不思議者此因自相果有實體然後可成彼但以一切性非性為因故是因相非有同於兔角畢竟無實體可得無不能生無雖說常不思議但言說妄想耳有如是虛妄之過所以者何彼因自相同於兔角兔角原無即無自因相可得將以何者為常於吾自覺聖智常不思議自相因力真實不虛者非彼分所有彼所因者既不能常吾能常者又非彼有縱有言說渾成虛妄而已吾所謂自因相者外道何以不知蓋我說常不思議者因自覺第一義智得常不思議相故自所覺者遠離所作性非性故即離常無常性以離常無常性為自相迥超有無之外所以為常非如外道於所作性非性無常而計常也若彼外道於所作法有已還無見其無常因思量計度此無常性即是常不思議境界遂以為常但於所作觀不能離所作觀但見一切無不見離於無者而彼曾不知常不思議自因之相為何似既不能知去得自覺聖智境界尚遠故非彼分所有非彼所有即不應說非其有而說者即是妄說我故曰諸外道輩有如是過僧問利山和尚眾色歸空空歸何所山曰舌頭不出口曰為甚麼不出口山曰內外一如故又僧問谿山和尚緣散歸空空歸何所谿乃召僧僧應諾谿曰空在何處曰却請和尚道谿曰波斯喫胡椒此二尊宿說到常不思議直是開口不得。

復次大慧諸聲聞畏生死妄想苦而求涅槃不知生死涅槃差別一切性妄想非性(魏云不知世間涅槃無差別故唐云不知生死涅槃差別之相一切皆是妄分別有無所有故)未來諸根境界休息作涅槃想非自覺聖智趣藏識轉(唐云妄計未來諸根境滅以為涅槃不知證自智境界轉所依藏識為大涅槃)是故凡愚說有三乘說心量趣無所有是故大慧彼不知過去未來現在諸如來自心現境界計著外心現境界生死輪常轉(唐云彼愚癡人說有三乘不說唯心無有境界大慧彼人不知三世諸佛所說自心境界取心外境常於生死輪轉不絕)。

通曰不但外道落斷見諸聲聞亦有之諸聲聞人畏生死苦求涅槃樂不知生死涅槃無差別相於中分別一切法與非法而滅諸相者皆是妄分別有其實無所有故何以明其妄也彼妄計未來諸根境界暫時休息入

乎滅盡定以為涅槃而不知自覺聖智證知自性能轉所依藏識為大涅槃轉識成智者不離諸根當體寂滅諸根自寂豈容更滅愚癡凡夫不能了此說有大小三乘之法說心量漸次滅盡趣無所有得寂靜法不知唯心無所有境界諸法本自寂滅相是三世諸佛所說自心現量境界雖現有生死生死即是涅槃愚癡凡夫不明自心所現以一切法皆心外境計著外境休息作涅槃想唯於境上覓無所有不於心上悟無所有境有去來是生滅法於生滅法求涅槃者涅槃即屬生滅故妄取不受後有以為滅度至劫滿復生終從輪墮生死輪轉無休歇時由彼未能轉識故為識轉耳無業禪師告弟子惠愔等曰汝等見聞覺知之性與大虛同壽不生不滅一切境界本自空寂無一法可得迷者不了即為境惑一為境惑流轉無窮汝等當知心性本自有之非因造作猶如金剛不可破壞一切諸法如影如響無有實者經云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常了一切空無一物當情是諸佛用心處汝等勤而行之。

復次大慧一切法不生是過去未來現在諸如來所說所以者何謂自心現性非性離有非有生故(唐云自心所見非有性故離有無生故)大慧一切性不生一切法如兔馬等角是愚癡凡夫不覺妄想自性妄想故(魏云妄想分別分別諸法是故一切諸法不生)大慧一切法不生自覺聖智趣境界者一切性自性相不生非彼愚夫妄想二境界自性身財建立趣自性相大慧藏識所攝相轉愚夫墮生住滅見希望一切性生有非有妄想生非聖賢也大慧於彼應當修學(唐云身及資生器世間等一切皆是藏識影像所取能取二種相現彼諸愚夫墮生住滅二妄見中故於中起有無分別)。

通曰一切法不生即唯心無所有境界是三世諸佛所說其說謂何謂自心所現一切法或現而為有不見有有性可得即有而離有也或現而為無不見有無性可得即無而離無也有無俱離性本不生非一切斷滅之謂也凡愚謂一切性不生指一切法如兔馬等角原自非有不但滅其法并滅其性遂謂一切性不生是愚癡凡夫不自覺知妄想自性妄自分別諸法故作此斷滅見也若三世諸佛所說一切法不生乃是自覺聖智趣境界覺了一切性即是自性生即不生故一切性自體相不生非以生而趨乎不生亦非對生而顯乎不生自性自相本自不生但一境界不作二見也非彼愚夫妄想分別作二境界何以謂之二境界也彼自性所現根身及資生器世間等唯心所現心外無法法外無心而彼妄想分別必滅外境而趨乎寂靜為趨自性相是自性一境界而趨自性又一境界也殊不知一切皆是藏識影像藏識無相而攝所攝有相藏識無轉而攝所攝相恒轉彼不明乎藏識即大圓鏡智於能所取原不相應於中妄見有能證涅槃之人及所證涅槃之果能所相現即屬流轉是愚癡凡夫墮生住滅二妄見中但見有去來之影不見無生滅之鏡於是虛謬希望一切性生即還滅一切性有有即還無於中妄起有無分別謂有已還滅即是涅槃即是一切性不生其實去不生不滅之體尚遠是愚癡凡夫惡見非

聖賢之所行也若彼聖賢悟知三世諸佛所說自心現境界即生滅離生滅即有無離有無不必外一切法而別求所謂不生也於彼一切法不生應當修學史山人問圭峰曰云何佛化所生吾如彼生佛既無生生是何義若言心生法生心滅法滅何以得無生法忍耶答曰既云如化化即是空空即無生何詰此義生滅滅已寂滅為樂忍可此法無生名曰無生法忍此答足備此段疑義而三世諸佛所說微旨可得之言外。

復次大慧有五無間種性云何為五謂聲聞乘無間種性緣覺乘無間種性如來乘無間種性不定種性各別種性(唐云無種性)云何知聲聞乘無間種性若聞說得陰界入自共相斷知時舉身毛孔熙怡欣悅及樂修相智不修緣起發悟之相是名聲聞乘無間種性聲聞無間見第八地起煩惱斷習煩惱不斷不度不思議變易死度分段死正師子吼我生已盡梵行已立不受後有如實知修習人無我乃至得般涅槃覺。

通曰前大慧問云何為種性非種及心量此章詳答相似曰種體同曰性眾生佛性本來是一由昔教法熏習各有自類種子故曰種性種性相依無纖毫間隔故曰無間種性以執化佛所說權法成聲聞種執報佛所說緣生之法成緣覺種悟法佛所說離攀緣法成如來種若聞此三法或信或疑成不定種若無信心返生毀謗斷滅佛種成無種性何謂聲聞以聞說四諦法成其種性於陰界入自相共相一切斷知斷者正斷諸惑使時知者知已斷諸惑使時所謂知苦斷集證滅修道也時為三昧酒所醉故舉身毛孔熙怡欣悅及樂修偏空之相我空之智智即有相之智是以寂滅由修而得不知樂修緣起無生觀察因緣發悟本來寂滅之相但名聲聞乘種性耳如華嚴所載八地菩薩證我空真如樂住三昧不起滅定諸佛因而勸之曰起善男子勿得樂住三昧汝之三昧二乘亦得所以聲聞雖未至菩薩位然見處與第八地無異由彼依四諦修於現行結使名起煩惱者已斷盡而種子習氣名習煩惱者尚未斷於三界見思惑已滅故能度分段生死而塵沙無明惑未滅故為變易生死管定不能度脫此但得人空耳乃於天人魔外中便師子吼作是唱言我生已盡謂斷苦集梵行已立謂證滅道所作已辦不受後有便以此為得無生滅彼但如實而知修習人無我一路未至法無我也乃遂生得涅槃覺想覺有涅槃可得非真涅槃也未證謂證得少為足此其所以為聲聞與雲居膺禪師令侍者送袴與一住菴道者道者曰自有娘生袴竟不受膺再令侍者問娘未生時著箇甚麼道者無語後遷化有舍利持似於膺膺曰直饒得八斛四斗不如當時下得一轉語好此道者認定箇娘生袴真是定性聲聞若得見娘未生時面目方可語於緣起發悟之相。

大慧分別無間者我人眾生壽命長養士夫彼諸眾生作如是覺求般涅槃(唐云復有眾生求證涅槃言能覺知我人眾生養者取者此是涅槃)復有異外道說悉由作者見一切性已言此是般涅槃作如是覺法無我見非分彼無解脫大慧此諸聲聞乘無間外道種性不出出覺為轉彼惡見故

應當修學(唐云此是聲聞乘及外道種性於未出中生出離想應勤修學捨此惡見)。

通曰各別無間種性是名無種性謂其焦芽敗種斷佛種性如增上慢聲聞及惡見外道所見各各不同有我見有人見有眾生見有壽命見此聲聞人所作證悟了覺四相以取涅槃有長養士夫見士夫即神我外道計一切從神我流出神我能長養一切於中取著以為涅槃復有異外道言一切法由作者生是謂異因如前舉若勝妙若士夫若自在若時若微塵以為作者能生一切而作者之性是無生滅妄計此等以為涅槃作如是種種覺者皆於法見未忘於法無我非其分劑總為法縛不得解脫何由得涅槃乎然聲聞之涅槃不離偏空外道之涅槃不離妄計此二種性俱於未出離中生出離想於生滅法中求生滅吾未見其能得真涅槃也汝等諸菩薩應當修學無上涅槃轉彼聲聞外道惡見而歸之乎正毋為彼惡見所轉而同於斷滅也百丈道恒禪師曰實是無事諸人各各是佛更有何疑得到這裏古人道十方同聚會個個學無為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且作麼生是心空不是那裏閉目冷坐是心空此正是意識想解上座要會心空麼但且識心便見心空所以道過去已過去未來更莫算兀然無事坐何曾有人喚設有人喚上座應他好不應他好若應他阿誰喚上座若不應他又不患聾也三世體空且不是木頭也所以古人道心空得見法王還見法王麼也祇是老病僧又莫道渠自代好珍重須於此有箇悟處方能轉彼二乘外道惡見。

大慧緣覺乘無間種性者若聞說各別緣無間舉身毛豎悲泣流淚不相近緣所有不著(魏云不樂憤鬧故觀察諸因緣法不著諸因緣法故)**種種自身種種神通若合若離種種變化聞說是時其心隨入**(唐云有時聞說現種種身或聚或散神通變化其心信受)**若知彼緣覺乘無間種性已隨順為說緣覺之乘是名緣覺乘無間種性相。**

通曰緣覺有二種出無佛世觀化知無謂之獨覺出有佛世依教而修觀緣悟道謂之緣覺此云各別緣無間者即十二因緣法三世因果相緣無間也不相近緣所有不著者離憤鬧緣無所染著即十二因緣滅也是名緣覺乘法無明滅盡即能發起神通得意生身種種變現離合自在此緣覺乘雖未必一一俱證然素聞其說其心已信受之矣信受遂成緣覺乘種性種性既成而能隨順眾生同是種性者為說十二因緣之法使人皆觀緣而悟道是名緣覺乘無間種性之相也彼初聞道舉身毛豎悲泣流淚便有哀愍眾生之意視聲聞舉身毛孔熙怡欣悅樂住三昧者又進一等矣鳥窠侍者會通一日欲辭去窠曰汝今何往對曰會通為法出家和尚不垂慈誨今往諸方學佛法去窠曰若是佛法吾此間亦有少許曰如何是和尚佛法窠於身上拈起布毛吹之通遂領悟汾陽昭禪師頌曰侍者初心慕勝緣辭師擬去學參禪鳥窠知是機緣熟吹毛當下得心安侍者觀緣悟道鳥窠善能隨順為說緣覺之乘亦是希有。

大慧彼如來乘無間種性有四種謂自性法無間種性離自性法無間種性得自覺聖無間種性外剎殊勝無間種性大慧若聞此四事一一說時及說自心現身財建立不思議境界時心不驚怖者是名如來乘無間種性相(唐云所證法有三種所謂自性無自性法內身自證聖智法外諸佛剎廣大法聞自心所現身財建立阿賴耶識不思議境不驚不怖不畏當知此是如來乘性)。

通曰此本四種而唐合前二種為一與前聖智三相相符自性無自性法即無所有相也內身自證聖智法即自覺聖智究竟相也外諸佛剎廣大法即一切諸佛自願處相也今以四種言妙體圓明曰自性不守自性曰離自性匪從外得曰自覺平等法界曰殊勝或謂自性即法身離自性即解脫聖智即般若此約三德秘藏總號法身外剎殊勝即報身法報同體故說上四事及說自心現身財建立一切見分相分皆自心所現心外更無所有此是第八識不思議境界所謂阿賴耶識即如來藏也聞是說而不驚不怖不畏者於生滅法中而不眩於無生滅智當知是最上利根久遠成就所謂善根純熟者也故名如來乘無間種性而宗門中亦有與此四事暗符者如僧問馬祖為甚麼說即心即佛祖曰為止小兒啼曰啼止時如何祖曰非心非佛曰除此二種人來如何指示祖曰向依道不是物曰忽遇其中人來時如何祖曰且教伊體會大道若於馬祖言下一一穿透是名如來乘無間種性堪付大法矣。

大慧不定種性者謂說彼三種時隨說而入隨彼而成大慧此是初治地者謂種性建立為超人無所有地故作是建立(魏云說三乘者為發起修行地故說諸性差別非究竟地為欲建立畢竟能取寂靜之地故)彼自覺藏者自煩惱習淨見法無我得三昧樂住聲聞當得如來最勝之身(唐云彼住三昧樂聲聞若能證知自所依識見法無我淨煩惱習畢竟當得如來之身)。

通曰何為三乘外別立不定種性謂聞說聲聞乘緣覺乘如來乘三法隨說信入隨學而成故曰不定然聲聞緣覺非究竟地必能取寂靜之地歸無所有方為究竟故建立不定種性為初發心者於十住初治地便能超人第八無所有地頓能捨藏頓證菩提此是頓悟一種故作是建立名曰不定彼緣覺聲聞又豈一定是緣覺聲聞於如來乘終無望哉若能迴心向大於所依自覺藏識能轉所依自淨其習向者但起煩惱淨今則習煩惱亦淨矣向者但見人無我今則見法無我矣是樂住三昧之聲聞將轉而度生利物廣作佛事畢竟當得如來最勝之身前三乘但得聖智差別相至是得究竟差別相而三乘同歸一乘矣黃檗云此心即無心之心離一切相眾生諸佛更無差別但能無心即是究竟學道人若不直下無心累劫修行終不成道被三乘功行拘繫不得解脫然證此心有遲疾有聞法一念便得無心者有至十信十住十行十迴向乃得無心者有至十地乃得無心者至長短得無心乃住更無可修可證實無所得真實不虛一

念而得與十地而得者功用恰齊更無深淺只是歷劫枉受辛勤耳黃檗發明超入一路語語如出佛口真所謂心心相印者。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須陀繫那果(即須陀洹此云入流)往來及不還(斯陀含一往來〔斯〕那含曰不來)逮得阿羅漢是等心惑亂三乘與一乘非乘我所說愚夫少智慧諸聖遠離寂第一義法門遠離於二教住於無所有何建立三乘諸禪無量等無色三摩提受想悉寂滅亦無有心量。

通曰此頌直顯頓門為超入無所有地者無所事漸也由漸而入者如須陀洹能斷三界見惑入於聖流名初果斯陀含能斷欲界前六品思惑後三品未斷須一往來名二果阿那含斷欲界思惑盡不來受生名三果阿羅漢已證無生殺賊應供名四果然其初心憎生死愛涅槃皆於惑亂境上立對治法境固惑亂而對治者亦惑亂也是中有利根阿羅漢回心趨向大乘即名菩薩有鈍根阿羅漢不回心者即名聲聞緣覺二乘以二乘對大乘諸經名為三乘而如來乘名為一乘三一俱非又有非乘之說只此一佛字亦無處著非上上智慧不能曉了愚夫少智慧局於聲聞緣覺二教謂有寂滅可得唯十地諸聖遠離寂靜住樂不自作證乃可為說此非乘之旨此非乘即第一義法門現前諸法本自寂滅不須更求寂滅故遠離於二乘之教而住於無所有地既無我執亦無法執是為真涅槃也既是本來無境界何更建立三乘之法耶為證如來乘者一超直入無所有地固無有心量可得如四禪天四無心量及無色界九次第定證聲聞果者悉得受想定滅灰心滅智亦無有心量可得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故建立三乘以別之有落階級者有不落階級者是建立三乘特為誘引愚夫之說非第一義也若有智慧悟知第一義一乘且非何三乘之有黃檗云心自無心亦無無心者將心無心心却成有默契而已絕諸思議故曰言語道斷心行處滅此心是本源清淨佛人皆有之蠢動含靈與諸佛菩薩一體不異祇為妄想分別造種種業果本佛上實無一物虛通寂靜明妙安樂而已深自悟入直下便是圓滿具足更無所欠縱使三祇精進修行歷諸地位及一念證時只證元來自佛向上更不添得一物却觀歷劫功用總是夢中妄為故如來云我於阿耨菩提實無所得以黃檗語默印此偈更無絲毫移易。

大慧彼一闍提(此云信不具)非一闍提世間解脫誰轉大慧一闍提有二種一者捨一切善根及於無始眾生發願云何捨一切善根謂謗菩薩藏及作惡言此非隨順修多羅(此云經)毗尼(此云律)解脫之說捨一切善根故不般涅槃二者菩薩本自願方便故非不般涅槃一切眾生而般涅槃大慧彼般涅槃是名不般涅槃法相此亦到一闍提趣大慧白佛言世尊此中云何畢竟不般涅槃佛告大慧菩薩一闍提者知一切法本來般涅槃已畢竟不般涅槃而非捨一切善根一闍提也大慧捨

一切善根一闡提者復以如來神力故或時善根生所以者何謂如來不捨一切眾生故以是故菩薩一闡提不般涅槃。

通曰前大慧問何等禪境界云何有三乘上已詳答又問云何一闡提此以一闡提有二種告之唐云一闡提何故於解脫中不生欲樂即後捨一切善根之謂魏云一闡提無涅槃性即前無種性之謂俱指惡性一闡提而言不若此譯即先提出菩薩一闡提化導眾生該盡一篇旨趣曰彼斷善根一闡提非此菩薩一闡提於世間得解脫者誰為轉此法輪而使世間不解脫者亦得其解脫乎故一闡提有二種惡性闡提捨一切善根之謂也菩薩闡提為無始眾生發願之謂也惡性闡提何以捨一切善根耶謂謗菩薩大乘法藏非隨順經律解脫之說作是語時善根悉斷必輪轉生死所以不入涅槃若菩薩闡提何以為無始眾生發願耶以菩薩本自方便作願若一眾生未涅槃者我終不入非不般涅槃也願一切眾生悉入涅槃而後涅槃是名菩薩不般涅槃法相此菩薩欲度眾生住於法相然終不入涅槃與彼惡性一闡提趣行略同故均名之曰一闡提無涅槃種性相也大慧復疑此二種一闡提畢竟不般涅槃然則菩薩何以別於眾生乎佛謂菩薩知一切法本來寂滅本自不生早已涅槃不容更滅所以畢竟不般涅槃非與斷善根闡提輪迴生死不入涅槃者同也且斷善根闡提以如來神力加持之故或時善根生而得世間解脫尚有般涅槃時所以者何以如來慈悲願力不捨一切眾生因不捨故默有轉移如華嚴所載由昔謗華嚴經墮地獄中而為地獄天子毗盧出世先以足輪光照三重頓圓十地此皆謗法闡提蒙佛神力之驗也菩薩願度眾生亦欲如佛謂眾生界盡我願乃盡然眾生必不可盡而菩薩豈有般涅槃之時乎以是之故菩薩一闡提畢竟不般涅槃我故曰彼一闡提非此菩薩一闡提則世間解脫法誰轉故知菩薩不捨一切眾生亦即如來之神力也黃檗云言闡提者信不具也一切六道眾生乃至二乘不信有佛果皆謂之斷善根闡提菩薩者深信有佛法不見有大乘小乘佛與眾生同一法性乃謂之善根闡提大抵因聲教而悟者謂之聲聞觀因緣而悟者謂之緣覺若不向自心悟雖至成佛亦謂之聲聞佛學道人多於教法上悟不於心法上悟雖歷劫修行不是本佛若不於心悟乃至於教法上悟即輕心重教遂成逐塊忘於本心故但契本心不用求法心即法也此段從前五無間種性各別無間中補出一闡提眾生不信有佛果者黃檗洞見此經血脉路故舉斷善根闡提及善根闡提要歸於契悟本心是真能轉世間解脫法者。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宗通卷二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宗通卷三

(魏云集一切佛法品第三之二)。

復次大慧菩薩摩訶薩當善三自性云何三自性謂妄想自性緣起自性成自性大慧妄想自性從相生大慧白佛言世尊云何妄想自性從相生佛告大慧緣起自性事相相行顯現事相相計著有二種妄想自性(唐云謂彼於緣起事相種類顯現生計著故)如來應供等正覺之所建立謂名相計著相及事相計著相名相計著相者謂內外法計著事相計著相者謂即彼如是內外自共相計著是名二種妄想自性相若依若緣生是名緣起云何成自性謂離名相事相妄想聖智所得及自覺聖智趣所行境界是名成自性如來藏心爾時世尊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名相覺想自性二相正智如如是則成相。

大慧是名觀察五法自性相經自覺聖智趣所行境界汝等諸菩薩摩訶薩應當修學。

通曰大慧前問分別五法自性法門次請因知五法自性已則觀察人法二無我淨除妄想照明諸地乃至逮得如來法身今次第答之五法依自性而立三自性中即具有五法曰名曰相曰妄想是三法者相緣而起是名緣起若知緣起如幻了妄即真是名正智名相體空本自如如是名圓成實性成自性即真識緣起自性即現識妄想自性即分別事識本一如來藏心也云何妄想自性從相生一者緣起自性事相不離根塵相緣從自心起是內法相二者種類顯現事相不出依正二報惑業所感是外法相於中計著以為實有故有二種妄想自性云何二種謂計著名相及計著事相是諸如來之所演說曰名相者有內法之名有外法之名如色屬外法受想行識屬內法但有其名耳未及於事也事相者即彼內外之法而有自共相可得妄計五蘊各有自體曰自相和合成人曰共相自共相即是事相通前名字相為二種相此二種皆虛妄不實於中計著不捨名為二種妄想相是二種妄想自性相不離乎相而生也若夫內依於八識無始習氣以為之因外緣於六塵聚塵內搖以為之緣以種子熏現行以現行熏種子而生起者是名緣起自性均之為妄也妄則種種執著不可語圓虛浪生滅不可語成妄本無根不可語實若圓成實性本自真實本自圓成離乎名無名可得離乎相無相可得離乎妄想無一念可得一切世間智所不能得惟聖智所得由無師智識自本心了無所得是聖慧之智即名正智以此正智證入如如境界是自覺聖智趣所行境界清淨周徧法法圓成是名成自性第一義諦如來藏心也世尊重宣偈言曰名曰相曰覺想想即妄想而發覺處即該緣起之義是緣起自性妄想自性二相所從生也曰正智乃般若智離名相妄想而歸之乎正也曰如如乃真如體即名相妄想而總一如也合之名圓成實性是名觀察五法三自性經但不能觀察唯心所現則逐名逐相而妄想橫生能觀察唯此一心則

妄想即是正智名相本自如如而自覺聖智趣所行境界只此一個成自性是真能善三自性者汝等菩薩應當修學僧問黃檗從上皆云即心是佛未審即那個心是佛檗云你有幾個心云為復即凡心是佛即聖心是佛檗云你何處有凡聖心耶云即今三乘中說有凡聖和尚何得言無檗云三乘中分明向你道凡聖心是妄你今不解反執為有將空作實豈不是妄妄故迷心汝但除却凡情聖境心外更無別佛祖師西來直指一切人全體是佛汝今不識執凡執聖向外馳騁還自迷心所以向汝道即心是佛一念情生即墮異趣無始已來不異今日無有異法故名成等正覺云和尚所云即者是何道理檗云覓甚麼道理纔有道理便即心異云前言無始以來不異今日此理如何檗云只為覓故汝自異他汝若不覓何處有異云既是不異何更用說即檗云若不認凡聖阿誰向你道即若不即心亦不心可中心即俱忘阿你更擬向何處覓去黃檗湊底發明而聖智所得境界躍如。

復次大慧菩薩摩訶薩善觀二無我相云何二種無我相謂人無我及法無我云何人無我謂離我我所陰界入聚無知業愛生眼色等攝受計著生識一切諸根自心現器身藏自妄想相施設顯示(唐云何者是人無我相謂蘊界處離我我所無知愛業之所生起眼等識生取於色等而生計著又自心見身器世界皆是藏心之所顯現剎那相續變壞不停)如河流如種子如燈如風如雲剎那展轉壞躁動如猿猴樂不淨處如飛蠅無厭足如風火(唐云猛火)無始虛偽習氣因如汲水輪生死趣有輪(唐云無始虛偽習氣為因諸有趣中流轉不息如汲水輪)種種身色如幻術神呪機發像起(唐云種種身威儀進止譬如死屍呪力故行亦如木人因機運動)善彼相知(唐云能於此善知其相)是名人無我智。

通曰前大慧問云何二無我云何爾欲淨此詳語之上章約五法歸三自性此章約八識歸二無我蘊等假合名人蘊等自相名法於五蘊假合中推之無我是人無我於離五蘊等法推之無我是法無我何言乎人無我也謂於五蘊六入十八界聚落之處分別觀察能離內而根身之我及離外而器界之我所是皆無始無明愛業之所生起本自無根故當離也業愛何以生我及我所哉眼等六根攝受色等六塵從中計著而識生焉既生識已一切諸根藏心所現之見分也而執為我一切器界藏心所現之相分也而執為我所謂之曰現如鏡現影像當體全空但自妄想分別施設顯示以為實有是妄想生於識識生於業愛如無業愛色等誰為攝取既無攝取識等誰為計著是無知愛業生起蘊界入聚自無始以來念念相續流注不息有如河流含藏八識田中能生華果有如種子一念炯炯因明立所相繼不絕如燈本無形狀而能鼓煽宇內如風本無根蒂而能出沒無常如雲是七識行陰內依於八識如種子如燈外依於六識如風如雲展轉相因而生亦展轉相因而壞剎那之間變壞不停及入六識則心想躁動拈一放一有如猿猴樂著塵境以不淨為淨有如飛蠅貪求受

用無厭無足有如猛火始而動既而樂終無厭足流逸奔塵往而不返良由八識田中無始虛偽習氣為之因也虛偽習氣熏變真如墮在諸有趣中如汲水輪流轉不息有無相傾因果相乘生死輪轉是無明業愛虛偽習氣為因便能生起種種五蘊根身而為之我是為正報即能生起種種器界資生受用諸色相等而為之我所是為依報此亦從不思議中變起有如幻術神呪能令死屍行動亦如機關木人機發像起雖見諸根動要以一機抽而無明業愛正其生起之機也能於此善知其相無明滅則行滅行滅則識滅乃至有滅則生老病死苦滅既無業愛誰為種種身與色乎無身則我離無色則我所離所謂蘊界入聚假合而名人者蕩然一空矣是名人無我智能作是空觀者不落識情故名為智也昔仰山於僧堂三昧次夜半不見山河大地寺宇人物以至己身全同空界明晨舉似為山為曰我在百丈時得此境乃是融通妄想銷明之功汝向後說法有人過者無有是處為仰傳佛心印單明向上亦不廢人無我次第而修乃知真實修行者不徒以虛論相高。

云何法無我智謂覺陰界入妄想相自性如陰界入離我我所陰界入積聚因業愛繩縛展轉相緣生無動搖(唐云愛業繩縛五為緣起無能作者)諸法亦爾離自共相不實妄想相妄想力是凡夫生非聖賢也心意識五法自性離故大慧菩薩摩訶薩當善分別一切法無我善法無我菩薩摩訶薩不久當得初地菩薩無所有觀地相觀察開覺歡喜次第漸進超九地相得法雲地(唐云得此智已知無境界了諸地相即入初地心生歡喜次第漸進及至善慧及以法雲所作已辦)於彼建立無量寶莊嚴大寶華蓮王像大寶宮殿幻自性境界修習生於彼而坐同一像類諸最勝子眷屬圍繞(唐云住是地已有大寶蓮華王眾寶莊嚴于其華上有寶宮殿狀如蓮華菩薩往修幻性法門之所成就而坐其上同行佛子前後圍繞)從一切佛刹來佛手灌頂如轉輪聖王太子灌頂超佛子地到自覺聖智法趣當得如來自法身見法無我故是名法無我相汝等諸菩薩摩訶薩應當修學。

通曰己至人無我地但空其人未空其法也云何名法無我智耶謂向者分別觀察覺得陰界入妄想施設顯示之相本無自性當體空寂如陰界入處求我相不可得求我所相不可得以至陰界入集聚種種身色但因愛業繩縛展轉相緣而生種種變現無能作者本無動搖是陰界入分之無自相可得合之無共相可得本無性故人空既爾諸法皆然彼離自共相得人無我智者有涅槃相可得不知此相虛妄不實亦是妄想之相雖能離名相妄想不能離正智如如執著正智如如而不捨者亦是妄想之力非力不證於此是凡夫二乘偏空所生非十地聖賢正見也若聖賢者如是觀察於心意識名相妄想正智如如五法三自性皆遠離故說到遠離心意識境界一切法執俱遣乃得稱法無我智是故菩薩當善分別一切法無我不當為法所縛也我法有二謂分別俱生然分別我分別法二執斷盡即入初地俱生我執從初地至七地斷盡方入八地俱生法執從

初地任運而斷至等覺後心方盡即入妙覺故云分別二障極喜無法執俱生地地除若菩薩善法無我智不久當得初地無所有觀以無所有觀觀察諸地分證真如則能開覺入如實理心生歡喜是名初地即由初地次第漸進以至十地坐蓮華宮諸佛灌頂如轉輪王授太子王位時以金瓶盛四大海水灌太子頂授輪轉王位既超佛子地獲自證法當得如來自在法身法身無為不墮諸數惟見法無我相是名法無我智汝等菩薩應當修學昔世尊在靈山會上拈華示眾是時眾皆默然唯迦葉尊者破顏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付囑摩訶迦葉世尊至多子塔前命迦葉分座令坐以僧迦梨圍之遂告曰吾以正法眼藏密付於汝汝當護持傳付將來無令斷絕而說偈曰法本法無法無法亦法今付無法時法法何曾法後迦葉以法付阿難偈曰法法本來法無法無非法何於一法中有法有不法後阿難以法付富那和修偈曰本來付有法付了言無法各各須自悟悟了無無法後富那和修以法付優波鞠多偈曰非法亦非心無心亦無法說是心法時是法非心法後優波鞠多以法付提多迦偈曰心自本來心本心非有法有法有本心非心非本法祖祖相傳如出一轍。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世尊建立誹謗相惟願說之令我及諸菩薩摩訶薩離建立誹謗二邊惡見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覺已離常建立斷誹謗見不謗正法爾時世尊受大慧菩薩請已而說偈言。

建立及誹謗無有彼心量(魏云心中無斷常)身受用建立及心不能知愚癡無智慧建立及誹謗(唐云身資財所住皆唯心影像凡愚不能知起建立誹謗所起但是心離心不可得)。

爾時世尊於此偈義復重顯示告大慧言有四種非有有建立云何為四謂非有相建立非有見建立非有因建立非有性建立是名四種建立又誹謗者謂於彼所立無所得觀察非分而起誹謗是名建立及誹謗相(唐云謂於諸惡見所建立法求不可得不善觀察遂生誹謗)。

通曰前大慧問云何為斷見及常見不生云何佛外道其相不相違此下詳答建立是常見誹謗是斷見大慧欲明其相狀故復有此請世尊先說偈言以明本來原無建立誹謗二相而不免有二種相者則外道愚癡不明正法邪見所生大約有四不出五六七八識情、度非能超識而見乎性也偈云建立及誹謗無有彼心量謂自心現量中原無彼斷常二見何以明其無有也謂於自心所現內而根身外而器界資財受用建立所住法一切皆如心之影像影有去來心無生滅凡愚心不能知遂謂一切建立者終歸斷滅不知但滅其影非滅其鏡也外道愚癡於其有也執為實有而起建立相於其無也執為實無而起誹謗相所起但是心離心不可得明了自心現量者自無此過偈單明正法猶以建立誹謗二相未之詳也故復重顯示建立相有四皆於非有而見其有也一者相建立指根身

器界種種相分皆由前五識攝受而生計著故建立實有是相二者見建立指分別人我作者受者皆由六識妄想分別各成其見故建立實有是見三者因建立六識因七識生七識無自性推之不得乃謂無因生更計別有異因由作者生是於非因而建立因相也四者性建立謂有涅槃自性可得雖能離相見因諸法實不出第八識冥諦是以非性為性也此四種建立皆虛妄不實總不出心意意識橫計為有斷見外道於彼相見因性諸惡見所建立法求不可得不見實相即謗諸法言一切無觀察不善不能於有而離有其於真空不空境界非分劑所及謬謂彼建立為有者皆非也遂生誹謗是名建立誹謗二種之相黃檗云從上祖師唯傳一心更無二法指心是佛頓超等妙二覺之表決定不流至第二念始似入我宗門如斯之法汝取次人到這裏擬作麼生學所以道擬心時被擬心魔縛非擬心時又被非擬心魔縛非非擬心時又被非非擬心魔縛魔非外來出自你心唯有無神通菩薩足跡不可尋若以一切時中心有常見即是常見外道若觀一切法空作空見即斷見外道所以三界唯心萬法唯識此猶是對邪見人說若說法身以為極果此對三賢聖人言故佛斷二愚一者微細所知愚二者極微細所知愚佛既如是更說什麼等妙二覺來據黃檗心量即等妙二覺亦自無有何得有斷常二見來。

復次大慧云何非有相建立相謂陰界入非有自共相而起計著此如是此不異是名非有相建立相此非有相建立妄想無始虛偽過種種習氣計著生大慧非有見建立相者若彼如是陰界入我人眾生壽命長養士夫見建立是名非有見建立相大慧非有因建立相者謂初識無因生後不實如幻本不生眼色明界念(魏云因眼色明空念故識生)前生生已實已還壞是名非有因建立相大慧非有性建立相者謂虛空滅般涅槃非作計著性建立此離性非性一切法如兔馬等角如垂髮現離有非有是名非有性建立相建立及誹謗愚夫妄想不善觀察自心現量非聖賢也是故離建立誹謗惡見應當修學。

通曰上四種建立誹謗相已列其目此下詳其實也何謂非有相建立謂陰界入各有自體名自相和合成人名共相由前五識攝受相分而生計著謂此如是即自相之類謂此不異即共相之類此五識妄想於非有相而生相解非自五識生也由無始以來攬取虛妄塵境以為實有不知是過種種計著積成習氣含藏八識田中觸境即發故作是相建立也一切諸法皆自心所現如鏡中之像本無實體今執其像而生計著是名非有相建立相何謂非有見建立若彼如是陰界入等原無我人眾生壽者等相從中分別此是我此是人此眾生此壽者長養士夫魏云作者受者一一作如是分別見乃屬六識用事虛妄分別一切諸法謂實有是見不知對前境而生分別境去則無原無自體是名非有見建立相何謂非有因建立彼謂後識因前識生推原初識從何而起畢竟無始是初識無因生本不生也後識生時如幻不實因物而有蓋因緣外物而生如眼識因色

因明因空界因心念故識生既假緣生緣盡則滅前生生已有即還壞而外緣作者其生因也始焉以為無因既焉別有異因終不明乎正因也若明正因則六識因七識七識因八識八識為如來藏有本可據今併諸識而欲壞之返以作者為因是名非有因建立相何謂非有性建立外道以虛空無為擇滅無為及涅槃無為三者非人力所作自性如此遂計著三無為法以為實有是性此性遠離有無離性非性然彼之所計離有無者謂一切法如兔馬等角本來無有以有形無以無形有但於有無法上分別而見其離於有也既離於有人不能見而自謂有涅槃性如以翳目觀於空中毛輪旋轉謂已獨見而反責人以不見以是為離於非有也此離有非有計著但翳目所現非真離有非有也若真離有非有者不作如兔馬等角見即有無離有無即涅槃離涅槃真性之妙如此豈外道所能窺乎故知彼所建立性者乃非有性建立相也有此四者建立而為常見即有此四者誹謗而為斷見是皆愚夫無有智慧不善觀察自心現量一切根身器界雖現而為有非實有也何得執之以為常有已還滅非實無也何得執之以為斷是斷常惡見非聖賢所有也汝等趨向聖賢應當善觀察自心現量斯遠離二過矣有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有僧云既有為甚麼却撞入這個皮袋州云為他知而故犯又有僧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僧云一切眾生皆有佛性狗子為甚麼却無州云為伊有業識在天童頌云狗子佛性有狗子佛性無直鉤元求負命魚逐氣尋香雲水客嘈嘈雜雜作分疎平展演大鋪舒莫怪農家不慎初指點瑕疵還奪璧秦王不識藺相如若是通方作家道有道無當下即有出身之路一落有無分疎去外道惡見不遠矣。

復次大慧菩薩摩訶薩善知心意識五法自性二無我相趨究竟為安眾生故作種種類像如妄想自性處依於緣起譬如眾色如意寶珠普現一切諸佛刹土一切如來大眾集會悉於其中聽受佛法所謂一切法如幻如夢光影水月於一切法離生滅斷常及離聲聞緣覺之法得百千三昧乃至百千億那由他(此云萬億)三昧得三昧已遊諸佛刹供養諸佛生諸天宮宣揚三寶示現佛身聲聞菩薩大眾圍繞以自心現量度脫眾生分別演說外性無性(唐云說外境〔果〕皆唯是心)悉令遠離有無等見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心量世間佛子觀察種種之身離所作行得力神通自在成就(唐云佛子能觀察世間唯是心示現種種身所作無障礙神通力自在一切皆成就)。

通曰上文所謂善觀察自心現量者其詳何如自心現量不外心意意識五法三自性唯心所現隨染則為名相妄想為妄想緣起自性合覺則為正智如如為成自性捨前染緣為人無我相并捨後法緣為法無我相唯善知其相趨向真如乃得究竟涅槃證不生滅為安眾生之故現種種形隨機化導如妄想自性依於緣起自性相因而起以慈悲願力為緣以不捨眾生為想譬如摩尼寶珠能現眾色隨物而變故現起一切佛土普入

一切眾會聽受一切正法所謂一切法如幻如夢如光如影如水中月不可執為有不可執為無遠離凡夫生滅之法遠離外道斷常之法及離二乘偏空之法彼凡夫執有二乘執空皆不了如幻之法故也今聽受佛法得如幻三昧即得百千三昧乃至遊諸佛土供養如來示現佛身為眾說法但以自心現量三界唯心之法度脫眾生說外境界無物有物皆無自性可得如夢幻光影如水中月等謂之為有不可也謂之為無不可也遠離有無等見不但無生滅斷常之失亦且離聲聞緣覺之過以此安眾生而眾生得其安矣彼外道二乘有無等見必斷滅一切而後已寧能現起如是神變乎所謂自心現量者頌中又復詳之謂佛子觀察世間唯是心量所現故能現起種種身形所作無礙種種神力得大自在非作意而行之也由究竟無我得如幻三昧之所成就耳非真見三界唯心者曷能有此瑞鹿本先禪師上堂諸法所生唯心所現如是言語好個人底門戶且問汝等諸人眼見一切色耳聞一切聲鼻嗅一切香舌了一切味身觸一切耍滑意分別一切諸法祇如眼耳鼻舌身意所對之物為復是你等心為復非是你等心若道唯是你等心何不與你等身都作一塊了休為甚麼所對之物却在你等眼耳鼻舌身意外你等若道眼耳鼻舌所對之物非是你等心又爭奈諸法所生唯心所現言語留在世間何人不舉著你等見這箇話還會麼若也不會大家用心商量教會去幸在其中莫令厭學無事且退此等語句不是說了便休須實證得方有度脫分。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復請佛言唯願世尊為我等說一切法空無生無二離自性相我等及餘諸菩薩眾覺悟是空無生無二離自性相已離有無妄想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爾時世尊告大慧菩薩摩訶薩言諦聽諦聽善思念之今當為汝廣分別說大慧白佛言善哉世尊唯然受教佛告大慧空空者即是妄想自性處大慧妄想自性計著者說空無生無二離自性相。

通曰大慧因佛言遠離有無等見所謂一切法如幻如夢光影水月即是空法即是無生法即是無二法即是離自性相法約一切法會歸寂滅一心直顯第一義空乃無上菩提正究竟處故大慧復有此請而世尊一一廣分別說首言空空者即是妄想自性處只此一語可謂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者也空空者空而不空是謂真空真空全體是妄妄想全體是空如淫怒癡是妄而淫怒癡性其真空也真空本不容說而又說空無生無二離自性相者謂於妄想自性生計著者說耳因計著有故說空因計著生滅故說無生因計著生死涅槃是二故說無二因計著有涅槃性可得故說離自性相無非顯出第一義真空也若會得妄想自性本無言說當下即證無上菩提天童舉圓覺經云居一切時不起妄念(不)於諸妄心亦不息滅(不)住妄想境不加了知(不)於無了知不辨真實(不)頌曰巍巍堂堂磊磊落落開處刺頭穩處下脚脚下線斷我自由鼻端泥盡居休斲莫動著千年故紙中合藥永嘉證道歌云放四大莫把捉寂滅性中隨飲

啄諸行無常一切空即是如來大圓覺二尊宿語如出一口可謂真妄兩忘灑然自由者矣。

大慧彼略說七種空謂相空性自性空(魏雲一切法有物無物空)行空無行空一切法離言說空第一義聖智大空彼彼空云何相空謂一切性自共相空觀展轉積聚故分別無性自共相不生自他俱性無性故相不住是故說一切性相空是名相空。

通曰據大般若說空凡二十種所謂內空外空內外空空空等多名此但略說七種空然相空即色空性自性空即受空行空即行空無行空即識空離言說空即想空五蘊皆空總是遠離有無妄想第一義聖智大空由前五者既離則真性自顯彼彼空則為外道邪見但於彼彼有無法上求空而不知自性真空也何謂相空謂一切自相共相空觀察諸蘊展轉積聚遞互相待分別推求畢竟無性故自他及共相不生所謂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無因是故說無生惟自他俱皆無自性故相不住有自性則有自相可得有他性則有他相可得有俱性則有俱相可得今非自非他非俱相依何住故諸法無性其相即空此所謂緣生無性生而不生非同外道作一切斷滅解也天童舉經云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法眼云若見諸相非相即不見如來天童拈云世尊說如來禪法眼說祖師禪會得甚奇特不會也相許後萬松自讚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眉毛眼上向世尊法眼分疆列界處方便講和於此三般說話穿透即明得相空真際。

云何性自性空謂自己性自性不生是名一切法性自性空是故說性自性空。

通曰上言自共相不生自他俱性無性故相不住非無其相也相無自性當生即不生是相之空由於自性空也此曰性自性者對他而言謂自己攝取外法之性即受陰也無論一念不起方名不生即對境數起亦自不生諸法自體相有無俱空故名有物無物空無量壽念禪師云自他心起處無蹤自我心忘忘無滅迹與此段一切法性自性空大有發明黃檗上堂云即心是佛上至諸佛下至蠢動含靈皆有佛性同一心體所以達摩從西天來唯傳一心法直指一切眾生本來是佛不假修行但如今識取自心見自本性更莫別求云何識自心即如今言語者正是汝心若不言語又不作用心體如虛空相似無有相貌亦無方所亦不一向是無有而不可見故祖師云真性心地藏無頭亦無尾應緣而化物方便呼為智若不應緣之時不可言其有無正應之時亦無蹤跡既知如此如今但向無中棲泊即是行諸佛路。

云何行空謂陰離我我所因所成所作業方便生是名行空(唐云所謂諸蘊由業及因和合而起離我我所是名行空)。

通曰相空其外性空其內然而中間相續不息者行陰是也何由而空之謂行陰內離我故我空外離我所故我所空行陰即七識七識內依八識

而執有我相是我相因八識初動和合方便而生七識非八識不成故曰因所成七識外依六識而執有所相是我所由六識所作染淨業相和合方便而起七識傳送出入原無本位是我我所本自離行陰性自空也故名行空開先照禪師上堂叢林規矩古佛家風一參一請一粥一飯且道明個甚麼祇如諸人心心不停念念不住若能不停處停念處無念自合無生之理與麼說話笑破他人口參於此參得徹方信諸行本空若於不停不住處作對治功勳者猶大遠在。

大慧即此如是行空展轉緣起自性無性是名無行空(唐云所謂諸蘊本來涅槃無有諸行是名無行空)。

通曰其行既空已至湛不搖處湛流而出則名諸行湛流而入至無所入則名無行無行云者謂識蘊本來涅槃無有諸行故諸行熏成種子種子熏起諸行展轉緣起生不自生從緣而生滅不自滅從緣而滅起滅隨緣何自性之有行既本空故無行亦空也所以云即此如是行空是名無行空投子示眾云若論此事如鸞鳳冲霄不留其跡羚羊挂角那覓其蹤金龍不守於寒潭玉兔豈棲於蟾影其或賓主若立須威音路外搖頭問答言陳乃玄路傍提為唱若能如是猶在半途更乃凝眸不勞相見頌曰水澄月滿道人愁妙盡無依類莫收剎外正偏兼帶路不萌枝上辨春秋且道辨無行空者是誰。

云何一切法離言說空謂妄想自性無言說故一切法離言說是名一切法離言說空。

通曰色受行識皆可言說分別不離想陰想陰即妄想也妄想所緣者言說可及然妄想自性本自空寂非言說所及自性既無可言說則一切法不離自性亦無可言說無言無說不容擬議則前所云相空性自性空行空無行空亦不容措一詞而并空之矣是名離言說空維摩詰問文殊師利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文殊師利曰如我意者於一切法無言無說無示無識離諸問答是為入不二法門於是文殊師利問維摩詰言我等各自說已仁者當說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維摩默然天衣懷頌云維摩不默不良久據坐商量成過咎吹毛匣裏冷光生外道天魔皆斬首天童頌云曼殊問疾老毗耶不二門開看作家珉表粹中誰賞鑒忘前失後莫咨嗟區區投璞兮楚庭賸土璨璨報珠兮隋城斷蛇休點破絕疵瑕俗氣渾無却較些是離言說空唯有淨名發揮最徹。

云何一切法第一義聖智大空謂得自覺聖智一切見過習氣空是名一切法第一義聖智大空。

通曰以上性相行識言說皆習氣也各執所見即見過也唯能見性得自覺聖智淨智妙圓本自空寂一切見過習氣將何處著但空見過習氣而不空自覺聖智空而不空是為真空一切法皆由第一義聖智建立第一義聖智空即一切法空是一切生滅法不離一真如性一真如性不離一切法一空一切空故名大空第一義云者絕諸對待出世間上上智也但

可自知故曰自覺聖智昔七祖婆須密尊者行化至迦摩羅國有智者自稱佛陀難提欲與師論義祖曰仁者論即不義義即不論若擬論義終非義論難提知師義勝遂願求度祖以正法眼藏付之偈曰心同虛空界示等虛空法證得虛空時無是無非法後難提以正法付伏馱密多偈曰虛空無內外心法亦如此若了虛空故是達真如理觀二付法偈一切法聖智大空唯諸祖證悟最盡。

云何彼彼空謂於彼無彼空是名彼彼空大慧譬如鹿子母舍無象馬牛羊等非無比丘眾而說彼空非舍舍性空亦非比丘比丘性空非餘處無象馬(唐云我說彼堂空非無比丘眾大慧非謂堂無堂自性非謂比丘無比丘自性非謂餘處無象馬牛羊)是名一切法自相彼於彼無彼是名彼彼空(唐云一切諸法自共相彼彼求不可得是故說名彼彼空)是名七種空彼彼空者是空最麤汝當遠離。

通曰彼彼空者謂何等何等法處彼法無此法有彼法有此法無展轉俱空是故言空此但空其相未空其性但空於彼未空其餘譬如鹿子之母毗舍佉優婆夷深重三寶造立精舍安止比丘於中不畜象馬等我昔曾為說法謂殿堂空者無象馬牛羊等名為空有諸比丘等名為不空但說彼殿堂空耳非謂殿堂堂性空非謂比丘比丘性空合有情無情空與不空而俱空之也又非一切皆空同於斷滅彼舍雖無象馬牛羊而象馬牛羊非餘處無實不壞世間相也是名諸法自相本來如是空而不空離彼此故彼不明乎此但於彼無彼於諸蘊界處入自相共相求不可得即於彼相而說無相如說舍空無象馬牛羊等蓋於相而見其無非於性而見其無也故名彼彼空是彼彼空者僅能空前塵而不能空前塵自性此空最為麤淺若空無所空如上第一義聖智大空是空最精汝等應當修學若彼彼空者是名斷見遠離之可也僧志常參六祖祖問曰汝從何來欲求何事對曰學人近往洪州白峰山禮大通和尚蒙示見性成佛之義未決狐疑遠來投禮伏望和尚指示祖曰彼有何言句汝試舉看曰志常到彼凡經三月未蒙示誨為法切故一夕獨入丈室請問如何是某甲本心本性大通乃曰汝見虛空否對曰見彼曰汝見虛空有相貌否對曰虛空無形有何相貌彼曰汝之本性猶如虛空了無一物可見是名正見無一物可知是名真知無有青黃長短但見本源清淨覺體圓明即名見性成佛亦名如來知見學人雖聞此說猶未決了乞和尚開示祖曰彼師所說猶存知見故令汝未了吾今示汝一偈偈曰不見一法存無見大似浮雲遮日面不知一法守空知還如太虛生閃電此之知見瞥然興錯認何曾解方便汝當一念自知非自己靈光常顯現常聞偈已心意豁然乃述偈曰無端起知見著相求菩提情存一念悟寧越昔時迷自性覺源本隨照枉遷流不入祖師室茫然趨兩頭由是觀之執著空無知見者應在門外。

大慧不自生非不生除住三昧是名無生(唐云無生者自體無生而非不生)。

通曰一切法空說已何謂一切法無生耶以諸法不自生非一向不生之謂謂其生而不生當體寂滅不待按抑修為然後不生也除八地菩薩住三昧中證無生理是修而後得者此則諸法自性本自無生故名無生進山主問修山主云明知生不生性為甚麼為生之所留修云筭畢竟成竹去如今作箴使還得麼進云汝向後自悟去在修云某甲只如此上座意旨如何進云這箇是監院房那箇是典座房修便禮拜天童頌云豁落無依高閒不羈家邦平帖到人稀些些力量分階級蕩蕩身心絕是非是非絕介立大方無軌轍即此則觀之住三昧而證無生者與本自無生尚隔一塵。

離自性即是無生離自性刹那相續流注及異性現一切性離自性是故一切性離自性(唐云離自性者以無生故密意而說一切法無自性以刹那不住故見後變易故是名無自性)。

通曰一切法空無生說已何以稱離自性相哉大凡有生相可得即有自性可得今一切法無生即此無生故說一切法無自性非一向是無也密意而說生即不生性即無性以相續流注之體自無始以來刹那刹那新新不住原無自性可得故刹那之頃流入他性及他性見時變易前性所謂自性者將安在乎如金性堅遇火則融流入水性水性流遇寒則冰流入地性皆無自性可得一切皆真如性本自無生故也是名一切性離自性相臨濟云道流一刹那間便入華藏世界入毗盧遮那國土入神通國土入清淨國土入法界入穢入淨入凡入聖入餓鬼畜生處處討覓尋皆不見有生有死唯有空名幻化空華不勞把捉得失是非一時放却善乎離自性之談也。

云何無二謂一切法如陰熱如長短如白黑(唐云如光影如長短如白黑皆相待立獨則不成)大慧一切法無二非於涅槃彼生死非於生死彼涅槃異相因有性故(魏云以異因相故)是名無二如涅槃生死一切法亦如是(唐云非於生死外有涅槃非於涅槃外有生死生死涅槃無相違相)。

通曰一切法空無生離自性相詳如上舉何以謂無二也以對待言則有二以無對待言則無二一切法無二者即對待中有無對待者在譬之於日陰則涼晴則熱夏則長冬則短晝則白夜則黑皆相待而立其實日體本無晦明長短黑白也故一切法無二非於涅槃外有生死非於生死外有涅槃生死涅槃無相違相以異於因相故以異於因相之有性故凡有相者必有其性既有其性因有其相今涅槃無自性生死無自性如日光影長短白黑長相現時短性安在白相現時黑性安在即因相非因相而日體固異於因相也既非因相即無異相可得云何言二涅槃生死如是推之一切法亦如是故謂一切法無二也黃檗云十方世界不出我之一心一切微塵國土不出我之一念若然說什麼內之與外如蜜性甜一切

蜜皆然不可道這個蜜甜餘底苦也何處有與麼事所以道虛空無內外法性自爾虛空無中間法性自爾故眾生即佛佛即眾生眾生與佛原同一體生死涅槃有為無為原同一體世間出世間乃至六道四生山河大地有性無性亦同一體言同者名相亦空有亦空無亦空盡恒河世界元是一空由黃檗言惟其空無相故不二實與此段相符。

是故空無生無二離自性相應當修學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我常說空法遠離於斷常生死如幻夢而彼業不壞虛空及涅槃滅二亦如是愚夫作妄想諸聖離有無。

通曰世尊既廣分別說空無生無二離自性相已而偈復直顯真空遠離有無妄想非如外道二乘等見真所謂無上法門也世尊所說空法既曰無生空矣又曰無二曰離自性不離諸法以為空也空而不空是為真空遠離於斷常二見曷言乎其遠離也凡夫見其常以為有生死而不知生死如幻如夢本未嘗有也但彼於幻夢中所作善惡之業熏染識田因果不壞故常在生死是常見之過也二乘見其斷以為有涅槃可得若虛空若涅槃若擇滅三無為法皆是二乘法說空便與實對說滅便與生對有無相傾終歸生死海中彼業亦不壞也故曰亦如是是斷見之過也愚夫無智慧不能見真性本空遠離有無第於有無法中作此妄想分別是斷常邪見生於有無妄想也諸聖得自覺聖智言語道斷心行處絕即有無妄想無自而生何從而有斷常二見乎此真空之法即有無離有無本自不生本自無二本離自性相應當修學也有僧辭趙州州曰甚處去曰諸方學佛法去州豎起拂子曰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錯舉曰與麼則不去也州曰摘楊華摘楊華天童拈云沈空滯迹犯手傷鋒俱未是衲僧去就直須莫入人行市不坐他床榻正不立玄偏不附物方能把住放行有自由分此諸尊宿說空法最細大露諸聖離有無消息。

爾時世尊復告大慧菩薩摩訶薩言大慧空無生無二離自性相普入諸佛一切修多羅(此云契經)凡所有經悉說此義諸修多羅悉隨眾生希望心故為分別說顯示其義而非真實在於言說如鹿渴想誑惑羣鹿鹿於彼相計著水性而彼無水如是一切修多羅所說諸法為令愚夫發歡喜故非實聖智在於言說(唐云非皆顯示聖智證處真實之法)是故當依於義莫著言說。

通曰世尊已說偈竟而又叮嚀大慧莫著言說謂自覺聖智由於自悟非言說所及故諸經所說或言空或言無生或言無二或言離自性相無非因眾生希望菩提為分別顯示令發歡喜生精進心耳非有真實聖智在言說間也如渴鹿逐陽燄而生水想燄實非水真實聖智義當在何處故當依於義而毋徒依於言也僧問藥山已事未明乞和尚指示山良久曰吾今為汝道一句子亦不難祇宜汝於言下便見去猶較些子若更入思

量却成吾罪過不如且各合口免相累及觀藥山如是指示可謂知法者懼。

一切佛語心品第二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世尊修多羅說如來藏自性清淨轉(二譯云具)三十二相入於一切眾生身中如大價寶垢衣所纏如來之藏常住不變亦復如是而陰界入垢衣所纏貪欲恚癡不實妄想塵勞所污一切諸佛之所演說云何世尊同外道說我言有如來藏耶世尊外道亦說有常作者離於求那(魏云不依諸緣)周徧不滅世尊彼說有我佛告大慧我說如來藏不同外道所說之我大慧有時說空無相無願如實際法性法身涅槃離自性不生不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如是等句說如來藏已如來應供等正覺為斷愚夫畏無我句故說離妄想無所有境界如來藏門大慧未來現在菩薩摩訶薩不應作我見計著譬如陶家於一泥聚以人工水木輪繩方便作種種器如來亦復如是於法無我離一切妄想相以種種智慧善巧方便或說如來藏或說無我以是因緣故說如來藏不同外道所說之我是名說如來藏開引計我諸外道故說如來藏令離不實我見妄想入三解脫門境界希望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故如來應供等正覺作如是說如來之藏若不如是則同外道是故大慧為離外道見故當依無我如來之藏。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人相續陰(魏云人我及於陰)緣與微塵勝自在作心量妄想。

通曰大慧因世尊說諸聖離有無遠離於外道斷常等見云何諸經說有如來藏常住真我豈不同於外道所說神我耶諸佛演說如來藏自性清淨具三十二相在於一切眾生身中無不周徧不為陰界所垢不為妄想所污常住不變如大價寶珠雖為垢衣所纏然而精光不壞為離於所依故外道亦說神我有常名為作者其常住同也雖在五陰不依諸緣其不污同也周徧十方體無生滅其徧歷諸趣同也彼所說我與佛何別不知世尊所云常樂我淨以無我為我而彼所云神我以我見為我也故自不同如來說法原不執一故為著有見者說空無相無願三解脫法此空如來藏也為著無見者說真如實際法性法身真實不虛法此不空如來藏也為著亦有亦無見者說涅槃離自性本自不有不生不滅本自不無為著非有非無見者說本來寂靜原非非有自性涅槃原非非無最上第一義法此空不空如來藏也如是等句總說一如來藏法何嘗執定說有我也已為一切愚夫聞無我句遂生畏怖故說離妄想無所有境界名如來藏門然曰離妄想離我我所也曰無所有人法俱空也此如來藏原非有我豈可以我見計著並論乎何以明其無我也譬如陶家作種種器或以人工或以水杖或以輪繩方便造作而泥遂成器然器之成也輪繩不得

而與焉水木不得而與焉人工不得而與焉適以彰其無我也如來說法亦爾於遠離一切分別相無我法中以種種智慧乃根本實智善巧方便乃後得權智或說如來藏或說無我種種名字各有差別而中實無我實不同於外道所說之我所以名如來藏者正欲開引計著神我諸外道令其遠離不實我見入於空無相無願三解脫門境界庶幾疾得無上菩提以我見無根故為不實終歸生滅若三解脫者謂如來藏自性清淨故云空離一切相十二有支滅故云無相自無願求唯為化導眾生故云無願此真無上菩提路也故我所說如來藏正以無我而破外道之我使如來所說如來藏不如是說空無相無願三解脫法者即外道等見謂之同可也然外道我見未離所依而強曰周徧是為邪見汝等應當遠離欲離外道我見正當依於無我如來之藏乃可對治而蕩除之顧謂如來藏同於外道所說我何哉世尊重說偈言宣露外道我見正以見其當離也我見有人我有法我外道著人我見二乘著法我見此但以人我明之五陰和合成人色受想陰易知唯行陰相續流注外緣六識而造乎業內緣八識而棲乎冥外道以為神我也神我即是勝性以此為作者固是妄想又謂微塵積之而生大地謂大自在天生起世界為能作者不知彼所云作者猶有待非能作也是為異因總屬心量中之妄想而已妄想計度如此即現前陰界等法未之能空是名著人我見是我見猶羸若二乘并五陰三界而空之名著法我見尚不敢望如來藏實際況外道可比而同乎故能察妄想之起滅總不出於如來藏海即妄想即心量諸佛之所演說常住真我如是詎可輕談乎哉有客來謁長沙沙召尚書其人應諾沙曰不是尚書本命分明用標指月其人曰不可離却即今祇對別有第二主人却落在精魂窟裏沙曰喚尚書作至尊得麼更與重重點破其人曰恁麼總不祇對時莫是弟子主人否却又落在無事界裏州曰非但祇對與不祇對時無始劫來是個生死根本果然逃明眼人不過沙有偈曰學道之人不識真祇為從來認識神無始劫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人此可為外道定評矣今養生家往往引此證彼豈以彼所謂本來人者與如來同耶一笑。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觀未來眾生復請世尊惟願為說修行無間如諸菩薩摩訶薩修行者大方便佛告大慧菩薩摩訶薩成就四法得修行者大方便云何謂四謂善分別自心現觀外性非性離生住滅見得自覺聖智善樂是名菩薩摩訶薩成就四法得修行者大方便云何菩薩摩訶薩善分別自心現謂如是觀三界唯心分齊離我我所無動搖離去來無始虛偽習氣所熏三界種種色行繫縛身財建立妄想隨入現是名菩薩摩訶薩善分別自心現。

通曰大慧因佛說一切法空無生無二離自性相顯明無間之理無間云者無絲毫間隔即最上第一義心也理雖顯明要因行得如何修行得證無上菩提與無間相應如諸大菩薩修行大方便法門佛說方便成就約

有四法一者善分別自心現二者善觀外性非性三者善離生住滅見四者得自覺聖智善樂謂之善者有妙悟存乎其間非尋常觀行可比而自覺聖智樂亦云善樂非耽玩寂滅者倫也初何以善分別自心現謂觀三界唯心悟知唯心分齊遠離徧計依他二執證圓成實性內離根身之我外離器界之我所本無動搖三界何自而起本離去來三界何有生滅但是一心故曰唯心然不免有我我所動搖去來之相者為無始虛偽習氣所熏故現有三界種種色行諸陰等係縛於內而示有我相身財建立於外而示有所相曰色曰行而受想在其中然相分見分皆由八識生起世界中六道妄想分別隨入見相二分而現有動搖去來之相是三界種種皆由妄想所現妄本無根其實未嘗有也妄既不生即妄即真何往而非自心所現此之謂善分別自心現也南泉因陸巨夫云肇法師也甚奇特解道天地同根萬物一體泉指庭前牡丹云大夫時人見此一株華如夢相似天童頌曰照徹離微造化根紛紛出沒見其門游神劫外問何有著眼身前知妙存虎嘯蕭蕭岩吹作龍吟再再洞雲昏南泉點破時人夢要識堂堂補處尊古德云是處是慈氏無門無善財須知是見得方善分別自心現。

云何菩薩摩訶薩善觀外性非性謂焰夢等一切性無始虛偽妄想習因觀一切性自性菩薩摩訶薩作如是善觀外性非性(唐云如是觀察一切法時是即專求自證聖智)是名菩薩摩訶薩善觀外性非性。

通曰外道觀外性非性謂有已還無自性亦滅是為斷見菩薩觀外性非性謂妄想無根而自證聖智一切性自性本自不滅是為善觀所以異於外道也一切外法如陽焰如夢幻等本非性也由無始來虛偽習氣所熏執著種種妄想以為其因故執燄為水執夢為真其實一切法皆無自性本自不生如是觀察即是專求自證聖智名性自性即善觀察一切外法名性非性但滅妄想不滅觀智但無習氣種子不無自性是名善觀外性非性長沙岑上堂我若一向舉揚宗教法堂裏須草深一丈事不獲已向汝諸人道盡十方世界是沙門眼盡十方世界是沙門全身盡十方世界是自已光明盡十方世界在自已光明裏盡十方世界無一人不是自已我常向汝諸人道三世諸佛法界眾生是摩訶般若光光未發時汝等諸人向甚麼處委悉光未發時尚無佛無眾生消息何處得山河國土來如長沙言即能自證聖智即能善觀外性非性。

云何菩薩摩訶薩善離生住滅見謂如幻夢一切性自他俱性不生隨入自心分齊故見外性非性見識不生及緣不積聚見妄想緣生於三界內外一切法不可得見離自性生見悉滅知如幻等諸法自性得無生法忍得無生法忍已離生住滅見是名菩薩摩訶薩善分別離生住滅見。

通曰善分別自心現者見其生善觀外性非性者見見滅似未離生住滅見茲善離生住滅見者何以離之哉謂觀一切法如幻如夢無自性無他

性無俱性性本不生即得隨入自心無生境界了知自心分齊歸無所得故自離也既明自心分齊見外性非性非他生也見諸識不生非自生也見外緣不積聚非和合共生也見妄想緣起三界非無因生也於三界內外根身器界一切諸法俱不可得本自無生作此見者名為見性然此見尚存猶未離也進之見猶離見無自性可得雖離自性然生此見者尚存猶未拔其根也進之俱生無明生見悉滅了無影響踪跡能所俱泯證於無生非謂離一切法而別有無生法忍也即此如幻等諸法自性中知其不可得而證無生法忍名得初地然得無生法非難得無生法忍為難既得忍已入乎大定故善分別離生住滅見非著意離之而生住滅見自不生故曰善離為山問仰山生住異滅汝作麼生會仰曰一念起時不見有生住異滅師曰子何得遣法仰曰和尚適來問甚麼師曰生住異滅仰曰却喚作遣法據為仰父子遣法之意也無但喚作遣法耳是真善分別離生住滅見。

云何菩薩摩訶薩得自覺聖智善樂謂得無生法忍住第八菩薩地得離心意意識五法自性二無我相得意生身世尊意生身者何因緣佛告大慧意生身者譬如意去迅疾無礙故名意生譬如意去石壁無礙於彼異方無量由延(此云四十里)因先所見意念不忘自心流注不絕於身無障礙生大慧如是意生身得一時俱菩薩摩訶薩意生身如幻三昧力自在神通妙相莊嚴聖種類身一時俱生猶如意生無有障礙隨所意念本願境界為成就眾生得自覺聖智善樂(唐云譬如心意於百千由旬之外憶先所見種種諸物念念相續疾詣於彼非是其身及山河石壁所能為礙意生身者亦復如是如幻三昧力通自在諸相莊嚴憶本成就眾生願故猶如意去生於一切諸聖眾中)如是菩薩摩訶薩得無生法忍住第八地菩薩轉捨心意意識五法自性二無我相身及得意生身得自覺聖智善樂是名菩薩摩訶薩成就四法得修行者大方便當如是學。

通曰初善分別自心現未離乎心次善觀外性非性專求一切性自性未離乎法既善離生住滅見得無生法忍生滅滅已寂滅為樂故云得自覺聖智善樂豈其一向耽寂如聲聞等謂其得無生法忍住第八菩薩地雖證三昧樂而不住著五法三自性俱離八識二無我俱遣說法度生隨意所往故名得意生身以何因緣名意生身譬如心意憶先所見於彼異方無量由旬之外念念相續疾詣於彼身不為礙石壁不為礙意且如是而況意生得身如幻三昧力者乎得自在神通力者乎其能一時俱生更有速於意也或現妙相莊嚴諸聖圍繞猶如意去生於一切諸聖眾中俱生無有障礙究其本願無非欲成就眾生各悟自性各得自覺聖智善樂故能現十界身去住無礙也現十界身說法度生莊嚴佛土承事諸佛作大佛事乃九地以上事而住八地者何以遽能之蓋由轉識成智捨心意意識五法自三性得二無我相身已證無生法忍住三昧樂此名第八地分齊今復轉其捨而進乎無捨并其捨而忘之是轉智向悲而得意生身蓋

由八地而趨乎九地得自覺聖智善樂而能善用之以度生也是名大菩薩成就四法得修行者大方便向所說一切法空無生無二離自性相至是一一獲證無間之理疾得無上正等正覺汝等可不如是而學哉又細分之善分別自心現是三界唯心證一切法無二乃彌勒菩薩修行大方便門也善觀外性非性是證一切法空乃虛空藏菩薩修行大方便門也善離生住滅見是風動無依證一切法離自性相乃琉璃光法王子修行大方便門也得自覺聖智善樂是普門應現證一切法無生乃觀世音菩薩修行大方便門也是名修行者大方便乃大乘法豈少品可及哉真淨和尚示眾云是日已過命亦隨滅如少水魚斯亦何樂唯二乘禪定寂滅為樂是為真樂學般若菩薩法喜禪悅為樂是為真樂三世諸佛慈悲喜捨四無量心為樂是為真樂石霜普會云休去歇去冷湫湫地去是為二乘寂滅之樂雲門云一切智通無障礙拈起扇子云釋迦老子來也是為法喜禪悅之樂德山棒臨濟喝是三世諸佛慈悲喜捨之樂除此三種樂外不為樂也且道歸宗一眾在三種內三種外良久云今日莊主設饋飴俵餽錢叅退僧堂內普請吃茶去喝一喝會得真淨意旨斯名得自覺聖智善樂不然啼哭有日在。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復請世尊惟願為說一切諸法緣因之相以覺緣因相故我及諸菩薩離一切性有無妄見無妄想見漸次俱生(唐云離有無見不妄執諸法漸生頓生)。

佛告大慧一切法二種緣相謂外及內外緣者謂泥團柱輪繩水水人工諸方便緣有瓶生如泥瓶縷氈草蓆種芽酥酪等方便緣生亦復如是是名外緣前後轉生云何因緣謂無明愛業等法得緣名從彼生陰界入法得緣所起名彼無差別而愚夫妄想是名內緣法。

通曰大慧領善觀外性非性謂一切性無始虛偽妄想習氣為因未詳其因之相為何似又領善離生住滅見謂見外性非性見識不生見緣不積聚見妄想緣生未詳其緣之相為何似故欲覺知緣因之相離一切性有無妄見即上所云見離自性也無妄想見執著諸法漸生頓生即上所云生見悉滅也世尊先舉二種緣相語之謂外器界及內根身外緣喻如泥瓶雖有泥團必假輪繩水木人工為緣而後瓶成泥瓶如是則一切縷緣而成氈草緣而成蓆種緣而成芽酥緣而成酪亦復如是前因後果展轉相生所謂諸法從緣生者此也泥團原無瓶性但以諸方便緣而生必待緣生緣即未嘗生也內緣即十二因緣法無明緣行以至愛取結生死業而有緣之名從彼生起名色受識等而有陰界入諸法皆相緣而起得緣所起之名雖有次序了無差別從相分起者則曰色曰六入從見分起者則曰識曰愛業等總一八識境界原無差別而愚夫不知自心所現妄生分別聚緣內搖種種貪著是名內緣內緣是妄妄本無根但無能取之心自無所取之境固知緣生如幻也報恩明禪師常舉雪峰塔銘問諸老宿夫從緣有者始終而成壞非從緣有者歷劫而長堅堅之與壞即且置雪

峰今日在甚麼處法眼別云祇今是成是壞法眼明得三界唯心故不作二見。

大慧彼因者有六種謂當有因相續因相因作因顯示因待因當有因者作因已內外法生(唐云謂內外法作因生果)相續因者作攀緣已內外法生陰種子等相因者作無間相相續生(唐云作無間相生相續果)作因者作增上事如轉輪王(唐云謂作增上事而生於果)顯示因者妄想事生已相現作所作如燈照色等(唐云謂分別生能顯境相如燈照物)待因者滅時作相續斷不妄想性生(魏云於滅時不見虛妄生法相續事斷絕故)。

通曰上二種緣相一者發明緣不積聚謂外緣由方便轉生無和合性二者發明妄想緣生謂內緣由無明生起本自無根今語以六種因相即發明無始虛偽妄想習氣為因總不離諸識展轉因也一者當有因即是親因謂八識無始以來能為一切作因內而見分諸法外而相分諸法由之作因生果不可思議當下為因故曰當有因二者相續因即是相續識內依八識外緣六識攀緣外境已由是內外法生果陰種子等以現行熏種子復以種子熏現行而染淨果蘊於是乎生連環不斷故曰相續因三者相因即是等無間緣作無間相生相續果相續中間有無間之相已離於因未至於果惟其無間所以相續謂其在因果中間有相可得故曰相因四者作因即是增上緣謂作增上事而生於果如轉輪王身證輪王是為本因而飛輪七寶從空而至是增上因境不能生果必假心為增上故輪王能作勝因以心是境之增上緣也故曰作因惟六識為能作也五者顯了因謂前五識妄想分別生已能顯現境相如燈照物妄想屬能作相現屬所作以前境論色屬所照屬能以分別論照屬所燈屬能故五識與八識俱如照不離燈但有照了未入分別故曰顯示因也六者待因謂生滅相待生已而滅滅已而生相待為用前五六七識俱生時作相續生指善惡二性而言此五六七識俱滅時作相續斷指無記性而言故曰不妄想性生不妄想即無記也前者妄想相續至此暫時而斷斷以待乎續滅以待乎生有生有滅非得真不生滅性也此六者展轉相因生起內外等法如夢如幻愚夫執為實有皆由不明無始虛偽習氣藏於八識田中有如種子故曰妄想習氣為因也僧問黃檗學人不會和尚如何指示檗云我無一物從來不曾將一物與人你無始以來祇為被人指示覓契覓會此可不是弟子與師俱陷王難你但一念不受即是無受身一念不想即是無想身決定不遷流造作即是無行身莫思量卜度分別即是無識身你如今纔起一念即如十二因緣無明緣行亦因亦果乃至老死亦因亦果故善財童子一百一十處求善知識祇向十二因緣中求最後見彌勒彌勒却指見文殊文殊者即汝本地無明若心心別異向外求善知識者一念纔生即滅纔滅又生所以汝等比丘亦生亦老亦病亦死酬因答果已來即五聚之生滅五聚者五陰也一念不起即十八界空即身便是菩提華果即心便是靈智亦云靈臺若有所住著即身為死屍亦云守死屍鬼

由黃檗之言味之則無始虛偽習氣皆始於一念一心不生萬法無咎又何因緣之有。

大慧彼自妄想相愚夫不漸次生不俱生(唐云此是愚夫自所分別非漸次生亦非頓生)所以者何若復俱生者作所作無分別不得因相故若漸次生者不得相我故漸次生不生如不生子無父名(魏云若一切法一時生者因果不可差別以不見因果身相故若次第生者未得身相不得言次第生如未有子云何名父)大慧漸次生相續方便不然但妄想耳因攀緣次第增上緣等生所生故大慧漸次生不生妄想自性計著相故(魏云愚痴凡夫自心觀察次第相續不相應故作如是言因緣次第緣緣緣增上緣等能生諸法大慧如是次第諸法不生虛妄分別取法體相唐云諸計度人言以因緣所緣緣無間緣增上緣等所生能生互相係屬次第生者理不得成皆是妄情執著相故)漸次俱不生自心現受用故自相共相外性非性大慧漸次俱不生除自心現不覺妄想故相生是故因緣作事方便相當離漸次俱見(唐云漸次與頓皆悉不生但自心現身資等故外自共相皆無性故唯除識起自分別見大慧是故應離因緣所作和合相中頓漸生見)。

通曰論緣相乃方便緣生論因相乃展轉因生緣曰方便即緣無自性因曰展轉即因無自性無性即本無生又何漸生頓生之有彼凡愚等自生分別本非漸生而妄想執為漸相本非頓生而妄想執為頓相若果頓生者因果一時俱生誰為能作誰為所作不得因果身相差別故故知非頓生也若果漸生者先有因然後有果既不得果相何以言因生如未有子云何名父既得其子即有父名因果一時具足故知非漸生也漸次生本不生諸計度人說有相續方便緣生實與諸法自體不相應故理不得成故曰不然但是愚夫妄想分別耳彼作如是言曰因緣謂自心親因能生起者曰攀緣謂心取外塵等即所緣緣也曰次第緣謂內外法更互轉生相續無間即等無間緣也曰增上緣謂境外有境界外有果於親因緣若增而上也以此諸緣能生諸法是諸緣為能生諸法為所生故以為有次第漸生也其實漸次生不生皆是妄想自性計著取法體相為有次第方便設使一念不生緣從何起既無能生焉有所生故彼謂由諸緣者實不然也漸生既不成而頓生可知已故云漸次俱不生然則目前種種根身器界諸受用處何自而有蓋一切法唯心所現乃是八識所現見分相分身資受用如鏡現像原無自性故諸蘊等各具一體而為自相諸蘊等和合成人而為共相皆外境也外性非性本自不生所以漸生頓生悉不生也非是一向不生同於斷滅除自心所現無分別見生即不生本無相也惟無明不覺妄生分別即有次第相生是因緣作事方便之相但由自妄想生故於和合相中而作漸生見者非也於和合相中而作頓生見者亦非也彼於非性中而執有自性是為妄見故應遠離若見離自性者見性尚不可得妄從何立若生見悉滅者生處尚不可得見從何起汝等菩薩能善是緣因之相當得無生法忍神會問六祖曰先頓而後漸先漸而

後頓不悟頓漸人心裏常迷悶祖曰聽法頓中漸悟法漸中頓修行頓中漸證果漸中頓頓漸是常因悟中不迷悶荷澤他日有云見清淨體於諸三昧八萬四千諸波羅蜜門皆於見上一時起用若當真如相應之時萬化寂滅此時更無所見三昧諸波羅蜜門亦一時空寂更無所得此數語却於生見悉滅相應荷澤未為不悟也。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一切都無生亦無因緣滅於彼生滅中而起因緣想非遮滅復生相續因緣起非為斷凡愚癡惑妄想緣(唐云一切法無生亦復無有滅於彼諸緣中分別生滅相非遮諸緣會如是滅復生但止於凡愚妄情之所有)有無緣起法是悉無有生習氣所迷轉從是三有現真實無生緣亦復無有滅觀一切有為猶如虛空華攝受及所攝捨離惑亂見非已生當生亦復無因緣一切無所有斯皆無言說。

通曰長行但破緣因相及漸次俱生見至自心現受用本無生滅尚未及詳也故說偈以顯示之謂一切內外法本無因緣生亦無因緣滅本無漸頓生亦無漸頓滅於彼諸緣中分別生滅相謂彼諸緣想皆是生滅法已滅而復生相續因緣起我謂非因緣非遮諸緣會緣者自生滅不緣無生滅凡愚著緣想不了無生義我說無因緣但為除彼惑且有無諸法雖各從緣起緣起本無生當下歸寂靜我既無分別何處有三界惟虛妄習氣積迷展轉因謂有欲有色及有無色界有無遮相傾生滅從中現若悟真實清淨無纖塵本來既不生亦復無有滅觀自心所現一切有為法如華生虛空虛空何曾著唯是捏目生是名惑亂見捏為能取根華為所取塵本無而謂有故名為惑亂誠能捨是見遠離妄分別非是華已生亦不當來生非緣虛空出亦非因目有本自無因緣華從何處生祇憑妄想見其實無所有了達無所有一切都無生本既無生緣安得有名字故知諸緣想但有諸言說分別虛空華無有真實義神會問六祖曰將生滅却滅將滅滅却生不了生滅義我見似聾盲祖曰將生滅却滅令人不執性將滅滅却生令人心離境未即離二邊自除生滅病又史山人問圭峰禪師曰云何佛化所生吾如彼生佛既無生生是何義若言心生法生心滅法滅何以得無生法忍耶答曰既云如化化即是空空即無生何詰生義生滅滅已寂滅為真忍可此法無生名曰無生法忍合二說觀之而緣起無生之義粲然備矣。

(唐云集一切法品第二之三)。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世尊惟願為說言說妄想相心經世尊我及餘菩薩摩訶薩若善知言說妄想相心經(二譯云心法門)則能通達言說所說二種義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以言說所說二種趣淨一切眾生佛告大慧諦聽諦聽善思念之當為汝說大慧白佛言善哉世尊唯然受教佛告大慧有四種言說妄想相謂相言說夢言說過妄想計著言說無始妄想言說相言說者從自妄想色相計著生夢言

說者先所經境界隨憶念生從覺已境界無性生(唐云謂夢先所經境界覺已憶念依不實境生)過妄想計著言說者先怨所作業隨憶念生無始妄想言說者無始虛偽計著過自種習氣生(唐云以無始戲論妄執習氣生)是名四種言說妄想相。

通曰大慧因世尊說一切無所有斯皆是言說言說依著因緣生滅而起固為妄想然最上第一義由言說而顯則言說妄想亦自有心法門在故善通達言說而其說通即善通達所說第一義而其宗通宗通及說通疾證無上菩提不離言說所說二種之趣即以其趣淨治眾生令諸眾生當依於義莫著言說即於二義中得清淨解也佛謂言說之所以名妄想者依識生故五六七八識不出一心故曰妄想相心經大約四種一有相言說謂前五識分別一切色相而言說生焉是對境而說故屬前五二者夢言說謂六識憶念過去境界而言說生焉如夢先所經境界既已醒覺乃從而追憶言說依不實境生故曰無性三者過妄想計著言說謂七識為染淨依先所計著或恩或怨及所作善惡業隨憶念所到傳送而出六識憶念但於境上歷歷分明七識憶念便自繫屬怨業中流出故謂之過四者無始妄想言說謂八識含藏虛偽不實有無戲論習氣種子於中妄執不捨忽然而出蓋自無始以來種此妄根故生此言說妄想之相是四種言說依八七六五因緣展轉而生故謂之妄也臨濟云如山僧今日用處真正成壞翫弄神變入一切境隨處無事境不能換但有來求者我即便出看渠渠不識我我便著數般衣學人生解一向人我言句苦哉瞎禿子無眼人把我著底衣認青黃赤白我脫却入清淨境中學人一見便生忻欲我又脫却學人失心忙然狂走言我無衣我即向渠道你識我著衣底人否忽爾回頭認我了也大德你莫認衣衣不能動人能著衣有個清淨衣有個無生衣菩提衣涅槃衣有祖衣有佛衣大德但有聲名文句皆悉是衣變從臍輪氣海中鼓激牙齒敲磕成其句義明知是幻化大德外發聲語業內表心所法以思有念皆悉是衣你祇麼認他著底衣為寔解縱經塵劫祇是衣通三界循環輪迴生死不如無事相逢不相識共語不知名若濟此等言說真善通達言說所說二種趣足淨治一切眾生妄見矣。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復以此義勸請世尊惟願更說言說妄想所現境界世尊何處何故云何何因眾生妄想言說生(魏云惟願為我重說四種虛妄執著言語之相眾生言語何處出云何出何因出)佛告大慧頭胸喉鼻唇舌斷齒和合出音聲。

通曰四種言說從五六七八識而生是妄因也更問所緣境界從何處出何故而出云何而出何故云何只是一和合義故魏譯略更問何因而出因即上四種妄想為因故佛不答止以其處與和合之故答之牙齒喉舌唇五音所自出而又益之以頭胸鼻者頭其總會處胸其氣所出鼻亦有音鼻塞則音不成此八者音聲所出之處和合中氣鼓激成音此言說所

出之故也若佛說法有六十四種梵音豈以八種為緣乎故知所緣亦妄也為山五峯雲巖同侍立百丈百丈問為山併却咽喉唇吻作麼生道為山云却請和尚道百丈云不辭向汝道恐已後喪我兒孫雪竇頌云却請和尚道虎頭生角出荒草十洲春盡華凋殘珊瑚樹林日杲杲百丈復問五峰併却咽喉唇吻作麼生道五峰云和尚也須併却百丈云無人處斫額望汝雪竇頌云和尚也併却龍蛇陣上看謀略令人長憶李將軍萬里天邊飛一鶚百丈又問雲巖併却咽喉唇吻作麼生道巖云和尚有也未丈云喪我兒孫雲竇頌云和尚有也未金毛獅子不踞地兩兩三三舊路行大雄山下空彈指此等語句不即言說不離言說要明所說義玄哉微哉。

大慧白佛言世尊言說妄想為異為不異佛告大慧言說妄想非異非不異所以者何謂彼因生相故大慧若言說妄想異者妄想不應是因若不異者語不顯義而有顯示是故非異非不異。

通曰妄想由五六七八識生是言說因也言說由喉唇齒舌等和合而出是言說相也相非因不生故知非異非不異也若異者言說當自有因不必妄想為因今妄想與言說如根苗然本非異也若不異者語即是想想即是語何能顯示所說之義然而語能顯義語固是能義固是所能所歷然何得不異為異為不異者局於迹也非異非不異者超乎迹之表也是亦不思議境界詎可以妄想卜度之哉僧問黃連和尚如何是聲前一句連云聲前無句聲後問將來投子頌云空劫前時曠路閒聲前無句信人難欲窮滄浪白雲曲且看石人露半顏又僧問崇福志和尚如何是寬廓之言志云無舌人道得投子頌云寬廓言時不犯舌清風高韻碧雲斜石人貪話西峰事不覺東巖起霧遮由前說似異却未嘗異由後說似不異却未嘗不異於此信入即善第一義宗趣。

大慧復白佛言世尊為言說即是第一義為所說者是第一義佛告大慧非言說是第一義亦非所說是第一義所以者何謂第一義聖樂言說所入是第一義非言說是第一義(唐云何以故以第一義是聖樂處因言而入非即是言)第一義者聖智自覺所得非言說妄想覺境界是故言說妄想不顯示第一義言語者生滅動搖展轉因緣起若展轉因緣起者彼不顯示第一義大慧自他相無性故言說相不顯示第一義(唐云第一義者無自他相言語有相不能顯示)復次大慧隨入自心現量故種種相外性非性言說妄想不顯示第一義(唐云第一義者但唯自心種種外相悉皆無有言語分別不能顯示)是故大慧當離言說諸妄想相。

通曰大慧聞彼因生相故既非異矣說能顯義故又非不異矣非異將無言說即第一義乎非不異將無所說是第一義乎是以第一義不離能所問也佛言一異俱非正是離四句絕百非處於此悟得方明第一義趣豈可以言說即第一義又豈可以所說是第一義曷言乎言說非第一義也以第一義是聖智善樂處但因言入非即是言如以手指月豈可以指當

月故謂非言說是第一義也曷言乎所說非第一義也以第一義是聖智自覺所得但可自悟不可言宣非妄想覺境界所到由言說以妄想為因覺想有心而無心之體非彼所緣故不能顯示第一義是所說者非第一義也所說何以不顯示第一義將不與前所云語能顯義者相背馳乎良以彼言語妄想分別有生滅有動搖不出五六七八識念念不住展轉因緣而起第一義者不生不滅本無動搖不屬因緣和合而有純一真如境界豈彼妄想覺所能顯示耶是識不能顯智一也若謂第一義有境界可得猶有相在尚可說也今一真不變之自相及一真隨緣之他相實無自性既無其性即無相可得豈言說有相者所能顯示耶是相不能顯無相二也若謂一向無有即同斷滅猶有無相在亦可說也今聖智自覺所得隨入自心現量雖現有種種外相如幻人作幻事求其自性悉無所有是自心現量不但無妄可得亦無真可得言說妄想強為分別豈能分別於無分別者此妄不能顯真三也由此三端觀之足知非所說是第一義矣第一義者非言說非所說本自離言語相汝等菩薩欲得無上菩提當離言說諸妄想相言語道斷心行處滅是真得第一義趣足淨治一切眾生矣大陽明安禪師上堂云嵯峨萬仞鳥道難通劍刃輕冰誰當踐履宗乘妙句語路難陳不二法門淨名杜口所以達磨西來九年面壁始遇知音大陽今日也太無端珍重丹霞頌云不挂唇皮一句奇少林冷坐最慈悲須知此道非傳受立雪神光已強為若向上一路可以言宣者即落二落三不得名第一義矣。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諸佛無自性亦復無言說甚深空空義愚夫不能了一切性自性言說

法如影自覺智智子實際我所說(唐云諸法無自性亦復無言說不見空空義愚夫故流轉一切法無性離言說分別諸有如夢化非生死涅槃如王及長者為令諸子喜先賜相似物後賜真實者我今亦復然先說相似法後乃為共演自證實際法)。

通曰此偈宋譯似約而所該者博所云甚深空空義即上文三不顯義生滅動搖不顯空也自他相無性空空也隨入自心現量甚深空空也而唐譯反略至一切法無性離言說分別似重首二句不如一切性自性言說法如影與金剛經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同旨此不撥相而見無相即甚深空空義也若以此法驟而語愚夫必不能了反生不信故權立三乘髻珠等喻如王及長者方便接引皆相似法也非實際也故以言說所說顯第一義者先說相似法也今謂言說所說非第一義者乃自證實際法也所以言說法如影非我所說自覺聖智所得實際理地我今所說其實說無所說所謂我法妙難思也唐譯非生死涅槃因人畏生死而示以涅槃如化城之喻二乘人已超生死見有涅槃可樂遂以涅槃為第一義諦不復求進不知第一義諦中非生死非涅槃無有涅槃佛無有佛涅槃此諸法寂滅相但可自證非言說所及故惟自覺聖智子可與語此臨濟到鳳林林問有事相借問得麼濟云何得剝肉作

瘡林云海月澄無影遊魚獨自迷濟云海月既無影遊魚何得迷林云觀風看浪起翫水野帆飄濟云孤輪獨照江山靜長嘯一聲天地秋林云任將三寸輝天地一句臨機試道看濟云路逢劍客須呈劍不是詩人莫獻詩鳳林便休濟乃有頌大道絕同任向西東石火莫及電光罔通為山問仰山石火莫及電光罔通從上諸聖將什麼為人仰云和尚意作麼生為云但有言說都無實義仰云不然為云子又作麼生仰云官不容針私通車馬明此等機緣足知自證實際法本不可說而亦未嘗不說終日說實未嘗說是甚深法門。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世尊唯願為說離一異俱不俱有無非有非無常無常一切外道所不行自覺聖智所行離妄想自相共相入於第一真實之義諸地相續漸次上上增進清淨之相隨入如來地相無開發本願譬如眾色摩尼境界無邊相行(唐云以無功用本願力故如如意寶普現一切無邊境界)自心現趣部分之相一切諸法(唐云一切諸法皆是自心所現差別)我及餘菩薩摩訶薩離如是等妄想自性自共相見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令一切眾生安樂具足充滿。

通曰大慧因上文言說妄想非異非不異及言說所入是第一義故問離一異有無常無常四句一切外道所不行而自覺聖智所行者第一真實之義何由而入既入於真實乾慧地由此十地相續漸次增進入於等妙覺如來地以無功用本願力故應物現形廣度眾生譬如摩尼寶珠普現眾色無量無邊修行境界悉現其中一切諸法皆是自心所現差別部分如鏡現像本自非有離諸妄想自性及陰界入自共等相見已速證無上菩提為令一切眾生俱獲安樂具足充滿不復入於外道邪見臨濟示眾云有時奪人不奪境有時奪境不奪人有人境俱奪有時人境俱不奪時有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濟云煦日發生鋪地錦嬰孫垂白髮如絲云如何是奪境不奪人濟云王令已行天下徧將軍塞外絕烟塵云如何是人境兩俱奪濟云并汾絕信獨處一方云如何是人境俱不奪濟云王登寶殿野老謳歌此臨濟四料揀無非欲眾生安樂處唯自覺聖智者妙解其義。

佛告大慧善哉善哉汝能問我如是之義多所安樂多所饒益哀愍一切諸天世人佛告大慧諦聽諦聽善思念之吾當為汝分別解說大慧白佛言善哉世尊唯然受教佛告大慧不知心量愚癡凡夫取內外性依於一異俱不俱有無非有非無常無常自性習因計著妄想(魏云凡夫不能覺知惟自心見執著外種種法相以為實有是故虛妄分別)。

通曰知心量者外性非性一切皆自心所現本無自性一異有無之論從何而起惟不知心量所現妄生分別取八識所現見分為內性取八識所現相分為外性從此二性生起有無一異斷常等見若有自性可依此見種種不同皆由多生習氣為因含藏八識田中計著不捨故成妄想見耳入大乘論云迦毗羅有計一過謂作與作者一相與相者一如是等名為

計一漚樓僧佉計異迦樓鳩馱計亦一亦異若提子計非一非異又大論云若不得般若方便入阿毗曇即墮有中入空即墮無中入毘勒墮亦有亦無中中論云執非有非無名愚癡論故學摩訶衍四門不得般若意即墮四謗有是增益謗無是損減謗亦有亦無相違謗非有非無戲論謗由此四句疊成百非總不出斷常二見黃檗云等閒無事莫漫用心不用求真惟須息見所以內見外見俱錯佛道魔道俱惡所以文殊暫起二見貶向二鐵圍山文殊即實智普賢即權智權實相對治究竟亦無權實唯是一心心且不佛不眾生無有異見纔有佛見便作眾生見有見無見常見斷見便成二鐵圍山被見障故祖師直指一切眾生本心本體本來是佛不假修成不屬漸次不是明暗不是明故無明不是暗故無暗所以無無明亦無無明盡入我此宗門切須在意如此見得名之為法見法故名之為佛佛法俱無名之為僧喚作無為僧亦名一體三寶若黃檗可謂知心量者不但無四句可離亦且無聖智可得足該此篇宗眼。

譬如羣鹿為渴所逼見春時燄而作水想迷亂馳趣不知非水如是愚夫無始虛偽妄想所熏習三毒燒心樂色境界見生住滅取內外性墮於一異俱不俱有無非有非無常無常想妄見攝受。

通曰上言習因計著妄想種種不齊非可一端而盡須假譬喻以明之前大慧問何因如幻夢及犍闍婆城世間熱時燄及與水月光此乃詳答總不出五陰八識窠臼其最羸者貪嗔癡三毒燒心樂求種種諸色境界於無生中妄見生滅執取根身器界內外諸法以為實有是心逐於境妄見攝取乃無始虛偽妄想所熏習氣如渴鹿逐春時陽燄不知其非水也不曰依四句而曰墮不曰四句見而曰想此渴愛所逼終從淪墮乃外道最下種也僧問藥山平田淺草塵鹿成羣如何射得塵中塵山云看箭僧放身便倒山云侍者拖出這死漢僧便走山云弄泥團漢有什麼限雪竇拈云三步須活五步須死頌曰塵中塵君看取下一箭走三步五步若活成羣趨虎正眼從來付獵人雪竇高聲云看箭此則公案原發明向上事不妨以鹿為喻鹿若知燄非水即可成羣趨虎矣。

如犍闍婆城(此云尋香所居)凡愚無智而起城想無始習氣計著相現彼非有城非無城如是外道無始虛偽習氣計著依於一異俱不俱有無非有非無常無常見不能了知自心現量。

通曰樂色境界有著世間欲者渴鹿逐燄是也有著色界欲者犍闍婆城是也犍闍婆乃帝釋樂神彼於空中現有城郭如蜃樓相似彼原非城却現有城彼原非色却現有色一切皆唯心所現原無自性本不生也只為愚癡外道因無始來虛妄分別城相種子習氣所熏現有城相妄想計著但於相上建立一異有無斷常四句不知自心現量本自無相相既本無四句從何而立此前五識所對相境無始以來妄熏習故故於非可樂中妄生貪著也世尊因乾闍婆王獻樂其時山川大地盡作琴聲迦葉起作舞王問迦葉豈不是阿羅漢諸漏已盡何更有餘習佛曰實無餘習莫謗

法也王又撫琴三遍迦葉亦三度作舞王曰迦葉作舞豈不是佛曰實不曾作舞王曰世尊何得妄語佛曰不妄語汝撫琴山河大地木石盡作琴聲豈不是王曰是佛曰迦葉亦復如是所以實不曾作舞王乃信受古德頌曰輕輕撥動一條絃振動三千與大千賴有飲光知此意肯將羅袖惹春煙又玄沙問僧乾闥婆城汝作麼生會僧曰如夢如幻法眼別敲物示之若於此透入方可云了知自心現量。

譬如有人夢見男女象馬車步城邑園林山河浴池種種莊嚴自身入中覺已憶念大慧於意云何如是士夫於前所夢憶念不捨為黠慧不大慧白佛言不也世尊佛告大慧如是凡夫惡見所噬外道智慧不知如夢自心現性依於一異俱不俱有無非有非無常無常見。

通曰前五識但能對塵而現唯第六識能緣過去五塵故以憶念夢中所見為喻夢中所見原非實事而覺時憶念不捨誠為愚癡彼外道反以種種計著妄想分別謂是智慧豈不是惡見所噬良由不知一切境界如夢所現夢非別有乃自心所現如是現時莫非真性將以為無然男女象馬等物未嘗不有將以為有然夢中之物取之不得既不可取本自無生既本不生憶之何為外道惡見依六識建立一異有無斷常四句以為智慧真所謂夢想者也張無垢語大慧曰某每於夢中必誦語孟何如慧舉圓覺曰由寂靜故十方世界諸如來心於中顯現如鏡中像無垢曰非老師莫聞此論也無垢夢中似習氣未除大慧指出大圓鏡智不妨習氣出沒其間可謂徹盡自心現量者矣。

譬如畫象不高不下而彼凡愚作高下想如是未來外道惡見習氣充滿依於一異俱不俱有無非有非無常無常見自壞壞他餘(唐作於)離有無無生之論亦說言無謗因果見拔善根本壞清淨因勝求者當遠離去作如是說(魏云欲求勝法當遠離說如是法人)彼墮自他俱見有無妄想已墮建立誹謗以是惡見當墮地獄。

通曰於七識生則見其有於七識滅則見其無此凡愚見也不知七識生滅原無形迹能轉七識即平等性智生死涅槃一切平等譬如畫象不高不下而彼凡愚作高下想謂一切諸有還歸於無妄想橫計作差別見前憶念夢境執之為有是墮建立常見此一切壞滅執之為無是墮誹謗斷見此斷滅惡見於未來世依諸外道熏習增長自無想天至非非想處皆墮此見故曰習氣充滿雖以一異有無四句立論但見其無破人之有不但自壞兼欲壞他於諸如來遠離有無之論及不生不滅之論湛然寂靜反名為不正見者悉欲空之亦說為無凡作正因正果見者彼所謗也既謗因果則培善根為成佛本者彼所拔也植清淨為出世因者彼所壞也如是之人必欲斷滅一切以為法非勝法也欲求勝法當於有無離有無宜速遠離如是之說所以者何彼見有自生他生俱生之相見其有已還無妄想分別於一切建立有者誹謗為無乃所謂蕉芽敗種斷佛種性者也惡見如是當墮地獄故謂之墮也百丈至晚參舉前野狐因緣次黃檗

便問古人錯對一轉語落在野狐身今日轉轉不錯是如何丈云近前來向汝道黃檗近前打丈一掌丈拍手笑云將謂胡鬚赤更有赤鬚胡時為山在會下作典座司馬頭陀舉野狐話問典座作麼生為以手撼門扇三下司馬云太羸生為云佛法不是這箇道理後為山舉黃檗問野狐話問仰山仰云黃檗常用此機為云汝道天生得從人得仰曰亦是稟受師承亦是自宗通為云如是如是夫不通自宗妄撥因果欲免淪墮難矣。

譬如翳目見有垂髮謂眾人言汝等觀此而是垂髮畢竟非性非無性見不見故(魏云譬如翳目見虛空中有於毛輪為他說言如是如是青黃赤白汝何不觀大慧而彼毛輪本自無體何以故有見不見故)如是外道妄見希望依於一異俱不俱有無非有非無常無常見誹謗正法自陷陷他。

通曰憶夢者墮有自壞者墮無又有於藏識中見得識體微妙非有非無以為勝解乃執一異有無斷常四句以謗正法如翳目人見空中垂髮謂眾人言汝何不觀如是垂髮青黃赤白甚為希有不知此垂髮本自無體翳目者見其有無翳者見其無有見不見故彼以翳目所見而反責無翳者為無見如此邪見不但陷己且能陷人彼但於境上見得非有非無希望非非想天以為得果返謗自真如性一亘晴空為非正見此外道中最上者故陷溺人尤甚雲門云光不透脫有兩般病一切處不明面前有物是一透得一切法空隱隱地似有個物相似亦是光不透脫又法身亦有兩般病為法執不忘己見猶存墮在法身邊是一直饒透得放過即不可子細檢點將來有甚麼氣息亦是病天童頌云森羅萬象許崢嶸透脫無方礙眼睛掃彼門庭誰有力隱人胸次自成情船橫野渡涵秋碧棹入蘆華照雪明串錦老漁懷就市飄飄一葉浪頭行此在正法中絲毫未盡猶且是病況外道妄見為崇自陷陷他其病可勝道哉。

譬如火輪非輪愚夫輪想非有智者如是外道惡見希望依於一異俱不俱有無非有非無常無常想一切性生。

通曰無因外道謂本無因末無因祇見八萬劫內輪迴生死烏從來黑鵠從來白一切無因生謂是性生譬如火輪旋轉似輪火本非輪而輪生於火是無因生也彼愚外道非有智者見一切輪轉不息倏忽生滅如環無端便謂一切無因生如火輪然不知念念相續新新不斷是行陰區宇於此樂欲執著立為一異有無斷常四句謂一切性生彼實未嘗生妄見有生彼實未有輪妄見有輪豈得為智乎雪峯開火次因指火曰三世諸佛在火焰裏轉大法輪雲門曰火焰為三世諸佛說法三世諸佛立地聽玄沙曰近日王令稍嚴峰曰作麼生沙曰不許攙奪行市峰乃吐舌若上上智人觀一切物皆能發明向上事如火電光眼目動定即錯過也何至作一異有無等想。

譬如水泡似摩尼珠愚小無智作摩尼想計著追逐而彼水泡非摩尼非非摩尼取不取故如是外道惡見妄想習氣所熏於無所有說有生緣有者言滅。

通曰佛說涅槃果不生不滅識陰都消智光迴露是真摩尼珠外道不離識陰區宇妄計涅槃可得如小兒無知計著水泡作摩尼想彼水泡似珠何嘗是摩尼唯其似也何嘗非摩尼取之即以似而為真不取則明知其似而真者固自在也彼不覩其真而謬執其似是名惡見由無始妄想習氣所熏於本來無一物者說有涅槃可證依因緣生復有說言所證寂滅者唯於諸緣現有者實有法滅但滅外境以為涅槃非真滅也世尊一日示隨色摩尼珠問五方天王此珠作何色時五方天王互說異色世尊復藏珠入袖却擡手曰此珠作何色天王曰佛手中無珠何處有色世尊嘆曰汝何迷倒之甚吾將世珠示之便各強說有青黃赤白色吾將真珠示之便總不知時五方天王悉皆悟道後仰山參東寺會禪師會問汝是甚處人仰曰廣南人會曰我聞廣南有鎮海明珠是否仰曰是會曰此珠如何仰曰黑月即隱白月即現會曰還將得來也無仰曰將得來會曰何不呈似老僧仰叉手近前曰昨到為山亦被索此珠直得無言可對無理可伸會曰真師子兒善能哮吼夫摩尼有真者更有真真者真且不有何有於似。

復次大慧有三種量五分論各建立已得聖智自覺離二自性事而作有性妄想計著(唐云立三種量已於聖智內證離二自性法起有性分別魏云而作是言實有聖者內證之法離二自性虛妄分別故)。

通曰外道計著有是建立常見計著無是誹謗斷見是斷常二見皆有妄想緣起二自性事我法中亦有能離外道邪見而不免於法執者彼於三種量五分論各各建立務以聖言為的乃於聖智內證遠離徧計依他不可思議境界妄生分別調離妄想緣起二自性法有圓成實性可得此聲聞人但依聲教而起虛妄分別之見也三種量謂現量比量聖言量顯現之量未分別比類之量由喻得知以聖教為準繩則邪偽難移五分論即宗因喻三支并合結為五分假如以有為宗以實為因以山河大地為喻以無常為宗以有為為因以色身為喻以真常為宗以無為為因以虛空為喻合結但成之而已此化佛說法之式二乘人依法修行遠離妄想緣起二自性事而見於圓成實性謂實有聖者內證之法而不免有自性可得即是著相雖證涅槃是以生滅心為本修因非妄想而何仰山問雙峰師弟近日見處如何曰據某見處實無一法可當情仰曰汝解猶在境曰某祇如此師兄又如何仰曰汝豈不知無一法可當情者為山聞曰寂子一句疑殺天下人玄覺云經道實無有法然燈佛與我授記他道實無一法可當情為甚麼道解猶在境且道利害在甚麼處即如此則不見一法者猶未離境而況起有性分別者乎。

大慧心意意識身心轉變自心現攝所攝諸妄想斷如來地自覺聖智修行者不於彼作性非性想(唐云諸修行者轉心意識離能所取住如來地自證聖法於有及無不起於想)若復修行者如是境界性非性攝取相生者彼即取長養及取我人(唐云諸修行者若於境界起有無執則著我人眾生壽者)大慧

若說彼性自性自共相一切皆是化佛所說非法佛說又諸言說悉由愚夫希望見生不為別建立趣自性法得聖智自覺三昧樂住者分別顯示。

通曰彼二乘人於聖智內證離二自性法中作有性妄想計著由未能轉識成智未離能證所證故作是想若心意意識及前五識身心俱轉變成四智自心所現能取所取諸妄想斷住如來地自證聖法此修行者於彼自心所現剎那無有生相剎那無有滅相於有及無不起於想若復修行者於性非性境界攝取有無之相而生計著彼以為聖智內證實有是事即著我人眾生壽者四相如圓覺所云證悟了覺四相由存證悟未忘能所故也既本性上不容作有性見亦不容作非性見云何如來常說性自性自共相真如不變謂之自相真如隨緣謂之共相性既有自性可指相亦有自共相建立何得謂一切皆無佛言此一切法皆是化佛權教所說非法佛實教所說蓋應化如來說如是法但為眾生愚癡希望有所證得若說無智無得則生恐怖所以隨順機緣方便建立有此言說不別建立趣進自性之法為得自覺聖智三昧樂住者分別顯示也凡夫希望得果故權立涅槃以為自性使知向往若得聖智自覺三昧樂住者非愚夫比故當捨權就實彼以為有自性吾以為無自性可得彼以為有涅槃吾以為無涅槃可證使之遠離四相自證法身雖得三昧樂而不住著此法佛所說離言說相豈更有趣向自性法為彼顯示哉故二乘人不應作有性妄想計著也仰山臥次僧問曰法身還解說法也無仰曰我說不得別有一人說得曰說得底人在甚麼處仰山推出枕头為山聞曰寂子用劍刃上事由此觀之法佛說法誰其聞乎須是當家人始得。

譬如水中有樹影現彼非影非非影非樹形非非樹形如是外道見習所熏妄想計著依於一異俱不俱有無非有非無常無常想而不能知自心現量。

通曰此下五喻詳明境界性非性不應攝取作有性妄想計著蓋自心現量不外見分相分見分是能取相分是所取水喻能取樹影及形喻所取影無分別形有分別略有淺深之異是前五識見分所攝但有別白而未入意想故曰現量若心意意識身心轉變能轉識成智者於水中所現樹影未嘗執為有未嘗執為無彼自水體原非有樹原非有影何得作有性想然水能鑑物樹入影現影納樹形何得作非性想如是境界性非性故外道見習所熏從無始來見境領納妄想計著但於境上作一異有無斷常四句想而不知自心現量不即乎境不離乎境不容作想也洞山辭雲巖問百年後忽有人問還邈得師真否如何祇對巖良久曰祇這是山沈吟巖曰价闍黎承當個事大須審細山猶涉疑後因過水觀影大悟前旨有偈曰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疎我今獨自往處處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應須恁麼會方得契如如洞山觀影即契真我世人却執影為我何也。

譬如明鏡隨緣顯現一切色像而無妄想彼非像非非像而見像非像
妄想愚夫而作像想如是外道惡見自心像現妄想計著依於一異俱
不俱有無非有非無常無常見(魏云有緣得見無緣不見故主於化佛說者良
是)。

通曰一切皆自心現量則化佛之身亦自心所現彼其應物現形如鏡中
像一切相好種種具足而無妄想分別何以故彼大圓鏡智本自非像而
隨緣顯現又非無像彼其像也影也非鏡也鏡本不生故現像非像生即
無生既本不生何所容其妄想分別乎愚夫無知如稚子弄影謂實有是
像是眾生著有無足怪者乃外道惡見於自心所現之像妄想計著作一
異有無常非常四句見自心分別見像有無彼於像上辨不於鏡上辨所
云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者彼固有所未測也故為惡見臨濟云山僧此
間不論僧俗但有來者盡識得伊任伊向甚處出來但有聲名文句皆是
夢幻却見乘境底人是諸佛之玄旨佛境不能自稱我是佛境還是這個
無依道人乘境出來若有人出來問我求佛我即應清淨境出有人問我
菩薩我即應慈悲境出有人問我菩提我即應淨妙境出有人問我涅槃
我即應寂靜境出萬般差別人即不別所以應物現形如水中月觀臨濟
說化佛顯現極玲瓏為伊法佛體即不別有實下落處。

譬如風水和合出聲彼非性非非性(唐云譬如谷響依於風水人等音聲和合
而起彼非有非無以聞聲非聲故魏云因聲聞聲故)如是外道惡見妄想依於一
異俱不俱有無非有非無常無常見。

通曰化佛所現之身既非實有所顯示說法之音亦非實有譬如谷響
因彼風水人等音聲和合響答成聲以為實有乎谷本無聲以為非有乎
聲響歷然是聲待於聲聲無實體既非有性又非無性即聲響非聲響即
言說非言說而谷響風水本自寂然外道惡見妄想熏習力故力依聲明
立一異有無斷常四句邪論聲有生滅渾然是妄於彼分別真是愚癡黃
檝云如今於一機一境一經一教一世一時一名一字六根門前領得與
機關木人何別忽有一人出來不於一名一相上作解者我說此人盡十
方世界覓這箇人不可得以無第二人故繼於祖位亦云釋種無雜純一
故言王若成佛時王子亦隨出家此意大難知祇教你莫覓覓便失却如
痴人山上叫一聲響從谷出便走下山趨及尋覓不得又叫一聲山上響
又應亦走上山趨如是千生萬劫祇是尋聲逐響人虐生浪死漢汝若無
聲即無響涅槃者無聞無知無聲絕跡絕蹤若得如是稍與祖師鄰房
也。

譬如大地無草木處熱焰洪流洪浪雲湧(唐云日光照觸燄水波動)彼非性
非非性貪無貪故如是愚夫無始虛偽習氣所熏妄想計著依生住滅
一異俱不俱有無非有非無常無常緣自住事門亦復如彼熱燄波浪
(唐云於聖智自證法性門中見生住滅一異有無俱不俱性)。

通曰一切法皆自心現量譬如大地無草木處本自寂靜一切無有故非水也春時日光照燭塵土和合有似於水彼之為水原非實有但以陽燄成就未嘗不有燄動則生燄息則滅無可貪也渴鹿見之迷亂馳趣貪非所貪其愚何如一切外道愚癡凡夫亦復如是因無始來虛偽戲論惡習所熏於聖智自證法性門中原無生滅安然常住之法緣起妄想見生住滅依於一異有無俱不俱性何異於無水處妄見熱燄洪浪哉故知彼四句本無滋味而妄想計著真可謂愚也。已前渴鹿喻樂色境界此陽燄喻著生住滅有人我法我之辨故不妨重出黃檗云忽然瞥起一念了知如幻如化即流入過去佛過去佛且不有未來佛且不無又且不喚作未來佛現在念念不住不喚作現在佛佛若起時即不擬他是覺是迷是善是惡輒不得執滯他斷絕他如一念瞥起千重關鎖鎖不得萬丈繩索索他不住既若如是爭合便擬滅他止他分明向你道爾燄識你作麼生擬斷他喻如陽燄你道近十方世界求不可得你道遠看時祇在目前你擬趨他他又轉遠去你始避他他又來逐你取不得捨又不得既若如此故知一切法性自爾即不用愁他慮他詳味此段說話方信自住事門本來無事後愚依生住滅見真如逐燄鹿爾。

譬如有人呪術機發以非眾生數(魏云依呪術力起於死屍機關木人無眾生體)毗舍闍鬼(此云啖精氣鬼)方便合成動搖云為凡愚計著往來如是外道惡見希望依於一異俱不俱有無非有非無常無常見戲論計著不實建立。

通曰外道一異有無四句皆戲論法究竟無實彼何依而建立此法蓋依於神我也以一切法皆從神我流出不知神我亦是虛妄原非實有譬如有人依呪術力起於死屍機關木人作眾生形本非眾生之數也但依巧師呪術方便之力依顛鬼附合而成動搖云為儼然人也鬼合則以為來鬼離則以為往是鬼之往來原自虛妄無智之人取以為實今外道以神我為宗不出行陰遷流去實際尚遠妄想計著以為勝性能生一切是猶以機關木人為真眾生也故曰不實建立若見得三界唯心萬法唯識者方可語實也阿難尊者一日白佛言今日入城見一奇特事佛曰見何奇特事者曰入城時見一攢樂人作舞出城時總見無常佛曰我昨日入城亦見一奇特事者曰未審見何奇特者佛曰我入城時見一攢樂人作舞出城時亦見樂人作舞由此言之一切眾生皆是樂人阿難作無常見世尊始終作樂人見正是自心現境界。

大慧是故欲得自覺聖智事當離生住滅一異俱不俱有無非有非無常無常等惡見妄想。

通曰外道有三種不同一佛法外外道二附佛法外道三學佛法成外道佛出世時外道有六師一富蘭那迦葉計一切法不生不滅二末伽梨拘賒梨子計眾生苦樂無有因緣自然而爾三那闍夜毗羅胝子計眾生時熟得道縷丸數極四阿耆多翅舍欽婆羅計罪報苦以投巖拔髮代之五

迦羅鳩馱迦旃延計亦有亦無六尼毘陀若提子計業所作定不可改此佛法外外道也又犢子讀舍利弗毗曇自制別義言我在四句外不可說藏中外道計即色是我離色是我色中有我我中有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合成二十身見大論破二十身見成須陀洹即此是也今犢子計我異於六師又非佛法諸論皆推不受此附佛法外道也三學佛法何以亦名外道為小乘執假實二邊大乘執空有二邊小乘執心外有法是著有大乘撥菩提涅槃悉無是著空故為學佛法成外道見也此皆不離生住滅見前七喻破外外道并附佛法外道四計以顯自覺聖智本無四句可離後五喻破學佛成外道者以證寂滅一心亦無聖智可得正顯無生之旨此乃總結謂欲得自覺聖智當離四句惡見此四句妄想種種不同須一一勘波不為所惑乃能直趨向上法門故凡情聖解一齊蕩盡方為自覺聖智究竟事也仰山一日臥次夢入彌勒內院眾堂中諸位皆足唯第二位空仰遂就座有一尊者白槌云今當第二座說法仰起白槌云摩訶衍法離四句絕百非諦聽諦聽眾皆散去及覺舉似為山為日子已入聖位即便禮拜天童頌云夢中擁衲參耆舊列聖森森坐其右當仁不讓槌槌鳴說法無畏師子吼心安如海量大如斗鮫目淚流蚌腸珠剖謔語誰知洩我機龐眉應笑揚家醜離四句絕百非馬師父子病休醫仰山夢中說法已證聖位故欲得自覺聖智事須透過仰山關捩子始得。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幻夢水樹影垂髮熱時燄如是觀三有究竟得解脫(唐云諸識蘊有五猶如水樹形所見如幻夢不應妄分別三有如陽燄幻夢及毛輪若能如是觀究竟得解脫)譬如鹿渴想動轉迷亂心鹿想謂為水而實無水事如是識種子動靜見境界愚夫妄想生如為翳所翳於無始生死計著攝受性如逆楔出楔捨離貪攝受如幻呪機發浮雲夢電光觀是得解脫永斷三相續於彼無有作猶如燄虛空如是知諸法則為無所知。

通曰長行十二喻除陽燄重出止十一喻一陽燄二毘闍婆城三夢四畫五垂髮六火輪七水泡八樹影九明鏡十風水聲十一機關木人今錯綜而頌之總一如幻法門而已故以幻字冠首又添出翳楔雲電四喻皆如幻事愚夫不了如幻故建立四句惡見終從三界輪轉不得解脫若了如幻不但永斷三相續直證自覺聖智無所有境界是為人於第一真實之義彼外道四句法皆由意識妄想分別不知五陰及與識在大圓鏡智中顯現如水中樹影如幻夢中所見本無實事不應妄分別也三界諸法既如毛輪如陽燄本自非有能作如是觀者即得修行方便即得究竟解脫所以不能者如渴鹿逐燄見燄動轉迷亂其心於非水中而作水想皆由八識種子見相二分動成眾生靜成世界能所既立境界即現愚夫妄想於是乎生如病目人為翳所翳翳即妄根所翳即妄境蓋自無始以來生生死死計著能取所取樂色境界貪取纏覆有如楔不能出如來說法以不實諸喻為楔如以楔出楔使彼愚夫捨離貪取本無四句可得謂能取

者如幻如呪術機發而已所取者如幻如浮雲電光而已如是觀察三界本自不生所謂世界相續眾生相續業果相續三者蕩然一空矣豈不解脫既無三界誰為作者猶如空中陽燄倏忽生滅空無動搖燄無作性畢竟非有以如是如幻之法遍知一切諸法本自無作本無其所既無其所則無可知知且不有何從而建立一異有無四句戲論乎。

言教唯假名彼亦無有相於彼起妄想陰行如垂髮(唐云諸蘊如毛輪於中妄分別唯假名施設求相不可得)如畫垂髮幻夢乾闥婆城火輪熱時燄無而現眾生常無常一異俱不俱亦然無始過相續愚夫痴妄想明鏡水淨眼摩尼妙寶珠於中現眾色而實無所有一切性顯現如畫熱時燄種種眾色現如夢無所有。

通曰前段以如幻觀三界三界不有此段以如幻觀五陰五陰本空唐云諸蘊如毛輪此云陰行如垂髮單指五陰中行陰而言蓋由外道建立四句以神我為宗於彼起妄想分別如空中垂髮但由翳目所現縱有言教施設安立諸陰名字亦是假名求其實相了不可得然五陰和合即有眾生境界彼其無而現有如畫之有高下如幻之有男女如夢之有象馬如乾闥婆之有城如火之有輪如熱燄之有水總為垂髮之見外道於此建立一異有無常無常四句惡見由無始虛偽過妄想繫縛故有此痴見若能轉識成智無始虛偽種子消融殆盡其明如鏡其淨如水其妙如摩尼雖於其中現有眾色種種不齊以淨眼觀之實無所有內無能翳外無所翳有無等見何自而起非一向是無同於斷滅也良由覺了自心現量知一切法皆自性顯現如畫工圖彩實無彩性如春晝陽燄實無水事雖現眾色亦如夢中所見不可定執為有既不可執為有誰復取夢中事而建立四句法哉四句既離即得自覺聖智其斯為究竟解脫者乎臨濟云道流真佛無形真法無相你祇麼幻化頭上作模作樣設求得者皆是野狐精魅並不是真佛是外道解夫如真學道人並不取佛不取菩薩羅漢不取三界殊勝迥然獨脫不與物俱乾坤倒覆我更不疑十方諸佛現前無一念心喜三塗地獄頓現無一念心怖緣何如此我見諸法空相變即有不變即無三界唯心萬法唯識所以夢幻空華何勞把捉唯有道流目前現今聽法底人入火不燒入水不溺入三塗地獄如遊園觀人餓鬼畜生而不受報緣何如此無嫌底法你若愛聖憎凡生死海裏浮沈煩惱由心故有無心煩惱何拘不勞分別取相自然得道須與你擬傍家波波地學得於三祇劫中終歸生死不如無事向叢林中牀角頭交脚坐至哉言也分別取相即終歸生死見諸法空相即得道須與足備此篇肯綮。

復次大慧如來說法離如是四句謂一異俱不俱有無非有非無常無常離於有無建立誹謗分別結集真諦緣起道滅解脫如來說法以是為首非性非自在非無因非微塵非時非自性相續而為說法。

通曰大慧問一切外道所不行自覺聖智所行此乃詳答謂如來說法所以離四句及有無建立誹謗種種戲論結集真諦指示正修行路唯依真

諦實際緣起無生及苦集滅道解脫知見非如外道曰勝性曰自在曰無因曰微塵曰時曰自性相續等說自性相續生生不息即是行陰外道指為神我有我即有生滅於寂滅真諦不啻天壤何從得解脫乎此自覺聖智所行所以遠離外道諸過也僧問黃檗聖人無心即是佛凡夫無心莫沈空寂否檗云法無凡聖亦無沈寂法本不有莫作無見法本不無莫作有見有之與無盡是情見猶如幻翳所以云見聞如幻翳知覺乃眾生祖師門中只論息機忘見所以忘機則佛道隆分別則魔軍熾此語可為人於第一真實之義作指南矣。

復次大慧為淨煩惱爾欲障故譬如商主次第建立百八句無所有善分別諸乘及諸地相。

通曰大慧問諸地相續漸次上上增進清淨之相以至自心現趣部分之相一切諸法此乃詳答謂如來說法次第建立百八句無所有者謂百八句非百八句為淨除眾生煩惱障以逮菩薩爾欲障故也譬如商主引導眾人至於寶所必有次第故百八句中分別諸乘及諸地相為除煩惱障說有三乘次第為除所知障說有十地次第其實三乘句非三乘句十地句非十地句要歸於究竟安隱寂靜之處譬如商主設為方便以度險途權止化城以趨寶所故為善導僧問廣利範禪師千途路絕語思不通時如何範曰猶是堦下漢曰如何是堦上漢範曰龍樓不舉手乃曰作麼生是尊貴底人試道看莫祇向長連床上坐地見他人不肯忽被明眼人拶著便向鐵圍山裡藏身若到廣利門下須道得第一句即開一線道與兄弟商量時有僧出禮拜範曰將謂是異國舶主元來是此土商人若明得百八句無所有方明得那邊事既證尊貴一路何須說解脫等法故知堦上漢自別。

復次大慧有四種禪云何為四謂愚夫所行禪觀察義禪攀緣如禪如來禪云何愚夫所行禪謂聲聞緣覺外道修行者觀人無我性自相共相骨瓊無常苦不淨相計著為首如是相不異觀(唐云如是觀察堅著不捨)前後轉進相不除滅(唐譯云漸次增進至無想滅定)是名愚夫所行禪。

通曰次第建立百八句為淨除煩惱所知二障入於第一真實之義須假禪觀而入前大慧問何等禪境界云何有三乘此乃詳答大約有四種禪一者愚夫所行禪謂聲聞緣覺外道所修禪定由對治觀想而入初觀人無我性見自他身以煩惱繫縛五陰和合成人分之各有自相合之則為共相骨瓊相連皆是無常相是苦相是不淨相畢竟無我如是觀察堅著不捨漸次增進乃至無想滅盡定解脫有涅槃相可得故曰相不除滅雖證涅槃不離生滅是名愚夫所行禪也臨濟云有一般瞎禿子飽喫飯了便坐禪觀行把捉念漏不令放起厭喧求靜是外道法祖師云你若著心看靜舉心外照徹心內證凝心入定如是之流皆是造作是你如今興麼聽法底人作麼生擬脩他證他莊嚴他渠且不是脩底物不是莊嚴得底

物若教他莊嚴你一切物即莊嚴得你且莫錯若會得臨濟意旨則彼作諸觀行真如剗肉作瘡也豈不謂愚。

云何觀察義禪謂人無我自相共相外道自他俱無性已觀法無我彼地相義漸次增進是名觀察義禪。

通曰此菩薩乘所修禪也謂觀察人無我知自相共相無性已亦離外道自生他生俱生性見既自他俱不生即是無生法也於是觀法無我諸地行相義次第隨順觀察上上增進所謂分別二障極喜無法執俱生地地除是也此八地已前事故名觀察義禪昔棄蓋大士問世尊曰禪門秘要為有一門為有多門若有多者即有二若是一者云何容受無邊無量眾生而不迫迨世尊曰此禪要門亦非是一亦非是多一切眾生性同虛空雖同虛空各於身心自有禪門寔不共修何以故息口不言冥合於理口為禪門攝眼分別渾合無異眼為禪門耳所聞聲了知虛妄畢竟寂滅猶如聾人耳為禪門乃至身意亦復如是善男子携諸塵勞入不二門曠徹清虛湛然凝定僧問大容殊禪師如何是禪殊曰秋風臨古渡落日不堪聞僧云不問這個禪殊曰你問那禪僧云祖師禪殊曰南華塔畔松陰裏飲露吟風又更多若能於此觀察所謂如來禪祖師禪可自瞭然矣。

云何攀緣如禪謂妄想二無我妄想如實處不生妄想是名攀緣如禪

(唐云若分別無我有二是虛妄念若如實知彼念不起魏云不住分別心中得寂靜境界是名觀真如禪)。

通曰二乘外道祇得人無我菩薩位中始得法無我然能分別二無我者何名妄想為對治二種我見以所治既不實故能治亦是妄也若不住此分別妄想中得分證真如寂靜境界彼如實處妄念不起即是真如故謂之攀緣真如禪也芭蕉和尚示眾云你若有拄杖子我即與汝拄杖子你若無拄杖子我即奪你拄杖子投子拈云人無遠見必有近憂頌云有無今古兩重關正眼禪人過者難欲通大道長安路莫聽崑崙敘往還雲門上堂拈杖云凡夫實謂之有二乘實謂之無圓覺謂之幻有菩薩當體即空衲僧家見拄杖便喚作拄杖行便行坐便坐若參得此二種拄杖子話分明即知如實處不生妄想。

云何如來禪謂入如來地得自覺聖智相三種樂住成辦眾生不思議事是名如來禪。

通曰上二種禪雖曰正行猶屬漸修不可語於頓也若頓悟本心一超直入如來地開佛知見得自覺聖智三空三種樂住所謂禪定菩提涅槃如來依此而住成辦眾生不思議事無作妙用如恒河沙大不可思議此從妙覺發起慈悲喜捨四無量心故曰如來清淨禪也白水仁禪師垂語云眼裏著沙不得耳裏著水不得僧便問如何是眼裏著沙不得水云應真無比僧云如何是耳裏著水不得水云白淨無垢天童拈云白水老人可謂大而無外小而無內具足千變萬化祇個赤手空身不受一滴一塵直

是滿眼滿耳還見麼立足無閒地知心有幾人勝默道地藉不履而能行
心賴無知而展照此唯自覺聖智者能知之耳。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愚夫所行禪觀察相義禪攀緣如實禪如來清淨禪譬如日月形鉢頭
摩(此紅蓮華)深險如虛空火燼脩行者觀察如是種種相外道道通禪
亦復墮聲聞及緣覺境界捨離彼一切則是無所有一切剎諸佛以不
思議手一時摩其頂隨順入如相。

通曰愚夫斷除妄想菩薩趨向真如皆非清淨若清淨禪者凡聖情盡體
自如如是以不生滅心為本修因故能圓成果地修證也彼外道者著相
而求於入定時或睹日月形狀明淨朗耀或覩紅蓮在深險中以為得證
聲聞乘灰身滅智故如虛空緣覺乘於十二因緣漸次滅盡故如火燼此
諸修行者觀察如是種種相義外道之道所通之禪唯墮於有二乘所證
復墮於無墮有者未得人無我墮無者未得法無我菩薩於是捨離彼一
切有無諸法觀法無我漸次增進雖分別二無我虛妄之想亦不生起是
為淨除煩惱爾燄二障證入百八句無所有境界從一地至十地名菩薩
灌頂位漸次入於真如固其所也若頓證無所有者更不假捨離方便成
辦不思議事所以十方如來以不思議手一時即灌其頂隨順而入於如
來妙覺海證不思議果起不思議用是為如來清淨禪也昔香巖因為山
激發憩止南陽一日偶拋瓦礫擊竹作聲忽然有省乃有頌曰一擊忘所
知更不假修持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處處無蹤跡聲色外威儀諸方
達道者咸言上上機為山聞得謂仰山曰此子徹也仰曰此是心機意識
著述得成待某甲親自勘過仰後見巖曰和尚讚嘆師弟發明大事你試
說看巖舉前頌仰曰此是夙習記持而成若有正悟別更說看巖又成一
頌曰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去年貧猶有卓錫之地今年貧錫也
無仰曰如來禪許師弟會祖師禪未夢見在巖復有頌曰我有一機瞬目
視伊若人不會別喚沙彌仰乃報為山曰且喜閑師弟會祖師禪也玄覺
云且道如來禪祖師禪分不分長慶云一時坐却。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世尊般涅槃者說何等法謂為涅槃
佛告大慧一切自性習氣藏意意識見習轉變名為涅槃諸佛及我涅
槃自性空事境界(唐云一切識自性習氣及藏識意識見習轉我及諸佛說名涅槃
即是諸法性空境界)。

通曰大慧因上得自覺聖智三種樂住即是涅槃故問般涅槃者以何法
入佛謂轉生死即涅槃非生死法外別有一涅槃也一切識自性習氣皆
生死法一者藏識習氣即八識也二者意習氣即七識也三者意識習氣
即六識也四者見習氣即五識也此一切識各有自性各有習氣若無轉
變終歸生滅唯能轉六識為妙觀察智轉七識為平等性智轉五識為成
所作智轉八識為大圓鏡智有分別是識無分別是智轉彼生滅歸不生
滅我及諸佛說名涅槃即是諸法性空境界惟一切識自性空即六塵六

入十八界乃至七大皆空若了諸法皆空即彼生死當體涅槃此三世諸佛無異說也黃檗云夫參禪學道須得一切處不生心祇論忘機即佛道隆分別即魔軍盛畢竟無毛頭許少法可得問祖祖傳法付與何人云無法與人曰云何二祖請師安心云你若道有二祖即合覓得心覓心不可得故所以道與你安心竟若有所得全歸生滅故究竟涅槃須於是信得及乃可有人。

復次大慧涅槃者聖智自覺境界離斷常妄想性非性云何非常謂自相共相妄想斷故非常云何非斷謂一切聖去來現在得自覺故非斷大慧涅槃不壞不死若涅槃死者復應受生相續若壞者應墮有為相是故涅槃離壞離死是故修行者之所歸依復次大慧涅槃非捨非得非斷非常非一義非種種義是名涅槃復次大慧聲聞緣覺涅槃者覺自相共相不習近境界(唐云捨離憤鬧)不顛倒見妄想不生彼等於彼作涅槃覺。

通曰上既顯示涅槃真境界而又揀別邪正以明非外道二乘所指為涅槃者可同日語也謂此涅槃者依三法住真如解脫般若如伊三點乃聖智自證境界不作斷想不作常想見其常者以為有性見其斷者以為非性均之為虛妄分別也聖智所行遠離乎此云何非常謂離五陰和合自相共相諸分別法妄想既斷不見其有故知非常也既非常即謂之斷云何非斷謂一切聖智過去所得此自覺也將來所得此自覺也現在所得此自覺也時有三際覺無斷續故知非斷也又寂滅者謂之涅槃凡愚不了謂涅槃為死外道邪見謂涅槃為壞總不離於斷見若涅槃果死者復應受生相續不已若涅槃果壞者應墮有為法相非寂滅體唯是涅槃不受後有離於死也不屬生住滅法離於壞也常樂我淨四德圓融故為諸修行者之所歸依但依三種樂住遠離一切斷常有無等相涅槃之體固如是也涅槃既不死不壞即無煩惱可捨即無菩提可得無取無捨即非斷常無此無彼即非一異一即一切故非一義一切即一故非種種義湛然常寂不可分別是名真涅槃義若彼聲聞緣覺涅槃者不免著相而求平日依苦空無常無我等觀覺知諸法自相共相原無實體又觀十二因緣無常無樂無我無淨是憤鬧境界不樂親近而耽著寂靜之處固守精明見不顛倒灰心泯智妄想不生以是功勳見得滅生俱盡作涅槃想涅槃無想以是覺想希望得果是有煩惱可捨有菩提可得也彼不能轉識成智而於彼識陰望如恬靜處認為涅槃實非究竟處也六祖云無上大涅槃圓明常寂照凡愚謂之死外道執為斷諸求二乘人目以為無作盡屬情所計六十二見本妄立虛假名何為真實義惟有過量人通達無取捨以知五蘊法及以蘊中我外現眾色像一一音聲相平等如幻夢不起凡聖見不作涅槃解二邊三際斷常應諸根用而不起用想分別一切法不起分別想劫火燒海底風鼓山相擊真常寂滅樂涅槃相如是六祖此偈該盡此章大旨。

復次大慧二種自性相云何為二謂言說自性相計著事自性相計著言說自性相計著者從無始言說虛偽習氣計著生事自性相計著者從不覺自心現分齊生。

通曰上言一切自性習氣轉變即是涅槃如是自性有二種相一言說自性相二諸法自性相言說不但外道有無戲論即分別真如等說皆由執著無始虛偽言說習氣所生事相不但生滅諸法是事即取證涅槃亦是事皆由不覺自心所現相分見分唯是一心執外境界而生於相於言說計著以分別性兼執著性是六識七識之相也如來明知聲音如響但有言說都無實義故轉言說自性習氣而為涅槃於事相計著以外塵境兼內種子五識八識之相也如來明知自心所起如鏡現像本非實有故轉事相習氣而為涅槃外道不知自心現分劑妄立虛偽言說正為一切自性習氣所轉安望其得涅槃乎大慈示眾云說得一丈不如行得一尺說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洞山云說取行不得底行取說不得底雲居云行時無說路說時無行路不行不說時合行什麼路洛浦云行說俱不到則本分事在行說俱到則本分事無天童拈云絕是非沒踪跡相逢不識面識面不相逢諸尊宿各有長處如今舌頭上無十字關脚根下無五色線要行便行要說便說若有人問長蘆如何是要行便行天童云步如何是要說便說天童云啊信能如是何處有二種自性相羈絆耶。

復次大慧如來以二種神力建立(唐云加持)菩薩摩訶薩頂禮諸佛聽受問義云何二種神力建立謂三昧正受為現一切身面言說神力及手灌頂神力大慧菩薩摩訶薩初菩薩地住佛神力所謂入菩薩大乘照明三昧入是三昧已十方世界一切諸佛以神通力為現一切身面言說如金剛藏菩薩摩訶薩及餘如是相功德成就菩薩摩訶薩大慧是名初菩薩地菩薩摩訶薩得菩薩三昧正受神力於百千劫積習善根之所成就次第諸地對治所治相通達究竟至法雲地住大蓮華微妙宮殿坐大蓮華寶師子座同類菩薩摩訶薩眷屬圍繞眾寶瓔珞莊嚴其身如黃金蒼葛日月光明(唐云身如黃金蒼葛華色如盛滿月放大光明)諸最勝子從十方來就大蓮華宮殿座上而灌其頂譬如自在轉輪聖王及天帝釋太子灌頂是名菩薩摩訶薩住二種神力面見諸佛如來若不如是則不能見。

通曰上言一切剎諸佛以不思議手一時摩其頂隨順入如相今者轉二種自性相入於涅槃即與十方諸佛氣分相接諸佛有二種神力加持諸菩薩令頂禮佛足請問眾議一者現身面言說而為說法二者無言無說但以手灌其頂授如來位所以現身面言說者以初地菩薩入於大乘照明三昧大乘觀照所謂空無相無願非偏空比入是三昧已頓斷羸重二障得法性身故感諸佛見身說法如華嚴會中金剛藏菩薩住初地時蒙如來神力加持餘菩薩亦爾以如是身面言說相功德成就初地菩薩得三昧正受正受云者不受諸受乃正定中受用也蓋由多劫積習般若善

根又為諸佛之所護念故能得神力加持成就大乘三昧如此從是而上次第諸地皆對治法門如金剛能斷斷前地餘惑大約七地以前趨寂之意多八地以後度生之意多皆有對治所治之相究竟通達至無對治法性圓明與佛無二是法雲地名灌頂位故十方如來同時以手灌其頂即紹佛位如太子灌頂即紹王位而得自在在此所謂手灌頂神力也自初地以至十地住是二種神力故能遍遊十方面見諸佛聽受問義若不如是即得三昧正受信位則是果位未是安能承事十方諸佛隨意所往前大慧問何因有神通及自在三昧此乃詳答永明壽禪師於國清行法華懺夜見神人持戟而入師訶之曰何得擅入對曰久積善業方到此中夜半繞像見普賢前蓮華在其手又於金華大住峰誦經三載禪觀中見觀音以甘露灌其口遂獲辯才所著有宗鏡錄及萬善同歸行於世明教嵩禪師夜頂觀音像而誦其號必滿十萬乃寢亦見觀音以甘露灌之自是世間經書章句不學而能所著禪門定祖圖及傳法正宗記原教論等宋仁宗嘉歎詔編入藏此皆得二種神力之明驗也。

復次大慧菩薩摩訶薩凡所分別三昧神足諸法之行是等一切悉住如來二種神力(唐云諸菩薩摩訶薩入於三昧現通說法如是一切皆由諸佛二種持力)大慧若菩薩摩訶薩離佛神力能辯說者一切凡夫亦應能說所以者何謂不住神力故大慧山林樹木及諸樂器城郭宮殿以如來入城威神力故皆自然出音樂之聲何況有心者聾盲啞喑無量眾苦皆得解脫如來有如是等無量神力利安眾生大慧菩薩復白佛言世尊以何因緣如來應供等正覺菩薩摩訶薩住三昧正受時及勝進地灌頂時加其神力佛告大慧為離魔業煩惱故及不墮聲聞地禪故為得如來自覺地故及增進所得法故是故如來應供等正覺咸以神力建立諸菩薩摩訶薩若不以神力建立者則墮外道惡見妄想及諸聲聞眾魔希望不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以是故諸佛如來咸以神力攝受諸菩薩摩訶薩。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神力人中尊大願悉清淨三摩提灌頂初地及十地。

通曰菩薩住二種神力者不但面見諸佛如來亦能現通說法分別三昧神足諸法之行是等一切雖云自證自悟皆由諸佛二種神力加持故得無礙辯才分別諸法皆無差謬若離佛神力而能說法者凡夫亦應能說何以不能由無三昧正受不與諸佛氣分相接不住二種神力之故所以不能分別三昧神足諸法之行也然則諸佛神力何以能使菩薩便見言面何以能使菩薩便能說法謂之曰神力大不可思議如山林樹木皆演音樂盲聾啞喑皆得解脫以如來威神力故無情且然況有心者乎眾苦且然況修行者乎此無量神力廣大作用利安眾生所以能加持諸菩薩入於三昧現通說法也大慧又疑三昧正受及勝進灌頂時已自有定力所持諸神加其神力而使之進故曰加持是何因緣故而加持之也佛以

初地菩薩有相觀多未離心量若不加持則墮魔業煩惱不得如來自覺地故八地以上純無相觀耽三昧樂若不加持則墮二乘禪宗不能增進所得法故均之去無上菩提遠矣是故如來於初地三昧時使之遠離煩惱散亂十種陰魔不墮外道惡見妄想於諸地勝進以至灌頂時使之遠離二乘希望得涅槃果住著三昧即是佛魔不能證入如來地既證入如來地已更令增長內身證法入於妙覺果海是故如來咸以二種神力加持諸菩薩等為令諸菩薩疾得無上菩提而已唐云世尊清淨願有大加持力初地十地中三昧及灌頂此譯較顯蓋如來清淨禪故有清淨願彼眾生煩惱外道魔業二乘偏空菩薩有所得法及如來自證地皆非清淨故佛於初地現三昧正受神力於十地現灌頂神力使之隨順入如相同歸於清淨禪也百丈云無善纏無惡纏無佛纏無眾生纏量數亦然乃至都無一切數量纏故云佛是出纏過量人貪愛知解義句如母愛子唯多與兒酥喫消與不消都總不知此語喻十地受人天尊貴煩惱生色界無色界禪定福樂煩惱不得自在神通飛騰隱顯徧至十方諸佛淨土聽法之煩惱學慈悲喜捨因緣煩惱學空平等中道煩惱學三明六通四無闕煩惱學大乘心發四弘誓願煩惱初地二地三地四地明解煩惱五地六地七地諸知見煩惱八地九地十地菩薩雙照二諦煩惱乃至學佛界百萬阿僧祇諸行煩惱唯貪義句知解不知却是繫縛煩惱故云見河能漂香象由百丈言十地尚有如是煩惱如香象渡河幾為所漂佛安得不加持之哉。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宗通卷三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宗通卷四

(魏云集一切佛法品第三之三)。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世尊佛說緣起即是說因緣不自說道(魏云如世尊說十二因緣從因生果不說自心妄想分別見力而生)世尊外道亦說因緣謂勝自在時微塵生如是諸性生然世尊所謂因緣生諸性言說有間悉檀無間悉檀(唐云世尊但以異名說作緣起非義有別)世尊外道亦說有無有生世尊亦說無有生已滅(魏云外道亦說從於有無而生諸法世尊說言諸法本無依四緣生生已還滅)如世尊所說無明緣行乃至老死此是世尊無因說非有因說世尊建立作如是說此有故彼有非建立漸生(唐云若一時建立非次第相待者其義不成)觀外道說勝非如來也所以者何世尊外道說因不從緣生而有所生世尊說觀因有事觀事有因(唐云世尊所說果待於因因復待果)如是因緣雜亂如是展轉無窮佛告大慧我非無因說及因緣雜亂說此有故彼有者攝所攝非性覺自心現量大慧若攝所攝計著不覺不知自心現量外境界性非性彼有如是過非我說緣起(唐云若不了諸法唯心所現計有能取及以所取執著外境若有若無彼有是過非我所說)我常說言因緣和合而生諸法非無因生。

通曰此大慧以因緣設難正顯緣起無性以破外道言說事相二種自性計著也故問世尊所說十二因緣法但以異名說作緣起非自體起即是從因生果因緣生法但不自說從自心妄想分別之道而生耳彼外道亦說因緣所謂勝性自在時微塵等如是種種能生一切種種諸性不離因緣然世尊所說因緣能生諸法以此悉檀教化眾生與外道言說為有間別為無間別此因緣之義非有別也外道亦說有者從有因生無有者從無因生從於有無而生諸法佛說一切諸法本無有生但依諸緣生生已還滅亦不離於有無如十二因緣法無明緣行乃至老死依眼識等生一切法此是無因說非有因說不從因生者一時無前後世尊建立謂此無明有則彼行至老死一時皆有無明滅則彼行至老死一時皆滅此有故彼有但以無明虛妄輪轉非有實法次第建立以漸而生故謂之無因說也觀外道所說勝性從神我主諦為冥初從冥初生覺從覺生我心從我心生五塵從五塵生五大從五大生十一根共二十五法而以神我為勝性為生因如此建立漸次而生非如如來無因之說所以者何彼外道說勝性為因不從他緣生而一切諸法從冥初流出實有所生夫因不從緣生因自為因無待於果也所生實無因果自為果無待於因也如此因果分明原無展轉則彼外道所說無因生者未盡非也若世尊說十二因緣以無明為因生行為果又以行為因生識為果至老死為因又生無明為果即此一法又作因又作果因中有事事中有因如是雜亂展轉無窮毋乃亦因亦果乎毋乃無因無果乎毋乃無因生果乎反以外道因緣之說為過其故何也此大慧但於境上辨因緣不知於性上觀緣起故世尊以緣起無生最上一路語之彼外道所立因果無因之法亦從因生語自相

違我非如彼無因說也我說諸法從因緣生非無因緣亦不雜亂亦無展轉無窮之過也唯覺了諸法所生唯心所現說此有故彼有者內無能取之心外無所取之境攝所攝本無自性如鏡中現像緣起本自無生生本不有何說無因無因且無又何因緣雜亂之有若彼外道種種計著既有能取及以所取不覺諸法唯心所現外境界性本無自性執著外境若有若無於不二法中作有無見彼蓋純於外境界事相計著以為實有由無始虛偽習氣所熏有如是過非我所說緣起之法於緣而離緣於境而離境本離有無又何有能取所取之過耶且吾所說無生非是一向不生同於斷滅也我常說言因緣和合而生諸法非是無因而生然因必待緣而生因不自生也緣必待因而生緣不自生也是諸法從因緣和合生本自無生外道智不及此謂一切無因生非由因緣和合而生生既無因誰為之因無緣所生誰為之果無因無果明是斷見非吾緣起無生之旨也百門義海曰達無生者為塵是心緣心為塵因因緣和合幻相方生由從緣生必無自性何以故今塵不自緣起待於心心不自心必待於緣由相待故則無定屬緣生則名無生非去緣生說無生也只此數語足為此篇證據。

大慧復白佛言世尊非言說有性有一切性耶世尊若無性者言說不生是故言說有性有一切性佛告大慧無性而作言說謂兔角龜毛等世間現言說大慧非性非非性但言說耳如汝所說言說有性有一切性者汝論則壞(唐云雖無諸法亦有言說豈不現見龜毛兔角石牛兒等世人於中皆起言說彼非有非非有而但有言說耳大慧如汝所說有言說故有諸法者此論則壞)大慧非一切剎土有言說言說者是作耳或有佛剎瞻視顯法或有作相或有揚眉或有動睛或笑或欠或警歎或念剎土或動搖大慧如瞻視及香積世界(唐云不瞬世界妙香世界)普賢如來國土但以瞻視令諸菩薩得無生法忍及諸勝三昧是故非言說有性有一切性大慧見此世界蚊蚋虫蟻是等眾生無有言說而各辦事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如虛空兔角及以繫太子(二譯作石女兒)無而有言說如是性妄想因緣和合法凡愚起妄想不能如實知輪迴三有宅。

通曰上言因緣和合而生諸法正顯無自性之妙大慧反疑非無因生即係實有自性可得故謂言說有性即有一切法性若諸法無實性者言說依何而起此謂言不虛生必有諸法實性而後生法不自顯必有言說實性而後顯世尊仍即兩端而破之世間亦有諸法無實性而作言說者說兔之角龜之毛石女兒等本無是事而現有此說以事觀之則非有以言說觀之則未嘗不有兔角等雖無而不妨有說是言說不必因有諸法而生安在一切其有自性也汝謂若無諸法言說何起其論則壞又一切世間實有是法而無待於言說者是言說唯是人心分別但假安立耳有佛國土直視不瞬名為說法有佛國土或現異相名為說法有佛國土但動

眉相名為說法有佛國土唯動眼相名為說法有佛國土笑名說法有佛國土欠呿名說法有佛國土警欬名說法有佛國土憶念名說法有佛國土以身動搖名說法如無瞬世界及妙香世界於普賢如來佛土之中諸菩薩等觀察如來日不暫瞬得無生法忍亦得無量勝三昧非由言說而有諸法安在言說其有自性也汝謂言說有性即有一切性其義不成又此世界中如蟲蟻等皆無言說各於自事而得成辦是言說又惡足貴哉偈復申明如虛空本無亦有虛空名字兔角等本無亦有兔角等名字本無是事而有言說說本無實性也而計以為有自性以如是言說自性虛妄分別謂一切法如是唯於因緣和合法中本自不生本無實性者凡愚起妄想請實有生實有自性不能如實而知自心現量緣起無生非言說所及乃取外境若有若無妄生分別是所執者生滅之法終不出於生死海中輪轉三界無有已時良由於言說自性相計著故有是過也藥山久不陞座院主白云大眾久思示誨請和尚為眾說法山令打鐘眾方集山陞座良久便下座歸方丈主隨後問和尚適來許為眾說法云何不垂一言山云經有經師論有論師爭恠得老僧天童頌云癡兒刻意止啼錢良駟追風顧影鞭雲掃長空巢月鶴寒清入骨不成眠明得世尊說法如止啼錢本自無說第於良久處顧鞭影而行又未嘗無指示也可知於言說自性相計著者真癡。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世尊常聲者何事說佛告大慧為惑亂(唐云依妄法說)以彼惑亂諸聖亦現而非顛倒大慧如春時燄火輪垂髮毘闍婆城幻夢鏡像世間顛倒非明智也然非不現大慧彼惑亂者有種種現非惑亂作無常所以者何謂離性非性故大慧云何離性非性惑亂謂一切愚夫種種境界故(唐云妄法現時無量差別然非無常何以故離有無故云何離有無一切愚夫種種智故)如彼恒河餓鬼見不見故無惑亂性於餘現故非無性如是惑亂諸聖離顛倒不顛倒是故惑亂常謂相相不壞故大慧非惑亂種種相妄想相壞是故惑亂常(唐云如恒河水有見不見餓鬼不見不可言有餘所見故不可言無聖於妄法離顛倒見大慧妄法是常相不異故非諸妄法有差別相以分別故而有別異是故妄法其體是常)大慧云何惑亂真實若復因緣諸聖於此惑亂不起顛倒覺非不顛倒覺大慧除諸聖於此惑亂有少分想非聖智事相大慧凡有者愚夫妄說非聖言說。

通曰大慧因上言涅槃非斷非常即是真常常不可顯而聲顯之故以此常為聲教當依何事而說必欲依事相而說者正是事自相計著也若謂離事相而別有真常者又是二乘空見故佛以心外無法法外無心所言真常即依彼惑亂妄法而說以彼妄法惑亂易於顛倒諸聖唯見其真實雖現有惑亂而非顛倒故為明智凡夫不覺其惑亂於非有中執為實有如陽燄火輪幻夢鏡像等是名世間顛倒見解非明智也彼有智者非謂惑亂之境一切總無但於自心所現不生分別而非不見彼惑亂之事彼惑亂妄法現時種種差別似乎無常然非妄法有無常性能作無常所以

者何彼惑亂自體不自言有不自言無本離有無故既離有無云何又謂之惑亂但一切法本不有愚夫種種作有解一切法本不無愚夫種種作無解於有無境界上自生惑亂而彼離有無者故自常也如彼恒河之水本非是火而餓鬼但見為火不見為水此惑亂性但於餓鬼現耳其無惑亂性於餘人未嘗不現非無其水也惑亂之事亦復如是於種種境界起有見者是顛倒也於種種境界不起有見者是不顛倒也諸聖遠離有無離於顛倒亦離於不顛倒凡愚所惑亂者諸聖不為之惑亂也是故惑亂常所以名為常者謂分別不起法法不異相相不壞不以此相壞彼相故惑亂種種相外相也妄想分別相內相也以虛妄分別故破壞種種相即有顛倒見及不顛倒見若無分別諸法自體無差別相非惑亂種種相壞亦非妄想分別相壞諸相不異萬法皆如是故謂惑亂常既謂之常真實不變之謂也云何惑亂即是真實謂一切妄法不離因緣和合而得現起本自無生諸聖於此不起凡夫顛倒覺執著為有亦不起二乘非顛倒覺執著為無遠離有無二種分別一切諸法本自寂滅相故謂惑亂即是真實也除諸聖者已證真實不作於想即一切惑亂莫非聖智事相餘修行者若於此惑亂妄法有少分想一念纔動即乖法體於聖智事相相去遠矣凡有少分想者當知即是愚夫戲論非聖言說彼唯依妄想事相而說執著陽燄火輪等以為實有終屬生滅非常也若依聖智事相而說即惑亂即真實生滅法中而不生不滅者自在是真常也故知妄想事相非常而聖智事相是常則以常為言說者其亦慎所依乎瑞岩問岩頭如何是本常理頭曰動也岩曰動時如何頭曰不見本常理岩佇思頭曰肯即未脫根塵不肯即永沈生死岩乃禮拜天童頌云圓珠不穴大璞不琢道人所貴無稜角拈却肯路根塵空脫體無依活卓卓此岩頭於真常見之最徹故謂不肯即永沈生死坐却顛倒一路肯即未脫根塵坐却非顛倒一路然後脫體無依不撥諸相而真常自在。

彼惑亂者倒不倒妄想起二種種性謂聖種性及愚夫種性聖種性者三種分別謂聲聞乘緣覺乘佛乘云何愚夫妄想起聲聞乘種性謂自共相計著起聲聞乘種性是名妄想起聲聞乘種性大慧即彼惑亂妄想起緣覺乘種性謂即彼惑亂自共相不親計著起緣覺乘種性云何智者即彼惑亂起佛乘種性謂覺自心現量外性非性不妄想相起佛乘種性是名即彼惑亂起佛乘種性又種種事性凡夫惑想起愚夫種性(唐云有諸愚夫分別妄法種種事物決定如是決定不異此則成就生死乘性)彼非有事非無事是名種性義大慧即彼惑亂不妄想諸聖心意意識過習氣自性法轉變性是名為如是故說如離心我說此句顯示離想即說離一切想。

通曰上言諸聖於此惑亂不起顛倒覺非不顛倒覺是倒不倒妄想皆依惑亂而起若分別彼惑亂法是倒非倒則能成就二種種性謂聖種性及愚夫種性聖種性者三種分別謂聲聞乘緣覺乘佛乘聲聞乘者於惑亂

五陰等法見有自相共相而生計著起厭離想厭苦集欣道滅皆於相上計著故名聲聞乘種性緣覺乘者於彼惑亂十二因緣等法了達緣生自相共相皆虛妄不實故離於憤鬧不樂親習近計著是名緣覺乘種性是二者皆見有煩惱可斷猶未悟煩惱之即為菩提也故非明智若智者即彼惑亂入佛知見所謂覺了一切皆是自心所現見彼能見可見唯是自心無有外法外性非性有無妄想何自而起即彼惑亂當體真如故名佛乘種性此三者皆於種種事相無顛倒想故謂之聖若諸凡夫於種種事物起惑亂妄想決定如是決定不異虛妄分別種種法體此則成就生死乘性輪迴三界顛倒不息故謂之愚何以名為種性義耶彼惑亂法非是實事如陽燄等不可定執為有亦非不實事種種現見不可定執為無淨名云無作無造無受者善惡之業亦不亡是名種性義也是種性者聖愚所同然在纏即謂之八識出纏即謂之如來藏愚夫未能轉識而為識所轉無足論已諸聖即彼惑亂不妄分別作顛倒想及不顛倒想良由諸聖智者心意意識諸惡習氣自性法轉依故轉生滅依涅槃轉煩惱依菩提即說此妄名為真如是故說真如離於心識非是離心識外別有一真如也但離其想耳我說此句法所以顯示真如法體離分別想即說彼真如中無虛妄分別法并離一切想不但離顛倒想亦離不顛倒想為一切想由心意識生自性變而為心意識則名曰過習氣心意識轉而為智即名曰真如既名真如即彼心意識離彼心意識而想安從生諸聖不妄想相蓋如此起信論云一切諸法唯依妄念而有差別若離心念則無一切境界之相是故一切法從本已來離言說相離名字相離心緣相畢竟平等無有變異不可破壞唯是一心故名為如即此旨也黃山趙文孺嘗作頌曰妄想元來本自真除時又起一重塵言思動靜承誰力仔細看來無別人須如此解方名證真如也。

大慧白佛言世尊惑亂為有為無佛告大慧如幻無計著相若惑亂有計著相者計著性不可滅緣起應如外道說因緣生法(唐云如幻無執著相故若執著相體是有者應不可轉則諸緣起應如外道說作者生)大慧白佛言世尊若惑亂如幻者復當與餘惑作因佛告大慧非幻惑因不起過故大慧幻不起過無有妄想(唐云非諸幻事為妄惑因以幻不生諸過惡故以諸幻事無分別故)大慧幻者從他明處生非自妄想過習氣處生是故不起過大慧此是愚夫心惑計著非聖賢也。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聖不見惑亂中間亦無實中間若真實惑亂即真實捨離一切惑若有相生者是亦為惑亂不淨猶如翳。

通曰大慧又疑既離一切想已其能除一切法乎故問一切妄法畢竟是有是無佛以惑亂妄法不可謂之有不可謂之無但如幻耳幻雖現起種種相原無自性故相即無相無執著相可得故若惑亂法有計著相者即有實體應不可轉諸聖智者心意意識轉變時安得渾化杳無踪跡惟其

無根故可以轉若不如幻必不可滅則一切緣起惑亂諸法應如外道所說因緣生法作者為因畢竟是有有已還滅畢竟是無但於有無境上計著不捨如來所說緣起如幻之法固不如是也大慧又疑若惑亂如幻本無自性不同因緣生法者然餘惑生生不息應是幻為之因也佛謂非諸幻事為妄惑因以幻不起諸過惡故所以不起過者以諸幻事無情識分別故所以無情識者以依人功明巧呪術而生非自妄想煩惱習氣而生是故不起過也楞嚴云如世巧幻師幻作諸男女雖見諸根動要以一機軸息機歸寂然諸幻成無性一切惑亂妄法如幻無性豈能與餘惑作因惑不與惑作因豈能惑人哉唯愚夫心先自惑於幻妄境界計著為實起顛倒想此即妄想習氣所生起諸過惡輪轉三界如釋子弄影為影所弄非諸聖賢不為惑亂所惑也此正破於事自性相計著者不覺自心所現分齊不但凡夫顛倒覺為然即二乘不顛倒覺亦未離乎相也故偈中單破二乘種性顯最上一乘法門謂聖者見惑亂即非惑亂其故何也以此惑亂中間了無實性可得既無其性即無其相性相俱泯即此惑亂中間純然真實既是真實即妄即真即真即妄不見有惑亂可捨不見有真實可得如明淨眼一亘晴空所以不見有惑亂也若捨離一切惑亂而見有真實相生者即此真實還名惑亂雖離煩惱障未離所知障所知障障慧不解脫是清邊垢亦為不淨如瞽目人妄見空華不知其中間亦無實也所以聲聞緣覺均名聖種未若佛乘超出二乘之上為最上第一義也龐居士偈曰但自無心於萬物何妨萬物常圍繞鐵牛不怕獅子吼恰似木人見華鳥花鳥逢人亦不驚木人本體自無情心境如如只這是何慮菩提道不成此即聖不見惑亂微妙義也。

復次大慧非幻無有相似見一切法如幻大慧白佛言世尊為種種幻相計著言一切法如幻為異相計著(唐云為異依此執著顛倒相耶)若種種幻相計著言一切性如幻者世尊有性不如幻者所以者何謂色種種相非因世尊無有因色種種相現如幻世尊是故無種種幻相計著相似性如幻(魏云為執著諸法如幻相故如幻為執著諸法顛倒相故言諸法如幻若執著諸法如幻相者不得言一切法皆如幻相若執著諸法顛倒相故言如幻者不得言一切法如幻何以故世尊色有種種因相見故世尊無有異因色有諸相可見如幻是故說言不得執著一切諸法如幻)。

佛告大慧非種種幻相計著相似一切法如幻大慧然不實一切法速滅如電是則如幻大慧譬如電光剎那頃現現已即滅非愚夫現(魏云即見即滅凡夫不見唐云世間凡愚悉皆現見)如是一切性自妄想自共相觀察無性非現色相計著(唐云以不能觀察無所有故而妄計著種種色相)。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非幻無有譬說法性如幻不實速如電是故說如幻。

通曰上言惑亂即真實真實固非幻也何以非幻即是如幻如幻即是非幻然非幻真體無有相似說似一物即不中此非幻不是無也能見一切

法如幻見幻者不幻故曰非幻然諸法捨幻無可譬喻是故說如幻也大慧乃問如幻為依執著種種幻相言一切法如幻耶為依異此幻相執著顛倒言一切法如幻耶猶云依顛倒相而言顛倒耶抑依不顛倒相而言顛倒耶為異相計著者幻相自幻相顛倒自顛倒法本自異固不得言如幻已若於種種幻相計著言一切法如幻者然諸法有性不如幻者安得槩以如幻目之何以明其不如幻也現前色法種種皆有因相若言如幻則非因矣幻不與餘惑作因必無有因而色相種種顯現乃可如幻然而色相種種固有因也世間無有異因令色有諸相可見如幻者是故世尊不可說言依於執著種種幻相言一切法與幻相似此但於相辯相不知於非相辯相但於幻辯幻不知於非幻辯幻故世尊言不依執著種種幻相有因無因諸相似性言一切法如幻但以一切法不實速滅如雷故說如幻唯論無有實性非論無有因性若以無因論者猶存乎實此以無實論者并忘其因是一切法不實誰為真實者一切法速滅誰為不滅者故見如幻即見非幻也幻何以不實耶譬如電光即見即滅在剎那頃雖生而不生也凡愚不見乎此悉以電光現見執為實有一切諸法亦復如是以一切法性皆自心妄想所現由妄想分別故有自共相可得能善觀察自心現量者即此自共相本自無性本自非現一無所有何色相之可計著耶又何問其有因無因耶惟不能觀察無所有故於諸色相種種計著是為顛倒惑亂非幻惑人而人惑於幻也故謂之愚且諸法不實速滅如幻者非徒說如幻也正以顯非幻之旨此可與智者道耳偈言非幻無有譬世間物無有相似者故無可說但說一切諸法如幻非謂種種性相與幻相似但以其不實速滅如電現已即滅無有實性是故說如幻也果能觀察一切諸法本自無性本自非現與電光無異即彼如幻之中而非幻之體本自如如我故曰惑亂即真實以此僧問曹山於相何真山曰即相即真曰當何顯示山豎起拂子又問曰幻本何真曰幻本元真曰當幻何顯山曰即幻即顯曰恁麼則始終不離於幻也山曰覓幻相不可得曹山說祖師禪一一與此符契故知初祖所云此四卷經可以證心信哉。

大慧復白佛言如世尊所說一切性無生及如幻將無世尊前後所說自相違耶說無生性如幻佛告大慧非我說無生性如幻前後相違過所以者何謂生無生覺自心現量有非有外性非性無生現(唐云我了於生即是無生唯是自心之所見故若有若無一切外法見其無性本不生故)大慧非我前後說相違過然壞外道因生故我說一切性無生大慧外道癡聚欲令有無有生非自妄想種種計著緣大慧我非有無有生是故我以無生說而說大慧說性者為攝受生死故壞無見斷見故為我弟子攝受種種業受生處故以聲性說攝受生死(唐云說諸法者為令弟子知依諸業攝受生死遮其無有斷滅見故)大慧說幻性自性相為離性自性相故墮愚夫惡見相希望不知自心現量壞因所作生緣自性相計著說幻夢自性相一切法不令愚夫惡見希望計著自及他一切法如實處見作不正

論(唐云說諸法相猶如幻者令離諸法自性相故為諸凡愚墮惡見欲不知諸法唯心所現為令遠離執著因緣生起之相說一切法如幻如夢彼諸愚夫執著惡見欺誑自他不能明見一切諸法如實住處)大慧如實處見一切法者謂超自心現量。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無生作非性有性攝生死(唐云無作故無生依業說生死)觀察如幻等於相不妄想。

通曰說一切性即有生不應說無生既說無生即無幻不應說如幻此但泥於言句相違耳不知說無生者非是一向不生也謂一切諸法生即無生我唯覺自心之所現見若有若非有一切外法未嘗不生推求自性了不可得本自不生以無生而現生非如幻而何故非前後說相違過也然所以說無生者為破外道因生見故彼所建立因果義不相當故我說諸法皆悉不生彼外道愚癡羣聚謂一切法有從有因生無從無因生非自妄想種種執著分別為緣是別有異因從作者生也彼但於一切有無諸法共興惡見我說諸法生即不生亦有不生何得言有亦無不生何得言無故我以無生說而說非有因生亦非無因生彼外道欲令有無有生其說自壞矣既說無生而又說一切諸法有性者何也為令我法弟子知有二法一者攝受世間生死業故二者遮其無見斷見故外道謂一切法非自妄想執著分別為緣即不知有生死故常在生死若知見受習氣種種諸業為生死因至三界受生處為生死果知依諸業攝受生死故能超於生死我說有諸法者所以攝受世間世間不無何得言無正以遮外道一切無有斷滅見也雖說一切法有但以名句文身為體以聲性說亦非實事即有而未嘗有也然所以說諸法如幻者以幻性幻相本非實有為令愚夫知其如幻遠離諸法自性自相故愚夫墮有無惡見希望得果不達五蘊諸法唯是自心所現本自無作本自無生乃妄計作者以為生因計著自性自相以為實有我為壞彼因所作生彼所因者是其所作非能作也所作固不能生其所因者非也又緣生起之相計著實有自性其所緣者非也故說五蘊諸法緣生如幻不實如夢性即無性相即無相一切法如是不令愚夫妄計自相他相希望得果執著惡見欺誑自他不能明見一切諸法如實住處反以如實處見作不正論以彼著相者為正而以如幻者為非正也不知住如實處見一切法者即自心現量超自心現量離性自性相無一法可得是真不生滅法也故為正論彼未離性自性相有自相他相可得未超心量猶是生死邊事真為不正論也為破彼不正論故依真如實際處而說一切法如幻惟其無生故說如幻唯其如幻故說無生又何相違之過哉偈復申明無生如幻只是一意外道說一切法不生但因作者生彼因所作無生性安能生哉是則謗因果非如實正見我說無生唯自心現量本無所作更何有生正以破外道所作之非性也又說有性者欲令弟子依業攝受世間生死不是一向無有正以破外道斷滅之見也生即不生有即非有是說無生即所以說如幻也外道惡見希

望執著自相他相故我說如幻等正破彼愚夫於相生妄想也若能觀察如幻即於諸相不起分別分別不生相即非相心境寂滅即是無生故說如幻即以說無生也是甚深義趣豈可以言句相違而生疑哉昔知遠禪師在報慈問如何是真如佛性慈曰誰無參退首坐問汝適來問和尚話還會麼曰不會座曰和尚恁麼慈悲汝為什麼不會真如佛性誰無乃至四生六道悉皆具足遠感謝時守證禪師在傍齧齒曰這老漢自家無眼更瞎他人乃召遠問首座適來說箇什麼遠曰某當時不會得他說破具如前舉證曰上座佛法不是這箇道理汝若不信去問取堂頭遠上堂頭具說前解慈亦曰佛法不是這箇道理遠曰適來問第三座他亦不肯故教來問且望慈悲為某決破慈曰汝却問取第三座去遠下來禮問證曰汝但問來遠便問如何是真如佛性證曰誰有遠於言下契悟守證即護國淨果大師也僧問護國鶴立枯松時如何國云地下底一場懨懨僧云滴水滴凍時如何國云日出後一場懨懨僧云會昌沙汰時護法善神向甚麼處去也國云三門頭兩箇一場懨懨天童頌云壯士稜稜鬢未秋男兒不慣不封侯翻思清白傳家客洗耳溪頭不飲牛會此即知無生如幻密密意。

復次大慧當說名句形身相善觀名句形身(唐云文身)菩薩摩訶薩隨入義句形身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如是覺已覺一切眾生大慧名身者謂若依事立名是名名身句身者謂句有義身自性決定究竟是名句身形身者謂顯示名句是名形身又形身者謂長短高下又句身者謂徑跡如象馬人獸等所行徑跡得句身名大慧名及形者謂以名說無色四蘊故說名自相現故說形(唐云名謂非色四蘊以名說故文謂名之自相以文顯故)是名名句形身說名句形身相分齊應當修學。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名身與句身及形身差別凡夫愚計著如象溺深泥。

通曰因大慧疑無生如幻二說有相違過第於名句上執泥不達其義故教以當善觀名句文身相因相而得義入於義句形身而忘乎名句形身即知言說如幻性本無生故得無上正等正覺如是覺已即以名句文身表顯第一義諦令一切眾生皆覺無上菩提斯則即言說離言說故與菩提相應也豈可以言說同異而辯菩提哉何以謂之名身謂依事立名能詮自性如說六根但云眼耳等名即是身是謂名身何以謂之句身謂句各有決定義能詮差別如說是眼是佛眼等種種差別決定究竟不相混濫是名句身何以謂之形身文字有形所以顯示名句是名句所依也說文云依類像形為字形聲相稱為文唐有復次大慧句身者謂句事究竟名身者謂諸字名各各差別如從阿字乃至呵字文身者謂長短高下魏云謂聲長短音韻高下身者猶體也各自有體不相雜故此上釋名句形身之相下即明隨入義句之旨故謂句身者決定究竟如徑跡耳謂尋徑跡以知象馬等所在喻因句而得義得義則忘言如得象馬等斯遺其跡

矣乃若名句依事立名不但有色可指者故說名即非色四蘊受想行識
杳無相狀亦可以虛名立說故說名至於形句顯示名句不但色相顯現
者故說形即非色四蘊既有其名即有自相亦可以文字表顯故說形是
名及形不但說色邊事亦能說無色邊事合色無色徑跡以知實義所在
是之謂隨入義句形身其分齊深遠非淺近可窺也既知名句形身相又
如名句形身分齊斯善乎觀名句形身而不徒泥其詞矣偈謂名身句身
文字身差別不同要以顯示第一義諦離文字相離言說相當體寂滅本
自不生故能疾得無上菩提凡愚徒於名句形身隨聲分別計著不捨如
象溺深泥無出身之路安望其得無上菩提哉雲門示眾云直得觸目無
滯達得名身一切法空山河大地是名身亦不可得喚作三昧性海俱備
猶是無風而波直得亡知於覺覺即佛性矣喚作無事人更須知有
向上一竅在天童拈云賓主不諧二俱有過各與二十棒祇如向上一竅
又作麼生犀因翫月紋生角象被雷驚華人牙於此參透方可疾得無上
菩提。

復次大慧未來世智者以離一異俱不俱見相我所通義問無智者彼
即答言此非正問謂色等常無常為異不異如是涅槃諸行相所相求
那所求那(唐云依所依)造所造見所見塵及微塵(魏云泥團微塵)修與修
者如是比展轉相如是等問而言佛說無記止論(唐云此如是等不可記事
次第而問世尊說此當止記答)非彼癡人之所能知謂聞慧不具故如來應
供等正覺令彼離恐怖句故說言無記不為記說又止外道見論故而
不為說大慧外道作如是說謂命即是身如是等無記論大慧彼諸外
道愚癡於因作無記論非我所說(魏云外道迷於因果義故是故無記非我法
中名無記也)大慧我所說者離攝所攝妄想不生云何止彼大慧若攝所
攝計著者不知自心現量故止彼大慧如來應供等正覺以四種記論
為眾生說法大慧止記論者我時時說為根未熟不為熟者。

通曰上言名句文身要在通達第一義諦雖言猶不言也此下示以不說
亦說又何名句文身而可計著哉故謂當來世智者以我所說離四句絕
百非通達實義最上法門問於無智者彼無智者以邪見心執著名相離
如實義反以此為不正之問彼謂色等陰入處界有常有不常為異為不
異如是計著至於涅槃亦有能修行相能證所相證者為能依涅槃為所
依是有為諸行為一為異四大種為能造四大為所造四大中色香味觸
為一為異如是相中有能見有所見乃至造所造如泥團微塵為一為異
修與修者唐云智與智者為異為不異如是比度展轉相因俱各有相可
得若說離四句絕百非如是等問無能相無所相無異相無不異相實不
可記事故非正問世尊說此為無記不可知不可說當止論答彼無智者
作如是答是為謗佛豈能得如來止論之意乎佛說無記又說止論各有
深意非彼癡人之所能知彼癡人久遠以來不熏正法聞慧不具故也如
來應供等正覺欲為眾生說最上一乘法無智者聞之恐其落空茫然不

知所謂如來令彼離恐怖故故不為說所以說言無記不為記說若彼無恐怖者未嘗不說也又止諸外道自無始以來熏習種種戲論不離有無四句惡見所成若一一與之相辨不能祛惑而反滋其惑故止而不說令彼默然思而取解若非惡見論者又何嘗置答也且我說言無記不為記說非如外道所說彼外道以神我為命謂命即是五蘊身中以即陰離陰而計我故故說命即是身命異身異究竟歸於不可知不可說是真無記論也如是等論由彼愚癡迷於因果之義妄計因所作生謂作者無因生非自妄想種種計著為緣撥無因果歸於冥然罔覺如是無記即斷滅論非我所說無記也若我所說者離四句等法內無能取之心外無所取之境能所俱泯妄想分別寂然不生當其無分別心乃所謂白淨無記性非斷滅無記者比也故我法中原無妄計即無有置答云何為無記論云何止彼而不答者乎彼諸外道執取冥諦以為涅槃若有能取若有所取計著不捨於生滅法中計不生滅不知自心現量生即不生滅即不滅故應止彼置而不論若奪彼能所相歸無能所奪彼斷滅見歸無生滅彼既不悟自心現量豈能信入不如止論併以止彼之論彼論不起庶幾其有悔悟乎故不說即所以為說也且此止論非徒為外道而設如來以四種記論為眾生說法有直答者有反詰答者有分別詳答者有置答者置答即止論如來常說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但為弟子根未熟者不與輕譚若根熟者即終日與之言離四句絕百非等法彼自契悟故與智者說說即不說與無智者不說不說即說說與不說無非顯示第一義諦離言說相故名句文身不可有所執著也僧問黃檗云淨名默然文殊讚嘆云是真入不二法門如何檗云不二法門即你本心也說與不說即有起滅無言說時無所顯示故文殊讚嘆僧云淨名不說聲有斷滅否檗云語即默默即語語默不二故云聲之實性亦無斷滅文殊本聞亦不斷滅所以如來常說未曾有不說時如來說即是法法即是說法說不二故乃至報化二身菩薩聲聞山河大地水鳥樹林一時說法所以語亦說默亦說終日說而未嘗說既若如是但以默為本此如來所以無置論又未嘗無置論也。

復次大慧一切法離所作因緣不生無作者故一切法不生大慧何故一切性離自性以自覺觀時自共性相不可得故說一切法不生何故一切法不可持來不可持去以自共相欲持來無所來欲持去無所去是故一切法離持來去大慧何故一切諸法不滅謂性自性相無故一切法不可得故一切法不滅大慧何故一切法無常謂相起無常性是故說一切法無常大慧何故一切法常謂相起無生性無常常故說一切法常。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記論有四種一向反詰問分別及止論以制諸外道有及非有生僧佉毗舍師(唐云數論與勝論)一切悉無記彼如是顯示正覺所分別自性不

可得離於言說故說離自性。

通曰上言彼諸外道愚癡於因作無記論非我所說大慧我所說者離攝所攝妄想不生此下反復詳明此意故謂外道不離所作因緣說言無記但斷滅見爾其實未嘗不生也我所謂妄想不生即一切法不生以一切法離能所取離於作者及因緣不具是故不生以無作者故既無能作又無所作法安從生故我說一切法不生一切法皆有自性相何以能離之而謂之不生耶以凡夫不知自心現量便謂一切法有自共相可得若以自覺聖智觀察一切法無自相可得亦無同相可得不可見一法有實體相相本自離生即無生故我說一切法不生夫謂之不生者不見其來不見其去一切法何故無來去耶世間凡可取者可以持來凡可捨者可以持去今自共相來無所從去無所至實不可得不可持之而來未嘗見其生也不可持之而去未嘗見其滅也如如不動離持來去故說一切法不生也是不生者即諸相非諸相不可與斷滅並論也何故謂一切諸法不滅耶謂一切性自性相本來無故有性相者即可得無性相者即不可得凡可得者即可滅不可得者即無可滅一切法自相同相昔本無生今亦無滅故說一切法不滅即是說一切法不生也外道亦說常無常性彼但於生滅法中計常無常為異不異若我所說無常者謂諸相起時倏起倏滅剎那不住無有常性無常性即無常相一切法無常即非實有故我說一切法無常即是說一切法不生也若我所說常者謂諸相起即是不起雖現有生原無生性故一切法倏起倏滅名無常性者即是真常離此無常外別求所謂常者了不可得故我說一切法常即是說一切法不生也然則我所說離四句者離攝所攝妄想不生攝所攝可離而離者未嘗滅也妄想自不生而不生者未嘗滅也此自覺聖智境界豈可與無智者共論乎偈復申明記論有四種答謂直答反質答分別答置答惟置答所以制諸外道不令有無邪見橫生故也僧佉數論師也數論計有故立二十五冥諦毗舍勝論師也勝性計非有故立六句一實二德三業四大有五同異六和合彼如是等法皆所以顯示作者無因一切悉歸於無記而已是無記論者彼所顯示則然總不離有無四句等法乃如來應供等正覺所分別四句有句自性不可得無句自性不可得亦有亦無句自性不可得非有非無句自性不可得惟不可得故不可言說即第一義諦寂滅一心也離言說相離名字相以離於言說故說離自性相此離自性相即離攝所攝目共相一切有無妄想不生所以制諸外道邪見論者豈必以言說哉昔禾山普禪師造黃龍請益阿難問迦葉世尊付金襴外傳何法迦葉呼阿難難應諾葉曰倒却門前剎竿著意旨如何南公曰上人出蜀曾到玉泉否曰曾到又問曾掛搭否曰一朝便發南公曰智者道場關將軍打供與結緣幾時何妨普默然良久又理前問南公俛首普趨出大驚曰西川義虎不消此老一唾此所謂置答殆有甚於答者矣。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世尊惟願為說諸須陀洹須陀洹趣差別通相若菩薩摩訶薩善解須陀洹趣差別通相及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方便相分別知已如是如是為眾生說法謂二無我相及二障淨度諸地相究竟通達得諸如來不思議究竟境界如眾色摩尼善能饒益一切眾生以一切法境界無盡身財攝養一切佛告大慧諦聽諦聽善思念之今為汝說大慧白佛言善哉世尊唯然聽受佛告大慧有三種須陀洹須陀洹果差別云何為三謂下中上下者極七有生中者三五有生而般涅槃上者即彼生而般涅槃此三種有三結下中上云何三結謂身見疑戒取是三結差別上上昇進得阿羅漢。

通曰上言惑亂起聲聞乘種性然聲聞中有四果差別故大慧復有此問自初果須陀洹及須陀洹向所修因行有差別相有通相結使有上中下斷除亦有上中下其差別相也究竟證入涅槃成阿羅漢其通相也阿羅漢有方便相乃佛與菩薩所變化於此一一分別知四果相已為眾生說法令得人法二無我淨除煩惱所知二障超諸十地至如來不思議境界應物現形如眾色摩尼以無量身財饒益眾生故佛語以初果等有三種差別下者及七返生中者三生五生上者即此一生得阿羅漢此三種人即指初果二果三果所斷結使有下中上約有九品所謂上上乃至下下云何為結謂身見及疑與戒取三者斷惑證果上上昇進至於得阿羅漢而後已詳如他經所說四果之中初為見道次二修道後一無學初見道者謂十六心斷三界四諦下八十八使見惑云何十六心謂欲界四諦下各一忍一智以成八心又合上二界為一四諦類下欲界觀斷亦各一忍一智以成八心即十六心也忍即無間道是正斷惑時智即解脫道是斷了時所謂苦法智忍苦法智苦類智忍苦類智乃至道法智忍道法智道類智忍道類智斷至十五心道類智忍名初果向至第十六心道類智時名證初果人天二別極七返生何故七生餘七結故七結者何謂欲界貪癡及瞋色無色界愛掉慢無明從中復斷欲界中修所斷惑有四即貪瞋癡慢此是俱生細惑任運起者以難斷故分為九品所謂上上乃至下下此九品惑二果人斷之斷至五品名二果向斷六品盡名第二果二果向位中有二種家家謂天及人家家者謂於天趣或於一天或二三天諸家流轉而般涅槃人家者謂於人趣或於此州或餘州中諸家流轉而般涅槃已捐六生但餘一生是故一往天上更須一來人間斷餘惑也如是次第復斷二品一生為間當般涅槃是即名三果向九品永斷名第三果更不還生於欲界杜絕紆絆故無再來即以見道八品無為及修道九品無為為此果體此二三果人斷惑猶如截木橫斷而已如是復斷初禪地欲乃至有頂第九品無間道時一切說名阿羅漢向此無間道亦名金剛喻定以能永壞諸惑隨眠至解脫道名盡智與漏盡得同時生故如是名住阿羅漢果總以八十九品無為為此果體所謂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前三句即是盡智後句即是無生智謂不向三界之

中受有苦身也如是向上更有十地菩薩及如來不思議境界非以阿羅漢為極果也長慶有時云寧說阿羅漢有三毒不說如來有二種語不道如來無語只是無二種語保福云作麼生是如來語慶云聾人爭得聞保福云情知你向第二頭道慶云作麼生是如來語保福云吃茶去雪竇頌云頭兮第一第二臥龍不鑿止水無處有月波澄有處無風浪起稜禪客稜禪客三月禹門遭點額若於此悟得如來語方信道阿羅漢真是有三毒。

大慧身見有二種謂俱生及妄想如緣起妄想自性妄想譬如依緣起自性種種妄想自性計著生以彼非有非無非有無無實妄想相故愚夫妄想種種妄想自性相計著(唐云彼法但是分別相非有非無非亦有亦無凡夫愚癡而橫執著)如熱時餒鹿渴水想是須陀洹妄想身見彼以人無我攝受無性斷除久遠無知計著(魏云以無智故無始世來虛妄取相此身見垢見人無我乃能遠離)大慧須陀洹身見自他身等四陰無色相故色生造及所造故展轉相因相故大種及色不集故(唐云以普觀察自他之身受等四蘊無色相故色由大種而得生故是諸大種互相因故)須陀洹觀有無品不現身見則斷如是身見斷貪則不生是名身見相。

通曰貪瞋癡慢身見疑戒取皆九品惑中所應斷者茲略舉其三以例其餘亦方便法門耳何以斷身見結惑耶身見有二種謂俱生身見及妄想身見是俱生與妄想相依而起如緣起自性與妄想自性相依而起妄想身見即色蘊也俱生身見即受想行識也依五蘊起妄想身見譬如依諸因緣法相虛妄分別而生實相種種妄計執著性生不知彼因緣法中不可謂之有不可謂之無不可謂之亦有亦無既非有無即無實體但以妄想分別而現有身相故愚夫無智無始世來虛妄取相種種妄想而橫執著如渴鹿逐餒以為實水此身見垢渾然是妄須陀洹以人無我觀攝受六根來無自性斷除久遠以來無真實知妄想計著此能遠離妄想身見也俱生身見者即與色俱須陀洹普觀自他之身受想行識四陰有名無體本無色相故色陰生時由四大種而得生故四大種有能造所造展轉相因各不相知故是四大種與色各無主宰誰能合集而成色耶色無自性即色即空色既不有四陰將何所依而俱生乎須陀洹作是觀已既知諸色相大種及色不集有品不現又知自他四陰本無色相無品亦不現如是則俱生身見及妄想身見即時捨離而身見斷矣有身可愛即貪欲叢生身既忘矣貪將安附貪不生者不入六塵而生其心也不入世流即入聖流故須陀洹為預流果是名須陀洹斷身見之相昔有著身見者求度於四祖優婆塞多祖曰求度之法要信吾言不違吾教人曰既來投師固當聞命祖乃化一險崖山聳喬木令其上樹又於樹下化作大坑深廣千肘祖令放脚其人受教即放二脚令放一手即放一手令復放手其人答言曰若復放手便墮坑死祖曰先約受教如何違我其人身愛即滅放手而墮不見坑樹即證道果祖師家能使人立地成佛固如此哉。

大慧疑相者謂得法善見相故及先二種身見妄想斷故疑法不生不於餘處起大師見為淨不淨是名疑相須陀洹斷。

通曰何以名斷疑結也疑有三種謂疑理疑法疑師得法善見相即得人無我法善見真諦不為法相所惑及先二種身見斷故不為假法所惑二疑不生已於理法無疑矣法既不疑即不於餘處起大師見世間一切無有如法者即世間一切無有如佛者使有一法過於如來便有淨不淨見疑安得除故不疑理不疑法不疑師方名疑相斷也僧問長慶如何得不疑去慶展兩手投子頌曰展手之時萬仞摧枯河無水月無來若疑別問龐居士石女黃梅誰共陪慶嘗有頌云萬象之中獨露身唯人自肯乃方親昔時謬向途中覓今日看來火裏冰須知長慶火裏冰方得不疑去。大慧戒取者云何須陀洹不取戒謂善見受生處苦相故是故不取大慧取者為愚夫決定受習苦行為眾具樂故求受生彼則不取除回向自覺勝離妄想無漏法相行方便受持戒支是名須陀洹取戒相斷(唐云唯求所證宗勝無漏無分別法修行戒品是名戒禁取相)須陀洹斷三結貪癡不生若須陀洹作是念此諸結我不成就者應有二過墮身見及諸結不斷(魏云若須陀洹生如是心此是三結我離三結者是名見三法墮於身見彼若如是不離三界)。

通曰何以斷戒取結也戒取云者持戒而有所取也須陀洹所以不取者謂善見未來受生樂處即有諸苦是故不取外道所以取者彼愚無知受習苦行持牛狗等戒決定精進求樂境界生諸天中此乃人天有漏之因彼須陀洹故不取也然亦受持戒支者何哉除為回向自身內證最勝處故自覺聖智本離妄想若有所希求即是妄也自覺聖智一念不漏若有所希冀即為漏也離諸妄想修無漏戒分方便修行不求果報故受此戒此所謂定共戒以無取為取無戒為戒也是名戒取結斷三結既斷貪癡不生前身見斷貪則不生此疑戒取斷癡則不生貪癡等不生即煩惱障淨既斷三結不復作斷三結想即所知障淨若曰此諸結使我能斷之不復成就作如是念應有二種過謂存能斷之心則法我未忘即墮身見過一云此是三結我斷三結對待宛然即是結使未盡不離三結過二須陀洹不作是念故能證無漏法相也嵩嶽元珪禪師初習毗尼無懈後謁安國師頓悟玄旨卜廬於嶽之龐塢一日有異人峩冠袴褶而至師覩其形貌非常乃諭之曰善來仁者何為而至彼曰師寧識我耶師曰吾觀佛與眾生等吾一目之豈分別耶彼曰我此嶽神也能生死於人師安得一目我哉師曰吾本不生汝焉能死吾視身與空等視吾與汝等汝能壞空與汝乎苟能壞空及汝吾則不生不滅也汝尚不能如是又焉能生死吾耶神稽首曰我亦聰明正直於餘神詎知師有廣大之智辨乎願授以正戒令我度世師曰汝既乞戒即既戒也所以者何戒外無戒又何戒哉神曰此理也我聞茫昧止求師戒我身為門弟子師即為張座秉爐正几曰付汝五戒若能奉持即應曰能不能即曰否曰謹受教師曰汝能不姪乎曰

我亦娶也師曰非謂此也謂無羅欲也曰能師曰汝能不盜乎曰何乏我也焉有盜取哉師曰非謂此也謂饗而福姪不供而禍善也曰能師曰汝能不殺乎曰實司其柄焉曰不殺師曰非謂此也謂有濫誤疑混也曰能師曰汝能不妄乎曰我正直焉有妄乎師曰非謂此也謂先後不合天心也曰能師曰汝能不遭酒敗乎曰能師曰如上是为佛戒也又言以有心奉持而無心拘執以有心為物而無心想身能如是則先天地生不為精後天地死不為老終日變化而不為動畢盡寂默而不為休信此則雖娶非妻也雖饗非取也雖柄非權也雖作非故也雖醉非昏也若能無心於萬物則羅欲不為姪福姪禍善不為盜濫誤疑混不為殺先後違天不為妄昏荒欲倒不為醉是謂無心也無心則無戒無戒則無心無佛無眾生無汝及無我孰謂戒哉神禮謝而去若元珪說戒如滾盤之珠可謂得自覺勝處無漏法相方便受持者矣。

大慧白佛言世尊世尊說眾多貪欲彼何者貪斷佛告大慧愛樂女人纏絲貪著種種方便身口惡業受現在樂種未來苦彼則不生所以者何得三昧正受樂故是故彼斷非趣涅槃貪斷。

通曰貪有多種而佛單舉色欲言者六根之欲惟色難斷須陀洹知現在身口細滑欲樂是未來苦因故永斷姪心不生貪著所以者何以禪定解脫之樂舉身毛孔熙恬欣悅非世間五欲之樂可比由得三昧正受樂故故能斷彼女人纏絲愛樂也此雖離於有猶著於空雖斷欲貪未斷法貪彼惟貪寂滅樂飲聲聞酒臥無為床故曰非趣涅槃貪斷昔嵩嶽安禪師同南陽忠國師為武則天迎入大內供養則天命諸宮女為二師沐浴忠國師辭不赴安禪師聽諸宮女浴坦然自若則天問忠國師何以不赴安對曰入水見長人此二尊宿即女色離女色豈須陀洹人所及。

大慧云何斯陀含相為頓照色相妄想生相見相不生善見禪趣相故(魏云謂一往見色相現前生心非虛妄分別想見以善見禪修行相故)頓來此世盡苦際得涅槃是故名斯陀含。

通曰須陀洹貪趣涅槃尚未得涅槃故三生五生以及七生乃可得之若斯陀含已斷欲界一地六品思惑頓照現前色相起色分別之見即是妄想生相於生相之初即已照破是妄而妄見之相於是不生謂之曰頓照不假思議發起觀照非虛妄分別之見也唯虛妄之見不生即善見禪那趣味耽寂靜樂而世間種種無足以動其念者但以餘惑未盡須一往天上一來人間頓除餘惑斷苦邊際眾苦所不到即得涅槃真樂故名之曰一往來為二果行相也玄沙初欲徧歷諸方參尋知識携囊出嶺築著脚趾流血痛楚嘆曰是身非有痛從何來便回雪峰峰問那箇是備頭陀沙曰終不敢誑於人又一日峰召曰備頭陀何不徧參去沙曰達摩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峰然之故能自信如玄沙即善見禪趣相又何必往來也。

大慧云何阿那含謂過去未來現在色相性非性生見過患使妄想不生故及結斷故名阿那含。

通曰阿那含者已斷盡欲界一地九品思惑但生於色界不生欲界彼觀過去未來現在色相不得謂之有不得謂之無若於其中起有無分別見即有諸結使生滅過患有無相傾未免輪轉故以空無漏智使有無妄想分別不生妄想不生即不於未來受生及諸九品結使斷盡無復欲界生緣故名曰不來為第三果也僧問重雲暉禪師如何是歸根得旨雲曰早是忘却不憶塵生又問如何是隨照失宗雲曰家貧遭剎又問不憶塵生如何是進身一路雲曰足下已生草前程萬丈坑六祖道葉落歸根來時無口雲亦不謀而合道早是忘却不憶塵生投子頌云家破人亡何所依無心無緒話求歸十年忘盡來時路暫憶些兒總不知此段公案足為阿那含傳神矣。

大慧阿羅漢者謂諸禪三昧解脫力明煩惱苦妄想非性故名阿羅漢大慧白佛言世尊世尊說三種阿羅漢此說何等阿羅漢世尊為得寂靜一乘道為菩薩摩訶薩方便示現阿羅漢為佛化化(唐云佛所變化)佛告大慧得寂靜一乘道聲聞非餘(唐云此說趣寂非是其餘)餘者行菩薩行及佛化化巧方便本願故於大眾中示現受生為莊嚴佛眷屬故。

通曰阿羅漢者此云無生殺賊應供即前生見過患皆已不生苦際已盡無復賊害三界九地思惑悉斷堪受人天供養至此位者修行四禪及三三昧八解脫等無不了達分證十力三明六通悉已成就至於煩惱發業所招諸苦一切無明妄想分別俱無實性已證涅槃不受後有故名阿羅漢阿羅漢有三種一佛所化二菩薩示現三趣寂聲聞此所說者乃聲聞果非餘二種也聲聞得寂靜一乘道一乘者即佛乘也但佛不一向趣寂而聲聞決定寂滅此其所以異耳餘二種人即行菩薩行及佛所化也若佛所變化阿羅漢以善巧方便廣大行願成熟眾生而示現故若菩薩於大眾中受生阿羅漢以莊嚴眷屬助揚闡化行菩薩行故正是不耽寂滅樂處與定性聲聞迥然自別翠微無學禪師供養羅漢次僧問丹霞燒木佛和尚為甚麼供養羅漢師曰燒也不燒著供養亦一任供養曰供養羅漢羅漢還來也無師曰汝每日還吃飯麼僧無對師曰少有靈利底悟得無學語羅漢與佛及眾生總無差別。

大慧於妄想處種種說法謂得果得禪禪者入禪悉遠離故示現得自心現量得果相說名得果(唐云於虛妄處說種種法所謂證果禪者及禪皆性離故自心所見得果相故)復次大慧欲超禪無量無色界者當離自心現量相(唐云應離自心所現諸相)大慧受想正受超自心現量者不然何以故有心量故。

通曰上已說四果竟然四果非極果也故佛指出向上一路是真涅槃非四果所及此上四果第於外自共相妄想分別處說三界九品惑種種對治之法初人流謂得初果斷六品惑謂得二果斷欲界惑盡謂得三果結

惑不生謂得四果自善見禪趣漸入得涅槃樂生四禪天即謂得禪但一向趨寂未得寂滅現前若寂滅現前者禪者及禪能所俱離本無所得四果人於無所得中妄有證得示現得自心所現四種得果之相說名得果前後轉進相不除滅是名愚夫所行禪非如來清淨禪也若欲超過四禪四無量心四無色定所謂九次第定者於此超出其上是之謂超禪超之云者即超自心現量本來一無所有之謂也故當遠離自心所現得果諸相見有涅槃可得即是著相若謂滅受想定即能超自心現量者其義不然何以明其不然也彼受想正受非得真不生滅為因地心但於妄想處種種說法雖得無心猶有心量在故必離自心現量相至於法界量滅乃真解脫此豈四果人所敢望耶論云現前立少物謂是唯識性以有所得故非實住唯識故知得果得禪者非究竟極果也百丈云說道欲界無禪亦是帶一隻眼人語既云欲界無禪憑何得至色界先因地上習二種定然後得至初禪有想定無想定有想定生色界四禪等天無想定生無色界四空等天欲界灼然無禪禪是色界問如今說此土有禪如何丈云不動不禪是如來禪離生禪想又有法師問鷺湖大義禪師欲界無禪禪居色界此土憑何而立師曰法師祇知欲界無禪不知禪界無欲曰如何是禪師以手點空法師無對憲宗曰法師講無窮經論祇這一點尚不奈何若能明得此則公案即謂超禪。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諸禪四無量無色三摩提一切受想滅心量彼無有(前五無間種性偈言諸禪無量等無色三摩提受想悉寂滅亦無有心量與此偈略更數字)須陀槃那果往來及不還及與阿羅漢斯等心惑亂(此與前五無間種性偈語同)禪者禪及緣斷知見真諦(唐云禪者禪所緣斷惑見真諦)此見妄想量若覺得解脫。

通曰前五無間種性先頌四果後頌佛乘以為究竟與此篇長行大意略同而偈乃先頌超禪次及四果示以解脫之方亦從橫言之再申前旨云耳四無量即慈悲喜捨四無量心乃廣果天人為除眾生嗔惱不悅憎愛故修此四心所謂異生有漏禪非同佛之四無量心也彼聲聞乘所修四禪四無量無色定乃至一切受想滅定便以為得果總不離自心所現妄想心量若通達唯心現量者一切本來無有如彼得果得禪九次第定皆不可得此正意也前云亦無有心量似乎無心量耳此云心量彼無有但彼以為無而實未嘗無也意亦微婉四果人心非惑亂謂於惑亂處求遠離即有對待是亦惑亂也故其所得禪定及禪定所緣之法有能有所不離知見分別知即是惑斷知斷惑善見禪趣雖證真諦猶落偏空此則妄想心量不離妄見取涅槃相彼雖自謂能離生死以為解脫其實未得一切解脫何以故彼無人我見縛尚有法我見縛若能覺知心量本無所有自心所現得果之相是妄非真即能超乎心量得大解脫矣既超心量即超四果是之謂超禪佛果勤謁張無盡劇談華嚴旨要曰華嚴現量境界理事全真初無假法所以即一而萬了萬為一一復一萬復萬浩然莫窮

心佛眾生三無差別卷舒自在無礙圓融此雖極則終是無風而雨之波公於是不覺促榻勤遂問曰到此與祖師西來意為同為別公曰同矣勤曰且得沒交涉公色為之愠勤曰不見雲門道山河大地無絲毫過患猶是轉句不見一色始是半提更須知有向上全提時節彼德山臨濟豈非全提乎公乃首肯一日復舉事法界理法界至事理無礙法界勤又問此可說禪乎公曰正好說禪也勤曰又不然正是法界量裏在蓋法界量未滅若到事事無礙法界法界量滅始好說禪如何是佛乾屎橛如何是佛麻三斤是故真淨偈曰事事無礙如意自在手把豬頭口誦淨戒趨出姪房未還酒債十字街頭解開布袋公曰美哉之論豈得易聞乎明此則超自心現量之玄旨可默識矣。

復次大慧有二種覺謂觀察覺及妄想相攝受計著建立覺(唐云謂觀察智及取相分別執著建立智)大慧觀察覺者謂若覺性自性相選擇離四句不可得是名觀察覺大慧彼四句者謂離一異俱不俱有無非有非無常無常是名四句大慧此四句離是名一切法(唐云是故說言一切法離)大慧此四句觀察一切法應當修學。

通曰上言愚夫行所禪只欠一覺字故曰若覺得解脫此言觀察相義禪有二種覺謂觀察覺及取相分別執著建立覺二覺並舉者正欲禪者捨邪覺而歸正覺也所謂觀察覺者為覺一切法性自性相本來空寂了不可得云何不可得為選擇離四句不可得彼二乘人自相共相外道自他俱相總不出四句建立若一一推求選擇此諸法體畢竟非有畢竟非無畢竟非亦有亦無畢竟非非有非無離一異斷常亦如是四句俱離未有一法真實可得是名觀察覺此觀察覺即般若智不但觀人無我并觀法無我不但煩惱障淨并所知障亦淨故四句離即一切法離超過三界所有法即超過自心現量所謂若覺得解脫者此覺是也應當修學百丈云此語是諸人本有諸佛菩薩喚作示珠人從來不是箇物不用知渠解渠不用是渠非渠但割斷兩頭句割斷有句不有句割斷無句不無句兩頭迹不現兩頭捉汝不著量數管汝不得不是欠少不是具足非凡非聖非明非暗不是有知不是無知不是繫縛不是解脫不是一切名目何以不是實語若為雕琢虛空作得佛相貌若為說道虛空是青黃赤白作得如云法無有比無可喻故法身無為不墮諸數故云聖體無名不可說如實理空門難湊喻如太末蟲處處能泊唯不能泊於火燄之上眾生亦爾處處能緣唯不能緣於般若之上此觀察覺即如火燄眾法所不能緣故能選擇離四句不可得。

大慧云何妄想相攝受計著建立覺謂妄想相攝受計著堅濕煖動不實妄想相四大種宗因相譬喻計著不實建立而建立是名妄想相攝受計著建立覺是名二種覺相。

通曰在佛有實智有權智此觀察覺即實智也此取相分別執著建立覺似權智而非也權智通乎眾生種種分別要以不離自性為宗雖權亦實

也若彼外道不覺性自性相了不可得妄計諸法實有自性於彼堅濕煖動四大種性虛妄不實者取相執著妄生分別建立為宗見其有者執為常以常為宗見其無者執為無常以無常為宗如外道妄計執聲為常於聲明中立量云聲是有法定常為宗因云所作性故同喻如虛空然而虛空非所作性則因上不轉引喻不齊立聲為常不成若佛法中聲是無常故立量云聲是有法定無常為宗因云所作性故同喻如瓶盆即以其說破之大都妄想計度不離塵境其所為宗者非實宗所謂因者非實因所謂喻者皆妄喻也計著不實建立而建立此四句法同於兔角原非實有攝受計著豈不是妄如此覺者非正覺也若知此覺是妄必求進於觀察覺而後可百丈云不一不異不斷不常不來不去是生語自是出轍語句不明不暗不佛不眾生總與麼也來去斷常佛與眾生是死語徧不徧同異斷常等是外道義般若波羅蜜是自已佛性若守住自己知覺又成自然外道不用守如今鑑覺不用別求佛若更別求又屬因緣外道此土初祖云心有所是必有所非若貴一物則被一物惑若重一物則被一物惑信被信惑不信又成謗莫貴莫不貴莫信莫不信佛亦不是無為雖不是無為又不是冥漠猶如虛空佛是大身眾生鑑覺清淨貪嗔鬼捉他不著故鑑覺清淨者名觀察覺心有所是者名取相分別覺此二覺固有辨。若菩薩摩訶薩成就此二覺相人法無我相究竟善知方便無所有覺觀察行地得初地(唐云知此智相即能通達人法無我以無相智於解行地善巧觀察入於初地)入百三昧得差別三昧見百佛及百菩薩知前後際各百劫事光照百剎土知上上地相大願殊勝神力自在法雲灌頂當得如來自覺地善繫心十無盡句成熟眾生種種變化光明莊嚴得自覺聖樂三昧正受。

通曰成就二覺相者非二俱成就第照破妄想覺成就觀察覺耳四句既離得法無我人法無我究竟方便無所有非一向是無也即以此無相智觀察解行地所謂信住行向一一善巧觀察入於初地得百三昧依勝三昧力故而得證入攝論云菩薩入初地時證十百明門於一剎那頃一證百三摩地二以淨天眼見百佛國三以神通力能動百佛世界四能往百佛剎教化眾生五能以一身化百類身形令有情見亦能成就百類所化有情七若為利益能留身住世百剎八能知前後際百剎事九能以智慧入百法明門洞達曉了十能以身觀百類眷屬餘地倍倍增勝由初地而上以大願殊勝力神通自在力漸次增進至法雲地名灌頂菩薩當紹佛位得等妙二覺地善係心十無盡句者所謂眾生界無盡世界無盡虛空界無盡法界無盡涅槃界無盡佛出現無盡如來智無盡心所緣無盡佛智所入無盡轉法輪智無盡皆以無功用行廣度眾生令其成熟由是種種變化為化身佛光明莊嚴為報身佛得自覺聖樂三昧正受為法身佛三身成就即如來自覺地也前大慧所問度諸地相究竟通達得諸如來不思議究竟境界如眾色摩尼善能饒益一切眾生此答略盡百丈云觸

惡住惡名眾生覺觸善住善名聲聞覺不住善惡二邊不依住將為是者名二乘覺亦名辟支佛覺既不依住善惡二邊亦不作不依住知解名菩薩覺既不依住亦不作無依住知解始得名為佛覺如云佛不住佛名真福田若於千萬人中忽有一人得者名無價寶能於一切處為導師無佛處云是佛無法處云是法無僧處云是僧名轉大法輪只此數句該盡此篇微旨。

復次大慧菩薩摩訶薩當善四大造色云何菩薩善四大造色大慧菩薩摩訶薩作是覺彼真諦者四大不生於彼四大不生作如是觀察觀察已覺名相妄想分齊自心現分齊外性非性是名心現妄想分齊謂三界(唐云觀彼諸大種真實不生以諸三界但是分別唯心所現無有外物)觀彼四大造色性離四句通淨離我我所如實相自相分段住無生自相成(唐云住如實處成無生相)。

通曰因上言外道計著四大種建立宗因喻三支法不實謂非真如實際分齊也故教菩薩修學觀察覺當善四大造色不當於四大觀四大而當於真諦觀四大也彼真如實際中一物不有四大本自不生四大既本不生四大從何造色而有四塵相乎作如是觀察已即覺知四大名相妄想分齊即是自心現量分齊以見外塵無有實物唯是一心所現謂三界種種名相但是名字分別心見是名自心所現妄想分齊如是觀時外性非有四大原無大種所造悉皆性離所謂三界離於四大及塵相見了無自性可得即真實不生何所容建立四句法乎超過四句見見清淨法即無能造四大者而為之我亦無所造四大者而為之我所離我我所分別俱泯即住於真如實際自相法中所云住如實自相法中者謂住於建立諸法分段生死法中如實自相本自不生分段生死雖生而不生不必撥無四大而無生自相成於其中矣即四大非四大故曰善四大造色僧問紫玉山道通禪師如何出得三界去師曰汝在裏許多少時也曰如何得離師曰青山不礙白雲飛必如是見得方可語善四大造色矣。

大慧彼四大種云何生造色謂津潤妄想大種生內外水界堪能(魏云煖增長力)妄想大種生內外火界飄動妄想大種生內外風界斷截色(唐云色分段)妄想大種生內外地界色及虛空俱計著邪諦五陰集聚四大造色生大慧識者因樂種種跡境界故餘趣相續大慧地等四大及造色等有四大緣非彼四大緣所以者何謂性形相處所作方便無性大種不生大慧性形相處所作方便和合生非無形(唐云何以故謂若有法有形相者則是所作非無形者)是故四大造色相外道妄想非我。

通曰善四大造色者以真諦觀察四大本自不生不善四大造色者以邪諦計著謂四大能生能造色不知四大為所生而非能生也四大為所造而非能造也若以妄想分別謂津潤成水炎盛成火飄動成風色質成土內為正報外為依報四大於是乎生是以濕潤等為能造也此係妄想分別以色共虛空生內外相由執著虛妄內外邪見如外道所執邪諦謂從

神我為冥初生諦從冥生覺從覺生我心從我心生五塵從五塵生五大從五大生十一根所云五大即四大及虛空也所云十一眼即五陰也彼謂五大生十一根是以色及虛空和合而五陰積聚之相從四大造色生也五陰中色陰四大合成猶可言造受想行識四陰本非色也豈四大所能造乎且五陰中識陰者因愛樂六塵種種有跡境界黏湛發知貪著不捨故於餘趣受生感依正報相續不斷是識能於餘趣生四大非四大能於餘趣相續也若識果由四大造色生者其色滅時識應興之俱滅誰為餘趣相續輪轉不息乎由此言之彼地等四大及所造五蘊中色法等自有與彼為緣者非彼四大能自為緣也四大由八法成就堅濕煖動為能色香味觸為所皆以妄想為因四大緣之而起循業發現皆由於識是識能帶業而生色非色能鑿空而生識也色不能生識其不能自為緣而造色也審矣四大所以不能造色者其故何也謂於四大津潤等性色相各別等形及所造作等方便求其自性皆不可得四大本無情之物無情既無種無性亦無生故曰大種不生既本不生誰為能造即使能造彼有性形相處者可以所作方便和合而生非能生無形者若受想行識固無形者豈性形相處所作方便有形之法而能生乎既不能生無形者亦必不能生有形者故謂五陰集聚四大造色生是外道妄想相攝受計著不實建立而建立非我四大不生作如是觀察覺之謂也僧問臨濟如何是四種無相境濟曰你一念心疑被地來礙你一念心愛被水來溺你一念心嗔被火來燒你一念心喜被風來飄若能如是辨得不被境轉處處用境東湧西沒南湧北沒中湧邊沒邊湧中沒履水如地入地如水緣何如此為達四大如夢如幻故道流你祇今聽法者不見你四大能用你四大若如是見得便乃去住自由臨濟洞見真諦了達四大如夢如幻不為四大所礙是真能住如實法中者。

復次大慧當說諸陰自性相云何諸陰自性相謂五陰云何五謂色受想行識彼四陰非色謂受想行識大慧色者四大及造色各各異相大慧非無色有四數如虛空譬如虛空過數相離於數而妄想言一虛空大慧如是陰過數相離於數離性非性離四句數相者愚夫言說非聖賢也大慧聖者如幻種種色像離異不異施設又如夢影士夫身離異不異故大慧聖智趣同陰妄想現(魏云如聖人智修行分別見五陰虛妄唐云不了聖智所行境故見有諸陰分別現前)是名諸陰自性相汝當除滅滅已說寂靜法斷一切佛刹諸外道見大慧說寂靜時法無我見淨及入不動地入不動地已無量三昧自在及得意生身得如幻三昧通達究竟力明自在救攝饒益一切眾生猶如大地載育眾生菩薩摩訶薩普濟眾生亦復如是。

通曰因上言五陰集聚四大造色生是外道計著邪諦四大本自不生前已明悉五陰亦本非有今當說之色謂四大及所造色四大外四大也造色內四大也此諸相各異彼此不相同色若依四大生者依地水則違火

風依火風則違地水四大固不能生色也非色四蘊無有形相猶如虛空云何得成四種數相本無四數而名為四蘊者譬如虛空超過數相非數之所能盡本離於數非數之所可及但以虛妄分別言此是虛空但一虛空耳如是無色四陰亦過於數相離於數相離於有無離於四句了無數相可得而妄想分別謂此是受此是想此是行此是識其實本無四陰也此於非數相中作數相會不達真空理趣乃愚夫言說非聖賢真諦覺也若聖智觀察現前種種色像如幻不實所謂了達緣生無性其體皆空不於色像上作一異等見唯依假名施設說諸相如幻耳云何離異不異如夢中士夫之身又如鏡中士夫之影以為異則體本無二固非異也以為不異則真妄歷然又非不異也故說如幻無別所有如聖人智所行境界見色如幻亦同非色四陰虛妄分別現耳若見有諸陰分別現前其何以語智乎故以虛空例非色四陰但以虛妄立名此非色四陰自性相也除滅數量即本虛空以非色四陰例色陰但如幻事唯假施設此色陰自性相也除滅幻境亦本虛空汝等能離五陰虛妄分別之相當體即是寂滅既證無生即能說寂靜之法所謂寂靜者不離生滅證不生滅非同外道離生滅法而別有所謂寂靜者也故能斷一切剎諸外道邪見外道邪見但得人無我未得法無我固為不淨之見今說寂靜法時不但得法無我即有法無我見亦消融清淨入於第八不動地既入八地已證後得智無量三昧自在得意生身隨意所往得如幻三昧變現無窮神通三明十力自在通達究竟以慈悲願力饒益眾生當救護者救之當攝受者攝之猶如天地載育萬物無不持載無不發育普濟眾生亦如是也只為眾生為五陰所覆不得出身之路菩薩照見五陰皆空故能度一切苦厄豈如外道耽寂滅樂而無濟生之心者乎永嘉云明知一念之中五蘊者謂歷歷分明即是識陰領納在心即是受陰心緣此理即是想陰行用此理即是行陰穢污真性即是色陰此五陰者舉體即是一念一念者舉體即是五陰歷歷見在一念之中無有主宰即是人空慧見如幻化即是法空慧如永嘉所言人空法空暗與此經符宜乎為六祖所重。

復次大慧諸外道有四種涅槃云何為四謂性自性非性涅槃種種相性非性涅槃自相自性非性覺涅槃諸陰自共相相續流注斷涅槃是名諸外道四種涅槃非我所說法大慧我所說者妄想識滅名為涅槃（唐云分別爾箇識涅槃名為涅槃）。

通曰因上言說寂靜法斷一切佛剎諸外道見故說諸外道邪見有四種涅槃雖似於寂靜非我所說法也四者云何一自體相涅槃謂諸法自性無性即冥諦也二種種相有非有涅槃彼計四大種有已還滅是以滅相為涅槃也自他相滅猶有覺存三自覺相性非性涅槃彼計微塵自相而有知覺草木為人無知而有知人為草木有知而無知是以滅覺為涅槃也知覺體滅流注猶存四於諸陰自共相斷并相續流注亦斷涅槃五陰各有自體即是自相同一陰體即是共相八識流轉自無始以來是滅不

得者彼謂相續滅流注亦滅是以滅識為涅槃也如上種種相涅槃但色陰滅耳覺自相涅槃但想陰滅耳自體性涅槃但受陰滅耳相續流注斷涅槃但行陰滅耳彼見相續識斷便謂無始流注亦斷以滅研窮於無盡中發宣盡性皆妄想分別有涅槃相可得實不出識陰區宇非我所說真涅槃也我所說真涅槃者即彼種種取相妄想分別未離乎識者消滅淨盡乃名涅槃前云證自智境界轉所依藏識為大涅槃又云一切識自性習氣藏意意識見習轉已我及諸佛說名涅槃前云轉此云滅惟轉斯滅惟滅斯轉先後一轍當善會之肅宗問忠國師百年後所需何物師云與老僧作箇無縫塔帝云請師塔樣師良久云會麼帝云不會師云吾有付法弟子耽源却諳此事後帝詔耽源問此意如何源曰湘之南潭之北中有黃金充一國無影樹下合同船瑠璃殿上無知識天童頌云孤迥迥圓陀陀眼力盡處高峨峨月落潭空夜色重雲收山瘦秋容多八卦位正五行氣和身先在裏見來麼南陽父子兮却似知有西竺佛祖兮無如奈何了此則知佛所說涅槃相矣。

大慧白佛言世尊不建立八識耶佛言建立大慧白佛言若建立者云何離意識非七識佛告大慧彼因及彼攀緣故七識不生(唐云云何但說意識滅非七識滅佛告大慧以彼為因及所緣故七識俱生)意識者境界分段計著生習氣長養藏識意俱我我所計著思惟因緣生不壞身相(唐云意識分別境界起執著時生諸習氣長養藏識由是意俱我我所執思量隨轉無別體相)藏識因攀緣自心現境界計著心聚生展轉相因譬如海浪自心現境界風吹若生若滅亦如是是故意識滅七識亦滅。

通曰佛言妄想識滅名為涅槃語意深遠以虛明融通妄想論則妄想分別但屬五識六識以幽隱罔象妄想論則妄想起滅亦屬七識八識八識流注雖不可滅然轉生滅依不生滅即為白淨識也大慧因佛不言轉而言滅遂疑八識俱可滅不復建立耶佛言八識是如來藏是滅不得者故曰建立若建立者有八識即有七識有七識即有六識八識固不可滅云何獨說離分別意識非離七識耶佛言以彼八識為因及彼六識為緣故七識傳送其間本無自體生即不生其有也依彼念有則有其無也依彼念無則無故六識緣滅七識亦滅非離意識外又離七識也七識何以與藏識意識俱耶意識者固分別前五分段境界而得名當分別時即起計著生諸習氣長養於藏識中是現行熏種子七識傳送而入意即與八識俱也由是意俱便生我執因而計著此是我不離八識主宰此是我所不離六識境界思量隨轉由內達外而因緣生矣因者因八識緣者緣六識是以種子熏現行而意即與六識俱也內與八識俱外與六識俱無別體相然有傳送影明隨六入內外門轉謂之轉識亦名七識若以無別體故不立七識之名是壞相也故曰不壞身相彼藏識何以為因也藏識即是自心六塵乃自心所現相分也五六七識乃自心所現見分也因六識攀緣自心所現境界形相分段即是前五所攝計著不捨熏成種子即是七

識所攝以此積聚於心即是集起名之曰心積聚多生種子於中不時發生於外由內熏外由外熏內展轉相因而以藏識為主宰故謂八識為因而六識為緣也譬如海浪然藏識猶海也七識猶浪也意識奔逸六塵即為境界風所動也故境界風吹即見海浪生境界風息即見海浪滅是海本無生滅因風鼓浪而見浪生浪滅藏識亦無生滅因意識逐境而見意生意滅是故意識滅七識亦滅此七識滅但就半分依攀緣者而言滅耳若藏識本自不生故亦不滅七識半分微細依阿賴耶識者亦自不生不滅前言七識不生此言七識亦滅互文耳僧問長沙岑曰第六第七識與第八識畢竟無體云何得名轉第八為大圓鏡智岑示偈曰七生依一滅一滅持七生一滅滅亦滅六七永無遷長沙謂八識亦滅即是寂滅境界。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我不涅槃性所作及與相妄想爾燄識此滅我涅槃彼因彼攀緣意趣等成身與因者是心為識之所依如水大流盡波浪則不起如是意識滅種種識不生。

通曰外道有四種涅槃皆有涅槃性可得總不離所作法非無相者我不取涅槃亦不捨作相不如彼外道所說惟妄想分別境識所謂爾燄識者皆已滅盡轉滅虛妄心證不生滅性此則我所說涅槃也然外道涅槃至謂相續流注亦斷不知七識可滅而八識不可滅也故彼七識以八識為因以六識為攀緣而意趣傳送出入雖無別體然意趣轉動處即是身相所以與之為因者八識自心是也是心乃眾業所集為諸識之所依止故七識依之而計著六識依之而分別五識依之而攬境一切萬法皆從此起故名之曰如來藏也如來藏即是涅槃自體本自不生故亦不滅第由意識攬境遂生計著念起念滅無頃刻停猶如大海波浪風不息故浪不息也長行言浪此言波長行止言七識滅此言種種識不生長行止言境界風此言大流盡皆有深旨境界風喻六識浪喻七識何以又言波波者微細浪也無風而雨之波喻微細所知愚指爾燄識也有海水故招境界風猶有對待在如水大流盡本自無水何處生浪蓋已轉八識為白淨識轉生滅而依不生滅湛入合湛已至妙湛不動之地故雖有境界風而浪無自起也如是意識分別妄想滅即一切識滅何但七識不生而已哉種種識不生即亦不滅乃我所說涅槃也若外道所作及與相尚不離識自性習氣其可語真涅槃乎僧問香嚴如何是道嚴曰枯木裏龍吟僧云如何是道中人嚴云觸體裏眼睛僧舉問石霜如何是枯木裏龍吟霜云猶帶喜在僧云如何是觸體裏眼睛霜云猶帶識在又問曹山如何是枯木裏龍吟山曰血脉不斷僧曰如何是觸體裏眼睛山曰乾不盡僧曰未審還有得聞者否山曰盡大地未有一箇不聞者僧云未審龍吟是何章句山曰不知是何章句聞者皆喪山以偈示之曰枯木龍吟真見道觸體無

識眼初明喜識盡時消息盡當人那辯濁中清天童拈云王居門裏臣不出門於此悟得喜識俱盡即是涅槃真境界。

復次大慧今當說妄想自性分別通相若妄想自性分別通相善分別汝及餘菩薩摩訶薩離妄想到自覺聖外道通趣善見覺攝所攝妄想斷緣起種種相妄想自性行不復妄想(魏云遠離種種虛妄分別因緣法體相遠離已不復分別虛妄之相)大慧云何妄想自性分別通相謂言說妄想所說事妄想相妄想利妄想自性妄想因妄想見妄想成妄想生妄想不生妄想相續妄想縛不縛妄想自性分別通相大慧云何言說妄想謂種種妙音歌詠美樂計著是名言說妄想。

通曰上言妄想識滅名為涅槃然妄想自性差別相非可一端而盡故詳說之唐云令諸菩薩超諸妄想證聖智境知外道法遠離能取所取分別於依他起種種相中不更取著妄所計相然妄想自性差別相有十二種一者言說分別二者所說分別魏云可知三者相四者財魏云義五者自體六者因七者見八者理魏云建立九曰生十曰不生十一曰相續魏云和合十二曰縛不縛總不出言說自性相計著事自性相計著二種而已妄想屬六識分別意根用事凡夫不離俗諦向五塵計著妄想外道不離邪見向法塵計著妄想二乘始向真諦於離塵處計著妄想不悟真如總歸於妄此於言說妄想相獨舉聲塵者舉一以例其餘故種種妙音歌詠之聲從口而出者美好音樂從器而出者聞之於耳著之於心是於言說計著妄想也玄沙到蒲田縣百戲迎之次日問小塘長老昨日許多喧鬧向甚麼處去也小塘提起袈裟角沙云[鷓-鳥+頁]挑無交涉大為喆云大為即不然或有問但鳴指一下法眼別云昨日有多少喧鬧法燈云今日更好笑天童頌云夜壑藏舟澄源著棹龍魚未知水為命折筋不妨聊一攪玄沙師小塘老函蓋箭鋒探竿影草潛縮也老龜藏蓮遊戲也華鱗弄藻此諸尊宿於喧鬧場中發明向上事可謂即妄即真。

大慧云何所說事妄想謂有所說事自性聖智所知依彼而生言說妄想是名所說事妄想(魏云謂作是思惟應有前法實事之相聖人修行知依彼法生於言語如是分別是名可知分別)。

通曰言說妄想但於言音美好而生計著然言說者必有所指之事今棄其言說而於事上計著妄想謂有所說實事之相一切聖智修行知依彼法而生言說如所謂菩提涅槃真如佛性第一義諦出世等法以為實有自性如是分別是名所說事妄想臨濟云世出世諸法皆無自性亦無生性但有空名名字亦空你祇麼認他閑名為實大錯了也設有皆是依變之境有箇菩提依涅槃依解脫依三身依境智依菩薩依佛依你向依變國土中覓甚麼物乃至三乘十二分教皆是拭不淨故紙佛是幻化身祖是老比丘你還是娘生已否你若求佛即被佛魔攝你若求祖即被祖魔縛你若求皆苦不如無事此可為所說事妄想者炯戒。

大慧云何相妄想謂即彼所說事如鹿渴想種種計著而計著謂堅濕煖動相一切性妄想是名相妄想。

通曰所謂事妄想者唯於事上計著事有無相邊事亦有有相邊事此所云相妄想者即彼所說事中堅濕煖動四大種相種種計著執為實有如春時陽燄本非水也而渴鹿見之生於水想奔逐貪著所謂求火光明樂水清淨愛風周流觀塵成就於堅濕煖動一切諸法執有自性但於有相法中種種計著妄想分別非所計而計非所著而著是名相妄想也臨濟云無佛可求無道可成無法可得外求有相佛與你不相似欲識汝本心非合亦非離道流真佛無形真道無體真法無相三法混融和合一處辨既不得喚作忙忙業識眾生此可知著相妄想者真外道邪見也。

大慧云何利妄想謂樂種種金銀珍寶是名利妄想。

通曰世諦凡夫惟貪聲等五塵故以金銀珍寶為利真諦二乘惟貪法塵故以聖智所證為寶邪見外道雖不同於凡夫之貪亦不能如二乘所證寶非所寶利非所利而總歸於妄也僧問雲居膺禪師山河大地從何而有膺曰從妄想有僧曰與某甲想出一錠金得麼膺便休去僧不肯後雲門拈云已_巳是葛藤不能折合得待伊道想出一錠金得麼拈拄杖便打此正是斷妄想利器較休去更利。

大慧云何自性妄想謂自性持此如是不異惡見妄想是名自性妄想

(唐云謂以惡見如是分別此自性決定非餘)。

通曰自性妄想即妄想自性也蓋指六識而言外道以六識力量最大能持一切法故其妄想分別於不可執著者妄有執持專念有法自體形相曰此法如是曰此法不異此非正見分別乃惡見所噬牢不可破於妄想自性中存我見也故曰自性妄想玄沙云更有般說昭昭靈靈靈臺智性能見能聞向五蘊身田中作主宰恁麼為善知識大賺人知麼我今問汝若認昭昭靈靈是汝真實為甚麼瞌睡時又不成昭昭靈靈若瞌睡時不是為甚麼有昭昭時還會麼這箇喚做認賊作子是生死根本妄想緣氣汝欲識根由麼我向你道昭昭靈靈祇因前塵色聲香等法而有分別便道此是昭昭靈靈若無前塵汝此昭昭靈靈同於龜毛兔角仁者真實在甚麼處此可知妄想無自性也彼惟執有自性故名惡見。

大慧云何因妄想謂若因若緣有無分別因相生是名因妄想。

通曰外道妄計一切法皆有生因或計為有因若緣生或計為無因若緣生於因緣法中分別有無是謂異因以有無因相能生一切法而生於分別故曰因妄想昔疎山到為山懶安處便問承師有言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忽然樹倒藤枯句歸何處為山呵呵大笑疎山云某甲四千里賣布單來和尚何得相弄為喚侍者取錢還這上座遂矚云向後有獨眼龍為子點破去在後到明招舉前話昭云為山可謂頭正尾正只是不遇知音疎便問樹倒藤枯句歸何處昭云更使為山笑轉新疎於言下有省乃贊為山元來笑裏有刀天童頌云藤枯樹倒問為山大笑呵呵豈等閑笑裏有

刀窺得破言思無路絕機關悟此因緣則彼外道有無分別者真可付之一笑。

大慧云何見妄想謂有無一異俱不俱惡見外道妄想計著妄想是名見妄想。

通曰外道六大師各持所見總不離有無四句一異四句斷常四句皆於妄法而生計著見其偏而不見其全見其妄而不見其真故名之曰見妄想黃檗云凡夫不趣道唯恣六情行六道學道人一念計生死即落魔道一念起諸見即落外道見有生趣其滅即落聲聞道不見有生唯見有滅即落緣覺道法本不生今亦不滅不起二見不忻不厭一切諸法唯是一心然後乃為佛乘也。

大慧云何成妄想謂我我所成決定論是名成妄想(魏云於五蘊中取我我所相說虛妄法)。

通曰前百八句成為有幾種唐云道理有幾種此成妄想唐云理分別是成之為言雖不可語成自性亦近於理故彼所計五陰為我四大為我所似有一定之理成決定論然五陰四大皆虛妄不實故名之曰成妄想黃檗云學道人莫疑四大為身四大無我我亦無主故知此身無我亦無主五陰為心五陰無我亦無主故知此心無我亦無主六根六塵六識和合生滅亦復如是十八界既空一切皆空惟有本心蕩然清淨由黃檗言無我我所方可成決定論也。

大慧云何生妄想謂緣有無性生計著是名生妄想。

通曰外道不了外性非性第於因緣所生法妄計有無或以為有因生或以為無因生若有若無皆從緣生妄想計著實有生相可得前於因計因此於因計生因者其生之始生者其因之成也生從因緣生滅從因緣滅本無自性於此分別以為性生真是妄想石霜初在瀉山作米頭一日篩米次瀉山曰施主物莫拋撒霜曰不拋撒瀉於地上捨得一粒曰汝道不拋撒這箇是甚麼霜無對瀉又曰莫輕這一粒百千粒從這一粒生霜云百千粒從這一粒生未審這一粒從甚處生瀉呵呵大笑歸方丈瀉至晚上堂曰大眾米裏有蟲諸人好看若究竟得這一粒生處即不名妄想矣。

大慧云何不生妄想謂一切性本無生無種因緣生無因身是名不生妄想(唐云謂計諸法本來不生未有諸緣而先有體不從因起)。

通曰凡夫止憑六識用事一向逐境外道建立冥諦推之不見其始引之不見其終謂一切法本來不生徒見八萬劫來世界眾生皆無因自有以無種故未有諸緣而先有體始生固無因也但依外因緣法而生有果身其果不從因起是無因身也因既無種因本不生身既無因果亦不生故謂一切法本來不生是撥無因果斷見外道也所云不生者執有不生之體在非於生滅法中而見其不生也故曰不生妄想圓悟引三祖信心銘云執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體無去住若向這裏道無佛無法又打

入鬼窟裏去古人謂之解脫深坑本是善因而招惡果所以道無為無事人猶遭金鎖難也須窮到底始得若向無言處言得行不得處行得方可有轉身一路。

大慧云何相續妄想謂彼俱相續如金縷是名相續妄想(唐云謂此與彼遞相係屬如針與線)。

通曰上言不生妄想是斷見此相續妄想是常見謂彼俱相續如金縷者彼指八識六識即上彼因彼緣之彼也俱指七識即上意俱之俱也彼與此遞相繫屬謂七識內依八識外依六識展轉相因如針與線針不離線線不離針傳送出入相續不斷此喻於相續識更切如以金為縷縷即金金即縷相識不斷亦是和合之義也故名相續妄想真歇了禪師問僧瑠璃殿上玉女攏梭明甚麼邊事曰回互不當機師曰還有斷續也無曰古今不曾問師曰正當不曾問時如何僧珍重便出又同安敏禪師初參洞山問諸聖以何為命山曰以不問斷師曰還有向上事也無山曰有師曰如何是向上事曰不從問斷師於言下有省是二尊宿深明相續妙旨故不名妄。

大慧云何縛不縛妄想謂縛不縛因緣計著如士夫方便若縛若解是名縛不縛妄想(唐云謂執因能縛而有所縛如人以繩方便力故縛已復解魏云如人方便結繩作結結已還解)。

通曰前十一種妄想屬凡夫外道此一種妄想屬二乘以二乘不達煩惱性空故以煩惱為縛而以涅槃為脫總不出識陰區宇楞嚴敘五十種陰魔而以二乘終之亦是此意縛不縛因緣以十二因緣論無明緣行乃至老死是縛無明滅盡至老死滅盡是不縛以四諦論苦集是縛道滅是不縛其所云縛者有能有所因有能縛而有所縛如人結繩作結繩者其能縛而結者其所縛也以大梵天士夫方便力故苦樂二亡結已還解此但於因緣法中虛妄計著有若縛者有若解者非真解脫可比故名縛不縛妄想僧問忠國師如何是解脫師曰諸法不相到當處解脫曰恁麼即斷去也師曰向汝道諸法不相到斷甚麼又僧問石頭如何是解脫頭曰誰縛汝問如何是淨土頭曰誰垢汝問如何是涅槃頭曰誰將生死與汝若於此等句得徹即可知真解脫境界。

於此妄想自性分別通相一切愚夫計著有無大慧計著緣起而計著者種種妄想計著自性如幻示現種種之身凡夫妄想見種種異幻(唐云於緣起中執著種種妄想自性如依於幻見種種物凡愚分別見異於幻)大慧幻與種種非異非不異若異者幻非種種因若不異者幻與種種無差別而見差別是故非異非不異是故大慧汝及餘菩薩摩訶薩如幻緣起妄想自性異不異有無莫計著。

通曰此上妄想自性分別通相總不出於有無二種不離前境生滅之法愚夫無智妄以為實於中計著有無良由不知一切如幻也彼一切有無諸法乃依他緣起者於依他緣起中偏計有無諸法執著種種妄想自性

是妄想自性依緣起自性而生如依於幻示現種種之身當緣起時無中生有與幻無異及緣生種種事物凡夫無智妄想分別便以無實如見種種之身為異於幻以為實有要之緣起無性妄想亦無性依他無性偏計亦無性一切如幻何於種種計著以為實境乎彼凡愚分別見異於幻者不知幻與種種非異非不異也若果異者幻即非種種因種種事物應別有因不從幻出今種種因幻而現故知非異也若果不異者幻即於種種無差別不應異見然而此是幻此是種種而見差別故知非不異也汝等菩薩當知緣起如幻不應於幻出種種作異不異有無妄想計著斯於外道通趣善見遠離能所妄想到自覺聖智境界矣毗婆尸佛偈曰身從無相中受生猶如幻出諸形象幻人心識本來無罪福皆空無所住尸棄佛偈曰起諸善法本是幻造諸惡業亦是幻身如聚沫心如風幻出無根無實性毗舍浮佛偈曰假借四大以為身心本無生因境有前境若無心亦無罪福如幻起亦滅七佛如來皆談如幻法故世尊疊疊言之不厭。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心縛於境界覺想智隨轉無所有及勝平等智慧生。

通曰十二妄想中惟縛不縛妄想證偏空理猶存二見不能得平等智故佛以勝解脫明之彼一切境界皆自心所現以自心見分緣自心相分貪著不捨便為所縛而二乘人有覺想智即隨彼境界而生隨縛隨轉一切斷滅不為所縛而歸於無所有然非無所有最勝處也為彼滅諸境界而證涅槃故其解脫為劣惟以自心無所有智洞觀一切本無所有即境界非境界不離一切證無所有方名最勝無所有也境界本自非有何從為縛既無所縛何從為脫無縛無脫心境如如一切平等是之謂正智故曰平等智慧生也彼縛於境者境常礙心固不得平等不縛於境者心未妄境亦不得平等惟無所有最勝處心即為境境即為心乃得稱平等智也黃檗云凡夫皆逐境生心心遂忻厭若欲無境當無其心心妄即境空境空即心滅若不忘心而但除境境不可除祇益紛擾故萬法唯心心亦不可得復何求哉學般若人不見有一法可得絕意三乘唯一真實不可證得謂我能證能得皆增上慢人也法華會上拂衣而去者皆斯類也故佛言我於菩提實無所得默契而已黃檗此語與此偈大旨若合符節。

妄想自性有於緣起則無妄想或攝受緣起非妄想(唐云在妄計是有於緣起則無妄計迷惑取緣起離分別)種種支分生如幻則不成彼相有種種妄想則不成彼相則是過皆從心縛生妄想無所知於緣起妄想此諸妄想性即是彼緣起妄想有種種於緣起妄想。

通曰前四句偈頌縛脫義已該一篇之大旨此前八句偈頌能作如幻觀者即得解脫次八句偈頌不能如幻觀者即不得解脫為於妄想自性有達有不達故也妄想何以如幻耶觀妄想於遍計則妄想是有如依藤計蛇觀妄想於緣起則妄想是無如知藤非蛇妄計什以是有為迷惑前境攝受計著故見其有緣起何以是無為不知他力生離於分別故見其無

惟緣起非妄想則妄想無根故種種緣生法如十二因緣各有支分皆非真實如幻人作幻事非是實者雖有所生不成就其有也何以不成就其有彼緣生之相雖現有種種支分然屬妄想分別妄無自性當體即空故彼相不成雖生猶不生也相本不成而以如幻觀之乃可稱智彼著於相者以為實有如是之法則是無始以來虛妄之過從心縛境界而生境不縛心而心縛於境故成其過以妄計者無智不了緣生如幻乃於緣起法中妄想分別計有計無不知此諸妄想體即是緣起法緣起離分別妄想亦離分別若知離分別者即一切無妄想可也彼愚妄想有種種支分第於緣起法中妄生分別以境為緣以心為想計著有無一異以境界自縛何由得解脫乎故緣起非妄想則妄想即是真如於緣起妄想則真如翻為名相唯得平等智者可以離此過矣臨濟云大德四大色自是無常乃至脾胃肝膽毛髮爪齒唯見諸法空相你一念心歇得處喚作菩提樹你一念心不能歇得處喚作無明樹無明無始終你若念念心歇不得便上他無明樹便入六道四生披毛戴角你若歇得便是清淨身界你一念不生便是上菩提樹三界神通變化意生化身法喜禪悅身光自照思衣羅綺千重思食百味具足更無橫病菩提無住處是故無得者道流大丈夫漢更疑箇什麼目前用處更是阿誰把得便用莫著名字號為玄旨與麼見得無嫌底法古人云心隨萬境轉轉處實能幽隨流認得性無喜亦無憂道流如禪宗見解死活循然參學之人大須子細。

世諦第一義第三無因生妄想說世諦斷則聖境界譬如修行事於一種種現於彼無種種妄想相如是譬如種種翳妄想眾色現翳無色非色緣起不覺然譬如鍊真金遠離諸垢穢虛空無雲翳妄想淨亦然無有妄想性及有彼緣起建立及誹謗悉由妄想壞妄想若無性而有緣起性無性而有性有性無性生依因於妄想而得彼緣起相名常相隨而生諸妄想究竟有成就則度諸妄想然後智清淨是名第一義。

通曰上言無所有及勝平等智慧生所謂平等者世諦即是第一義第一義即是世諦不斷世諦而真如實際即住其中是之謂第一義也若外道所云無所有者但計著無因生第一從冥初生覺第二從覺生我心第三從我心生色聲香味觸等不知緣起根本而究竟歸於冥諦以為無因生實出於二諦之外然凡夫妄想著於塵境說名世諦世諦相自有非無因生也若斷妄想世諦證於寂靜斯則自覺聖智境界聖境界自真亦非無因生也何以斷妄想耶以諸妄想本無性故譬如修行觀想之事若觀青時天地萬物皆青乃至黃赤白等皆然於一色法隨心轉變現種種相然其所現者由觀想成於彼實無種種之相非有而現有故名之曰妄想相也妄想本非實有何謂依緣起而生耶譬如翳目人於無色相處妄見有青黃赤白種種眾色顯現然翳本無色亦無非色翳與色離而不覺見妄依之而起緣起亦如是本離妄想而不覺妄想依之而起是緣起自不覺他力生何以能生妄也故妄想未斷如金雜於鑛緣起未斷如空中有雲

目中有翳皆未得清淨若斷妄想相者譬如鍛鍊真金而垢穢遠離若斷緣起相者譬如一亘晴空雲翳不生斯斯妄滅而真現凡情盡而聖果成矣故妄想淨者亦猶乎是淨之云者固所以斷之也若見有妄想可斷亦未得為淨智也然妄想無性求之於外不見有妄想性可得求之於內不見有緣起性可得本無妄想緣起何處可斷彼外道建立為有者但於非有計有及誹謗為無者但於非無計無以此見壞彼見皆由妄想分別自異於如實之見苟無妄想而有無異見何自而生哉彼以無壞有一切斷滅若知妄想本無自性而又謂別有異因實有緣起自性者在妄想為無性在緣起為有性無法而有法是離因應生法矣有法從無法生是虛法生實法矣妄想既無性而緣起安得有性也唯依因於妄想之相而得彼緣起之相依因於妄想之名而得彼緣起之名是緣起名相常相隨於妄想既以妄想生名相復於名相生妄想妄想作真則名相亦非真名相非真則緣起亦非真以緣起依妄想究竟非實不能有所成就以無性隨緣則理不成就以隨緣無性則事不成就也作如是見者不須斷妄想而妄想本無不須斷緣起而緣起本無度越諸妄想境界渾成一真如境界矣彼斷世諦妄想者至此然後煩惱障淨而所知障亦淨即彼妄想而成正智不離名相而證如如故名第一義也此證三賢十聖所不敢望而凡夫外道豈能窺其藩籬耶天台智者道有人幻離鄉年長血氣方剛聞父在鄉中為惡少年所欺含恨還鄉圖雪父耻路人相伴將至父舍忽逢其仇同伴戲之指為其父歸人拜跪鳴抱感泣同伴笑曰實汝父仇歸人欲打手不能舉及至見父亦不感泣此喻無作四諦苦即是滅集即是道無滅道可修無苦集可斷上生經道不修禪定不斷煩惱佛記此人成佛無疑陳秀玉學士嘗問萬松彌勒菩薩為什麼不修禪定不斷煩惱萬松道真心本淨故不修禪定妄想本空故不斷煩惱復問香山大潤和尚山曰禪心已定不須更修斷盡煩惱不須更斷復問竹林海巨川川曰本無禪定煩惱士曰唯此為快耳此諸尊宿語實得此段精髓。

妄想有十二緣起有六種自覺智爾彼無有差別五法為真實自性有三種修行分別此不越於如如眾相及緣起彼名起妄想彼諸妄想相從彼緣起生覺慧善觀察無緣無妄想成已無有性云何妄想覺(唐云真實中無物云何起分別此下更有四句云圓成若是有此則離有無既已離有無云何有二性)彼妄想自性建立二自性妄想種種現清淨聖境界妄想如畫色緣起計妄想若異妄想者則依外道論妄想說所想因見和合生(唐云以諸妄見故妄計於妄計)離二妄想者如是則為成。

通曰此篇頌十二妄想自性相何為通頌五法三自性也蓋名相妄想正智如如五法本相因故而妄想緣起圓成三自性本一體故所以一併頌出上既發明第一義諦了諸妄想皆無自性不斷妄想而證真如此所謂平等智慧也既生此智即名正智又何境界之不如乎然妄想有十二種曰言說曰所說事曰相曰利曰自性曰因曰見曰成曰生曰不生曰相續

曰縛不縛妄想若是其差別也緣起有六種曰因緣曰所緣緣曰等無間緣曰增上緣曰分別緣曰待緣緣起若是其差別也妄想緣起皆謂世諦能斷世諦名爾燄智能了世諦即第一義名自覺清淨智既得清淨智自證真如境即彼妄想緣起爾燄種種更無差別而名相妄想正智如如同歸於真實矣五法既為真實而妄想自性緣起自性成自性三種亦然修行者觀此總不越於如如也何以三自性不越於如如耶彼五法中相者當緣起之時即得其相五法中名者因有此名遂起種種分別既有名相彼諸妄想之相紛然雜出皆從彼緣起自性而生惟無正智觀察故見有緣起有妄想若以真正覺慧而善觀之即緣起無緣起性可得即妄想無妄想性可得遠離依他遍計渾然一圓成實性矣既以證成自性即是如如境界真如實際中本無一物本無有性云何起妄想分別或覺其有或覺其無耶唯圓成實性遠離於有無何處有緣起妄想二法所以建立緣起妄想二自性者由彼妄想自性妄生分別於遍計種種者則名之曰妄想自性於依他緣生者則名之曰緣起自性是二法體皆假名施設因分別有本自無根故妄想種種現處即是自心所現即妄即真一切清淨斯即自覺聖智境界達妄元虛即凡心而見佛此名第一義諦不離妄想而證如如也彼視妄想種種如所畫之色雖有分別而無實體於彼緣起法中計著妄想不出世俗之見能了世間皆畫本無實性不必別異世諦妄想而第一義諦自在其中若謂一切非自妄想執著緣生而言諸法別有異因從微塵自在等生者則墮於外道邪見論以諸妄見故妄計於所妄計之事所說種種支分不同此不離遍計執也因見外緣和合而生諸法遂以作者為生因此不離依他執也此二皆從妄想建立如麻繩蛇喻遍計如蛇依他如繩總之皆妄若離此二妄想非蛇也非繩也但麻耳如是則為成自性成即為真實法無緣起妄想二自性可得一切如如一切平等故曰自性有三種不越於如如也僧問黃檗云如今現有種種妄念何以言無檗云妄本無體即是汝心所起汝若識心是佛心本無妄那得起心更認於妄汝若不生心動念自然無妄所以云心生則種種法生心滅則種種法滅云今正妄念起時佛在何處檗云汝今覺妄起時覺正是佛可中若無妄念佛亦無何故如此為汝起心作佛見便謂有佛可成作眾生見謂有眾生可度起心動念總是汝見處若無一切見佛有何處所所以文殊纔起佛見便貶向二鐵圍山云今正悟時佛在何處檗云問從何來覺從何起語默動靜一切聲色盡是佛事何處覓佛不可更頭上安頭嘴上加嘴但莫生異見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山河大地日月星辰總不出汝心三千世界都來是汝箇自己何處有多般此黃檗數語發盡此篇微旨謂楞伽可與印心益信。

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世尊惟願為說自覺聖智相及一乘若自覺聖智相及一乘我及餘菩薩善自覺聖智相及一乘不由於他通達佛法佛告大慧諦聽諦聽善思念之當為汝說大慧白佛言唯然受教

佛告大慧前聖所知轉相傳授妄想無性菩薩摩訶薩獨一靜處自覺觀察不由於他離見妄想上上升進入如來地是名自覺聖智相大慧云何一乘相謂得一乘道覺我說一乘云何得一乘道覺謂攝所攝妄想如實處不生妄想是名一乘覺大慧一乘覺者非餘外道聲聞緣覺梵天王等之所能得唯除如來以是故說名一乘。

通曰上言然後智清淨是名第一義清淨之智即是自覺聖智也第一義諦即是一乘也大慧必欲通達其相成就慧身於佛法中不由他悟佛謂前聖所知轉相傳授妄想無性只此一語便為秘密藏所謂自覺聖智者覺此妄想無性之智也所謂一乘者證此妄想無性之理也豈別有一法與人耶故行人依諸聖教在寂靜處獨坐思惟自內智慧觀察諸法不由他悟離分別見覺得妄想無性性本自離一覺便離不須方便上上升進乃至無妄可除無見可滅心境如如入如來地是能開示悟入佛之知見是名自覺聖智相也若一乘相者謂如實覺知一乘道故說名一乘何以為一乘覺耶彼有能取所取分別即二三其心不得名一唯不分別可取能取境界住如實處即一切法不生何更生妄想分別諸法乎現前諸法本自寂滅相一念相應如如不動是名一乘覺也此惟佛與佛乃能究盡非餘外道聲聞緣覺梵天等之所能得只此一事實無二亦無三故謂之一乘也道安問司空山本淨禪師曰道既假名佛亦妄立十二分教亦是接物度生一切是妄以何為真靜曰為有妄故將真對妄推窮妄性本空真亦何曾是有故知真妄總是假名二事對治都無實體窮其根本一切皆空曰既言一切是妄妄亦同真真妄無殊復何是物靜曰若言何物何物亦妄經云無相似無比況言語道斷如鳥飛空安慚伏淨有偈曰推真真無相窮妄妄無形返觀推窮心知心亦假名會道亦如此到頭亦只寧又達性問曰禪師至妙至微真妄雙泯佛道兩亡修行性空名相不實世界如幻一切假名作此解時不可斷絕眾生善惡二根淨曰善惡二根皆因心有窮心若有根亦非虛推心既無根因何立經云善不善法從心化生善惡業緣本無有實復有偈曰善既從心生惡豈離心有善惡是外緣於心實不有捨惡送何處取善令誰守傷嗟二見人攀緣兩頭走若悟本無心始悔從前咎前聖所知轉相傳授妄想無性惟司空山本淨禪師見最徹。

大慧白佛言世尊何故說三乘而不說一乘佛告大慧不自般涅槃法故不說一切聲聞緣覺一乘以一切聲聞緣覺如來調伏授寂滅方便而得解脫非自己力是故不說一乘復次大慧煩惱障業習氣不斷故不說一切聲聞緣覺一乘不覺法無我不離分段死(唐云未名不思議變易死)故說三乘大慧彼諸一切起煩惱過習氣斷及覺法無我彼一切起煩惱過習氣斷三昧樂味著非性無漏界覺(唐云若彼能除一切過習覺法無我是時乃離三昧所醉於無漏界而得覺悟)覺已復入出世間上上無漏界滿足眾具(唐云修諸功德普使滿足)當得如來不思議自在法身。

通曰大慧既聞自覺聖智相及一乘相只是覺了妄想無性心如境如一切平等更無餘乘何故世尊又說三乘而不說一乘也世尊謂一乘覺者非聲聞緣覺之所能得聲聞緣覺耽寂靜樂取證涅槃彼惟自般涅槃法故於一乘之理實難契會如來以度生為急不自般涅槃法故不為一切聲聞緣覺說一乘也一乘之道不須方便寂滅現前惟可自悟不由乎他若聲聞緣覺但以如來所授寂靜方便之法調伏其心漸得解脫是依教而入非自己力雖證涅槃未離功勳若與之語最上一乘彼有佛衣而去耳故不說一乘不為定性聲聞等說也且彼聲聞緣覺所為寂靜者但以功力按伏煩惱障業煩惱雖斷而起煩惱者未斷障業雖消而習氣種子未消謬謂已得涅槃而不更求前進吾何為彼說一乘哉彼雖得人無我尚未覺法無我雖離分斷死尚未名不思議變易死為法所縛尚有法我在惡能證不思議自在法身也是故權說三乘依過去諸佛說初中後善羊鹿等機是說三乘即所以漸次引入同歸一乘也此一乘者人人固有豈以聲聞緣覺而不具哉若彼聲聞緣覺能除一切生起煩惱過習及覺法無我不為三昧酒所醉雖得三昧樂知其非性於無漏界而得覺悟彼初迷有漏天作無為解至此無明漏盡悟無生理故知其非性也既覺悟已復迴向大乘入於出世間上上無漏界中始也假調伏而得寂靜今則不須調伏而自寂靜始也假方便而得解脫今則不須方便而自解脫一切清靜一切圓滿修諸功德普皆滿足福足慧足當得如來不思議自在法身清淨本然周遍法界至此止有一乘更無餘乘故謂說三乘即說一乘可也又何嘗不為聲聞緣覺說哉昔法達謁六祖念法華經至方便品祖曰止此經元來以因緣出世為宗縱說多種譬喻亦無越於此何者因緣唯一大事一大事即佛知見也汝慎勿錯解經意見他道開示悟入自是佛之知見我輩無分若作此解乃是謗經毀佛也彼既是佛已具知見何用更開汝今當信佛知見者只汝自心更無別體蓋為一切眾生自蔽光明貪受塵境外緣內貪甘受驅馳便勞從三昧起種種苦口勸令寢息莫向外求與佛無二故云開佛知見汝常勞勞執念為功課者何異犛牛愛尾也達曰若然者但得解義不勞誦經耶祖曰經有何過豈障汝念只為迷悟在人損益由汝聽吾偈言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誦久不明已與義作讎家無念念即正有念念成邪有無俱不計長御白牛車達再啟曰經云諸大聲聞乃至菩薩皆盡思度量不能測於佛智今令凡夫但悟自心便明佛之知見自非上根未免疑謗又經說三車大牛之車與白牛車如何區別願和尚再垂宣說祖曰經意分明汝自迷背諸三乘人不能測佛智者患在度量也饒伊盡思共推轉加懸遠佛本為凡夫說不為佛說此理若不肯信者從他退席殊不知坐却白牛車更於門外覓三車況經又明向汝道無二亦無三汝何不省三車是假為昔時故一乘是實為今時故只教你去假歸實歸實之後實亦無名應知所有珍寶盡屬於汝由汝受用更不作父想亦不作子想亦無用想是名持法華經從劫至劫

手不釋卷從晝至夜無不念時也達豪啟發以偈讚曰誦經三千部曹溪一句亡未明出世旨寧歇累生狂羊鹿牛權設初中後善揚誰知火宅內元是法中王祖曰汝今後方可為念經僧也此段開示乃法華要旨却與此段經文互見。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諸天及梵乘聲聞緣覺乘諸佛如來乘我說此諸乘乃至有心轉諸乘非究竟若彼心滅盡無乘及乘者無有乘建立我說為一乘引導眾生故分別說諸乘解脫有三種及與法無我煩惱智慧等解脫則遠離譬如海浮木常隨波浪轉聲聞愚亦然相風所飄蕩彼隨煩惱滅餘習煩惱愚味著三昧樂安住無漏界無有究竟趣亦復不退還得諸三昧身乃至劫不覺譬如昏醉人酒醒然後覺彼覺法亦然得佛無上身。

通曰此單頌一乘相而自覺聖智自在其中末句彼覺法亦然得佛無上身唯有此覺故能證一乘也何以謂之三乘有諸天及梵乘修世間智者之所乘也有聲聞緣覺乘修出世智者之所乘也有諸佛如來乘修出世間上上智者之所乘也我說此三乘未離乎心量有心量即有轉變猶是生滅法故謂諸乘非究竟也若彼心量滅盡無乘及乘者既無所證之乘亦無能證之人能所雙亡即無有諸乘可以建立雖佛乘亦不建立是之謂非乘乃我所說為一乘也唯此一乘更無餘乘故名究竟既唯一乘何以又說三乘為引導眾生故使之漸近寶所權立化城故分別說諸乘有小乘有大乘有最上乘總不外三種解脫所謂空無相無願等法及二種無我法為煩惱障障心心不解脫結業受報故說人無我為所知障障慧不解脫不了法空故說法無我若煩惱障智慧障二俱解脫則凡情聖解蕩然一空而心量幾乎滅盡矣何生滅之不遠離哉故權說三乘即為說一乘也彼聲聞緣覺乘已證寂靜至不生滅何以謂之有心轉耶為彼但斷四住煩惱未斷俱生無明譬如海中浮木常隨波浪轉浮木雖不動而波浪常動以風觸波以波轉木默默常轉不自覺知以彼聲聞愚執執有涅槃可證不離浮木豈能免於相風之飄蕩哉為彼所斷隨煩惱者現起煩惱雖滅餘熏習種子微細煩惱尚存俱生無明未斷執著實我實法有法可得雖得人無我未得法無我所以味著三昧之樂安住無漏之界進不能趣究竟之地退不復還生死之途為三昧所持經劫不覺或二萬劫或六萬劫或八萬劫定力既消乃復有覺如昏醉人酒消乃醒彼素以如來調伏之故於無漏界中忽然悟知住有餘地未為究竟回心即向大乘此一覺也洞然明白覺法無我復入出世間上上無漏界圓滿眾具當如來無上法身吾初謂不為聲聞人說一乘者意在激彼劣解速進寶所斯正引權歸實之密意耳何嘗不說一乘哉百丈云夫學道人若遇種種苦樂稱意不稱意事心無退屈不念一切名聞利養衣食不貪一切功德利益不為世間諸法之所滯碍無親無愛苦樂平懷羸衣遮寒糲食活命兀兀如愚如聾如啞相似稍有相應分若於心中廣學知解求福求智皆

是生死於理無益却被知解境風之所飄溺還歸生死海裡佛是無求人求之理乖理是無求理求之即失若著無求復同於有求若著無為復同於有為故經云不取於法不取非法不取非非法又云如來所得法此法無實亦無虛但能一生心如木石相似不被陰界諸入五欲八風之所飄溺即生死因斷去住自由不為一切有為因果所縛不被有漏所拘他時還以無自縛為因同事利益以無著心應一切物以無礙慧解一切縛亦云應病與藥此百丈以無上心印覺悟羣迷若於此有覺即得佛無上身也。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宗通卷四

一切佛語心品第三

(魏云佛心品第四唐云無常品第三之一)。

爾時世尊告大慧菩薩摩訶薩言意生身分別通相我今當說諦聽諦聽善思念之大慧白佛言善哉世尊唯然受教佛告大慧有三種意生身云何為三所謂三昧樂正受意生身覺法自性性意生身種類俱生無行作(唐云無作行)意生身修行者了知初地上上增進相得三種身。

通曰前二卷初佛言成就四法得修行者大方便至住第八地得離心意意識五法自性二無我相得意生身意生身者譬如意去速疾無礙故名意生以前但說八地所得故云通相今言地地皆得故云分別即通相中有此三種一者三昧樂正受意生身乃依六識起二空智證平等真如是即轉第七識為平等性智如如不動名為正定以正定樂為其受用故云得三昧樂正受意生身至捨三昧樂廣修稱性度生之業是從平等真如發大利用乃依平等性智起妙觀察智得如幻三昧通達諸法自性相故是名覺法自性性意生身至若以金剛心斷彼生相無明轉第八識成大圓鏡智則前五識一時俱轉為成所作智以依大圓鏡智平等顯現則千種萬類之身一時普現故云種類俱生無作行意生身是三種意生身皆由離心意意識五法自性二無我而得然三昧樂正受從初地至七地之相覺法自性性從八地至十地之相種類俱生無作行從等入妙上上增進之相其相自有差別此意生身分別通相修行者所應了知也若以法報三身擬之非是三是一體乃妙覺境界寧有上上增進次第哉僧問大原隱禪師數家檀越請未審赴誰家原云月印千江水門門盡有僧丹霞頌云妙圓無相劫前人隨類權分百億身月夜御樓纔報曉平明六國盡逢春林泉道一氣不言含有象萬靈何處謝無私唯如是見得故能證三種意生身。

大慧云何三昧樂正受意生身謂第三第四第五地三昧樂正受故種種自心寂靜安住心海起浪識相不生知自心現境界性非性(唐云心海不起轉識波浪了境心現皆無所有)是名樂正三昧受意生身。

通曰十地菩薩自初地至七地趨寂之意多故種種自心寂靜謂之曰安住心海浪識不生不為六識境界風所鼓蕩而轉識波浪寂然安止蓋已斷俱生我執轉第七識為平等性智矣了知自心所現境界有即非有境既非有心將安依心既無依湛然澄寂此以三昧樂為所受用與二乘人耽寂滅樂者相似但二乘人即以此取證涅槃而七地菩薩更能發起度生之心所以不同耳大于侍者到東山慧禪師所慧問金剛正定一切皆然秋去冬來且作麼生者曰不妨和尚借問慧曰即今即得去後作麼生者曰誰敢問著某甲慧曰大于還得麼者曰猶要別人點檢在慧曰輔弼

宗師不廢光彩侍者禮拜此可知金剛正定不是一向無有自與偏空者頓殊。

大慧云何覺法自性性意生身謂第八地觀察覺了如幻等法悉無所有身心轉變得如幻三昧及餘三昧門無量相力自在明(唐云了法如幻皆無有相心轉所依住如幻定及餘三昧能現無量自在神通)如妙華莊嚴迅疾如意猶如幻夢水月鏡像非造非所造如造所造一切色種種支分具是莊嚴(魏云非四大生似四大相具足身分)隨入一切佛剎大眾通達自性法故是名覺法自性性意生身。

通曰七地以前從生死假入涅槃空八地以後從涅槃空入生死假蓋已證真如心故發真如用也了知一切諸法如幻當體皆妄即當體皆空已證無所有境界若以涅槃為所依便落偏空由彼發起度生之心能轉所依不住於空身心轉變變現自在故得如幻三昧及餘種種三昧能現無量自在神通曰相力即現相之神力也曰明者即三明六通也如妙蓮華開敷種種莊嚴一切所往得如意自在所以莊嚴其身者猶如幻人作幻事夢中之身水中之月鏡中之像非有堅濕煖動而為能造非有色香味觸而為所造似有能造所造四大之種而一切色相宛然具足種種身分其莊嚴者以神力而莊嚴也隨入一切佛剎大眾之中承事十方諸佛隨意所往得無所礙其迅疾者以神力而迅疾也良由通達自性法故法法各有自性如萬物各具一太極之謂然法自性之性唯是一心如萬物統體一大極之謂既通達一切由心造故如是莊嚴如是迅疾總不外如幻三昧神變無量利樂有情隨入大眾鑑機說法是名覺法自性性意生身也馬鳴大士於華氏園轉妙法輪忽有老人座前仆地祖曰此非庸流當有異相俄地涌一金色人復化為女子指祖說偈曰稽首長老尊當受如來記今於此地上宣通第一義瞥然不見祖曰將有魔來與吾較力有頃風雨暴至天地晦冥祖曰魔之來信矣吾當除之即指空中見一大金龍奮發威神震動山岳祖儼然於座魔事隨滅經七日有一小蟲潛形座下祖以手取之示眾曰斯乃魔之所變盜聽吾法耳乃放之令去魔不能動祖曰汝但歸依三寶即得神通遂復本形作禮懺悔祖曰盡汝神力變化若何曰我化巨海極為小事祖曰汝化性海得否曰何謂性海我未嘗知祖即為說性海曰山河大地皆依建立三昧六通由茲發現老人聞言遂發信心因得剃度付以正法眼藏此覺法自性性意生身之一驗也。

大慧云何種類俱生無行作意生身所謂覺一切佛法緣自得樂相(唐云了達諸佛自證法性)是名種類俱生無行作意生身大慧於彼三種身相觀察覺了應當修學。

通曰前十地菩薩但能承事諸佛證菩薩果今從等入妙了達諸佛自證法性得自覺聖智善樂一切諸法皆是佛法一切法相皆是樂相自身內證深入妙莊嚴海逆流而出現十界身無思而應無緣而起應物現形一時俱現是不可思議境界故曰種類俱生無作行意生身也修行者於此

三種意生身分別通相觀察覺了其始也得菩薩三昧正受神力能見諸佛身面言說其既也得菩薩手灌頂神力能現蓮華宮殿種種莊嚴其終也得諸佛無量神力利安眾生千種萬類之身一時普應無一物不彰遮那妙體無一時不修普賢行門乃最上一乘分齊也汝等菩薩應當修學僧問臨濟如何是三眼國土濟云我共你入淨妙國土中著清淨衣說法身佛又入無差別國土中著無差別衣說報身佛又入解脫國土中著光明衣說化身佛此三眼國土皆是依變約經論家取法身為根本報化二身為用山僧見處法身即不解說法所以古人云身依義立土據體論法性身法性土明知是建立之法依通國土空拳黃葉用誑小兒蒺藜菱刺枯骨上覓什麼汁心外無法內亦不可得求什麼物必如臨濟言內亦不可得方可明自身內證一切諸法如實樂相。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非我乘大乘(魏云我乘非大乘唐云我大乘非乘)非說亦非字非諦非解脫非無有境界然乘摩訶衍(此云大乘)三摩提(此云正定)自在種種意生身自在華莊嚴。

通曰前五無間種性章偈云三乘與一乘非乘我所說上章偈云無乘及乘者無有乘建立我說為一乘因上說自覺聖智相及一乘相竟遂指出三種生意身前二種意生身屬大乘邊事後一種意生身屬非乘邊事故偈中單頌種類俱生無行作意生身只此一乘更無餘乘此一乘即是非乘此非乘不與大乘同日語也謂之曰大乘有說有字有諦有解脫有境界即有乘建立不可語於無作行也我所說無作行意生身即是非乘離言語相離文字相非四聖諦非三解脫不假修習湛然寂靜又非一向無有同於偏空境界然無而不無是為真無有而不有是為妙有故乘摩訶衍大乘之法而所證三摩提正受得神力自在謂之曰自在則非三昧樂正受意生身所可幾也及至種類俱生現種種意生身有如妙華莊嚴其身亦得神力自在謂之曰自在則非覺自性性意生身所可幾也是自在者即無行作是無行作意生身無有能乘及以所乘雖不離大乘其實非乘既非有乘建立故曰非我乘大乘也臨濟云山僧見處無佛無眾生無古無今得者便得不歷時節無修無證無得無失一切時中更無別法設有一法過此者我說如夢如化山僧所說皆是道流即今日前孤明歷歷地聽者此人處處不滯通貫十方三界自在入一切境差別不能回換一剎那間透入法界逢佛說佛逢祖說祖逢羅漢說羅漢逢餓鬼說餓鬼向一切處遊履國土教化眾生未曾離一念隨處清淨光透十方萬法一如道流大丈夫兒今日方知本來無事祇為你信不及念念馳求捨頭覓頭自不能歇如圓頓菩薩入法界現身向淨土中厭凡忻聖如此之流取捨未忘染淨心在如禪宗見解又且不然直是見今更無時節此臨濟無上心印却與此段印著。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如世尊說若男子女人行五無間業不入無擇地獄世尊云何男子女人行五無間業不入無擇地獄佛告大慧諦聽諦聽善思念之當為汝說大慧白佛言善哉世尊唯然受教佛告大慧云何五無間業所謂殺父母及害羅漢破壞眾僧惡心出佛身血大慧眾生母謂愛更受生貪喜俱(魏云更受後生貪喜俱出)如緣母立(二譯有何者為父母)無明為父生入處聚落斷二根本名害父母。

通曰前有五無間種性及修行無間得意生身茲又舉五無間業無間雖同義各有屬無間種性者不相間雜之謂也修行無間者理本無間行亦無間也此無間業乃無間地獄之業幽沉極苦雖此世界壞猶入他方無間地獄受報作如此業而不受此報者蓋世尊方便言之超佛越祖之談非尋常所測矧其所謂業者皆善業也特借五無間為喻耳所謂善言惡語皆歸第一義諦其可不善思念之乎曰殺父母者非殺其父母之謂也吾身中自有父母焉云何為母謂愛為母流愛為種更受後生貪喜二者與愛俱出是貪生喜色之懷不能自立緣愛而立如此堅固妄想色身不能自立緣母而立故謂愛為母也云何為父謂無明為父無明有二一發業無明乃多生習氣種子一潤生無明乃受生時見所愛境而納胎者也有此無明遂生起六根十二處五陰聚落和合而成身故謂無明為父也是五陰之身一者愛為根本非愛則不能潤生二者無明為根本非無明則不能發業有此二根本故生死輪迴無休歇時若能以人無我觀斷二根本令諸結使不復更生故名害父母也僧問藥山學人擬歸鄉時如何山曰汝父母遍身紅爛臥在荊棘林中汝歸何所曰恁麼則不歸去也山曰汝却須歸去汝若歸去我示汝箇休糧方子曰便請山曰二時上堂不得齧破一粒米必如藥山言終日喫飯不曾齧著一粒米方能斷愛斷無明也。

彼諸使不現如鼠毒發諸法究竟斷彼名害羅漢。

通曰此害羅漢諸經有作毀經燒像云者總為壞法寶故此亦云彼諸使不現諸法究竟斷彼斷法即所以害羅漢也諸使謂八十八使即上貪愛無明等建立為三界九品惑以四念住等法漸次按伏能令不現但暫時不現耳遇緣即發如鼠齧人瘡雖已愈然毒藏於中遇雷即發此諸法但斷麤惑未斷細惑但斷結使未斷習氣故不回心鈍阿羅漢雖入非非想定八萬劫滿復受後有若能以法無我觀究竟斷彼微細結習一一蕩除如前但知見所斷法此則進於修所斷法故名害羅漢也此諸使不現是鈍阿羅漢法究竟斷彼庶幾法空昔黃檗遊天台逢一僧如舊識同行屬澗水暴漲檗倚杖而立其僧率檗同過檗云請兄先過其僧即浮笠於水上便過檗云我却共箇梢子作隊悔不一棒打殺其僧於水上合掌讚嘆云真大乘器也非我所及如黃檗者真能害羅漢者也。

云何破僧謂異相諸陰和合積聚究竟斷彼名為破僧。

通曰僧者謂諸比丘無我相無人相和合聚為一眾此破和合僧者謂色陰有相色不自色以有異色四陰受想行識為之和合故有色相是異相諸陰以為非色實能積聚而成色以為無相實能和合而成相雖能積聚而無其形雖能和合而無其質今究竟斷彼受想行識次第銷盡使和合者散積聚者壞不但泯其相并緣起是相者而泯之矣有四陰為緣則有和合無緣誰為和合故異相諸陰破名為破僧也前諸使不現但滅受想次斷法執行陰稍除今八識現起見相二分皆由七識為之和合此破和合者正破七識半分外依於六識者也處州法海立禪師因朝廷有旨革本寺為神霄宮師陞座謂眾曰都緣未徹所以說是說非蓋為不真便乃分彼分此我身尚且不有身外烏足道哉正眼觀來一場笑具今則聖君垂旨更僧寺作神霄佛頭上添箇冠兒有何不可山僧今日不免橫擔拄杖高挂鉢囊向無縫塔中安身立命於無根樹下嘯月吟風一任乘雲仙客駕鶴高人來此呪水書符叩牙作法他年成道白日上昇堪報不報之恩以助無為之化祇恐不是玉是玉也大奇然雖如是且道山僧轉身一句作麼生道還委悉麼擲下拂子竟爾趣寂此唐武宗破和合僧但能破有形僧耳不如立禪師向無縫塔中安身立命直破五陰而出真能行無間行者。

大慧不覺外自共相自心現量七識身以三解脫無漏惡想究竟斷彼七種識佛(唐云八識身佛)名為惡心出佛身血。

通曰一切見分相分皆是自心現量彼斷諸陰和合積聚相者覺心外有法非究竟斷也彼惟不覺外法諸陰各有自體而為自相諸陰和合為人而為共相皆是自心現量但以七識身為自佛性染淨雖泯我執尚存此種識不可不斷也七識半分微細內依於八識唐作斷彼八識身佛然八識流注是滅不得者唯七識為染淨依多生熏習染淨種子與八識相依可以蕩除必以三解脫空無相無願之法必以三無漏戒定慧之法是大乘有力惡想足搗七識樞穴八識即如來法身七識即其流注之血究竟斷彼七識種子佛性俱生無明淨盡異熟皆空故名惡心出佛身血也此即望如恬靜無風匝匝之波能破此種識即能轉識成智而證如來清淨法身矣雲門舉世尊初降生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門曰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後長靈卓頌曰周行七步便稱尊家醜那堪放出門只向母胎度人畢也須一棒一條痕天目禮頌云未曾撞入摩耶腹兩手知他甚處安右脇出來魔境現只堪惆悵不堪觀此諸尊宿可謂惡心出佛身血者。

若男子女人行此無間事者名五無間亦名無間等(魏云名證如實法唐云即得現證實法)復次大慧有外五無間今當演說汝及餘菩薩摩訶薩聞是義已於未來世不墮愚癡云何五無間謂先所說無間若行此者於三解脫一一不得無間等法除此已餘化神力現無間等謂聲聞化神力菩薩化神力如來化神力為餘作無間罪者除疑悔過為勸發故神

力變化現無間等無有一向作無間事不得無間等除覺自心現量離身財妄想離我所攝受或時遇善知識解脫餘趣相續妄想。

通曰真如實際本無間斷今五無間業趨向真如名無間行有此行即證此法故得現證真如實際與無間等此借外五無間以喻內無間行但有其名耳非實有是事也若外五無間有應墮者有不應墮者有應墮而卒不墮者其義非一若執一為是即墮愚痴云何為外五無間謂先所說殺父母害羅漢破和合僧出佛身血若實有此行者即於三解脫證得不得空不得證無相不得證無願不得證為彼罪業深重煩惱纏縛雖行三解脫法門一一不得證無間等法應須償業入無間獄也除此造業者必入無間獄無惑已他若如來諸大菩薩及大聲聞即上三種意生身神力變化現五無間業為餘眾生造無間業者為欲勸發令其改過為欲開示令其除疑以神通力示其同事使彼造業者尋即悔過除疑證於解脫此皆化現非是實造未有一向實造無間事而不入無間獄者然則造業者畢竟不可免乎惟除覺自心現量生死涅槃平等一如即不見無間等可得良由內離身見妄想能斷愛與無明二根本惑外離得法資財妄想能離諸使不現諸法離五陰和合自心而為之我及五陰和合色法而為之我所既無能取又無所取於七種識破除殆盡或於多生曾種般若緣熟或遇如來或遇菩薩或遇聲聞得聞正法開悟本心即得解脫餘趣相續生死輪迴種種妄想既無妄想即證真如是於三解脫得無間等法目前既無生死可得又何無間地獄之有此外五無間義不可不辨也世尊因靈山會上五百比丘得四禪定具五神通未得法忍以宿命智通各各自見過去殺父害母及諸重罪於自心內各各懷疑於甚深法不能證入於是文殊承佛神力遂手握利劍持逼如來世尊乃謂文殊曰住住不應作逆勿得害吾吾必被害為善被害文殊師利爾從本已來無有我人但以內心見有我人內心起時我必被害即名為害於是五百比丘自悟本心如夢如幻於夢幻中無有我人乃至能生所生父母於是五百比丘同讚嘆曰文殊大智士深遠法源底自手握利劍持逼如來身如劍佛亦爾一相無有二無相無所生是中云何殺取此段經文合而觀之則如來神力變化令諸作無間罪者皆得解脫信知一切由心造也。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貪愛名為母無明則為父覺境識為佛諸使為羅漢陰集名為僧無間次第斷謂是五無間不入無擇獄。

通曰行外五無間業者所謂父母佛法僧皆在外有定位可指造此業者必入無間獄無疑已若行內五無間業者但以貪愛為母無明為父覺境界七種識為佛能斷諸使不現為羅漢五陰和合聚集為僧皆自八識田中著我人眾生壽者等相故立此名能以無間行次第斷除即無我人眾生壽者等相而證於無間真實法矣行是五無間者不作佛求不作法求不作僧求佛法僧且無之矣又何無擇地獄之有地獄既無誰為人者吾

固謂若男子女人行五無間業不入無擇地獄者以此僧問臨濟如何是五無間業濟云殺父害母出佛身血破和合僧焚燒經像等此是五無間業云何是父濟云無明是父你一念心求起滅處不得如響應空隨處無事名為殺父云何是母濟云貪愛為母你一念心入欲界中求其貪愛惟見諸法空相處處無著名為害母云何是出佛身血濟云你向清淨法界中無一念心生解便處處黑暗是出佛身血云何是破和合僧濟云你一念心正達煩惱結使如空無所依是破和合僧云何是焚燒經像濟云見因緣空心空法空一念決定斷迥然無事便是焚燒經像大德若如是達得免被他凡聖名礙此臨濟以向上一路發明五無間業所謂心悟轉法華者非耶。

爾時大慧菩薩復白佛言世尊惟願為說佛之知覺世尊何等是佛之知覺佛告大慧覺人法無我了知二障離二種死斷二煩惱是名佛之知覺聲聞緣覺得此法者亦名為佛以是因緣故我說一乘。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善知二無我二障煩惱斷永離二種死是名佛知覺。

通曰一大事因緣名佛知見開示悟入之者但有一乘更無餘乘本法華旨也此亦言非我乘大乘是佛之知覺雖大乘菩薩不易測也故願佛說言佛謂覺一切佛法者名為正覺知妄繫若不須方便人法二執為惑二空為智既以二空空其二執是無惑障能空之智亦泯是無智障然惑障乃分段生死根因智障乃變易生死根因因滅則果滅故離分段變易二死二煩惱者一見惑名分別煩惱二修惑名俱生煩惱至極果方能斷盡佛之知覺覺此而已若聲聞緣覺法執未忘所知障在不離變易死俱生煩惱未斷能於諸過一一覺破得究竟遠離同於佛覺即名為佛以是因緣故我說但有一乘更無餘乘也偈曰善知善之一字有味二乘知人無我菩薩知法無我大費功力不可謂善諸大菩薩能斷二障能斷二煩惱猶屬對治不若如來二障煩惱自斷二乘離分段死不離變易死菩薩雖離二死未得永離必如是究盡方可名佛之知覺也入此知覺所謂非我乘大乘者可默識矣百丈云智濁照清慧清識濁在佛名照慧在菩薩名智在二乘及眾生邊名識亦名煩惱在佛名果中說因在眾生名因中說果在佛名轉法輪在眾生名法輪轉在菩薩名瓔珞莊嚴具在眾生名五陰叢林在佛名本地無明是無明明故云無明為道體不同眾生暗蔽無明必明於百丈無明之說然後可窺佛之知覺非昭昭靈靈者可擬。

爾時大慧菩薩白佛言世尊何故世尊於大眾中唱如是言我是過去一切佛及種種受生我爾時作曼陀轉輪聖王六牙大象及鸚鵡鳥釋提桓因善眼仙人如是等百千生經說(唐云說百千本生之事)。

佛告大慧以四等故(唐云依四平等秘密意故)如來應供等正覺於大眾中唱如是言我爾時作拘留孫拘那含牟尼迦葉佛云何四等謂字等語等法等身等是名四等以四種等故如來應供等正覺於大眾中唱如

是言云何字等若字稱我為佛彼字亦稱一切諸佛(唐云謂我名佛一切如來亦名為佛)彼字自性無有差別是名字等。

通曰佛覺即是法身法身一而已矣故說一乘若以法身本一而疑報化之身種種不同但於相上自生障礙耳以佛智觀之一切平等何百千本生之事不歸於一哉佛以過去為頂生王為帝釋為仙人乃至為象若鸚鵡等說是法身難以遽信故說過去一切佛是我以字平等語平等法平等身平等四者相等密意而說即是我也云何謂字平等耶若彼字稱我名佛過去一切如來亦同彼字而稱為佛佛字自性無異無別有是實即有是名有是名即有是字若菩薩而下即不得此名名同字同謂我是過去一切佛奚不可也仰山問三聖汝名什麼聖云慧寂仰云慧寂是我聖云我名慧然仰山呵呵大笑雪竇頌云雙收雙放若為宗騎虎由來要絕功笑罷不知何處去只應千古動悲風若二尊宿彼此互換把手並行實是難測必契乎此方解字等。

云何語等謂我六十四種梵音言語相生彼諸如來應供等正覺亦是六十四種梵音言語相生無增無減無有差別迦陵頻伽(此云妙聲鳥)梵音聲性。

通曰六十四種梵音如密跡力士經說佛聲有八轉謂體業具為從屬於呼是八轉聲各具八德謂調和聲柔軟聲諦了聲易解聲無錯謬聲無雌小聲廣大聲深遠聲八八即成六十四聲言語相生不離梵音一切諸佛皆然正法念經云迦陵頻伽出妙音聲若天若人緊那羅等無能及者唯除如來音聲故佛以一音演法隨類各解非具足此音聲性而能然乎惟於音聲性無增減無差別故六十四種梵音與一切諸佛等也南泉喚院主主應諾泉曰佛九十日在忉利天為母說法時優填王思佛請目連運神通三轉攝匠人往彼彫佛像祇彫得三十一相為甚麼梵音相彫不得主問如何是梵音相泉曰賺殺人藥山一夜登山經行忽雲開見月大嘯一聲應豐陽東九十里許居民盡謂東家明晨迭相推問直至藥山徒眾曰昨夜和尚山頂大嘯李翱贈之詩曰選得幽居愜野情終年無送亦無迎有時直上孤峰頂月下披雲嘯一聲即藥山聲聞九十里可知如來迦陵仙音遍十方界殆非虛語。

云何身等謂我與諸佛法身及色身相好無有差別除為調伏彼彼諸趣差別眾生故示現種種差別色身是名身等。

通曰法身及色身相好指法報化三身與諸佛無異然法身唯一報身有二謂自受用及他受用自受用者恒自受用廣大法樂他受用者令菩薩眾受用大乘法樂化身有三謂大化千丈盧舍那及無邊相好等小化丈六釋迦隨類化即所云種種受生頂生天帝大象鸚鵡等無處不入然轉滅三心即得三身一根本心即第八識轉得法身二依本心即第七識轉得報身三起事心即前六識轉得化身佛佛咸證此心故身等也疎山上堂云病僧咸通年前會得法身邊事咸通年後會得法身向上事雲門出

問如何是法身邊事山曰枯椿曰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山曰非枯椿門曰還許某甲說道理也無山曰許門曰枯椿豈不是明法身邊事山曰是門曰非枯椿豈不是明法身向上事山曰是門曰祇如法身還該一切也無山曰法身周遍豈得不該門指淨瓶曰祇如淨瓶還該法身麼山曰闍黎莫向淨瓶邊覓門便禮拜古德云長者長法身短者短法身天童拈云且道舜若多神喚甚麼作法身良久云還會麼不可續臆截鶴夷嶽盈壑去也此語政恐人向虛空裏釘橛去在。

云何法等謂我及彼佛得三十七菩提分法略說佛法無障礙智是名四等是故如來應供等正覺於大眾中唱如是言。

通曰三十七菩提分法曰四念處曰四正勤曰四神足曰五根曰五力曰七覺支曰八聖道何謂四念住謂身念住受念住心念住法念住於內身外身內外身等不起尋思具正念知為欲調伏世貪憂等住集滅觀無所依止何謂四正斷謂未生惡不生已生惡永斷未生善令生已生善不忘何謂四神足謂欲三摩地勤三摩地心三摩地觀三摩地依離依厭依滅回向於捨何謂五根謂信根精進根念根定根慧根何謂五力謂信力精進力念力定力慧力何謂七等覺謂念等覺支擇法等覺支精進等覺支喜等覺支輕安等覺支定等覺支捨等覺支何謂八聖道謂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皆所以斷除煩惱而趨向菩提之妙法也總以喻顯法性如地念處如種子正勤為種植神足如抽芽五根如生根五力如莖葉增長開七覺華結八正果一切諸佛所證無異諸佛以此化導眾生我亦無異故名法等佛法至大若於其中微有障礙即不平等我唯於佛法得無障礙智一真平等法界無有彼此差別但略說有此四等耳若究而言之法法皆等寧但四者而已哉是故如來於大眾中唱如是言我是過去一切佛佛之知覺既無兩般佛之三身自同一轍故我說一乘也昔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州云我在青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雪竇頌云徧辟曾挨老古錐七斤衫重幾人知如今拋擲西湖裏下載清風付與誰又僧問古德深山懸崖迥絕無人處還有佛法也無古德云有僧云如何是深山裏佛法古德云石頭大底大小底小且道有佛法商量也無若道他有佛法他又何曾說心說性說玄說妙若道無佛法旨趣他又不曾辜負你問頭明得此意方知下載清風也。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迦葉拘留孫拘那含是我以此四種等我為佛子說。

通曰見在賢劫第一尊曰拘留孫佛此云所應斷第二尊曰拘那含牟尼此云金寂第三尊曰迦葉此云飲光拘留孫說法偈曰見身無實是佛身了心如幻是佛幻了得身心本性空斯人與佛何殊別拘那含說法偈曰佛不見身知是佛若實有知別無佛智者能知罪性空坦然不怖於生死迦葉佛說法偈曰一切眾生性清淨從本無生無可滅即此身心是幻生幻化之中無罪福釋迦牟尼此云能仁是第四尊然於大眾中每說迦葉

拘留孫拘那含是我為得佛法無障礙智故字等語等身等法等以此四種相等與一切佛更無差別此可與佛子道難為眾人言也世尊常與阿難行次見一古佛塔世尊便作禮阿難曰此是甚麼人塔世尊曰此是過去諸佛塔阿難曰過去諸佛是甚麼人弟子世尊曰是吾弟子阿難曰應當如是百丈童子時隨母入寺拜佛指尊像問母此是何物母曰是佛童云形容似人無異我後亦當作焉故知百丈具有如來種性其紹隆佛法也何疑。

大慧復白佛言如世尊所說我從某夜得最正覺乃至某夜入般涅槃於其中間乃至不說一字亦不_已說當說不說是佛說(魏云佛語非語)世尊如來應供等正覺何因說言不說是佛說佛告大慧我因二法故作如是說云何二法謂緣自得法及本住法是名二法因此二法故我如是說云何緣自得法若彼如來所得我亦得之無增無減緣自得法究竟境界離言說妄想離字二趣(唐云證智所得離言語相離分別相離名字相)。

通曰上言佛之知覺與一切佛無異所謂覺一切佛法者可以言說示也至緣自得樂相但可自知不容言說故大慧復舉世尊四十九年不曾說著一字是向上一路言說不及不說即是佛說佛說即是不說過去佛如是當來佛亦如是依何等義作如是說佛以緣自得法及本住法二者皆不容言說故也云何緣自得法若彼如來識自本心見自本性於無上菩提有所證得我亦從中證得無增無減惟無一法可得故無增減若可增可減即有可說惟無增減即是自得法究竟境界離言說相不可以有聲分別說離文字相不可以無聲分別說離此二趣但可自知自解此緣自得法故不說也雲門云佛法大煞有祇是舌頭短復自云長也天童拈云雲門大師雖然自起自倒要且車不橫推理無曲斷又烏石靈觀禪師云若言我不道即啞却我口若言我道即禿却我舌覺範云佛法大有祇是牙痛諸尊宿得自覺聖智善樂如啞子喫苦瓜不能說似於人信知如來有不說說也。

云何本住法調古先聖道如金銀等性法界常住若如來出世若不出世法界常住如趣彼城道譬如士夫行曠野中見向古城平坦正道即隨入城受如意樂(唐云謂法本性如金在鑛若佛出世若不出世法住法位法界法性皆悉常住譬如有人行曠野中見向古城平坦舊道即便隨入止息遊戲)大慧於意云何彼作是道及城中種種樂耶答言不也(魏云彼人始作是道隨入城耶始作種種諸莊嚴耶)佛告大慧我及過去一切諸佛法界常住亦復如是(唐云我及諸佛所證真如常住法性亦復如是)是故說言我從某夜得最正覺乃至某夜入般涅槃於其中間不說一字亦不_已說當說。

通曰云何本住法不容說也言法性本自常住所謂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是也如金在鑛在鑛不增出鑛不減此金銀性也故有佛不增無佛不減此法界法也法界常住不增不減即是平

坦道路眾聖共由由此道者即登彼岸受如意樂良由此道非由始作及入城中種種受樂亦非始作以無作故本無可說大道平坦受用自在從古以然非待今日我及諸佛所證真如常住法性亦復如是唯在自行自知默契而已以自得者即本住法俱不可說是故始終中間不說一字僧問天柱山崇慧禪師達磨未來此土時還有佛法也無師曰未來且置即今事作麼生曰某甲不會乞師指示師曰萬古長空一朝風月僧無語師復曰闍黎會麼曰不會師曰自己分上作麼生干他達磨來與不來作麼他家來大似賣卜漢見汝不會為汝錐破卦文纔生吉凶盡在汝分上一切自看僧曰如何是解卜底人師曰汝纔出門時便不中也問如何是大通智勝佛師曰曠大劫來不曾擁滯不是大通智勝佛是甚麼曰為甚麼佛法不現前師曰只為汝不會所以成不現前汝若會去亦無佛可成問從上諸聖有何言說師曰汝今見吾有何言說觀慧禪師種種說話大似此段義疏。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我某夜成道至某夜涅槃於此二中間我都無所說緣自得法住故我作是說彼佛及與我悉無有差別。

通曰前說字等語等身等法等未嘗無說也所可說者覺一切佛法耳至緣自得樂相並無開口處所以始於成道終于涅槃於二中間不說一字緣本住法本自寂滅本自常住得此法者離言說相離文字相非說之所可及故都無所說也此向上一路不容言說我及諸佛悉無差別亦不已說當說故謂不說是佛說也僧問廣德義禪師古人云言語道斷非去來今此理如何德云彌勒涅槃知幾劫護明猶未降迦維丹霞頌云妙湛圓明第一機降生成道涅槃時迦維摩竭雙林樹認著元來不是伊林泉道還知言語道斷非去來今處麼一堂風冷淡千古意分明。

爾時大慧菩薩復請世尊惟願為說一切法有無有相令我及餘菩薩摩訶薩離有無有相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佛告大慧諦聽諦聽善思念之當為汝說大慧白佛言善哉世尊唯然受教佛告大慧此世間依有二種謂依有及無墮性非性欲見不離離想(魏云以見有諸法見無諸法非究竟法生究竟想)。

通曰因上言過去佛是我則似有相又言不說一字則似無相須離此有無二相方得無上菩提故請世尊詳言之淨名云本際不可得以生死涅槃本來平等有無二俱離故世間眾生依有起見者不出生死法依無起見者不出涅槃法墮有者謂實有是性固是欲見墮無者謂有已還無一切非性亦是欲見彼墮有欲見者固未能出離生死彼墮無欲見者亦不能出離生死妄謂出離本非究竟法生究竟想是墮有者不足論而墮無者當深辨也大論云若不得般若方便入阿毗曇即墮有中入空即墮無中倒執正法還成邪人世固有學佛法成外道見者安可不深辨乎百丈云文殊是七佛祖師亦云是娑婆世界第一主首菩薩無端作見佛想問

法想被佛威神力故左降二鐵圍山不是不解特與諸學人作標則令諸後學人莫作與麼見聞但無一切有無等法有無等見一箇箇透過三句外是名如意寶是名寶華承足若作佛見法見但是一切有無等見名眼翳見所見故亦名見纏亦名見蓋亦名見孽祇如今念念及一切見聞覺知及一切塵垢祛得盡但是一塵一色總是一佛但起一念總是一佛三世五陰念念誰知其數是名佛逼塞虛空是名分身佛是名寶塔見必如百丈所云方名究竟法也。

大慧云何世間依有謂有世間因緣生非不有從有生非無有生(唐云謂有因緣而生諸法實非不有實有諸法從因緣生非無法生)大慧彼如是說者是說世間無因。

通曰若了世間諸法本自無生則有而不有是謂妙有未嘗不假因緣和合生然即因緣非因緣故不著於有也若世間依有見者謂實有因緣而生諸法非無因緣也實有諸法從因緣生非無諸法也彼作如是說者謂世間實有生因吾以為是無因說也外道妄計作者以為生因如勝性四大時和合微塵自在等以為生法之本然此數者是所作非是能作是所生非是能生本不能生而妄以為生因是無因也世豈有無因而能生者乎故知世間於非因計因是於非有計有也墮有見者誠妄律師法明謂大珠曰禪師家多落空珠曰都是座主家落空明大驚曰何得落空珠曰經綸是紙墨文字者俱是空設於聲上建立名句等法無非是空座主執滯教體豈不落空明曰禪師落空否珠曰不落空明曰何得却不落空珠曰文字等皆從智慧而生大用現前那得落空知此則知依有者無因。

大慧云何世間依無謂受貪恚痴性已然後妄想計著貪恚痴性非性大慧若不取有性者性相寂靜故(魏云無有諸法以不見諸物相故)謂諸如來聲聞緣覺不取貪恚痴性為有為無大慧此中何等為壞者大慧白佛言世尊若彼取貪恚痴性後不復取佛告大慧善哉善哉汝如是解大慧非但貪恚痴性非性為壞者於聲聞緣覺及佛亦是壞者所以者何謂內外不可得故煩惱性異不異故大慧貪恚痴若內若外不可得貪恚痴性無身故無取故非佛聲聞緣覺是壞者佛聲聞緣覺自性解脫故縛與縛因非性故大慧若有縛者應有縛是縛因故大慧如是說壞者是名無有相。

通曰所謂世間依無見者謂彼受貪恚痴性知其造種種業不免於苦已遂欲斷彼貪恚痴性妄想分別計著有已還無一切皆空以為涅槃夫先受之而後斷之見有物相以為對治非真寂靜法也若不取世間諸有相者不見有貪恚痴性可取即不見有貪恚痴性可斷性相如如本自寂靜故此寂靜之法非一切凡愚所可幾也謂諸如來聲聞緣覺不取世間貪恚痴性唯其不取安所見其有乎夫既不有安所見其無乎此三乘聖人無貪恚痴性非先有後無之謂也然本來寂靜之理與彼外道斷滅之見頓殊二者不可無辨故問大慧何者為壞大慧則以先取貪等後不復取

名之曰壞夫先取之既見其有後不復取又見其無是欲壞滅所有將無所不壞者故佛謂此人非但不取貪痴等性先有後無為是斷滅彼於三乘聖人所證不生不滅之法亦是斷滅究竟亦無三乘名字同歸於壞而已不知三乘聖人所證非斷滅比所以者何謂貪嗔痴等內而身心外而塵垢一切了不可得故貪嗔痴性即是煩惱此煩惱性即是菩提如水之與水異不異故夫貪恚痴性若內身中不可得若外法中亦不可得是貪恚痴性本無體故既無體性即無可取既無可取即無可壞故如來聲聞緣覺有悟于此但見諸法寂靜本無可取非與貪恚痴作對而欲壞之也三乘聖人既非是壞者何以能無貪恚痴耶以三乘聖人所證真如自性本自解脫故心境不相到當處解脫外不見有為之縛者內不見有為縛之因者縛與縛因本非有故煩惱為縛煩惱性自空無明無縛之因無明性自空縛與縛因俱空安得不解脫也若見有貪恚痴性為縛者應有五住煩惱為縛之因欲斷其縛必斷其因是見縛與縛因為有性故不悟煩惱性異不異故乃欲一一而斷壞之以為非有是於本非有者妄計為有於本非無者妄計為無如是說壞者是焦芽敗種斷佛種性者也是名一切無有相世間依於無見而取無相者如此僧問大珠如何得大涅槃珠曰不造生死業曰如何是生死業珠曰求大涅槃是生死業捨垢取淨是生死業有得有證是生死業不脫對治門是生死業曰云何即得解脫珠曰本自無縛不用求解直用直行是無等等知此則知依無者非真涅槃也。

大慧因是故我說寧取人見如須彌山不起無所有增上慢空見大慧無所有增上慢者是名為壞墮自共相見希望不知自心現量(唐云墮自共見欲樂之中不了諸法唯心所現)見外性無常剎那展轉壞陰界入相續流注變滅離文字相妄想是名為壞者。

通曰唐云我依此義密意而說寧起我見如須彌山不起空見懷增上慢彼以一切無所有唯見一空世間萬法無足加其上者已是慢矣及聞真空不空之說當下寂滅不假功勳便乃拂衣而去此所謂增上慢也如此空見即如永嘉所云豁達空撥因果莽莽蕩蕩招殃禍是已故世尊密意而說寧起我見不起空見甚言空見之不可起也而斷滅空見名為壞者墮在偏空取證有涅槃相可得有能證涅槃者而為之自相有所證涅槃者而為之共相但見涅槃為可欲樂以此希望得果不知一切萬法唯心所現本自寂滅不必壞也彼唯持一壞見何所不壞故見外而器界性本無常剎那之間展轉變壞是於外無所不空也又見內而根身陰界入等相續流注皆從變滅是於內無所不空也遂謂遠離言語文字等相妄想分別以為一切皆無是依於無者名之為壞也彼但見一切諸法生已還滅不了本來無生滅義至於無始流注不可滅者亦欲滅之是斷滅如來種性者為害最大故佛謂寧起我見不起空見也永嘉集觀心第三語云心與空相應則譏毀讚譽何憂何喜身與空相應則刀割香塗何苦何樂

依報與空相應則施與劫奪何得何失心與空不空相應則愛見都忘慈悲普救身與空不空相應則內同枯木外見威儀依報與空不空相應則永絕貪求資財給濟心與空不空非空非不空相應則實相初明開佛知見身與空不空非空非不空相應則一塵入正受諸塵三昧起依報與空不空非空非不空相應則香臺寶閣嚴土化生必如此一一透過方得真空之理豈無所有空見便為究竟。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有無是二邊乃至心境界(唐云心所行)淨除彼境界平等心寂滅無取境界性滅非無所有有事悉如如如賢聖境界。

通曰此頌若不取有性者性相寂靜故有無二邊如有貪等如無貪等是外境界至心見其有而取之以為有心見其無而不取以為無乃心所行之境界也此二皆惑總名不淨若淨除彼二種境界非唯不著於事抑且不存於心則此心非有非無豁然平等不作有見不作無見一心湛然常自寂滅此寂滅性但不取有無境界而見其滅耳非一無所有而謂之滅也若滅而一無所有即墮於無相境界矣即斷滅一切有事矣安得謂之如如一切萬法悉是真如能如真如即一切寂靜今平等寂滅性者當無事時固自如如即有事時悉皆如如心境如如寂然不動不必斷滅外境而後見其不動也此如如境界豈凡夫所及哉乃聖賢自得生智善樂境界剎那無有生相剎那無有滅相本自不生焉見其有本自不滅焉見其無此有無二俱離所謂性相寂靜者此也普明和尚示眾云祖師心法洞貫十方今古恒然法爾如是如是之法不假修而自就不假得而自圓一切現成名不動地用而非有不用非無妙體湛然恒常不變體合妙用應備無為映現重重無邊色相心無自性觸事全彰不動道場遍十方界如斯境界略暫回光背覺合塵妄為影事此之事意如王大路行之即是假使不行亦在其路如斯所論猶是化門之說若以舉唱宗乘唯有一時散去好若悟得散去消息不但有無境界不著即寂靜境界亦無著處。

無種而有生生已而復滅因緣有非有不住我教法非外道非佛非我亦非餘因緣所集起云何而得無誰集因緣有而復說言無邪見論生法妄想計有無若知無所生亦復無所滅觀此悉空寂有無二俱離。

通曰此頌世間依有及無者不達聖賢境界也彼諸外道說無因而有生則墮有見說生已而復滅則墮無見其所謂有者待因緣而有其所謂無者待因緣而無因緣即是生滅法非住我教中不生不滅之法也我法寂靜相非外道所作亦非佛所作非我所作亦非餘眾所作諸法從緣生諸法從緣滅本自無生本無可壞由因緣和合集聚而起者本未嘗無也然因緣各無自性誰為集聚因緣而為之有既無與集者則因緣當體空寂諸法原自非有何必更說言無哉故知說有者但論無因生法固是邪見其說有已還無者妄計一切斷滅亦屬妄想良由不知我教法不生不滅之妙故至於此若知一切法唯心所現本自無生亦復無滅生滅既無寂

滅現前觀此自性自相本自空寂無事如是有事亦如是常自如如湛然不動彼有無二見何從而起哉有無俱離疾得無上菩提此賢聖境界豈外道所敢望也昔七祖婆須蜜尊者付法佛陀難提乃說偈曰心同虛空界示等虛空法證得虛空時無是無非法即入慈心三昧時梵王帝釋及諸天眾俱來作禮而說偈言賢劫眾聖祖而當第七位尊者哀念我請為說佛地尊者從三昧起示眾曰我所得法而非有故若識佛地離有無故語已還入三昧示涅槃相此有無二俱離即無上心印也。

爾時大慧菩薩復白佛言世尊唯願為我及諸菩薩說宗通相若善分別宗通相者我及諸菩薩通達是相通達是相已速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隨覺想及眾魔外道佛告大慧諦聽諦聽善思念之當為汝說大慧白佛言唯然受教佛告大慧一切聲聞緣覺菩薩有二種通相謂宗通及說通(魏云為我及諸菩薩建立修行正法之相佛答云有二種法一者建立正法相二者說建立正法相)大慧宗通者謂緣自得勝進相離言說文字妄想趣無漏界自覺地自相遠離一切虛妄覺想降伏一切外道眾魔緣自覺趣光明輝發是名宗通相(魏云能取無漏正戒證諸地修行相法離諸外道虛妄覺觀諸魔境界降伏一切外道諸魔顯示自身內證之法唐云超過一切不正思覺伏魔外道生智慧光)。

通曰上言不生不滅有無俱離是我教法是自性宗也若自性宗通即能建立正法不隨一切妄想邪解速證菩提莫要於此世尊井及說通者不但自度兼能度人也宗通云者謂緣自得勝進義相得意忘言遠離言說文字分別但可自知云爾自得勝進之相云何謂能取無漏正戒證諸地修行相法所謂三無漏學由戒而定而慧故正戒為先自有漏趣無漏至無漏界則一念相應自得其本心名自覺地得分證真如由是增進十地即是勝進之相此覺地自相非人可知故曰自得但有一真實更無餘枝葉一切魔外虛妄覺想俱已遠離既已超過一切不正思覺故能降伏魔外生智慧光此智慧光即般若智乃降伏魔外之利劍也緣自覺趣顯示自身內證之法無師智自然智光明輝發如大地火發觸著便燒何魔外而不降伏者乎是謂建立正法相即謂之宗通相也百支舉野狐因緣次黃檗便問古人錯對一轉語落在野狐身今日轉轉不錯是如何丈云近前來向汝道黃檗近前打師一掌丈拍手笑云將謂胡鬚赤更有赤鬚胡為山舉前話問仰山仰云黃檗常用此機為云汝道天生得從人得仰云亦是稟受師承亦是自宗通為云如是如是雪峰問德山從上宗乘學人還有分也無山打一棒云道甚麼曰不會至明日請益山曰我宗無語句實無一法與人峰因此有省巖頭聞之曰德山老人一條脊梁骨硬似鉄拗不折然雖如此於唱教門中猶較些子以上二則即宗通樣子也。

云何說通相謂說九部種種教法離異不異有無等相以巧方便隨順眾生如應說法令得度脫是名說通相大慧汝及餘菩薩應當修學。

通曰九部十二部中之九部也小乘九部無方廣無無問自說無授記大乘九部無因緣譬喻議論說是法者非謂善能講說其義要在了達本來無說無示離異不異有無四句等相離四句絕百非即上遠離言說文字妄想而以善巧方便隨順眾生應機說法皆說自得勝進之法令彼眾生離諸戲論證於實相各得度脫生滅了知性相空寂入我教法同一宗通故名說通也說通即說建立正法相非有宗教之別所謂了法不在言善人無言際而能示言說如響徧世間是也僧問五祖演如何是臨濟下事演曰五逆聞雷曰如何是雲門下事演曰紅旗閃爍曰如何是為仰下事演曰斷碑橫古路曰如何是曹洞下事演曰馳書不到家僧禮拜演曰何不問法眼下事曰留與和尚演曰巡人犯夜此五家宗趣須一一善其旨方名說通。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宗及說通相緣自與教法(唐云自證及教法)善見善分別不隨諸覺想非有真實性如愚夫妄想云何起妄想非性為解脫觀察諸有為生滅等相續增長於二見顛倒無所知一是為真諦無罪為涅槃(唐云涅槃離心識唯此一法實)觀察世妄想如幻夢芭蕉雖有貪恚痴而實無有人從愛生諸陰有皆如幻夢。

通曰宗說二通長行雙明之頌中合明之謂宗及說通相緣自得法而以教人既能善見自性以明宗趣又善分別諸法令人度脫玩一善字不假思惟不容擬議稱性而行自得其妙不隨諸魔外不正覺想所轉所以不隨諸覺想者以我所自得皆真實性而彼所覺想非有真實性也實無外境諸法如彼凡夫種種妄想分別既無實法當體空寂云何於中起貪恚痴欲見而覺想為有哉云何取貪恚痴非非性以為解脫而覺想為無哉試觀世間諸有為法生已還滅滅已復生生滅相續遞相遷改非真實性見其生者則以為有見其滅者則以為無生而滅滅而生外境無窮增長於二見依於有者逐境遷流名曰顛倒固為無知依於無者迷有漏天作無為解錯亂修習亦是顛倒此二見顛倒但憑心識各是其見造諸罪過終從淪墮豈得為真涅槃乎涅槃唯有一是為其遠離心識不作有無二見唯此一法實故名真諦證於真諦即無生死罪障乃為真涅槃也證此真實住如實處觀察世間一切妄想分別皆如幻夢如芭蕉非有真實幻夢喻心識四陰芭蕉喻色陰皆究竟無實既能了此身心不實則我執頓空縱有貪恚痴性而實無作者實無受者心境雙亡得人空慧而有見何從起乎然此諸陰從無始來愛為根本生諸五陰愛有生滅非真實性故生起五陰雖有亦非真實當處虛妄如幻如夢不可定執為有也既不可執之為有又何必斷之使無有無俱離得法空慧彼依於無而以貪恚痴非性非解脫者又何自而起哉二見不起俱離顛倒即名建立正法說此建立正法令人無罪共證涅槃即所謂善分別也宗通說通如後重出但四句偈耳非有真實性以下十六句偈應屬上文有無二俱離後綴而讀

之其義自貫臨濟云學道人不了為執名句被他凡聖名礙所以障其道眼不得分明祇為十二分教皆是表顯之說學者不會便向表顯名句上生解皆是依倚落在因果未免三界生死你若欲得生死去住脫著自由即今識取聽法底人無形無相無根無本無住處活潑潑地應是萬種施設用處祇是無處所以覓著轉遠求之轉乖號之為秘密道流你莫認著箇夢幻伴子遲晚中間便歸無常你向此世界中覓什麼物作解脫如臨濟所見方名善見方名真解脫。

爾時大慧菩薩白佛言世尊唯願為說不實妄想相不實妄想云何而生說何等法名不實妄想今何等法中不實妄想(唐云是何而生因何而生誰之所生)佛告大慧善哉善哉能問如來如是之義多所饒益多所安樂哀愍世間一切天人諦聽諦聽善思念之當為汝說大慧白佛言善哉世尊唯然受教佛告大慧種種義種種不實妄想計著妄想生大慧攝所攝計著不知自心現量及墮有無見增長外道見妄想習氣計著外種種義心心數妄想計著我我所生(唐云一切眾生於種種境不能了達自心所現計能所取虛妄執著起諸分別墮有無見增長外道妄見習氣心心所法相應起時執有外義種種可得計著於我及以我所是故名為虛妄分別)。

通曰因上言觀察世妄想如夢幻芭蕉此即妄想無性之旨前聖轉相傳受不越乎此故大慧問是諸妄想相明知不實既是不實則無根矣云何而生說何等不實之法名之曰不實妄想此究竟妄想之體也於何等不實法中攀緣妄想此究竟妄想所緣之處也世尊以一切天人皆由妄想輪轉若知虛妄不實即悟妄想無性之旨當下即得安樂故能究竟此義者饒益為多彼世間種種義有名有相可得者皆虛妄不實一切眾生以七識不實妄想計著種種虛妄之法而六識妄想因之生矣曷言乎計著之為妄也彼計著者有能取有所取良由不知自心現量內外心境唯心所現如水中月不可執取今計能取者心所取者境虛妄執著實之以為有則墮凡夫有見空之以為無則墮二乘無見又從而分別以為亦有亦無非有非無則增長外道邪見由是妄想熏染八識田中而為習氣種子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執著外義種種可得心心數法相應而起總不離計著八識心王而為之我及五十一心數而為之我所是我及我所徒於外種種義計著不知外性非性本自不實也由是而知說有無二見法說增長外道見法名不實妄想之體於心心數法妄想於我我所計著為妄想所緣之處不實妄想之所以生由計著種種外法不實而生也若知自心現量外性非性即證於真實矣為山問仰山忽有人問一切眾生但有業識茫茫無本可據子作麼生驗仰云若有僧來即召云某甲僧迴首乃云是甚麼待伊擬議向道非唯業識茫茫亦乃無本可據為曰善哉天童頌云一喚迴頭識我不依稀蘿月又成鈎千金之子纔流落漠漠窮途有許愁萬松道為甚麼諸佛不動智到眾生分上喚作業識茫茫早知燈是火飯熟已多時。

大慧白佛言世尊若種種義種種不實妄想計著妄想生攝所攝計著不知自心現量及墮有無見增長外道見妄想習氣計著外種種義心心數妄想我我所計著生(唐無此段)世尊若如是外種種義相墮有無相離性非性離見相世尊第一義亦如是離量根分譬因相(唐云離諸根量宗因譬喻)世尊何故一處妄想不實義種種性計著妄想生非計著第一義處相妄想生將無世尊說邪因論耶(魏云墮世間論唐云所言乖理)說一生一不生佛告大慧非妄想一生一不生所以者何謂有無妄想不生故外現性非性覺自心現量妄想不生大慧我說餘愚夫自心種種妄想相故事業在前種種妄想性相計著生云何愚夫得離我我所計著見離作所作因緣過覺自妄想心量身心轉變究竟明解一切地如來自覺境界離五法自性事見妄想以是因緣故我說妄想從種種不實義計著生知如實義得解脫自心種種妄想。

通曰大慧因世尊言不實妄想從計著種種不實義生故牒上佛語而問若是外種種義相凡夫見其有二乘見其無此所墮有無相究竟不實離性非性而妄想分別之見亦究竟不實離於見相譬故幻事種種非實分別亦爾有無相離若如是者與第一義諦無異第一義諦所以異於世諦者以其遠離阿含聖所說法遠離諸根及建立三種量五分論宗因譬喻等相故名真實第一義若外種種義相離性非性離於見相與第一義無異者即是平等無二名為一處第一義處妄想既本不生則種種義處妄想亦不容生何故計著種種義相即妄想生而計著第一義相即妄想不生世尊將無同於外道邪因論一處說生一處說不生耶此疑最微謂真妄本無二體何故於妄說生於真不說生若計著妄處為生則計著真處亦生怪世尊不宜說妄想生也世尊明語之故論本來妄想不生但於愚夫不見本來者說妄想生欲令愚夫悟知本來即本不生何嘗說妄想生哉故謂妄想性非一處生一處不生也本來寂靜本無生滅所以者何謂諸法本不有而妄想為有者不生故諸法本不無而妄想為無者不生故彼妄想之所緣者外境也外種種義雖現有名相性即非性當體虛妄不見一切有無相可得唯覺一切法雖現有種種義皆自心現量如鏡中華如水中月非有非無無所容其分別此妄想之所以不生也妄想不生安所見其生而謂之生耶又安所見其不生而謂之不生耶故謂非妄想一生一不生也此但可與自覺聖智者道耳若餘愚夫於自心所現諸法自生分別即有種種妄想之相總不離在前所作事業隨先心生種種分別前五識攬境六識分別七識計著八識含藏各各執著有相生諸妄想故我說妄想生者說餘愚夫不能覺自心現量故有是過若不說者云何愚夫得離我我所計著妄想之見及離能作所作善惡事業因緣過患如實覺知於我我所生分別者是六識妄想之心量也於我我所計著者是七識妄想之心量也於作所作因緣者是前五識妄想之心量也含藏習氣種子為無始過患者是八識妄想之心量也覺知妄想心量唯是自心現

量身心轉變轉八識成四智即此凡身而證聖果究竟明解十地次第到如來自覺境界五法三自性俱離不但離名相妄想已也而正智如如修證事見亦離不但離緣起妄想自性已也而成自性修證事見亦離此不但計著種種義相妄想不生即計著第一義處妄想亦不生如是心量即真如實際境界本自無生本自解脫以是方便因緣開導愚夫之故我說妄想從外種種義種種不實計著生即不離生死焉能解脫若覺自妄安心量到如來自覺境界知如實義真實不虛證於第一義諦即得解脫自心種種妄想不為我所計著所縛不為所作因緣過患所苦現前種種義相即是如如自體又何妄想之有妄想既無又誰為生誰為不生哉故說妄想生者正欲眾生悟知妄想無性同歸於無生而已臨濟示眾云今日學佛法者且要求真正見解若得真正見解生死不染去住自由不要求殊勝殊勝自至道流祇如自古先德皆有出入底路如山僧指示人處祇要你不受人惑要用便用更莫遲疑如今學者不得病在甚處病在不自信處你若自信不及即便茫茫地狗一切境轉被他萬境回換不得自由你若能歇得念念馳求心便與祖師不別你欲得識佛祖麼祇你面前聽法底是學人信不及便向外馳求設求得者皆是文字勝相終不得他活祖意莫錯此臨濟到如來自覺境界故其言直捷如此。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諸因及與緣從此生世間妄想著四句不知我所通世間非有生亦復非無生不從有無生亦非非有無諸因及與緣云何愚妄想非有亦非無亦復非有無如是觀世間心轉得無我。

通曰此頌覺自妄安心量身心轉變之義長行似略偈乃詳之我說諸因緣法生諸世間者意顯諸法本無生故而愚夫不達乃反依因緣計著四句妄想分別此不知我所通義也我所通義世間諸法非從有生非從無生非從有無俱生亦非離有無不俱生諸因及與緣本自無生世間法如是本離四句云何愚夫依諸因緣妄想分別墮有無見不知此世間有無諸性本非有也本非無也亦復非非有非非無也若能如是觀於世間法本無生妄依何立故心不為境所轉而能轉乎境不依於妄而依於真不計著於我不計著於我所即身心轉變得二無我離四句絕百非不越世間而得解脫此我所通之義也黃檗云一等是學直須無學無凡無聖無淨無垢無大無小無漏無為如是一心中方便勤莊嚴聽汝學得三乘十二分教有一切見解總須捨却所以除去所有唯置一牀寢疾而臥祇是不起諸見無一法可得不被法障透脫三界凡聖境域始得名為出世佛所以云稽首如空無所依出過外道心既不異法亦不異心既無為法亦無為萬法盡由心變所以我心空故諸法空千品萬彙悉皆同盡十方空界同一心體心本不異法亦不異祇為汝見解不同所以異耳黃檗固得身心轉變妙處出語自別。

一切性不生以從緣生故一切緣所作所作非自有事不自生事有二事過故無二事過故非有性可得觀諸有為法離攀緣所緣無心之心量我說為心量者自性處緣性二俱離性究竟妙淨我說為心量。

通曰此頌外現性非性覺自心現量之旨也承上言諸因及與緣從此生世間業已生矣何以謂之無生也由一切萬法性本不生但從緣生故生但緣生非自生也作但緣作非自作也一切緣所作故待緣而有者非所作自有性則果不能自生果果不自果必由於華若不待華而果則果有二果之過果上生果必無此事則所作事自性了不可得惟無自性可得是緣必待乎因緣不自生也因必待乎緣因不自生也故謂一切性不生也若覺一切性不生則觀諸世間有為諸法未嘗不生然內離于能緣之心外離于所緣之境心境俱亡當下無心可得是無心之心量即是自心現量不入計度不落方所其量無涯量之云者即如來藏性周徧充滿之自性處寂爾靈知迥然獨露能緣所緣二性俱離此自性處究竟妙淨即世間離世間即有為離有為染而不染名曰妙淨故我說名心量本來不生者此也大顛上堂曰夫學道人須識自家本心多見時輩祇認揚眉瞬目一語一默驀然印可以為心要此實未了吾今為汝分明說出各須聽取但除却一切妄運想念現量即是真心此心與塵境及守靜默時全無交涉即心是佛不待修治何以故應機自照冷冷自用窮其用處了不可得喚作妙用乃是本心此語大煞分明却與此段重重敷演。

施設世諦我彼則無實事諸陰陰施設無事亦復然有四種平等相及因性生第三無我等第四修修者。

通曰上言性究竟妙淨謂即世間出世間不離緣生而證無生何以臻此妙也彼有見於世間施設假名為我者究竟無我亦無主無實事可得諸陰各各施設自計為我者究竟無我亦無主亦無實事可得無世諦我即無人我執無諸陰施設二十身見等即無法我執人法俱泯內外兩忘即得一切處平等略分之有四種平等一者相平等相即五陰陰空則相與無相平等二者因果平等果者因所生生與所生俱無自生即因果一契第三我無我平等人我法我俱空則俱生我執盡融同歸於太虛故與無我等第四無我者是所修之法心轉得無我者是能修之人至於無我則無修無證而修與修者俱平等矣為五六七八識所轉即為世諦遷流不得平等不得名淨唯能轉識證於無心則即妄即真一切平等一切處皆淨故上所云妙淨者於平等而見其淨也黃檗云學道人莫疑四大為身四大無我我亦無主故如此身無我亦無主五陰為心五陰無我亦無主故知此心無我亦無主六根六塵六識和合生滅亦復如是十八界既空一切皆空唯有本心蕩然清淨此數語即與此段符契。

妄想習氣轉有種種心生境界於外現是世俗心量外現而非有心見彼種種建立於身財我說為心量離一切諸見及離想所想無得亦無

生我說為心量非性非非性性非性悉離謂彼心解脫我說為心量如
如與空際涅槃及法界種種意生身我說為心量。

通曰上已詳覺自心現量妄想不生之義此下復詳身心轉變到如來自覺境界之實也彼餘愚夫自心種種妄想相者皆由識轉不能轉識故妄想分別者六識也習氣染污者七識也含藏種子者八識也現對外境者五識也彼惟為五六七八所轉故六識妄想依七識染污引起八識含藏習氣種子熏發轉變而有種種分別心生或墮有見或墮無見總於外現境界執為實我實法種種妄想相生是為世俗愚夫之心量也若自覺聖智者則不然八識現起有相分有見分心見所對外境未入分別者名前五識是為現量愚夫於外現境界執之為有智者於外現境界不見其有唯是自心所現彼種種建立內而根身外而資財皆八識之所顯現心外無法法外無心心境雙融即相平等此轉前五識為成所作智也故我說為心量非世所通也至第六識有人我見有法我見有能想有所想皆不離六識作用見者意見屬利使想者情想屬鈍使二使俱離得無所得非但無得亦本無生後無所得之果前無能生之因二俱無性即因果平等此轉第六識為妙觀察智也故我說為心量非世俗所通也七識為染淨依原無實體外但依於六識非有有自性也內但依於八識非有無自性也性與非性俱離謂彼於前六識杜絕踪跡有既不立於後八識蕩滌種子無亦無依有無俱捐得大解脫無始我執消融殆盡即與無我等此轉第六識為平等性智也故我說為心量非世俗所通也至第八識即如來藏依於生滅則名在纏如來藏依於不生滅則名出纏如來藏對變易故說如如對有故說空對無故說實際對生死故說涅槃對六道故說法界對五陰故說意生身到如來自覺境界乃能一一明盡究竟修與修者一切平等此轉第八識為大圓鏡智也故我說為心量非世俗所通也身心轉變一至於能緣所緣俱已遠離即妄想即心量即世間出世間所云性究竟妙淨者必至是為極也覺此心量知如實義又何不實妄想之有哉天寧上堂云法身者理妙言玄頓超終始之患諸仁者莫是幻身外別有法身麼莫是幻身便是法身麼若也恁麼會去盡是依他作解蒙昧兩岐法眼未得通明不見僧問夾山如何是法身山云法身無相如何是法眼山曰法眼無瑕所以道吾云未有師在忽有人問老僧如何是法身羊便乾處臥如何是法眼驢便濕處尿更有人問作麼生是法身買帽相頭作麼生是法眼坑坎堆阜若點檢將來夾山祇是學處不明如流俗閨閣裏物不能捨却致使情關固閉識鎖難開老僧今日若不當陽顯示後學難以知歸勸汝諸人不用求真唯須息見諸見若息昏霧不生自然智鑑洞明更無他物諸仁者還會麼珠中有火君須信休向天邊問太陽丹霞頌云道合平常絕異端行人何必歷艱難從今莫問孫臏外龜殼無靈不用鑽由斯以談識鎖難開須如是重重轉盡始得。

爾時大慧菩薩白佛言世尊如世尊所說菩薩摩訶薩當善語義云何為菩薩善語義云何為語云何為義佛告大慧諦聽諦聽善思念之當為汝說大慧白佛言善哉世尊唯然受教佛告大慧云何為語謂言字妄想和合依咽喉唇舌齒斷頰輔因彼我言說妄想習氣計著生是名為語大慧云何為義謂離一切妄想相言說相是名為義大慧菩薩摩訶薩於如是義獨一靜處聞思修慧緣自覺了向涅槃城習氣身轉變已自覺境界(唐云以聞思修慧思惟觀察向涅槃道自智境界轉諸習氣)觀地地中間勝進義相是名菩薩摩訶薩善義。

通曰前大慧問一切性無生及如幻世尊語以如實處見一切法者謂超自心現量偈曰觀察如幻等於相不妄想隨即謂善觀名句形身隨入義名句形身即世尊所說當善語義之旨也次答離有無有相偈曰觀此悉空寂有無二俱離大慧即請說宗通相而世尊并以說通語之亦世尊所說當善語義之旨也今大慧又問何者為語何者為義何者為善語義世尊前說四種言說妄想相已備言字妄想和合之旨此復云依咽喉唇舌齒斷頰輔者即前頭胸喉鼻唇舌齒斷和合出音聲之謂也牙齒舌喉唇分別商宮角徵羽即字也因彼我相對談說理事即言也妄想計著習氣種子以為之因而言語於是乎生此言與字與妄想和合而成語也此言說相不離乎識若夫義者轉識成智邊事故離一切妄想分別之相妄想既無言語何依所謂言語道斷心行處滅乃最上第一義也若諸菩薩當依於如是義莫著言說但可獨一靜處空閒獨坐從聞思修三慧方便思惟觀察得自覺了趣不生滅向涅槃道轉諸習氣身心轉變證自智境界觀地地中間金剛慧心一一斷除前地所證勝進義相是之謂善義即所謂宗通也趙州上堂菩提涅槃真如佛性盡是貼體衣服亦名煩惱實際理地甚麼處著一心不生萬法無咎汝但究理坐看三二十年若不會截取老僧頭去夢幻空華徒勞把捉心若不異萬法一如既不從外得更拘執作麼如羊相似亂拾物安向口裏老僧見藥山道有人問著但教合取狗口老僧亦教合取狗口取我是垢不取我是淨一似獵狗專欲得物喫佛法在甚麼處千人萬人盡是覓佛漢子於中覓一箇道人無若與空王為弟子莫教心病最難醫此離妄想相言說相第一義也宜佩服之。

復次大慧善語義菩薩摩訶薩觀語與義非異非不異觀義與語亦復如是若語異義者則不因語辨義而以語入義如燈照色(唐云譬如有人持燈照物)復次大慧不生不滅自性涅槃三乘一乘心自性等如緣言說義計著墮建立及誹謗見異建立異妄想如幻種種妄想現譬如種種幻凡愚眾生作異妄想非聖賢也(唐云若有於不生不滅自性涅槃三乘一乘五法諸心自性等中如言取義則墮建立及誹謗見以異於彼起分別故如見幻事計以為實是愚夫見非聖賢也)。

通曰前言說妄想相章已明言說與妄想非異非不異世尊謂言說所入是第一義非言說是第一義既曰言說所入是第一義則非異矣又曰非

言說是第一義則非不異矣故善語義菩薩觀語與義非異非不異若異者語自語義自義則不因言語聲故而辨於義惟義因言語了別則以語入義如持燈照物得物則忘其燈矣因燈見物不得言異物非燈也不得言一故知因言語燈入離言說自證境界非異非不異也若執著非異非不異而以語能辨義者謂諸法體相同言語聲義義如語語如義等無有異於中依眾緣取相若不生不滅者若自性涅槃者若三乘一乘者若五法三自性等但依言說取義一切執為實有是因言說而為有也因言說而有者亦因無言說而無故墮建立及誹謗二種邪見既見其有又見其無以異於彼起分別見是謂異建立異分別均之為妄想也安在其義如語語如義等無有異乎彼但以語顯義如幻人作幻事種種變現或說不生不滅或說自性涅槃或說三乘一乘或說五法三自性其所為義者非幻也而其所為語者如幻也若聖賢者觀彼如幻即知非幻不於言說作異妄想彼凡愚眾生見以為不異者則執為實有見以為異者則執為實無如見種種幻事計以為實於中作種種異分別見墮在凡愚妄想非聖賢也聖賢者觀察如幻等於相不妄想由通於第一義故汝等菩薩當善語義僧問風穴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穴云常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華香雪竇云劈腹剗心天童拈云露髌髌圓陀陀直是無稜縫且道風穴無稜縫何似雪竇無稜縫還會麼和光惹事刮篤成家肇法師寶藏論離微體妙品云其出微其入離知入離外塵無所依知出微內心無所為內心無所為諸見不能移外塵無所依萬有不能羈蓋語涉於微默涉於離故云語默涉離微語是謗默是誑謂之誑謗關凡有三重單雙不犯此特三關之一也。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彼言說妄想建立於諸法以彼建立故死墮泥犁中陰中無有我陰非即是我不如彼妄想亦復非無我一切悉有性如凡愚妄想若如彼所見一切應見諦一切法無性淨穢悉無有不實如彼見亦非無所有。

通曰說善語義而獨詳於建立誹謗者以外道見異見不異不離妄想分別故於語義不善若知非異非不異者雖復不依言語道亦復不著無言說自無此二過矣彼以言說妄想建立於諸法者法本離言說相而以言說建立為有是言說存則存言說亡則亡以不生不滅之法墮於生滅中其輪迴生死無足怪矣至誹謗建立者作異建立妄想如五陰建立說陰中有我說陰即是我彼則謂陰中無我陰非是我不如彼建立妄想似破二十種身見然識陰是滅不得者乃一切斷滅歸於無有不知分別無我者即是我也非我誰知是無故曰亦復非無我此無我妄見何以不墮泥犁中為彼邪解所持生無想天劫滿必入輪迴也且彼建立者謂一切悉有性如凡愚依有妄想分別所見若果有性者則一切言說應見真諦如說涅槃即見涅槃說一乘即見一乘今言說自言說真諦自真諦固知一切言說本無性也既本無性安得定執為有乎彼誹謗者謂一切法無性

如凡愚依無妄想分別所見淨業穢業總歸於無一切無實事可得是斷滅種性也若果無性者則真常流注應斷然自無始以來實不可斷淨穢可斷而斷淨穢者實不可斷固知一切法亦非無所有也既非無有則彼見不實安得定執為無乎彼見為有者非真有見為無者非真無知其非真而覺了於第一義諦即說有說無總於義相不相違背斯善於語義而向於涅槃道矣何至有無相傾而不免於輪迴乎僧問百丈如何是有情無佛性無情有佛性丈云從人至佛是聖情執從人至地獄是凡情執祇如今但於凡聖二境及一切有無諸法都無取捨心亦無無取捨知解是名無情有佛性祇是無其情繫故名無情不同木石太虛黃華翠竹之無情將為有佛性若言有者何故經中不見受記而得成佛者祇如今鑒覺但不被有情改變喻如翠竹無不應機無不知時喻如黃華又云若踏佛階梯無情有佛性若未踏佛階梯有情無佛性如百丈言執著有無者皆情也於第一義何有。

復次大慧智識相今當說若善分別智識相者汝及諸菩薩則能通達智識之相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大慧彼智有三種謂世間出世間出世間上上云何世間智謂一切外道凡夫計著有無云何出世間智謂一切聲聞緣覺墮自共相希望計著云何出世間上上智謂諸佛菩薩觀無所有法見不生不滅離有無品如來地人法無我緣自得生大慧彼生滅者是識不生不滅者是智復次墮相無相及墮有無種種相因是識超有無相是智復次長養相是識非長養相是智復次有三種智謂知生滅知自共相知不生不滅復次無礙相是智境界種種礙相是識(唐云著境界相是識不著境界相是智)復次三事和合生方便相是識無事方便自性相是智(唐云三和合相應生是識無礙相應自性相是智)復次得相是識不得相是智自得聖智境界不出不入故如水中月。

通曰因上善語義章觀語與義非異非不異即智相觀語與義或異或不異作有無等見得識相故世尊謂智識相今當說其智相者有三品世間智者諸凡夫等計著一切法有一切法無及計著有無生因不離世間境界是名世間智出世間智者諸二乘人知世間五蘊生死可厭計著涅槃可證希望得出世果虛妄分別能證者為自相所證者為共相雖免流轉實墮偏空是名出世間智若出世間上上智者諸佛菩薩觀本來一無所有之法見自性不生不滅離有無品不墮世間外道凡夫生滅之見證入如來地人法俱空不墮二乘法我未忘之見此智乃無師智自然智緣自得生非由功勳積累所到也由此言之世間智出世間智雖有智之名未離乎識必至於出世間上上智情見俱泯乃得名為智也故世間凡夫計著一切有無皆是生滅法而計著生滅法者屬六識分別用事是謂之識若諸佛菩薩觀無所有法見本來不生亦本不滅已離諸識境界故謂之智世間外道墮相無相見謂外法有已還滅但於相上分別及墮有無種種相因謂有種無種有因無因及有異因為作者但以神我為主諦是謂

之識若諸佛菩薩觀無所有法離有無品已離四句絕百非超過有無等相故謂之智一切聲聞緣覺取證涅槃不離壽者相但以積集諸法而自長養然存我覺我尚在是謂之識若諸佛菩薩觀無所有法證入如來地人法俱空毫末不存故謂之智彼長養相者雖得人無我未得法無我非長養相者法我亦空識陰都盡乃名真智也以上分別智識相可謂詳矣而又謂有三種智者謂出世間上上智能兼前二種智而前二種智不能兼上上智也謂知凡夫外道諸生滅法唯知故不計著有無是謂一切智也知二乘自共相法唯知故不墮自共相希望是謂道相智也知諸佛菩薩不生不滅法唯知故證入如來地是謂一切種智也知此三者非世間智非出世間智乃出世間上上智也是出世間上上智豈能離世間法及出世間法而別有所謂最上乘哉但凡夫著境界相計有計無不越六識分別便為種種境礙唯不著境界相轉第六識為妙觀察智雖處生滅之中不為生滅所礙故有礙者是識而無礙者是智也外道計著神我以為作者即七識也由三事和合方便相應而生三事者一根本緣即八識二作意即自體三種子即六識所熏是由三和合緣作方便生者非自性相唯轉第七識為平等性智不藉緣生不事方便自生解脫緣起無礙故依緣者是識而自性相應者是智也二乘人墮自共相希望實有涅槃相可得有得有證猶是八識生滅邊事唯轉第八識為大圓鏡智則捨離生滅依不生滅於無上涅槃了不可得故得相者是識而不得相者是智也彼得相者湛入合湛有出入相可得故未離乎識此無所得相名之為智以自身內證得聖智境界非自外人非由中出如如自體清淨周徧識即是性性即是識如月之在水來無所從去無所至不出不入湛然常寂此聖智境界但可自悟故曰緣自得生是智識相不可不善通達也臨濟云道流佛法無用功處祇是平常無事屙屎送尿著衣吃飯困來即臥愚人笑我智乃知焉古人云向外作工夫祇是痴頑漢你且隨處作主立處皆真境來回換不得縱有從來習氣五無間業自為解脫大海今時學者總不識法猶如觸鼻羊逢著物安在口裏奴郎不辨賓主不分如是之流邪心入道鬧處即入不得名為真出家人正是真俗家人夫出家者須辨得平常真正見解辨佛辨魔辨真辨偽辨凡辨聖若如是辨得名真出家若佛魔不辨正是出一家人一家喚作造業眾生未得名為真出家祇如今有一箇佛魔同體不分如水乳合鵝王喫乳如明眼道流魔佛俱打你若愛聖憎凡生死海裏浮沉必如臨濟所見方名出世間上上智。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採集業為識不採集為智觀察一切法通達無所有逮得自在力是則名為慧(魏云識能集諸業智能了分別慧能得無相及妙莊嚴境)縛境界為心覺想生為智無所有及勝慧則從是生(前十二妄想章偈云心縛於境界覺想智隨轉無所有及勝平等智慧生)。

通曰此頌備說識智相識外無智惟能轉識者為智然識何由而轉非發慧者不能轉慧何由而生必由觀察無所有而生故偈中提出一慧字要人自修自悟然後能證出世間上上智也前說藏識海浪花身境界偈曰心名採集業意名廣採集諸識識所識現等境說五此但以採集業為識夫積集種子者雖係八識然廣攬採集者為七識造種種業者為六識對境逐塵者為前五識總不離藏識海轉變故但舉八識已該其餘矣諸業善惡無記等皆屬生滅法積集於心種種變現諸識展轉相因均謂之識若能空諸所有不採集諸業則靈光猶耀迥脫根塵善能分別一切乃謂之智良由觀察一切法本來無所有見諸相非相及勝妙莊嚴境界逮得自在威光是名慧力具足得大自在故名出世間上上智也又引前十二妄想章偈以申明之所云採集業者即心為境界所縛有縛即不名智故為識也所云不採集者即覺了妄想不為妄想所縛即得名智謂能轉乎識也著於境界者見其有不著於境界者見其無所有然是無所有未入勝妙亦未為慧唯不離一切諸法而見無所有乃為勝妙此發光燄慧從不思議生一切平等一切自在乃出世間上上智也華嚴經出現品云佛子無一眾生而不具有如來智慧但以妄想顛倒執著而不證得若離妄想一切智自然智無礙智則得現前天童頌云天蓋地載成團作塊周法界而無邊析鄰虐而無內及盡玄微誰分向背佛祖來償口業債問取南泉王老師人人只喫一莖菜若了得喫一莖菜即周法界而無邊者乃得名慧。

心意及與識遠離思惟想得無思想法佛子非聲聞寂靜勝進忍如來清淨智生於善勝義所行悉遠離我有三種智聖開發真實於彼想思惟悉攝受諸性二乘不相應智離諸所有(魏云我有三種慧依彼得聖名唐云分別於諸相開示一切法我智離諸相超過於二乘)計著於自性從諸聲聞生超度諸心量如來智清淨(唐云以諸聲聞等執著諸法有如來智無垢了達唯心故)。

通曰長行中三辨識智相但指心指意指識而不及五識者何前五識屬現量未入思惟想乃無記性所攝若以無記性為無分別即當根本智者是聲聞見解也故此重頌觀無所有及勝得平等智慧者非能離心意及識而別有慧生也但於識遠離著境界生滅思惟想於意遠離墮有無和合生因思惟想於心遠離得長養相思惟想至一無所思一無所想不為境界所縛即得不生不滅法即得超有無相法即得非長養相法如是者不必斷滅諸識而證無所有非得自在慧力者不能唯是佛子菩薩位中乃有此智非聲聞所可及也是無思想法即是寂靜最勝之法由此佛子聖智勝進不已即是如來清淨智仁王經中說有五忍謂伏忍信忍順忍無生忍寂滅忍三賢但伏忍初地至九地得信忍順忍無生忍至十地等妙覺得寂滅忍是寂靜忍最為勝進故如來清淨智生於勝義諦之最善者不但遠離凡夫外道二乘思惟想即十地菩薩所行境界悉皆遠離如

是之智即登地菩薩亦不能測而況於二乘乎故佛言我有三種智慧所謂知生滅知自共相知不生不滅依彼世間法出世間法出世間上上法而得聖智之名惟有此聖智故能開發真實第一義諦不但得實智且得權智於彼凡夫外道思惟想法悉能攝受悉能分別開示一切有無生滅諸法與吾真實不相應於彼二乘所得自共相法有得有證不離諸相與吾真實亦不相應由我聖智離諸所有於相而離相不壞相而證無相所以超過於二乘之上也彼二乘人計著於自性涅槃實有涅槃可證雖曰無相翻成有相但從聲教而入依言證道非由自得生故如來之智緣自得生了達諸法唯心所現本來寂靜一無所有故能超度諸心量不為心量所縛二乘所證涅槃未離心量未得清淨唯如來自得聖智清淨無垢生於善勝義了無心量可得故謂之出世間上上智也臨濟云如諸方學人來山僧此間作三種根器斷如中下根器來我便奪其境而不除其法或中上根器來我便境法俱奪如上上根器來我便境法人俱奪如有出格見解人來山僧此間便全體作用不歷根器大德到這裏學人著力處不通風石火電光即過了也學人若眼定動即沒交涉擬心即差動念即乖有人解者不離目前大德你擔鉢囊屎担子傍家走求佛求法即今與麼馳求底你還識渠麼活潑潑地祇是勿根株擁不聚撥不散求著即轉遠不求還在目前靈音囑耳若人不信徒勞百年臨濟故得如來清淨智者乃悉攝受諸性開發真實義如此。

復次大慧外道有九種轉變論外道轉變見生所謂形處轉變相轉變因轉變成轉變見轉變性轉變緣分明轉變所作分明轉變事轉變大慧是名九種轉變見一切外道因是起有無生轉變論云何形處轉變謂形處異見譬如金變作諸器物則有種種形處顯現非金性變一切性變亦復如是或有外道作如是妄想乃至事變妄想彼非如非異妄想故(唐云諸餘外道種種計著皆非如是亦非別異但分別故)如是一切性轉變當知如乳酪酒果等熟外道轉變妄想彼亦無有轉變若有若無自心現外性非性(唐云自心所見無外物故)大慧如是凡愚眾生自妄想修習生大慧無有法若生若滅如見幻夢色生(唐云如因幻夢所見諸色如石女兒說有生死)。

通曰因上言一切外道凡夫計著有無及墮有無種種相因雖云世間智總不離識情所轉此復詳論外道九種轉變皆由妄見所生一者形處轉變指流轉六道形狀不同也二者相轉變指五陰四大生住異滅不同也三者因轉變指種子為因因滅果起四者成轉變唐云相應指因所成法有成有壞五者見轉變謂隨物遷移前見為是後見為非也六者性轉變即時至轉生作熟變甘為苦其性各別也七者緣轉變指十二因緣生滅不住分明轉變八者所作轉變指緣所作果有已還滅分明轉變九者事轉變指根身器界諸有為法終從變壞如此轉變九種或無而有或有而無因是妄生分別作轉變論此皆於生滅法中起見唯依於識不依於智

故非正論彼謂形處轉變者但於形處生異見耳譬如金作諸器鑲釧瓔珞種種不同則有諸形顯現非實金性變也不見其性但見其形則以形處實有轉變而不知形處如幻本未嘗變未嘗不變也推之一切性變皆如形處真性不變皆如其金不可作別異見也諸餘外道作種種分別謂相謂因謂成謂見謂性謂所作乃至事等種種轉變實有別異不知彼種種諸法亦非如是非不如是但以妄想分別故有此異見耳如是則彼所云一切性轉變者當知如乳酪酒果等時至則熟其味即變但變其味不變其濕但變其形不變其性外道妄想分別謂一切性轉變不知彼亦無有轉變也所以者何以諸法無實體故安所見其有而謂之轉安所見其無而謂之變一切外法若有若無皆自心所現其實外物非有自性本無一物可得既無實性誰為轉變故曰彼亦無有轉變也本無轉變而外道凡愚妄謂實有轉變自形處以至事變種種分別皆自無始妄想習氣所生非一朝一夕之故矣法本無生滅而凡愚妄謂有生滅法本無別異而凡愚妄謂有別異如見幻夢中色相若生若滅而生異見耳幻夢所見非實有是事亦未嘗無色凡愚無知於中說有說無說生說滅建立九種轉變論豈不悖哉後七無常論大率類此總之墮相無相及墮有無種種相因是識非智也曹山初謁洞山洞問闍黎名甚麼曹云本寂洞曰那箇處曹云不名本寂洞深器之自此入室盤桓數載乃辭去洞曰子向甚麼處去曹云不變異處去洞曰不變異處豈有去耶曹云去亦不變異丹霞頌云家家門掩蟾蜍月處處鶯啼楊柳風若謂縱橫無變異猶如擲劍擬揮空若明得曹山無變異處則外道九種變異論不攻自破矣。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形處時轉變四大種諸根中陰漸次生妄想非明智最勝於緣起非如彼妄想然世間緣起如犍闍婆城。

通曰外道不達於如幻之旨故有九種轉變之論如形處轉變謂由時節漸次而生始也以四大種為本既也以清淨四大生起諸根然此根已滅彼根未生二者中間亦且有五陰謂之中陰身中陰自擇父母與已三緣和合而天人六道形處於是乎生其漸次轉變如此總之未超乎形未離乎識分別種種轉變次第均屬妄想非明智也明者明彼形處等之為妄智者但依於性不依於識也唯佛有最勝之號最勝於世間緣起形處事相等法非如彼外道妄生分別但觀如犍闍婆城於虛空中種種莊嚴非有實法不可定執為有不可定執為無皆自心所現耳彼外道不了如幻計以為實故作九種轉變論不可語於最勝之門也博陵王問牛頭融禪曰境發無處所緣覺了知生境謝覺還轉覺乃變為境若以心曳心還為覺所覺從之隨隨去不離生滅際師答曰色心前後中實無緣起境一念自疑忘誰能計動靜此知自無知知知緣不會當自檢本形何須求域外前境不變謝後念不來今求月執玄影討迹逐飛禽欲知心本性還如視

夢裏譬之六月水處處皆相似避空終不脫求空復不成借問鏡中像心從何處生彼偈此偈等無有異。

爾時大慧菩薩復白佛言世尊唯願為說一切法相續義解脫義(唐云深密義及解脫)若善分別一切法相續不相續相我及諸菩薩善解一切相續巧方便不墮如所說義計著相續善於一切諸法相續不相續相及離言語文字妄想覺(唐云不墮如言取義深密執著離文字語言虛妄分別)遊行一切諸佛刹土無量大眾力自在通總持之印種種變化光明照耀覺慧善入十無盡句無方便行猶如日月摩尼四大於一切地離自妄想相見(唐云住於諸地離分別見)見一切法如幻夢等入佛地身於一切眾生界隨其所應而為說法而引導之悉令安住一切眾生如幻夢等離有無品及生滅妄想異言說義其身轉勝(唐云斷生滅執不著言說令轉所依)佛告大慧善哉善哉諦聽諦聽善思念之當為汝說大慧白佛言唯然受教佛告大慧無量一切諸法如所說義計著相續(唐云於一切法如言取義執著深密其數無量)所謂相計著相續緣計著相續性非性計著相續生不生妄想計著相續滅不滅妄想計著相續乘非乘妄想計著相續有為無為妄想計著相續地地自相妄想計著相續自妄想無間妄想計著相續有無品外道依妄想計著相續三乘一乘無間妄想計著相續復次大慧此及餘凡愚眾生自妄想相續以此相續故凡愚妄想如蠶作繭以妄想絲自纏纏他有無有相續相計著。

通曰因上言九種轉變而知諸法有相續之義因上言如犍闍婆城而知諸法有解脫之義相續即縛不相續即解唐云深密義及解脫乃指七識細密流注相續須得善巧方便始可解脫彼如言取義執為實我實法正是七識虛妄分別新新不住若於相續中得不相續即能遠離語言文字妄想之覺妄盡純真即名覺慧覺慧發用得大總持普入一切諸佛國土神力自在種種變現光明照耀即此覺慧善住眾生法界十無盡願自度度他得無功用行猶如日月無依而自運如摩尼隨方而現色如四大周徧而無礙住於諸地以金剛如幻甚深智慧離自分別相見普觀一切諸法如幻夢等證入等妙覺身隨機說法令諸眾生見一切法亦如幻夢等不著於有而為相續妄想不著於無而為不相續妄想相續不相續皆未離生滅執唯一切如幻即轉生滅依不生滅即言說異言說義令轉所依證最勝法身其身轉勝是為真解脫也彼以如言取義計著相續皆由七識傳送入於藏識為生滅種子執著深密其數無量所謂無量者謂一切相如五陰等相一切緣如十二因緣等不外世間五陰六入十二處十八界七大等法或以為有已還無或以為生而不生或以為滅而不滅取證不生不滅者則以為乘不取證者則以為非乘依於生滅者皆有為法也依於不生滅者皆無為法也既入無為然地地自相分別取證未斷俱生無明猶屬妄想大抵不離自妄想如六識之分別及無間妄想如七識之相續於中種種執著也是性非性有無品乃外道所宗聲聞見其生緣覺

見其滅諸地菩薩見其不生不滅名為三乘超三乘而上之名為一乘亦曰非乘外道有為法依六識妄想分別計著相續三乘無為法依無間妄想深密計著相續如此相續有無量種此吾內教弟子及餘外道凡愚於此妄想分別而密執著相續如蠶作繭以此自縛亦以此縛他總不離有無二種妄想相欲樂堅密相續不斷即不離分段變易二死生死輪迴未得解脫安望其能轉所依而為最勝身乎僧問韶國師如何是不證一法師曰待言語在曰如何是證諸法師曰醉作麼乃曰祇如山僧恁麼對他諸上座作麼生體會莫是真實相為麼莫是正恁麼時無一法可證麼莫是識伊來處麼莫是全體顯露麼莫錯會好如此見解喚作依草附木與佛法天地懸隔假饒答話揀辯如懸河祇成得箇顛倒知見若祇貴答話揀辯有甚麼難但恐無益於人翻成賺悞如上座從前所學揀辯問答持說道理極為甚麼疑心不息聞古聖方便特地不會祇為多虛少實上座不如從脚根下一時覷破看是甚麼道理有多少法門與上座作疑求解始知從前所學底事祇是生死根源陰界裏活計所以古人道見聞不脫如水裏月無事珍重故能不墮如所說義種種相續不為陰界所覆始有解脫分。

復次大慧彼中亦無相續及不相續相見一切法寂靜妄想不生故菩薩摩訶薩見一切法寂靜(唐云此中實無密不密相以菩薩摩訶薩見一切法住寂靜故無分別故)復次大慧覺外性非性自心現相無所有隨順觀察自心現量有無一切性無相見相續寂靜故於一切法無相續不相續相(唐云若了諸法唯心所現無有外物皆同無相隨順觀察於若有若無分別密執悉見寂靜是故無有密非密相)。

復次大慧彼中無有若縛若解餘墮不如實覺知有縛有解所以者何謂於一切法有無有無眾生可得故(唐云一切諸法若有若無求其體性不可得故)。

通曰於相續計著者著於相續之相也於不相續計著者著於不相續之相也彼真如性中亦無相續相亦無不相續相諸法從本來當自寂滅相若見一切法本來寂靜者而妄想分別即自不生故諸菩薩證入等妙覺者既無凡情亦無聖解但見一切法寂靜而已安所容其分別耶夫諸法森然何以能一切寂靜也謂覺了諸法唯心所現如鏡現像雖外現諸相皆無自性既無其性即無其相故自心現相皆同無相是一切寂靜者非必離一切外物而後見其寂靜也但隨順外物觀察自心現量若有若無一切性非性皆無其相即皆無其見不分別有不分別無而密執著是於相續中而見其寂靜也故於一切法若相若緣若性非性若生滅不生滅若乘非乘若有為無為若地地自相既無相續相見亦無不相續相見當下寂靜得大解脫是即相續義及解脫之謂也然解脫云者本自無縛今又何脫彼中實無若縛若解之相此唯如實覺知自心現量故得此真解脫耳餘二乘人墮不如實覺知但憑妄想測度謂如是相續即為縛如是

不相續即為解有縛有解即非本來寂靜之謂所以者何見有一切法而空之未能忘乎法也見有一切眾生而度之未能忘乎眾生也雖曰解縛未離乎縛不可語於真如實際境界也若如實覺者即一切法不見有一切法可得於法而離法也即一切眾生不見有一切眾生可得於眾生而離眾生也有無體性不可得故見一切法如幻夢等眾生體性不可得故令安住一切法如幻夢等此唯菩薩見一切法寂靜故能善巧方便不墮妄想覺豈外道二乘所可及哉黃檗云此心明淨猶如虛空無一點相貌舉心動念即乖法體即為著相無始已來無著相佛修六度萬行欲成佛即是次第無始以來無次第佛但悟一心更無少法可得此即真佛佛與眾生一心無異猶如虛空無雜無壞如大日輪照四天下日昇之時明遍天下虛空不曾明日沒之時暗遍天下虛空不曾暗明暗之境自相凌奪虛空之性廓然不變佛及眾生心亦如此若觀佛作清淨光明解脫之相觀眾生作垢濁暗昧生死之相作此解者歷河沙劫終不得菩提為著相故唯此一心更無微塵許法可得即心是佛如今學道人不悟此心體便於心上生心向外求佛著相修行皆是惡法非菩提道黃檗語極精妙實此篇秘密微旨可知有縛有解於大虛中者亦猶明暗之相代於其前也於寂靜之體有何干涉。

復次大慧愚夫有三相續謂貪恚痴及愛未來有喜愛俱(唐云及愛來生與貪喜俱)以此相續故有趣相續彼相續者續五趣大慧相續斷者無有相續不相續相復次大慧三和合緣作方便計著識相續無間生方便計著則有相續三和合緣識斷見三解脫一切相續不生。

通曰前十一相續若相若緣若性若生滅等即此三相續但凡夫有耳貪嗔痴三乃發業無明流愛為種以及來生與貪喜俱乃潤生無明以此二種無明相續不斷令諸眾生續生五趣謂人及修羅餓鬼地獄畜生不言天與仙者為天與仙無貪恚痴等業故三者不斷即輪迴五趣有生死相續相唯二種無明相續斷者即無有相續不相續之相相續不相續俱不可得即真寂靜即真解脫又何輪轉生死之有此三相續雖云六識用事所以傳送其間者七識也七識具三種緣一根本緣即第八識二作意緣即動念處三種子緣即染淨依此三緣和合方便計著或由外以傳於內或由內以傳於外諸識密縛次第而起相續無間之識即此而生唯其方便或內或外原無定所唯其計著或染或淨執取不忘有此方便計著則有深密繫縛相續不斷由此末那七識雙計羸細我法二執故一切貪恚痴等相續而生若三和緣識斷者見三種解脫外不依於六識即方便淨解脫內不依於八識即性淨解脫當下即無七識自相可得即圓淨解脫證三解脫即得空無相無願大乘法門豈但愚夫三相續不生即前十一相續俱不生豈但相續相無自而生即不相續相亦無自而生一切相續不生即大解脫所謂深密義及解脫者義悉於此神鼎上堂舉洞山曰貪嗔痴大無知賴我今朝識得伊行便打坐便槌分付心王子細推無量劫

來不解脫問汝三人知不知古人與麼道神鼎則不然貪嗔痴實無知十二時中任從伊行即往坐即隨分付心王擬何為無量劫來元解脫何須更問知不知據二尊宿解脫路別明眼者辯取。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不真實妄想是說相續相若知彼真實相續網則斷於諸性無知隨言說攝受譬如彼蠶蟲結網而自纏愚夫妄想縛相續不觀察。

通曰真實者即真如實際本來寂靜云何有妄云何有想唯離彼真實種種分別即名妄想是不真實妄想不但貪恚痴等羸想為然即三賢十地法我未忘亦非真實均名曰妄故總說名相續相也若知彼真實覺了諸法唯心所現心本無生法亦無生諸法本空更何容想故不必斷滅諸法而後顯其真實也即彼相續妄想中而真實具在即妄即真當體無生解脫尚無豈有密執而相續塵網自然斷矣彼之所以為相續網縛者由不能觀察真實故也內教弟子於諸性無知不知外性非性法法不相到法法不相知但隨言說攝受於心如言取義種種不捨如蠶結網祇自纏縛此所知障不得解脫固由於不善觀察也一切愚夫為貪恚痴妄想所縛亦如蠶虫結網自縛此煩惱障不得解脫亦由於不善觀察也若知彼真實相續網則斷惟菩薩隨順觀察自心現量若有若無相續寂靜故於一切法無相續不相續相此相續義及解脫之旨也百丈云本不是佛向渠說是佛明體結祇如今但莫作佛知解亦無不依住知解是名結滅亦名真如亦名體如求佛求菩提名現身意祇如今但有一切求心盡名現身意如云求菩提雖是勝求重增塵累求佛是佛眾求一切有無諸法是眾生眾祇如今鑑覺但不依住一切有無諸法是不入眾數祇如今於一一聲香味觸法等不愛於一一境不貪但無十句濁心是了因成佛學文句覓解者名緣因成佛見佛知佛則得說佛有知有見却是謗佛若云佛知佛見佛聞佛說即不得見火即得火見即不得如刀割物即得物割刀即不得知佛人見佛人聞佛人說佛人如恒河沙是佛知是佛見是佛聞是佛說萬中無一祇為自無眼依它作眼教中喚作比量智如今貪佛知解亦是比量智觀此則知隨言說攝受如蠶自纏者總是緣因非了因也須自具眼始得。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宗通卷五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宗通卷六

一切佛語心品第三之餘

大慧復白佛言如世尊所說以彼彼妄想妄想彼彼性非有彼自性但妄想自性耳(唐云如世尊說由種種心分別諸法非諸法有自性但妄計耳)世尊若但妄想自性非性自性相待者非為世尊如是說煩惱清淨無性過耶一切法妄想自性非性故(魏云世尊若唯自心分別非彼法相者如世尊說一切諸法應無染淨何以故如來說言一切諸法妄分別見無實體故)佛告大慧如是如是如汝所說大慧非如愚夫性自性妄想真實此妄想自性非有性自性相然(唐云一切凡愚分別諸法而諸法性非如是有此但妄執無有性相)大慧如聖知有性自性聖知聖見聖慧眼如是性自性知。

通曰大慧前問不實妄想相世尊答以種種義種種不實妄想計著妄想生是種種妄想分別種種諸法本無實性但虛妄分別耳若但妄想自性非有彼法自性相待而起者則諸法絕無自性矣豈不是世尊說煩惱染習與清淨涅槃總皆無性耶若染淨悉壞將無墮斷滅諸法過耶何以故以世尊說一切法但是妄想分別無實體故一切法無實體豈不成斷滅耶不知一切法無實體乃所以為真如實際也故佛以大慧所說諸法無自性為是非如凡夫虛妄分別諸法體相以為實有而彼諸法實未嘗有也此但妄想執著自性非有彼法自性相可得性相俱無即無實體此凡夫之所執為真實者非真實也汝之言誠然也然凡夫有分別總歸於虛而聖智無分別乃可言實未可以諸法無性而并疑清淨涅槃無性也故聖智知一切諸法有性自性者非如凡夫妄想知見乃依聖人知依聖人見依聖慧眼見其有而不有不有而有如實知諸法自體相如是性自性知豈有斷滅之過哉論云由彼彼遍計遍計種種物此遍計所執自性無所有依他起自性分別緣所生圓成實於彼常遠離前性前愚夫性自性即遍計依他二自性屬妄想分別不可有也後聖智性自性即圓成實性遠離前二性者未嘗無也前云妄想無性此乃聖智之所以為性也昔佛在時有弟兄三人聞毗耶離國有姪女曰菴羅婆利又舍衛國有姪女曰須曼那又王舍城有姪女曰優鉢羅槃那皆有美色晝夜念之便夢與之從事覺已念曰彼女不來我亦不往而姪事不辨因是而悟一切諸法皆如是耶於是頓證唯心若此三人者能明妄想無性即證唯心可不謂具聖智眼乎。

大慧白佛言若使如聖以聖知聖見聖慧眼非天眼非肉眼性自性如是如非如愚夫妄想世尊云何愚夫離是妄想不覺聖性事故世尊彼亦非顛倒非不顛倒所以者何謂不覺聖事性自性故不見離有無相故世尊聖亦不如是見如事妄想不以自相境界為境界故世尊彼亦性自性相妄想自性如是現不說因無因故謂墮性相見故(唐云聖亦不如凡所分別如是得故非自所行境界相故彼亦見有諸法性相如妄執性而顯現故不說有因及無因故墮於諸法性相見故)異境界非如彼等如是無窮過世尊不

覺性自性相故(魏云餘人見境不如是見如是說者有無窮過何以故以不覺知所有法相無自體相故)。

通曰大慧因佛說聖智有性自性如是性自性知以聖知聖見聖慧眼而知非如天眼肉眼凡夫妄想分別而知是妄想。度不足以見性明矣云何愚夫得離是妄想耶唯如實覺知聖人境界轉虛妄識故能遠離前塵妄想分別以不覺了聖性事故即不離妄想不離妄想即不能如是性自性知據彼凡夫能分別種種法非顛倒見也然不能離種種分別非不顛倒見也何以故以不能見聖人境界如實法故聖人所見法遠離有無相故曷言乎聖人境界遠離有無相也聖人亦有分別但不如凡夫所分別如事妄想想不離事即著於相著相者凡夫境界也不著相者自所行境界也故聖人不以自相境界為凡夫境界而自心見境界相唯一無相也無相之體即是法體彼諸聖人亦見有法體性自性相於中分別法相亦如凡夫妄想自性如是顯現但不說有因而謂之有亦不說無因而謂之無所以不說有無者謂說有說無即墮諸法性相見故唯不墮於相見乃自相境界故非凡夫所及其餘凡夫境界異此境界不如是見或見以為有因而墮於有或見以為無因而墮於無如是說者有無窮過何以故以不覺性自性相故性自性無自體相故何得以有無妄分別耶此聖智境界非凡夫妄想所測也洞山問僧世間甚麼物最苦僧云地獄最苦山云不然向此衣線下不明大事始是苦丹霞頌曰鑊湯爐炭幾多般地獄三毒未苦酸須信新豐親切語袈裟之下莫顛預此可知不覺聖性事者有無窮過。

世尊亦非妄想自性因性自性相(魏云非因分別有法體相)彼云何妄想非妄想如實知妄想世尊妄想異自性相異世尊不相似因妄想自性相彼云何各各不妄想而愚夫不如實知(唐云諸法性相不因分別云何而言以分別故而有諸法諸法相異妄想相異云何諸法而由分別復以何故凡愚分別不如是實有)然為眾生離妄想故說如妄想相不如實有世尊何故遮眾生有無有見事自性計著聖智所行境界計著墮有見說空法非性而說聖智自性事(唐云令眾生捨分別說如分別所見法相無如是法何故令眾生離有無見所執著法而復執著聖智境界墮於有見何以故不說寂靜空無之法而說聖智自性事故)。

通曰上言妄想分別不能知性自性相亦以妄想自性非性自性之因故不能得性自性之相是不因分別有法體相其理甚明然聖人見有法體亦如凡夫妄想如是現云何以妄想分別而能分別非分別者非分別者乃法體實相也真如實際理地如是知如是分別見有諸法性相可得似未離乎妄想也然諸法相異妄想相異本不相似妄想有分別諸法無分別不相似即不相為因云何諸法由妄想分別而有以彼彼分別法體相異因有妄想自性相何得謂聖智各各不分別耶既聖智以各各分別得如實知云何凡夫各各分別而不如實知有性自性乎在聖智分別即知

有在凡愚分別即不如是實有豈妄想自性有異耶然世尊欲令眾生捨妄想故作如是說如妄執性而顯現謂之曰如似妄想非妄想不如實有即不可謂之有不可謂之無也是世尊令諸眾生離有無見於事自性相不許計著何故又說性自性如是知於聖智所行境界計著寧不墮於有見乎所云墮於有見者非同凡夫執著事相之有也謂世尊說寂靜空無之法無有自性即不應有空相可得而今說聖知聖見聖慧眼如是性自性知即是聖智自性事亦有事相可得有可得者即謂之相著於相者即謂之有故謂世尊墮有見為墮性相見也大慧此疑亦具向上手眼不容輕覷修山主垂語云具足凡夫法凡夫不知具足聖人法聖人不會聖人若會即同凡夫凡夫若知即是聖人天童拈云收得安南又憂塞北到這裏十成底事一時颺却始得穩坐地還端的麼一等平懷泯然自盡又裴休作圓覺經序云終日圓覺而未嘗圓覺者凡夫也具足圓覺而住持圓覺者如來也徑山寶印禪師倒其語曰具足圓覺住持圓覺者凡夫也終日圓覺未嘗圓覺者如來也合二則觀之可知先後所見略同。

佛告大慧非我說空法非性亦不墮有見說聖智自性事然為令眾生離恐怖句故眾生無始以來計著性自性相聖智事自性計著相見說空法大慧我不說自性相大慧但我住自得如實空法離亂相見離自心現性非性見得三解脫如實印所印於性自性得緣自覺觀察住離有無事見相。

通曰大慧所疑非謂世尊墮有無見如凡夫二乘所見第謂世尊說有空法即墮於空說聖智自性事即墮於相故謂為有也其疑甚微故世尊謂非我說空法無性而墮於空見亦非我說聖智自性事而著於有見然所以說聖智自性事是實有者為令眾生離恐怖句故眾生聞空生怖恐成斷滅欲使之捨妄想之假歸自性之真故說聖智自性事是權也非實也所以說空法者為眾生無始以來計著性自性相有法體可得計著聖智自性事相有自行境界可得總之不離乎見故說所見法相無如是法令其捨頑空而歸之真空亦權也非實也然我所說性自性如是知了無性自性相可得所云聖知聖見聖慧眼唯不著於相方謂之聖我固未嘗說性自性相也然我不說性自性相不說言法體有無但於言說辨法體也我說自身如實證法唯是自得如實空法空法而謂之如實空而不空是謂真空如來常住於中自性本空了無一法可得此但可以自悟自得而不可以妄想分別者以聞我法修行寂靜得真如無相境界遠離凡夫惑亂妄想相見亦離二乘自心現性非性見曰性非性者見外法有已還無皆自心所現虛妄邪見能遠離之得空無相無願三大解脫法門非頑空比也乃真如實際心印所印善印諸法心心不異於性自性真如法體得緣自覺觀察住自性自覺自觀自住以自性緣自性如是而知不由妄想分別也由轉第六識為妙觀察智即分別非分別即離惑亂妄想而不墮於有事見相矣即離性非性邪見而不墮於無事見相矣若有若無有是

二悉皆離本自寂滅本自無事是之謂如實空法為自覺之境界又何相見之有我不說性自性相者以此障蔽魔王領諸眷屬一千年隨金剛齊菩薩覓起處不得忽一日得見乃問曰汝當依何而住我一千年覓汝起處不得齊曰我不依有住而住不依無住而住如是而住故知金剛齊菩薩如是而住魔王覓起處不得則知世尊住自得如實空法了無性自性相境界矣。

復次大慧一切法不生者菩薩摩訶薩不應立是宗所以者何謂宗一切性非性故及彼因生相故說一切法不生宗彼宗則壞彼宗一切法不生彼宗壞者以宗有待而生故。

通曰上言但我住自得如實空法謂妄想與聖智俱空真妄俱遣本自無生非一切法不生之謂也一切法不生者對萬法而顯其不生是有對待是外道邪見世尊恐其相混故詳破之謂一切法不生此言雖似於無生之說內教弟子不應以是為宗其故何也彼外道宗一切性非性以為不生是有已還無就滅處見其不生也及彼別有異因能生諸法謂是作者就生處見其不生也作者如前指士夫微塵等作者原屬所生非能生者以不能生者為生因已是邪見況有生相可得胡乃謂一切法不生耶故以一切法不生為宗者彼宗則壞何謂之壞謂彼自壞不生之義故彼宗一切性非性以諸法滅盡而謂之不生也彼宗作者為因以作者不生而謂之不生也滅然後見不生是不生待滅而後生也因作者而後見不生是不生待作者而後生也有待而生明是生義不生之義不成故謂彼宗一切法不生彼宗則壞也僧問泐潭會禪師自知生處否師云未曾死何用論生知生即是無生法無離生法有無生祖師曰當生即不生曰不見性人亦得如此否師云自不見性不是無性何以故見即是性無性不能見識即是性故名識性了即是性喚作了性能生萬法喚作法性亦名法身馬鳴云所言法者謂眾生心若心生故一切法生若心無生法無從生亦無名字若如此不生立宗者即不可壞。

又彼宗不生入一切法故不壞相不生故立一切法不生宗者彼說則壞大慧有無不生宗彼宗入一切性有無相不可得大慧若使彼宗不生一切性不生而立宗如是彼宗壞以有無性相不生故不應立宗五分論多過故展轉因異相故及為作故不應立宗分謂一切法不生如是一切法空如是一切法無自性不應立宗(唐云又彼宗即入一切法中不生相亦不生故又彼宗諸分而成故又彼宗有無法皆不生此宗即入一切法中有無相亦不生故是故一切法不生此宗自壞不應如是立諸分多過故展轉因異相故如不生一切法空無自性亦如是)。

通曰承上文言彼宗有待而生不生之義不成其宗壞矣又彼以不生之宗入於一切法中謂一切法皆悉不生然一切法有可壞相者有不可壞相者可壞相者說名不生其說猶可不壞相者說為不生其可通乎如無始流注是滅不得者彼亦滅之是於不生不滅正法亦以為不生也彼宗

由諸分而成所立一切法不生以三法五法彼彼因不同故生相宛然言自相違其說自壞彼說有無不生宗謂生相不生一切有法不可得也不生相亦不生一切無法不可得也非但於相上見其不生彼宗入於一切法性之中謂有無之性不可得故如是說者不徒斷滅其相且斷滅其性矣若使彼宗所謂不生者以一切性不生而立宗有無俱不可得彼將依何處而立宗耶如是則彼宗壞以有無性相俱不生故所以不應如是立宗也又彼立一切法不生宗者依諸分而成有五分論一宗二因三喻四合五結其中多有相違之過宗有九過因有十四過同喻有五過異喻有五過共有三十三過詳具因明入正理論大都展轉相因建立許多生法所云作有為無常因不轉喻不齊異相顯然故不生之說壞其說既壞故不應立宗分如一切法不生既不可立宗則謂一切法空義亦如是謂一切法無自性義亦如是俱不應立宗也前云自共性相不可得故說一切法不生何故於此說一切法不生不應立宗前云一切諸法離作者及因是故不生是佛說一切法不生離作者及因是真不生也外道說一切法不生不離作者及因猶屬生滅邊事故不應立宗彼惟對一切法說空說不生說無自性對生滅而顯不生滅但戲論耳文殊問菴提遮女曰生以何為義女曰生以不生生為生義殊曰如何是生以不生生為生義女曰若能明知地水火風四緣未嘗自得有所和合而能隨其所宜是為生義殊曰死以何為義女曰死以不死死為死義殊曰如何是死以不死死為死義女曰若能明知地水火風四緣未嘗自得有所離散而能隨其所宜是為死義菴提遮女問文殊曰明知生是不生之理為甚麼却被生之所流轉殊曰其力未充夫明知不生之理尚且不免流轉況彼非得真不生義何得妄自立宗哉。

大慧然菩薩摩訶薩說一切法如幻夢現不現相故及見覺過故當說一切法如幻夢性除為愚夫離恐怖句故大慧愚夫墮有無見莫令彼恐怖遠離摩訶衍(魏云以凡夫聞如幻如夢生驚怖故遠離大乘)。

通曰一切法不生不應立宗為墮無見非大乘法也然大乘菩薩說一切法如幻如夢彼幻夢雖現起種種事其實未嘗現也而眾生見覺執為實有一切皆是惑亂相迷惑見智是愚癡之過也故菩薩當說一切法如幻夢性幻夢性即是真性以為有未嘗有也以為無未嘗無也有而不有無而不無即是中道諦即是大乘法凡夫墮有無見聞說如幻如夢即生恐怖恐墮於空為令愚夫離恐怖句故權說聖智自性事性自性如是知令彼知趣大乘不墮有無等見其實性自性相了不可得本自無生非一切法不生之謂也故外道說一切法不生必斷滅一切法而後謂之不生也是屬斷見菩薩說一切法如幻夢即一切法生而見其不生也是為正宗若疑性自性不離乎有而一切空之寧不墮外道邪見乎所以佛辨之詳也僧問利山和尚不歷僧祇獲法身請師直指師曰子承父業曰如何領會師曰貶剝不施曰恁麼則大眾有賴去也師曰大眾且置作麼生是法

身僧無對師曰汝問我與汝道僧問如何是法身師曰空華陽燄且道利山說空華陽燄是法身不是法身於此處理會透脫方可與利山相見。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無自性無說無事無相續彼愚夫妄想如死屍惡覺一切法不生非彼外道宗至竟無所生性緣所成就(唐云以彼所有生非緣所成故)一切法不生慧者不作想彼宗因生故覺者悉除滅。

通曰一切法不生者即是一切法無自性即是一切法空惟無自性即無可言說惟空即無有事相無說無事即無計著相續及阿賴耶識無依處也彼愚夫於此妄想分別說一切法不生即無始流注亦說斷滅是為惡覺如死屍然彼死者不生是斷滅相以此立一切法不生非為慧者故我說一切法不生不應立宗彼外道以是為宗誠非也彼謂諸法畢竟不生凡所有生法非因緣所能成就竟無所生竟無成就如是一切法不生惟彼惡覺外道作是妄想分別在慧者不應作如是想建立如是法也彼宗因生故謂有異因為作者以作者不生能為生因既有生相即非不生之旨因相不同其說不成是故彼所建立一切法不生乃是惡覺作此覺者一切悉歸於除滅將至斷佛種性故名為惡覺也昔臥輪有偈云臥輪有伎倆能斷百思想對境心不起菩薩日日長六祖聞之謂此偈未明心地若依而行之是加係縛因示一偈曰慧能沒伎倆不斷百思想對境心數起菩提作麼長此可知邪正之辨矣天童拈云葵華向日柳絮隨風更須另具一雙眼始得。

譬如瞽目視妄見垂髮相計著性亦然愚夫邪妄想施設於三有無有事自性施設事自性思惟起妄想相事設言教意亂極震掉佛子能超出遠離諸妄想(唐云三有唯假名無有實法體由此假施設分別妄計度假名諸事相動亂於心識佛子悉超過遊行無分別)。

通曰彼外道所立一切法不生譬如瞽目妄見毛輪彼空中本無垂髮相以目瞽故見有其相外道於一切有無諸法生種種計著性乃是凡愚虛妄見妄生分別所云一切法不生不離三界事相而生計度使三界事相真有者彼所計度良不虛也然三有但假名施設耳更無有真實法體為事自性者於此假名施設執為實事以有自性可得思惟妄想種種計度或以為性非性或以為作者無因生於假名諸事相上說一切法不生何異於空中毛輪妄生分別也彼所設言教如五分論等不離相事支離漉漫動亂於心識心意既亂震掉不寧終當輪轉三界所謂不生者安在乎佛子所以能超出三界者正惟遠離諸妄想耳分別不起心識俱融凝然鎮定本自無生何必更說一切法不生耶佛子超出三有不於三有中虛妄分別如晴明眼唯見一空故非外道惡覺所敢望也玄沙上堂我今問汝諸人且承當箇甚麼事在何世界安身立命還辨得麼若辨不得恰似捏目生華見事便差知麼如今目前見有山河大地色空明暗種種諸物皆是狂勞華相喚作顛倒知見夫出家人識心達本源故號為沙門汝今

既已剃髮披緇為沙門相即便有自利利他分如今看著盡黑漫漫地墨汁相似自救尚不得爭解為得人仁者佛法因緣事大莫作等閑相似聚頭亂說雜話趣韻過時光陰難得可惜許大丈夫兒何不自省察看是甚麼事祇如從上宗乘是諸佛頂族汝既承當不得所以我方便勸汝但從迦葉門接續頓超去此一門超凡聖因果超毗盧妙莊嚴世界海超他釋迦方便門直下永劫不教有一物與汝作眼見何不自急急究取未必道我且待三生兩生久積淨業仁者宗乘是甚麼事不可由汝用工莊嚴便得去不可他心宿命便得去會麼祇如釋迦出頭來作許多變弄說十二分教如瓶瀉水大作一場佛事向此門中用一點不得用一毛頭伎倆不得知麼如同夢事亦如寐語沙門不應出頭來不同夢事蓋為識得知麼識得即是出脫大徹頭人所以超凡超聖出生離死離因離果超毗盧越釋迦不被凡聖因果所謾一切處無人識得汝知麼若祇長戀生死愛網被善惡業拘將去無自由分饒汝鍊得身心同虛空去饒汝到精明湛不搖處不出識陰古人喚作如急流水流急不覺妄為恬靜恁麼修行盡出他輪迴際不得依前被輪迴去所以道諸行無常真是三乘功果如是可畏若無道眼亦不究竟何似如今博地凡夫不用一毫工夫便頓超去解省心力麼還願樂麼勸汝如今立地待汝搆去更不教汝加功煉行如今不恁麼更待何時還肯麼便下座此段葛藤大似此段偈語註脚實指示佛子能超出三有一段大事。

非水水想受斯從渴愛生愚夫如是惑聖見則不然聖人見清淨三脫三昧生遠離於生滅遊行無所有修行無所有亦無性非性性非性平等從是生聖果(唐云常行無相境修行無相境亦復無有無有無悉平等是故生聖果)云何性非性云何為平等謂彼心不知內外極漂動若能壞彼者心則平等見。

通曰上重頌一切法不生不應立宗已竟此下重頌住自得如實空法離惑亂有見離自心現性非性見得三解脫如實印所印故謂愚夫所以有惑亂者以於三界假名施設見為實有如渴鹿逐燄於非水處作水想愛斯從渴極生愛故於非水作水想也愚夫從愛起惑貪著三有亦復如是唯其惑亂即不能清淨便隨三界淪溺不離生死聖人則不然聖人見地清淨所見三界空洞無物由於得空無相無願三解脫法門即此證定獲如實印證於寂靜遠離於世間生滅之法生滅不停者為著相故也今既離相即常行無相境修行無相境不但離於有相亦且離於無相有無俱泯性自平等此平等性智即是聖果從聖人見清淨而生也夫三界唯一云何凡夫見有見無業果相續云何聖人一切平等遂成聖果謂彼愚夫不了三界唯心不知自心所現內外諸法一切無常於彼妄生計著不了內法斯為內法所動不了外法斯為外法所動如海波因風漂動不得寧靜若能壞彼所見不作有見不作無見一念不生萬法皆如如風恬浪息波紋不生非平等而何上言得緣自覺觀察住轉第六識為妙觀察智也

此云心則平等見轉第七識為平等性智也惟能轉識成智故云聖知聖見聖慧眼豈識想分別所能及乎昔為山一日指田問仰山這丘田那頭高這頭低仰曰却是這頭高那頭低為曰你若不信向中間立看兩頭仰曰不必立中間亦莫住兩頭為曰若如是著水看水能平物仰曰水亦無定但高處高平低處低平為便休為仰父子說平等處重重關鎖其義無盡惟得如實印所印方解其妙。

爾時大慧菩薩復白佛言世尊如世尊說如攀緣事智慧不得是施設量建立施設所攝受非性攝受亦非性以無攝受故智則不生唯施設名耳(唐云如佛所說若知境界但是假名都不可得則無所取無所取故亦無能取能取所取二俱無故不起分別說名為智)云何世尊為不覺性自相共相異不異故智不得耶為自相共相種種性自性相隱蔽故智不得耶為山巖石壁地水火風障故智不得耶為極遠極近故智不得耶為老小盲冥諸根不具故智不得耶世尊若不覺自共相異不異智不得者不應說智應說無智以有事不得故若復種種自共相性自性相隱蔽故智不得者彼亦無智非是智世尊有爾燄故智生非無性會爾燄故名為智(唐云以知於境說名為智非不知故)若山巖石壁地水火風極遠極近老小盲冥諸根不具智不得者此亦非智應是無智以有事不可得故。

通曰因上施設於三有無有事自性聖人見清淨三脫三昧生故問如世尊說聖人智慧觀察於前境攀緣諸法不見有一法可得但是假名施設無法可取亦無能取能取所取二俱無故智亦不能分別而取分別不生說名為智智名亦是假施設耳故謂不得相是智然則智之所以不得相者為智不能知境耶為境相隱蔽而智不能知耶境相如山巖石壁等如極遠極近等均為境足以障智而智不得耶抑為老小盲冥不能悉知諸根不具本無能知均為智不能達境而智不得耶佛所云智慧不得必居一於此矣若不覺陰界入處自相共相亦異亦不異名不得者不應說智以有境界而不知此心不照乎境故非智也若自共相諸法自性隱蔽吾智名不得者亦非是智何以故以有所知之境故能知之智生非無能知之性合會所知之境而得名為智者此境不會於心亦非智也彼自共相性自性相猶曰隱蔽不可覩者若山巖石壁極遠極近者寧無現前之實境耶彼外境自有智不能得猶曰境障於心而不得也若老者盲小者冥諸根欠缺智不具足故有實事而不得耶均之不可名智夫所貴乎智者為其能分別前境也若以智慧不得為智誠所未解是大慧所疑但知有分別為智而不知無分別為智也但以對境了知者為智而不知對境無心者為智也磁洲神藏禪師上堂知而無知不是無知而說無知便下座南泉云恁麼依師道始道得一半黃檗云不是南泉要駁地要圓前話然則何以圓他話將無曰無知而知不是知而說知於此剖析分明即得聖智聖見聖慧眼。

佛告大慧不如是無智應是智非非智我不如是隱覆說攀緣事智慧不得是施設量建立覺自心現量有無有外性非性知而事不得不得故智於爾燄不生順三解脫智亦不得非妄想者無始性非性虛偽習智作如是知是知彼不知故於外事處所相性無性妄想不斷自心現量建立說我我所相攝受計著(唐云此實是知非如汝說我之所說非隱覆說我言境界唯是假名不可得者以了但是自心所見外法有無智慧於中畢竟無得以無得故爾燄不起入三脫門智體亦忘非如一切覺想凡夫無始以來戲論熏習計著外法有無形相如是而知名為不知)不覺自心現量於智爾燄而起妄想妄想故外性非性觀察不得依於斷見。

通曰大慧以智慧不得為智不能知境遂疑為非智是以能分別者為智也故世尊語之不如是說汝但知有知之智而不知無知之智也此智則不生雖若無智應實是智非為非智我之所說非隱覆說其實明白顯示容易曉了我說攀緣事智慧不得者但是假名施設建立實無一法可得以覺了一切外法皆是自心現量若有若無皆無自性性即非性生本無生如是而知知而不知雖有覺知而事境界竟不可得以無有境界與智相對智亦不能分別而取故智於爾燄不生爾燄所知之境也境不可得則境不生心不可得則智不生心境無生即隨順入於三解脫法門既入三解脫空無相無願即能知之智亦不可得此智體亦忘即般若智必由正悟乃能知之非如一切覺想凡夫無始以來計著外法有無形相虛偽習智如是而知是名不知為不知無知之知於境而忘境故曰是知彼不知彼惟於外事境界處所若有若無種種形相妄想分別相續不斷於自心現量所見建立為有本無事自性而為之我亦無施設事自性而為之我所說有我及我所相攝受計著內有能取之心外有所取之境依於常見此固名為非智也又有不覺自心現量外性非性本自空寂無所容其分別乃內起能知之智外會所知之境從中分別謂一切事相有已還無終歸斷滅如是觀察以為不得者依於斷見此亦名為非智也此無始虛偽習智總屬妄想故不名智若攀緣事智慧不得者雖若無智實乃正智豈可謂之非智乎昔南泉示眾云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僧問長沙為甚麼三世諸佛不知有沙云未入鹿苑時猶較些子僧云狸奴白牯為甚麼却知有沙云汝爭怪得伊天童頌云跛跛挈挈毵毵毵百不可取一無所堪默默自知田地穩騰騰誰謂肚皮憨普周法界渾成鉢鼻孔纒垂信飽參此知有不知有關頭須從有智無智參入。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有諸攀緣事智慧不觀察此無智非智是妄想者說於不異相性智慧不觀察障礙及遠近是名為邪智老小諸根冥而智慧不生而實有爾燄是亦說邪智。

通曰有諸攀緣事不壞世間相也智慧觀察而不見有一法可得心境不相到也此若無智實乃正智若以此無智為非智者乃妄想分別之說徒

知有分別者為智而不知無分別者為智也彼既落於分別安能分別無分別者乎故亡知之智非彼妄想者所知若必以有知為智是世間之邪智非正智也故於自共相異不異觀察不得山壁等障礙及遠近觀察不得謂境能障心不以為智即使能見種種境界但名邪智不名正智謂其逐物為邪也。又謂老而盲。小而冥。及諸根不具。自無能知之智。非無所知之境。以是為不智者。亦但說邪智不說正智。謂其以六用為智體也。此世間邪見不為正論。吾固謂汝說非是當信無智應是智也。僧問黃檗。既言性即見。見即性。祇如性自無障礙無劑限。云何隔物即不見。又於虛空中。近即見遠即不見者如何。師云。此是你妄生異見。若言隔物不見。無物言見。便謂性有隔礙者。全無交涉。性且非見非不見。法亦非見非不見。若見性人何處不是我之本性。所以六道四生山河大地。總是我之性淨明體。故云見色便見心。色心不異。故祇為取相。作見聞覺知。去却前物始擬得見者。即墮二乘人中。依通見解也。虛空中近則見。遠則不見。此是外道中收分明。道非內亦非外。非近亦非遠。近而不可見者。萬物之性也。近尚不可見。更道遠而不可見有什麼意旨。黃檗此段說話。適與此偈符契。

復次大慧。愚癡凡夫無始虛偽惡習妄想之所迴轉。迴轉時自宗通及說通不善了知。著自心現外性相故。著方便說。於自宗四句清淨通相。不善分別。

通曰。上言非妄想者。無始性非性虛偽習智作如是知。是知彼不知。彼何以不知是知也。良由愚癡凡夫依無始以來有無戲論煩惱妄想之所迴轉。性不能轉物而為物所轉。故於如實自宗及言說法。不善了知。自宗性宗也。說即說此性宗也。善了知者不著於相不著於說。即善分別自心現量。名之曰宗通及說通。彼外道不明乎此。即著自心所現外境性相。不著於有即著於無。既著於相。去自性宗遠矣。於是有所言說。即所現外境性相方便而說。或言有或言無。或言亦有亦無。或言非有非無。執著名字章句言說。而不能修習正行於真實自宗離四句清淨之法。不善分別其義。其說亦遠於自宗矣。既不善自宗通相。又不善言說通相。故曰是知彼不知也。臨濟云。你一念心。祇向空拳指上生寔解。根境法中虛捏怪。自輕而退屈。言我是凡夫他是聖人。禿屢生有甚死急。披他師子皮。却作野干鳴。大丈夫漢不作丈夫氣息。自家屋裏物不肯信。祇麼向外覓上他古人閑名句。倚陰博陽。不能特達。逢境便緣。逢塵便執。觸處惑起。自無准定。道流莫取山僧說處。何故。說無憑據。一期間塗畫虛空。如彩畫像等喻。此臨濟宗通及說通。故善能了知善能分別如此。

大慧白佛言。誠如尊教。惟願世尊。為我分別說通及宗通。我及餘菩薩摩訶薩善於二通。來世凡夫聲聞緣覺不得其短。佛告大慧。善哉善哉。諦聽諦聽善思念之。當為汝說。大慧白佛言。唯然受教。佛告大慧。三世如來有二種法通。謂說通及自宗通。說通者。謂隨眾生心之所應。為說種種眾具契經。是名說通。自宗通者。謂修行者離自心現種種妄想。謂不墮一異俱不俱品。超度一切心意意識。自覺聖境界。離因成見相。(唐云離諸因緣相應見相)一切外道聲聞緣覺墮二邊者所不能知。我說是名自宗通法。大慧。是名自宗通及說通相。汝及餘菩薩摩訶薩應當修學。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我謂二種通。宗通及言說。說者授童蒙。宗為修行者。

通曰。自宗通及說通。固非凡夫二乘所知。然不善分別二通。彼反得執其短。何以使來世外道二乘不墮邪見乎。故大慧重請說通宗通二種法。為度生軌範也。故佛告以說通者。隨眾生心應說何法。為說種種方便眾具契經。梵語修多羅此云契經。謂契理契機也。契理則妙符中道。契機則巧被三根。以經含多義。故云眾具。謂理無不該。機無不攝也。是之謂說通。自宗通者。謂菩薩修行者離自心現種種分別。謂不分別有無四句一異俱不俱品。此外道虛偽惡習皆從心意意識所現。為彼有無等妄想迴轉。即著於外境性相。不能超出。唯修行者離彼妄想。即超度一切心意意識境界。而證入自覺聖智境界。夫自覺聖智境界者。本自如如本自圓成。不容擬議不容造作。若作因緣見若作自然相應見。因功行而成就者。皆未離乎相。非自覺聖智境界也。此自覺境界遠離諸相。但可自知。非人所知。況一切外道二乘墮有無二邊見者豈能知之哉。是之謂自宗通法。前大慧問宗通相而兼及於說。佛謂一切聲聞緣覺菩薩有二種通相。所云宗通者。緣自得勝進相趣無漏界。緣自覺趣光明輝發。似屬漸次。此則離心意意識即自覺聖境界則頓矣。所云說通者。隨順眾生如應說法。但九部教法。此則眾具契經。無所不備矣。而又歸之三世如來建立二種法。豈但外道二乘邪見不得其短。實為來世說法利生之定式也。故偈復申明說通所以接初機說。即所以說乎宗也。宗通所以為修行者設。謂其遊行無所有。修行無所有。即離言說相可也。宗通非言說所及。豈妄想分別者所能知乎。而又何以能得其短。前偈亦云。宗及說通相。緣自與教法。善見善分別。不隨諸覺想。唯不隨諸覺想轉。故能轉諸覺想凡夫也。良遂禪師參麻谷。谷見來。便將鉏頭去鉏草。師到鉏草處。谷殊不顧。歸方丈。閉却門。師次日復去。谷又閉門。師乃敲門。谷問阿誰。師曰良遂。纔稱名。忽然

契悟。曰和尚莫謾良遂。良遂若不來禮拜和尚。泊被經論賺過一生。谷便開門相見。及歸講肆。謂眾曰。諸人知處。良遂總知。良遂知處。諸人不知。何意千載而下有良遂禪師為此段經文證據。

(魏云盧伽耶品第五)。

爾時大慧菩薩白佛言。世尊。如世尊一時說言。世間諸論種種辨說慎勿習近。若習近者攝受貪欲不攝受法。世尊。何故作如是說。佛告大慧。世間言論種種句味。因緣譬喻採集莊嚴。誘引誑惑愚癡凡夫。不入真實自通。不覺一切法。妄想顛倒墮於二邊。凡愚癡惑而自破壞。諸趣相續不得解脫。(唐云隨順世間虛妄言說。不如於義不稱於理。不能證入真實境界。不能覺了一切諸法。恒墮二邊。自失正道亦令他失。輪迴諸趣永不出離)不能覺知自心現量。不離外性自性。妄想計著。是故世間言論種種辨說。不脫生老病死憂悲苦惱。誑惑迷亂。

通曰。上言宗通及說通。凡夫外道不得其短。而世尊又戒內教弟子。於世間惡論慎勿習近。若習其說近其人。但攝世間欲味。不攝出世法味。何故教誡之嚴若此耶。佛說世間言論種種辨才巧妙辭句。但飾文字莊嚴。誑惑凡愚。不依如法說。不依如義說。但隨世間情所樂故說世俗事。不能證入真實境界。不善宗通。不能覺了一切諸法。不善說通。祇憑妄想分別顛倒知見虛妄言說。恒墮有無二邊。自失正道亦令他失。不但自破壞。亦能破壞於人。凡愚為其所惑。耽著欲味輪迴諸趣。相續不已永不出離。何得有解脫之期乎。良由不能覺知一切諸法皆自心現量。離有無相離言說相。外性非性。乃於外法執為實有。妄想計著言論種種。不離外法自性而生分別。雖有巧妙辨才樂說諸法。失正理故。不得出離生老病死憂悲苦惱。諸趣相續輪轉不息。此但以種種辨說誑惑於人。彼此迷亂不得解脫。吾故謂不攝受法味者以此。韶國師上堂。祇如諸方老宿。言教在世如恒河沙。如來一大藏經。卷卷皆說佛理。句句盡言佛心。因甚麼得不會去。若一向織絡言教。意識解會。饒上座經塵沙劫亦不能得徹。此喚作顛倒知見識心活計。並無得力處。此蓋為根脚下不明。若究盡諸佛法源。河沙大藏一時現前。不欠絲毫。不剩絲毫。諸佛時常出世。時常說法度人。未曾間歇。乃至猿啼鳥叫草木叢林。常助上座發機。未有一時不為上座。有如是奇特處。可惜許諸上座。大家究取令法久住世間。增益人天壽命國王安樂。無事珍重。由是而觀。若不入真實自宗通者。即佛說亦不宜習近。況世論乎。

大慧。釋提桓因廣解眾論。自造聲論。彼世論者有一弟子。持龍形像。(唐云現作龍形)詣釋天宮。建立論宗。要壞帝釋千輻之

輪。隨我不如。斷一一頭以謝所屈。作是要已。即以釋法(唐云論法)摧伏帝釋。釋墮負處。即壞其車。還來人間。如是大慧。世間言論因譬莊嚴乃至畜生。(魏云現畜生身)亦能以種種句味。惑彼諸天及阿修羅著生滅見。而況於人。是故大慧。世間言論應當遠離。以能招致苦生因故。慎勿習近。大慧。世論者。唯說身覺境界而已。大慧。彼世論者乃有百千。但於後時後五百年。當破壞結集。惡覺因見盛故惡弟子受。如是大慧。世論破壞結集。種種句味因譬莊嚴。說外道事。著自因緣。無有自通。大慧。彼諸外道無自通論。於餘世論廣說無量百千事門。無有自通。亦不自知愚癡世論。

通曰。論外道之惡論。豈但自壞壞人。諸趣相續而已哉。昔釋提桓因廣解眾論。自造聲論。一落聲言。便可指摘。故世論弟子證世間通現作龍形。直詣天宮建立所習論法。作是要言。憍尸迦我共汝論。汝若不如。汝當隨我破汝千輻之輪。我若不如。寧節節分解以謝所屈。人天眾前作是要已。即以帝釋所造論法為難。摧伏帝釋。帝釋不勝。即壞其車。還來人間。如是世間言論。其言之有理。其持之有據。乃至現畜生形。依種種文詞。尚能迷惑諸天修羅。屈彼聲論。有屈有伸。著生滅見。不得解脫。何況於人有不為其誘引誑惑者哉。以是義故。應當遠離世論。不應親近。以因彼說能生苦聚。是生苦之因。輪轉諸趣。豈可習近之耶。且彼世論唯說身覺境界。有身必有覺。推原所自。從冥初生覺。漸及五陰四大二十五法。卒歸於神我。大約不離世間相說世間法而已。故謂之世論。彼世論者有百千字句種種莊嚴。於最後五百年正法當滅時。彼當建立論宗。分為多部。各各異名。惡見乖離。破壞結集。吾法十二部經教為彼壞滅。由彼惡覺熾盛世間。各執自因各持自見。因見既盛其論。益熾惡見。弟子樂受其法。是故後世邪眾崩散破壞結集。分成多部。所為種種句味因譬莊嚴。但說外道邪見事。或說有或說無。執著自因緣相。不以為有因則以為無因。總不越身覺境界而已。至於非身所覺非覺所知。非因緣非自然。但可自悟自通。不容以言論示人者。彼固未之覺也。彼諸外道內心既無有如實解。自宗不通則不知有自覺聖智事。亦即不能建立教法有自通論。以發明自性之旨而為人說。但於餘弟子習世論者。廣說百千事門。支離蔓延。去性愈遠。亦皆無有自通。夫不通自性而攀緣於百千事法者。謂之愚癡。彼亦不自知愚癡世論能招致苦果。常在生滅而不自覺。亦可哀也已。彼世論惡覺有如是過。故吾戒諸弟子慎勿習近之也。世尊因長爪梵志索論義預約曰我義若墮我自斬首。世尊曰汝義以何為宗。志曰我以一切不受為宗。世尊曰是見受否。志拂袖而去。行至中路乃省。謂

弟子曰我當回去斬首以謝世尊。弟子曰。人天眾前。幸當得勝。何以斬首。志曰我寧於有智人前斬首。不於無智人前得勝。乃歎曰我義兩處負墮。是見若受。負門處羸。是見不受。負門處細。一切人天二乘皆不知我義墮處。唯有世尊諸大菩薩知我義墮。回至世尊前曰。我義兩處負墮。故當斬首以謝。世尊曰。我法中無如是事。汝當回心向道。於是同五百徒眾一時投佛出家。證阿羅漢。夫梵志敢與世尊論義。視彼要約帝釋者。不啻過之。乃世尊卒能摧伏梵志。而帝釋反為世論所屈。世論之惡覺誠未易破。末法時安得深明世尊意旨者而化導之乎。

爾時大慧白佛言。世尊。若外道世論種種句味因譬莊嚴。無有自通自事計著者。世尊亦說世論為種種異方諸來會聚天人阿修羅。廣說無量種種句味。亦非自通耶。亦入一切外道智慧言說數耶。佛告大慧。我不說世論。亦無來去。唯說不來不去。大慧。來者趣聚會生。去者散壞。不來不去者是不生不滅。我所說義不墮世論妄想數中。所以者何。謂不計著外性非性自心現處。二邊妄想所不能轉。相境非性。覺自心現則自心現妄想不生。妄想不生者。空無相無作。入三脫門。名為解脫。

通曰。大慧問外道種種論說。執著自宗非如實法者。然則世尊亦為十方國土諸來會眾廣說種種句味。亦以世間種種名字章句譬喻說法。不說自身內智證法。若爾亦即同於外道自法中智慧言說數量耶。佛謂我為異方諸來會眾廣說種種句味。不說世論法。世論見有人天來去相。不知人天實無來去也。我唯說不來不去之法。夫來者緣會而生。去者緣散而滅。但於相上見有來去。即屬生滅法。我說不來不去即是不生不滅法。我所說不生不滅義。趣來無所。從去無所。至是真如實際境界。不墮世論虛妄分別數中。何以不墮彼數中也。彼惟不覺自心現量外性非性。乃於外境妄想分別說有說無。為二見所轉。不得解脫。我則不計著外境有無。唯建立說於自心所現。故有無二邊妄想分別不能轉我而為我所轉。以我如實了知外境無性。但由自心所現。如夢如幻。不得謂之有不得謂之無。故自心所現妄想分別無自而生。相境非性。境不生也。妄想不生。心不生也。心境無生。即證入空無相無作三解脫門。遠離生滅諸趣相續。名為解脫。我唯了知心境俱空本自不生不滅法。能轉生滅而不為生滅所轉。故不墮於世論妄想數中。豈亦無有自通耶。有太守楊銜之問於初祖曰。西天五印。師承為祖。其道如何。祖曰。明佛心宗。行解相應。名之曰祖。又問此外如何。祖曰。須明他心。知其今古。不厭有無。於法無取。不賢不愚。無迷無悟。若能是解。故稱為祖。又曰弟子歸心三寶亦有年矣。而智慧昏蒙尚迷真理。適聽師言。罔知攸措。願師慈悲

開示宗旨。祖知懇到。即說偈曰。亦不覩惡而生嫌。亦不觀喜而勤惜。亦不捨智而近愚。亦不拋迷而就悟。達大道兮過量。通佛心兮出度。不與凡聖同纏。超然名之曰祖。祖師門下。凡聖俱離。寧同於外道耶。

大慧。我念一時於一處住。有世論婆羅門來詣我所不請空閒。便問我言。瞿曇。一切所作耶。我時報言。一切所作是初世論。彼復問言。一切非所作耶。我復報言。一切非所作是第二世論。彼復問言。一切常耶一切無常耶。一切生耶一切不生耶。我時報言。是六世論。大慧。彼復問我言。一切一耶一切異耶。一切俱耶一切不俱耶。一切因種種受生現耶。(唐云一切皆由種種因緣而受生耶)我時報言。是十一世論。大慧。彼復問言。一切無記耶一切記耶。有我耶無我耶。有此世耶無此世耶。有他世耶無他世耶。有解脫耶無解脫耶。一切剎那耶(魏云空耶)一切不剎那耶。虛空耶。非數滅耶。涅槃耶。瞿曇。作耶非作耶。(唐云虛空涅槃及非擇滅是所作耶非所作耶)有中陰耶無中陰耶。大慧。我時報言。婆羅門。如是說者悉是世論。非我所說。是汝世論。我唯說無始虛偽妄想習氣種種諸惡三有之因。不能覺知自心現量而生妄想。攀緣外性。如外道法。我諸根義三合知生。(唐云如外道說我及根境三和合生)我不如是。婆羅門。我不說因不說無因。唯說妄想攝所攝性施設緣起。非汝及餘墮受我相續者所能覺知。(魏云唯說自心分別見有可取能取境界之相。我說假名因緣集故而生諸法。非汝婆羅門及餘境界。以墮我見故)大慧。涅槃虛空滅非有三種。但數有三耳。(唐云虛空涅槃及非擇滅但有三數。本無實體。何況而說作與非作)。

通曰。此世尊廣明世論。欲令來世洞知其非。不復習近之也。婆羅門自稱其祖自梵天口生。因從梵姓。或云梵志。即此之類。其種各有經論世承為業。故長於辯說。彼自負其辯。遽問世尊以一切法為所作為非所作。所作是有為法。非所作是無為法。大段不出此二見。見其有作則以為常以為生以為一以為俱見。其無作則以為斷以為滅以為異以為不俱。上至梵天下及眾生。遠及八萬劫。細至微塵。從中分別。作有無四句議論。其詰慧者根究生因。見種種因緣生法。謂由作者生。說此世他世。似身後有相無相。說解脫剎那念念遷流。似後後有為。說虛空涅槃及非擇滅三無為法。似緣覺聲聞。於此復問有作無作。露出本相。作則迷於有為。非作則入於無想。又問中陰身。有為分明執著神我。不出識陰區宇。學道之人不識真。只為從來認識神。無始以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人。正此是也。故佛答以如此世論非我所說。縱汝說得種種分明不離世法。若超出三界者總不作如是見也。我

唯說無始虛偽妄想習氣種種諸惡。為三界之因。欲界色界無色界染淨不同。何以謂皆謂之惡。以欲界視色界。則色界為善。以三界視超出三界者。則色與無色未為純善也。若不能覺知三界諸法皆自心現量。外法非性實無可得。於中生起妄想分別。攀緣諸法。或以為有作。或以為無作。如外道種種議論。說有我及根境三緣和合而知識生。是以一切法從因緣生也。以為有因生者謂冥初生覺。以為無因生者謂有異因。但於外性計著。作有無分別。總歸戲論。我不如是說也。我說三界諸法唯心所現。於一切法。不說有因不說無因。唯說無始虛偽妄想。見有能取所取境界之相。我說此攝所攝性但名。假名施設。因緣集故而生諸法。依緣而起者本自無根。生即不生。安所見其有乎。安所見其無乎。不見其有故不說有因。不見其無故不說無因。此非汝婆羅門及餘世論弟子墮受我見執著神我生死相續者之所能知也。汝唯取著我相攝所攝性。不離三界。常墮輪轉。我唯無我。離攝所攝。超出三界。汝豈能測哉。且虛空無為。涅槃無為及非擇滅無為。在我法中。但有三數。本無體性。云何而說作與非作。彼攀緣外法。說作非作。虛妄分別。猶之可也。至三無為離言說相離名字相。乃以生滅心說不生滅法。安得為智。故佛不與之語而以語大慧也。三祖信心銘曰。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毫釐有差。天地懸隔。欲得現前。莫存順逆。違順相爭。是為心病。不識玄旨。徒勞念靜。圓同太虛。無欠無餘。良由取捨。所以不如。莫逐有緣。勿住空忍。一種平懷。泯然自盡。止動歸止。止更彌動。唯滯兩邊。寧知一種。一種不通。兩處失功。遣有沒有。從空皆空。多言多慮。轉不相應。絕言絕慮。無處不通。歸根得旨。隨照失宗。須臾返照。勝却前空。前空轉變。皆由妄見。不用求真。唯須息見。二見不住。慎莫追尋。纔有是非。紛然失心。二由一有。一亦莫尋。一心不生。萬法無咎。無咎無法。不生不心。能由境滅。境逐能沉。境由能境。能由境能。欲知兩段。元是一空。一空同兩。齊含萬象。不見精麤。寧有偏黨。大道體寬。無易無難。小見狐疑。轉急轉遲。執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體無去住。任性合道。逍遙絕惱。繫念乖真。昏沉不好。不好勞神。何用疎親。欲取一乘。勿惡六塵。六塵不惡。還同正覺。智者無為。愚人自縛。法無異法。妄自愛著。將心用心。豈非太錯。迷生寂亂。悟無好惡。一切二邊。良由斟酌。夢幻空華。何勞把捉。得失是非。一時放却。眼若不睡。諸夢自除。心若不異。萬法一如。一如體玄。兀爾忘緣。萬法齊觀。歸復自然。泯其所以。不可方比。止動無動。動止無止。兩既不成。一何有爾。究竟窮極。不存軌則。契心平

等。所作俱息。狐疑盡淨。正信調直。一切不留。無可記憶。虛明自然。不勞心力。非思量處。識情難測。真如法界。無他無自。要急相應。唯言不二。不二皆同。無不包容。十方智者。皆入此宗。宗非促延。一念萬年。無在不在。十方目前。極小同大。忘絕境界。極大同小。不見邊表。有即是無。無即是有。若不如是。必不須守。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但能如是。何慮不畢。信心不二。不二信心。言語道斷。非去來今。三祖自宗通。言言破的。中多指迷警錯之詞。不但佉外道邪見我法中。外道當為汗流。

復次大慧。爾時世論婆羅門復問我言。癡愛業因故有三有耶。為無因耶。我時報言。此二者亦是世論耳。彼復問言。一切性皆入自共相耶。我復報言。此亦世論。婆羅門。乃至意流妄計外塵皆是世論。復次大慧。爾時世論婆羅門復問我言。頗有非是論者不。我是一切外道之宗。說種種句味因緣譬喻莊嚴。我復報言。有非汝有者。非為非宗非說非不說。種種句味。非不因譬莊嚴。婆羅門言。何等為非世論非非宗非非說。我時報言。婆羅門。有非世論。汝諸外道所不能知。以於外性不實妄想虛偽計著故。謂妄想不生。覺了有無自心現量。妄想不生不受外塵。妄想永息。是名非世論。此是我法非汝有也。婆羅門。略說彼識。若來若去。若死若生。若樂若苦。若溺若見。若觸若著種種相。若和合相續。若愛若因計著。婆羅門。如是比者是汝等世論。非是我有。大慧。世論婆羅門作如是問。我如是答。彼即默然不辭而退。(唐云不問於我自宗實法默然而去)思自通處。作是念言。沙門釋子出於通外。說無生無相無因。覺自妄想現相。妄想不生。(魏云沙門釋子外於我法是可憐愍說一切法無因無緣無有生相。唯說自心分別見法。若能覺知自心見相則分別不生)大慧。此即是汝向所問。我何故說習近世論種種辯說攝受貪欲不攝受法。

通曰。外道因世尊說無始虛偽妄想習氣種種諸惡三有之因。遂復問癡愛業為因。能生三有耶。抑本無因耶。又問一切性皆入五陰自共相耶。彼亦知妄想習氣種種諸惡不出五陰自共相。無明與愛能起惑造業。為三有因。亦彷彿似佛平日所說。此乃學佛法中外道。不能捨有因無因見。其見所分別處即是心識流動妄計外塵。不離外境而生分別。縱說到本分內自共相。亦是法塵。故均之屬世論也。婆羅門伎倆既盡。乃問有非世論者否。意以一切外道所有詞論種種文句因喻莊嚴。莫不皆從我法中出。安得有非世論者。世尊說有之但非汝有。汝所有者不出作。為宗因喻等法。我所有者非為非不為。非宗非不宗。非說非不說。本無言說而亦未

嘗無因譬莊嚴。非汝外道所能知也。汝等所以不知者。以妄計著外不實法分別戲論。故吾所謂非世間論者。一切妄想分別不生。所云妄想不生者。非謂有妄想而滅除之之謂也。謂覺了現前有無諸境。皆是自心所現。心外無法。法外無心。即真即妄。即妄即真。故妄想無自而生也。若見有外塵。則心與境對。妄猶未盡息也。唯心境兩忘。外不見塵。內無受者。雖欲分別外塵。原無外塵可得。妄想何所依而立乎。所以妄想永息。住自住處寂靜境界不生不滅。故不生不滅者。不起分別。超出三界。是名非世論。此是我法。非汝有者。略說汝法。不離諸識心意流轉。若來去若死生若樂苦若沈溺若顯見若觸著種種諸相。於中妄計。若和合相續者不離七識。若貪愛為緣者不離六識。若冥初為因者略近八識。汝所云癡愛業因一切性入自共相。如是比量分別建立宗說。執有神我。流轉三界。此名世論。非我有者。婆羅門聞是非世論法。當即問我自宗實法云何建立。乃默然而去。思所自通處。但能通於平日有無妄見。而不能通於無生之旨。返謂沙門所見出於我通之外。說一切法無因無緣無有生相。宜乎一切皆無已。又說能覺知自心見相。則分別不生。既有自心見相。即是相。即是生。又說妄想不生。誠吾所未解也。味其語意。只是貪戀有無邪見種種句味。而不能信受緣起無生之正法。諸趣相續不得解脫。亦大可哀也。已我故說習近世論但攝受欲不攝受法。即此是也。昔十七祖僧伽難提尊者度持鑑童子。更名伽耶舍多。付法眼偈曰。心地本無生。因地從緣起。緣種不相妨。華果亦復爾。後十八祖伽耶舍多付法於鳩摩羅多。偈曰。有種有心地。因緣能發萌。於緣不相礙。當生生不生。此緣起無生旨也。豈外道所能測乎。

大慧白佛言。世尊。攝受貪欲及法有何句義。佛告大慧。善哉善哉。汝乃能為未來眾生。思惟咨詢如是句義。諦聽諦聽善思念之。當為汝說。大慧白佛言。唯然受教。佛告大慧。所謂貪者。若取若捨若觸若味。(唐云所言財者可觸可受可取可味)繫著外塵墮二邊見。復生苦陰生老病死憂悲苦惱。如是諸患皆從愛起。斯由習近世論及世論者。我及諸佛說名為貪。是名攝受貪欲不攝受法。大慧。云何攝受法。謂善覺知自心現量。見人無我及法無我相。妄想不生。善知上上地。離心意意識。一切諸佛智慧灌頂。具足攝受十無盡句。於一切法無開發自在。(前云無開發行自心自在)是名為法。所謂不墮一切見一切虛偽一切妄想一切性一切二邊。大慧。多有外道癡人墮於二邊。若常若斷。非點慧者。受無因論則起常見。外因壞因緣非性則起斷見。大慧。我

不見生住滅故說名為法。大慧。是名貪欲及法。汝及餘菩薩摩訶薩應當修學。

通曰。世尊常說世間諸論種種辯說慎勿習近。若習近者攝受貪欲不攝受法。前已詳答。至是大慧又欲分別句義。何者名貪句義。何者名法句義。非如外道但思自通處而不咨詢正法也。故佛善之。乃謂貪者謂其有取有捨有觸有受。係著外塵而生分別。墮在有無二見。自失正道。於是諸趣相續。不脫苦陰生老病死憂悲苦惱。如是諸患皆從一念愛生。所謂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貪愛取。乃至生老病死苦。由彼貪愛種種句味習近世論并習近善為世論者。我及諸佛超出世外。說此等輩總屬於貪。但攝受欲食不攝受法食也。所謂法者謂善覺知一切法唯心所現外性非性。無取無捨無觸無味。見人無我斷煩惱障。及法無我斷所知障。不但分別外境之妄想不生。即分別內法之妄想亦不生也。俱生無明漸次斷盡。由一地入一地至於上上地。遠離心意意識。轉識成智。所謂轉前五識為成所作智。轉第六識為妙觀察智。轉第七識為平等性智。轉第八識為大圓鏡智。至大圓鏡智即具一切諸佛智慧。乃法雲灌頂位也。諸佛手灌其頂。光光相映授如來位。即具足十無盡句。一眾生界無盡。二世界無盡。三虛空界無盡。四法界無盡。五涅槃界無盡。六佛出現無盡。七如來智無盡。八心所緣無盡。九佛智所入無盡。十轉法輪智無盡。一切攝受於一切法。無功用行自心自在是名為法。若他一切見一切虛偽一切妄想一切性一切二邊。皆無始以來虛妄想相。不離心意意識轉變。能善覺知自心現量。自不墮彼一切戲論。彼外道說種種法不過斷常二見。多令癡人墮於二邊。非黠慧者墮於二邊。唯無智者受彼無因論。計四大不從因生。謂從來如此則起常見。或計造色外因壞滅不復更生。謂因緣之性本無則起斷見。彼論雖多。大約不出二者。彼唯見外法生住滅相。而不見自性本無生滅。故不得名正法。我唯不著於相。不見有生住異滅可得。斷常二見何從而起。如是則一切覺了不墮於見。一切真實不墮虛偽。一切正思惟不墮妄想。一切無自性不墮於性。一切中道不墮二邊。乃從上諸佛所說名為法食者也。是名貪欲及法兩者句義。汝及餘菩薩應當修學。使未來眾生灼知正法所在。毋為世論所惑。黃檗云。今時人只欲得多知解廣求文義。喚作修行。不知多知多解翻成壅塞。唯知多與兒酥乳喫。消與不消都總不知。三乘學道人皆是此樣。盡名食不消者。所謂知解不消皆為毒藥。盡向生滅中收。真如之中都無此事。故云我王庫內無如是刀。從前所有一切解處盡須併却。令空更無分別。即是空如來藏。如來藏者更無纖塵可有。即是破有。法王出現世間亦云我於然燈佛所無少法可得。此語只為空汝情解知量。

但消融表裏情盡都無依執是無事人。三乘教網只是應機之藥。隨宜所說各各不同。但能了知即不被惑。第一不得於一機一境邊守文作解。何以如此。實無有定法如來可說。我此宗門不論此事。但知息心即休。更不用思前慮後。由黃檗言。內教議論尚不可執。況世論種種無益於身心者乎。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二譯皆有我攝取眾生依戒降諸惡智慧滅邪見三解脫增長)一切世間論外道
虛妄說妄見作所作。彼則無自宗。唯我一自宗。離於作所作為
諸弟子說。遠離諸世論。心量不可見。不觀察二心攝所攝非
性。斷常二俱離。乃至心流轉。是則為世論妄想不轉者。是人
見自心。來者為事生。去者事不現明了知去來。妄想不復生。
有常及無常。所作無所作此世他世等。斯皆世論通。

通曰。世尊謂彼諸外道無自通論。乃於偈言重發其旨。謂我調伏
眾生。以戒降諸惡。以智慧滅諸見。令三解脫得以增長。此我所
說法也。若一切世間有無等論皆是外道虛妄之說。以彼橫計因果
有能作者有所作者。但就虛妄外境為宗。實無自宗。唯我建立一
心以為自宗。不著於能作所作。離彼虛妄因見。為諸弟子說外道
世論但攝受欲食不攝受法食。慎勿習近遠離諸世論可也。彼世論
所以無自通者。謂於自心現量不善觀察。唯心無所有境界。以無
二邊心。故能取所取非性。斷見常見俱離。不落有無不落方所。
乃是自心本體。彼唯不見本體。自宗不通乃至種種虛妄分別。心
為境轉。流浪不息。不但攀緣外性名為逐物。即分別法相亦是意
流。總歸於世論也。若能觀察妄想無性。不為所轉。是人則見自
心現量。本自寂滅本無動搖。所謂自宗通者也。外道寧有此乎。
然外道為妄想所轉則何以故。以不明於生滅之相。故來者見因
生。去者見果滅。不知一切諸法來者暫現如電速滅。去則不現本
無所有。能如實明了去來生滅之相本自無生。分別妄從起乎。妄
想不生。心無流轉。即是不生不滅之法。我所說法但以一心為自
宗者此也。若夫常與無常。作與無作。此世及他世等。總不離有
無二邊。即是世間去來之相。而外道執之以為實有。斯皆不離世
間建立論宗。彼各自以為通而不知其虛妄也。內教弟子亦慎所習
哉。僧問黃檗。如何是世諦。檗云。說葛藤作什麼。本來清淨。
何假言說問答。但無一切心。即名無漏智。汝每日行住坐臥一切
言語。但莫著有為法。出言瞬目盡同無漏。如今末法向去。多是
學禪道者。皆著一切聲色。何不與我心心同虛空去。如枯木石頭
去。如寒灰死火去。方有少分相應。若不如是。他日盡被閻老子
拷你在。嗟乎。諸趣相續。不得解脫。可畏如是。學者只貪句味
何哉。

(魏云涅槃品第六)。

爾時大慧菩薩復白佛言。世尊。所言涅槃者。說何等法名為涅槃。而諸外道各起妄想。佛告大慧。諦聽諦聽善思念之。當為汝說。如諸外道妄想涅槃。非彼妄想隨順涅槃。(唐云如諸外道分別涅槃皆不隨順涅槃之相)大慧白佛言。唯然受教。佛告大慧。或有外道。陰界入滅境界離欲見法無常。心心法品不生。不念去來現在境界。諸受陰盡如燈火滅如種子壞。妄想不生。斯等於此作涅槃想。大慧。非以見壞名為涅槃。

通曰。因上佛謂大慧曰涅槃虛空滅非有三種。但數有三耳。未曾發明涅槃至一之處。恐混於外道。故大慧問何等法方名涅槃。而諸外道各起妄想分別為得真涅槃否。彼諸外道分別涅槃皆不隨順涅槃之相。且涅槃真相非彼妄想所及。故世尊一一出其過。而以我法說名涅槃者示之。總之外道無有自通。或有外道於五陰六入十八界滅處。離欲界繫縛。不貪境界。見一切法無常。以心及心數法不現在前。持心一境。不見有過去未來現在三世之相。此由諸受陰盡。但以一切不受為宗。故於陰界入種種欲塵按伏不起。如燈火滅不令復明。如種子壞不令復生。諸取不起分別不生。此但除滅一切境界而謂之不生耳。即楞嚴所云以永滅依為所歸依。斯外道論師等於此作涅槃想。且以見滅為涅槃。故不知涅槃妙果。轉諸生滅成不生滅。剎那無有生相。剎那無有滅相。一切現前一切寂滅。不見有滅相可得。豈可以見一切法壞遂名為涅槃乎。此外道分別涅槃不能隨順涅槃之相一也。提婆論以此為第一小乘外道說。黃檗云。凡夫取境。道人取心。心境雙忘。乃是真法。妄境猶易。忘心至難。人不敢忘心恐落空。無撈摸處。不知空本無空。唯一真法界耳。此靈覺性無始以來與虛空同壽。未曾生未曾滅。未曾有未曾無。未曾穢未曾淨。未曾喧未曾寂。未曾少未曾老。無方所無內外。無數量無形相。無色象無音聲。不可覓不可求。不可以智慧識。不可以語言取。不可以境物會。不可以功用到。諸佛菩薩與一切蠢動含靈。同此大涅槃性。性即是心。心即是佛。佛即是法。一念離真皆為妄想。不可以心更求於心。不可以佛更求於佛。不可以法更求於法。故學道人。直下無心。默契而已。能透黃檗語。即知涅槃真相所在。

大慧。或以從方至方名為解脫。身境界想滅猶如風止。或復以覺所覺見壞名為解脫。或見常無常作解脫想。(唐云或謂不見能覺所覺或謂不起分別常無常見)或見種種相想招致苦生因。思惟是已。不善覺知自心現量。怖畏於相而見無相。深生愛樂作涅槃想。

通曰。外道涅槃之想不出斷滅見。如楞嚴云或計身滅。或欲盡滅或苦盡滅。或極樂滅或極捨滅。此其大略也。前段境界離欲是欲

盡滅外道也。此從方至方是計身滅。不見能覺所覺是極樂滅。不起分別常無常見是極捨滅。畏相招苦是苦盡滅。但錯綜舉之耳。從方至方者第二外道方論師說。最初生諸方。從方生世間人。從人生天地。天地滅沒還入彼處。說方是常。名涅槃因。身境界想滅猶如風止者第三外道風仙論師說。謂風能生物。風能殺物。身境界有生滅而風無生滅。說風為常。是涅槃因。今合為一猶云捨生趣生如風暫止耳。覺所覺見壞者。不幾於離覺所覺乎。彼但於能覺所覺之見按伏不行。趣寂滅樂。不覺有樂苦相。是極樂滅外道也。論以韋陀論師說。大蓮華生梵天等語多不經與此不符。於常無常見不起分別者。不幾於離斷常乎。彼但以苦樂是無常。唯捨是常。拜其捨而忘之。不作分別見。是極捨滅外道也。論以第五外道伊賒那論師說。形不可見遍一切處。能生萬物。能生是常。所生是無常。似為近理種種相想者。分別種種異相能生諸苦。不知相即自心所現。乃怖畏於相而著於無相。厭苦斷集。貪愛偏空。是苦盡滅外道也。論以為佻行外道論師所說。彼其習苦行也。正欲免於苦耳。身屬欲界兼人與天。欲盡屬初禪。攝苦盡屬二禪。攝極樂屬三禪。攝極捨兼四禪無色二種。此人無想天外道。所謂窮盡七際現前銷滅。皆以死後斷滅為涅槃者也。據所見處亦非尋常。爭奈不出三界何。僧問雲門。不起一念還有過也無。門云。須彌山。白雲端頌云。須彌山兮塞宇宙。千眼大悲看不透。除非自解倒騎牛。一生不著隨人後。天童頌云。不起一念須彌山。韶陽法施意非慳。肯來兩手相分付。擬去千尋不可攀。滄海濶。白雲閑。莫將毫髮著其間。假雞聲韻難謾我。未肯模胡放過關。彼諸外道雖滅盡念念至湛不搖處。亦是假雞聲韻耳。豈得為真涅槃乎。

或有覺知內外諸法自相共相去來現在有性不壞。作涅槃想。或謂我人眾生壽命一切法壞。作涅槃想。或以外道惡燒智慧。見自性及士夫彼二有間。士夫所出名為自性。如冥初比求那轉變求那是作者。作涅槃想。或謂福非福盡。(魏云外道說如是罪盡故福德亦盡名為涅槃)或謂諸煩惱盡。或謂智慧。(唐云或計不由智慧諸煩惱盡)或見自在是真實作生死者。作涅槃想。或謂展轉相生生死更無餘因。如是即是計著因而彼愚癡不能覺知以不知故。作涅槃想。

通曰。覺知內外諸法有性不壞者。如楞嚴四徧常論。內法如六根心境循環不失。外法如四大等。咸皆體恒計微塵常以為不壞。此常見外道也。論以為第七毗世師論師說。我人眾生壽命俱滅此斷盡證悟了覺四相。所謂見苦斷集。證滅修道。居滅已休更不前進者。乃定性聲聞所證。亦係偏空非正覺也。論以為第八苦行論師

說。或以外道惡見火燒滅智慧者。計有自性我見之本也。及有士夫十六見之一也。見得自性及士夫二者微有間隔。謂士夫神我能生自性。是士夫所出者。名為自性。如冥初生覺之比比類也。求那者塵也依也。謂此微塵能依諸緣轉變作一切物。計此求那是為作者。謂從微塵而生四大。與從士夫而生自性比類相同。此即執有神我徧十方界一切眾生皆我身中一類流出之見也。論以為第九外道女人眷屬說。摩醯首羅作八女人生天龍八部等。以是為涅槃者可笑。或謂福非福盡謂罪福皆空。此正撥無因果外道也。論以為第十外道行苦行論師說。或謂煩惱盡依智慧故。唐云不由智慧修斷而諸煩惱自盡。此正計縷丸數極時熟得道自然。煩惱與智慧依也。論以為十一外道淨照論師說。或見自在天能造作眾生。遂計彼天是真實能司人生死者。此即自疑身心從彼流出十方虛空咸其生起之見也。論以為十二外道摩陀羅論師說。或謂眾生展轉相生。死此生彼。輪迴不息。八萬劫來無因自有。故謂生死更無餘因。不知如是計著即是生死之因。而彼外道愚癡不能覺了無明愛業為其根本。以不知故乃謂生死無因。遂指無因為涅槃。論以為尼犍子論師說。以上七種總不出斷常二見。不可語於佛知見也。忠國師問僧。何方來。曰南方來。師曰。南方知識如何示人。曰彼方知識直下示學人即心即佛。佛是覺義。汝今悉具見聞覺知之性。此性善能。揚眉瞬目去來運用。徧於身中。捏頭頭知。捏脚脚知。故名正徧知。離此之外更無別佛。此身即有生滅。心性無始以來未曾生滅。身生滅者。如龍換骨蛇蛻皮。人出故宅。即身是無常其性常也。南方所說本約如此。師曰。若然者與彼先尼外道無有差別。彼云我此身中有一神性。此性能知痛癢。身壞之時神則出去。如舍被燒。舍主出去。舍即無常。舍主常矣。審如此者邪正莫辨。孰為是乎。吾比遊方。多見此色。近光盛矣。聚却三五百眾。目視雲漢。云是南方宗旨。把他壇經改換。添糶鄙談。削除聖意。惑亂後徒。豈成言教。苦哉。吾宗喪矣。若以見聞覺知是佛性者。淨名不應云法離見聞覺知。若行見聞覺知是則見聞覺知。非求法也。僧又問。法華了義開佛知見。此復若為。師曰。他云開佛知見。不言菩薩二乘。豈以眾生顛倒便同佛之知見乎。即此可知外道所指涅槃。皆不能隨順涅槃之相也。

或有外道言得真諦道。作涅槃想。(唐云或計證於諦道虛妄分別以為涅槃)或見功德功德所起和合一異俱不俱。作涅槃想。或見自性所起孔雀文彩種種雜寶及利刺等性見已。作涅槃想。(唐云或計諸物從自然生孔雀文彩棘針鈿利生寶之處出種種寶如此等事是誰能作。即執自然以為涅槃)大慧。或有覺二十五真實。或王守護國受六德論。作涅槃

想。(唐云或有說言能受六分守護眾生斯得涅槃)或見時是作者。時節世間如是覺者。作涅槃想。或謂性或謂非性。或謂知性非性。(魏云外道言見有物見無物見有無物如是分別)或見有覺與涅槃差別。作涅槃想。(唐云或計諸物與涅槃無別作涅槃想)。

通曰。言得真諦道者。乃第十四外道僧佉論師說。謂從自性生大。從大生意。從意生智。從智生五分。從五分生五知根。從五知根生五業根。從五業根生五大。是名二十五諦。自性是常。能生諸法。還入自性。即離一切生死。此計冥諦以為真諦作涅槃想者也。或見功德等論說。有作所作而共和合。唐云或計求那與求那者而共和合。此勝論師計六句為生生之因。謂一實二德三業四大有五和合六同異。又從實句中執有九法。謂地水火風空時方和合。又計微塵以成器界。唐譯所謂求那與求那者。指微塵生起世界。微塵即是能作。世界即是所作。能作即是功德。所作即是功德所起。和合而成地水火風空等。不可謂一。不可謂異。不可謂一異俱。不可謂一異不俱。此說甚微。論以為摩醯首羅論師說。謂一切從自在天生。從自在天滅。三界渾然一自在天身也。語多不經。或見自性所起者。論以為十六外道無因論師說。無因無緣生一切物。如棘刺針無人作。孔雀等種種畫色皆無人作。自然而有。即楞嚴所云。烏從來黑。鵠從來白計。自然外道也。或有覺二十五諦真實者。即覺前數論師所計冥諦以為真實者也。或受六德論者。即受前勝論師所計六句為生因者也。能解此二法。守護眾生令得安樂。安樂之從即是涅槃。論無此段。似屬重出。或見時是作者。論以為十七外道時論師說。以時節為因能生世間法。時不至不生。時不至不滅。世間一切無常。時是常。或謂性者論作見有物名涅槃。乃十八外道服水論師說。謂水能生物水能壞物。說水是常。或謂非性者論作見無物名涅槃。乃十九外道口力論師說。謂虛空是萬物因。一切從空生還從空滅。說虛空是常。或謂知性非性者論作見有無物是涅槃因。乃二十外道安茶論師說。謂本無日月星辰虛空及地。惟有大水。時大安茶生如雞子破為二段。在上作天。在下作地。彼二中間生梵天一切眾生。從梵天生還歸彼處。名為涅槃。此三種不離地水火風空而生計著。不出有無及亦有亦無見也。或見有覺與涅槃差別者。唐作或計諸物與涅槃無別。謂萬物是喧動。涅槃是寂靜。此二無別。於中分別精麤。疏決真偽。有覺者存涅槃即不應有覺。此有覺者不離涅槃。即非想非非想境界彼之所謂涅槃也。提婆論闕此一種。并前小乘外道論師及苦行論師皆無發明。深談理諦則彼所無。略能記述麤淺者耳。似非真出提婆所傳。智者當能燭之。有道流問大珠曰。世間還有法過於自然否。珠曰有。曰何法過得。曰能知自然

者。曰元氣是道否。珠曰元氣自元氣。道自道。曰若是者則應有二也。珠曰知無兩人。又問。云何為邪。云何為正。珠曰心逐物為邪。物從心為正。只此數語。而種種邪正之辨自見於言外。有如是比種種妄想外道所說。不成所成。智者所棄。大慧。如是一切悉墮二邊作涅槃想。如是等外道涅槃妄想。彼中都無若生若滅。(唐云於此無有若住於出)大慧。彼一一外道涅槃彼等自論。智慧觀察都無所立。如彼妄想。心意來去漂流馳動。一切無有得涅槃者。

通曰。以上二十一種涅槃。但略舉其最著者耳。此外九十餘種有如是比類種種妄想所說涅槃。大率虛謬邪見而說諸論。不與如實正法相應。不如於理。不成其說。智者所棄而遠離之也。如是一切說有說無。說常說無常。進之說亦有亦無。亦常亦無常。又進之說非有非無。非常非無常。凡六十二見。虛妄分別悉墮二邊。不離對待作涅槃想。如是虛妄分別以為涅槃。彼中都無住於世間。而若生者亦無入於涅槃。而若滅者一切斷滅誰為生滅。彼諸外道等依彼自宗建立自論。以正智正慧觀察之。違背正理。自相破壞。無如實知。都無所立。其說既支離矯亂。徒錯用心。妄為分別。令其心意掉散。往來漂馳。無有寧止。心意既流。念念不停。正沒溺於生死苦海中諸趣相續不得解脫豈有真得涅槃者乎故曰一切無有得涅槃者此諸外道妄計涅槃皆不隨順涅槃之相非我法所名為涅槃者也雲蓋山志元禪師因潭州道正表聞馬王乞師論義王請師上殿相見茶罷師就王乞劍師握劍問道正曰你教中道恍恍惚惚其中有物是何物杳杳冥冥其中有精是何精道得不斬道不得即斬道正茫然便禮拜懺悔師謂王曰還識此人否王曰識師曰是誰王曰道正師曰不是其道若正合對得山僧祇是箇無主孤魂因茲道士更不紛紜直饒對得分明也不出冥諦與本來人大相遠在。

大慧如我所說涅槃者謂善覺知自心現量不著外性離於四句見如實處不墮自心現妄想二邊攝所攝不可得一切度量不見所成愚於真實(唐云不入諸量不著真實)不應攝受棄捨彼已得自覺聖法知二無我離二煩惱盡除二障永離二死上上地如來地(唐云轉修諸地入於佛地)如影幻等諸深三昧離心意意識說名涅槃大慧汝及餘菩薩摩訶薩應當修學當疾遠離一切外道諸涅槃見。

通曰上既辨諸外道無有得涅槃者此下乃詳我法涅槃非外道所能窺也如我所說涅槃謂善覺了自心現量心外無法法外無心不著外境而生分別遠離有無一異俱不俱四句邪見實見得真如實際不生不滅之處故不墮於自心所現分別有無二邊邪見即能收所取心量亦不可得何以離能所取也見世間一切建立不出妄想度量虛妄不實無所成就由其愚昧迷真實理是不應攝受者攝所攝不可得一切棄捨不取諸法

即名真實斯得自覺聖智所現證法所證之法謂何謂知人法二無我遠離根本枝末二煩惱淨除惑智二障永超分段變易二生死漸歷諸地至於佛地得如幻等諸深三昧覺自心所現如幻猶未為深也即幻即真即真即幻一切外境常自寂滅乃為深三昧也此唯轉識成智者方能證此故轉心意意識生滅種子成不生滅智用然後號名涅槃也三德涅槃如伊三點為如來秘密之藏此中自覺聖體即是真如知二無我等即是般若永離二死即是解脫三一圓融故名涅槃絕思絕議如是安住豈外道所能測哉汝等菩薩應當修學遠離一切外道諸涅槃見可也僧志道問六祖曰學人自出家覽涅槃經十載有餘未明大意願和尚垂誨祖曰汝何處未明曰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為樂於此疑惑祖曰汝作麼生疑曰一切眾生皆有二身謂色身法身也色身無常有生有滅法身無常有知無覺經云生滅滅已寂滅為樂者不審何身寂滅何身受樂若色身者色身滅時四大分散全然是苦苦不可言樂若法身寂滅即同草木瓦石誰當受樂又法性是生滅之體五陰是生滅之用一體五用生滅是常生則從體起用滅則攝用歸體若聽更生即有情之類不斷不滅若不聽更生則永歸寂滅同於無情之物如是則一切諸法被涅槃之所禁伏尚不得生何樂之有祖曰汝是釋子何習外道斷常邪見而議最上乘法據汝所說即聲色外別有法身離生滅求於寂滅又推涅槃常樂言身有受用斯乃執吝生死耽著世樂汝今當知佛為一切迷人認五陰和合為自體相分別一切法為外塵相好生惡死念念遷流不知夢幻虛假枉受輪迴以常樂涅槃翻為苦相終日馳求佛愍此故乃示涅槃真樂剎那無有生相剎那無有滅相更無生滅可滅是則寂滅現前當現前時亦無現前之量乃謂常樂此樂無有受者亦無不受者豈有一體五用之名何況更言涅槃禁伏諸法令永不生斯乃謗佛謗法聽吾偈曰無上大涅槃圓明常寂照凡愚謂之死外道執為斷諸求二乘人目以為無作盡屬情所計六十二見本妄立虛假名何為真實義惟有過量人通達無取捨以知五蘊法及以蘊中我外現眾色相一一音聲相平等如幻夢不起凡聖見不作涅槃解二邊三際斷常應諸根用而不起用想分別一切法不起分別想劫火燒海底風吹山相擊真常寂滅樂涅槃相如是吾今強言說令汝捨邪見汝勿隨言解許汝知少分志道聞偈大悟禮拜而退六祖一偈該盡此篇妙義傳佛心印豈在言語文字間耶。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外道涅槃見各各起妄想斯從心想生無解脫方便愚於縛縛者遠離善方便外道解脫想解脫終不生眾智各異趣外道所見通彼悉無解脫愚癡妄想故一切癡外道妄見作所作有無有品論彼悉無解脫凡愚樂妄想不聞真實慧言語三苦本真實滅苦因譬如鏡中像雖現而非有於妄想心鏡愚夫見有二不識心及緣則起二妄想了心及境界妄想則不生心者即種種遠離相所相事現而無現如彼愚妄想三有

唯妄想外義悉無有妄想種種現凡愚不能了經經說妄想終不出於名若離於言說亦無有所說。

通曰此頌上外道涅槃之見如前二十一種但從各各自心妄想所起此妄分別既從心想流動所生非有解脫善巧方便之法外道執有涅槃可取已為所縛更以妄見取之是為能縛彼愚為能縛不自覺悟乃復遠離善巧方便之法雖作解脫想而解脫終不生也彼外道眾各出邪智各各異趣或見其常則以常為解脫或見其斷則以斷為解脫據彼自所通處各各自謂解脫其實悉無解脫也則何以故唯智可以破愚唯真可以除妄彼既愚於縛縛不離乎癡意想漂流不離乎妄即無善巧方便其何以得解脫乎故一切癡外道妄見能作所作或以為無因或以為有因建立有品無品諸論悉無有得解脫者為彼凡愚但樂虛妄分別不聞真實解脫之慧故至此耳彼虛妄分別者不離言語言語乃三苦之本三苦謂苦苦壞苦行苦苦者謂三界已苦欲界復苦壞苦者謂樂壞時苦等於三途行苦者即處中苦通於無色此三苦不離欲界色界無色界外道所建立言論不過分別三界生滅諸法實三苦之本也豈能超出三界而得解脫耶若真實慧者不作有見不作無見本無能作亦無所作真如實際中不起一念分別本無三界之相可得何從有三界之苦乎是真實慧者實滅苦之因是真解脫是真涅槃彼固未之聞也所云滅苦因者豈必斷滅三界一切等法而後無苦哉譬如鏡中之像雖現而非有也真如實際即鏡也三界等法即像也三界等法唯自心所現不可謂之有不可謂之無愚夫於自心鏡中所現之相妄想分別或見謂之有或見謂之無作此二見良由不識自心本體及外緣境界如鏡中像像有去來鏡無生滅緣有去來心無生滅彼不依真實而依虛妄起二分別建立有品無品言論自造苦因無足恠者若能了心及境界覺知自心現量外性非性如鏡中像雖現而非有豈有於虛妄影像而生虛妄分別者乎其不生妄想者何也以三界諸法唯心所現是心即種種種種即心心境一如本來寂滅遠離能相所相能所既無即無實事可得現起三界種種事業現而無現不可定執為有如彼凡愚外道種種妄想分別也且三界所有種種諸法不出生滅去來影相唯是妄想分別建立於外境界執為實義不知外性非性一切影相原無所有以妄想故現有種種事法種種所現既從妄想生妄本無根即是不生此自心現量未易窺也凡愚不能了此輪轉三界不得解脫亦大可哀哉不徒外道言語為三苦本但有言說都無實義即如諸經所說妄想云者欲令眾生返妄歸真安住涅槃然終不出於名言既落名言即非真實若達名言體空於言說而離言說默契不可思議境界即所說之法亦不可得一法不存方證真實是為我所說涅槃義也豈凡愚所能了乎雜華偈曰眼耳鼻舌身心意諸情根以此常流轉而無能轉者法性本無生示現而有生是中無能現亦無所現物眼耳鼻舌身心意諸情根一切空無性妄心分別有如是而觀察一切皆無性此偈大旨實與

此偈無二青州法本禪師上堂揚聲止響不知聲是響根弄影逃形不知形為影本以法問法不知法本非法以心傳心不知心本無心心本無心知心如幻了法非法知法如夢心法不實莫謾追尋夢幻空華何勞把捉到這裏三世諸佛一大藏教祖師言句天下老和尚露布葛藤盡使不著何故太平本是將軍致不許將軍見太平便下座若此等言說而無說雖終日咬嚼不為分外。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宗通卷六

提婆菩薩釋楞伽經中外道小乘涅槃論(藏中錄出備覽)。

卍云原本錄出全文今讓藏中茲省略焉。

一切佛語心品第四

(魏云法身品第七唐云無常品第三之二)。

爾時大慧菩薩白佛言世尊惟願為說三藐(此云正覺)三佛陀(此云正覺)我及餘菩薩摩訶薩善於如來自性自覺覺他佛告大慧恣所欲問我當為汝隨所問說大慧白佛言世尊如來應供等正覺為作耶為不作耶為事耶(唐云為果)為因耶為相耶為所相耶為說耶為所說耶為覺耶為所覺耶如是等辭句為異為不異佛告大慧如來應供等正覺於如是等辭句非事非因所以者何俱有過故大慧若如來是事者或作或無常無常故一切事應是如來我及諸佛皆所不欲若非所作者無所得故方便則空同於兔角繫大之子(此云石女兒)以無所有故大慧若無事無因者則非有非無若非有非無則出於四句四句者是世間言說若出四句者則不墮四句不墮四句故智者所取一切如來句義亦如是慧者當知。

通曰如來正等正覺如如自性即法身真我也若善此義以之自覺即到自覺聖智境界以之覺他令轉迷歸悟共證菩提此正世尊度生本心故許大慧恣所問也然謂之曰正徧知內而法身自性外而世間諸法無所不知是正徧知超過一切非可以世間智窺測之也世間所云作者是有為法所云不作者是無為法或因或果或相或所相或說或所說或覺或所覺總不出有為無為二種度量若謂無上正等正覺異此等辭句別有法身則不得謂徧知矣若謂無上正等正覺不異此等辭句同諸所覺則不得名正覺矣如何遠離異不異而直顯法身乎佛以等正覺於如是辭句總云非也為其果非正果因非正因以法身自性觀之俱有過故何言乎其有過也若言如來法身是事者則同有作凡有作者皆無常以無常為法身者則一切世間無常之事皆如來矣此乃生滅法我及諸佛皆不許也若言如來非所作者則法身絕無體性可得雖設立種種方便法門悉空無益同於兔角石女之子畢竟無故此乃斷滅法我及諸佛亦不許也故曰二俱有過言作者墮於有言不作者墮於無又有言無果無因者即非有非無是非有非無見者雖遣有無二邊實不離有無四句分別法曰有句曰無句曰亦有亦無句曰非有非無句此四句法者乃世間外道妄想言說智者所不道也若能超出四句外者則不墮四句邪見中離四句絕百非獨露真常不為邪論所惑故為智者所取我及一切如來句義離因果離能所離一異俱不俱亦如是不墮四句也不墮四句即無諸過具慧眼者能離一切有無諸見當能辨此矣百丈云參善知識求覓一知一解是善知識魔生語見故若發四弘誓願度一切眾生盡然後我始成佛是菩薩法智魔誓願不相捨故若持齋戒修禪學慧是有漏善縱然坐

道場示現成等正覺度恒沙數人盡證辟支佛果是善根魔起貪著故若於諸法都無貪染神理獨存住甚深禪定更不昇進是三昧魔久耽玩故至無上涅槃離欲寂靜是魔業若智慧脫若干魔網不去縱解百本圍陀經盡是地獄滓若覓如佛相似無有是處如今聞說不著善惡有無等法即為墮空不知棄本逐末却是墮空也求佛求菩提及一切有無等法是棄本逐末祇如今羶食助命補破遮寒渴則掬水喫餘外但是一切有無等法都無纖毫繫念此人漸有輕明分善知識不執有不執無脫得十句魔語出語不繫縛人所有言說不自稱師說如谷響言滿天下無口過堪依止若道我能說能解說我是和尚汝是弟子這箇同於魔說無端說道目擊道存是佛不是佛是菩提涅槃解脫等無端說一知一解見舉一手豎一指云是禪是道這箇語繫縛人未有住時祇是重增比丘繩索縱然不說亦有口過寧作心師不師於心不了義教有人天師有導師了義教中不為人天師不師於法未能依得玄鑑且依得了義教猶有相親分若是不了義教祇合聾俗人前說祇如今但不依住一切有無諸法亦不作無依住亦不作不依住知解是名大善知識亦云唯佛一人是大善知識為無兩人餘者盡名外道亦名魔說觀此足知無上正等正覺故非有無四句諸法所可擬也。

如我所說一切法無我當知此義無我性是無我一切法有自性無他性如牛馬(唐云如我所說諸法無我以諸法中無有我性故說無我非是無有諸法自性)大慧譬如非牛馬性非馬牛性其實非有非無彼非無自性如是(唐云譬如牛無馬性馬無牛性非無自性一切諸法亦復如是)大慧一切諸法非無自相有自相但非無我愚夫之所能知以妄想故如是一切法空無生無自性當如是知。

通曰一切如來句義不墮四句法中何以必慧者然後知也如我所說一切法無我非是淪於斷滅一無所有之謂也當知此義謂一切法無有主宰本無實性名曰無我但除妄我耳非除真我也一切法皆自心所現各各有真實自性無他分別妄想之性譬如他人身中無有我性我自身中無有他性非無自性也如牛馬然譬如非牛有馬性非馬有牛性牛體上不得說馬性是是有是無然非無牛自性也馬體上不得說牛性是是有是無然非無馬自性也一切諸法亦復如是非我而妄執為我即是分別即是他性真如性中無我可得即無分別即是自性故一切諸法無有自相而非有即有非無真實自性實有真實自性真實自性即常住自相但非斷滅無我愚夫外道之所能知也以彼妄想分別執非我而為我想即斷滅至無我之地亦由妄想分別雖無我亦我也彼既執虛妄之我豈能知真實之我乎若能悟知真實自相者如是一切法空如是一切法無生如是一切法無自性即是我所說無我義也說空豈偏空哉真空故不空也說無空豈斷滅不生哉常生即不生也說無自性豈真無性哉但無他性耳說無我豈真無我哉但無妄我耳明於是義方可語慧慧者當如是知豈

凡愚所能知乎溫慥尚書問圭峰禪師曰悟理息妄之人不結業一期壽終之後靈性何依師曰一切眾生無不具有覺性靈明空寂與佛無殊但以無始劫來未曾了悟妄執身為我相故生愛惡等情隨情造業隨業受報生老病死長劫輪迴然身中覺性未曾生死如夢被驅役而身本安閑如水作冰而濕性不易若能悟此性即是法身本自無生何有依託靈靈不昧了了常知無所從來亦無所去然多生妄執習以性成喜怒哀樂微細流注真理雖然頓達此精難以卒除須長長覺察損之又損如風頓止波浪漸停豈可一生所修便同諸佛力用但可以空寂為自體勿認色身以靈知為自心勿認妄念妄念若起都不隨之即臨命終時自然業不能繫雖有中陰所向自由天上人間隨意寄託若愛惡之念已泯即不受分段之身自能圓短為長易羸為妙若微細流注一切寂滅唯易覺大智朗然獨存即隨機應現千百億化身度有緣眾生名之為佛玩圭峰語而真我妄我之辨當自了然。

如是如來與陰非異非不異若不異陰者應是無常若異者方便則空若二者應有異如牛角相似故不異長短差別故有異一切法亦如是大慧如牛右角異左角左角異右角如是長短種種色各各異大慧如來於陰界入非異非不異。

通曰上言無我非無自相有自相此自相即如來法身也若謂如來法身離五陰色身而後顯者即是外道邪見故謂如來法身與五陰色身非異非不異若法身與五陰不異者五陰是所作法遷謝無常法身亦應無常若法身與五陰異者則法身墮在頑空一切修證方便皆無所施是法身與陰若二物者應離五陰而有法身離法身而有五陰不可為一也今法身即在五陰之中五陰即在法身之中不可謂異於此生異不異見者如牛兩角互相似故本不異然以長短差別故說名為異一切諸法皆亦如是應無異相而有異相也如牛右角與左角與右角與左角乃至長短不同色相分別種種差殊然亦非異形有長短非離牛角而有長短也色有黑白非離牛角而有黑白也如燒宮殿園林見種種焰火性是一所出光焰由薪力故長短大小各各差殊所以如來法身之相於五陰六入十八界中不可說一不可說異若說一者有二然後說一彼未嘗二何用說一若說異者非同然後說異彼本是同何用說異惟其非異非不異故非言論所及但可慧者自知而已黃檗云學道人若欲知要訣但莫於心上著一物言佛真法身猶若虛空此喻法身即虛空虛空即法身常人謂法身徧虛空處虛空中含容法身不知法身即虛空虛空即法身也若定言有虛空虛空不是法身若定言有法身法身不是虛空但莫作虛空解虛空即法身莫作法身解法身即虛空虛空與法身無異相佛與眾生無異相生死與涅槃無異相煩惱與菩提無異相離一切相即是佛故不以長短種種色觀牛角者牛角但一而已。

如是如來解脫非異非不異如是如來以解脫名說若如來異解脫者應色相成色相成故應無常若不異者修行者得相應無分別而修行者見分別是故非異非不異(魏云若如來法身不異解脫者則無能證所證差別而修行者則見能證及以所證非不異也)。

通曰上言法身與五陰非異非不異如來藏性本如是然有在纏出纏之別故出纏者名為解脫解脫者是如來相應行不可說一不可說異未解脫時則法身隱既解脫時則法身顯如是依解脫故說名如來法身之相何言乎非異非不異也若言異者解脫一無所有法身不離於有既有法身可得應是色相所成色相無常終歸壞滅法身不如是也故不可言異若言不異者則無能證所證差別修行者以解脫而得法身之相應無分別然而修行者則見解脫為能證之法法身為所證之理分別歷然又未嘗不異也惟其非異非不異揀辯不出故不可說是一不可說是異也僧問忠國師如何是解脫師曰諸法不相到當處解脫曰恁麼即斷去也師曰向汝道諸法不相到斷甚麼又僧問若為得成佛去師曰佛與眾生一時放却當處解脫曰作麼生得相應去師曰善惡不思自見佛性曰若為得證法身師曰越毗盧之境界曰清淨法身作麼生得師曰不著佛求耳曰阿那箇是佛師曰即心是佛曰心有煩惱否師曰煩惱性自離曰豈不斷耶師曰斷煩惱者即名二乘煩惱不生名大涅槃國師種種說話總發明如來解脫非異非不異境界。

如是智及爾燄非異非不異大慧智及爾燄非異非不異者非常非無常非作非所作非有為非無為非覺非所覺非相非所相非陰非異陰非說非所說非一非異非俱非不俱非一非異非俱非不俱故悉離一切量離一切量則無言說無言說則無生無生則無滅無滅則寂滅寂滅則自性涅槃自性涅槃則無事無因無事無因則無攀緣無攀緣則出過一切虛偽出過一切虛偽則是如來如來則是三藐三佛陀大慧是名三藐三佛陀佛陀大慧三藐三佛陀佛陀者離一切根量。

通曰上言修行者得相應無分別而修行者見分別然有分別者爾燄識也一念相應無分別者般若智也爾燄此云所知既法身與解脫非異不異如是般若之智及所知之境亦不可說一亦不可說異何言乎非異非不異也般若真智諸法所不能緣唯不能緣故能即所知離所知也唯即所知不見其異唯離所知不見其不異以無一法可得故如前大慧所舉作非作是常無常義覺非覺是有為無為義相所相即陰非陰義說非說即一異俱不俱義以上種種辭句各以見聞覺知為量而說一切法總不離所知數量總不離言說分別實不出四句法也般若智中一無所有遠離一切心量非一切心量所及即遠離一切言說非一切言說所及既無言說即本無生大凡有生即有滅既無所生則無所滅大凡有滅者即係功動所致唯無所滅則本自寂然不待滅之而後滅也此寂滅者即是自性涅槃不生不滅唯自性涅槃不生不滅故遠離於生滅凡世間有所證

之果及所修之因總屬生滅邊事此涅槃虛空非作非所作即無事無因
可得既無因果而一切意想何所攀緣此涅槃虛空非覺非所覺即無妄
想攀緣可得既無攀緣則超過世間一切虛偽如外道二乘等見不離四
句戲論等法此涅槃虛空非說非所說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即此證
於真如實際故名曰如來也如來者即是佛陀唯成無上正等正覺故名
曰三藐三佛陀佛陀也夫三藐三佛陀佛陀者於世出世間等法無所不
知具一切智故曰徧覺能自開覺具一切種智故曰正覺使未超出一切
根量即墮於一切根量之中而爾發識未忘去般若智尚遠唯能遠離心
意意識諸根量等轉識成智洞徹無礙徧覺即是正覺正覺即是徧覺故
曰智及爾發非異非不異也合前法身與解脫非異非不異是法身般若
解脫三德圓融總名自性涅槃也永嘉云法身不疑即般若般若無著即
解脫解脫寂滅即法身如圓伊三點非異非不異涅槃妙德如是非佛陀
不證也皓月供奉問長沙岑曰天下善知識證三德涅槃也未師曰大德
問果上涅槃因中涅槃曰問果上涅槃曰天下善知識未證曰為甚未證
師曰功未齊於諸聖曰功未齊於諸聖何名為善知識師曰明見佛性亦
得名為善知識曰未審功齊何道名證大涅槃師示偈曰摩訶般若照解
脫甚深法法身寂滅體三一理圓常欲識功齊處此名常寂光曰果上三
德涅槃已蒙開示如何是因中涅槃師曰大德是此經說無事無因長沙
說果上涅槃及因中涅槃善觀之亦非異非不異。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悉離諸根量無事亦無因已離覺所覺亦離相所相陰緣等正覺一異
莫能見(魏云諸緣及五陰佛不見一法)若無有見者云何而分別非作非不
作非事亦非因非陰非在陰亦非有餘雜(唐云非陰非不陰亦不離餘物魏云
非陰非離陰亦不在餘處)亦非有諸性如彼妄想見當知亦非無此法法亦
爾以有故有無以無故有有若無不應受若有不應想(唐云無既不可取有
亦不應說)成於我非我言說量留連沉溺於二邊自壞壞世間解脫一切
過正觀察我通是名為正觀不毀大導師。

通曰此總頌正等正覺遠離諸過也根量不離見聞覺知境界但以八識
為根轉識成智遠離諸法根量即證於清淨法身本無果事亦無修因如
是一切皆離已離能覺之人亦離所覺之法云何更有五陰之相及五陰
所緣之相乎曰離相所相非一切無相之謂也五陰及諸緣以等正覺觀
之與自性法身平等無二不見其一不見其異既無一異可見安所分別
之曰非一非異非俱非不俱耶如是分別既無即非彼道外所云作不作
亦非彼二乘所云果與因而自性清淨法身非即五陰非離五陰亦不雜
於餘物終不出於五陰及緣之相也然而此陰及緣之相見其有者妄想
執之以為有見其無者妄想執之以為無其實非有自性如彼妄想分別
見一切有亦非淪於虛無如彼妄想分別見一切無此法法自爾法法皆
如不有不無一切平等此一切諸法本自如是彼有無妄見因對待而成

以先有故言無以先無故言有若無對待即有無不成是故於無不應取著而說無以無亦無自性故於有不應分別而說有以有亦無自性故有無二法非有自性則彼所云作不作及果與因者不離乎相所相惡能免於過哉彼唯迷惑於五陰中計色中我我中色離色是我離我是色凡二十種我見不了我非我真如實義惟一真我無彼妄我了真我者即離言說彼唯不了但著於言說數量留連不捨沉溺於有無斷常二邊不獨自壞且壞世間墮有者諸趣相續墮無者斷滅種性有如是過何由而得解脫乎若能通於我法如來法身於陰界入非異非不異即不墮二邊邪見即不墮四句言說數量超然解脫遠離一切虛偽之過由於正念觀察得自宗通於一切法了無一異可得是名為正觀是名為正徧正覺不謗如來大法乘也故曰不毀大導師百丈云須辨主客語貪染一切有無境法被一切有無境惑亂自心是魔王照用屬魔民祗如今鑑覺但不依住一切有無諸法世間出世間法亦不作不依住知解亦不依住無知解自心是佛照用是菩薩心是主宰照用屬客塵如離波說水照萬象以無功若能寂照不自玄百自然貫串於古今如云神無照功至功常存能一切處為導師故百丈有如是正觀所以為百世師也。

爾時大慧菩薩復白佛言世尊如世尊說修多羅攝受不生不滅又世尊說不生不滅是如來異名云何世尊為無性故說不生不滅為是如來異名(唐云如佛經中分別攝取不生不滅言此即是如來異名世尊願為我說不生不滅此則無法云何說是如來異名如世尊說一切法不生不滅當知此則墮有無見)佛告大慧我說一切法不生不滅有無品不現大慧白佛言世尊若一切法不生者則攝受法不可得一切法不生故若名字中有法者唯願為說佛告大慧善哉善哉諦聽諦聽善思念之吾當為汝分別解說大慧白佛言唯然受教佛告大慧我說如來非無性亦非不生不滅攝一切法亦不待緣故不生不滅亦非無義大慧我說意生法身如來名號(唐云我說無生即是如來意生法身別異之名)彼不生者一切外道聲聞緣覺七住菩薩非其境界大慧彼不生即如來異名大慧譬如因陀羅釋迦不蘭陀羅(梵語釋迦提婆因陀羅此云帝釋又云富蘭陀又云橋尸迦皆帝釋異名)如是等諸佛一一各有多名亦非多名而有多性亦非無自性(唐云譬如帝釋地及虛空乃至手足隨一一物各有多名非以多名而有多體亦非無體)。

通曰上言法身解脫般若為一體已離相矣至此又欲離名故大慧問世尊所說契經處處說言諸法不生不滅世尊復言不生不滅者是如來異名然世尊為一切法皆無自性故說不生不滅耶為見如來異名不生不滅耶若說諸法不生不滅為無性者既墮於無又說是如來異名者復墮於有此則墮有無見佛說一切法不生不滅非世間有無見所現起有無法也唯不生則不有唯不滅則不無不有不無即超出有無之量原非有無故有無品不現大慧復以有無不現即一切法不生若一切法本不生則契經所攝受者亦不可得云何有一切法法既不有誰為立名若依施

設名字中別有法合於不生義者唯願說之佛說如來法身非是無物不墮於無也亦非經果攝受不生不滅法而不生不滅果攝受一切法實有法相可得不墮於有也雖離有無亦非待有無生滅緣盡而後顯其不生不滅也本自不生不滅故既本不生不滅而又施設名字等法非虛妄說其實有義故其義云何我說意生法身不生而生生而無生即是如來異名彼不生境界唯八地以下實證平等真如方能了知生即不生不生即生於中更無異相可得若一切外道聲聞緣覺及七住菩薩所證寂滅未能捨藏生滅猶存豈能知此不生不滅真境界耶故依意生身有無生名依無生義有如來名非無真實之義吾固謂不生即如來異名也譬如帝釋一名釋提桓因一名富蘭陀一名憍尸迦乃至地及虛空手足等諸物一一各有多名帝釋如是諸佛亦如是非以多名而有多體名雖多而體則一也亦非無自體性終淪於虛無而後謂之不生也何得謂一切法不生遂不應有異名耶昔南泉問僧講甚麼經曰彌勒下生經泉曰彌勒幾時下生曰見在天宮當來下生泉曰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雲居鷹問洞山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未審誰與安名洞山被問直得禪床震動乃曰鷹閣黎吾在雲巖曾問老人直得火爐震動今日被子一問直得通身汗流洞山將圓寂謂眾曰吾有閑名在世誰人為吾除得眾皆無對時沙彌出曰請和尚法號山曰吾閑名已謝後石霜著語云無人得他肯雲居曰若有閑名非吾先師曹山云從古至今無人辨得疎山云龍有出水之勢無人辨得若於此諸老宿句下參透當知不生即如來異名異名即自不生。

如是大慧我於此娑呵(此云堪忍)世界有三阿僧祇(此云無數)百千名號愚夫悉聞各說我名而不解我如來異名大慧或有眾生知我如來者有知一切智者有知佛者有知救世者有知自覺者有知導師者有知廣導者有知一切導者有知仙人者有知梵者有知毗紐(此云大力)者有知自在者有知勝者有知迦毗羅者(佛生彼城)有知真實邊者有知月者有知日者有知王者有知無生者有知無滅者有知空者有知如如者有知諦者有知實際者有知法性者有知涅槃者有知常者有知平等者有知不二者有知無相者有知解脫者有知道者有知意生者大慧如是等三阿僧祇百千名號不增不減此及餘世界皆悉知我如水中月不出不入彼諸愚夫不能知我墮二邊故然悉恭敬供養於我而不善解知辭句義趣不分別名不解自通計著種種言說章句於不生不滅作無性想不知如來名號差別如因陀羅釋迦不蘭陀羅不解自通會歸終極於一切法隨說計著。

通曰上言非以多名而有多性亦非無自性此下復詳明之如來有十號者謂如來應供正徧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無上世間解本一號粘上善逝者非也諸佛皆然無數百千名號意不出此曰日曰月即日光月光日面月面之類二譯有牛王師子如水如

風等皆以喻名華嚴名號品云如來有四百億十千名法華壽量品云我於餘國作佛更有異名姓氏不同名號分別雖有多名而體不異不增不減無去無來此及餘世界皆悉知我者如水中月不出不入水喻眾生之心月喻如來應身眾生心淨如來即現良由法身普應眾生平等顯現而無去來之相如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不出不入即無生滅可得謂之意生身可也謂之無生亦可也故謂無生即如來異名亦可也彼諸愚人雖聞雖說而不知是如來異名由彼墮在有無二邊邪見雖日恭敬供養於我猶如水濁不見明月不善解知辭句義趣至於如來種種異名依義而立義即是名名即是義原不分別此不分別名唯解自宗通者方能了知彼無自通徒於言說章句種種計著於不生不滅之法超過有無之表者作無性想是以有無二見分別不生不滅法也此即不離二邊邪見既於不生不滅見以為無又於如來異名見以為有不知此不生不滅即是如來差別名號亦如帝釋種種異名言雖多而體則一也彼唯不解自通不能決定名與真實會歸終極之地只此不生不滅其義甚深本離言說乃於一切法如言取義義為辭掩猶以水中月為有出入也不亦深可愍哉昔馬大師不安院主問和尚近日尊候如何大師云日面佛月面佛雪竇頌云日面佛月面佛五帝三皇是何物二十年來曾苦心為君幾下蒼龍窟屈堪述明眼衲僧莫輕忽天童頌云日面月面星流電卷鏡對像而無私珠在盤而自轉君不見鉗鎚前百鍊之金刀尺下一機之線明得此段公案無一名不播如來之號無一物不闡遮那之形即與此甚深義相符。

大慧彼諸癡人作如是言義如言說義說無異所以者何謂義無身故言說之外更無餘義唯止言說大慧彼惡燒智不知言說自性不知言說生滅義不生滅大慧一切言說墮於文字義則不墮離性非性故無受生亦無身(唐云離有離無故無生無體故)大慧如來不說墮文字法文字有無不可得故除不墮文字大慧若有說言如來說墮文字法者此則妄說法離文字故是故大慧我等諸佛及諸菩薩不說一字不答一字所以者何法離文字故非不饒益義說言說者眾生妄想故。

通曰因上言不善解知辭句義趣不分別名謂名多體一體既是一則名有多種亦無分別是有分別者辭句也無分別者義趣也彼諸痴人執著名即是義義即是名之說便作是言義與言說無異有多名即應有多義所以者何義無體得言說而成體故言說之外更無餘義但止言說而已彼惡智所燒不知言說體相不知言說有生滅而義趣無生滅也言說何以有生滅為其墮於語言文字也有語言文字即有生相可見即有定體可得有生者必滅有體者必壞是屬生滅邊事非真實法也義何以不生滅為其因文字而顯實不墮於文字中也義本無形不可謂之有其實有義不可謂之無既不屬有無即本不受生既本無受生即自無體無生則無滅無體則無壞故謂義不生滅也言說有盡而義無盡誰謂言說之外

更無餘義乎所以如來說法不離文字亦不墮文字既名說法何以不墮文字也以法離於有無故所說文字亦離於有無說即默默即說求有無之相了不可得除離有無不墮文字之說如來常說若有說言如來說法有文字相可得此即妄說不知一切諸法離文字故法超於文字之外即非言說所及是故我經中說諸佛菩薩不說一字不答一字方與本法相應纔落語言便非實義所以者何一切諸法離文字故所以諸佛菩薩不墮文字法也然諸佛菩薩為饒益一切眾生故非不隨義分別而說唯說歸於義說即無說眾生不明於義以為實有言說者此但眾生妄想分別見耳不知法離文字故雲門上堂云我事不獲已向你諸人道直下無事早是相埋沒了也更欲踏步向前尋言逐句解會千差萬別廣設問難贏得一場口滑去道轉遠有甚麼休歇時此事若在言句上三乘十二分教豈是無言語因甚更道教外別傳若從學解機智得只如十地聖人說法如雲如雨猶被訶責見性如隔羅縠以此故知一切有心天地懸殊雖然如此若是得底人道火不曾燒口終日說事未嘗拄著唇齒未嘗道著一字終日著衣喫飯未嘗觸一粒米挂一縷絲雖然如此猶是門庭之說也須是實得恁麼始得若約衲僧門下句裏呈機獨勞佇思直饒一句下承當猶是瞌睡漢時有僧問如何是一句師曰舉古德云不露風骨句未語先分付進步口喃喃知君大罔措宗門中一段奇特已於此經宣洩殆盡非諸尊宿固難懸合此旨。

大慧若不說一切法者教法則壞教法壞者則無諸佛菩薩緣覺聲聞若無者誰說為誰是故大慧菩薩摩訶薩莫著言說隨宜方便演說經法以眾生希望煩惱不一故我及諸佛為彼種種異解眾生而說諸法令離心意意識故不為得自覺聖智處大慧於一切法無所有覺自心現量離二妄想諸菩薩摩訶薩依於義不依文字(唐云令知諸法自心所現無外境界離說所說二種妄想)。

通曰上言法離文字故應無法可說而如來又說一切法者何也若不說一切法者諸佛從來立教之法即壞教法既壞即無諸佛菩薩而為證法者亦無緣覺聲聞而為依教者一總都無誰是說法者而復為誰說法耶所謂雖復不依言語道亦復不著無言說即此旨也是故大乘菩薩應當究竟第一義諦莫著言說至於隨宜方便廣說一切經法但以眾生中有希望得果未離所知障者有沉迷根境未脫煩惱障者種種不一故我及諸佛為彼種種異解眾生說種種法一音演法隨類得解令彼離心意意識故凡夫縛於根塵不離意識外道執於斷常不離七識二乘有證有得不離八識為識所迷即不得自覺聖智境界若能轉識成智到自覺聖智處彼即離言語相離文字相我則不為說也所謂佛說一切法為治一切心若無一切心何用一切法故云不為得自覺聖智處說也所以不為得自覺聖智說者以彼於一切法如實了知無所有故覺三界諸法唯自心所現無外境界可得故外無其境內無其心即離能說所說二種妄想是

諸大乘菩薩但依於義不依文字已遠離心意意識無事於方便之說已證自覺聖智境界又非言語可到之地故不為聖自證處建立諸法也昔荊南節度使成汭入雲居設供問曰世尊有密語迦葉不復藏如何是世尊密語師召尚書書應諾師曰會麼書曰不會師曰汝若不會世尊有密語汝若會迦葉不覆藏可知世尊不說墮文字法唯迦葉不依文字者乃能信受也。

若善男子善女人依文字者自壞第一義亦不能覺他墮惡見相續而為眾說不善了知一切法一切地一切相亦不知章句(唐云依文字者墮於惡見執著自宗而起言說不能善了一切法相文辭章句既自損壞亦壞於〔地〕不能令人心得解悟)若善一切法一切地一切相通達章句具足性義彼則能以正無相樂而自娛樂平等大乘建立眾生(唐云亦能令他安住大乘正無相樂)大慧攝受大乘者則攝受諸佛菩薩緣覺聲聞攝受諸佛菩薩緣覺聲聞者則攝受一切眾生攝受一切眾生者則攝受正法攝受正法者則佛種不斷佛種不斷者則能了知得殊勝入處(魏云一切勝妙生處)知得殊勝入處菩薩摩訶薩常得化生建立大乘十自在力現眾色像通達眾生形類希望煩惱諸相如實說法如實者不異(唐云真實法者無別無異)如實者不來不去相一切虛偽息是名如實大慧善男子善女人不應攝受隨說計著真實者離文字故。

通曰上言諸菩薩摩訶薩依於義不依文字何以不依文字也以聖智第一義諦不落語言文字故若依文字語言即自壞第一義趣不但自壞亦壞於他不得令人心得覺悟其故何也以自宗不通即墮惡見相續但依自論異見言說為眾說法不能善了一切法相文辭章句不了法相既不知實際所詣不善章句又不知名言所指何以覺他令得第一義乎若能不依文字善知一切世出世間之法善知一切地地上進之路善知一切有為無為相應之相通達章句會歸於義具足性義義根於性義能悅心彼則能以正無相樂而自娛樂所謂自覺聖智善樂非二乘外道有相之樂也樂曰無相非憂非樂即是眾生平等心也既得眾生平等之心即為眾生建立平等大乘之法令諸眾生安住大乘正無相樂是性分之樂人人具足我能樂之而不能以言示人能得之而不必以言求但依於義不患不能覺也是建立大乘之法即是修多羅契理契機攝受不生不滅之法是攝受大乘者教法不壞則攝受諸佛菩薩緣覺聲聞而有證法之人既有證於不生不滅者則攝受一切眾生轉彼生滅而歸於不生不滅既令眾生歸於不生滅法則世間一切虛偽妄想法不能搖惑而攝受如來正法矣既攝受正法則當來世皆能依教修行而佛種不至斷絕佛種不斷者既非輪轉三界又非墮於空亡自能了知勝妙生處或妙寂光土或實報莊嚴土或凡聖同居淨土勝妙莊嚴過於一切既知得殊勝入處此大菩薩豈肯耽寂靜樂而不為度生計乎常得意生化身隨處建立平等大乘之法以十自在力現眾色像所謂處非處力業力定力根力欲力性

力至處道力宿命力天眼力漏盡力有此十力普現色身隨諸眾生希望煩惱三障種種諸相應時應根說如實法是真如實際之法與一切眾生無別無異故名平等何謂之如以來無所從去無所至體自如如故名曰如何謂之實以一切皆有生滅此獨不生滅有生滅者為虛偽無生滅者為真實故名曰實此如實二字亦是文字不應攝受文字隨說計著若解真實義者當知不來不去者果何物乎不生不滅者果何像乎本離文字相故不應墮文字而說法也黃檗云夫求法者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眾求應無所求不著佛求故無佛不著法求故無法不著眾求故無僧問和尚見今說法何得言無僧亦無法師云汝若見有法可說即是以音聲求我若見有我即是處所法亦無法法即是心所以祖師云付此心法時法法何曾法無法無本心始解心心法實無一法可得名坐道場道場者祇是不起諸見悟法本空喚作空如來藏本來無一物何處有塵埃若得此中意逍遙何所論此即能以正無相樂而自娛樂也雪峰示眾云我若東道西道汝等則尋言逐句我若羚羊挂角汝等向甚麼處捫摸僧問保福只如雪峰有甚麼言教便似羚羊挂角福云莫是與雪峰作小師不得麼又鏡清問雪峰古人有言峰便倒臥良久起云問甚麼清再問峰云虛生浪死漢投子頌云尋常愛客恨如來及至人來懶話陪空臥早知眠不當虛勞紅焰落寒灰此雪峰如實說法處欲令學人依於義不依文字實此經之遺矩也。

大慧如為愚夫以指指物愚夫觀指不得實義如是愚夫隨言說指攝受計著至竟不捨終不能得離言說指第一實義大慧譬如嬰兒應食熟食不應食生若食生者則令發狂不知次第方便熟故大慧如是不生不滅不方便修則為不善是故應當善修方便莫隨言語如視指端是故大慧於真實義當方便修真實義者微妙寂靜是涅槃因言說者妄想合妄想者集生死大慧真實義者從多聞者得大慧多聞者謂善於義非善言說善義者不隨一切外道經論身自不隨亦不令他隨是則名曰大德多聞是故欲求義者當親近多聞所謂善義與此相違計著言說應當遠離。

通曰上言善男子善女人不應攝受隨說計著真實者離文字故何言乎真實第一義離文字相也譬如為愚夫不見物者以指指物示之物者真實也指者言說也彼愚不察但觀其指不得其物但觀言說不得實義如是愚夫但以指為物也以言說為實義也隨言說指攝受計著至於沒身終不能得離指之物當在何處離言說之第一義當在何處不能捨文字之指取第一義故名曰愚然說法者猶當具隨宜方便而指示之也譬如嬰兒應食熟食有人不解成熟次第不舂不炊而以生食食之若食生物則發狂亂如是不生不滅第一義諦離言說相離文字相若不方便次第而修如食嬰兒以生食也彼不得其指不得具足莊嚴法身反以為不善之法如彼痴人不知舂炊噉文字穀不得義食以是義故於真實第一義

諦善男子善女人應當方便修習庶於不生不滅之義得其滋味不宜於語言文字有所執著如視指端而終不知所指之物為何在也夫於真實義當方便修者何也謂真實第一義者不生不滅寂默鎮靜最為微妙非尋常寂靜者可比是為無餘涅槃之正因也涅槃妙德常樂我淨名為果地修證必以不生不滅為因地心故真實義當方便修也夫於言說不宜計著者何也一切言說與妄想合妄想者虛妄發生虛妄滅盡分別相續是生死法流轉生死者不得涅槃故言說不宜攝受計著也然真實之義必假言說而顯欲求真實義盡廢言說可乎是真實義不可不修必從多聞善知識而得所謂多聞者謂義巧方便善於第一義非聲巧方便善於種種言說也彼為善義真知自性不生不滅凡一切外道經論或有因或無因終不離生滅法必不隨順其說既身自不隨亦不令他隨遠離一切惡燒智會歸終極但一不生不滅是則名曰大德多聞欲求真實義者當親近此多聞善知識可也彼所謂善義為善方便次第修習能善開導於他非如食嬰兒以生食者比故當親而近之也若與此多聞相違相背者但善言說不善於義違遠涅槃不離生死應當遠離其可親近之乎黃龍惟清禪師印心於晦堂每謂人曰今之學者未脫生死病在甚處病在偷心未死耳然非其罪為師者之罪也如漢高帝給韓信而殺之信雖死其心果死乎古之學者言下脫生死效在甚處在偷心已死然非學者自能爾實為師者鉗錘妙密也如梁武帝御大殿見侯景不動聲氣而景之心已枯竭無餘矣諸方所說非不美麗要之如趙昌畫華華雖逼真而非真華也經文業有三喻此更增入三喻宛轉說法無非令人因指見月毋為畫華所迷。

爾時大慧菩薩復承佛威神而白佛言世尊世尊顯示不生不滅無有奇特所以者何一切外道因亦不生不滅世尊亦說虛空非數緣滅及涅槃界不生不滅世尊外道說因生諸世間世尊亦說無明愛業妄想為緣生諸世間彼因此緣名差別耳外物因緣亦如是世尊與外道論無有差別微塵勝妙自在眾生主等如是九物不生不滅世尊亦說一切性不生不滅有無不可得外道亦說四大不壞自性不生不滅四大常是四大乃至周流諸趣不捨自性世尊所說亦復如是是故我言無有奇特惟願世尊為言差別所以奇特勝諸外道若無差別者一切外道皆亦是佛以不生不滅故而世尊說一世界中多佛出世者無有是處如向所說一世界中應有多佛無差別故佛告大慧我說不生不滅不同外道不生不滅所以者何彼諸外道有性自性得不生不變相(唐云外道所說有實性相不生不變)我不如是墮有無品大慧我者離有無品離生滅非性非無性如種種幻夢現故非無性云何無性為色無自性相攝受現不現故攝不攝故以是故一切性無性非無性(唐云我所說法非有非無離生離滅云何非無如幻如夢色種種見故云何非有色相自性非是有故見不見

故取不取故是故我說一切諸法非有非無)但覺自心現量妄想不生安穩快樂世事永息。

通曰因上言大德多聞不隨一切外道經論已隱然指出微妙涅槃不生不滅非外道所執不生不滅者比大慧承佛威神詳細翻出一謂外道計作者為因諸法生滅而作者不生不滅與世尊所說虛空無為非擇滅無為及涅槃無為不生不滅法無異二謂外道依諸因緣生諸眾生與世尊所說無明愛業妄想為緣生諸世間彼因此緣名異實同乃至外物如泥團微塵依外因緣而生諸法亦復如是三謂外道計微塵等九物一時二方三虛空四微塵五四大種六大梵天七勝妙天八大自在天九眾生主即神我也皆不生滅與世尊說一切性不生不滅無異四謂外道計四大不壞周流諸趣不捨自性為不生滅與世尊所說四大性真周徧法界無異一切無非外道已說無有奇特勝過外道者若有不同願佛為演有何所以佛說為勝若世尊說法與外道無別者外道皆亦是佛世尊說一世界中無有多佛今應有多佛矣以所說不生不滅法無差別故佛乃謂我說不生不滅與外道異亦不同彼不生無常論也所以者何外道所計不生不滅謂一切有實性相不生不變但於有無相上辨耳見諸法生滅無常而顯自性不生滅常以有顯無究竟所謂無者亦無常論耳故墮於有無法中我不如是說也我所說真我者離有離無本無生滅非彼有自性之說也亦非無自性之說也云何非無如幻夢色種種現故不可謂之無也云何非有夢幻色相本無自性可攝受故不可謂之有也未嘗不現而實未嘗現未嘗不攝而實未嘗攝有而不有無而不無是故我說一切諸法非有非無但能覺了一切諸法唯自心所現如水中月如鏡中像原自非有不於有上生妄想分別原自非無不於無上生妄想分別離有離無誰為生滅生滅既無寂滅為樂所以定穩快樂超越三界世事永息得大解脫我之所以異於外道者此也外道不離世事妄為分別終歸生滅不得安穩彼執有相故不勝也詳如下文所明何謂世尊無有奇特乎昔薛簡問六祖曰京城禪德皆云欲得會道必須坐禪習定不因禪定而得解脫者未之有也未審師所說法何如祖曰道由心悟豈在坐也經云若見如來若臥若坐是行邪道何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若無生滅是如來清淨禪諸法空寂是如來清淨坐究竟無證豈況坐耶簡曰弟子回主上必問願和尚慈悲指示心要祖曰道無明暗明暗是代謝之義明暗無盡亦是有盡相待立名故經云法無有比無相待故簡曰明喻智慧暗況煩惱修道之人倘不以智慧照破煩惱無始生死憑何出離祖曰煩惱即是菩提無二無別若以智慧照煩惱者此是二乘小見羊鹿等機大智上根悉不如是簡曰如何是大乘見解祖曰明與無明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實性實性者處凡愚而不滅在聖賢而不增住煩惱而不亂居禪定而不寂不斷不常不來不去不在中間及其內外不生不滅性相如如常住不遷名之曰道簡曰師說不生不滅何異外道祖曰外道所說不生不滅者

將滅止生以生顯滅滅猶不滅生說不生我說不生不滅者本自無生今亦無滅所以不同外道汝若欲知心要一切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清淨心體湛然常寂妙用恒沙簡蒙指示豁然大悟此經許多疑難只六祖數語便自了然傳佛心印者得一一符契如此。

愚痴凡夫妄想作事非諸聖賢不實妄想如犍闍婆城及幻化人大慧如犍闍婆城及幻化人種種眾生商賈出入愚夫妄想謂真出入而實無有出者入者但彼妄想故如是大慧愚痴凡夫起不生不滅惑彼亦無有有為無為如幻人生其實無有若生若滅性無性無所有故一切法亦如是離於生滅愚痴凡夫墮不如實起生滅妄想非諸聖賢不如實者不爾(唐云言虛妄者不如法性起顛倒見)如性自性妄想亦不異(魏云如心分別此法如是如是而彼法不如是如是亦非顛倒分別)若異妄想者計著一切性自性不見寂靜不見寂靜者終不離妄想是故大慧無相見勝非相見相見者受生因故不勝大慧無相者妄想不生不起不滅我說涅槃大慧涅槃者如真實義見離先妄想心心數法逮得如來自覺聖智我說是涅槃。

通曰我唯覺自心現量妄想不生故離有離無離生離滅安穩快樂世事永息既不於世事生妄想何處有生滅乎彼外道愚痴以世事為實從中妄想或以為有或以為無但於有作事上虛妄分別不覩真實無生之妙非聖賢智慧者倫也彼惟於不實之事執以為實不知此不實妄想者譬如犍闍婆城空中莊嚴及幻化人變現種種眾生象馬等物或現商賈出入等事愚夫妄想謂真有出入等相其實無有出者入者但由彼迷心分別以為真有故彼凡愚所見生與不生滅與不滅有為無為悉亦如是總不離幻化境上起不生不滅惑也不知彼真實處原無此有為如凡夫等見亦無此無為如二乘等見即如幻師所作商賈出入或見其生或見其滅而彼幻人其實無有若生若滅若有自性若無自性種種分別都無所有故一切諸法唯自心所現亦復如是無有若生若滅非性非無性本自離於生滅故愚痴凡夫執幻以為真執境以為實墮於有無品不如實法中或起生滅想或起不生滅想其所謂生滅者固妄而所謂不生滅者亦妄也執為生滅者固惑而執為不生滅者亦惑也顛倒分別非諸聖賢若聖賢者覺自心所現明知幻事不為幻化所惑故名為智彼墮不如實妄想者不然不如法性起顛倒見曰此法如是彼法不如是是顛倒分別亦非顛倒分別非實有所異也真如自性即是妄想妄想自性即是真如即真即妄即妄即真故如如之體與不實妄想亦無有異若起異見分別計著一切法實有性自性相謂真如與妄想異而妄想之外別有真如如是計著由不見本來寂靜故不見諸法從本來常自寂靜相即不證入真如實際境界終不離於虛妄分別執著自有而無以為涅槃總顛倒見耳是知見本來寂靜者即不見有性自性相是名無相見計著一切實有體性者即不見寂滅現前是名相見二者提衡而論當是無相見者名為勝非

是相見者名為勝以彼相見者見有生見有滅雖至滅盡終當復生既為受生之因便非真滅生滅生輪轉三界不得涅槃故不勝也此無相見者當體寂靜不見其有而有為妄想不生不見其無而無為妄想不生既無有起即無其滅本自離於生滅我所說名為真涅槃也謂之涅槃者謂見諸法如實住處本來寂靜遠離分別顛倒之見凡先所舉外道妄想或執內法而名之曰心或執外法而名之曰心所其數不一總不出六七八識所轉一切遠離了無一相可得轉識成智證於如來自覺聖智境界此聖智境界即第一義諦但可自證自覺本自不生不滅我所說名涅槃者此也豈外道所執有相見者可同日語乎玄沙上堂佛道閑曠無有程途無門解脫之門無意道人之意不在三際故不可昇沉建立乖真非屬造作動則起生死之本靜則醉昏沉之鄉動靜雙泯即落空亡動靜雙收顛預佛性必須對塵對境如枯木寒灰臨時應用不失其宜鏡照諸像不亂光輝鳥飛空中不雜空色所以十方無影像三界絕行蹤不墮往來機不住中間意鐘中無鼓響鼓中無鐘聲鐘鼓不相交句句無前後如壯土展臂不藉他力師子遊行豈求伴侶九霄絕翳何在穿通一段光明未曾昏昧若到這裏體寂寂常的的日赫燄無邊表圓覺空中不動搖吞燦乾坤迥然照如玄沙語超過一切證入自覺聖智境界無相見勝極其圓妙外道有此等奇特耶。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滅除彼生論(唐云為除有生執)建立不生義我說如來法(魏云我說法無因)愚夫不能知一切法不生無性無所有(唐云亦非是無法)健闍婆幻夢有性者無因不生無自性何因空當說以離於和合覺知性不現是故空不生我說無自性(唐云以是故我說空無生無性)謂一一和合性現而非有分析無和合非如外道見夢幻及垂髮野馬乾闥婆世間種種事無因而相見折伏有因論申暢無生義申暢無生者法流永不斷熾然無因論恐怖諸外道。

通曰此頌上無相見勝相見者受生因故不勝也彼相見者妄見一切有遂生有因論妄見一切無遂生無因論是有無邪執皆生論也既有受生之因不免輪轉三界吾欲滅除彼論故建立離有離無本自不生之義我說如是法惟諸聖賢方能明了非彼凡愚所能知也所謂一切法不生者非是無性即此無性亦無所有不得言無也如乾闥婆城見於虛空如幻夢中現諸色相雖現有種種事而實無因也故我說無因即不生之義也既無生因即離言說而又說一切法空一切法不生一切法無自性是何因耶我所當說也以我所建立不生之義本自空寂離於世間因緣和合諸有為相而覺知之性亦自不現雖有智慧莫能窺之外離和合既空其境內無覺知又空其心內外俱空本自不生是故空不生即是無自性之說我嘗說空無生無自性意本相貫無異說也又所謂離諸和合者寧不見有和合諸緣耶謂世間一切諸法皆一一因緣和合而得生起雖現而

非有也既已現矣何謂非有謂於和合諸法一一而分析之無與和者無與合者各無自性本自無物即和合無和合非如外道所見昔有和合今無和合之論也我所說如夢之境如幻之變如空中垂髮如野馬陽燄及乾闥婆城等以喻世間種種因緣和合所作之事皆無因而相現以為有而實未嘗有也以為無而實未嘗無也生即無生現即不現此我所建立不生之義也所以折伏外道有因之論彼有因論者見一切諸法從因緣和合而生遂謂一切有見一切諸法離因緣和合而滅遂謂一切無不離和合現有之法分別有無雖說無因亦有因也不離有因即受生滅豈真有不生不滅之義乎我所以折伏彼論正以申暢我無生之說我所謂無生者不斷緣起而寂滅現前此說既暢無生之義恒存而如來正法亦相續不斷豈若外道所謂無因者一切斷滅令如來種性亦斷耶故我說無因論謂無生因即彼斷滅見為受生因者亦遠離之熾然說無間說令彼外道知平日所謂有因無因論皆為生論既受生因不離生死寧不知恐怖乎彼若知驚怖庶幾改圖離彼相見此我所謂不如無相勝也玄沙云今時人不悟箇中道理妄自涉事涉塵處處染著頭頭繫絆縱悟則塵境紛紜名相不實便擬凝心斂念攝事歸空閉目藏睛纔有念起旋旋破除細想纔生即便過捺如此見解即是落空亡底外道魂不散底死人冥冥漠漠無覺無知塞耳偷鈴徒自欺誑這裡分明則不然也不是隈門傍戶句句現前不得商量不涉文墨本絕塵境本無位次權名箇出家兒畢竟無蹤跡真如凡聖地獄人天祇是療狂子之方虛空尚無改變大道豈有昇沉悟則縱橫不離本際若到這裡凡聖也無立處若向句中作意則沒溺殺人若向外馳求又落魔界如如向上沒可安排恰似焰爐不藏蚊蚋此理本來平坦何用剗除動靜揚眉是真解說道不疆為意度建立乖真若到這裡纖毫不受措意則差便是千聖出頭來也安一字不得玄沙如許葛藤極力提醒無相消息據本分中纖毫生見尚不許出頭況外道種種生論乎。

爾時大慧以偈問曰。

云何何所因彼以何故生於何處和合而作無因論。

爾時世尊復以偈答。

觀察有為法非無因有因彼生滅論者所見從是滅。

通曰世尊建立不生義為除外道生論也至熾然無因論為除外道有所因也大慧復以偈問外道有何所因復以何故而立為生論有因有生必緣和合而起彼於何處因緣和合為著於有而世尊作無因論以折伏之也為不明於無因之旨恐同於外道無因之說故設此問不知世尊所謂無因者兼彼有因無因而並無之也世尊姑置彼何因何生何處和合以俟後答而先明所說無因論者謂觀察世間一切有為諸法如夢如幻非有因而有亦非無因而有本自離於有無二見外道不察乃於生滅境上或見其有或見其無遂立為有因無因之論是有因無因總不離於生滅

若能覺知吾所說無因之論離有離無本無因緣相可得離生離滅本無生滅法可得而邪見自此息矣邪見既息何從有生論乎故作無因論者為斷彼有無執非與彼無見同也玄沙問境清古人道不見一法是大過患你且道不見甚麼法清指露柱云莫是這箇法麼沙云浙中清水白米從你喫佛法未夢見在天童拈云鏡清當時恁麼答玄沙末後恁麼道還相契也無然則鏡清久不作佛法夢也須是玄沙同參始得據二尊宿相見處即佛法也無況有無見乎。

爾時大慧說偈問曰。

云何為無生為是無性耶為顧視諸緣有法名無生名不應無義惟為分別說。

爾時世尊復以偈答。

非無性無生亦非顧諸緣非有性而名名亦非無義一切諸外道聲聞及緣覺七住非境界是名無生相遠離諸因緣亦離一切事唯有微心住想所想俱離其身隨轉變我說是無生無外性非性亦無心攝受斷除一切見我說是無生如是無自性空等應分別非空故說空無生故說空。

通曰大慧既領無生之義為除外道生論乃復問佛說無生以何義得名為諸法無性一向是無耶為觀察諸緣非有自性而得名耶其義何居佛謂以一向無性為無生者則墮於空以諸緣非有性為無生者則逐於境界去則無無生矣故皆非也要以無生之名依於自體無生之義唯八地捨藏乃能證知一切外道聲聞緣覺及七地菩薩皆非其境界彼處無生相可得故以是義得名也何言乎無生相耶彼遠離世間因緣一切有為之法亦離息滅因緣一切無為之事有無俱離無有能作者唯依微妙寂靜心湛然常住是名不動地是名住地唯一心建立我說是無生也諸法既無因緣離於有無分別則能想所想俱離萬念俱泯我說是無生也唯識想俱斷得轉所依其身轉變獲意生身生本不生我說是無生也彼所見外物有即非有無實不實其心無所攝取視如幻夢毛輪乾城陽燄等斷除一切妄分別見我說是無生也若以諸緣非有性為無生及以一向無性為無生者槩以一切斷滅不生為無生也均失其義矣如是則向所云無自性及空等文句應當即此分別而說以空非空故說名為空以生無生故說名為空有而不有故為妙有無而不無故為真無豈以無自性而槩同於無耶黃檗云聲聞者因聲得悟故謂之聲聞但不了自心於聲教上起解或因神通或因瑞相言語運動聞有菩提涅槃三阿僧祇劫修成佛道皆屬聲聞道謂之聲聞佛唯直下頓了自心本來是佛無一法可得無一行可修此是無上道此是真如佛學道人祇怕一念有即與道隔矣念念無相念念無為即是無學道人若欲得成佛一切佛法總不用學唯學無求無著無求即心不生無著即心不滅不生不滅即是佛八萬四千法門對八萬四千煩惱祇是教化接引門本無一切法離即是法知離

者是佛但離一切煩惱是無法可得此黃檗無一法可得直顯無生之旨實與此段暗合。

因緣數和合則有生有滅離諸因緣數無別有生滅捨離因緣數更無有異性若言一異者是外道妄想有無性不生非有亦非無除其數轉變是悉不可得(唐云唯除眾緣會於中見起滅)但有諸俗數展轉為鈎鎖離彼因緣鎖生義不可得生無性不起離諸外道過但說緣鈎鎖凡愚不能了。

通曰上言遠離諸因緣亦離一切事我說是無生何者為因緣何以謂之離哉世間因緣法有十二數曰無明至老死是也若一念無明生與十二因緣數和合即有生有滅不離苦海若一念無明滅與十二因緣數離此外更無別法能為生滅者故能捨離因緣數當下即是無生無明實性即是佛性豈更有異性哉若言性是一十二因緣是異於中復立一異俱不俱見皆是外道妄想分別如除器觀空說空是一彼大虛空何嘗有一異哉既非一異即非有無故有性無性不生有無之性既不可得則非有非無亦不可得唯除眾緣和合其數轉變見有生滅生滅唯是其數是諸一異有無悉不可得也所謂其數轉變者但諸世俗未明真諦說有十二因緣假名施設展轉生滅如鈎如鎖連環不斷然真如性中離彼因緣非有非無本自非縛何更求脫與彼因緣鈎鎖了無干涉而生滅何自生乎我所說無生之義即因緣離因緣求其生義不可得也生即無義即無生性既無生性生即不生是生無自性原不生起不離生法而顯無生離諸外道一切無有斷滅之過但我說因緣鈎鎖當下本自無生則非彼凡愚所能了也諸因不自因必待於緣緣不自緣必待於因因緣各本無生此唯聖智所覺而外道豈能測哉僧問石霜如何是和尚深深處霜云無鬚鎖子兩頭搖投子頌云三更月落兩山明古道程遙苔滿生金鎖搖時無手把碧波心月兔常行又僧問石霜真身還出世也無霜云不出世僧云爭奈真身何霜云琉璃瓶子口天童拈云通身及盡徹底無功撒手興來隨處得用還識石霜老漢麼當堂無影迹遍界不曾藏於此二則公案勘破方解生即無生之旨。

若離緣鈎鎖別有生性者是則無因論破壞鈎鎖義如燈顯眾像鈎鎖現若然是則離鈎鎖別更有諸性無性無有生如虛空自性若離於鈎鎖慧無所分別復有餘無生賢聖所得法彼生無生者是則無生忍。

通曰但說緣鈎鎖本自無生此凡愚不能了也由彼執著外緣諸法以為有一有異謂諸因緣是生滅法別有作者是不生不滅法若離因緣鈎鎖別有生性者是則無因之論謂一切說無因生非從無明妄想緣生所以破壞因緣之義如勝妙微塵等是謂別有異因彼徒見因緣鈎鎖生滅顯現常在目前但如燈照眾像燈自燈像自像不相為生也因緣鈎鎖如眾像現眾像先有待燈而見離眾像外別有燈性是則離鈎鎖外別更有諸性諸性不與鈎鎖相生究竟無因究竟斷滅是以顧視諸緣非有性而名

無生者其可通乎或謂一切無性故無有生體相如虛空相似原無所有此不能即鈎鎖離鈎鎖必離去鈎鎖而後顯其無生也此乃二乘愚夫所證偏空之見若必離於鈎鎖蕩然一空雖有智慧亦無所施於誰分別生不生義乎此以無性為無生者亦非也復有餘無生有似於二乘而實非二乘者乃三賢十聖所得之法彼於生而無生不離鈎鎖而亦不縛於鈎鎖是則漸證無生由一地入一地至得無生法忍忍力堅定不復更生所謂唯有微心住想所想俱離者也此我所謂無生之義豈彼凡愚所能了乎翠岩真示眾云不見一法是大過患山河大地日月星辰色空明暗不是一法拈起拄杖云凡夫見拄杖喚作拄杖聲聞人見拄杖認得頑空撥無拄杖菩薩人見拄杖幾曾拄著齒牙饑來喫飯困來打睡寒來向火熱則取涼不見道一切智智清淨恁麼說話笑破土地鼻孔說到一切智智清淨一切寂靜一切無生於向上巴鼻尚隔一塵參。

若使諸世間觀察鈎鎖者一切離鈎鎖從是得三昧痴愛諸業等是則內鈎鎖鑽燧泥團輪種子等名外若使有他性而從因緣生彼非鈎鎖義是則不成就若生無自性彼為誰鈎鎖展轉相生故當知因緣義堅濕煖動法凡愚生妄想離數無異法是則說無性如醫療眾病無有若干論以病差別故為設種種治我為彼眾生破壞諸煩惱知其根優劣為彼說度門非煩惱根異而有種種法唯說一乘法是則為大乘。

通曰外道凡夫破壞鈎鎖者不知一切世間無非鈎鎖實不可破也二乘愚夫欲離鈎鎖者不知離鈎鎖求法此心終不得定也若使諸世間人依賢聖所得法觀察鈎鎖之義解悟十二緣生本無自性即一切離於鈎鎖不為鈎鎖所縛從是而入證於三昧得寂靜樂與前聖賢不遠矣云何觀察彼因緣鈎鎖有內有外如無明痴愛等十二因緣輪轉三世為內鈎鎖如鑽燧得火泥團成瓶種子生芽等為外因緣各有自性相緣而起若使有他性異因能為世間因緣生法者則鑽燧可以生芽種子可以成瓶而老死病苦不由痴愛業生非鈎鎖之義矣如是則凡不離鈎鎖者皆得三昧世間有是事乎故彼無因之說不成就也若一向斷滅生無自性彼現前有生現前有滅復為誰鈎鎖而不得解脫耶是則無明痴愛展轉相生生死死輪迴不息當知是因緣之義昭然耳目固不可得而破壞也至於堅濕煖動為地水火風四大之性凡愚妄想以為無種因緣生無因身顧視諸緣一一無有自性不知此四大法內有親相分外有疎相分皆從無明生起津潤生水炎盛生火飄動生風分段生地離十二因緣之數更無別異法而為名色緣者地水火風皆名色也彼但緣一切無所有法說各各無有自性離此因緣鈎鎖而說四大本無性生也若如是說無生者一切本無更何有病更何假於修治乎故我說無生因緣體空本自不生為諸眾生業緣鈎鎖世事不息有諸煩惱不得安穩快樂如病者之病種種差別而醫者為設種種治法要於去病而止無有若干虛妄論說也我為眾生滅除煩惱病有枝末煩惱有根本煩惱知其根器優劣不同為說

大小三乘之法以度脫之非謂煩惱根異而有種種對法之法也不離鈎鎖即為煩惱能離鈎鎖即為菩提在諸眾生能自觀察何如耳故我為彼說諸度門雖有種種建立唯說一乘之法令彼眾生悟入無生法忍開佛知見當下解脫了無鈎鎖可得此則即鈎鎖離鈎鎖即因緣非因緣煩惱即是菩提生死即是涅槃是名為大乘之法也法華云唯有一乘法無二亦無三除佛方便說但以假名字引導於眾生入大乘為本此之謂也百丈云祇如今於一一境不惑不亂不嗔不喜於自己六根門頭刮削併當得淨潔是無事人勝一切知解頭陀精進是名天眼亦名了照為眼是名法界性是作車載因果佛出世度眾生則前念不生後念不續前念業謝名度眾生前念若嗔即將喜藥治之即名有佛度眾生但是一切言教祇是治病為病不同藥亦不同所以有時說有佛有時說無佛實語治病病若得瘥箇箇是實語治病若不瘥箇箇是虛妄語實語是虛妄語生見故虛妄是實語斷眾生顛倒故為病是虛妄祇有虛妄藥相治佛出世度眾生是九部教語是不了義教語嗔及喜病及藥總是自己更無兩人何處有佛出世何處有眾生可度如經云實無眾生得滅度者亦云不愛佛菩提不貪染有無諸法名為度他亦不守住自己名為自度至哉言乎說到病及藥總是自己更無兩人須具宗眼始得。

(魏云無常品第八)。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世尊一切外道皆起無常妄想世尊亦說一切行無常是生滅法此義云何為邪為正為有幾種無常佛告大慧一切外道有七種無常非我法也何等為七彼有言說作已而捨是名無常有說形處壞是名無常有說即色是無常有說色轉變中間是名無常無間自之散壞如乳酪等轉變中間不可見無常毀壞一切性轉(唐云一切諸法相續不斷能令變異自然歸滅猶如乳酪前後變異雖不可見然在法中壞一切法)有說性無常有說性無性無常有說一切法不生無常入一切法。

通曰世尊說種種法引導眾生除煩惱病證無生忍有實因緣有實解脫非若外道虛妄論議也大慧又欲世尊辨明外道無常妄想與我教所說諸行無常是生滅法誰邪誰正欲令將來不墮彼法種種邪論也世尊略舉外道有七種無常此其最精者不容不辨我法謂四大非有五陰皆空此正論也外道欲空四大而失其真欲空五陰而遺其半已知色受想當空窮至行陰新新不住之地遂以無常為真體也行陰中幽隱不可窺處則以為冥諦墮於斷見中間我執不可滅處則以為神我墮於常見有說形處變壞是無常者有說色等即是無常者是以四大所造色為無常也固不能空四大有說始作即捨是名無常者有說物無常者有說性無性有法無法而悉無常者謂無能作所作又無四大可空有說一切法不生無常入一切法者有說色轉變中間是名無常者謂生滅法中有不生者在色轉變中有不變者存如其言也豈不近理彼但對生滅而求不生離

轉變而求不變此皆不離外法有無作常無常見也西域崛多三藏者天竺人也於六祖言下契悟後遊五臺見一僧結庵靜坐問曰師孤坐奚為曰觀靜師曰觀者何人靜者何物其僧作禮問曰此理何如師曰汝何不自觀自靜彼僧茫然師曰汝出誰門耶曰秀禪師師曰我西域異道最下種者不墮此見兀然空坐於道何益其僧却問師所師者何人師曰我師六祖汝何不速往曹溪決其真要其僧即往參六祖六祖垂誨與師符合僧即悟入使不遇三藏點破幾何不為外道見也。

大慧性無性無常者謂四大及所造自相壞四大自性不可得不生(唐云能造所造其相滅壞大種自性本來不起)彼不生無常者非常無常一切法有無不生(唐云謂常與無常有無等法如是一切皆無有起)分析乃至微塵不可見是不生義非生是名不生無常相若不覺此者墮一切外道生無常義。

通曰外道七無常論總不出有無斷常二見世尊先指出第六第七二種斷見破之性無性唐云物無物謂四大之物及所造之物自性俱壞四大能造既造色已自體已壞而所造者非本四大又亦隨壞如種生芽二俱無常既無能造又無所造則四大之性了不可得既無自性即是本來不生此所謂焦芽不作芽事破瓶不作瓶事斷滅種性者也彼不生無常入一切法者非是一切法常與無常及有與無二俱不生之謂也彼以不生無常偏住一切諸法之中乃至分析生法至於微塵亦無所見以是之故說名不生是彼不生之義以生顯不生但可謂之非生猶云有已還無非復昔日之有云爾安可謂之不生乎是名不生無常之相有不生無常相可得雖說不生乃是生無常論也我法弟子若不覺此妄計不生還成生法者即墮彼生無常論彼徒見諸法歸滅以為不生不知生滅相仍滅即是生故以生為無常者其論則壞紙衣道者來參曹山山問莫是紙衣道者否者曰不敢山曰如何是紙衣下事者曰一裘纔掛體萬法悉皆知山曰如何是紙衣下用者近前應諾便立脫山曰汝祇解恁麼去何不恁麼來者忽開眼問曰一靈真性不假胞胎時如何山曰未是妙者曰如何是妙山曰不借借者珍重下僧堂便化山示頌曰覺性圓明無相身莫將知見妄疎親念異便於玄體昧心差不與道為鄰情分萬法沉前境識鑿多端喪本真如是句中全曉會了然無事昔時人如外道情分萬法沉前境者固無足道我法中識鑿多端墮生無常論者其可不知所擇乎。

大慧性無常者是自心妄想非常無常性所以者何謂無常自性不壞大慧此是一切性無性無常事除無常無有能令一切法性無性者如杖瓦石破壞諸物(唐云彼立無常自不滅壞能壞諸法若無無常壞一切法法終不滅成於無有如杖槌瓦石能壞於物而自不壞此亦如是)現見各各不異是性無常事非作所作有差別此是無常此是事作所作無異者一切性常無因性(唐云無差別故能作所作應俱是常不見有因能令諸法成於無故)大慧一切性無性有因非凡愚所知非因不相似事生若生者一切性悉皆無常

是不相似事作所作無有別異而悉見有異(唐云若能生者一切異法應並相生彼法此法能生所生應無有別現見有別云何異因生於異果)若性無常者墮作因性相若墮者一切性不究竟一切性作因相墮者自無常應無常無常無常故一切性不無常應是常(唐云若無常性是有法者應同所作自是無常自無常故所無常法皆應是常)若無常入一切性者應墮三世彼過去色與壞俱未來不生色不生故現在色與壞相俱色者四大積集差別四大及造色自性不壞離異不異故(魏云以彼彼不相離故)一切外道一切四大不壞一切三有四大及造色在所知有生滅離四大造色一切外道於何所思惟性無常四大不生自性相不壞故(唐云一切外道計四大種體性不壞色者即是大種差別大種造色離異不異故其自性亦不壞滅大慧二有之中能造所造莫不皆是生住滅相豈更別有無常之性能生於物而不滅耶)。

通曰外道所說性無常者魏云以無物故名為無常謂於非常非無常處虛妄分別諸法非常是無常性其義云何以自性不滅故自性不滅者無常之性常不壞滅故自性不壞能壞諸法此一切法壞滅無常之事所由成也若除此無常自性即不能令一切法有已還無歸於壞滅如杖搥瓦石等能壞諸物而自體不壞此無常性亦猶是也以性無常故現見諸法無常各各不異種種流轉種種變現是事之無常皆此無常為之性也是性無常事如楞嚴經云性一切心無有能作所作差別雖有智者不能剖析萬象從中分別此是無常此是所作事是能作與所作無異也如是說者有過以彼因果無差別故若作所作無異者則能作所作俱皆是常不見有因能令諸法壞滅歸於無常而彼所立無常為作者其義不成以一切法無因性故然一切諸法有性無性生起壞滅實亦有因無論人天依正有無相傾乃至一人發心歸元十方虛空俱殞莫不有因但非凡愚之所能知耳有是因則有是果果與因必相似若本非因而不相似果生是謂異因若異因能生異果者則一切異法應並相生李應生桃桃應生李皆無常性皆不相似如是則彼法此法能生所生應無差別而今現前諸法悉見有異各有能作所作因果歷然云何異因能生異果故謂彼無因性者有過若謂性無常是有物者必然能作必然為因是有作因性相應同因體所作之事墮有為法不得謂之性也復更有過謂之性者於一法中即應具足一切諸法若墮於有者唯是一切生滅法不能究竟一切不生滅法以同一切所作因果業相無差別故復更有過自性既墮於有作則自無常應同所作無常而不得計能作者為性常矣唯能作無常所作無常故則所作一切無常之法不是無常應同能作不壞之常矣所作之事既不可壞何得有無常之性能壞之耶又謂無常性即住一切法中而無常性是常者應同諸法墮於三世同歸於壞何者若入過去過去色已壞若入未來未來色未生若入現在現在色不住剎那變滅與壞相俱色既壞而無常性亦與之俱壞安得常彼外道妄計四大種體性不壞及所造色自性亦不壞但以色者即是四大積集而成即是四大差別而現體

性無二離異不異故以為異則四大積集為所造因固非異也以為不異則色已合成各各差別非復四大又非不異也以彼彼不相離故一切外道以一切四大自性不壞入於一切三有法中而無常之性常自不壞今觀三有之中一切皆依四大及所造色在在處處莫不皆是生住滅相人人皆知四大壞則色亦壞世間豈有離四大造色外別有一無常之性耶離四大造色外即是頑空更無四大諸塵等法外道於何所思惟說有性無常四大性本不生能生於物而自體相常不壞耶吾固謂若無常入一切性者應墮三世同歸於壞也既同歸於壞而所立物不壞之宗墮矣僧問趙州世界壞時此性不壞如何是此性州曰四大五陰僧云此猶是壞底如何是此性州曰四大五陰法眼云是一箇是兩箇是壞不壞且作麼生會試斷看須於此覷得破方不墮外道邪見解。

離始造無常者非四大復有異四大各各異相自相故非差別可得彼無差別斯等不更造二方便不作當知是無常(唐云非大種互造大種以各別故非自相造以無異故非復共造以乖離故當知非是始造無常)彼形處壞無常者謂四大及造色不壞至竟不壞大慧竟者分析乃至微塵觀察壞四大及造色形處異見長短不可得非四大四大不壞形處壞現墮在數論(唐云此非能造及所造壞但形狀壞其義云何謂分析色乃至微塵但滅形狀長短等見不滅能造所造色體)色即無常者謂色即是常彼則形處無常非四大若四大無常者非俗數言說世俗言說非性者則墮世論見一切性但有言說不見自相生轉變無常者謂色異性現非四大如金作莊嚴具轉變現非金性壞但莊嚴具處所壞如是餘性轉變等亦如是如是等種種外道無常見妄想火燒四大時自相不燒各各自相相壞者四大造色應斷(唐云如是等種種外道虛妄分別見無常性彼作是說火不能燒諸大自相但各分散若能壞者能造所造則皆斷滅)。

通曰已上三端窮四大非有流入於斷此下四端窮四大造色無常自性是常未離乎有一者謂作已而捨以離始造為無常也彼說發起作事之初實未嘗作以為互造非有四大復造異四大以各各異相故非互造也以為自造則自相非有差別可得安能分而為四非自造也以為共造則彼無差別性各各乖離不能方便和合即彼不能互造於此更無能作二方便者斯四大等不復更共造也由此言之本無作者既無始作不見其同不見其異當知離彼始造即是無常謂能作者為無常也二者謂形處壞無常其說最粗淺謂能造四大及所造色俱不壞但形處壞究竟分析其色乃至微塵觀察其中孰為壞者但四大及所造色形處長短變壞不可得非四大能造所造體性壞也四大不壞但形處壞異相現此僧佉外道所計四大之性周流諸趣體恒不變故謂四大常也三者謂色即無常亦即形處無常之見非四大無常之謂也若四大無常者則諸世間一切無常不得以俗數語言論說世事以無世事可得故若以世俗言說論世事者是諸世事亦非實有當知墮於世論邪見以說一切諸法唯有虛假

名字言說不實見有無常自相生故若見自相生者即色即空即知諸行無常是生滅法此我法中收非世論可比也四者計轉變中間無常謂能造所造俱常但兩色中間有無常性能使色法相續轉變故一切色異性現則謂之壞非四大自性壞也如金作莊嚴具莊嚴具有轉變則謂之壞非金性壞此如是餘性轉變亦如是如乳作酥酪等酥酪有轉變則謂之壞非乳性壞如是種種外道虛妄分別作無常見說火燒四大時四大自體俱各分散而自相實不燒若火能燒四大者四大造色當應斷滅誰復為能造所造乎以上四種邪見謂四大有形者畢竟有滅四大無形者終不能壞此以常為無常以無常為常一切矯亂即半生半滅半不生滅之論也仰山指雪師子云還有過得此色者麼雲門云當時便與推倒雪竇云只解推倒不解扶起萬松道既稱為色必與眼對過白之色唯無色者不與眼對雲門所以道當時便與推倒若向至白無白處認著正是墮在無色界中雪竇別指出一條活路向推倒處却教扶起佛眼云若向這裏扶持起來甚生次第事佛覺頌云一色無過指示人白銀世界裡頻呻超然推倒還扶起爭似東風煦日新天童頌云一倒一起雪庭師子慎於犯而懷仁勇於為而見義清光照眼似迷家明白轉身還墮位衲僧家了無寄同生同死何彼何此煖信破梅兮春到寒枝涼飈脫葉兮秋澄潦水據宗門中無色邊尚不可住而況有各各自相不壞者乎。

大慧我法起非常非無常所以者何謂外性不決定故(魏云我不說外境界有故)唯說三有微心(唐云三界唯心故)不說種種相有生有滅四大合會差別四大及造色故妄想二種事攝所攝知二種妄想離外性無性二種見(唐云不說諸相故大種性處種種差別不生不滅故非能造所造故能取所取二種體性一切皆從分別起故如實而知二取性故)覺自心現量妄想者思惟作行生非不作行離心性無性妄想世間出世間出世間上上一切法非常非無常不覺自心現量墮二邊惡見相續一切外道不覺自妄想此凡夫無有根本謂世間出世間出世間上上從說妄想生非凡愚所覺。

通曰以上七種無常皆外道邪見非我法也若我法所起唯說大種及諸塵非常非無常是謂真常超過外道心量所以者何外道於外境界起見或謂常或謂無常不知外境界不決定有我不說外境界故我說三界內外無有一法不從微妙真實心生但說三界唯心本無生滅不說種種諸相有生有滅及四大種合會差別之相與四大能造及所造之色以四大種唯是因緣和合非大及塵是實有法是故說言不生不滅故非能造所造故彼外道以虛妄心分別能所二種體性見有能取所取之事攝受計著一切皆從妄分別起故如實而知二種分別本皆虛妄即不見有能取所取遠離外法有無二見不見其有故不取於有不見其無故不取於無唯覺一切諸法皆是自心現量如水中月不可謂之有不可謂之無故能離有無見而不分別能造所造有生有滅也外道二種見起於妄想者由思想作行而生分別所作業相名妄想生非不思想作行而名為妄想也

若不生於思不起於想即離於自心所現有無分別離此妄想已即能了知世間法出世間法出世間上上法一切如實唯是一心非常非無常有世間及出世間上上諸法是故不得說言是常以能覺知唯是自心分別見故是故非無常而諸外道不覺自心現量墮在二邊惡見相續建立七種無常論此諸外道不覺自心虛妄分別無有根本智故非諸聖人分別無常有根本智故所以一切外道不能解了此三種法一者世間法相二者出世間法相三者出世間上上勝法相彼謂三法皆依言語種種說法遂以為妄想分別境界不知所有言說既曰非常。又曰非無常。豈彼凡愚之所覺乎。彼唯不覺自心現量。即不能離攝所攝妄想。即不能離外法有無二種惡見。惡見相續故謂之愚。雲門上堂。諸和尚子莫妄想。天是天地是地。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良久曰。與我拈案山來。僧便問。學人見山是山水是水時如何。師曰三門為甚麼騎佛殿從這裡過。曰恁麼則不妄想去也。師曰還我話頭來。且道雲門不妄想作如何話會。須於此公案了了。方名有根本知見。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遠離於所造。及與形處異。性與色無常。外道愚妄想諸性無有壞。大大自性住。外道無常想。沒在種種見彼諸外道等。無若生若滅。大大性自常。何謂無常想(唐云彼諸外道眾。皆〔從〕不生滅。諸大性自〔當〕。誰是無常法)一切唯心量。二種心流轉攝受及所攝。無有我我所。梵天為樹根。枝葉普周遍如是我所說。唯是彼心量(魏云三界上下法。我說皆是心。離於諸心法。更無有可得)。

通曰。前長行中分破七種無常亦既備矣。此復總括其旨而破之。謂一者作已而捨。謂能造無常遠離於所造。二者形處異。三者色無常。謂所造無常而能造四大是常。與初計相返。五者性無常。六者性無性無常。謂能造所造俱壞。中有個無常自性不壞。與上計俱返。可不謂之愚乎。四者謂轉變中間有不壞性。七者謂一切法不生。徧住於諸法之中。四大自性常住不滅。既云不壞又云常住。而外道於中作無常想。以常為無常。以無常為常。沒在種種妄分別見。無論彼所謂常者非真。且其言自相違也。彼諸外道等皆說一切法不生及物不壞不滅。四大各各不相壞而自性常住。若是者一切是常也。誰是無常法而作無常想乎。故彼所謂七無常者其義不成。若我所說法。三界所有一切唯是自心現量。即有無離有無。即生滅離生滅。本無能所可得。若彼能所二種分別妄想皆從自心流轉作意而生。見有能取及以所取。取著有則以為無常。取著無則以為無常。其實無有能取者而為之我。亦無有所取者而為之我所。但由識心逐妄流轉故有二種取耳。若心不流轉即原無有我。誰為能取。原無我所。誰為所取。二取性既離。安所見其

有而謂之常。安所見其無而謂之無常。故我所說者非常非無常也。又外道計大梵天初造眾生為有情本。如樹根然發為枝條普徧世間。如是說者有樹根而為之我。有枝條周徧而為之我所。唯是彼外道妄想心量。非我法所收。若我所說三界上下唯是一心。離心更不可得。覺了唯心現量。是為有根本智。明於世間及出世間上上等法。非常非無常。彼以梵天勝妙微塵為能作者。是為無根本智。但於枝葉上作種種分別建立七無常論。總歸於妄而已。藍田真禪師上堂。成山假就於始筭。修途託至於初步。上座。適來從地爐邊來。還與初步同別。若言同即不會不遷。若言別亦不會不遷。上座作麼生會。還會麼。這裏不是那裏。那裏不是這裏。且道是一處兩處。是遷不遷。是來去不是來去。若於此顯明得便乃古今一如初終。自爾念念無常心心永滅。所以道。觀方知彼去。去者不至方。上座適來恁麼來却請恁麼去。參此數語。發明念念無常心心永滅。會得真實不遷處。却與唯心之旨暗符。

(魏云入道品第九唐云現證品第四)。

爾時大慧菩薩復白佛言。世尊。唯願為說一切菩薩聲聞緣覺滅正受次第相續。若善於滅正受次第相續相者。我及餘菩薩終不妄捨滅正受樂門。不墮一切聲聞緣覺外道愚痴。佛言大慧。諦聽諦聽善思念之。當為汝說。大慧白佛言。世尊。唯願為說。佛告大慧。六地菩薩摩訶薩及聲聞緣覺入滅正受。第七地菩薩摩訶薩。念念正受離一切性自性相正受。非聲聞緣覺。諸聲聞緣覺墮有行覺攝所攝相滅正受。是故七地非念正受。得一切法無差別相非分。得種種相性。覺一切法善不善性相正受。是故七地無善念正受。(魏云菩薩於七地中念念入滅盡定。以諸菩薩悉能遠離一切諸法有無相故。聲聞辟支佛不能念念入滅盡定。以緣有為行入滅盡定。墮在可取能取境界。是故聲聞辟支佛不能入七地中念念滅盡定。以覺諸法種種異相有法無法善不善法同相異相而入滅盡定。是故聲聞緣覺不能入七地中念念滅盡定。以無善巧方便智故)。

通曰。因上言外道不生不滅與佛無異。既指出七種無常是生滅法。則外道所說涅槃不足論已。然一切菩薩及二乘等同斷三界煩惱入滅盡定。彼有次第差等。地地相續而進。各各謂得涅槃。若善其相則知無上涅槃滅正受樂是真實境界。不墮二乘及外道愚痴見也。世尊一一分別而語之。謂初地至六地菩薩得人無我入滅正受。與聲聞緣覺無異。以定有出入未能念念入也。至七地念念入正受。遂離一切有無諸相。即有涅槃性自性相亦不取著。故非二乘所及。諸二乘人念正受樂。見有正受而攝取之。緣有為行入滅盡定。墮在能所取境界。不能入七地中念念滅盡定。是故七地念念正受非念正受。非以正受為善而念入之。以得一切法無生死涅

繫差別相故。非彼二乘分量所及也。彼二乘人墮有行覺者有種種相性可得。所謂覺一切諸法有法無法善不善法同相異相而入滅盡定。見有生死可厭。見有寂滅可樂。以無善巧方便智不能於生滅法中而證涅槃也。彼以涅槃為善而攝取之。正名善念正受。非念念正受也。七地念念正受善且忘之。故得一切法無差別相。豈二乘所敢望乎。有僧思[邱-丘+益]問仰山。禪宗頓悟入門的意如何。仰曰此意極難。若是祖宗門下上根上智。一聞千悟得大總持。其有根微智劣若不安禪靜處。到這裏總須茫然。曰除此一路別更有入處否。仰曰有。曰如何即是。仰曰汝是甚處人。曰幽州人。仰曰汝還思彼否。曰常思。仰曰。能思者是心。所思者是境。彼處樓臺林苑人馬駢闐。汝返思思底還有許多般麼。曰某甲到這裏總不見有。仰曰。信位即是。人位未是。曰除却這箇別更有意也無。仰曰。別有別無。即不堪也。曰到這裏如何即是。仰曰。據汝所解祇得一玄。得坐披衣向後自看。天童頌云。無外而容無礙而冲。門牆岸岸關鎖重重。酒常酣而臥客。飯雖飽而頽農。突出虛空兮風搏妙翹。踏翻滄海兮雷送游龍。二乘人不能入七地正受。祇得一玄。耽三昧樂真如。酒酣飯飽也。安能突出虛空哉。

大慧。八地菩薩及聲聞緣覺。心意意識妄想相滅。初地乃至七地菩薩摩訶薩。觀三界心意意識量。離我我所自妄想修墮外性種種相。(唐云不見外法種種諸相)愚夫二種自心攝所攝。向無知不覺無始過惡虛偽習氣所熏。大慧。八地菩薩摩訶薩聲聞緣覺涅槃。菩薩者三昧覺所持。是故三昧門樂不般涅槃。若不持者如來地不滿足棄捨一切有為眾生相。故佛種則應斷。諸佛世尊為示如來不可思議無量功德。聲聞緣覺三昧門得樂所牽故。作涅槃想。大慧。我分部七地。善修心意意識相。善修我我所攝受人法無我生滅自共相。善四無礙決定力三昧門地次第相續。入道品法。不令菩薩摩訶薩不覺自共相不善七地墮外道邪徑。故立地次第。大慧。彼實無有若生若滅。除自心現量。所謂地次第相續及三界種種行。愚夫所不覺愚夫所不覺者。謂我及諸佛說地次第相續。及說三界種種行。

通曰。上言二乘滅正受不能入七地滅正受。為不能得一切法無差別相。故至於八地捨離藏識。不但一切法種種相滅。乃至聲聞緣覺心意意識虛妄分別想亦滅。魏云七地菩薩轉滅聲聞緣覺心意意識。至八地轉滅殆盡。識陰都盡。名不動地。初地至七地所修觀行。見於三界一切諸法唯是心意意識所現之量。心即無心。意即無意。識即無識。本離我我所執。不見外法種種諸相。彼於自心起妄想分別虛妄修習。見有外法可得。即墮外性種種相。此外道

愚夫二種取著以自心攝自心。見有能取所取之法。便謂一切斷滅一向無知。墮於無想境界。不覺無始虛偽習氣所熏。斷滅種性。即是過惡。有攝所攝。不離我我所。是外道涅槃虛偽妄想。至八地方滅盡也。何也。八地菩薩所得三昧與二乘涅槃大略相似。然菩薩者於三昧中有正覺所持。以諸佛力所加持故。雖有三昧之樂而不耽著。故不入於涅槃。若無正覺所持者。便以小乘自安。不能滿足如來之地。棄捨一切眾生。不為說有為諸法漸次引入如來知見。佛種則應斷。是故諸佛如來於八地菩薩三昧不起。咄云。善男子。當起度生。汝所得三昧二乘亦得。於是為示如來無緣之慈。從妙覺海流出不可思議無量功德。令其究竟滿足紹隆佛種。故不入於涅槃。若聲聞緣覺得三昧門樂。為樂所牽。得少為足。不能回心向大。度脫眾生。是故於中作涅槃想。由此言之。七地以前入滅正受者二乘所共。故當善為防範。我所以分部七地。當善巧方便修心意意識相。遠離我我所執。無能所取已得人無我智。更進之得法無我。不見自共相可得。以二乘所證涅槃有自共相可得。終屬生滅。應善觀察而遠離之。善解四無礙辨。所謂義無礙法無礙詞無礙樂說無礙。得決定力於三昧門而得自在。念念滅正受無出入相。至此純無相觀方能漸升八地乃至十地諸地次第相續。入於三十七助道品菩提分法。我所以分部諸法令善修之者。恐諸菩薩不善了知自相共相。不善七地以前修行次第。墮於外道斷常邪徑。故建立地地次第。前地所生後地滅之。至於金剛道後滅無所滅。方證入不生不滅無餘涅槃也。要而言之。彼實無有若生若滅。一切諸法唯心所現。心本無心。現本無現。除自心現量原無生滅。此唯有根本智者始能覺了。至所謂地地次第相續及斷三界九品惑種種諸行。凡以對治眾生之病。此無智愚夫所不覺也。所不覺者何也。謂不覺我及諸佛建立諸法為令眾生證入不生不滅無餘涅槃。說即無說相即無相。乃謂我及諸佛說地次第相續相及說三界種種行相。但於言說而生執著本無根本智。謂如來一切法從言說妄想生。此其所以為愚也。僧問馬祖。如何是修道。祖曰。道不屬修。若言修得。修成還壞即同聲聞。若言不修即同凡夫。又問。作何見解即得達道。祖曰。自性本來具足。但於善惡事中不滯。喚作修道人。取善捨惡觀空入定。即屬造作。更若向外馳求。轉疎轉遠。但盡三界心量。一念妄心即是三界生死根本。但無一念。即除生死根本。即得法王無上珍味。無量劫來凡夫妄想諂曲邪偽我慢貢高合為一體。故經云但以眾法合成此身。起時唯法起。滅時唯法滅。此法起時不言我起。滅時不言我滅。前念後念中念。念念不相待。念念寂滅。喚作海印三昧。攝一切法如百千異流同歸大海都名海水。住於一味即攝眾味住於大

海即混眾流。如人在大海中浴即用一切水。所以聲聞悟迷凡夫迷悟。聲聞不知聖心本無地位因果階級。心量妄想修因證果。住於空定八萬劫二萬劫。雖即已悟。悟已却迷。諸菩薩觀如地獄苦。沉空滯寂。不見佛性。若是上根眾生忽爾遇善知識指示。言下領會。更不歷於階級地位。頓悟本性。故經云凡夫有反覆心而聲聞無也。馬祖如許葛藤。却從坐禪學佛翻然而悟。磨磚非鏡鞭車不行。一明心要。便語語踏殺天下人。

復次大慧。聲聞緣覺第八菩薩地滅三昧門樂醉所醉。不善自心現量。自共相習氣所障。墮人法無我法攝受見。妄想涅槃想。非寂滅智慧覺。大慧。菩薩者見滅三昧門樂。本願哀愍大悲成就。知分別十無盡句。不妄想涅槃想。彼已涅槃妄想不生故。(唐云以入涅槃不生果故)離攝所攝妄想。覺了自心現量一切諸法妄想不生。不墮心意意識外性自性相計著妄想。非佛法因不生。隨智慧生得如來自覺地。如人夢中方便度水未度而覺。覺已思惟為正為邪。非正非邪。餘無始見聞覺識因想。種種習氣種種形處。隨有無想心意意識夢現。大慧。如是菩薩摩訶薩。於第八菩薩地。見妄想生。(魏云見分別心)從初地轉進至第七地。見一切法如幻等方便。度攝所攝心妄想行已。作佛法方便。未得者令得。大慧。此是菩薩涅槃方便不壞。(唐云所得涅槃非壞滅也)離心意意識得無生法忍。大慧。於第一義無次第相續。說無所有妄想寂滅法。(唐云第一義中無有次第亦無相續。遠離一切境界分別。此則名為寂滅之法)。

通曰。上言自心現量其實無有若生若滅。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若能覺此者所謂寂滅智慧覺也。諸二乘人但得人空未得法空。尚未能證入初地。何況八地寂滅樂門。佛說聲聞乘有二種。此是先修菩薩行退墮聲聞位者。還依本心修菩薩行。即入第八地滅正受門樂。為寂滅酒之所昏醉。一味耽寂不善了達自心現量。心外無法法外無心。見有涅槃自相共相可得。不知為無始識陰習氣所障。墮人法無我見。以人無我之法即涅槃法。見有能證所證而攝取之。此但以虛妄分別名為涅槃。而不能知諸法本自寂靜。本無生滅非有智慧覺也。若八地菩薩雖見有寂滅三昧門樂。而不耽著憶念度生本願。哀愍一切智悲雙運。思欲成就而具足之。知分別修行十無盡句。所謂眾生界無盡世界無盡。虛空界無盡法界無盡。涅槃界無盡佛出現無盡。如來智無盡心所緣無盡。佛智所入無盡轉法輪智無盡。如實而知究竟滿足如來不可思議無量功德。以是之故不妄想涅槃果而自取證。不即入於涅槃。彼已自性涅槃。而虛妄分別得果之心不生。故遠離能取所取妄想境界。覺了諸法唯是自心現量。是故不生一切分別之心。內不墮於心意

識而分別法相。外不計著有無諸法而分別事相。以非是佛法正因故。故妄想分別不生。妄想寂滅本來不生即是佛法正因。此非說情可到。隨轉識成智慧用現前而得生起。以此不生為因地心。故能得入如來自證之地。圓成果位真不生滅。如人夢中度大海水。起大方便欲度自身。未度中間忽然便覺。作是思惟。此為是實為是虛妄。便復思惟如是之相非實非虛非正非邪。唯餘無始虛妄分別見聞覺知為因。此因非佛法因。故生於想。見種種色形相顛倒。不離有無二法。良由心意意識多生熏習。於夢中現覺已即無心意意識可得。故八地菩薩不墮於心意意識者。能轉識而成智。智能辨識。不為識所轉。所以能見妄想分別心生此妄想心。如夢中所見生死大海種種分別心也。乃從初地轉進至於七地。見一切修行之法皆如幻等但以方便度脫。離諸能取所取妄想分別之心。是有為功行。如是行已。更進之勤作佛法方便廣大功用。為於未得上上佛法修行者。令得如夢中設立船筏方便。令未度者得度也。菩薩以此方便得入涅槃。是以修行勝法名為涅槃。非一切壞滅之謂也。既不壞涅槃方便。遠離心意意識虛妄分別。剎那無有生相。剎那無有滅相。得證入無生法忍。此無生法忍於第一義而不動。無功可施。無行可修。如夢既覺。不復用方便功力也。第一義中本無地地次第相續。本無三界種種行相。遠離一切境界分別。我於第一義中說諸法無所有分別無所施是名妄想寂滅之法。是真涅槃。唯可與智者道。豈愚夫所能知乎。僧問芭蕉徹和尚。有一人不捨生死不證涅槃。師還提携也無。徹云不提携。僧云為甚麼不提携。徹云老僧粗識好惡。投子頌云。百歲兒童出戶來。滿身紅爛惹塵埃。火中閑步清涼地。識者無因敢近擡。此第一義中清涼寂滅之法。不離火宅生死而證涅槃。即涅槃亦不住著。明乎此者庶知好惡矣。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心量無所有。此住及佛地。去來及現在。三世諸佛說心量地第七。無所有第八。二地名為住。佛地名最勝自覺智及淨。此則是我地。自在最勝處。清淨妙莊嚴照耀如盛火。光明悉徧至。熾燄不壞日。周輪化三有(唐云摩醯最勝處。色究竟莊嚴。譬如大火聚。光焰熾然法。化現於三有。悅意而清涼)化現在三有或有先時化。於彼演說乘。皆是如來地。十地則為初初則為八地。第九則為七。七亦復為八。第二為第三第四為第五。第三為第六。無所有何次。

通曰。此本大慧所問一切菩薩二乘滅正受次第相續。世尊為分別諸地善修行法。而示以第一義無次第相續。此心量無所有寂滅法門。唯住地菩薩及如來自覺地可與究竟。乃三世諸佛所說不可思

議無量功德之法也。何以謂之住地耶。第七地所修人法二無我智一切遠離。名遠行地。尚餘藏識心量未滅。至第八地捨離。藏識心量都滅。名不動地。方證法空一無所有。此二均謂之住地。得不退轉。不名最勝也。唯等妙覺證入佛地妙莊嚴海。方名究竟果地。更無勝於此者。彼所得自覺聖智亦且遠離。無能覺所覺。至極清淨。此則覺而無覺。故名妙覺。乃佛所自證之地也。然如來法身不解說法。惟法自流出。報化佛身方解說法。故佛於色究竟天最勝之處成等正覺。示現清淨莊嚴之身。光明照耀如盛火熾燄。化現三有。周悉徧至。毒龍放光即損人目。如來光明不損人目。見者自得悅意而清涼也。其所化現周輪三界而化眾生。不住著於一處。處處皆有佛也。或有先時而化者。以時未至未可即說一乘法。於彼演說諸乘之法。雖說三乘其實皆是一乘。究竟歸於如來自覺地而已。既以一乘為教法。雖設立諸地而實無諸地次第相續之相。故十可為初初可為八。九可為七七亦可為八。二可為三。四可為五。三可為六。彼無所有中一切寂滅。更何次第可得哉。於第一義無次第相續。此是去來今諸佛之所說也。彼愚夫唯耽著滅正受以為涅槃。其可與語此乎。青原思禪師問六祖曰。當何所務即不落階級。祖曰汝曾作甚麼來。思云聖諦亦不為。祖曰落何階級。思云聖諦尚不為。何階級之有。祖深器之。令思首眾。既乃命化一方。偈曰。心地含諸種。普雨悉皆萌。頓悟華情已。菩提果自成。投子頌云。無見頂露雲攢急。劫外靈枝不帶春。那邊不坐空王殿。爭肯耘苗向日輪。丹霞頌云。卓爾難將正眼窺。迥超今古類何齊。苔封古殿無人侍。月鎖蒼梧鳳不棲。僧問瑞岩。作麼生商量即得不落階級。岩云排不出。曰為甚麼排不出。岩曰他從前無階級。曰未審居何位次。岩曰不坐普光殿。曰還理化也無。岩曰。名聞三界重。何處不歸朝。合二則細玩之所云不坐空王殿。即不住著涅槃也。然化佛說法化現三有。又何處非如來之地乎。必深明無階級次第。然後可分化一方也。

(魏云問如來常無常品第十唐云如來常無常品第五)。

爾時大慧菩薩復白佛言。世尊。如來應供等正覺為常為無常。佛告大慧。如來應供等正覺非常非無常。謂二俱有過。若常者有作主過。常者一切外道說作者無所作。是故如來常非常。非作常有過故。若如來無常者有作無常過。陰所相相無性。陰壞則應斷而如來不斷。大慧。一切所作皆無常。如瓶衣等。一切皆無常過。一切智眾具方便應無義。以所作故。一切所作皆應是如來。無差別因性故。是故大慧。如來非常非無常。(魏云大慧若言一切皆無常者。一切智一切智人一切功德亦應無常以同一切作法相故。又

復有過若言一切皆無常者諸佛如來應是作法而佛如來非是作法以無更說有勝因故)。

通曰。因上文只破外道七無常論。至我法起非常非無常尚未詳示。故大慧復有此問。上言外道妄想者思想作行生非不作行。亦言之未詳。至此乃詳出其過。常與無常二俱有過。若如來是常者有能作過。一切外道說微塵等為作者。作者不生本無所作。故以為常。既有作者又計是常。即是作常非真常也。是故如來真常尚且無常相可得。況作而為常者乎。作而常者即不能常。故說常者有過也。若如來是無常者亦有所作過。謂無常非自無常。因作而后見其無常。彼以五陰是所作者。五陰能見之相及所見之相皆無自性畢竟斷滅。是無常由作而成也。是以五陰壞滅為無常也。若五陰壞滅者諸佛如來亦應斷滅。而諸佛如來非斷滅法常住不壞。安所見其無常耶。故說無常者亦有過也。夫無常何以亦謂之作。彼以生必有滅。作必有壞。一切作法皆是無常如瓶衣車屋等。有作有壞畢竟無常。若如是說者有無窮過。所作既皆無常。則如來一切智所作一切功德眾具萬行方便權巧有義存焉。皆應無常。總空無益。以同所作法相故。又復有過。若一切皆無常者。如來功行同於所作。則世間一切所作諸法皆應是如來法。更無差別相矣。然而諸佛如來非是作法。以有差別勝因性。故外道必待作法而後顯其無常非勝因也。如來不待作法而顯其真常是勝因也。若無作法即無無常。故謂外道無常亦是作也。常與無常皆有作主過。是故如來遠離彼過。非常非無常也。僧問長沙岑禪師曰。本來人還成佛否。沙曰你道大唐天子還割茅刈草麼。投子頌云。苔殿重重紫氣深。星分辰位正乾坤。金輪不御閻浮境。豈共諸侯寶印尊。彼有為正法智者所不屑。況外道邪見乎。

復次大慧。如來非如虛空常。如虛空常者。自覺聖智眾具無義過。大慧。譬如虛空非常非無常。離常無常一異俱不俱常無常過。故不可說。是故如來非常。復次大慧。若如來無生常者。如兔馬等角。以無生常故。方便無義。以無生常過故。如來非常。復次大慧。更有餘事知如來常。所以者何。謂無間所得智常。故如來常。大慧。若如來出世若不出世。法畢定住。聲聞緣覺諸佛如來。無間住不住虛空。亦非愚夫之所覺知。大慧。如來所得智。是般若所熏。非心意意識彼諸陰界入處所熏。大慧。一切三有皆是不實妄想所生。如來不從不實虛妄想生。大慧。以二法故有常無常非不二。不二者寂靜。一切法無二生相故。是故如來應供等正覺非常非無常。大慧。乃至言說分別生。則有常無常過。分別覺滅者。則離愚夫常無常見不寂靜慧者。永離常無常。非常無常熏。

通曰。外道所謂常無常者以有作過。如來非常非無常者以無作也。然則無作寧不同於虛空乎。如來非如虛空常也。若如虛空者不待因成頑空無知。而如來自覺聖智靈覺不昧眾具莊嚴不捨一法應無實義。豈不有斷滅之過。如來嘗言圓同太虛無欠無餘。但以取譬實體湛然常寂。遠離常無常一異俱不俱種種戲論悉墮常無常二見過。故以自體真常實不可說。乃以虛空取譬而如來非虛空常也。故曰非常無作既不同於虛空。毋乃以無生為常乎。如來亦非無生常也。若執著無生以為常者。即如外道兔馬等角邪見。畢竟不生執以為常。然則如來所修萬行方便法門。空無實義俱不必生。以無生為常者有如是絕無之過。而如來非無生常也。故曰非常既非虛空又非無生。然則何以見如來之常耶。更有餘事知如來常。即前復有餘無生賢聖所得法。彼生無生者是則無生忍。謂於生而證無生。於一切無常法中而證真常之理。彼離生法以為無生者。則於生有間。今惟不離生法而得無生之智。不離無常而得真常之智。是名無間之智也。智無間斷。豈不是常。有此無間聖智。故知如來是常也。此無間聖智者自覺之境界。前後智斷非去來今。故不論有佛出世無佛出世。此法畢竟無間而住。唐云諸佛如來所證法性法住法位。如來出世若不出世常住不易。在於一切二乘外道所得法中非是空無。然非凡愚之所能知。夫聲聞緣覺皆有如來無間智性而不能知如來常者。為不能離心意意識虛妄分別。故輪轉三界不得真常耳。若如來所得無間聖智乃是自性般若所熏。何以謂之般若。世間智慮不出心意意識所熏。而般若非心意意識也。世間智慮不出陰界入處所熏。而般若非陰界入處也。一切智慮所不能緣故謂之般若。般若智無間故如來名為常也。一切三有不出心意意識不實妄想所生。故有生滅故不能常。如來不從心意意識不實妄想所生。是為如實是為真常。唯一真實更無生滅。此所謂寂靜一心也。而常無常見何自而起乎。以見有二法故。或謂之常或謂之無常。虛妄分別非真實不二之見也。若見於不二者。煩惱即是菩提。生死即是涅槃。本來寂靜不生。一切法無二無別。何從見其常而生一常相耶。又何從見其無常而生一無常相耶。是故如來一切寂靜。非常非無常也。不但作常無常見者妄計有無。有支離之過。但有言說分別心生此是常此是無常。此是非常非無常。即為意流。即墮常無常過咎。若一切分別覺滅者。不分別妄亦不分別真。真妄兩忘。喧寂無二。則遠離外道之過矣。彼愚夫常無常見種種分別種種虛妄常在生滅。縱有點慧亦不寂靜。良由平昔為常無常法所熏故也。若滅此不寂靜慧者。唯在永離彼常無常法。勿令少住。既不習近其說。即非常無常所熏而為般若所熏也。熏於般若智者是為無間智。是為自覺聖智得盡

分別不生分別。既無分別即非常無常。非常無常即是真常。如是真常似虛空非虛空。似無生非無生。豈外道凡愚所可測乎。慈明住石霜。當解夏。謂眾曰。昨日作嬰孩。今朝年已老。未明三八九。難踏古皇道。手鑱黃河乾。脚踢須彌倒。浮生夢幻身。人命夕難保。天堂并地獄。皆由心所造。南山北嶺松。北嶺南山草。一雨潤無邊。根苗壯枯槁。五湖參學人。但問虛空討。死脫夏天衫。生披冬月襖。分明無事人。特地生煩惱。喝一喝。下座。若石霜斯語。直於無常境界獨露真常。可謂得無間智矣。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眾具無義者。生常無常過。若無分別覺。永離常無常(唐云遠離常無常。而現常無常。恒如是觀佛。不生於惡見。若常無常者。所集皆無益。為除分別覺。不說常無常)從其所立宗。則有眾雜義。等觀自心量。言說不可得(魏云所有立法者。皆有諸過失。若能見唯心。彼不墮諸過)。

通曰。唐魏二譯皆有前四句。謂如來遠離於常無常二法故。現而為常非同外道之常也。現而為無常非同外道之無常也。故曰非常非無常。若如是觀佛者。則遠離諸過矣。若外道惡見建立常無常論。言常則眾具不生。言無常則眾具同壞。一切功德同歸斷滅。皆生於常無常之過。若如來弟子不於此二法生言說分別覺者。即不為常無常所熏。分別既無。湛然寂靜。永離常無常二邊惡見矣。且彼常無常皆由於作。從其所立宗。則有眾多雜亂宗因譬喻種種多端自語相違。無決定義。彼唯不悟唯心所現。但於外境自生分別。故不能離於言說過耳。若能等觀自心現量。生死與涅槃無異相。常與無常無異相。但一寂靜更無分別。即言說亦不可得。況復建立常無常論而墮諸惡見乎。吾固謂如來非常非無常也。昔行昌問於六祖曰。弟子常覽涅槃經。未曉常無常義。乞為解說。祖曰。無常者即佛性也。有常者即一切善惡諸法分別心也。曰和尚所說大違經文。祖曰。吾傳佛心印。安敢違於佛經。曰經說佛性是常。和尚却言無常。善惡諸法乃至菩提心皆是無常。和尚却言常。此即相違。令學人轉加疑惑。祖曰。涅槃經吾聽尼無盡藏誦讀一遍。便為講說。無一字一義不合經文。乃至為汝終無二說。曰學人識量淺昧。願和尚委曲開示。祖曰。汝知否。佛性若常。更說什麼善惡諸法。乃至窮劫無有一人發菩提心者。故吾說無常正是佛說真常之道也。又一切諸法若無常者。即物物皆有自性容受生死而真常性有不遍之處。故吾說常者正是佛說真無常義。佛比為凡夫外道執於邪常。諸二乘人於常計無常共成八倒。故於涅槃了義教中破彼偏見而顯說真常真樂真我真淨。汝今背義。以斷滅無常及確定死常而錯解佛之圓妙最後微言。縱覽千遍。有何所益。行昌忽然大悟。乃說偈曰。因守無常心。佛

說有常性。不知方便者。猶春池拾礫。我今不施功。佛性而現前。非師相授與。我亦無所得。祖曰。汝今徹也。宜名志徹。禮謝而退。此常無常甚深義。却與此段經文相契。

(魏云佛性品第十一唐云剎那品第六)。

爾時大慧菩薩復白佛言。世尊。唯願世尊。更為我說陰界入生滅。彼無有我誰生誰滅。愚夫者依於生滅不覺苦盡。不識涅槃。佛言。善哉諦聽。當為汝說。大慧白佛言。唯然受教。佛告大慧。如來之藏是善不善因。能徧興造一切趣生。譬如伎兒變現諸趣離我我所。不覺彼故。三緣和合方便而生。外道不覺計著作者。為無始虛偽惡習所熏。名為識藏。生無明住地與七識俱。如海浪身長生不斷。離無常過離於我論。自性無垢畢竟清淨。

通曰。大慧因世尊說一切三有皆是不實妄想所生。由彼陰界入處所熏。是陰界入實有生滅。若五陰無主即無有我。既無有我。誰生誰滅。三界愚夫常在生滅之中。與生滅相依。不見生死苦盡。是故不知涅槃之相。故願世尊為說生滅因生滅識不生滅也。佛言陰界入實無有我。以如來藏為一切眾生根本。故是世間善不善因。能徧興造六道生死形色。實不與六道作生死因緣。譬如伎兒變現諸趣。諸趣種種相狀不同。其中無我無欣無厭。故如來藏性變起一切。本離我我所而外道不知不覺。故謂陰界入從根塵識三緣和合而生。是故三界生死因緣不斷。諸外道等不能如實見如來藏。於彼因緣和合生法執為作者。計著冥初生起二十五諦要歸於神我。此神我者虛偽不實終從變滅。而外道為無始惡習所熏計著不捨。遺失真常。墮無常之過。此如來藏性本無生滅。為有無始熏習與生滅和合故。名為識藏是第八識。含藏善不善因即為生滅種子。名為無明住地與第七識俱。善法為淨。不善法為染。染淨二者皆是無明皆以七識為依。七識細分內依於八識。故八識為無明住地。八識本無生滅。以與七識俱故如海浪身。八識如海七識如浪。海本湛然浪有生滅。其體相續流注。長見其生未嘗斷絕。故三界善不善法有無相傾。皆由如來藏一念無明變起而陰界入實無自性也。若能覺知無我我所。遠離外道無常斷滅之見。亦離於所執神我有常之論。如風恬浪靜大海圓澄。如來藏自性本自無垢。不但無濁邊垢。亦且無清邊垢。無垢即無無明。而善不善業何自而起。三界生死何從而出。畢竟清淨畢竟常住。是為涅槃之真相也。大梅上堂云。汝等諸人各自回心達本。莫逐其末。但得其本。其末自至。若欲識本。唯了自心。此心元是一切世間出世間法根本。故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心且不附一切善惡而生萬法。本自如如。又魯祖問南泉。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

親収得。如何是藏。泉云。王老師與汝往來者是。祖曰不往來者。泉云亦是藏。祖曰如何是珠。泉召云師祖。祖應諾。泉云。去。汝不會我語。天童頌云。別是非名得喪應之心指諸掌。往來不往來。只這俱是藏。輪王賞之有功。黃帝得之罔象。轉樞機。能伎倆。明眼衲僧無鹵莽。佛果云。盡大地是如來藏。向甚麼處著珠。盡大地是摩尼珠。喚甚麼作藏。雪竇別云。嶮。百丈竿頭作伎倆。不是好手。這裏作得箇眼。賓主互換。便能深入虎穴。或不恁麼。縱饒師祖悟去。也是龍頭蛇尾。然則如來藏性非具上眼上智者不達。何怪乎外道。

其餘諸識有生有滅。意意識等念念有七。因不實妄想。取諸境界種種形處計著名相。不覺自心所現色相。不覺苦樂不至解脫。名相諸纏貪生生貪。若因若攀緣。彼諸受根滅次第不生餘自心妄想不知苦樂。入滅受想正受第四禪善真諦解脫修行者作解脫想。不離不轉。名如來藏識藏。七識流轉不滅。(唐云或復善人諸諦解脫便妄生於得解脫想。而實未捨未轉如來藏中識藏之名。魏云如來藏識不在阿黎耶識中是故七種識有生有滅如來藏識不生不滅)所以者何。彼因攀緣諸識生故。非聲聞緣覺修行境界。不覺無我自共相。攝受生陰界入。見如來藏五法自性。人法無我則滅。地次第相續轉進。餘外道見不能傾動。是名住菩薩不動地。得十三味道門樂。三昧覺所持觀察不思議佛法。自願不受三昧門樂及實際。(唐云為三昧力諸佛所持觀察不思議佛法及本願力不住實際及三昧樂)向自覺聖趣。不共一切聲聞緣覺及諸外道所修行道。得十賢聖種性道及身智意生。離三昧行。是故大慧。菩薩摩訶薩欲求勝進者。當淨如來藏及識藏名。

通曰。上言自性無垢畢竟清淨。即是如來藏識本無生滅。其餘諸識則有生滅。謂意與意識等七識念念生滅新新不住。然彼七識所以生滅者。以不實妄想為因。外取境界種種形色為緣和合而生諸識。計著名相以為實有。不知此境界色等諸法唯是自心之所顯現。以不了故貪著名相逆順境界。生憎愛心。起苦樂受。不得解脫。為彼於種種名相更相纏縛。既從貪生復生於貪。種子熏起現行名貪生。現行復熏種子名生貪。七識輪轉生滅不停。一切愚夫依於生滅。不知苦盡。不識涅槃。良以此也。若妄想為因所謂七識者滅。若境界為緣所謂第六識者滅。則彼諸取境根所謂前五識者滅。念念停息不相續生。但餘自心慧。能分別苦樂不生苦樂受者。或離苦或離樂或苦樂俱捨。以厭苦趣寂。或入少想定證滅盡定。或入三摩跋提正受至第四禪得寂滅樂。或復善修四諦出於三界得真諦解脫。證偏空理如二乘所證。諸修行者便各自謂涅槃。妄生於得解脫想。此但灰滅六識。得離前境解脫。未得一切處解

脫。其實未離乎識。未轉乎識。但名為如來藏中之識藏耳。所謂在纏如來藏也。出纏如來藏即無生滅。在纏如來藏猶有生滅謂之八識。八識未轉。種子習氣尚在。故七識流轉不滅。所以者何。七識所以流轉不滅者。因彼八識及六識攀緣依之而得生。故藏識未捨生滅。猶存中間微細之惑。豈易究盡。然非一切外道二乘諸修行者所知境界。以彼唯了人無我執。不了法無我執。於陰界處取於自相及共相故。攝受自共相者謂有涅槃可證及有證涅槃者。不離能所取。即以離陰界入。即為識陰所覆。安能知識藏中有我之過哉。若能轉乎識藏而見如來藏真不生滅性。則所謂五法者已離名相妄想而證於正智如如。所謂三自性者已離妄想緣起而證於圓成實性。所謂二無我者不但得人無我且得法無我。向所云七識流轉者當下隨滅。以五法等皆依藏識而立。故今識轉而得法無我。進於八地。由前悟入得預初地。地地轉進。一切外道惡見不能傾動。至此生滅既滅。對治亦亡。無功可用。是名菩薩住不動地。住此地已。即得十種三昧門樂。所謂離著虛空不染三昧。有一百八名。離著虛空亦自離著。為三昧力諸佛所持觀察不可思議佛法無量功德及本願力悲愍眾生。所以不受三昧之樂。雖證涅槃而不住於實際。回空向假。回智向悲。趣向自覺聖智究竟之果。不共一切二乘外道取證涅槃更不前進所修行路。得三賢十聖菩薩種性。入於如來意生身智身。如十百明門。能以一身化百類身往百佛國。教化眾生。地地增進。故能離三昧樂而不取著也。若耽著三昧有法可極樂。識中便不清淨。不得名為如來藏。唯菩薩住不動地。離三昧行。不動地前纔捨藏。以捨此藏識染污之名。即是如來清淨之藏。諸菩薩欲求勝進滿足如來地者。當淨如來藏中藏識之名。此一如來藏也。能遍現諸趣故有陰界入。凡夫輪轉七識則為不善因。二乘能滅七識則為善因。菩薩能轉八識則善不善因俱滅。吾固謂自性無垢畢竟清淨。何生滅之有。馬祖云。一切眾生從無量劫來。不出法性三昧。長在法性三昧中著衣喫飯言談祇對。六根運用一切施為盡是法性。不解返源隨名逐相。迷情妄起造種種業。若能一念返照。全體聖心。汝等諸人各達自心。莫記吾語。縱饒說得河沙道理其心亦不增。縱說不得其心亦不減。說得亦是汝心。說不得亦是汝心。乃至分身放光現十八變。不如還我死灰來。淋過死灰無力喻聲聞妄修因證果。未淋過死灰有力喻菩薩道業純熟諸惡不染。若說如來權教三藏。河沙劫說不盡。猶如鈎鎖亦不斷絕。若悟聖心總無餘事。久立珍重。馬祖深入楞伽境界。此段葛藤。一一與經文相契。所謂傳佛心印。信不虛也。

大慧。若無識藏名。如來藏者則無生滅。大慧。然諸凡聖悉有生滅。修行者自覺聖智現法樂住不捨方便。大慧。此如來藏識藏。一切聲聞緣覺心想所見。雖自性清淨。客塵所覆故猶見不淨。非諸如來。大慧。如來者現前境界。猶如掌中視阿摩勒果。(此果似胡桃)大慧。我於此義以神力建立。令勝鬘夫人及利智滿足諸菩薩等宣揚演說如來藏及識藏名七識俱生聲聞計著。見人法無我。(唐云令〔識〕聲聞見法無我)故勝鬘夫人承佛威神。唯佛及餘利智依義菩薩智慧境界。是故汝及餘菩薩摩訶薩。於如來藏識藏。當勤修學。莫但聞覺作知足想。(唐云我為勝鬘夫人及餘深妙淨智菩薩說如來藏名識藏與七識俱起。令諸聲聞見法無我。大慧。為勝鬘夫人說佛境界非是外道二乘境界。大慧。此如來藏。藏識是佛境界與汝等比淨智菩薩隨順義者所行之處。非是一切執著文字外道二乘之所行處)。

通曰。承上言當淨如來藏及識藏名。若能轉識成智。即不名識藏而名如來藏矣。識藏依生滅有分別。如來藏依不生滅無分別。純是智體故無生滅。然一切凡夫及諸聖人依彼識藏故悉有生滅。凡夫不知修行有生有滅無足怪已。謂之曰聖所謂修行者何以亦有生滅耶。以依阿賴耶識故人自內身得自覺聖智現法樂住而不捨。於勇猛精進方便有修有證即有生有滅。此如來藏中之識藏也。論如來藏本自清淨本離心想。一切聲聞緣覺以心想憶度起見謂有涅槃可證。雖如來藏自性清淨。以此客塵之見覆之猶見不淨。心想所見。有去來名之曰客。有動搖名之曰塵。此識藏微細客塵障於本體即為不淨。但見不淨。不見本來清淨。即不能分別真如。即不能現證真如。非諸如來境界也。若如來者於如來藏性分明現見。大用現前如觀掌中菴摩勒果。菩薩觀佛性尚且如隔縠見月。唯如來寂滅現前如觀掌果。方為究竟清淨。豈二乘心想所可及乎。是故佛於此如來藏第一義。以神力建立不可思議境界。為勝鬘夫人及餘深妙淨智菩薩宣揚演說如來藏及識藏名與七識俱生。令諸聲聞已離人我計著法我者。於此捨離藏識。見法無我而證於清淨如來藏也。勝鬘夫人即波斯匿王女。為踰闍王夫人。勝鬘經中說二種如來藏。一空如來藏脫離一切煩惱。二不空如來藏具過恆沙不思議佛法。佛為勝鬘夫人說此二種如來藏。非勝鬘夫人不能承佛威神說於如來不思議境界。此非外道二乘境界。外道所執神我墮在七識。二乘所證偏空未離八識。但見識藏不見如來藏。此二種空不空如來藏即是識藏。識藏即是如來藏。是佛境界唯佛與餘上根利智菩薩隨順於義。不依文字智慧現前能了分別此二種法。諸餘外道二乘無智慧者執著文字。不能了知如此二法。是故汝等菩薩於如來藏識。當勤觀察。真見現前與佛無二。不可以聞知覺了便作止足之想也。欲識涅槃真相。必至是而極乎。百丈云。寶積

經云法身不可以見聞覺知求。非肉眼所見以無色故。非天眼所見以無妄故。非慧眼所見以離相故。非法眼所見以離諸行故。非佛眼所見以離諸識故。若不作如是見。是名佛見。同色非形色名真色。同空非大虛名真空。色空亦是藥病相治語。法界觀云。不可言即色不即色。亦不可言即空不即空。眼耳鼻舌身意不納一切有無諸法。名轉入第七地。七地菩薩不退。向上三地菩薩心地明白。易染說火即燒。從色界向上。布施是病。慳貪是藥。從色界向下。慳貪是病。布施是藥。有作戒者割斷世間法。但不身手作無過名無作戒亦云無表戒。亦云無漏戒。但有舉心動念盡名破戒。祇如今但不被一切有無諸境惑亂。亦不依住不惑亂亦無不依住知解是名徧學。是名勤讚念是名廣流布。未悟未解時名母。悟了名子。亦無無悟解知解是名母子俱喪。妙哉至論。可為此篇利智菩薩勤學如來藏之法式也。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甚深如來藏。而與七識俱。二種攝受生。智者則遠離如鏡像現心。無始習所熏。如實觀察者。諸事悉無事如愚見指月。觀指不觀月。計著名字者。不見我真實心為工伎兒。意如和伎者。五識為伴侶。妄想觀伎眾。

通曰。本一如來藏而曰甚深如來藏者。謂空如來藏離於生滅人所易知。不空如來藏不捨方便示現生滅與七識俱生。人所難測故曰甚深也。唯其與七識俱。凡愚不了染淨諸緣依之而立。見有能取所取二種攝受即歸生滅。智者了達染淨俱非心境俱亡。而能取所取之相當下遠離。空即不定。不空即空。悟入甚深如來藏故名為智也。所云遠離者豈離境以求心哉。三界諸法唯心所現。如種種形像現於鏡中。非有非無。以無始染淨二習之所熏故但如其像耳。於鏡了無干涉。若能真實觀察甚深如來藏者。求於去來迷悟生死不可得。種種諸事悉本無事。種種諸相悉本無相。無始習氣其實非有。故能遠離於攝受也。此甚深如來藏即事而無事。即像而無像。當依於義莫依名字。名字者如標月指。愚人見指指月。但觀其指不觀其月。計著名字不見真實者亦猶是也。如實觀察者即以如實之智觀察如實之體。不著語言文字。故能見於真實之義。見真實義者遠離心意意識已。轉識而成智。故見智為真實識為處假也。以觀其心則隨緣現變如工伎兒。以觀其意則傳送出入如和伎者。以觀五識則攬境逐塵與識俱起有如伴侶。以觀六識則妄想分別執為實有如觀伎眾。一切如幻本來不有。若計著心意意識名字者。即攝受幻境。不見於如來藏真實義矣。王文公觀俳優偈曰。諸優戲場中。一貴復一賤。心知本自同。所以無欣怨。若此偈亦可謂如實觀察者。五祖演禪師示眾云。山僧昨日入城。

見一棚傀儡。不免近前看。或見端嚴奇特或見醜陋不堪。動轉行坐青黃赤白一一見了。子細看時。元來青布幔裏有人。山僧忍俊不禁。乃問長史高姓。他道。老和尚看便休。問甚麼姓。山僧被他一句。直得無言可對無理可伸。還有人為山僧道得麼。昨日那裏落節。今日這裏拔本。若明得拔本消息。即能遠離攝受而見如來藏性矣。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宗通卷七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宗通卷八

(魏云法門品第十二)。

爾時大慧菩薩復白佛言世尊惟願為說五法自性識二種無我究竟分別相我及餘菩薩摩訶薩於一切地次第相續分別此法入一切佛法入一切佛法者乃至如來自覺地佛告大慧諦聽諦聽善思念之大慧白佛言唯然受教佛告大慧五法自性識二種無我分別趣相者謂名相妄想正智如如若修行者修行入如來自覺聖趣離於斷常有無等見現法樂正受住現在前大慧不覺彼五法自性識二無我自心現外性凡夫妄想非諸聖賢大慧白佛言世尊云何愚夫妄想生非諸聖賢佛告大慧愚夫計著俗數名相隨心流散流散已種種相像貌墮我我所見希望計著妙色計著已無知覆障故生染著染著已貪恚痴所生業積集積集已妄想自纏如蠶作繭墮生死海諸趣曠野如汲井輪以愚痴故不能知如幻野馬水月自性離我我所起於一切不實妄想離相所相及生住滅從自心妄想生非自在時節微塵勝妙生愚痴凡夫隨名相流(唐云凡愚不知名是假立心隨流動見種種相計我我所染著於色覆障聖智起貪嗔痴造作諸業如蠶作繭妄想自纏墮於諸趣生死大海如汲井輪循環不絕不知諸法如幻如燄如水中月自心所見妄分別起離能所取及生住滅謂從自在時節微塵勝性而生隨名相流)。

通曰五法三自性八識二無我前已歷歷發明不啻再三矣而又為此問者蓋欲究竟分別趣相互攝入互相融通乃至入一切佛法無所不該方可名如來自覺地耳佛乃一一而詳語之謂五法者即該一切法若修行者離於斷常有無等見即不落名相妄想現法樂正受住現在前即諸地菩薩分證真如住現前地斯名正智乃得入如來自覺聖趣證於如如矣凡愚不了五法自性諸識無我於心所現見有外物而起分別斷常有無等見非聖人也何者一切名相皆是假立原非實有愚夫計著世俗名字隨順生法心隨流動見種種相因名得相墮我我所邪見希望計著心中具足一切法相妙善之色不覺入于無明黑暗覆障之處有此染著即起貪心起貪心已即能造作貪嗔痴業造業行已不能自止如蠶作繭以分別心而自纏身墮於六道諸趣生死大海險難無邊空曠無際如汲井輪循環不絕不知諸法名相如幻如燄如水中月雖現有影相其中原無主宰而為之我亦無依止而為之我所既無我我所即非實有彼計著妙色積集諸業皆從于不實名相妄想分別而生起故不知自性離我我所即離能相所相安所得妙善之色也既離可見能見即無生住異滅流轉可得安所有積集之業也此諸名相皆從自心妄分別起非從自在時微塵勝妙等生愚痴凡夫謂自在天及時節微塵神我勝性能生一切此數者既有其名即是有相有相者即是所生非是能生於不能生者而計生是於生滅法中而妄計以為作者一切不實故名曰妄此諸愚夫但隨名相流耳豈可語於聖賢真實不生不滅之趣乎昔龐居士嘗遊講肆隨喜

金剛經至無我無人處致問曰座主既無我無人是誰講誰聽主無對士曰某甲雖是俗人粗知信向主曰祇如居士意作麼生士以偈答曰無我復無人作麼有疎親勸君休歷座不似直求真金剛般若性外絕一纖塵我聞并信受總是假名陳主聞偈欣然仰歎若居士者真能現法樂住乃得現前。

大慧彼相者眼識所照名為色耳鼻舌身意意識所照名為聲香味觸法是名為相大慧彼妄想者施設眾名顯示諸相如此不異(唐云此事如是決定不異)象馬車步男女等名是名妄想大慧正智者彼名相不可得猶如過客諸識不生不斷不常不墮一切外道聲聞緣覺之地復次大慧菩薩摩訶薩以此正智不立名相非不立名相捨離二見建立及誹謗知名相不生是名如如大慧菩薩摩訶薩住如如者得無所有境界故得菩薩歡喜地得菩薩歡喜地已永離一切外道惡趣正住出世間趣法相成熟分別幻等一切法自覺法趣相離諸妄想見性異相(唐云離臆度見)次第乃至法雲地於其中間三昧力自在神通開敷得如來地已種種變化圓照示現成熟眾生如水中月善究竟滿足十無盡句為種種意解眾生分別說法法身離意所作是名菩薩入如如所得。

通曰上言名即是相已竟此下指相亦有名彼所謂相者謂眼識所對形形色色洞然朗照皆名為色色固有形之相也至於耳所對聲鼻所對香舌所對味身所對觸皆有實境可指亦為有形之相也若意與意識所照離諸前境內緣法塵但名假色所謂無形之相也五法中曰名曰相者如此彼所謂妄想者於上施設種種假名及顯示一切諸相從中妄生分別曰此事如是曰此事不異如象馬車步男女等名名依相立相逐名生名相本皆是妄於中計著妄生分別故名為妄想也妄想即不得稱為正智若正智者於彼施設顯示種種名相微細觀察求其實相了不可得以彼迭共因生故互為其客既迭共生猶如過客則相非常住諸識不復生起虛妄分別此但諸識不生非是斷滅其相也故不墮於斷亦不執著其相也故不墮於常不墮於一切外道二乘之地故名曰正智也彼外道二乘亦能諸識不生何為彼即不正而此為正也彼但知不立名相必欲一切而空之總於名相上建立誹謗二俱相違何以能如此正智者雖不立名相而墮於有亦未嘗不立名相而墮於無既不執之為有而生一常見亦不執之為無而生一斷見捨離彼建立及誹謗二種邪見知名相本自不生猶如過客了不可得而諸識何自生乎故名相不生者境如也知名相不生者心如也心境一如故名如如若菩薩由正智而住於如如者照而無照得入無相寂靜境界見諸相非相即得分證真如入初地住初地者證百金剛三昧明門永離世間二十五有一切生滅法如外道涅槃惡趣亦不住著而正住於如來家出世間不生滅法真如境界如實脩行法相成熟如五法相如幻如夢善能分別一切諸法唯心所現自覺法趣證自聖智修行之法如是展轉遠離虛妄分別見性異相凡見與性異者稍

涉臆度便於法體有異故曰異相離臆度見已如是地地增進次第乃至十地於其中間非不各得三昧神力非不各有自在神通至此則成熟之極而開敷矣如眾華開敷莊嚴如來之地如來灌頂授佛位分坐蓮華宮放大光明故有種種變化圓照法界示現報化成熟眾生成熟菩薩則現報身成熟有情則現化身如水中月不出不入善能究竟第一義諦被弘誓甲具足成滿十無盡句所謂眾生界無盡世界無盡虛空界無盡法界無盡涅槃界無盡佛出現無盡如來智無盡心所緣無盡佛智所入無盡轉法輪智無盡為種種意解眾生隨其欲樂分別說法一音演法隨類各解雖為意解眾生說法而法身自覺離意所作非有意非無意非有說非無說遠離心意意識當體如如是名菩薩入如如境界得佛地中如是如是無量無邊法所謂名相妄想正智如如五法分別相者大約如此華嚴出現品云佛子無一眾生而不具有如來智慧但以妄想顛倒執著而不證得若離妄想一切智自然智無師智則得現前又云爾時如來以無障礙清淨智眼普觀法界一切眾生而作是言奇哉奇哉此諸眾生云何具有如來智慧愚痴迷惑不知不見當教以正道令其永離妄想執著自於身中得見如來廣大智慧與佛無異天童略舉云我今普見一切眾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證得頌曰天蓋地載成團作塊周法界而無邊析鄰虛而無內及盡玄微誰分向背佛祖來償口業債問取南泉王老師人人只喫一莖菜然則此五法建立亦償口業債耳若證如如誰分向背。

爾時大慧菩薩白佛言世尊云何世尊為三種自性入於五法為各有自相宗佛告大慧三種自性及八識二種無我悉入五法大慧彼名及相是妄想自性大慧若依彼妄想生心心法名俱時生如日光俱種種相各別分別持是名緣起自性(唐云以依彼分別心心所法俱時而起如日與光是緣起性)大慧正智如如者不可壞故名成自性復次大慧自心現妄想八種分別謂識藏意意識及五識身相者不實相妄想故我我所二攝受滅二無我生(唐云若能捨離二種我執二無我智即得生長)是故大慧此五法者聲聞緣覺菩薩如來自覺聖智諸地相續次第一切佛法悉入其中復次大慧五法者相名妄想如如正智大慧相者若處所形相色像等現是名為相若彼有如是相名為瓶等即此非餘是說為名施設眾名顯示諸相瓶等心心法是名妄想彼名彼相畢竟不可得始終無覺於諸法無展轉離不實妄想是名如如(唐云彼名彼相畢竟無有但是妄心展轉分別如是觀察乃至覺滅是名如如)真實決定究竟自性不可得彼是如相我及諸佛隨順入處普為眾生如實演說施設顯示於彼隨入正覺不斷不常妄想不起隨順自覺聖趣一切外道聲聞緣覺所不得相是名正智大慧是名五法三種自性八識二種無我一切佛法悉入其中是故大慧當自方便學亦教他人勿隨於他。

通曰前大慧問分別此法入一切佛法亦知五法能攝盡諸法故此再申前請世尊復詳語之彼名及相妄想所緣若無名相分別何起是遍計妄想自性入五法中名相也若依彼妄想所生心心所法俱時而起如日與光俱時而生日者七識也光者六識也前五所對種種相各別而六識從中分別之七識即從中執持之互相依持相緣而起是七識名緣起自性與六識妄想俱時而起故依他緣起自性入五法中妄想也若正智如如遠離諸妄證於真實彼妄即有壞真即不可壞不可壞者不生不滅無欠無餘即是圓成實性故如來藏成自性入五法中正智如如也所謂三種自性悉入五法者如此若自心所現妄法是為名相於此執著生起八種分別即是妄想所謂識藏者八識也意者七識也意識者六識也五識身者前五識也此八種差別相皆是不實但以妄想分別展轉生起故未轉識者名為識藏既轉識者名為如來藏即是正智如如此八識入五法中也識陰未破則取識藏為我及識所分別前境為我所此之謂人執既捨藏矣則取能捨者為我取所證無我者為我所此之謂法執我我所不離名相二種攝受即是妄想若二攝受滅二無我生即是正智如如此人法二無我亦入五法中也此五法者不但八識二無我悉入其中即聲聞緣覺菩薩如來若因若果一切佛法悉能該攝總一如來藏性未至如如之境則妄有淺深不齊智亦有生熟不等既至如如但一真性自覺聖智以此為極諸地相續以此為歸何所不攝哉以上分別五法入一切佛法何以能至如來自覺地哉論法體則先正智而後如如論修證則先如如而後正智非般若固不能證菩提然非見菩提真實亦不名般若故復申言名相妄想所謂相者即彼形狀色像是也所謂名者即彼瓶相安立瓶名是也所謂妄想者以施設之假名顯虛妄之眾相即彼瓶等乃至心心所法妄生分別是也若於彼名彼相究竟不可得自始至終無一念分別於諸法無展轉分別即離於不實妄想而諸識不生乃至覺滅外無所覺之境是境如也內無能覺之心是心如也心境一如故名如如真實究竟至自覺法性亦不可得如十地所證有自性可得者即是異相即不名如必決定無一法可得方是如相我及諸佛隨順如來藏性所證入處普為眾生開示演說亦說此如如實相即彼名相施設顯示究竟不可得即名相離名相隨順入於正覺境界若能於此隨順悟解不至離名相而墮於斷亦不執名相而墮於常有無妄想分別不生但隨順自覺聖趣即境即心即心即境本自如如一切外道二乘所不得相彼外道二乘不離心意意識惡見朋黨皆不正智此自覺聖趣心識不到處故非彼所得也一切妄想所不能緣即是般若智是名正智非正智不能契如如非入於如如境界亦不名正智所謂到如來自覺地者以此是名五法與三自性八識二無我互相涉入互相融貫一切佛法悉入其中汝等菩薩當自方便修學若無方便即墮於外道斷見及二乘偏空亦以此方便教人勿隨於他外道二乘邪執由方便生正智由正智證如如何如來地之不可至哉臨

濟云道流切要求真正見解向天下橫行免被這一般精魅惑亂無事是貴人但要造作祇是平常你擬向外求過覓脚手錯了也祇擬求佛佛是名句你還識馳求底麼三世十方佛祖出來也祇為求法如今參學道流也祇為求法得法始了未得依前輪回五道云何是法法者是心法心法無形通貫十方目前現用人信不及便乃認名認句向文字中求意度佛法天地懸殊道流山僧說法說什麼法說心地法便能入凡人聖人淨人穢人真人俗人要且不是你真俗凡聖能與一切真俗凡聖安著名字真俗凡聖與此人安著名字不得道流把得使用更不著名字號之為玄旨此臨濟真正見解即是正智能遠離一切凡聖名相到於如來自覺地處。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五法三自性及與八種識二種無有我悉攝摩訶衍名相虛妄想自性二種相正智及如如是則為成相。

通曰先頌五法攝三自性及八識二無我悉攝一切佛法總歸於大乘者以所說正智如如是最上第一義即轉妄成真轉識成智至二我不生皆大乘佛法非如二乘等執相而修終入於小乘也次頌五法攝三自性如前首答之義謂名相是妄而於名相生想者尤為虛妄不實妄想緣起二自性在其中矣虛妄不實終歸壞滅若正智如如一切真實本自不生故亦不滅既無壞滅本自圓成是則成自性之實相也必證於圓成實性方至如來自覺地其可不方便修學哉僧問護國證禪師如何是本來心國云犀因玩月紋生角象被雷驚華入牙丹霞淳頌云三脚靈龜荒徑走一枝瑞草亂峰垂崑岡含玉山先潤涼兔懷胎月未知此二尊宿說本來心俱以喻顯丹霞自出手眼要與護國相見三脚靈龜荒徑走者妄想心也一枝瑞草亂峰垂者本來心也山含玉而自潤其體如如也兔懷胎而未知其用如如也故知紋生角華入牙即是兔懷胎境界總一不可思議非親到如來自覺地者卒難語此。

(魏云恒河沙品第十三)。

爾時大慧菩薩復白佛言世尊如世尊所說句過去諸佛如恒河沙未來現在亦復如是云何世尊為如說而受為更有餘義惟願如來哀愍解說佛告大慧莫如說受三世諸佛量非如恒河沙所以者何過世間望非譬所譬以凡愚計常外道妄想(唐云我以凡愚諸外道等心恒執著常與無常)長養惡見生死無窮欲令厭離生死趣輪精勤勝進故為彼說言諸佛易見非如優曇鉢華難得見故息方便求有時復觀諸受化者作是說言佛難值遇如優曇鉢華優曇鉢華無已見今見當見如來者世間悉見不以建立自通故說言如來出世如優曇鉢華(此云瑞應蓮華)大慧自建立自通者過世間望彼諸凡愚所不能信自覺聖智境界無以為譬真實如來過心意意識所見之相不可為譬。

通曰前以五法總攝諸法歸於如如此如如即法身境界三世諸佛法身常住故大慧欲明法界平等真如乃舉世尊常說三世諸佛如恒河沙當

如佛所說而信受耶抑更有別義耶佛謂莫如言說而受三世諸佛心量超過一切無與等者非但如恒河沙而已也為其超出世間即非世間瞻望所及安得以世間可見譬喻而譬之故經云三界有無一切法不能與佛為譬喻然我作如是說者彼凡愚計常外道計無常長養惡見輪迴生死趣中不能見於真如境界我欲令彼厭離生死發勝希望故說諸佛易見易可逢值如恒河沙非如優曇華之難見也若說佛難值遇如優曇華彼必退怯不勤精進息彼方便求法之心非所以誘其進也是故我說如恒河沙若有根熟堪受化者有時復說佛難值遇如優曇華使生渴仰竭力勤求此亦方便之說非實然也優曇華無已見今見當見之者而如來出世悉知悉見豈優曇華比耶但說其難遇如優曇華耳不以如來自建立自證處說如優曇華然自建立自通法者乃內證聖智法身境界世間無與等者仰望不及非彼凡愚所能信解故自覺聖智境界過諸譬喻所以者何世間所可見者不過心意意識推測而知如來轉識成智已遠離心意意識境界豈可以世間心意意識所見之相而為喻耶心意意識皆非真實而如來證處最為真實假固不可以喻真也故曰三世諸佛量非如恒河沙莫如說受可也三祖信心銘曰圓同大虛無欠無餘良由取捨所以不如如三祖言未嘗不可為喻但不可取捨耳若無取捨即喻亦不可得有僧問智門禪師曰蓮華未出水時如何門云蓮華僧云出水後如何門云荷葉天童拈云靈龜無卦兆空殼不勞鑽又僧問淨眾禪師曰蓮華未出水時如何眾云菡萏滿地流僧云出水後如何眾云葉落不知秋天童拈云李陵持漢節潘閔倒騎驢此亦一蓮華也縱談多喻未嘗不與自證處相應。

大慧然我說譬佛如恒河沙無有過咎大慧譬如恒沙一切魚鼈輪收摩羅(云殺子魚)師子象馬人獸踐踏沙不念言彼惱亂我而生妄想自性清淨無諸垢污如來應供等正覺自覺聖智恒河大力神通自在等沙一切外道諸人獸等一切惱亂如來不念而生妄想如來寂然無有念想如來本願以三昧樂安眾生故無有惱亂猶如恒沙等無有異又斷貪恚故。

通曰如來法身既無可譬然佛常說譬謂三世諸佛如恒河沙者無自語相違過咎以有別義故如下文所舉七種別義先以法身離念處言之彼恒河沙一切魚鼈牛羊象馬及殺子魚等踐踏其上不生分別不瞋不恚亦不生心彼惱亂我以不妄想分別故恒清淨無垢諸佛如來亦復如是內身證得自覺聖智清淨無相踐踏所不到如彼恒河然滿足諸力神通自在功德顯現如恒河沙惟其力大故能勝諸惱亂一切天魔外道愚痴魚鼈以瞋恚心惱亂如來如來不動不生一念分別但以慈悲三昧攝之雖現起神通降伏眾魔恒自寂然無有念想如來本願欲令一切眾生皆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以三昧正受之樂安穩眾生令滿足故不分別分別離諸惱亂如恒河沙無有愛憎等無有異我說諸佛如來如恒河沙等

又以本願普安眾生如恒河沙等等者平等無有異相已離愛身無有貪恚故貪恚既斷分別何從而起故謂諸佛如恒河沙者以離分別故此其無過咎者一也黃檗云今學道人不向自心中悟乃於心外著相取境皆與道背悟河沙者佛說是沙諸佛菩薩釋梵諸天步履而過沙亦不喜牛羊蟲蟻踐踏而行沙亦不怒珍寶馨香沙亦不貪糞溺臭穢沙亦不惡此心即無心之心離一切相眾生諸佛更無差別但能無心便是究竟學道人若不直下無心累劫修行終不成道黃檗亦以恒河沙發明向上一路總與自覺聖智境界不相違背。

譬如恒沙是地自性劫盡燒時燒一切地而彼地大不捨自性與火大俱生故其餘愚夫作地燒想而地不燒以火因故如是大慧如來法身如恒沙不壞。

通曰上言自性清淨無有惱亂即使惱亂亦無散失故以法身不壞言之彼恒河沙有形礙是地自性也劫數將盡三災繼起大地被燒而彼沙不失自性以沙與火俱生故愚夫謂地被燒而地實不燒地以火為因故火能生土故地與火俱生也如來法身亦如是愚夫將謂煩惱火燒法身亦壞不知煩惱即是菩提不因煩惱無以顯菩提煩惱與菩提無二性故所以法身不壞亦如恒沙不壞也僧問大隨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箇壞不壞隨云壞僧云恁麼則隨他去也隨云隨他去僧問龍濟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箇壞不壞濟云不壞僧云為甚不壞僧云為同大千雪竇單頌大隨話云劫火光中立問端衲僧猶滯兩重關可憐一句隨他語萬里區區獨往還天童添入修山主話頌云壞不壞隨他去也大千界句裏了無鈎鎖機脚頭多被葛藤礙會不會分明底事丁寧瞭知心拈出勿商量輸我當行相買賣只為同大千一語却與此段經文一鎚兩當。

大慧譬如恒沙無有限量如來光明亦復如是無有限量為成熟眾生故普照一切諸佛大眾。

通曰法身不壞真如之體也有是體必有是用故以光明無量言之彼恒河沙不可以數限不可以數量如來光明亦復如是起信論云所謂自體有大智慧光明義故徧照法界義故為成熟眾生之故以智慧光明普照恒河諸佛國土有一眾生根器將成熟者必現其身而為說法世界無限光明亦無限也長沙岑上堂我若一向舉揚宗教法堂裏須草深一丈事不獲已向汝諸人道盡十方世界是沙門眼盡十方世界是沙門全身盡十方世界是自已光明盡十方世界在自已光明裏盡十方世界無一人不是自已我常向汝諸人道三世諸佛法界眾生是摩訶般若光光未發時汝等諸人向甚麼處委悉光未發時尚無佛無眾生消息何處得山河國土來時有僧問如何是沙門眼岑曰長長出不得又曰成佛成祖出不得六道輪迴出不得僧曰未審出箇甚麼不得岑曰晝見日夜見星曰學人不會岑曰妙高山色青又青此段經義得長沙開演更為章灼。

大慧譬如恒沙別求異沙永不可得如是大慧如來應供等正覺無生死生滅有因緣斷故。

通曰上言成熟眾生若眾生未成熟者則有分段生死及變易生滅皆未斷三有因緣故如來則不然譬如恒沙更不生相如彼微塵微塵體相如是而住恒沙自性不更改變而作餘物別求異沙永不可得如來等正覺亦復如是轉生滅依不生滅更無分段變易二種生死以永斷三有生死因故真如性中求於去來迷悟生死了不可得亦如恒沙之無異沙也夾山與定山同行言話次定山曰生死中無佛即無生死夾山曰生死中有佛即不迷生死互相不肯同上大梅夾山便舉問未審二人見處那個較親梅曰一親一疎夾山復問那箇親梅曰且去明日來夾山明日再上問梅曰親者不問問者不親夾山住後自云當時失一隻眼於此悟入當知鑛既成金金不復鑛。

大慧譬如恒沙增減不可得知如是大慧如來智慧成熟眾生不增不減非身法故身法者有壞如來法身非是身法(唐云譬如恒沙取不知減投不見增諸佛亦爾以方便智成熟眾生無減無增何以故如來法身無有身故)。

通曰上言如來智慧光明成熟眾生要歸於無生滅斷有因緣彼有因緣者固有壞也而如來法身何以不壞譬如恒沙取之而出於河不見其減投之而入於河不見其增亦不起心我出入河以自體無限量故如來智慧亦復如是即十方眾生皆取如來智慧而如來不減即十方眾生皆已成熟與佛智慧無二而如來不增以法身無相非如身法有形故身法有形者即可增可減究竟有壞而如來法身非是身法無可增減而亦何壞之有靈雲上堂云諸仁者所有長短盡在不常且觀四時草木葉落華開何況塵劫來天人七趣地水火風成壞輪轉因果將盡三惡道苦毛髮不增添減唯根蒂神識常存上根者遇善友申明當處解脫便是道場中下痴愚不能覺照沉迷三界流轉生死釋尊為伊天上人間設教證明顯發至道汝等還會麼僧問如何得出離生老病死雲曰青山原不動浮雲任去來若明得靈雲見處不但如來智慧無增減而眾生智慧亦無增減。

如壓恒沙油不可得如是一切極苦眾生逼迫如來乃至眾生未得涅槃不捨法界自三昧願樂以大悲故(魏云諸佛如來為諸眾生苦惱所壓瞋不可得)。

通曰不但眾生成熟與不成熟如恒河沙原無增減譬如有人欲得蘇油壓恒河沙終不可得無蘇油故眾生在極苦中如來以方便力令其解脫然諸眾生受大苦惱逼壓如來乃至不得證於涅槃應有瞋恨諸佛如來久離瞋恚畢竟瞋不可得以不捨法界相廣大無邊自三昧樂故即以此自三昧樂度一切眾生願力所持故以得具足大慈大悲我若不令一切眾生入涅槃者我身亦不入於涅槃不捨本願與眾生樂故三昧中瞋不可得如壓沙求油終不可得也六祖云欲擬化他人自須有方便勿令彼有疑即是自性現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覺菩提恰如求兔角正

見名出世邪見名世間邪正盡打却菩提性宛然正法所以拔眾生極苦
正法亦打却所以超人於涅槃此自覺覺他得無違拒即無瞋恨。
大慧譬如恒沙隨水而流非無水也如是大慧如來所說一切諸法隨
涅槃流是故說言如恒河沙如來不隨諸去流轉去是壞義故大慧生
死本際不可知不知故云何說去大慧去者斷義而愚夫不知。

通曰如來說法譬如恒沙隨水而流終不逆流所以流轉者水也非水則
沙無自流故非無其水也諸佛如來為眾生說法雖說一切諸法實隨順
涅槃而出諸法如沙必依於水涅槃如水不離乎沙故能使諸法流通實
不隨諸趣流轉而去諸趣有去來是生滅義涅槃是生死本際離於生滅
不可以生滅知見而知知且不能云何說去故如來說法隨涅槃流非無
涅槃雖在生滅法中而實無生滅如恒沙隨水非無水也大涅槃海是如
來妙覺境界諸菩薩順流而入所以還源如來逆流而出所以度生雖有
出入實無生滅若隨諸趣流轉而去者入於有則為凡夫固不離於生滅
入於無則為外道二乘彼所謂涅槃不但無沙并無其水即是斷滅義而
愚夫固不知不覺生死本際實不生不滅也以上皆以恒沙取譬各有別
義總之無過咎也長沙岑一日遊山歸至門首首座問和尚什麼處去來
沙云遊山來首座云到什麼處來沙云始隨芳草去又逐落華回座云大
似春意沙云也勝秋露滴芙蓉渠雪竇著語云謝答語頌云大地絕纖埃何
人眼不開始隨芳草去又逐落華回羸鶴翹寒木狂猿嘯古臺長沙無限
意咄此諸尊宿隨涅槃流真是不可曉。

大慧白佛言世尊若眾生生死本際不可知者云何解脫可知佛告大
慧無始虛偽過惡妄想習氣因滅自心現知外義妄想身轉解脫不滅
(唐云了知外境自心所現分別轉依名為解脫非壞滅也)是故無邊非都無所有
為彼妄想作無邊等異名觀察內外離於妄想無異眾生智及爾燄一
切諸法悉皆寂靜(唐云離分別心無別眾生以智觀察內外諸法知與所知悉皆寂
滅)不識自心現妄想故妄想生若識則滅。

通曰大慧因世尊說生死本際不可知既不可知云何如來而得解脫復
令眾生得於解脫在生死中得解脫者又可知耶不知所謂解脫云者離
於一切戲論煩惱無始熏習分別心故然無始虛偽習氣之因所內滅者
但以自心如實了知外境一切諸法唯心所現現起外義所分別心莫非
妄也逐妄流轉即非解脫了彼妄因分別轉依轉生滅依不生滅即名解
脫妄想可滅而知妄者不滅故解脫者實不滅也何為不可知耶未得解
脫即為生死所縛故有邊際可測既得解脫遠離生死境界是為涅槃實
際無量無邊難可窺測故謂本際無邊不可知者非都無所有一切斷滅
之謂也為彼妄想分別所不能到作此無邊等異名耳名異體不異也涅
槃即是眾生生死本際解脫即是眾生明了自心離分別心更無眾生即
此分別名為眾生若能以智觀察內外諸法離於妄想無分別心此無分
別即是真如非離眾生妄想外別有一真如也原無異於眾生無二無別

故本際此真如也眾生亦此真如也以皆如故知與所知悉皆寂滅既得寂滅內無能知之心外無所知之境故謂本際不可知也唯不識自心所現以心外有法妄為分別故妄想生妄想生則迷於本際流浪生死若了唯心則妄想頓滅妄想既滅則內外諸法悉皆寂滅寂滅者即是涅槃以此知涅槃解脫非是滅法也黃檗云諸佛與一切眾生唯是一心更無別法此心無始以來不曾生不曾滅不青不黃無形無相不屬有無不計新舊非長非短非大非小超過一切限量名言蹤跡對待當體便是動念便乖猶如虛空無有邊際不可測度唯此一心即是佛佛與眾生更無別異但是眾生著相外求求之轉失使佛覓佛將心捉心窮劫盡形終不能得不知息念忘慮佛自現前此心即是佛佛即是眾生為眾生時此心不滅為諸佛時此心不添乃至六度萬行河沙功德本自具足不假修添遇緣即施緣息即寂若不決定信此是佛而欲著相修行以求功用皆是妄想與道相乖黃檗此段實合此經精深微妙之旨。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觀察諸導師猶如恒河沙不壞亦不去亦復不究竟是則為平等觀察諸如來猶如恒沙等悉離一切過隨流而性常是則佛正覺。

通曰此頌通融前後七喻如恒沙火燒不壞如恒沙隨流不去究竟解脫不至斷滅此則平等法身不來不去不生不滅若作如是觀察者是名見諸導師實相也乃至如恒沙無念離憎愛過如恒沙無異離因緣過如恒沙無油離苦逼過光明普照隨流說法而自性常住此則如來正覺不隨流轉若作如是觀察者是名見諸如來實體也譬如恒沙有種種別義如此豈謂如恒沙之多便足擬於如來過量之智哉黃檗云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名菩提即此本源清淨心與眾生諸佛世界山河有相無相遍十方界一切平等無彼我相此本源清淨心常自圓明徧照世人不悟只認見聞覺知為心為見聞覺知所覆所以不覩精明本體但直下無心本體自現如大日輪昇於虛空徧照十方更無障礙故學道人唯認見聞覺知施為動作空却見聞覺知即心路絕無入處但於見聞覺知處認本心然本心不屬見聞覺知亦不離見聞覺知但莫於見聞覺知上起見解莫於見聞覺知上動念亦莫離見聞覺知覓心亦莫捨見聞覺知取法不即不離不住不著縱橫自在無非道場黃檗說平等正覺處極為明悉足備此偈觀察如來之精義也。

(魏云剎那品第十四)。

爾時大慧菩薩復白佛言世尊惟願為說一切諸法剎那壞相世尊云何一切法剎那佛告大慧諦聽諦聽善思念之當為汝說佛告大慧一切法者謂善不善無記有為無為世間出世間有罪無罪有漏無漏受不受大慧略說心意意識及習氣是五受陰因是心意意識習氣長養(唐云五取蘊法以心意意識習氣為因而得長養)凡愚善不善妄想大慧修三昧樂三昧正受現法樂住名為賢聖善無漏大慧善不善者謂八識何

等為八謂如來藏名識藏心意意識及五識身非外道所說大慧五識身者心意意識俱善不善相展轉變壞相續流注不壞身生亦生亦滅(唐云無異體生生已即滅)不覺自心現次第滅餘識生形相差別攝受意識五識相應生剎那時不住名為剎那(唐云不了於境自心所現次第滅時別識生起意識與彼五識共俱取於種種差別形相剎那不住我說此等名剎那法)。

通曰大慧因佛言如來法身如恒沙不壞不壞者即無生滅然如來常說一切諸法剎那壞相當是何等諸法剎那剎那念念不住歸於生滅耶佛言一切法者不外世間出世間凡聖之法以善不善無記三性為緣有為有罪有漏是不善法即名世間無為無罪無漏是善法即名出世受者內法所謂涅槃攝受是也不受者外法以一切不受為宗是也是無記所攝舉要言之不出五陰五陰以心意意識種種習氣為因而得增長陰者蓄蘊諸業蓋覆自性之義習氣重者則蓋覆深習氣輕者則蓋覆淺漸積漸增有長養之義凡愚不能破陰而出即於心意意識熏習中分別善不善法依之造業則為凡夫依之起見則為外道念念不住均為有漏非聖賢也若三賢十聖破除五陰修三昧樂妄想滅盡得三昧正受滅盡定中自在受用以得法為樂現法樂住住是樂者即不念念遷流是名善無漏法非聖賢不證也不為五陰所覆即能出世即名聖賢此一五陰也善修之則善不善修之則不善所云因於心意意識習氣長養者其詳何如彼善不善染淨二法即有生滅所謂八識何者為八謂於如來藏中依無始無明熏習所起以其能含藏種子則名之曰識藏即第八識也以其能傳送出入則名之曰意即第七識也以其能分別籌度則名之曰意識即第六識也以其對境即現則名之曰前五識五識不離四大色質故曰五識身也以上八種識皆由無明熏變真如而如來藏隨染緣起即名八識而有生滅八識習氣長養五陰所謂陀那微細識習氣成瀑流中間微細生滅剎那不住非彼外道所知故不能說何以明剎那不易知也彼五識身者雖不離四大色質以其為八識見分當一念初動攬境之時而心意意識皆與之俱故能了別前境善不善相心動緣起緣會心生展轉變壞相續不斷五識明了轉變為六識分別六識分別轉變為七識計著七識計著轉變為八識種子七識相續者壞八識流注者不壞然八識與七識無異體生故前七展轉生滅而八識亦隨順生法亦生亦滅良由不覺前境皆自心所現原未嘗生原未嘗滅彼見虛妄境界而生取著隨取隨滅故有次第滅隨次第滅處餘別識生攬形相者五識也知差別者意識也攝受執著者七識八識也五識滅而六識生六識滅而七識八識生故謂次第滅餘識生也然有同時意識者與前五識俱前五以六識為分別依六識以前五識為明了門相應而生取於種種差別形相念念流轉剎那時不住一剎那頃有八十種生滅如八十根絲一刀割斷中間根根斷時略有次第我說此等名為剎那非如來外道所說其可易知乎哉僧問趙州初生孩子還具六識也無州云急水上打毬子僧復問投子急水上打毬子

意旨如何子云念念不停留雪竇頌云六識無功伸一問作家曾共辨來端茫茫急水上打毬子落處不停誰解看大慧所問剎那壞相意在於壞世尊以剎那為時時非可壞者雪竇謂落處不停誰解看亦以不停為自性也却與此段意符。

大慧剎那者名識藏如來藏(魏云阿黎耶識名如來藏)意俱生識習氣剎那無漏習氣非剎那非凡愚所覺計著剎那論故不覺一切法剎那非剎那以斷見壞無為法大慧七識不流轉不受苦樂非涅槃因大慧如來藏者受苦樂與因俱若生若滅四住地無明住地所醉凡愚不覺剎那見妄想熏心復次大慧如金金剛佛舍利能奇特性終不損壞大慧若得無間(唐云若得證法)有剎那者聖應非聖而聖未曾不聖如金金剛雖經劫數稱量不減云何凡愚不善於我隱覆之說於內外一切法作剎那想。

通曰上所云剎那者念念不住取著善不善相即前所謂八識名之曰識藏此識藏即如來藏何以有生滅耶為是如來藏與七識意俱因而傳送出入生起分別事識以種子熏現行以現行熏種子互相熏染積成習氣念念不停流注不息故名剎那若以三昧正受善無漏習氣熏之則一念頓息即非剎那此非剎那境界但斷其念不斷其體但斷習氣不斷真如非彼凡愚所覺彼凡愚計著善不善妄想但計著剎那生滅之論不覺一切法即剎那非剎那即生滅非生滅即彼相續流注本自寂滅相是真無為法也凡愚不覺乃謂剎那壞相念不復生以斷滅見壞無為法謂涅槃無為者一切無有是破壞無為正法也何以明其壞無為法也彼二乘者已斷煩惱障七識不流轉唐云五識身非流轉蓋七識既不流轉即無出入既無出入即無染淨既無染淨即無苦樂是苦樂雖五識身受而七識實為之因既不受苦樂不受後有然非涅槃正因也涅槃者即如來藏不生不滅之體非可斷滅故故曰七識不流轉非涅槃因若如來藏者不離一切一切皆如雖受苦樂不為苦樂所縛雖與苦樂因俱不為習因所覆真如性中了無生滅可得若見其生若見其滅者依於四種熏習醉故四住地無明曰欲愛無明色愛無明有愛無明見愛無明此四無明有覆無記住於八識田中故名住地為此四種無明酒所醉即見有涅槃可得凡愚不覺微細生滅剎那不住於中顯見但以涅槃妄想熏染其心謂剎那已斷不受後有此以斷見壞無為法而不知其非涅槃因也彼離生滅證不生滅即心外有法是名有間有間非真證也若如來藏不離生滅證不生滅即心外無法法外無心是名無間無間者是真證也證於如來藏妙真如性者如金中之金剛佛身中之舍利得奇特性超過一切凡物終不損壞若得證於自覺聖智無間正法是大涅槃隨時隨處皆無生滅而謂又有剎那生滅相者則聖人亦同於凡夫境界不得謂之聖矣然聖人愛苦樂與因無異凡夫而亦未曾不聖雖在生滅之中無失不生滅性如金金剛身分極足雖經累劫稱量不減此真無為法非斷見可倫也云何凡

愚不善於我剎那非剎那隱覆之說於內外一切法作剎那壞相想外道取於外境見有已還無便謂剎那壞二乘取於內法見念不復生便謂剎那壞是皆不知剎那隱微之相而可與之論壞不壞乎惟照禪師上堂本自不生今亦無滅是死不得底樣子當處出生隨處滅盡是活生受底規模大丈夫漢直須處生死流臥荆棘林俯仰屈伸隨機施設能如是也無量方便莊嚴三昧大解脫門蕩然頓開其或不然無量煩惱一切塵勞嶽立面前塞却古路即此可知與諸習氣俱是剎那法無漏習氣非剎那法而金剛不壞之性唯聖者證之。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空無常剎那愚夫妄想作如河燈種子而作剎那想剎那息煩亂寂靜離所作一切法不生我說剎那義物生則有滅不為愚者說無間相續性妄想之所熏無明為其因心則從彼生乃至色未生中間有何分(魏云若無明為因能生諸心者乃至色未生中間依何住)相續次第滅餘心隨彼生不住於色時何所緣而生以從彼生故不如實因生云何無所成而知剎那壞(唐云若緣彼心起其因則虛妄因妄體不成云何剎那壞)。

通曰長行中破剎那壞相之說尚未及詳但云云何凡愚不善於我隱覆之說於內外一切法作剎那想故頌中詳言之謂凡愚所說剎那壞者謂一切法空謂一切法無常由凡愚妄想分別而作此見我常說言如河流如燈焰如種子迅速遷逝剎那不住但謂行陰遷流新新不住而非謂其念念空念念無常也彼愚不覺於此作空無常剎那想究竟歸於斷滅失其義矣然剎那息滅者未為無義謂息彼念念不住煩亂妄想得三昧正受證於寂靜現法樂住離於所作生滅諸法乃至一切法不生是我所說剎那息滅之義所云不生者非必滅之而後不生也當物初生之時即有其滅當生即不生不離生法證於寂靜即剎那非剎那此我隱覆之說但可與智者道不為愚者說也何以明其當生即不生也彼等流無間相續生滅之性最為微細由於妄見六道輪轉諸趣分別為無始妄想不思議所熏謂之曰熏本自無根原不生也將謂無始無明以為其因能生彼剎那諸心乎此心不離無明以緣境為性境至則有境去則無乃至色未生時色既未來心亦未起當此中間此心住於何處何所分別乎此則內無所依心本寂靜固未嘗生也將謂無間相續有生有滅當次第滅時滅此生彼即有餘心隨彼俱生乎此與境俱生與境俱滅但以心住於色言耳若心不住於色時心即不緣諸境將何所緣而生乎此則外無所緣心本寂靜亦未嘗生也若謂七識流轉因六識分別而生此心緣彼心而起者彼心種種分別原是虛妄非如實因性因既是妄體實不生如石女生兒竟無成就然則此剎那相本無成也云何剎那原無所成而謂有剎那壞相可知乎此我所謂即剎那非剎那唯智者能自明了固不可與愚者道也大寧寬禪師上堂無念為宗無住為本真空為體妙有為用所以道盡大地是真空徧法界是妙有且道是甚麼人用得四時運用日月常明法

本不遷道無方所隨緣自在逐物昇沉此土他方人凡人聖雖然如是且道入鄉隨俗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西天梵語此土唐言此大寧寬明得盡大地是真空故隨緣自在而法本不遷又何剎那壞相之有。

修行者正受金剛佛舍利光音天宮殿世間不壞事住於正法得如來智具足比丘得平等云何見剎那毘闍婆幻等色無有剎那於不實色等視之若真實。

通曰凡愚為五陰所覆不覺一切法剎那非剎那墮妄想見輪轉生滅無足論已若我法中正修行者修三昧樂息諸煩亂證於寂靜常住真心究竟堅固猶如金剛佛舍利光音天宮水火不及常住世間不可損壞世間奇特事尚且如此何況安住正法現法樂住得如來聖智具足圓滿及比丘證得平等真如煩惱即是菩提生死即是涅槃諸法性常住云何見有剎那生滅之相乎原不見有剎那之相云何更有剎那壞耶彼一切諸法如夢如幻如乾闥婆城等雖現有色相無有剎那相可得何故非剎那耶彼諸色等原無實性既無實性云何能造色既無四大造色色即非實云何凡愚於不實色等乃至陰入處界一一視若真實謂一切法相續流注實有生滅而見有剎那壞相乎吾固謂彼凡愚不善於我隱覆之說於內外一切法作剎那想者此之謂也瑞巖才禪師上堂云天平等故常覆地平等故常載日月平等故四時常明涅槃平等故聖凡不二人心平等故高低無諍拈拄杖卓一下曰諸禪者這拄杖子晝夜為諸人說平等法門還聞麼若聞去敢保諸人行脚事畢若言不聞亦許諸人頂門眼正何故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良久笑曰向下文長據瑞巖見處一切平等故能常何處有剎那壞相可得。

大慧菩薩復白佛言世尊如世尊說六波羅蜜滿足得成正覺何等為六佛告大慧波羅蜜有三種分別謂世間出世間出世間上上大慧世間波羅蜜者我我所攝受計著攝受二邊為種種受生處樂色聲香味觸故滿足檀波羅蜜戒忍精進禪定智慧亦如是凡夫神通及生梵天大慧出世間波羅蜜者聲聞緣覺墮攝受涅槃故行六波羅蜜樂自己涅槃樂出世間上上波羅蜜者覺自心現妄想量攝受及自心二故不生妄想於諸趣攝受非分自心色相不計著為安樂一切眾生故生檀波羅蜜起上上方便即於彼緣妄想不生戒是尸波羅蜜即彼妄想不生忍知攝所攝是羸提波羅蜜初中後夜精勤方便隨順修行方便妄想不生是毗黎耶波羅蜜妄想悉滅不墮聲聞涅槃攝受是禪波羅蜜自心妄想非性智慧觀察不墮二邊先身轉勝(唐云轉淨所依)而不可壞得自覺聖趣是般若波羅蜜。

通曰大慧因佛言修行者正受得如來智具足如金剛佛舍利等不壞然修行得正受得如來智者莫如六波羅蜜能到彼岸云何滿足六波羅蜜得成正覺佛以波羅蜜有三種分別一者世間即人天行二者出世間即二乘行三者出世間上上即一乘行若世間波羅蜜者謂諸凡愚著我我

所執取二邊計我能施計有所施物不離能所二邊為於自身求生人天勝處貪慕色等五塵之樂而行世間布施滿足檀波蜜羅至戒忍精進禪定智慧亦如是以有漏因感有漏果故得成就五通生於梵世雖定可生通戒可入淨不出世間輪轉故名世間永嘉云住相布施生天福猶如仰箭射虛空勢力盡箭還墜招得來生不如意即此謂也若出世間波羅蜜者謂二乘人厭捨生死趣向涅槃修習四諦十二因緣之法乃六種劣無漏行但求樂自己涅槃之樂而已無復度生之心唯可自度不能度人故名小乘雖能修習出世間波羅蜜行而非究竟樂也若出世間上上波羅蜜者覺一切外法如色聲香等皆自心所現覺一切內法如攝受涅槃等皆妄想心量於自心所現而樂取之固是與自心二樂自己涅槃有能證有所證亦是與自心二如實覺知二者皆是虛妄分別即不生妄想即不分別虛妄分別於諸趣所攝受涅槃等內法與本來自性了無干涉故曰非分何執著之有於自心所現色相等外法本自不生又何貪著之有但為安樂一切眾生故行於布施或以財施或以法施起上上方便不見施者不見受者不見所施物雖行布施不住於相不住相布施即與自心一故名到彼岸也即於彼施受一切染淨二緣不生分別是則隨順清涼為修行戒波羅蜜無持無犯戒相如空是淨戒上上方便得到彼岸也即彼持犯不起分別之時一念不生以此無生法忍可於心如實而知能取所取境界非實性空寂故是為修行忍辱上上方便得到彼岸也精進方便有二種一別相謂誦經等二通相謂兼五度而修之故初中後夜勤修匪懈隨順如實修行方便亦斷諸分別不起方便之想論云以知法性無身心相離懈怠故是為精進波羅蜜也前云妄想不生未得禪寂至此妄想悉滅遠離心意意識妄想證於寂靜以上上方便雖得涅槃而不取證不墮聲聞涅槃有能證所證執為得果更不求進以不攝受涅槃故不住於相是為禪波羅蜜也自心妄想無有實性以為實有而除滅之者非智慧也若以智慧觀察昔本無生今亦無滅不墜有無二邊見解先已滅生滅證涅槃得清淨身矣至此得智慧身轉勝於前不離生滅證不生滅在在處處不可壞滅是得自覺聖趣如來法身求生滅相了不可得如金剛佛舍利終無損壞此無上般若非尋常智慧可及吾謂如來智具足者此也如是滿足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謂出世間上上波羅蜜也雲居鷹禪師上堂汝等諸人直饒學得佛邊事早是錯用心不見古人講得天華落石點頭亦不干自己事自餘是甚麼閑擬將有限身心向無限中用如將方木逗圓孔多少譎訛若無恁麼事饒你攢華簇錦亦無用處未離情識在一切事須向這裏及盡若有一毫去不盡即被塵累豈況更多差之毫釐過犯山岳不見古人道學處不玄盡是流俗閨閣中物捨不得俱為滲漏直須向這裏及取及去及來併盡一切事始得無過如人頭頭上了物物上通抵喚作了事人終不喚作尊貴將知尊貴一路自別不見道

從門入者非寶棒上不成龍知麼此可知第一波羅蜜至尊至貴五度非此終不能到彼岸。

(魏云化品第十五唐云變化品第七)。

爾時大慧菩薩復白佛言世尊世尊記阿羅漢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與諸菩薩等無差別一切眾生法不涅槃誰至佛道(一疑)從初得佛至般涅槃於其中間不說一字亦無所答如來常定故亦無慮亦無察化佛化作佛事(二疑)何故說識剎那展轉壞相(三疑)金剛力士常隨侍衛(四疑)何不施設本際(五疑)現魔魔業惡業果報旃遮摩納孫陀利女空鉢而出惡業障現云何如來得一切種智而不離諸過(六疑)。

(唐云世尊如來何故授阿羅漢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何故復說無般涅槃法眾生得成佛道又何故說從初得佛至般涅槃於其中間不說一字又言如來在於定無覺無觀又言佛事皆是化作又言諸識剎那變壞又言金剛神常隨衛護又言前際不可知而說有般涅槃又現有魔及以魔事又有餘報謂旃遮婆羅門女孫陀利外道女及空鉢而還等事世尊既有如是業障云何得成一切種智既已成於一切種智云何不離如是諸過)。

通曰大慧因世尊說聲聞出世間攝受涅槃樂所行六波羅蜜與菩薩無異何以不蒙授記故問世尊何故授記聲聞阿羅漢等得成正覺與諸菩薩等無差別應俱得涅槃矣而又說諸佛如來不入涅槃欲令一切眾生皆入涅槃故不般涅槃若以一切眾生故無般涅槃法即與眾生常在生死誰至佛道乎然世尊又何故說從初得佛於何等夜證大菩提於何等夜入般涅槃於其中間不說一字亦無所答顯然有佛道有涅槃也又言如來常在於定無覺無觀無慮無察既無念慮又無觀察即無言無說住無分別定應不能現起一切佛事又言佛事皆是化作種種應化度諸眾生是化佛非法佛也法佛常定化佛亦應常定何故又說諸識剎那念念不住展轉變壞之相其化作佛事又言金剛密迹常隨侍衛所謂常定者安在也既是化佛說法順涅槃流而生死本際不可知本際即法佛自體也何不施設本際以第一義心而為教法云何更說眾生得解脫及般涅槃等事若入涅槃應有本際何為不可知也若是本際不可知過世間望遠離煩惱即無怨敵云何現有諸魔及以魔業又有餘惡業果報等事乎佛有九惱謂天魔興兵持苦具向佛佛以慈心三昧攝之皆化蓮華此魔業也旃遮婆羅門女以木盂繫腰與孫陀利外道殺女共謗佛此惡業也又佛入婆梨那村乞食無施空鉢而出及食馬麥頭痛背痛刺傷足調達推山厭佛設火坑醉象毒飯等皆果報也世間既現有如是業障云何得成一切種智既已成於一切種智云何不離如是諸過如來不離諸過即不離煩惱即非涅槃云何說聲聞涅槃為非此疑展轉多端宋分為六唐分為十其實只是一意止疑二乘行六波羅蜜得涅槃樂與阿羅漢無異何以世尊獨授記阿羅漢能行菩薩行耶菩薩一闡提不入涅槃誰證佛道佛又說無言無答無慮無察常在於空何故又說諸識剎那展轉之相

既是化佛施設何不直示本際常空之相而所示現者種種魔業惡業反與涅槃相違何謂二乘所得涅槃為非乎故佛以但有一乘更無餘乘答之百丈云祇如今有人以福智四事供養四百萬億阿僧祇世界六趣四生隨其所欲滿八十年已後作是念然此眾生皆已衰老我當以佛法而訓導之令得須陀洹果乃至阿羅漢道如是施主但施一切眾生樂具功德尚自無量何況令得須陀洹果乃至阿羅漢道功德無量無邊猶不如第五十人聞經隨喜功德報恩經云摩耶夫人生五百太子盡得辟支佛果而皆滅度各各起塔供養一一禮拜嘆言不如生於一子得無上菩提省我心力祇如今於百千萬眾有一人得者價直三千大千世界所以常勸眾人須玄解自理自理若玄使得福智如貴使賤亦如無住車若守此作解名髻中珠亦名有價寶珠亦名運糞入亦名運糞出佛直是纏外人却來纏內與麼作佛直是生死那邊人直是玄絕那邊人却來向這岸與麼作佛即此而觀化佛化作佛事原為化導眾生得無上菩提而已豈二乘耽涅槃樂者可共語乎。

佛告大慧諦聽諦聽善思念之當為汝說大慧白佛言善哉世尊唯然受教佛告大慧為無餘涅槃故說誘進行菩薩行者故此及餘世界修菩薩行者樂聲聞乘涅槃為令離聲聞乘進向大乘化佛授聲聞記非是法佛大慧因是故記諸聲聞與菩薩不異大慧不異者聲聞緣覺諸佛如來煩惱障斷解脫一味非智障斷大慧智障者見法無法諸勝清淨煩惱障者先習見人無我斷七識滅法障解脫識藏習滅究竟清淨。

通曰佛為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開示悟入佛之知見只有一乘更無餘乘故為曾行菩薩行諸聲聞等依無餘涅槃故而與授記誘進彼怯弱眾生勇猛心修菩薩行然此界他方有初發心菩薩樂著聲聞涅槃之樂不起於定無度生心為令彼捨小趨大進修大乘取大菩提同證無餘涅槃故與授記此乃化佛與應化聲聞而授記別非法性佛所說也因是之故授記諸阿羅漢等與菩薩不異是秘密說無非誘進之意豈謂其不至佛道哉且聲聞人所以不異菩薩者謂二乘與諸佛如來於三界羸惑煩惱障悉斷所得徧空名為解脫但此一味相同耳非謂所知障亦斷與佛無異也智障斷者見法無我解脫法執較前得人無我清淨更為殊勝彼煩惱障斷者但初修習斷煩惱惑見人無我雖得人空未得法空未為究竟清淨也是故煩惱障斷者但是轉七識滅耳意識不行我執頓斷是名得人空慧若法障解脫者以轉阿黎耶識熏習故含藏習氣無明種子滅盡方名白淨識是名得法空慧始為究竟清淨也此固二乘所不能至而可與菩薩不異耶洛浦元實禪師久參臨濟為侍者濟常云臨濟門下一隻箭誰敢當鋒一日辭濟濟問何往曰南方去濟拄杖一劃云過得這箇便去浦乃喝濟便打浦作禮而去濟語人曰臨濟門下有箇赤梢鯉魚搖頭擺尾向南方去也不知向誰家壘裏淹殺後洛浦遊歷罷至夾山頂

上卓菴經一年夾山知遣侍僧馳書到浦接得便坐却再展手索僧無語浦便打云歸去舉似和尚僧回舉之山云這僧看書三日內必來不看書不可救也浦三日後來不禮拜當面而立山云雞棲鳳巢非其同類出去浦云自遠趨風乞師一接山云目前無闍黎此間無老僧浦便喝山云住住且莫草草忽忽雲月是同溪山各異截斷天下人舌頭即不無爭教無舌人解語浦無語山便打浦從此伏膺果然向夾山齧甕裏淹殺不孤臨濟授記天童頌云搖頭擺尾赤梢麟徹底無依解轉身截斷舌頭饒有術拽迴鼻孔妙通神夜明簾外兮風月如畫枯木巖前兮華卉常春無舌人無舌人正令全提一句新獨坐寰中明了了任從天下樂欣欣洛浦不能透過臨濟一畫及到夾山門下始解轉身因知無上菩提未易究竟也。因本住法故前後非性無盡本願故如來無慮無察而演說法正智所化故念不妄故無慮無察四住地無明住地習氣斷故二煩惱斷離二種死覺人法無我及二障斷大慧心意意識眼識等七剎那習氣因善無漏品離不復輪轉大慧如來藏者輪轉涅槃苦樂因空亂意慧(唐云妄著於空)愚痴凡夫所不能覺。

通曰上說授記聲聞者無非誘進行菩薩行證於無餘涅槃耳無餘涅槃者究竟清淨非彼但得人無我者所能證入若如來七識滅及識藏習滅證無間法是本際真如也所謂諸法實相有佛無佛法界常住因本住法故前後際斷非有實性故無初成佛後更說法之事即有文字章句亦依本法先具如是更不生法故云不說一字也然無可說中而有說者以諸佛如來曠劫修因所發救護眾生無盡本願之故於湛然法界無慮無察常定心中應眾生機而演說法即其所說乃從正智稱性所流當如意知常不失念念本不妄不待思慮然後說也所以無思無慮者以如來久已斷盡四住地無明日欲愛曰色愛曰有愛曰見愛無始已來住地習氣皆已斷故離此四種地已故根本煩惱及枝末煩惱二煩惱俱斷分段生死及變易生死二種死俱離如實覺人無我法無我而煩惱障所知障二障俱斷諸障永斷諸妄永息故常定心中自有不思議業用而能化作佛事無說示說非身現身要不離於本住法也又所說諸識剎那展轉壞相者謂心意意識及前五識等七種識念念遷流剎那不住因虛妄習氣藏於八識田中故八識心王亦與七識等俱生俱滅未得無漏終從輪轉彼聖者脩三昧樂證於善無漏品即能遠離心意意識剎那息滅不復輪轉俱滅其念非滅如來藏也且如來藏者不來不去常恒不變非是可滅故世間輪轉此如來藏也輪轉亦如也世間涅槃此如來藏也涅槃亦如也世間苦樂因此如來藏也苦樂因亦如也雖與涅槃苦樂因俱不為涅槃苦樂因所轉即生滅非生滅即剎那非剎那此乃隱覆之說惟智者能了若彼凡愚外道妄著於空以空亂意雖得空慧但覺其空不能覺其空而不空此如來藏剎那真實之義非彼所能覺也若覺於如來藏剎那真實義者即是本住法又何展轉壞相之有乎昔曹山問德上座佛真法身猶若

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作麼生說箇應底道理德云如驢覷井山云道即大煞道只道得八成德云和尚又如何山云如井覷驢天童頌云驢覷井井覷驢智容無外淨涵有餘肘後誰分印家中不蓄書機絲不掛梭頭事文綵縱橫意自殊宗門中現起許多奇持不知此經先已道破雖然到此田地豈容易致得。

大慧金剛力士所隨護者是化佛耳非真如來大慧真如來者離一切根量一切凡夫聲聞緣覺及外道根量悉滅得現法樂住無間法智忍故非金剛力士所護一切化佛不從業生化佛者非佛不離佛因陶家輪等眾生所作相而說法非自通處說自覺境界復次大慧愚夫依七識身滅起斷見不覺識藏故起常見自妄想故不知本際自妄想慧滅故解脫四住地無明住地習氣斷故一切過斷。

通曰上言如來無慮無察而演說法正智所化故無慮無察常在於定此法佛之體也法佛不說法惟是正智所化化佛而演說法故金剛力士前後圍繞常隨衛護者是化佛耳非法佛也法身佛者是真如實際根本如來遠離一切諸根大小數量一切凡夫二乘外道根量悉滅二乘外道所不能知所不能見如實修行得彼真如樂處現法樂住三昧正受之中非尋常有間之法可比乃住於無間法智忍之力最上有無間法智證是智已有無間法智忍即所謂金剛定也如來常在定不假金剛力士所護其所隨護者但應化佛耳且一切化佛者非是業報所生謂之曰化即非真佛然因緣正智所化亦不離於真佛非即是佛亦非非佛譬如陶師所作器物以輪繩泥水為因變化諸器以應眾生之用法佛所作化佛亦以眾生所作事相為因現起三十二相而為眾生說法以應眾生之求是形骸根量原非自通真如實際之處但隨機方便異真實相而說法至內所證自覺聖智第一義心境界固不能舉以示人也所謂不說一字亦無所答蓋以此耳彼愚夫依七識念念滅處起於斷見以七識不傳送出入便謂斷絕一切無常又有不覺識藏微細生滅起於常見以八識恬靜之境即是涅槃常住不毀此二者皆自妄想分別故不知本際真不生不滅地也自心分別是其本際故不可得便謂世間無本際故不可知若能遠離分別如斷常二見邪慧消滅即得轉識成智證於解脫得涅槃果諸佛如來以解脫故遠離四住地無明住地習氣熏染阿黎耶識未易斷除欲愛未除即招苦果故一切諸過未易斷也今住地習氣斷故一切過斷若現魔現報種種業障雖外示諸過內無所以引之者雖有亦無也內無其應外不能為故一切過斷斷之於本際也說到本際非金剛力士所護亦非諸惡罪業所障彼二乘人攝受涅槃為四住地無明所醉即不能離一切過何得槩與阿羅漢而授記乎黃檗云祖師西來唯傳心佛直指汝等心本來是佛心心不異故名為祖若直下見此意即頓超三乘一切諸位本來是佛不假修成云若如此諸佛出世說於何法檗云十方諸佛出世祇共說一心法所以佛密付與摩訶迦葉此一心法體盡虛空徧法界名為諸

佛理論這箇法豈是汝於言句上解得他亦不是於一機一境見得他此意唯是默契得這一門名為無為法門若欲會得但知無心忽悟即得若用心擬學取即轉遠去若無岐路心一切取捨心心如木石始有學道分如黃檗所云無岐路心無取捨心心如木石即能斷四住地無明習氣遠離斷常二見而證於本際涅槃易易矣。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三乘亦非乘如來不磨滅(唐云無有佛涅槃)一切佛所記說離諸過惡為諸無間智及無餘涅槃誘進諸下劣是故隱覆說諸佛所起智即分別說道諸乘非為乘彼則非涅槃欲色有及見說是四住地意識之所起識宅意所住意及眼識等斷滅說無常或作涅槃見而為說常住(唐云見意識眼等無常故說斷迷意識起常邪智謂涅槃)。

通曰頌中唯辨二乘涅槃之非足知長行許多疑難只為此一端非泛舉也故如來常說三乘亦非乘二小乘及菩薩大乘不可語於一乘謂非佛乘也如來不消磨滅盡者謂無能證之人及所證之理即佛乘亦非也此乃最上第一義悟此義者一切諸佛授記是人定當作佛謂其一切煩惱俱斷離諸過惡故也即彼離諸過惡而成就究竟無間之智及證無餘涅槃與諸佛等無差別是授記之說所以誘進諸怯弱下劣眾生樂著聲聞涅槃令彼捨離小心趣向大乘是故密意隱覆而說說有無間智說有無餘涅槃使彼生精進心耳若以諸佛所證根本實智即依證智而起分別說十方佛土中唯此一乘法更無餘乘諸乘皆非故彼二乘所執有餘涅槃終歸生滅非真涅槃也所以不許二乘涅槃者為彼為四住地無明所醉未離一切過故四住地者謂欲愛住地色愛住地有愛住地見一切住地此四煩惱乃意識之所起而第七末那執受內熏八識堅住以為生死種子種子含藏於八識田中故云識宅意所住意住於識宅是為四住地無明所謂俱生我執俱生法執未易消滅者也彼二乘人見意識及眼等六識按伏不行謂是斷滅說名無常或迷於意與藏微細生滅流急不見望如恬靜便以為常住而作涅槃想不知為住地無明所醉但執人無我見以為涅槃不悟法無我見不能捨藏去真涅槃尚遠故論最上一路無有佛涅槃無有涅槃佛何得有涅槃可證此二乘之所以為非乘也僧問洞山詮禪師清淨行者不上天堂破戒比丘不入地獄時如何山云度盡無遺影還他越涅槃丹霞頌云相好巍巍大丈夫一生無智恰如愚從來佛祖猶難望地獄天空豈可拘據洞山答處不但無天堂地獄影子抑且無涅槃可得此所謂本際不可知豈尋常所能窺測乎。

(魏云遮食肉品第十六唐云斷食肉品第八)。

爾時大慧菩薩以偈問曰。

彼諸菩薩等志求佛道者酒肉及與葱飲食為云何惟願無上尊哀愍為演說愚夫所貪著臭穢無名稱虎狼所甘嗜云何而可食食者生諸過不食為福善惟願為我說食不食罪福。

大慧菩薩說偈問已復白佛言惟願世尊為我等說食不食肉功德過惡我及諸菩薩於現在未來常為種種希望食肉眾生分別說法令諸眾生慈心相向得慈心已各於住地清淨明了(唐云令捨肉味求於法味於一切眾生起大慈心更相親愛如一子想住菩薩地)疾得究竟無上菩提聲聞緣覺自地止息已亦得速成無上菩提惡邪論法諸外道輩邪見斷常顛倒計著尚有遮法不聽食肉況復如來世間救護正法成就而食肉耶佛告大慧善哉善哉諦聽諦聽善思念之當為汝說大慧白佛言唯然受教佛告大慧有無量因緣不應食肉然我今當為汝略說謂一切眾生從本以來展轉因緣常為六親以親想故不應食肉驢騾駱駝狐狗牛馬人獸等肉屠者雜賣故不應食肉不淨氣分所生長故不應食肉眾生聞氣悉生恐怖如旃陀羅(此云屠者)及譚婆等(此云獵師)狗見憎惡驚怖羣吠故不應食肉又令脩行者慈心不生故不應食肉凡愚所嗜臭穢不淨無善名稱故不應食肉令諸呪術不成就故不應食肉以殺生者見形起識深味著故不應食肉彼食肉者諸天所棄故不應食肉令口氣臭故不應食肉多惡夢故不應食肉空閒林中虎狼聞香故不應食肉令飲食無節故不應食肉令修行者不生厭離故不應食肉我常說言凡所飲食作食子肉想作服藥想故不應食肉聽食肉者無有是處。

通曰楞伽寶山夜叉王眷屬往昔曾迎過去諸佛於其城中說海浪法身一切佛語心品其中亦有志求佛道者但食肉一端乃其業報習氣正所謂住地無明也世尊說二乘人為住地無明所醉故大慧謂夜叉食肉亦所當斷由不知功德過惡善惡業報所在請世尊分別說之我及諸菩薩知其義已為令未來現在非習所熏食肉眾生捨於肉味求於法味於一切眾生起大慈心更相親愛如一子想住菩薩地如實修行住地清淨明了四住地俱斷疾得無上菩提復令眾生入於二乘止息之處自所證涅槃耽著法味亦令止息自地息已亦得速成無上菩提修聖道者故不應食肉也諸外道等說邪見法墮於斷常有無見中尚遮食肉自己已不食不聽他食況復如來清淨正法救護世間不令造業俾成就梵行者乃聽肉食不一禁制耶佛為略說食肉過患一者曾為六親眷屬易生而受鳥獸等身當以同體之慈視之羅刹聞說尚發慈心況我弟子而不以親想者乎二者衢路市肆諸賣肉人或將犬馬人獸等肉雜賣如是穢惡云何可食三者一切諸肉皆是精血不淨氣分所成求清淨人云何取食四者食肉之人眾生聞氣悉皆驚怖如屠兒獵師捕魚鳥人狗見驚吠獸見奔走眾生遙見咸作是念此人必當殺我為護命故悉皆走避菩薩修行慈悲為攝諸眾生故不應食肉五者眾生皆知菩薩為如來慈心之種能與眾生作歸依處若食肉者慈心不生眾生即失一切信心菩薩為護眾生信心脩行於慈故不應食肉六者為護世間謗三寶故若我弟子食噉於肉猶如凡愚所嗜臭穢壞清淨行令諸世人唱如是言何處有實沙門婆羅

門修淨行者生如是謗無善名稱皆由食肉者過故不應食七者諸善男子於冢間林下或持呪術或求解脫或趣大乘以食肉故一切障礙不得成就是故菩薩欲利自他不應食肉八者久遠食肉眾生殺心習熟見其形色則已生於貪滋味心菩薩慈念一切眾生猶如己身云何見之而作食想九者捨於聖人本所應食食眾生肉猶如羅刹諸天遠離何況聖人菩薩為見聖人當修慈悲不應食肉十者如燒死屍臭氣不淨云何可齧而著口中一切諸肉令口氣臭故不應食十一者食肉之人睡眠亦苦起時亦苦多於夢中見種種惡驚怖毛豎心常不安故不應食十二者無慈心故乏諸善力若其獨在空閒之處多為非人而伺其便虎狼師子亦來伺求欲食其肉不得安穩故不應食十三者諸食肉人食不知足增長疾病恒被諸虫之所啖食種種不淨人所厭惡故不應食十四者菩薩修行為求出離生死見諸飲食如膿血想繫念聖道不為貪味堪受一切人天供養若生貪著即不能生厭離不應受於世間信施故不應食是故我嘗說言凡夫為求淨命噉於淨食尚應以六親觀如食子想以有病觀如服藥想何況聽食非聖人食肉不清淨生諸罪惡敗諸功德如上略說云何而許弟子食耶若是美淨之食如秬米麥豆等此是過去諸佛所許久植善根者所應得食若聽食肉者無有是處稠布衲問曹山披毛帶角是甚麼墮山曰是類墮曰不斷聲色是甚麼墮山曰是隨墮曰不受食是甚麼墮山曰是尊貴墮乃曰食者即是本分事知有不取故曰尊貴墮若執初心知有自己及聖位故曰類墮若初心知有己事迴光之時擯却色聲香味觸法得寧即成功勳却不執六塵等事隨分而味任之則礙所以外道六師是汝之師彼師所墮汝亦隨墮乃可取食食者即是正命食也亦是就六根門頭見聞覺知祇是不被他染污將為墮且不是同向前均他本分事尚不取豈況其餘事也師凡言墮者謂混不得類不齊凡言初心者所謂悟了同未悟耳後大陽警玄禪師釋此三種墮曰此三語須明得轉位始得一作水牯牛是類墮師曰是沙門轉身語是異類中事若不曉此意即有所滯直是要依一念無私即有出身之路二不受食是尊貴墮師曰須知那邊了却來這邊行履若不虛此位即坐在尊貴三不斷聲色是隨墮師曰以不明聲色故隨處墮須向聲色裏有出身之路作麼生是聲色外一句乃曰聲不自聲色不自色故云不斷指掌當指何掌也此二尊宿所云不受食者不取尊貴一路故能速成無上菩提而況世間穢惡之食豈屑取耶。

復次大慧過去有王名師子蘇陀娑食種種肉遂至食人臣民不堪即便謀反斷其奉祿以食肉者有如是過故不應食肉(唐云大慧釋提桓因處天王位以於過去食肉餘習變身為鷹而逐於鴿我時作王名曰尸毗愍念其鴿自割身肉以代其命大慧帝釋餘習尚惱眾生況餘無慚常食肉者當知食肉自惱惱他是故菩薩不應食肉大慧昔有一王乘馬遊獵馬驚奔逸入於山險既無歸路又絕人居有牝師子與同遊處遂行醜行生諸子息其最長者名曰班足後得作王領七億家食肉餘習非

肉不食初食禽獸後乃至人所生男女悉是羅刹轉此身已復生師子豺狼虎豹鷓鴣等
中欲求人身終不可得況出生死涅槃之道)復次大慧凡諸殺者為財利故殺
生屠販彼諸愚痴食肉眾生以錢為網而捕諸肉彼殺生者若以財物
若以鈎網取彼空行水陸眾生種種殺害屠販求利大慧亦無不教不
求不想而有魚肉以是義故不應食肉(魏云我觀世間無有是肉而非命者故
我說食肉之罪斷如來種)大慧我有時說遮五種肉或制十種今於此經一
切種一切時開除方便一切悉斷大慧如來應供等正覺尚無所食況
食魚肉亦不教人以大悲前行故視一切眾生猶如一子是故不聽令
食子肉(唐云聲聞緣覺及諸菩薩尚唯法食豈況如來大慧如來法身非雜食身大慧
我已洗滌一切習氣我已善擇諸心智慧大悲平等普視眾生猶如一子云何而許聲聞
弟子食於子肉何況自食作是說者無有是處)。

通曰上言食肉不淨有種種過尚未及其報也此言師子蘇陀娑耽著肉
味乃至食人遂亡其國此現在報也又有一王與牝師子交而生班足初
食禽獸後乃至人其所生男女皆為羅刹轉身復入師子豺虎之羣此將
來報也帝釋餘習尚食鷹身驚逐於鴿此過去無量世來未易除之道也
夫食肉者有如是等無量過凡愚不知如是損益乃謂食肉無與於殺生
故可無罪不思凡殺生者多為人食若人不食亦無殺事是故食肉與殺
同罪彼諸殺者雖不自食以財利故種種殺害是錢為之味也彼食肉者
雖不自殺以求味故得種種肉是錢為之網也因財得味因網得財設諸
方便殺害眾生羅山置地截河堰海水陸空行無不戕害若謂非自殺非
他殺心不疑殺而可食者世間若有是肉不從命出何故不聽人食遍求
世間無如是肉豈有不教人取不求自至不想肉味而有魚肉三淨物哉
故食肉者即與殺生無異傷眾生命斷如來種以是義故不應食也然我
於餘經中亦曾不許食五種淨肉謂不見不聞不疑鳥殘自死者遮不令
食或斷十種物謂人蛇象馬龍狐猪狗師子獼猴等制不許食皆漸次禁
斷令其修學為一時方便之說今於楞伽此會一切種肉都不許食向時
所立方便權教一切斷除凡是肉食於出家人悉是不淨若謂如來聽許
食肉亦自食者是人惡業所纏必當永墮不饒益處我之所有諸聖弟子
食於法食非食飲食何況如來諸佛如來法食法住非飲食身非諸一切
飲食住身尚無凡夫段食況食魚肉不淨之食其教諸聖弟子但唯法食
亦不以食肉而教之也以我滌除一切習氣離諸資生愛有求等善分別
知心心智慧大悲前行得不共法普視眾生平等憐憫猶如一子良以法
身流轉五道名曰眾生而一切眾生皆以如來法身為體故儻食其肉豈
非戕法身斷慧命耶云何而許聲聞弟子食於子肉故我於此經開除方
便一切悉斷也既不許聲聞弟子食肉而楞伽王等志求佛道者可不猛
然省惕改心易慮破除報習求生勝處以證無上菩提乎京兆府蜆子和
尚不知何許人也事迹頗異居無定所自印心於洞山混俗閩川不畜道
具不循律儀冬夏唯披一納逐日沿江岸採掇鰕蜆以充其腹夜即宿東

山白馬廟紙錢中居民目為蜺子和尚華嚴靜禪師聞之欲決真假先潛入紙錢中深夜師歸嚴把住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遽答曰神前酒臺盤嚴放手曰不虛與我同根生嚴後赴莊宗詔入長安師亦先至每日歌唱自拍或乃佯狂泥雪去來俱無蹤跡厥後不知所終是即佛所說菩薩示現者雖壞律儀為除執故雖現食肉實無所食宣律師所遇神僧大率類此。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曾悉為親屬鄙穢不淨雜不淨所生長聞氣悉恐怖一切肉與葱及諸葑蒜等種種放逸酒修行長遠離亦常離麻油及諸穿孔床以彼諸細蟲於中極恐怖飲食生放逸放逸生諸覺從覺生貪欲是故不應食由食生貪欲貪令心迷醉迷醉長愛欲生死不解脫為利殺眾生以財網諸肉二俱是惡業死墮叫呼獄若無教想求則無三淨肉彼非無因有是故不應食彼諸修行者由是悉遠離十方佛世尊一切咸訶責展轉更相食死墮虎狼類臭穢可厭惡所生常愚痴多生旃陀羅獵師譚婆種或生陀夷尼(魏云羅刹女)及諸食肉性羅刹猫狸等徧於是中生。

通曰長行中文約義簡偈中復申言之所謂略說食肉過患者泛然為諸修行者說也毋論曾為眷屬不忍食鄙穢不淨不可食雜諸人畜不宜食獸見恐怖不當食以不淨之故不但肉不應食推之葱葑蒜酒等能生放逸亦當離之以眾生恐怖之故不但食肉驚吠推之麻油穿孔牀亦有細蟲恐怖當遠離之飲食能生放逸不生諸過猶之可也既放逸已便生邪覺既邪覺已便生貪欲由食生貪貪令心迷心醉於貪長養色欲色愛纏縛長在生死生死輪轉不得解脫由酒葱等為助因增長無明不得解脫出世之利此何可不斷也使但不得解脫未有罪報猶之可也乃彼殺生者以財而為食彼食肉者以財而為網二俱惡業墮叫呼獄無足論已若謂非自殺非他殺心不疑殺為三淨肉而可食者已未之求人莫之與因在於我過不在人其究亦與殺生者同罪故十方如來一切訶禁而修行者當遠離之也使離地獄苦免於酬償猶之可也及復生世間更相食噉墮虎狼類人而虎狼其性則為屠者為獵師為羅刹女不離乎愚痴畜而虎狼其性則為猫為狸等徧生此類中不離乎臭穢斯皆食肉之報諸佛如來所厭惡也安得不禁止食肉令諸眾生免於惡報而庶幾有解脫之期乎趙州問院主甚麼處去來主曰送生來州云鷓為甚麼飛去主曰怕某甲州云汝十年知事作恁麼語話主却問鷓為恁麼飛去州云院主無殺心州拈起鉢云三十年後若見老僧留取供養若不見即撲破別僧云三十年後敢道見和尚州乃撲破又有俗士問光孝覺禪師某甲平生殺牛還有罪否師云無罪曰為甚麼無罪師曰殺一箇還一箇由趙州言下悟去即得解脫若光孝所答俗士業報依然其可不畏乎。

縛象與大雲央掘利魔羅(唐云象脇與大雲涅槃央掘摩魏云涅槃勝鬘經)及此楞伽經我悉制斷肉諸佛及菩薩聲聞所訶責食已無慚愧生生常

癡冥先說見聞疑已斷一切肉妄想不覺知故生食肉處如彼貪欲過障礙聖解脫酒肉葱韭蒜悉為聖道障未世世眾生於肉愚痴說言此淨無罪佛聽我等食食如服藥想亦如食子肉知足生厭離修行行乞食安住慈心者我說常厭離虎狼諸惡獸恒可同遊止若食諸血肉眾生悉恐怖是故修行者慈心不食肉食肉無慈慧永背正解脫及違聖表相是故不應食得生梵志種及諸修行處智慧富貴家斯由不食肉（唐云必生賢聖中豐財具智慧）。

通曰上言食肉果報甚是可畏所以為眾人說也若我法弟子更當尊守律儀謹潔無犯如我有時說象脇經與大雲經涅槃經央掘摩經及此楞伽經悉制斷肉以諸佛菩薩聖賢弟子皆生厭惡而呵責之謂食者無慙無愧生生世世常在痴冥故也我先說見殺聞殺疑殺皆不可食已斷一切肉世間豈有不見不聞不疑之肉而可食者凡愚妄想不覺密意而說便謂如來許食三種淨肉遂生食肉之想而心每馳於食肉之處可謂無慙愧之極也如彼眾生心醉於貪長養愛欲欲障既重不得解脫有如是過良以酒肉葱韭蒜等為之助因悉為聖道之障也我法弟子欲求解脫證於聖道其可同彼貪欲之過乎乃末法眾生妄想食肉作愚痴說言食三淨肉者可以無罪佛聽我食其亦不善於觀察而求解脫者矣若真修行而求解脫者食淨食時尚作服藥之想念同法身如食子想當下知足生於厭離不復貪求唯依如來修行之法巡行乞食於食等者於法亦等安住慈心繫念聖道不為貪味如我所說常生厭離之心受諸飲食如塗癰瘡既遠肉食即無腥穢雖虎狼惡獸可與同遊若食諸血肉狗聞之而吠獸見之而走恐怖眾生豈修行者所宜有乎是故修行求聖解脫者當安住慈心不應食肉也若食肉者不念同體種種殺害即是無慈慈心不生即無正知見何有於慧慧既不生繫縛邪覺何得解脫既無解脫輪轉生死即是凡流何有於聖表相所貴於聖表相者為其有慈悲法或有護生威儀能度眾生到於彼岸為眾生之表率方可稱為聖者今以食肉之故與聖解脫大相違背故修行者不應食也若不食肉遠離不淨得生梵志種族能順法教常生修行之處以捨愚痴故生智慧以能含育眾生故生富貴之家斯由不食肉之故生生世世常生於聖賢中其生報後報有大功德如此修行者何為而不禁斷肉食哉夫能禁所食肉生於富貴智慧家豈謂其享世間福而已耶有福有慧能趣無上菩提生如來家紹隆佛種皆此不食肉為之基也豈非修行者之急務乎嚴陽尊者問趙州一物不將來時如何州曰放下著嚴云一物不將來放下箇甚麼州曰甚麼則擔取去嚴於言下大悟後所居當一蛇一虎手中與食故人以尊者稱之黃龍頌云一物不將來兩肩擔不起言下忽知非心中無限喜毒惡既忘懷蛇虎為知己寥寥千百年清風猶未已天童頌云不防細行輸先手自覺心羸愧撞頭局破腰間斧柯爛洗清凡骨共仙遊斯可謂虎狼諸惡獸恒可同遊止者也僧問黃檗如何得不落階級檗云但終日喫飯未

曾咬著一粒米終日行未曾踏著一片地與麼時無人無我等相終日不離一切事不被諸境惑方名自在人念念不見一切相莫認前後三際前際無去今際無住後際無來安然端坐任運不拘方名解脫努力努力此門中千人萬人祇得三箇五箇若不將為事受殃有日在故云著力今生須了却誰能累劫受餘殃觀黃檗說到這田地還可生食肉想乎。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宗通卷八(終)

No. 330-C 楞伽宗通後序

往不佞備員典謁之署自顧蹇淺何足傾海內賢豪長者下濟之光而竊荷堂翁劉老先生眼回青而齒津及挹教未幾翁奉簡命視問滁陽滁固我聖祖肇基處也其興也以馬上得之而功之成也以比於息馬華山之烈聿稽問命慎僚正僕弼憲天子則天房重卑為宸宸倚重久矣第今蓄牧之政改為折徵而問署江表遂稱優游養望之地瑯琊庶子獻秀凝碧高槐古楸環翠千章每至夜氣發鮮鸛聲百囀一醒神度斯其時俗耳若浣塵境頓豁有不願飛身浥沆瀣吐紫清金粟所未恒有之語哉宜我翁翩然賞音在筌蹄外也翁視篆三帊月馳一札凌江以來雅意楞伽宗通之流布翁之言曰曾金簡先生苦心數序矣世豈乏賦三都患無皇甫謐耳鑄而行之將在執事(善)謝唯唯而以冗餘卒業蓋宋張文定寓瑯琊僧舍恍然識其為前生所錄也者翁蒞滁已蒐故址為建閱經臺更思不朽其數百載以上之心印且俯[攬-見+手]不肖共倡宗風是不肖幸邀惠于翁獲隨後塵而不致泯昧於卒世者也第世儒多拘妄謂禪理之靡補濟世而文定丁有宋熙平之運煒乎稱一代名臣至於今金簡先生校讐之我翁表章之翁尤碩德瓌望海內司南雲閣凌煙方未有艾非具蕭蕭塵外大地山河之致何能運軒揭奏崇隆要維是淨理禪宗參悟者遠則亟欲宗通之廣播而與方賢卓識共攝靈臺于空洞翁淵心殆至是乎寧第滁陽山水靈閔益增我聖祖當年所為投戈而講執我列聖二百年所為寬民力而休養翁固將以淨業挽逝波之靡而涼俗燄矣然則謂薇泉庶子為優閒適性之地猶窺外藩而未叩翁密微也夫(善)不敏敢在下風願假餘年證金仙之一覺第恐乞水焦牙後時貽悔惟翁勿靳詳詔迷途敬藉此編之梓用攄祈嚮云。

萬曆王子秋仲秣陵孫明善懋誠甫頓首撰

[CBETA 贊助資訊](#)

(<https://www.cbeta.org/donation/index.php>)

自 2001 年 2 月 1 日起，CBETA 帳務由「財團法人西蓮教育基金會」承辦，並成立「財團法人西蓮教育基金會」－ CBETA 專戶，所有捐款至 CBETA 專戶皆為專款專用，歡迎各界捐款贊助。

您的捐款本協會皆會開立收據，此收據可在年度中申報個人或企業的綜合所得稅減免。感恩諸位大德的善心善行，以及您為佛典電子化所做的一切貢獻。

信用卡線上捐款

本線上捐款與聯合信用卡中心合作，資料傳送採用 SSL (Secure Socket Layer) 傳輸加密，讓您能夠安全安心地進行線上捐款動作。

[前往捐款](#)

信用卡（單次 / 定期定額）捐款

本授權書可提供單次捐款或定期定額捐款之用途。

請於下載並填妥捐款授權書後，請傳真至 02-2383-0649，並請來電 02-2383-2182 確認。

或掛號寄至 10044 台灣台北市中正區延平南路 77 號 8 樓 R812 財團法人西蓮教育基金會收。

請在此下載 [授權書](#) (MS Word 格式)

劃撥捐款

郵政劃撥帳號: 1 9 5 3 8 8 1 1

戶名: 財團法人西蓮教育基金會

欲指定特殊用途者, 請特別註明, 我們會專款專用。

線上信用卡 / PayPal 捐款

PayPal 是一個跨國線上付款機制的公司, CBETA 引用其服務, 提供網友能在線上使用信用卡或 PayPal 帳戶贊助 CBETA 。

PayPal is an online system of a global payment solution. CBETA uses its service to provide the uses to donate by using the credit cards or PayPal account to support the CBETA project .

相關收據開立事宜, 由於付款幣別為美元, 我們除了會依您所贊助之美元金額開立收據外, 另我們會依捐款當日公告匯率開立台幣收據, 此收據為國內正式合法報稅憑證。

Since the donation made is in US currency, hence all the receipts will be issued in the US dollars consequently. However for the domestic donators, a Chinese official receipt will also be made according to the foreign exchange rate for the purpose of tax deduction.

[線上信用卡 / PayPal 贊助](#)

支票捐款

支票抬頭請填寫「財團法人西蓮教育基金會」。

CBETA is part of Seeland Educational projects, any donation (ex- cheques, remittance, etc.,) please entitle to "The Seeland Education Foundation".
